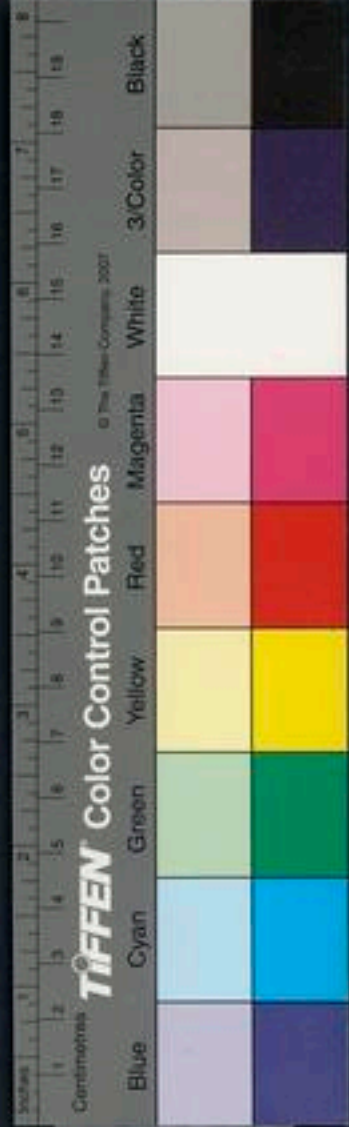


貢不肖者有罰夫如是諸侯吏二千石皆盡心於求賢天下之士可得而官使也徧得天下之賢人則三王之盛易為而堯舜之名可及也毋以日月為功實試賢能為上量材而受官錄德而定位則庶耻殊路賢不肖異處矣陛下加惠寬臣之罪令勿牽制於文使得切磋究之臣敢不盡愚。於是天子復冊之制曰蓋聞善言天者必有徵於人善言古者必有驗於今故朕垂問乎天人之應上嘉唐虞下悼桀紂憂微愛感寢明憂昌之道虛心以改今子大夫明於陰陽所以造化習於先聖之道業然而文采未極豈感虛當世之務哉條貫靡竟統紀未終意朕之不明與

下聽聽若駭與夫三王之教所祖不同而皆有失或謂久而不易者道也意豈異哉今子大夫既已著大道之極陳治亂之端矣其悉之究之孰之復之詩不云乎嗟爾君子毋常安息神之聽之介爾景福朕將親覽焉子大夫其茂明之仲舒復對曰臣聞論語曰有始有卒者其惟聖人乎今陛下幸加惠留聽於承學之臣復下明冊以功其意而究盡聖德非愚臣之所能具也前所上對條貫靡竟統紀不終辭不別白指不分明此臣淺陋之罪也冊曰善言天者必有徵於人善言古者必有驗於今臣聞天者群物之祖也故徧覆包丞而無所殊玉與合同建日月風雨以和之經



陰陽寒暑以成之故聖人法天而立道亦溥愛而亡私布
德施仁以厚之設義立禮以導之春者天之所以生也仁
者君之所以愛也夏者天之所以長也德者君之所以養
也霜者天之所以殺也刑者君之所以罰也繇此言之天
人之徵古今之道也孔子作春秋上揆之天道下質諸人
情參之於古考之於今故春秋之所譏災異之所加也春
秋之所惡怪異之所施也書邠家之過兼災異之變以此
見人之所為其美惡之極乃與天地流通而往來相應此
亦言天之一端也古者脩教訓之官務以德善化民民大
化之後天下常亡一人之獄矣今世廢而不脩亡以化民

民以故棄行誼而死財利是以犯法而罪多一歲之獄以
萬千數以此見古之不可不用也故春秋變古則譏之天
命之謂命非聖人不行質樸之謂性非教化不成人
欲之謂情情非制度不節是故王者上謹於承天意以順
命也下務明教化民以成性也正法度之宜別上下之序
以防欲也脩此三者而大本舉矣人受命於天故超然異
於群生入有父子兄弟之親出有君臣上下之誼會聚相
遇則有耆老長幼之施粲然有文以相接懽然有恩以相
愛此人之所以貴也生五穀以食之食讀桑麻以衣之於
反六畜以養之服牛乘馬園豹檻虎是且得天之靈貴於



物也故孔子曰天地之性人為貴明於天性知自貴於物
 然後知仁誼知仁誼然後重禮節重禮節然後安處善安
 處善然後樂循理樂循理然後謂之君子故孔子曰不知
 命亡以為君子此之謂也冊曰上嘉唐虞下悼桀紂寢微
 寢微寢明寢昌之道虚心以改臣聞聚少成多積小致鉅
 故聖人莫不以掩致明掩與同以微致顯是以堯發於諸侯
 舜興於深山非一日而顯也盖有漸以致之矣言出於已
 不可塞也行發於身不可掩也言行治之大者君子之所
 以動天地也故盡小者大慎微者著詩云惟此文王小心
 翼翼故克兢兢日行其道而舜業業日致其孝善積而名

顯德章而身尊此其寢明寢昌之道也積善在身猶長日
 加益而人不知也積惡在身猶火銷膏而人不見也非明
 虛情性察虛流俗者孰能知之此唐虞之所以得命而
 桀紂之可為悼懼者也夫善惡之相從如景響之應形聲
 也故桀紂暴慢讒賊並進賢知隱伏惡日顯國日亂曩然
 自以如日在天終陵夷而大壞夫暴逆不仁者非一日而
 亡也亦以漸至故桀紂雖亡道猶存國十餘年此其寢
 微寢滅之道也冊曰三王之教所祖不同而皆有失或謂
 久而不易者道也意豈異哉臣聞夫樂而不亂復而不厭
 者謂之道道者萬世亡弊弊者道之失也言有弊非道由失道故有弊



西漢書卷之三十一 禮書第十一 禮記卷之二十一 禮記卷之二十一
先王之道必有偏而不起之處故政有耗而不行舉其偏以補其弊而已矣三王之道所祖不同非有相反將以抹溢扶衰所遭之變然也故孔子曰無為而治者其舜歟故正朔易服色以順天命而已其餘盡循堯道何更為哉故王者有改制之名亡變道之實然夏尚忠殷尚質周上文者所繼之抹當用此也孔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此言百王之用以此三者矣夏因於虞而獨不言所損益者其道如一而所上同也道之大原出於天天下不變道亦不變是以禹繼舜舜繼堯三聖相受而守一道亡救弊

之政也故不言其所損益也繇是觀之繼治世者其道同

繼亂世者其道變今漢繼大亂之後若宜少損周之文致

用夏之忠者致至極也原父曰致當屬下句陛下有明德嘉道愍世俗之

靡薄悼王道之不昭故舉賢良方正之士論誼考問將欲

興仁誼之休德明帝王之法制建太平之道也臣愚不肖

述所聞誦所學道師之言屢能勿失耳屢與若迺論政事

之得失察天下之息耗也息生也此大臣輔佐之職三公九卿

之任非臣仲舒所能及也然而臣切有怪者夫古之天下

亦今之天下今之天下亦古之天下共是天下古亦大治

上下和睦習俗美盛不令而行不禁而止吏亡姦邪民亡



盜賊囹圄空虛德潤草木澤被四海鳳凰來集麒麟來游

以古準今一何不相逮之遠也安所繆鑿而陵夷若是古鑿

庚字意者有所失於古之道與讀曰與與有所詭於天之理與

試迹之古返之於天儻可得見乎夫天亦有所分子予之

齒者去其角牛無上齒則有角其傳其翼者兩其足傳讀

是所受大者不得取小者也古之所予祿者不食於力不

動於末未工商之業是亦受大者不得取小與天同意者也夫

已受大又取小天不能足而况人虐此民之所以望望焉若

不足也身寵而載高位家温而食厚祿因乘富貴之資力

以與民爭利於下民安能如之哉是故衆其奴婢多其牛

羊廣其田宅謂其產業畜其積委務此而已以迫蹙民

民日削月朘朘音宣謂寢以大窮富者奢侈羨溢貧者窮

急愁苦窮急愁苦而上不救則民不樂生民不樂生尚不

避死安能避罪此刑罰之所以蕃而姦邪不可勝者也故

受祿之家食祿而已不與民爭業然後利可均布而民可

家足此上天之理而亦太古之道天子之所宜法以為制

大夫之所當循以為行也故公儀子相魯公儀休之其家見

織帛怒而出其妻食於舍而茹葵愠而拔其葵曰吾已食

祿又奪園夫紅女利紅讀古之賢人君子在列位者皆

如是是故下高其行而從其教民化其廉而不貪鄙及至



周室之衰其卿大夫緩於誼而急於利亡推讓之風而有
爭田之訟故詩人疾而刺之曰節彼南山惟石巖巖赫赫
師尹民具爾瞻爾好誼則民鄉仁而俗善御讀爾好利則
民好邪而俗敗由是觀之天子大夫者下民之所視效遠
方之所四面而內望也近者視而放之遠者望而效之豈
可以居賢人之位而為庶人行哉夫皇皇求財利常恐之
墮者庶人之意也皇皇求仁義常恐不能化民者大夫之
意也易曰負且乘致寇至乘車者君子之位也負擔者小
人之事也此言居君子之位而為庶人之行者其患禍必
至也若居君子之位當君子之行則舍公儀休之相魯亡

可為者矣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羊公

傳隱公元年春王正月何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

言子王正月大一統也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統法制數變下不知所守臣愚

以為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

邪辟之說滅息辟讀然後統紀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

從矣對既畢天子以為江都相○事易王易王帝兄妻驕

好勇仲舒以禮誼匡正王敬重焉久之王問仲舒曰粵王

句踐與大夫泄庸種蠡謀伐吳遂滅之孔子稱殷有三仁

寡人亦以為粵有三仁桓公決疑於管仲寡人決疑於君

仲舒對曰臣愚不足以奉大對聞昔者魯君問柳下惠魯



夫晨禽也柳下所食采邑之名惠謚也

吾欲伐齊何如柳下惠曰不可歸而

有憂色曰吾聞伐國不問仁人此言何為至於我哉徒見問耳且猶羞之况設詐以伐吳牟絲此觀之與本無一仁夫仁人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是以仲尼之門五尺之童羞稱五伯伯曰霸為其先詐力而後仁誼也苟為詐而已故不足稱於大君子之門也五伯比於他諸侯為賢其比三王猶砥礪之與美玉也砥礪石也似玉者王曰善仲舒治國以春秋災異之變推陰陽所以錯行故求雨閉諸陽縱諸陰其止雨反是行之一國未嘗不得所欲中廢為中大夫○先是遼東高廟長陵高園殿災仲舒居家推說

其意章藁未上主父偃候仲舒私見嫉之竊其書而奏焉

上召視諸儒初講仲舒弟子呂步舒不知其師書以為大

愚於是下仲舒吏當死詔赦之仲舒遂不敢復言災異○

仲舒為人廉直是時方外攘四夷公孫弘治春秋不如仲

舒而弘希世用事位至公卿仲舒以弘為從諛弘嫉之膠

西王亦上兄也尤縱恣數害更二千石弘乃言於上曰獨

董仲舒可使相膠西王膠西王聞仲舒大儒善待之仲舒

恐久獲臯病免凡相兩國輒事驕主正身以率下數上疏

諫爭教令國中所居而治及去位歸居終不問家產業以

脩學者書為事○仲舒在家朝廷如有大議使使者及廷



尉張湯就其家而問之其對皆有明法。○自武帝初立魏其武安侯為相而隆儒矣。及仲舒對策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學校之官州郡舉茂材孝廉皆自仲舒發之年老以壽終於家。家徙茂陵子及孫皆以學至大官。○仲舒所著皆明經術之意。及上疏條教凡百二十三篇。而說春秋得失。聞舉玉杯蓄露清明竹林之屬。皆其所復數十篇十餘萬言皆傳於後世。撥其切當世施朝廷者著于篇。撥也。

互註說武帝限民名田以塞兼并。詳見食貨志。治公羊春秋始推陰陽為儒者宗。見五行志。為世儒宗。○博物洽聞通達古今其言有補於世。並見劉向傳。謂匈奴非可以仁

義說獨可與之厚利以沒其意與盟於天以堅其約

質其愛子以累其心。見匈奴傳。居官可紀皆儒者通於世

務明習文法以經術潤飾吏事

贊曰劉向稱董仲舒有王佐之材雖伊呂亡以加筦晏之屬伯者之佐殆不及也。至向子歆以為伊呂聖人之耦王者不得則不興。故顏淵死孔子曰噫天喪予唯此一人為能當之。自宰我子贛子游子夏不與焉。與贛仲舒遭漢承秦滅學之後六經離析下帷發憤潛心大業令後學者有所統壹為群儒首然考其師友淵源所漸猶未及。康游夏而曰筦晏弗及伊呂不加過矣。至向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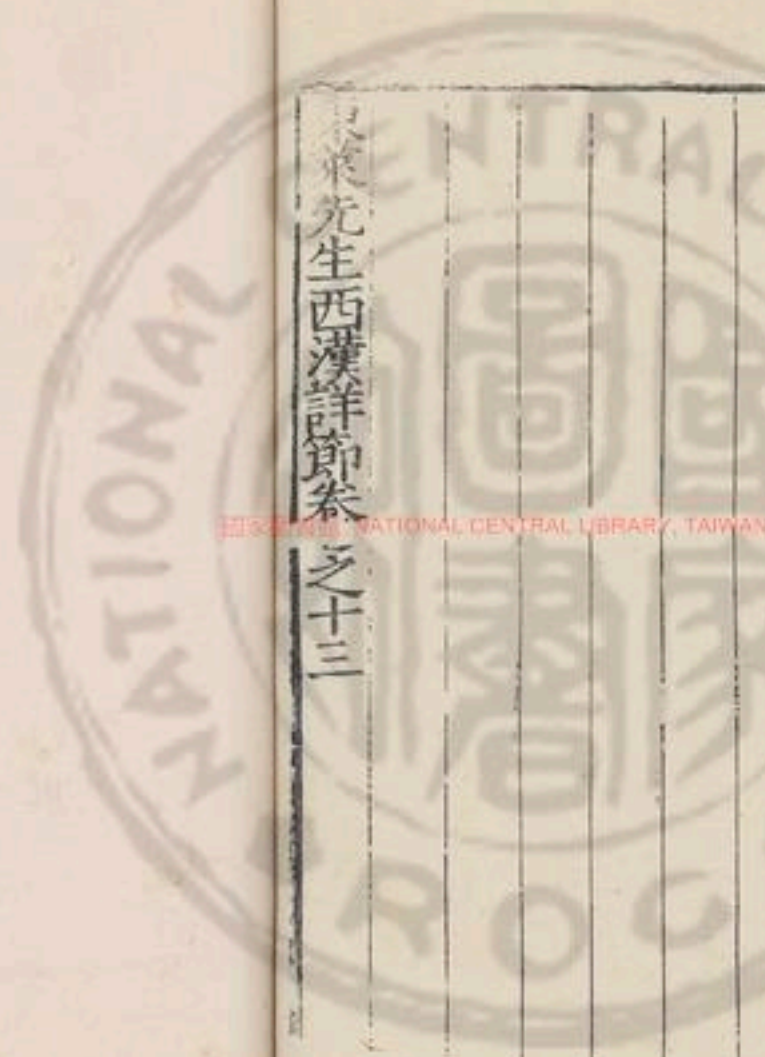
西漢書卷之二十三 音不告傳 二十五 齊

孫龍駕論君子也以歆之言為然

敘傳抑抑仲舒抑密也再相諸侯自脩國治致仕懸車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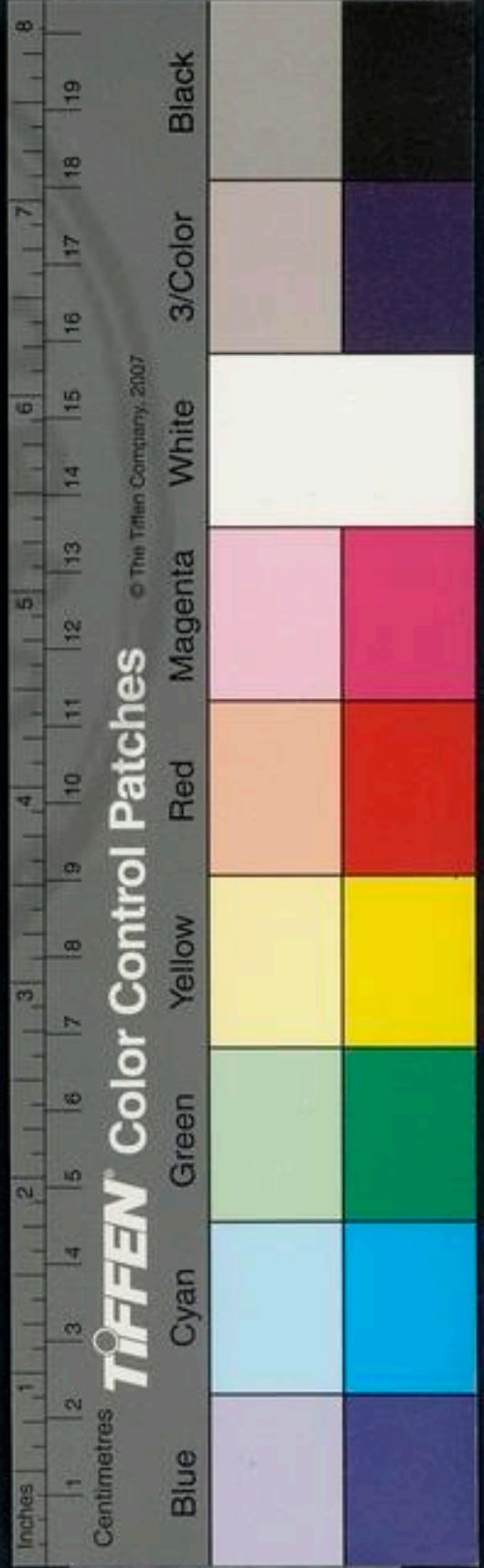
帷單思論道屬屬之倘言訪對倘音為世純儒

葉先生西漢詳節卷之十三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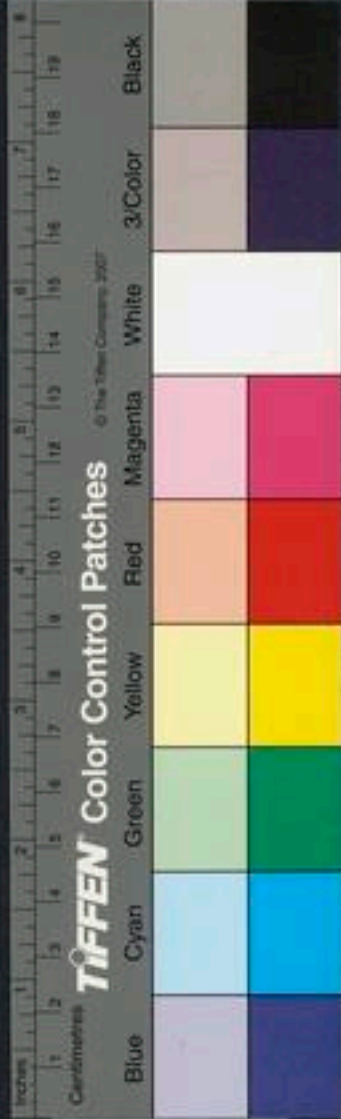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194800

27



東萊先生西漢詳節卷之十四

司馬相如傳

司馬相如字長卿蜀郡成都人也少時好讀書學擊劍擊

者以劍隨擊而名犬子稱父母受之不欲相如既學慕蘭相

中之非斬刺也如之為人也更名相如以警為即警與同事孝景帝為武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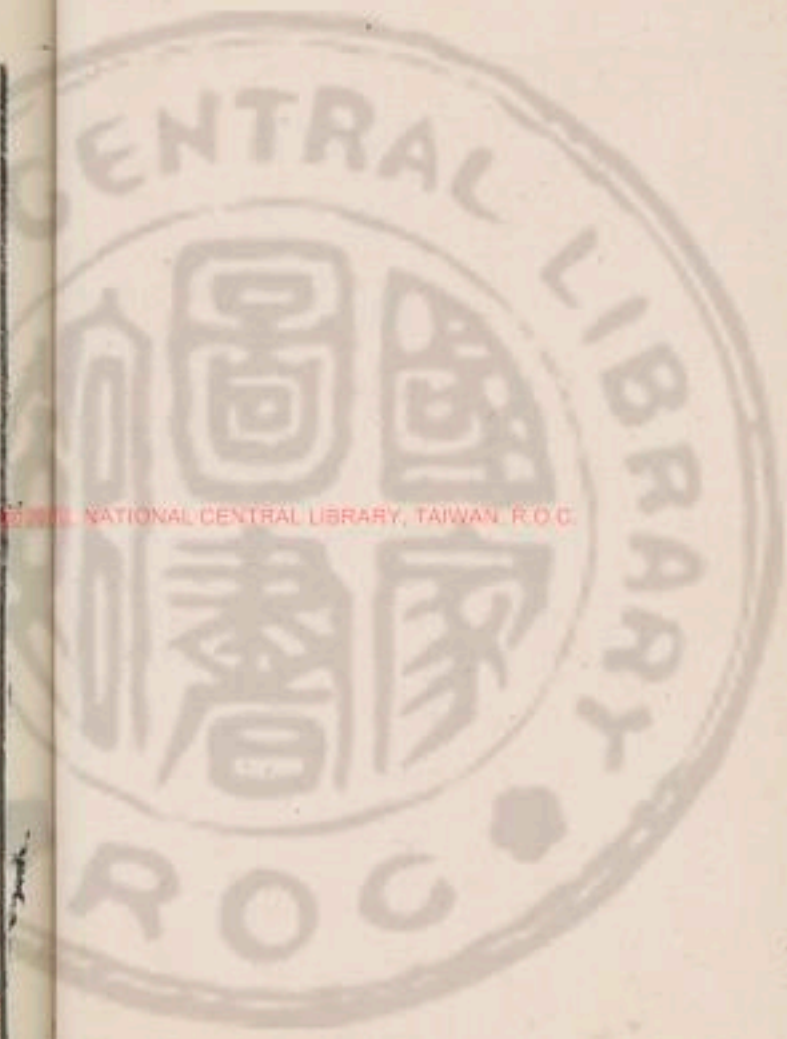
常侍秩六百石非其好也會景帝不好辭賦是時梁孝王來朝

從游說之士齊人鄒陽淮陽枚乘吳嚴忌夫子之徒嚴忌本姓

淮當時尊尚相如見而說之因病免客游梁得與諸侯游

士居數歲乃著子虛之賦會梁孝王薨相如歸而家貧無

以自業素與臨邛令王吉相善相如往舍都亭臨邛所治都之亭



臨邛多富人卓王孫僮客八百人程鄭亦數百人乃相謂曰令有貴客為具召之并召令既至卓氏客以百數至日中請司馬長卿長卿謝病不能往臨邛令不敢嘗食身自迎相如相如為不得已而彊往一坐盡傾慕其才也酒酣臨邛令前奏琴曰竊聞長卿好之願以自娛相如辭謝為鼓一再行行謂曲引古樂府長歌行短歌行是時卓王孫有女文君新寡好音故相如繆與令相重而以琴心挑之寄心於琴聲以挑動之挑猶了反相如時從車騎雍容間雅甚都都美也及飲卓氏弄琴文君竊從戶窺心說而好之恐不得當也當謂對偶之既罷相如乃令侍人重賜文君侍者通殷勤文君夜亡奔相如

相如與馳歸成都家徒四壁立徒空也但有四壁更無貨儲卓王孫大

怒曰女不材我不忍殺一錢不分也人或謂王孫王孫終

不聽文君久之不樂謂長卿曰第俱如臨邛從昆弟假貸

第但借也貸得反猶足以為生何至自苦若此相如與俱之臨邛

盡賣車騎買酒店乃令文君當鑪賣酒之處累土為鑪目以居酒甕形如鼓爐不

如身自著犢鼻褌即今之松也形如犢鼻松之容及仲馮曰犢鼻穴在膝下為褌財令至膝故君

俗因以為名非謂其形似也滌器於市中卓王孫耻之為杜門不出昆

弟諸公更謂王孫曰行反有一男兩女所不足者非財也

今文君既失身於司馬長卿故倦游疲厭雖貧其人

材足依也且又令客奈何相辱如此卓王孫不得已分與



文君僮百人錢百萬及其嫁時衣被財物文君乃與歸成

都買田宅為富人居久之蜀人楊得意為狗監侍上待天子田

獵上讀子虛賦而善之曰朕獨不得與此人同時哉得意

曰臣邑人司馬相如自言為此賦上驚召問相如相如曰

有是然此乃諸侯之事未足觀請為天子游獵之賦上令

尚書給筆札札木簡之薄小者時未多用紙故給札以書相如以子虛虛言也

為楚稱謂說楚之美烏有先生者烏有此事也為齊難難楚事亡

是公者亡是人也欲明天子之義故虛籍此三人為辭以

推天子諸侯之苑囿其卒章歸之於節儉因以風諫風音

其辭曰楚使子虛使於齊齊王悉發車騎與使者出田

獵子虛過姪烏有先生姪丑亞萬八亡是公在焉坐定烏有

先生問曰今日田樂乎子虛曰然獲多乎曰少然則何如

對曰僕樂王之欲夸僕以車騎之衆而僕對以雲夢之事

楚數也在南烏有先生曰是何言之過也足下不遠千里

來况齊國有惠賜而未王悉境內之士備車騎之衆與使者出

田乃欲戮力致獲以娛左右也何名為夸哉問楚地之有

無願聞大國之風烈先生之餘論也今足下不稱楚王之

德厚而盛推雲夢以為驕奢言淫樂而顯侈靡切為足下

不取也必若所言固非楚國之美也有而言之是章君之

惡也無而言之是害足下之信也章君惡傷私義二者無



一可而先生行之必且輕於齊而累於楚矣且齊東階鉅
 海階與南有琅邪邪與肅慎為鄰右以陽谷為界吞
 若雲夢者八九於胃中曾不帶芥珍怪鳥獸充仞其中者
 不可勝記禹不能名高不能計然在諸侯之位不敢言游
 戲之樂死囿之大亡是公聽然笑曰聽笑貌音商又牛隱反楚則失
 矣而齊亦未為得也夫使諸侯納貢者非為財幣所以述
 職也封疆畫界者非為守禦所以禁淫也今齊列為東藩
 而外私肅慎捐國踰限越海而田其於義固未可也且二
 君之論不務聞君臣之義正諸侯之禮徒欲以奢侈相
 競相越此不可以揚名發譽而適足以君自損也

之且夫齊楚之事又烏足道乎君未覩夫巨麗也獨不

天子之上林乎左蒼梧右西極卅水更其南更歷紫淵

其北娛游佳來宮宿館舍百官備具背秋涉冬天子校獵

乘鏤象六王蚪拖蜺旌靡雲旗扈從橫行出乎四校之中

於是乘輿弭節徘徊翔登龍臺掩細柳觀士大夫之勤

畧鈞獵者之所得獲徒車之所躡躡游戲懈怠致酒乎顯

天之臺臺高上張樂乎膠葛之寓躡撞千石之鍾立萬

石之虞獸名立百二十萬建翠華之旗樹靈龜之鼓以

旗上徐以麗皮為鼓秦陶唐氏之舞陶唐當為除康傳為

麗徒河反又徒舟反天氏陰康氏呂氏春秋曰昔除康氏之始陰多帶伏陽道

絕塞故作為舞以宣導之按呂氏說陰康之後方一一



言五帝之樂之聽葛天氏之歌三皇時君號也其樂三人
 本皆有次第甘牛尾投足以歌八曲一
 曰戴民二曰玄鳥三育草木四奮五穀五酒中樂酒中
 敬天常六微帝功也依地德八總禽獸極
 奏樂治也天子芒然而思似若有亡曰嗟乎此大奢侈朕
 中竹仲反以覽聽餘閒無事棄日德政餘暇不能順天道以殺伐時
 休息以於此恐後世靡麗遂往而不返於是解酒罷獵而
 命有司曰地可墾辟悉為農郊辟音曰開郊野之以墾
 隸墾墻垣塹墻音徒使山澤之民得守至焉實陂池而勿禁虛
 官館而勿囚也發倉廩以救貧急行補不足恤鰥寡存孤獨
 出德號德音省刑罰改制度易服色革正朔與天下為始
 於是歷吉日以齋戒襲朝服秉法駕建華旗鳴玉轡轡音

曰鸞在游于六藝之圃馳騫乎仁義之塗覽觀春秋之林

射狸首兼騶虞諸侯以狸首為節弋玄鶴舞千戚樂樂齊

道放怪獸登明堂坐清廟恣群臣奏得失四海之內靡不

受獲於斯之時天下大說鄉風而聽隨流而化岌然興道

而遷義許音刑錯而不用德隆於三皇功羨於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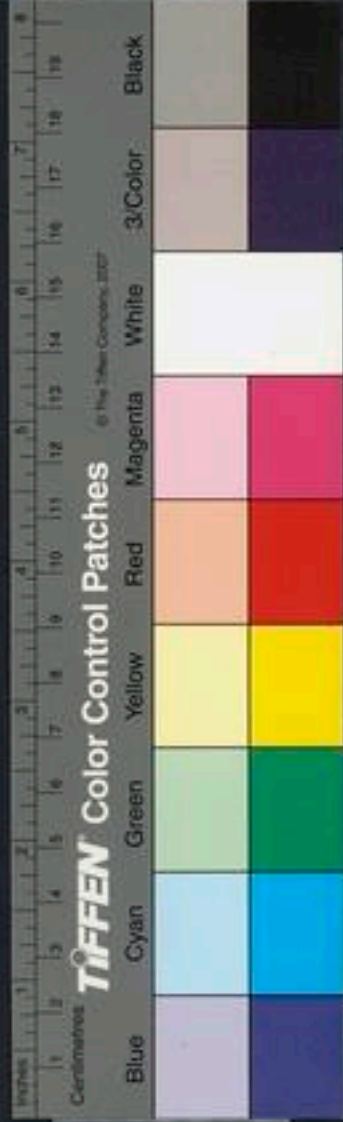
帝若此故獵乃可喜也若夫終日馳騁勞神苦形罷車馬

之用罷音抗士卒之精抗音費府庫之財而無德厚之恩

務在獨樂不顧衆庶忘國家之政貪難菟之獲則仁者不

絲也從此觀之齊楚之事豈不哀哉地方不過千里而圍

自口



居九百是草木不得墾辟而民無所食也夫以諸侯之細而樂萬乘之所侈僕恐百姓被其尤也於是二子愀然改

容超若自失

嫩材小反又私誘反

曰鄙人固陋不知忌諱今日見教

謹受命矣賦奏天子以為即。數歲會唐蒙使畧通夜郎

爰中

行取曰累夜即焚中皆西南夷焚燒滇北反

發巴蜀吏卒千人郡又多為發

轉漕萬餘人用軍興法誅其渠率巴蜀民大驚恐上聞之

乃遣相如青唐蒙等因諭旨巴蜀民以非上意檄曰告巴蜀太守蠻夷自擅不討之口久矣時侵犯邊境勞士大夫

陛下即位存撫天下集安中國然後興兵出師北征匈奴

單于怖駭交臂受事屈膝請和康居西域重譯納貢稽首

來享移師東指閩越相誅

白帛番禹太子入朝南夷之君

西轅之長常效貢職不敢

怠惰延頸舉踵喁喁然皆鄉風

慕義欲為臣妾道里遼遠

山川阻深不能自致夫不順者

已誅而為善者未賞故遣中即將往賓之發巴蜀之士各

五百人以奉幣衛使者不然靡有丘軫之事戰鬪之患今

聞其乃發軍興治

以發雷千之法為與如祭之制

驚懼子弟憂患長老郡又

擅為轉粟運輸皆非陛下之意也當行者或亡逃自賊殺

亦非人臣之節也夫邊郡之士聞邊舉燧燔皆攝弓而馳

荷兵而走流汗相屬

屬之反

惟恐居後觸白刃冒流矢議不

反顧計不旋踵人懷怒心

欲反

如報私仇彼豈樂死惡生非編



列之民而與巴蜀異主裁計深慮遠急國家之難而樂盡
 人臣之道也故有剖符之封析圭而爵析中分也白藏天子青在諸侯是
 以賢入君子肝腦塗中原膏液潤菹草而不辭也楚與壘同古野
 字今奉幣使至南夷即自賊殺或亡逃抵誅身死無名謚
 為至愚耻及父母為天下笑人之度量相越豈不遠哉然
 此非獨行者之罪也父兄之教不先子弟之率不謹寡廉
 鮮耻而俗不長厚也其被刑戮不亦宜乎陛下患使者所
 司之若被疑宋祁曰所司悼不肖愚民之如此故遣信使曉
 諭百姓以發卒之事因數之以不忠死亡之罪讓三老孝
 悌以不教誨之過方今田時重煩百姓已親見近縣恐遠

所谿谷山澤之民不徧聞檄到亟下縣道咸諭陛下意毋
 忽相如還報唐蒙唐蒙通夜即因通西南夷道發巴蜀廣
 漢卒作者數萬人治道二歲道不成士卒多物故費以億
 萬計蜀民及漢用事者多言其不便○是時邛笮之君長
 邛今為邛都縣祿今南夷與漢通得賞賜多多欲願為
 內臣妾請吏比南夷上問相如相如曰邛笮冉驪者今開州首
 頡姓侍者皆舊冉種近蜀道易通異時常通為郡縣矣至漢興而罷
 今誠復通為置縣愈於南夷上以為然乃拜相如為中郎
 將建節往使副使者王然于壹充國呂越人馳四乘之傳
 因巴蜀吏幣物以賂西南夷至蜀太守以下郊迎縣令負



弩矢先驅蜀人以為寵於是卓王孫臨邛諸公皆因門下
 獻牛酒以交驩卓王孫喟然而嘆自以得使文尚司馬長
 卿晚乃厚分與其女財與男等同相如使畧定西南夷邛
 笮冉駹斯榆之君皆請為臣妾除邊關益斥西至沫
 若水沫音南至牂柯為徼以木石為界通靈山道橋孫
 水於孫水以通邛笮還報天子大說相如使特蜀長老多
 言通西南夷之不為用大臣亦以為然相如欲諫業已建
 之不敢乃著書籍蜀父老為辭而已詰難之以風天子諷
 且因宣其使指令百姓皆知天子意其辭曰漢興
 七十有八載德茂存乎六世威武紛紜湛恩汪濊湛濊日

及群生霑濡洋溢乎方外於是乃命使西征隨流而攘也
 風之所被罔不披靡因朝冉從驢定笮存邛罍斯

揄舉苞蒲結軌還轅東鄉將報日至于蜀都耆老大夫
 搢紳先生之徒儼然造焉辭畢進曰蓋聞天子之於夷狄

也其義羈縻勿絕而已今罷三郡之士通夜即
 之塗三年於茲而功不竟士卒勞倦萬民不贍今又接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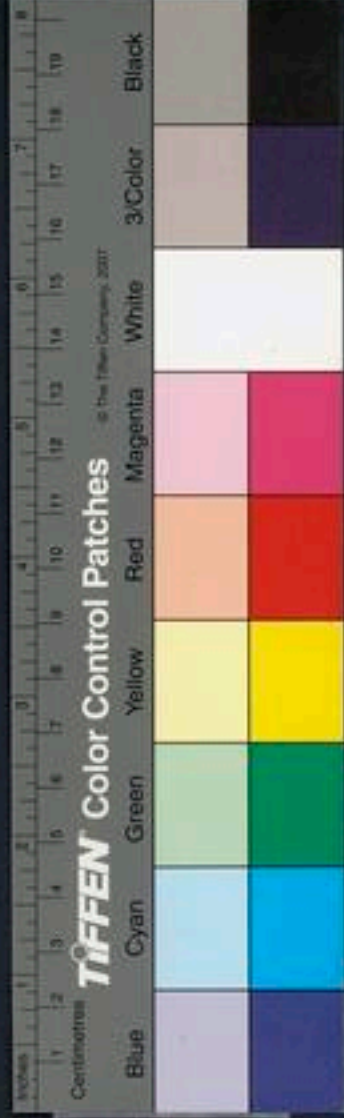
以西夷百姓力屈恐不能卒業此亦使者之累也竊為左
 右患之且夫邛笮西焚之與中國並也歷年茲多不可記

已仁者不以德來疆者不以力弁意者殆不可乎今割齊
 民以附夷狄弊所持以事無用鄙人固陋不識所謂使者



曰烏謂此乎蓋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後有非常之功非常者固常人之所異也故曰非常之元也元始黎民懼焉及臻厥成天下晏如也昔者洪水沸出汎濫衍溢民人升降移徙崎嶇而不安夏后氏戚之乃堙洪原堙音因決江疏河東歸之海天下永寧當斯之勤豈惟民哉心煩於慮而身親其勞故休烈顯乎無窮聲稱浹乎于茲今茲且夫賢君之踐位也豈特委瑣程蹻反拘文牽俗循誦習傳當世取說云爾哉說讀日悅必將崇論宏議宏音創業垂統為萬世規故馳騫乎兼容并包而勤思乎參天貳地且詩不云乎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

濱莫非王臣是以六合之內八方之外浸淫衍溢懷生之物有不浸潤於澤者賢君耻之今封疆之內冠帶之倫咸獲嘉祉靡有闕遺矣而夷狄殊俗之國遼絕異黨之域舟車不通人迹罕至政教未加流風猶微內之則犯義侵禮於邊境外之則邪行橫作放殺其上殺讀日試君臣易位尊卑失序父兄不辜幼孤為奴虜係繫號泣追及內鄉而怨曰蓋聞中國有至仁焉德洋恩普物靡不得其所今獨曷為遺已舉踵思慕若枯旱之望雨蓋夫為之流涕蓋古庚字况夫上聖又烏能已故此出師以討疆胡南馳使以誚勁越四面風德二方之君鱗集仰流願得受號者以億計故



乃關沫若以沫若水為關微咩柯鏤靈山梁孫原梁橋也孫水之原創道

德之塗垂仁義之統將博恩廣施遠撫長駕使䟽迹不閉

召爽闇昧名音得耀乎光明以偃甲兵於此而息討伐於

彼遐邇一體中外禔福擬安也不亦康乎夫拯民於沈溺

奉至尊之休德反衰世之陵夷繼周氏之絕業天子之急

務也百姓雖勞又烏可以已哉且夫王者固未有不始於

憂動終於佚樂者佚與逸同然則受命之符合在於此方將增

泰山之封加梁父之事鳴和鸞揚樂頌上咸五下登三五與五帝皆盛而登於三王之上

寥廓而羅者猶視乎茲數澤悲乎於是諸大夫喟然並稱曰

允哉漢德此鄙人之所願聞也百姓雖勞請以身先之敞

罔靡徒敞罔失志貌靡徒自抑退遷延而辭避。其後人有言相如使

時受金失官居歲餘復為郎相如口吃而善著書有消渴

病未嘗肯與國家事常稱疾間居不慕官爵。嘗從上至

長楊獵是時天子方好自擊熊豕馳逐楚獸相如因上䟽

諫曰臣聞物有同類而殊能者故力稱鳥獲捷言慶忌勇

期賁育臣之愚切以為人誠有之獸亦宜然今陛下好陵

阻險射猛獸卒然遇逸林之獸卒讀口猝駭不存之地頁

阻險射猛獸卒然遇逸林之獸卒讀口猝駭不存之地頁

還轅人不暇施巧雖有鳥獲逢蒙之技不得用枯木朽株

曰不存尤言不虞下文云存變之意其為害也不鮮矣犯屬車之清塵屬之反馬不及



盡為難矣是胡越起於轂下而羗夷接軫也豈不殆哉雖
萬全而無患然本非天子之所宜近也且夫清道而後行
中路而馳猶時有銜檠之變檠謂車之鈎心也銜檠之變
言馬銜或斷鈎心或出則致
覆敗以傷人况乎涉逢高騁丘虛前有利獸之樂而內無
存變之意其為害也不難矣夫輕萬乘之重不以為安樂
出萬有一危之塗以為娛臣竊為陛下不取蓋明者遠見
於未萌而知者避危於無形禍固多藏於隱微而發於人
之所忽也故鄙諺曰家累千金坐不垂堂此言雖小可以
諭大臣願陛下留音幸察上善之。還過宜春宮相如奏
賦以哀二世行失拜為孝文園令。上既美子虛之事相

如見上好仙因曰上林之事未足美也尚有靡者臣嘗為

大人賦未就請具而奏之既奏天子大說飄飄有凌雲氣

游天地之間意。相如既病免家居茂陵天子曰司馬相

如病甚可往從悉取其書使所忠往使者姓名而相如已死家

無遺書問其妻對曰長卿未嘗有書也時時著書人又取

去長卿未死時為一卷書曰有使來求書奏之其遺札書

言封禪事所忠奏焉天子異之其辭曰伊上古之初肇自

顯穹生民歷選列辟以迄乎秦率邇者踵武聽逝者風聲

紛綸威蕤埋滅而不稱者不可勝數也繼昭夏崇號謚畧

可道者七十有二君關若罔而不昌疇逆失而能存行順善者



無不昌大為逆軒轅之前遐哉邈乎其詳不可得聞已五
 失者誰能以存軒轅之前遐哉邈乎其詳不可得聞已五
 三六經載籍之傳維見可觀也書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
 因斯以談君莫盛於堯臣莫賢於后稷后稷創業於唐公
 劉發迹於西戎文王改制爰周郅隆大行越成只至也音
 德大行也而後陵遲衰微千載亡聲豈不善始善終哉仁聲無
 然無異端慎所由於前謹遺教於後耳故軌迹夷易易遵
 也湛恩龐洪易豐也憲度著明易則也垂統理順易繼也
 是以業隆於襁褓謂成而崇冠乎二后謂文揆厥所元終
 都攸卒元始也都於也攸所也卒終未有殊尤絕迹可考
 於今者也然猶躡梁甫登泰山建顯號施尊名大漢之德

漢涌原泉沕涌曼羨沕音勿旁魄四塞雲布霧散上暢九

垓下泝八埏暢達也垓里也言上達於九重之天降懷生之

類沾濡浸潤協氣橫流武節焱逝邇歷游原迥闕求末思

其原遠者泝其未也首惡薜沒闇昧昭晰陽之昆蟲闔澤

曰凱回首面內然後圍騶虞之珍群徵麋鹿之惟獸仲馮

虞可飲於國中怪獸藥一莖六穗於庖道擇也一莖六穗

用以供犧雙貉共抵之獸犧牲也貉角也抵本也武帝獲

獲周餘珍放龜于岐周放畜餘龜於岐山之旁招翠黃乘

龍於沼翠黃乘黃也龍翼馬身黃帝乘之而仙又言招致

其色翠而黃非別為沕鬼神接靈囿賓於間館時長陵女



神交接號曰神若有似 奇物譎詭倣黨窮變欽哉符瑞臻

茲猶以為薄不敢道封禪蓋周躍魚隕杭休之以燎杭舟也

美文也 微夫斯之為符也以登介丘不亦慝乎慝文大

祭天也 進攘之道何其爽與攘古讓字

也丘山也言周以百魚為禪而封為進漢可 於是大司馬進曰陛下仁育群生義征

不謏順也諸夏樂貢百蠻執轡德牟往初功無與二休烈液

浹符瑞眾變期應罔至不特創見符瑞多應期相續而

意者泰山梁父故壇場望幸蓋號以况榮幸臨幸也上帝

垂恩儲祉將以慶成下禳讓而不發也謙本挈三神之

歡單曰計缺王道之儀群臣愚馬或謂且天為質闇示珍

符固不可辭若然辭之是泰山靡記而梁亦罔幾也無所

亦各並時而榮感濟厥世而屈屈具說者尚何稱於後而

云七十二君哉夫脩德以錫符奉符以行事不為進越也

故聖王弗替而脩禮地祇謁歛天神勒功中嶽以章至尊

舒盛德發號榮受厚福以浸黎民皇皇哉斯事天下之壯

觀王者之丕業不可貶也願陛下全之而后因雜繙紳先

生之畧術使獲曜日月之末光絕炎以展采錯事采官也

記功著業得觀日月末光殊絕之明以展 猶兼正列其義

其官職錯其事業炎弋瞻反錯千故友 掖飾厥文作春秋一藝因兼正天時列人專敘述大義為

數勿 將襲舊六為七六經加一 摠之無窮俾萬世得激清

反



流揚微波蜚英聲騰茂實前聖之所以求保鴻名而常為

稱首者用此稱尺宜命掌故悉奏其儀而覽焉掌故太常官名主故

事於是天子沛然改容曰沛音大反俞乎朕其試哉乃遷思回

慮終公卿之議詢封禪之書詩大澤之博廣符瑞之富詩所

以誅功德謂下四章之頌相如他所者不采采其尤著公卿者云

互註將宦京師以文辭顯於世地志競為侈麗闕衍

之辭汝其風諭之義見義辭莫麗於相如見揚

贊曰司馬遷稱春秋推見至隱義顯而易本隱之以顯

大雅言王公大人而德逮黎庶小雅譏小已之得失小

者謂里少之人以對上吉大人耳其流及上所言雖殊其谷德一也相

如雖多虛辭濫說然要其歸引之於節儉此亦詩之風

諫何異風讀曰楊雄以為靡麗之賦勸百而風一猶騁

鄭衛之聲曲終而奏雅不已已戲

叙傳文艷用寡子虛烏有寓言淫麗託風終始風讀多

識博物有可觀采蔚為辭宗賦頌之首

公孫弘傳事武帝

公孫弘菑川薛人也少時為獄吏有罪免家貧牧豕海上

年四十餘乃學春秋雜說武帝初即位招賢良文學士是

時弘年六十以賢良徵為博士使匈奴還報不合意上怒

以為不能乃移病免歸移書言病元光五年復徵賢良文學菑



川國復推上弘弘至太常上策詔諸儒制曰蓋聞上古至
治畫衣冠異章服而民不犯陰陽和五穀登六畜蕃甘雨
降風雨時嘉禾興草生山不童澤不涸麟鳳在郊藪龜
龍游於沼河洛出圖書父不喪子兄不哭弟此發梁搜南
撫交趾舟車所至入迹所及跂行喙息或行有足而行音
咸咸得其宜朕甚嘉之今何道而臻乎此子大夫脩先
聖之術明君臣之義講論洽聞有聲乎當世敢問于大夫
天人之道何所本始吉凶之效安所期焉禹湯水旱厥咎
何由仁義禮智四者之宜當安設施屬統垂業屬之物鬼
變化天命之符廢興何如天文地理人事之紀子大夫習

其悉意正議詳著于篇朕將親覽焉弘對曰臣聞上古
堯舜之時不貴爵賞而民勸善不重刑罰而民不犯躬率
以正而遇民信也未世貴爵厚賞而民不勸深刑重罰而
奸不止其上不正遇民不信也夫厚賞重刑未足以勸善
而禁非必信而已矣是故因能任官則分職治分扶去無
用之言則事情得不作無用之器則賦歛省不奪民時不
妨民力則百姓富有德者進無德者退則朝廷尊有功者
上無功者下則群臣後七當罪則奸邪止當賢則
臣下勸九此八者治民之本也故民者業之則不爭理得
則不怨有禮則不暴愛之則親上此有天下之急者也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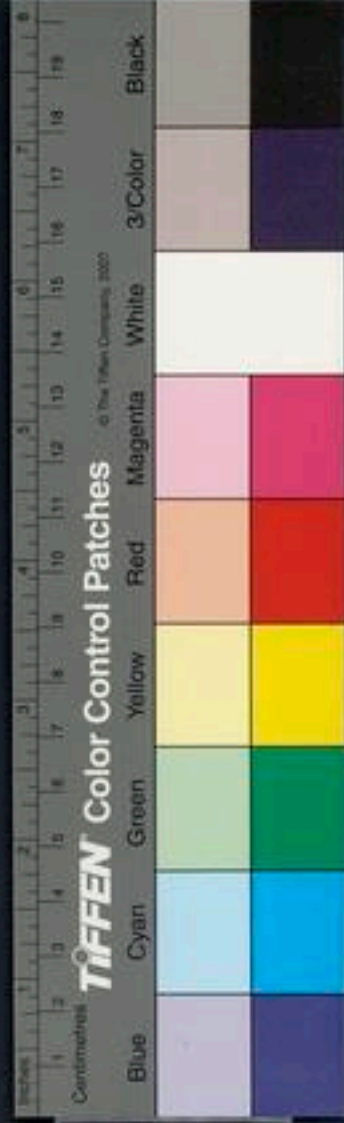
法不遠義則民服而不離和不遠禮則民親而不暴故法之所罰義之所去也去丘衆反和之所賞禮之所取也禮義者民之所服也而賞罰順之則民不犯禁矣故畫衣冠異章服而民不犯者此道素行也臣聞之氣同則從聲比則應此必森反今人主和德於上百姓和合於下與上合故心和則氣和氣和則形和形和則聲和聲和則天地之和應矣故陰陽和風雨時甘露降五穀登六畜蕃嘉禾興朱草生山不童澤不涸此和之至也故形和則無疾無疾則不夭故父不喪子兄不哭弟德配天地明並日月則麟鳳至龜龍在郊河出圖洛出書遠方之君莫不說義奉幣而來朝此

和之極也臣聞之仁者愛也義者宜也禮者所履也智者術之原也致利除害兼愛無私謂之仁明是非立可否謂之義進退有度尊卑有分謂之禮擅生殺之柄通壅塞之塗權輕重之數論得失之道使遠近情偽必見於上謂之術凡此四者治之本道之用也昏當施設不可廢也得其要則天下安樂法設而不用不得其術則主蔽於上官亂於下此事之情屬統垂業之本也臣聞堯遭洪水使禹治之未聞禹之有水也若湯之旱則桀之餘烈也桀紂行惡受天之罰禹湯積德以王天下由此觀之天德無私親順之和起逆之害生此天文地理人事之紀臣愚竊不足以



西漢書卷之四十一 公孫弘傳 十六
奉大對時對者百餘人太常奏弘第居下策奏天子擢弘
對為第一召見容貌甚麗拜為博士待詔金馬門武帝時
更名金馬門弘復上疏曰陛下有先聖之位而無先聖之民
有先聖之民而無先聖之吏是以勢同而治異先世之吏
正故其民篤今世之吏邪故其民薄政弊而不行令倦而
不聽夫使邪吏行弊政用倦令治薄民民不可得而化此
治之所以異也臣聞周公旦治天下其年而變三年而化
五年而定惟陛下之所志書奏天子以用書答曰問弘稱
周公之治弘之材能自視孰與周公故弘對曰愚臣淺薄
安敢比材於周公雖然愚心曉然見治道之所以然也夫

虎豹馬牛禽獸之不可制者及其教馴服習之至可牽
持駕服唯人之從臣聞揉曲木者不累日銷金石者不累
月夫人之於利害好惡豈比禽獸木石之類哉昔年而變
臣弘尚竊遲之上異其言。每朝會議聞陳其端使人主
自擇不肯面折庭爭於是上察其行慎厚辨論有餘習文
法吏事緣飾以儒術上說之一歲中至左內史。弘奏事
有所不可不肯庭辨常與汲黯請間求空際
之暇黯先發之弘
推其後上常悅所言皆聽以此日益親貴常與公卿約議
至上前皆背其約以順上指汲黯廷詰弘曰齊人多詐而
無情始為與臣等建此議今皆背之不忠上問弘弘謝曰



夫知臣者以臣為忠不知臣者以臣為不忠上然弘言左
右幸臣每毀弘上益厚遇之。弘為人談笑多聞談或作談常
稱以為人主病不廣大人臣病不儉節養後母孝謹後母
卒服喪三年。數年遷御史大夫時又東置蒼海北築朔
方之郡弘數諫以為罷弊中國罷讀曰疲以奉無用之地願罷
之於是上乃使朱買臣等難弘置朔方之便發十策弘不
得一乃謝曰山東鄙人不知其便若是願罷西南夷蒼海
專奉朔方上乃許之。汲黯曰弘位在三公奉祿甚多扶奉
及然為布被此詐也上問弘弘謝曰有之夫九卿與臣善
者無過黯然今日庭詰弘誠中弘病夫以三公為布被誠

飾詐欲以釣名且臣聞管仲相齊有三歸

取三姓女也婦人謂婦曰歸

侈擬於君桓公以霸亦上階於君晏嬰相景公食不重肉

妾不衣絲齊國亦治亦下比於民

比方也又音步謙及今臣弘位為

御史大夫為布被自九卿以下至於小吏無差誠如黯言

且無黯陛下安聞此言上以為有讓愈益賢之。元朔中

代薛澤為丞相先是漢常以列侯為丞相惟弘無爵上於

是下詔曰朕嘉先聖之道開廣門路宣招四方之士蓋古

者任賢而序位量能以授官勞大者厥祿厚德盛者獲爵

尊故武功以顯重而文德以行褒其封丞相弘為平津侯

其後以為故事丞丞相封侯自弘始也。時上方興功業



屢舉賢良弘自見為舉首起徒步數年至宰相封侯於是

起客館開東閣以延賢人謂者下門也東何謂之遊當庭

與參謀議弘身食一肉脫粟飯而才辭粟故人賓客仰衣食

奉祿仰牛皆以給之家無所餘然其性意忌外寬內深諸

常與弘有隙無遠近雖陽與善後竟報其過殺主父偃徒

董仲舒膠西自弘力也。後淮南衡山謀反治黨與方急

弘病甚自以為無功封侯居宰相位宜佐明主填撫國家

正及使人由臣子之道今諸侯有畔逆之計此大臣奉

職不稱也恐炳死無以塞責乃上書曰臣聞天下達道五

所以行之者三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之交五者天下

之達道也仁智勇三者所以行之也故曰好問近乎知力

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知此三者知所以自治然後知所

以治人未有不能自治而能治人者也陛下躬孝弟監三

王建周道兼文武招徠四方之士任賢序位量能授官將

以厲百姓勸賢材也今臣愚駑無汗馬之勞陛下過意擢

臣弘卒伍之中封為列侯致位三公臣弘行能不足以稱

加有眉薪之疾恐先狗馬填溝壑終無以報德塞責願歸

疾乞骸骨避賢者路上報曰古者賞有功褒有德守成尚

文遭禍右武未有易此者也君不幸罹霜露之疾何恙不

已恙憂也已止也乃上書歸侯乞骸骨是彰朕之不德也

何憂於疾不止也



今事少間謂君其存精神止念慮輔助醫藥以自持因
賜告牛酒雜帛居數月有瘳視事凡為丞相御史六歲年
八十終丞相位其後李蔡嚴青翟趙周石慶公孫賀劉屈
釗屈丘勿反又鉅釗勿反釗力之繼踵為丞相自蔡至慶丞相府客館丘
虛而已虛謂至賀屈釗時壞以為馬廐車庫奴婢室矣唯
慶以惇謹復終相位其餘盡伏誅云。弘子度嗣侯有罪
坐論為城旦元始中脩功臣後下詔曰漢興以來股肱在
位身行儉約輕財重義未有若公孫弘者也位在宰相封
侯而為布被脫粟之飯奉祿以給故人賓客無有所餘可
謂減於制度而率下篤俗者也與內富厚而外為詭服以

釣虛譽者殊科夫表德章義所以率世厲俗聖王之制也
其賜弘後子孫之次見為適者見胡宦反適讀曰嫡爵關內侯

互註自海濱而登宰相見外以春秋之義繩臣下取

宰相。以宰相布被食不重味為下先然而無益於

俗稍務於功利矣並見食貨志懷詐飾智以阿人主取容

見汲黯傳希世用事仲舒以弘為從諛見仲舒傳轅固曰公孫

子務正學以言毋曲學以阿世見固傳居官可紀皆儒

者通於世務明習文法以經術潤飾吏事見循吏傳

卜式傳事武帝

卜式河南人也以田畜為事有少弟弟杜式脫身出引身



獨取畜羊百餘田宅財物盡與弟式入山牧十餘年羊致千餘頭買田宅而弟盡破其產式報復分與弟者數矣所數反。時漢方事匈奴式上書願輸家財半助邊上使使問式欲為官乎式曰自小牧羊不習仕宦不願也使者曰苟子何欲子苟如此輸財必有所欲式曰天子誅匈奴愚以為賢者宜死節有財者宜輸之如此而匈奴可滅也使者以聞上以語丞相弘弘曰此非人情願陛下勿許上不報數歲乃罷式式歸復田牧。歲餘會渾邪等降縣官費衆倉府空貧民大徙皆印給縣官印牛無以盡贖式後持錢二十萬與河南太守以給徙民河南上富人助貧氏者上識式姓名乃

賜式外繇四百人在繇後之外得復除四百人式又盡復與官是時富

豪皆爭賤財唯式尤欲助費上於是式終長者乃召拜

式為中郎賜爵左庶長第十田十頃布告天下尊顯以風

百姓風音。初式不願為郎上曰吾有羊在上林中欲式

子牧之式既為郎布衣山蹻而牧羊羊獲也南方謂之蹻字本佳羈並居累反

歲終羊肥息上過其羊所善之式曰非獨羊也治民亦猶

是矣以時起居惡者輒去無令敗群上奇其言欲試使治

民拜式緱氏令緱氏便之遷成皋令上以下式忠拜為齊

王相。會呂嘉反式上書曰臣聞主媿臣死群臣宜盡死

節其鷙下者宜出財以佐軍臣願與子男自謂及其子及臨菑習

節其鷙下者宜出財以佐軍臣願與子男自謂及其子及臨菑習



勢博昌習船者請行死之以盡臣節上賢之下詔曰朕聞
 報德以德報怨以直今天下不幸有事郡縣未有奮發直
 道者齊相雅行躬耕隨牧蓄番不為利惑日者北邊有興
謂發上書助官往年西河歲惡率齊人入粟今又首奮雖
 未戰可謂義形於內矣其賜式爵關內侯黃金四斤田
 十頃布告天下使明知之。元鼎中徵式代石慶為御史
 大夫式既在位言郡國不饒鹽鐵而船有笑可罷上由是
 不說式

致堂胡氏曰漢以貨入官無流品清濁之辨然未有至
 三公者式無文學幸為公卿而耻於入貨故易其名曰

委輸以佐軍 興誅匈奴且言不願為官天子賢之拜為
 却擢為齊相 又願與習舟者奮擊南越天子又賢之再
 賜田十頃以風天下未幾遂拜御史大夫是時天子好
 武功而用不足式以此兩端中上意由布衣三遷而為
 三公其取償於漢者豈直什百而已哉官既尊身既顯
 乃始正言百姓利便請烹桑弘羊希世邀名以稱高位
 是商賈之道也然其言鹽鐵病民笑船病商坐市列肆
 販物取利縣官不當為則天下之公議也又况舉朝不
 言而式獨言之田文不云乎有能止文之過得寶于外
 者疾諫故若卜式者不必責其賣國自進之私取節焉



可也是田文之道也
明年當封禪式又不習文章貶秩為太子太傅以兒寬代
之式以壽終

互註是時豪富皆爭匿財惟卜式數求入財以助縣

官。上令百官求雨式曰今弘羊今吏坐市列販利

烹弘羊天乃雨
見食貨志

兒寬傳五事武帝

兒寬千乘人也治尚書事歐陽生以郡國選詣博士受業
孔安國貧無資用嘗為弟子都養養弋向反為廢時行賃
作帶經而鉏休息輒讀誦其精如此以射策為掌故功次

補廷尉文學卒史

太平史秩

寬為人溫良有廉知自將

也善屬文然權傾於武儒乃喚反口弗能發明也時張

湯為廷尉廷尉府盡用文史法律之吏而寬以儒生在其

間見謂不習事不署曹除為從史但只隨官僚之北地視

畜數年之往也廷尉之畜在北地者還至府上畜簿會廷尉時有疑奏

已再見卻矣掾史莫知所為寬為言其意掾史因使寬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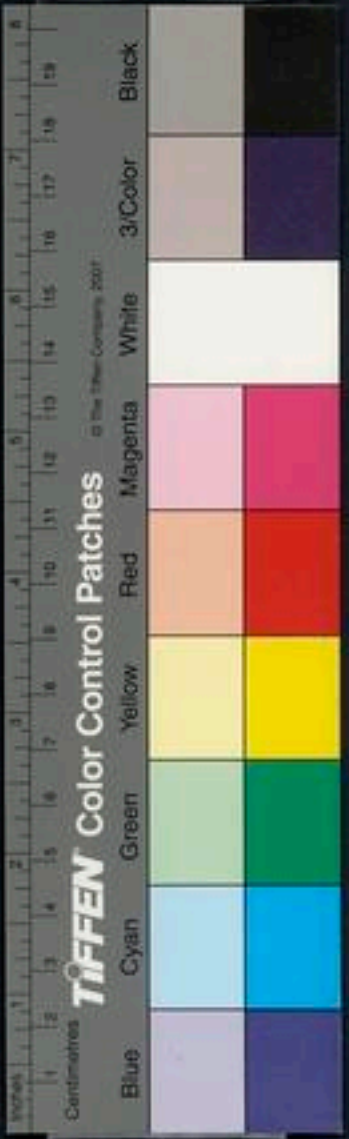
奏奏成讀之皆服以白廷尉湯湯大驚召寬與語乃奇其

材以為掾上寬所作奏即時得可異日湯見上問曰前奏

非俗吏所及誰為之者湯言兒寬上曰吾固聞之久矣湯

由是鄉學卿讀以寬為奏獻掾以古法義決疑獄甚重之

百漢書卷之四十四
兒寬傳
二十三
序



○及湯為御史大夫以寬為掾舉侍御史見上語經學上
 說之從問尚書一篇擢為中大夫。遷左內史寬既治民
 勸農業緩刑罰理獄訟卑體下士務在於得人心擇用仁
 厚士推情與下不求名聲吏民大信愛之寬表奏開六輔
 渠於鄭國渠上疏南岸史開定水令以廣溉田收租稅時
 裁闊狹與民相假貸以故租多不入後有軍發左內史以
 負租課殿當免民間常免皆恐失之大家牛車小家檐負
 輸租繼屬不絕課更以敢上由此愈奇寬。及議欲放古
 巡符封禪之事放前諸儒對者五十餘人未能有所定先
 是司馬相如病死有遺書頌功德言符瑞足以封泰山上

奇其書以問寬對曰陛下躬發聖德統楫群元與揖集

字並宗祀天地薦禮百神精神所鄉徵兆必報天地並應

符瑞昭明其封泰山禪梁父昭姓著瑞帝王之盛節也然

享薦之義不著于經以為封禪告成祛於天地神祇附

散合祗戒精專以接神明總百官之職各稱事宜而為之

節文唯聖王所由制定其當非群臣之所能列今將舉大

事優游數年使群臣得人自盡終莫能成唯天子建中和

之極兼總條貫金聲而玉振之以順成天慶垂萬世之基

上然之乃自制儀采儒術以文焉既成將用事拜寬為御

史大夫從東封泰山還登明堂寬上壽曰臣聞三代改制



屬象相因及間者聖統廢絕陛下發憤合指天地祖立

明堂辟雍宗祀泰山六律五聲幽贊聖意神樂四合各有

方象以承嘉祀為萬世則則法天下幸甚將建太元本瑞

太元太初歷也本登告岱宗發社闔門以候景至癸亥宗

祀日宣重光上元甲子太初元年甲子朔旦冬至肅邕永亨光輝充塞

天文粲然見象日昭報降符應官實奉觴再拜上千萬歲

壽。後司馬遷等言歷紀壞廢漢興未改正朔宜可制上

乃詔寬與遷等共定漢太初歷語在律歷志。初梁相楮

大通五經為博士時寬為弟子及御史大夫缺徵楮大大

自以為得御史大夫至洛陽聞兒寬為之楮大笑及至

寬議封禪於上前大不能及退而服曰上誠知人寬為御

史大夫以稱意任職故久無有所匡諫於上官屬易之易

居位九歲以官卒

贊曰公孫弘卜式兒寬皆以鴻漸之翼困於燕雀弘等皆有

手是時漢興六十餘載海內艾安艾亦府庫充實而四

夷來賓制度多闕上方欲用文武求之如弗及始以蒲

輪迎枚生見主父而嘆息群士慕嚮異人並出卜式拔

於芻牧弘羊擢於賈豎衛青奮於奴僕日磬出於降虜

斯亦曩時版築飯牛之朋已傳漢之得人於

百集

百集



斯為盛儒雅則公孫弘董仲舒兒寬為行則石建石慶

質直則汲黯卜式推賢則韓安國郎當特定令則趙禹

張湯文章則司馬遷相如滑稽則東方朔枚皋滑稽稱

滑稽也音滑稽疑也一說滑稽不可考校也應對則嚴助朱買臣歷數

則唐都洛下閔協律則李延年運籌則蔡弘羊奉使則

張騫蘇武將率則衛青霍去病受遺則霍光金日磾其

餘不可勝紀是以興造功業制度遺文後世莫及孝宣

承統纂脩洪業亦詳論六藝招選茂異而蕭望之梁丘

賀夏侯勝韋玄成嚴彭祖尹更始以儒術進劉向王褒

以文章顯將相則張安世趙充國魏相丙吉于定國杜

延年治民則黃霸王成龔遂鄭弘召信臣召讀韓延壽

尹翁歸趙廣漢嚴延年張敞之屬皆有功迹見述於世

參其名臣亦其次也次於武帝詩

叙傳平津斤斤也晚躋金門既登爵位祿賜願賢希

衾蔬食用儉飭身卜式耕牧以求其志忠寤明君廼爵

廼試兒生臺臺束髮脩學偕列名臣從政輔治

東萊先生西漢詳節卷之十四

西漢書卷之十四

東萊先生西漢詳節卷之十四

二

六

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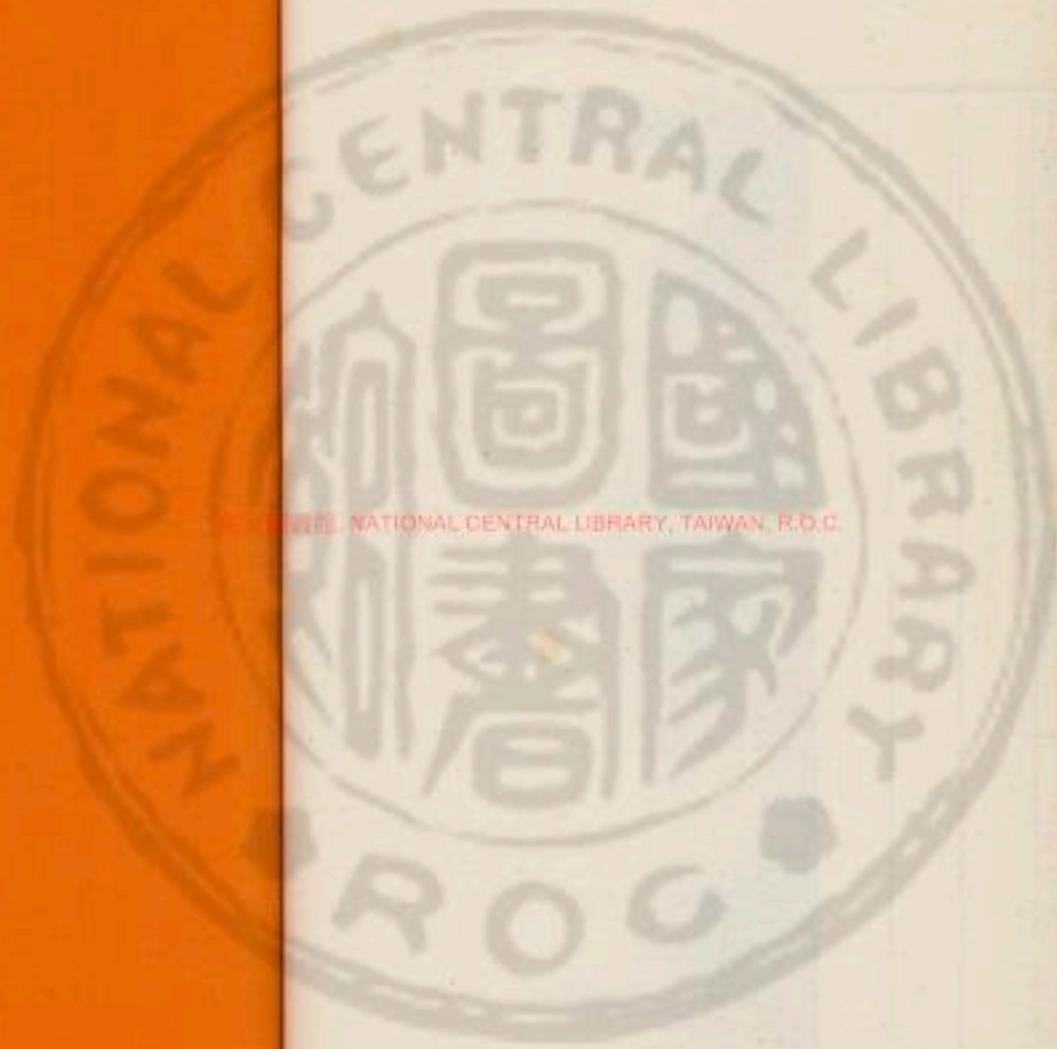
西漢書之卷之四

史記卷之四

三六

F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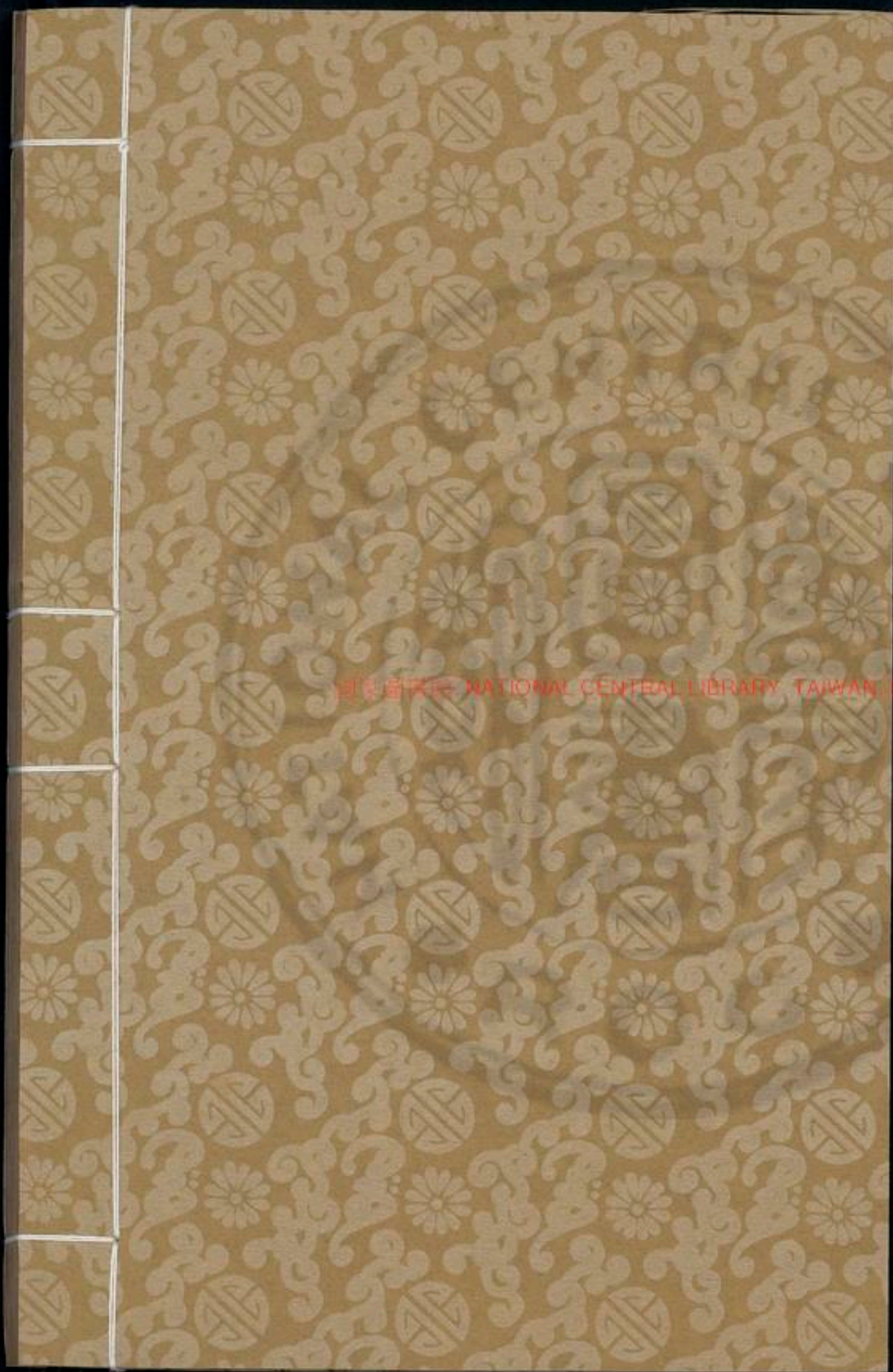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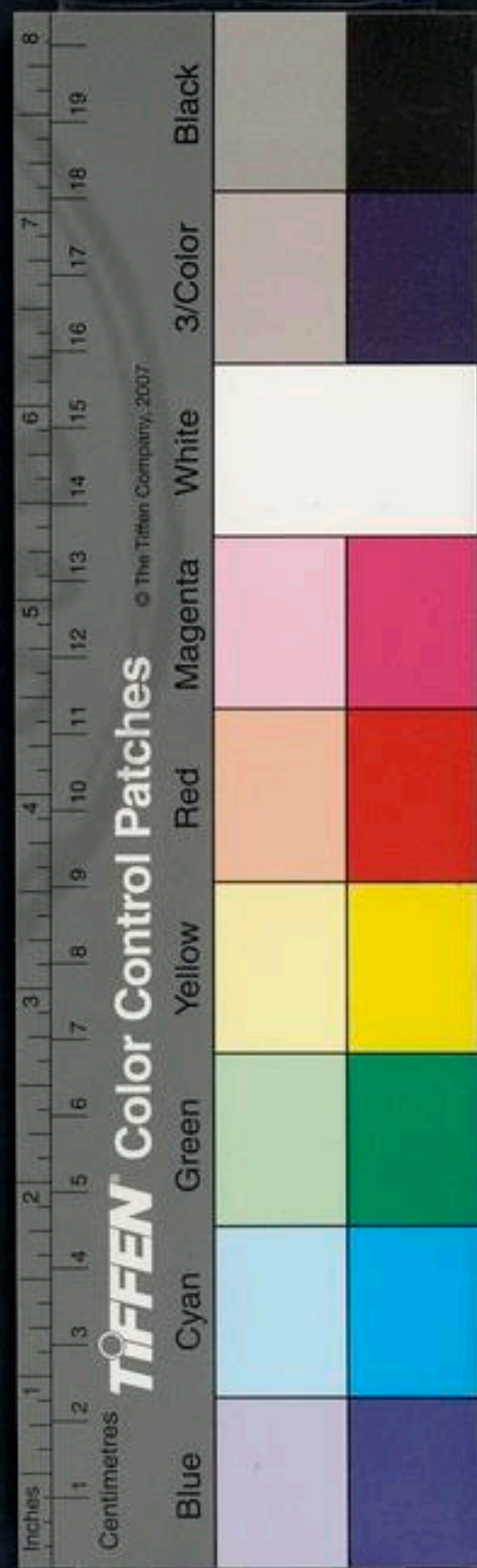








國立中央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東萊先生西漢詳節卷之十五

張湯傳事武帝

張湯杜陵人也父為長安丞出湯為兒守舍還鼠盜肉父怒笞湯湯掘重得鼠及餘肉劾鼠掠治傳爰書訊鞠論報

傳逮若今之追送赴對爰快也以文書代訊其口辭論報謂上論之即獲報訊音信仲焉曰傳非遠也傳逮則不啻先言持治矣傳者傳因辭也爰書者蓋越高作爰歷教學律書時獄吏書體蓋用此故從俗呼為爰書 并取

鼠與肉具獄磔堂下父見之視文辭如老獄吏大驚遂使

書獄如淳曰決罪之書謂律令也仲父死後湯為長安吏馮曰書獄謂按贖耳非律令也

武安侯蚡為丞相徵湯為史薦補侍御史治陳皇后巫蠱

獄深音當與上以為能遷太中大夫。與趙禹共定諸律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令務在深文拘守職之吏拘刻於守職之吏已而禹至少府湯為

廷尉兩人交驩兄弟事禹禹志在奉公孤立而湯舞知以御

人始為小吏乾沒與長安富賈田甲魚翁叔之屬交私豫

物以待之得利為乾失利為沒乾音干及列九卿收接天下名士大夫已心

內雖不合然陽浮道與之陽以道為交是時上方鄉文學湯決

大獄欲傳古義傳讀乃請博士弟子治尚書春秋補廷尉

史平亭疑法奏獻疑亭切必奏先為上分別其原上所是

受而著讞法廷尉掾令掾獄訟之要也掾口計反揚主之明奏事即譴

湯摧謝鄉上意所便必引正監掾史賢者因為臣譴如此

上責臣臣弗用愚抵此非常釋問即奏事上善之曰臣非

知為此奏廼監掾史其所為其欲薦吏揚人之善蔽人之

過如此所治即上意所欲臯子監吏深刻者貢父曰吏皆當作史即

上意所欲釋子監吏輕平者所治即豪必舞文巧詆即下

戶羸弱時口言雖文致法上裁察於是往往釋湯所言言

戶羸弱湯欲佐助雖具文奏之而又曰奏言雖律令之文合致此罪聽止裁察蓋為此人希恩宥也於是上得湯此

其人罪○湯至於大吏內行脩交通賓客飲食於故人

子弟為吏及貧昆弟調護之尤厚其造請諸公造于不避

寒暑是以湯雖文深意思不專平然得此聲譽而深刻吏

多為爪牙用者依於文學之士丞相弘數稱奇之及治淮

南衡山江都反獄皆窮根本嚴助伍被上欲釋之湯爭曰



伍被為書反謀而助見幸出入禁闥腹心之臣乃交私諸
 侯如此弗誅後不可治上可論之其治獄所巧排大臣自
 以為功多此類絲是益尊任遷御史大夫。會渾邪等降
 漢大興兵伐匈奴山東水旱貧民流徙皆仰給縣官仰牛
 縣官空虛湯承上指請造白金及五銖錢籠天下鹽鐵排
 富商大賈出告緡令鉏家疆并兼之家舞文巧詆以輔法
 ○湯每朝奏事語國家用日旰天子忘食真父曰日旰
 相取充位天下事皆決湯百姓不安其生騷動縣官所興
 未獲其利姦吏並侵漁真父曰並汝漁於是痛繩以自暴自
 公卿以下至于庶人咸指湯湯嘗病上自至舍視其隆

如此○匈奴求和親群臣議前於上前博士狄山曰和親

便卜則日使山口兵凶器未易數動高帝欲伐匈奴大困

平城乃遂結和親孝惠高后時天下安樂及文帝欲事匈

奴北邊蕭然苦兵孝景時吳楚七國反景帝往來東宮間

天下寒心數月吳楚已破竟景帝不言兵天下富實今自

陛下興兵擊匈奴中國以空虛邊大困貧由是觀之不如

和親上問湯湯曰此愚儒無知狄山曰臣固愚忠若御史

大夫湯乃詐忠湯之治淮南江都以深文痛詆諸侯別疏

骨肉使藩臣不自安臣固知湯之詐忠於是上作色曰吾

使生居一郡能無使虜入盜乎山曰不能曰居一縣曰不



能復曰居一鄣間鄣之山自度辨窮且下吏曰能迺遣山

乘鄣至月餘匈奴斬山頭而去是後群臣震懼湯○湯

客田甲雖賈人有賢操操千反始湯為小吏與錢通財錢之

及為大吏而甲所責湯行義有烈士之風○湯為御史

大夫七歲敗河東人李又嘗與湯有隙湯有所愛史魯謁

居知湯弗平使人上飛變告文姦事仲馮曰飛及謂如事

下湯湯治論殺文而湯心知謁居為之上問飛變事從迹

安起從讀湯陽驚曰此殆文故人怨之謁居病卧閭里湯

自往視病為謁居摩凡趙國以冶鑄為業王數訟鐵官事

湯嘗排趙王趙王求且勿陰事謁居嘗案趙王趙王怨之并

上書告湯大臣也謁居有病湯至為摩足疑與為大姦事

下廷尉謁居病死事連其弟弟繫導官導擇也事湯亦治

它囚導官見謁居弟欲除為之而陽不省謁居弟不知而

怨湯使人上書告湯與謁居謀兵變李文事下減宣宣嘗

與湯有隙及得此事窮音其事及奏上以湯懷詐面欺使

使八輩簿責湯簿音主簿之簿以文遂自殺湯死家產直

不過五百金皆所得奉賜無它贏奉扶昆弟諸子欲厚葬

湯湯母曰湯為天子大臣被惡言而死何厚葬為載以牛

車有棺而無椁上聞之曰非此毋不生此子上惜湯復稍

進其子安世

長湯母



互註張湯不能褒先帝功業安國富民何空取高皇
帝約束紛更之為。天下謂刀筆吏不可為公卿果
然必湯也。智足以距諫詐足以飾非。深文巧詆
陷人於網以自為功。並見及以峻文決理為廷尉見
貴湯為廷尉廷尉府盡用文史法律之吏而兒寬以
儒生在其間使寬為奏非俗吏所及湯由是鄉學兒
寬起文墨小吏位致三公見杜

張安世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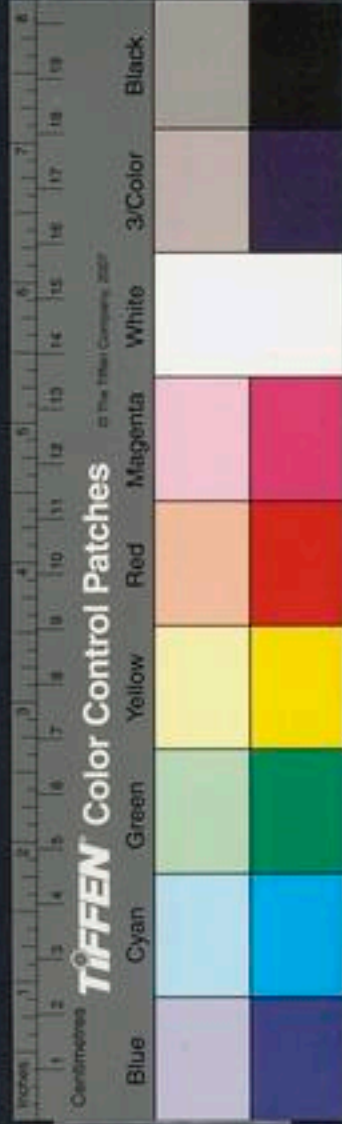
安世字子孺少以父任為郎用善書給事尚書精力於職
洗沐未嘗出。上行幸河東嘗亡書三篋詔問莫能知惟

安世識之

識記也

具作其事後購求得書以相校無所遺

失上奇其材擢為尚書令遷光祿大夫昭帝即位大將軍
霍光秉政以安世篤行光親重之白用為右將軍以自副
焉久之天子下詔曰右將軍安世輔政宿衛肅敬不怠十
有三年其封為富平侯明年昭帝崩未葬大將軍光以太
后徙安世為車騎將軍與其徵立昌邑王王行淫亂光復
與安世謀廢王尊立宣帝帝初即位褒賞大臣下詔曰夫
褒有德賞有功古今之通義也富平侯安世宿衛忠正宣
德明恩勤勞國家守職秉義以安宗廟其益封萬六百戶
功次大將軍光安世子千秋延壽彭祖皆中郎將侍中。



光薨後魏相上封事曰聖王褒有德以懷萬方顯有功以勸百寮是以朝廷尊榮天下嚮風車騎將軍安世事孝武皇帝三十餘年忠信謹厚勤勞政事夙夜不怠與大將軍定策天下受其福國家重臣也宜尊其位以為大將軍上亦欲用之安世聞指懼不敢當請問求見免冠頓首曰老臣自重不足以居大位繼大將軍後上笑曰君言恭謙君而不可尚誰可者安世深辭弗能得後數日竟拜為大司馬車騎將軍領尚書事安世職典樞機以謹慎周密自著外內無間每定大政已決輒移病出移書聞有詔令乃驚使吏之丞相府問焉自朝廷大臣莫知其與議也與議曰預。

嘗有所薦其人來謝安世大恨以為舉賢達能豈有私謝

邪絕弗復為通有即功高不調自謂徒安世應曰君之

功高明主所知人臣執事何長短而自言平絕不許已而

即果遷莫府長史遷辭去之官安世問以過失長史曰將

軍為明主股肱而士無所進論者以為譏安世曰明主在

上賢不肖較然臣下自脩而已何知士而薦之其欲匿名

迹遠權執如此執于為光祿勳即有醉小便殿上主事

白行法安世曰何以知不反水漿邪如何以小過成罪其

隱人過失皆此類也。安世自見父子尊顯懷不自安初

安世兄賀為掖廷令而宣帝以皇曾孫收養掖廷賀所以



視養相循恩甚密焉及壯大賀教書令受詩為取許妃以家財聘之及帝即位而賀已死無子子安世小男彭祖上封為陽都侯安世以父子封侯在位太盛乃辭祿詔都內別減張氏無名錢以百萬數都內主藏官也安世以還宮官不薄也安世尊為公侯食邑萬戶然身衣弋綈夫人自紡績家童七百人皆有手技作事內治產業累積纖微是以能殖其貨富於大將軍光天子甚尊憚大將軍然內親安世心密於光焉。元康四年春安世病上疏歸侯乞骸骨天子報曰將軍年老被病朕甚閔之雖不能視事折衝萬里君先帝大臣明於治亂朕所不及得數問焉何憾而上書歸侯印減音

薄朕忘故非所望也願將軍彊餐食近醫藥專精神以輔天年安世復疆起視事至秋薨謚曰敬侯。初安世長子千秋與霍光子禹俱為中郎將將兵隨度遼將軍范明友擊烏桓遠謁大將軍光光問千秋戰鬪方畧山川形勢千秋口對兵事畫地成圖無所忘失光復問禹禹不能記曰皆有文書光由是賢千秋以禹為不材嘆曰霍氏世衰張氏興矣及禹誅滅而安世子孫相繼自宣元以來為侍中中常侍諸曹散騎列校尉者凡十餘人功臣之世惟有金氏張氏親近貴寵比於外戚

互註論定策功比於陳平杜延年傳甘露三年圖形麒麟



閣見蘇武傳

替自漢興以來侯者百數保國持寵未有若富平者也
湯雖酷烈及身蒙咎其推賢揚善固宜有後安世寢道
滿而不溢賀之除德亦有助云

叙傳張湯遂達用事任職媚茲一人日盱忘食既成寵
祿亦罹外屢安世溫良塞淵其德子孫遵業全祿保國

杜周傳子延年

杜周南陽杜衍人也義縱為南陽太守以周為爪牙薦之
張湯為廷尉史奏事中意任用與減宣更為中丞者十餘
歲更行反周少言重遲而內深次骨宣為左內史周為廷尉

其治大抵倣張湯而善候伺上所欲擿者擿音躄因而陷

之上所欲釋久係待問而微見其寃狀客有謂周曰君為
天下決平不循三尺法以三尺竹書法律專以人主意指為獄獄

者固如是乎周曰三尺安出哉前主所是著為律後主所
是疏為令當時為是何古之法乎至周為廷尉詔獄亦益

多矣二千石係者新故相因不減百餘人郡吏大府舉之
廷尉舉皆也言郡吏大府獄事皆一歲至千餘章章大者

連逮證案數百小者數十人遠者數千里近者數百里會
獄吏因責如章告劾不服以掠笞定之。後為執金吾逐

捕祭弘羊衛皇后昆弟子刻深上以為盡力無私遷御史



大夫。始周為廷史有一馬及久任事列三公而兩子夾河為太守家世累巨萬治皆酷暴唯少子延年行寬厚云

杜延年傳

延年字幼公亦明法律昭帝初立霍光秉政以延年三公子吏材有餘補軍司空律管軍司空軍司空各二人上官桀父子與蓋主燕王謀為逆亂延年以聞桀等伏辜延年封為建平侯延年本霍光吏首發大奸有忠節由是擢為太僕右曹給事中。光持刑罰嚴延年輔之以寬論議持平合和朝廷見國家承武帝奢侈師旅之後數為大將軍光言年歲比不登流民未盡還宜脩孝文時政示以儉約寬和順天心

說民意年歲宜應光納其言舉賢良議罷酒榷鹽鐵皆延年發之。昭帝崩昌邑王即位廢光張安世與大臣議所立時宣帝養於掖廷號皇曾孫與延年中子佗相愛善延年知曾孫德美勸光安世立焉。宣帝即位褒賞大臣延年以定策安宗廟詔有司論定策功大司馬大將軍光功德過太尉絳侯周勃車騎將軍安世丞相楊敞功比丞相陳平前將軍韓增御史大夫蔡誼功比穎陰侯灌嬰大僕杜延年功比朱虛侯劉章後將軍趙充國大司農田延年少府史樂成功比典客劉德皆封侯益土。延年為人安和久典朝政上任信之出即奉駕入給事中居九卿位十



餘年賞賜賂遺皆數千萬。光薨後子禹與宗族謀反上以延年霍氏舊人坐免官後復召拜為北地太守延年以故九卿外為邊吏治郡不進不為收也上以重書讓延年延年迺選用良吏捕係豪彊郡中清淨仲馮曰係當作繫字之居歲餘上使謁者賜延年爾書黃金三十斤徙為西河太守治甚有名。五鳳中徵入為御史大夫是時四夷和海內平延年視事三歲以老病乞骸骨天子優之賜安車駟馬罷就弟薨謚敬侯。子緩嗣緩六弟五人至大官惟中弟欽官不至而最知名

互註明於法度曉國家故事治有能名見丙吉傳

杜欽傳

欽字子夏少好經書家富而自偏盲故不好為吏茂陵杜鄴與欽同姓字俱以材能稱京師故衣冠謂欽為盲杜子夏以相別木冠謂士大夫也欽惡以疾見詆詆丁乃為小冠高廣財二寸財與才同古通用字由是京師更謂欽為小冠杜子夏而鄴

為大冠杜子夏云。時帝舅大將軍王鳳以外戚輔政求

賢知自助鳳深知欽能奏請欽為大將軍軍武庫令職間

無事開音欽所好也欽為人深博有謀自上為太子時以

好色聞及即位成帝皇太后詔采良家女欽因說鳳曰禮一

娶九女所以極陽數廣嗣重祖也陽數一三五七九九數之極也天子一娶九女

西漢書卷之五十一 杜欽傳 一



夏殷故后妃有貞淑之行則胤嗣有賢聖之君制度有威儀之節則人君有壽考之福廢而不由則女德不厭女德不厭則壽命不究於高年書云或四三年言失欲之生害也失讀曰佚與逸同男子五十好色未衰婦人四十容貌改前以改前之容待於未衰之年而不以禮為制則其原不可救今聖主當於春秋未有適嗣將軍輔政宜因始初之隆建九女之制詳擇有行義之家求淑女之質母必有聲色音技能為萬世大法鳳白之太后太后以為故事無有欽復重言重直用反詩云啟鑒不遠在夏后之世刺戒者至迫近而省聽者常怠忽可不慎哉前言九女畧陳其禍福甚可悼

懼易曰正其本萬事理凡事論有疑未可立行者求之往

古則典刑無考之來今則吉凶同卒搖易之則民心惑千卒

忽若是者誠難施也今九女之制合於往古無害於今不

逆於民心至易行也行之至有福也將軍輔政而不蚤定

非天下之所望也鳳不能自立法度循故事而已欽乞骸

骨去。後有日食地震之變詔舉賢良方正能直言士合

陽侯梁放舉欽欽上對曰臣聞日食地震陽微陰盛也臣

者君之陰也子者父之陰也妻者夫之陰也夷狄者中國

之陰也春秋日蝕三十六地震五或夷狄侵中國或政權

在臣下或婦乘夫或臣子背君父事雖不同其類一也臣



竊觀人事以考變異則本朝大臣無不自安之人外戚親

屬無乖刺之心刺力關東諸侯無疆大之國三垂蠻夷無

逆理之節三垂謂東南西北始為後宮何以言之日以戊申蝕時加

未戌未土也土者中宮之部也其夜地震未央宮殿中此

必適妾將有爭寵相害而為患者適讀日准陛下深戒之變

感以類相應人事失於下變象見於上能應之以德則異

咎消亡不能應之以善則禍敗至高宗遭雉之戒飭已

正事享百年之壽放道復興要在所以應之應之非誠不

立非信不行宋景公小國之諸侯耳有不忍移禍之誠出

人君之言三熒惑為之退舍熒惑守心太史請移之於大臣及國人與歲公請不聽天

感其誠熒惑為之退舍以陛下聖明內推至誠深思天變何應而不

感何搖而不動孔子曰仁遠乎哉唯陛下正后妾抑女寵

防奢泰去佚游躬節以親萬事數御安車由輦道親二宮

之饗膳致昏晨之定省如此即堯舜不足與比隆咎異何

足消滅如不留聽於庶事不論材而授位殫天下之財以

奉淫侈置萬姓之力以從耳目從讀日近諂諛之人而遠公

方信讒賊之臣以誅忠良賢俊失位當穴大臣怨於不以

以用雖無變異社稷之憂也天下至大萬事至衆祖業至

重誠不可以佚豫為不可以奢泰持也唯陛下忍無益之

欲以全衆庶之命臣欽愚臆言不足采。其夏上盡召直



言之士詰白虎駁對策曰天地之道何貴王者之法何如六經之義何上人之行何先取人之術何以也用當世之治何務各以經對欽對曰臣聞天道貴信地道貴貞不信不貞萬物不生天地之所貴也王者承天地之所生理而成之昆蟲草木靡不得其所王者法天地非仁無以廣施非義無以正身克己就義恕以及人六經之所上也

不孝則事君不忠泄官不敬戰陳無勇朋友不信孔子曰孝無終始而患不及者未之有也孝人行之所先也觀本行於鄉黨考功能於官職達觀其所舉富觀其所予窮觀其所不為之觀其所不取近觀其所為

仲馮曰當云近來觀其所為主

觀其所主取人之術也殷因於夏尚質周因於殷尚文今

漢家承周秦之敝宜抑文尚質廢奢長儉表實去偽孔子

曰惡紫之奪朱當世治之所務也臣竊有所憂言之則拂

心逆指不言則漸日長為禍不細小臣不敢廢道而求從

違忠而耦意臣聞玩色無厭必生好憎之心好憎之心生

則愛寵偏於一人愛寵偏於一人則繼嗣之路不廣而嫉

妬之心興矣如此則匹婦之說不可勝也唯陛下純德普

施無欲是從從曰此則衆庶咸說繼嗣日廣而海內

長安萬事之是非何足備言欽以前事病賜帛罷。後為

議即復以病免徵詣大將軍莫府國家政謀鳳常與欽慮



之數稱達名士王駿韋安世王延世等救解馮野王王尊
 胡常之罪過及繼功臣絕世墳撫四夷墳竹及當世善政多
 出於欽者。見鳳專政大重戒之曰昔周公身有至聖之
 德屬有叔父之親而成王有獨見之明無信讒之聽然管
 蔡流言而周公懼穰侯昭王之舅也穰侯再權重於秦威震
 鄰敵有旦暮偃伏之愛報切王旦夕心不介然有間然范
 睢起徒步由異國無雅信開一朝之說而穰侯就封睢為丞相
穰侯及近者武安侯之見退三事之跡相去各數百歲若
 合符節甚不可不察願將軍由周公之謙懼損穰侯之威
 放武安之欲毋使范睢之徒得聞其說問居反項之復日蝕

京兆尹王章上封事求見果言鳳專權蔽主之過宜廢勿
 用以應天變於是天子感寤召見章與議欲退鳳鳳甚憂
 懼欽令鳳上疏謝罪乞骸骨文指甚哀太后涕泣為不食
 上少而親倚鳳亦不忍廢復起鳳就位上令尚書劾奏京
 兆尹章章死詔獄衆庶冤之以譏朝廷欽欲救其過復說
 鳳曰京兆尹章所坐事密吏民見章素好言事以為不坐
 官職疑其以日蝕見對有所言也假令章內有所犯雖陷
 正法事不暴揚自京師不曉况於遠方恐天下不知章實
 有罪而以為坐言事也如是塞爭引之原損寬明之德欽
 愚以為宜因章事舉直言極諫並見即從官展盡其意加



於往前以明示四方使天下咸知主上聖明不以言罪下也若此則流言消釋疑惑著明鳳白行其策欽之補過將美皆此類也優游不仕以壽終。欽兄緩以列侯奉朝請薨子業嗣

互註說王鳳言聖主務盛內不求外今遣使者非久

長計

杜業傳

業有材能以列侯選復為太常數言得失不事權貴與翟方進淳于長不平長有罪當就國長舅紅陽侯與業書願勿復用前事相侵丞相史搜得書奏業總請不敬坐免就

國其春方進薨業上書言方進本與長深結厚更相稱薦

長陷大惡獨得不坐又無恐懼之心反因時信其邪辟

仲辟報睚此怨也一說睚五解反解仕解又刑罰無平

在方進之筆端方進素與師丹相善案丹行能無異者但

以附從方進迺獲尊官專作威福阿黨所厚排擠英俊瑣

証託公報私無所畏懼欲以重轡天下轡音天下莫不望

風而靡自尚書近臣皆結舌杜口骨肉親屬莫不股栗威

權泰盛而不忠信非所以安國家也今聞方進卒病死

不以尉示天下反復賞賜厚葬唯陛下深思往事以戒

來今會成帝崩哀帝即位業復上書曰王氏世權日久朝

西漢書卷之第五 杜業傳 十四



無骨鯁之臣體亦宗室諸侯微弱與繫囚無異自衛史以
 上至於太史皆權臣之黨薛宣有不養母之名張禹姦人
 之雉惑亂朝廷使先帝負謗於海內尤不可不慎陛下初
 即位謙讓未遑孤獨特立莫可據仗權臣易世意若探湯
 宜蚤以義割恩安百姓心竊見朱博忠信勇猛材畧不世
 出誠國家雄俊之寶臣也宜徵博置左右以填天下填竹
 則陛下可高枕而卧矣又言宜為恭王立廟京師以章
 孝道前後所言皆合指施行朱博不見拔用哀帝崩王莽
 秉政業憂恐發病死

互註言唐以萬國致時雍之政詳見功臣表

贊曰張湯杜周並起文墨小吏致位三公列於酷吏而
 俱有良子德器自過言其子德器各過二人之身爵位尊顯繼世立
 朝相與提衡評也言至于建武杜氏爵廼獨絕迹其福
 祚元功儒林之後莫能及也自謂唐杜苗裔豈其然乎
在周為唐杜氏及欽浮沉當世好謀而成以建始之初深陳女
 戒終如其言庶幾乎關雎之見微非夫浮華博習之徒
 所能規也業因勢而抵阨駭也音說一說讀稱朱博毀
 師丹愛憎之義可不畏哉

叙傳杜周治文唯上淺深用取世資幸而免身延年寬
 和列于名臣欽用材謀有異厥倫



張騫傳 事武帝

張騫漢中人也建元中為郎時匈奴降者言匈奴破月氏

王月氏西域胡國氏音支以其頭為飲器月氏遁而怨匈奴無與共

擊之漢方欲事滅胡聞此言欲通使道必更匈奴中更工

廼募能使者騫以郎應募使月氏與堂邑奴甘父仲馮曰

直是此人名號印非謂堂邑氏之奴名甘父也按胡人名號多以奴為號又後言堂邑父益知其人自氏堂邑名奴

也甘父俱出隴西徑匈奴得之留騫十餘歲予妻有子

然騫持漢節不失騫因與其屬亡鄉月氏鄉音日西至大宛

大宛聞漢之饒財欲通不得見騫喜問欲何之騫曰為漢

使月氏而為匈奴所閉道脫亡唯王使人道送我道讀誠

得至反漢漢之賂遺王財物不可勝言大宛以為然遣騫

為發道驛抵康居康居傳致大月氏大月氏王已為胡所

殺立其夫人為王既臣大夏而君之又自以遠遠漢下遠

反殊無報胡之心騫從月氏至大夏竟不能得月氏要領

凡持衣者執要以領言不得月氏意趣故以為喻要一達反留歲餘還復為匈奴所得

留歲餘單于死國內亂騫與胡妻及堂邑父俱亡歸漢拜

騫大中大夫堂邑父為奉使君。騫為人彊力寬大信人

蠻夷愛之騫身所至者大宛大月氏大夏康居而傳聞其

旁大國五六具為天子言其地形所有曰臣在大夏時見

印竹杖蜀布問安得此曰賈人往市之身毒國毒音篤一



屠胡是也耶
故佛道者

國有大夏東南可數千里其民乘象以戰其

國臨大水焉有蜀物此其去蜀不遠矣天子既聞大宛及

大夏安息之屬皆大國多奇物土著著在頗與中國同俗

而兵弱貴漢財物其北則大月氏康居之屬在疆可以賂

遺設利朝也誠得而以義屬之則廣地萬里重九譯致殊

俗威德徧於四海天子欣欣以騫言為然廼令因蜀犍為

發間使數道並出終莫得通初漢欲通西南夷費多罷之

及騫言可以通大夏廼復事西南夷騫以校尉從大將軍

擊匈奴知水草處軍得以不乏廼封騫為博望侯是歲元

朔六年也後二年騫與李廣俱出右北平擊匈奴後期當

斬贖為庶人。後二年漢擊走單于於幕北天子數問騫

大夏之屬騫既失侯因曰臣居匈奴中聞烏孫王號昆莫

報父怨西攻大月氏大月氏西走昆莫略其眾因留居兵

稍彊今單于新困於漢而昆莫又貪漢物誠以此時厚賂

烏孫漢遣公主為夫人結昆弟其勢宜聽則是斷匈奴右

臂也既連烏孫自其西大夏之屬皆可招來而為外臣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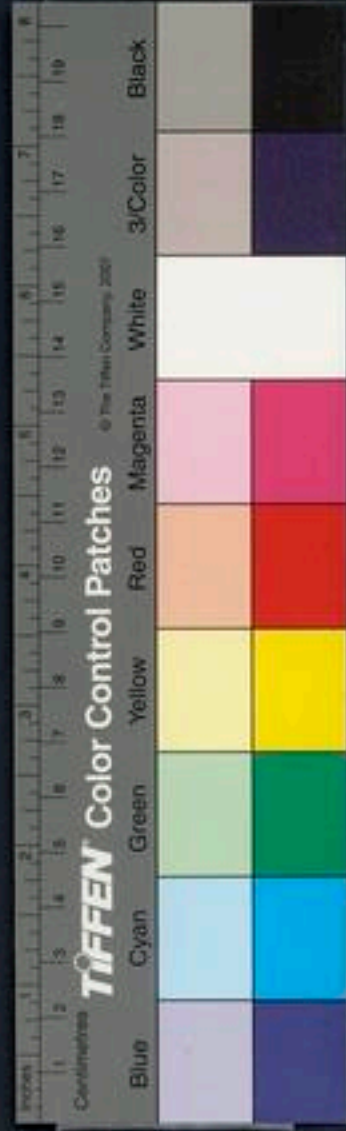
子以為然拜騫為中郎將將三百人馬各二匹牛羊以萬

數齎金幣帛直數千鉅萬多持節副使道可便遣之旁國

騫既至烏孫致賜諭指未能得其夾騫即分遣副使使大

宛康居月氏大夏烏孫發譯道送騫道遠與烏孫使數十

百餘人



人馬數十匹報謝因令窺漢知其廣大竊還拜為大行歲
餘竊卒後歲餘其所遣副使通大夏之屬者頗與其人俱
來於是西北國始通於漢矣然竊鑿空孔也猶言鑿其孔穴也諸後
使往者皆稱博望侯為質於外國外國由是信之其後烏
孫竟與漢結婚。初天子發書易曰發書易以下神馬當從西
北來得烏孫馬好名曰天馬乃得宛汗血馬益壯更名烏
孫馬曰西極馬宛馬曰天馬云漢始築令居以西音來
初置酒泉郡以通西北國而天子好宛馬使者相望於道
漢率一歲中使者多者十餘少者五六輩遠者八九歲近
者數歲而返是時漢既滅越匈奴所通西南夷皆震請吏置

牂柯越雋益州沈黎文山郡欲地接以通大夏廼遣使歲

十餘輩出此初郡

文山以上初置者

復閉昆明

為昆明所閉

為所殺

幣物於是漢發兵擊昆明斬首數萬後復遣使竟不得通

自竊開外國道以尊貴其更士爭上書言外國奇怪利害

求使天子為其絕遠非人所樂聽其言

凡人皆不樂去故有自請為使者即

遣之故妄言無行之徒皆爭相效其使皆私縣官齎

物欲賤市以私其利外國亦厭漢使度漢兵遠不能至而

禁其食物以苦漢使漢使乏絕責怨至相攻擊樓蘭姑師

小國當空道空即攻劫漢使王恢等尤甚而匈奴奇兵又

時時渡擊之使者爭言外國利害皆有城邑兵弱易擊於



是天子遣從票侯破奴趙破奴將屬國騎及郡兵數萬以擊胡胡皆去明年擊破姑師虜樓蘭王酒泉列亭鄯至玉門矣而大宛諸國發使隨漢使來觀漢廣大以大鳥卵及黎軒眩人獻於漢鳥卵如汲水之嚮眩與幻同天子大說而漢使窮河源其山多玉石采來漢使來取持來至漢天子按古圖書名河所出山曰昆侖云是時上方數巡狩海上迺悉從外國客大都多人過之則散財帛賞賜厚且饒給之以覽視漢富厚焉大月氏出奇戲諸怪物多聚觀者行賞賜酒池肉林令外國客徧觀名倉庫府藏之積欲以見漢廣大傾駭之而大宛以西皆自恃遠尚驕恣未可誦以禮羈縻而

使也漢使往既多其少從率進執於天子從才用反進執者但空進成執

之言大宛有善馬在貳師城匿不肯示漢使天子既好宛

馬聞之甘心使壯士車令等持千金及金馬以請宛王貳

師城善馬宛國饒漢物相與誅曰漢去我遠漢使數百人

為輩來常乏食死者過半是安能致大軍乎且貳師馬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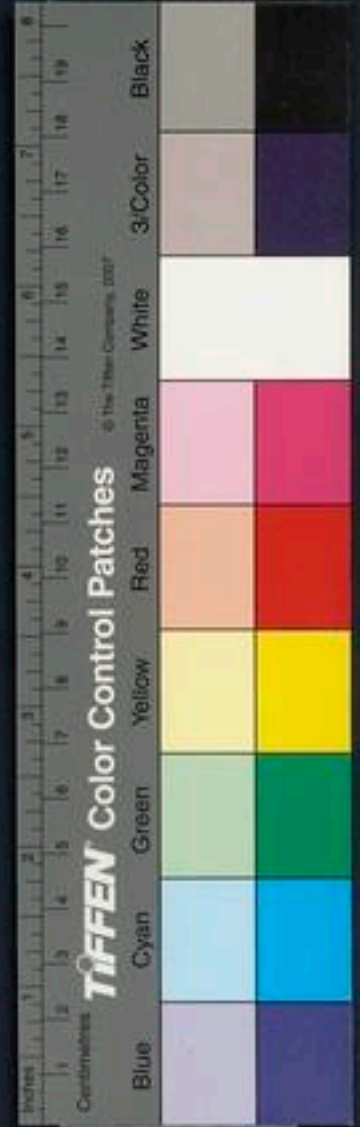
寶馬也遂不肯予漢使漢使怒妄言椎金馬而去椎直宛

中貴人怒曰漢使至輕我遣使去今其東邊郁成王遮攻

殺漢使取其財物天子大怒乃以李廣利為將軍伐之

李廣利傳 事武帝

李廣利女弟李夫人有寵於上產昌邑哀王太初元年為



貳師將軍發屬國六千騎及郡國惡少年數萬以往軍至
郁成士財有數千財與本全皆飢罷罷音疲攻郁成城郁成距之
所殺傷甚衆貳師將軍與左右計至郁成尚不能舉况至
其王都乎引而還往來二歲至敦煌士不過什一二二十中人
得選使使上書願且罷其益發而復往天子大怒使使遮
玉門關曰軍有敢入斬之貳師恐因留屯敦煌其夏漢亡
浞野之兵二萬於匈奴燧破奴後封浞野侯及公卿議者皆願罷
宛軍專力攻胡天子業出兵誅宛宛小國而不能下則大
夏之屬漸輕漢而宛善馬絕不來烏孫輪臺易苦漢使使輕
也輪臺既為外國笑乃按言伐宛尤不便者鄧光等救囚徒

杆寇盜發惡少年及邊騎歲餘而出敦煌六萬人天下騷

動轉相奉伐宛五十餘校尉發天下七十道通音曰通者曰

於是行至宛圍其城宛貴人謀曰王母寬宛王名匿善馬殺

漢使今殺王而出善馬漢兵宜解即不及力戰而死未晚

也宛貴人皆以為然共殺王持其頭遣人使貳師約曰漢

無攻我我盡出善馬恣所取而給漢軍食即不聽我我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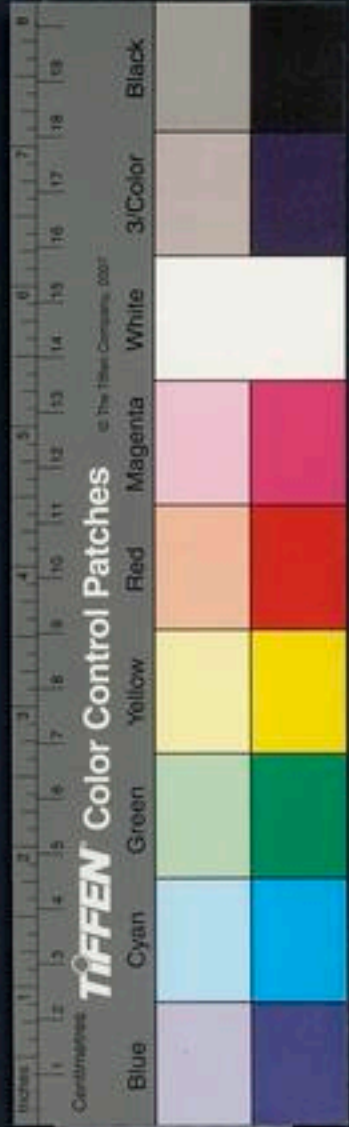
殺善馬康居之救又且至我居內康居居外與漢軍戰

孰計之何從軍吏皆以為然許宛之約宛乃出其馬令漢

自擇之而多出食食漢軍下食音漢軍取其善馬數十匹

中馬以下牝牡三千餘匹而立宛貴人之故時遇漢善者





西漢書卷之第...

本...

...

...

名昧蔡為宛王昧音本末之末與盟而罷兵終不得入中

城貳師將軍之東東出諸所過小國聞宛破皆使其子弟

從入貢獻見天子因為質焉軍還入玉門者萬餘人馬千

餘匹乃下詔曰貳師將軍廣利征討厥罪伐勝大宛獲上

首虜珍怪之物畢陳於闕其封廣利為海西侯

司馬溫公曰武帝欲族寵姬李氏而使廣利將兵伐宛

其意以為非軍功不侯不欲負高帝之約也夫軍旅大

事國之安危民之死生繫焉苟為不擇賢愚而授之欲

徼幸咫尺之功籍以為名而私其所愛不若無功而侯

之為愈也然則武帝有見於封國無見於置將謂之能

守先帝之約臣曰過矣

征和三年貳師復將七萬騎出五原擊匈奴兵敗降匈奴

為單于所殺

互註捐五萬之師靡億萬之費經四年之勞而屢獲

駿馬一千匹見陳湯傳

贊曰禹本紀山河出昆侖崑崙高二千五百里餘日月

所相避隱為光武也自張騫使大夏之後窮河原惡睹

所謂昆侖者乎石曰連河積石見河原出於積石故言

九州山川尚書近之矣至禹本紀山經所有放哉近不

可信

河漢集卷之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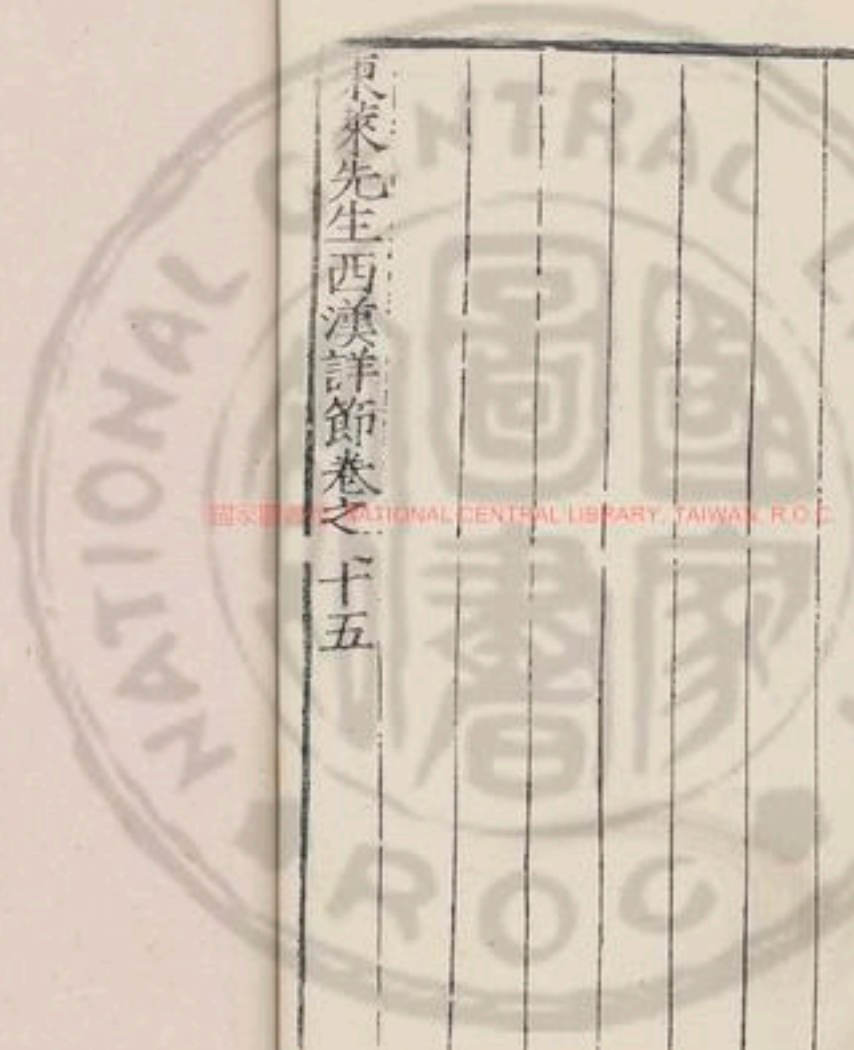
李唐書傳

二十二

目錄

叙傳博望杖節收功大夏貳師秉鉞身蒙胡社蒙者血
致死為福每生作無色貪也張騫致死封
遠笑李為利求生而死

東萊先生西漢詳節卷之十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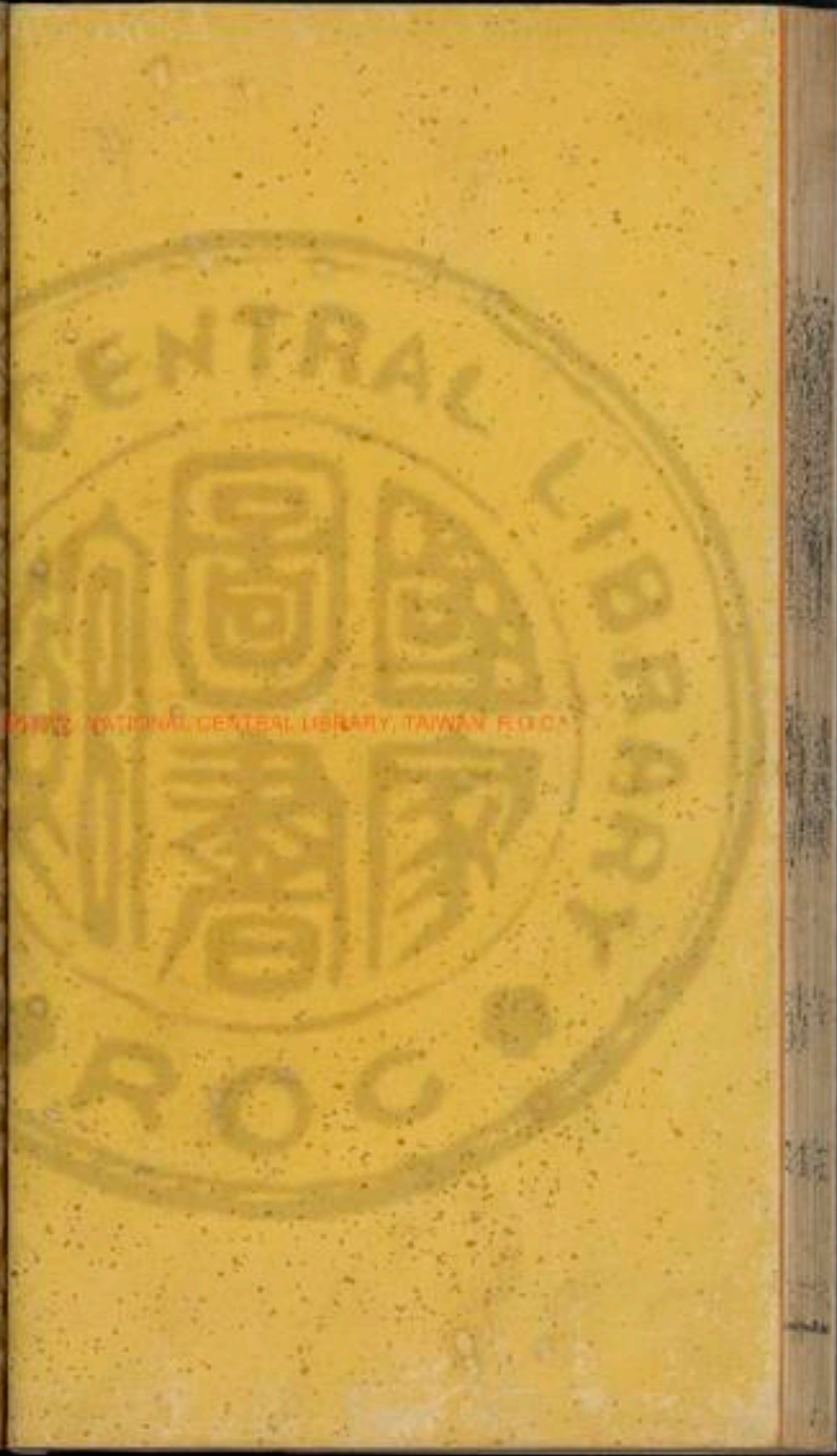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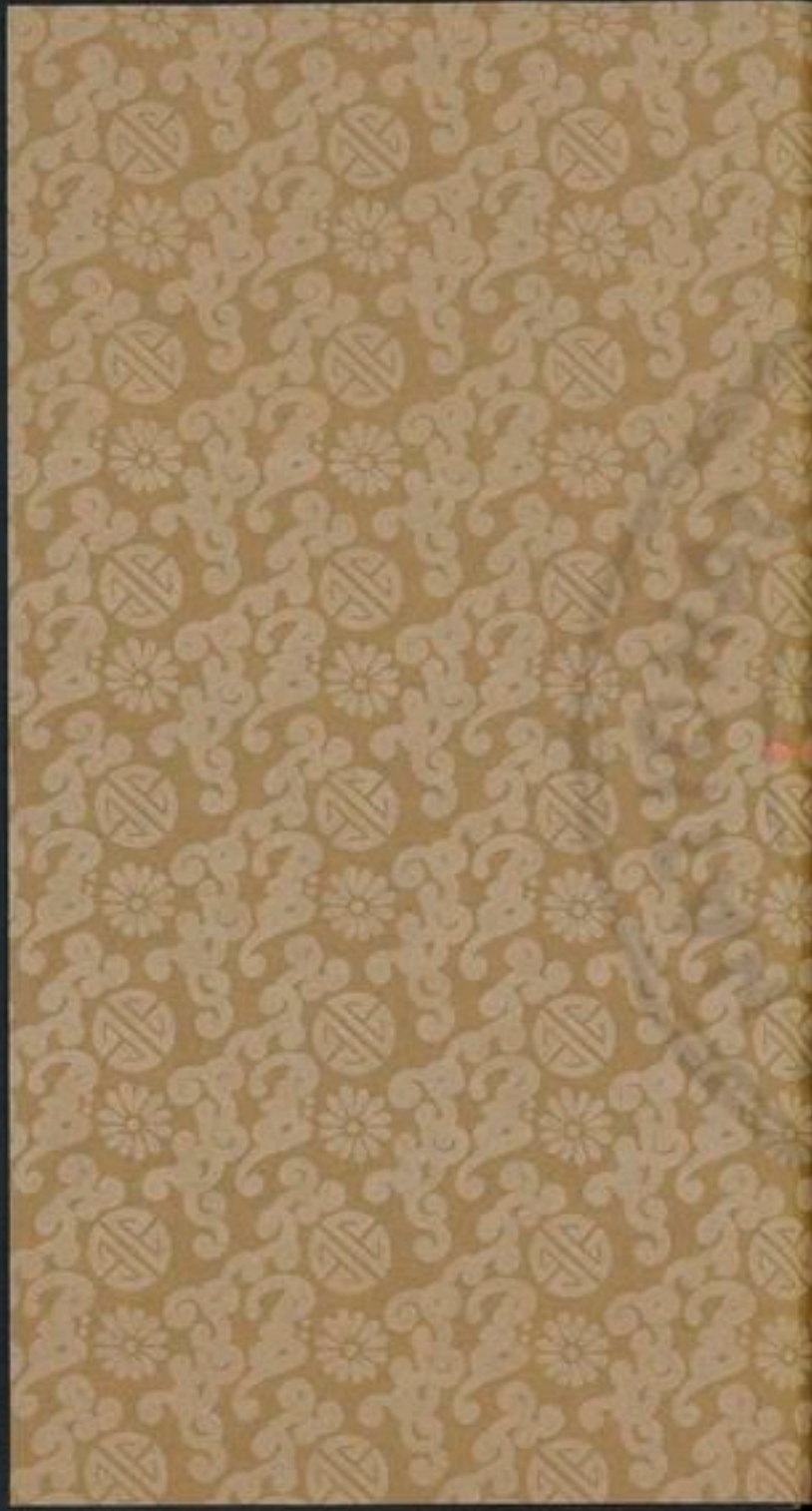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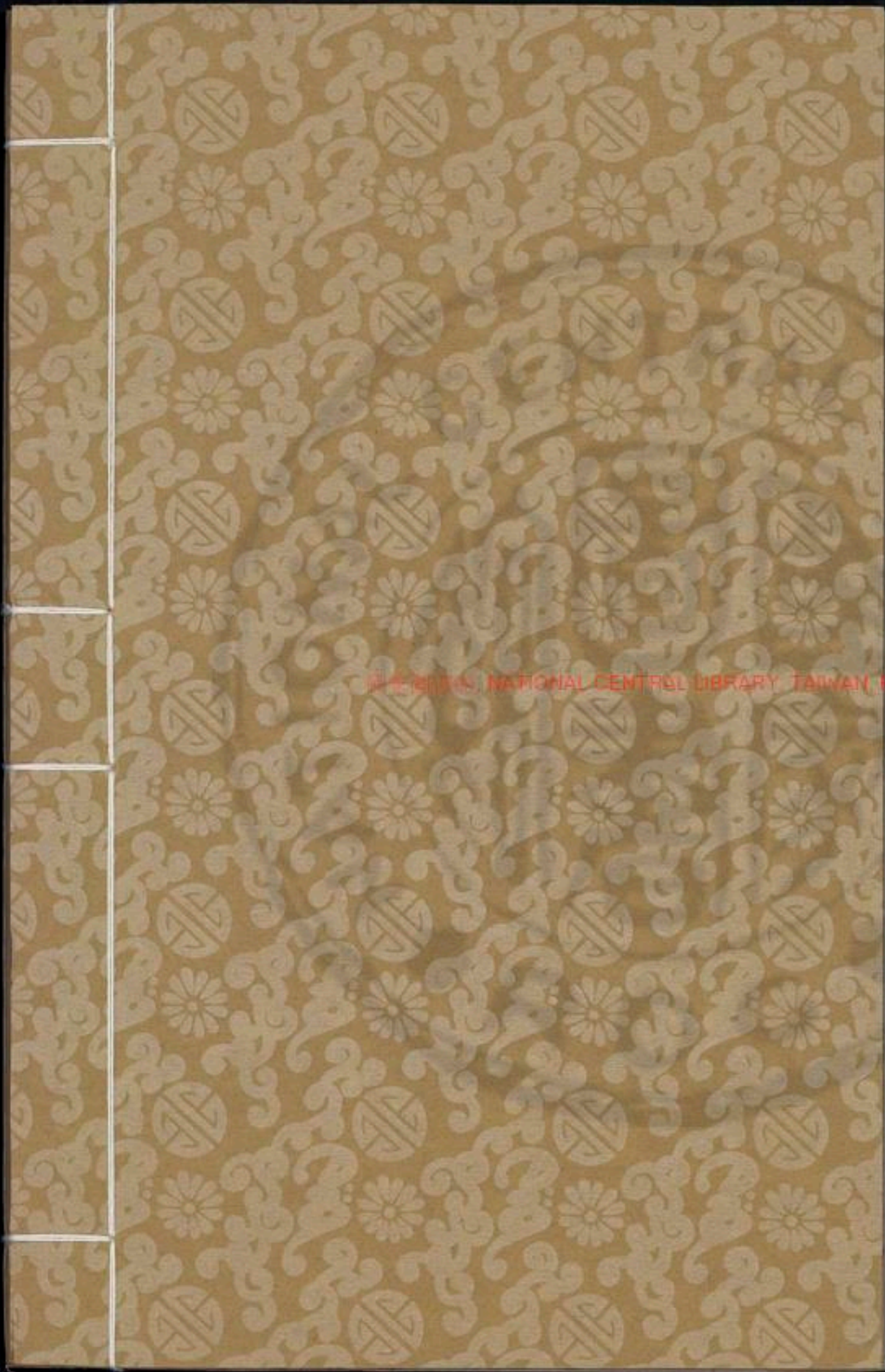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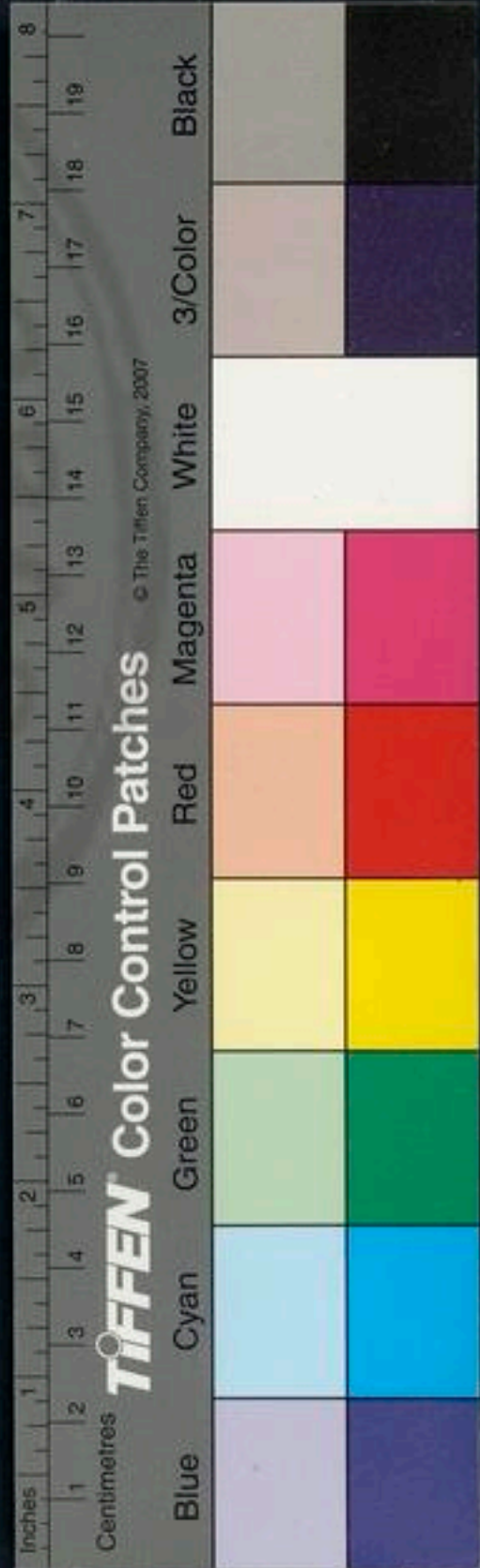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227662

457



東萊先生西漢詳節卷之十六

司馬遷傳武帝

昔在顓頊命南正重司天火正黎司地唐虞之際紹重黎

之後使復典之至于夏商故重黎氏世序天地其在周程

伯休甫其後也封為程伯休甫字也當宣王時官失其守而為司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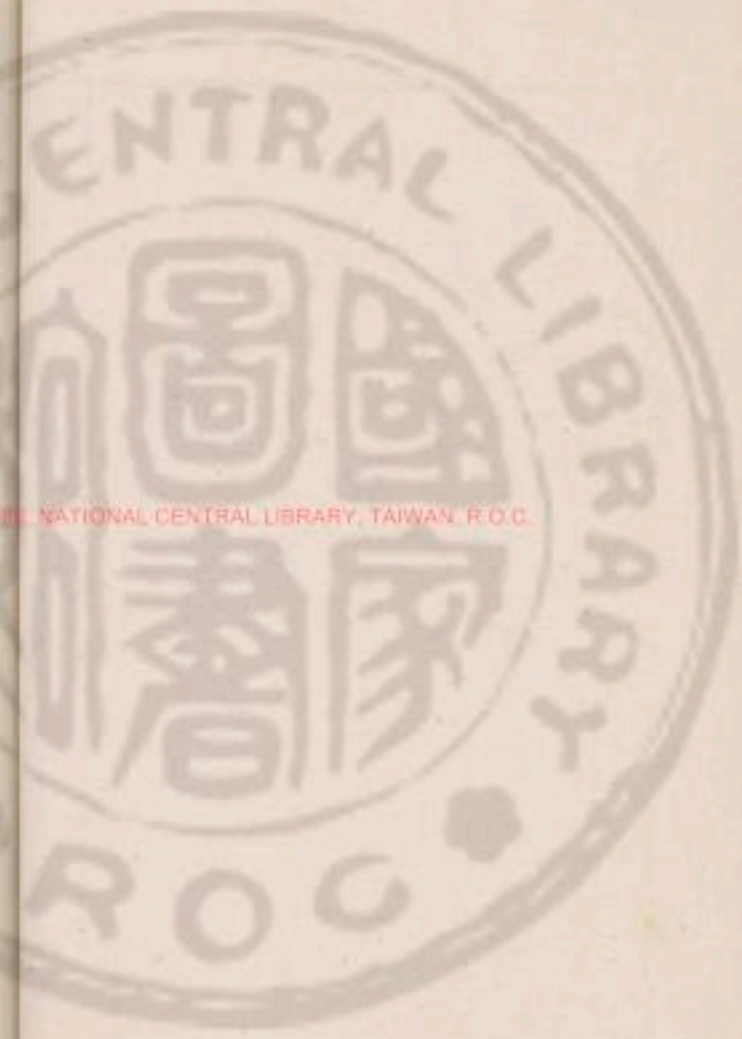
氏司馬氏世典周史惠襄之間周襄王惠王司馬氏適晉分散

或在衛或在趙或在秦其在衛者相中山在趙者以傅劍

論顯劍術之論也論未類反蒯贖其後也蒯苦怪反贖五怪反在秦者錯錯各反

與張儀爭論於是惠王使錯將兵伐蜀遂拔因而守之錯

孫靳孫昌靳音斬為秦王鐵官昌生母懌懌弋母懌生喜



喜為五大夫卒皆葬高門在夏陽喜生談談為太史公百

表無太史公談為太史令耳遷尊其父故謂之為公仲焉

曰周制外史掌四方之志布在諸侯國其位上士皆在諸

侯之卿上秦亦有之故漢儀所太史公學天官於唐都受

云太史公在丞相上謂此也易於楊何習道論於黃子景帝時人與棘固爭論上仕於

建元元封之間愍學者不達其意而師諱諱布乃後也乃論六家

之要指曰易大傳曰天下一致而百慮同歸而殊塗夫陰

陽儒墨名法道德此務為治者也直所從言之異路有省

不省耳嘗竊觀陰陽之術大詳而眾忌諱使人拘而多畏

然其叙四時之大順不可失也儒者博而寡要勞而少功

是以其事難盡從然其叙君臣父子之禮列夫婦長幼之

別不可易也墨者儉而難遵 是以其事不可徧循然其溫

本節用不可廢也法者嚴而少恩然其正君臣上下之分

不可改也名家使人儉而善六真者名家者泥者於禮位然其正名實

不可不察也道家使人精神專一動合無形澹足萬物澹字

淡其為術也因陰陽之大順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撮

法與時遷徙應物變化立俗施事無所不宜指約而易操

事小而功多。儒者則不然以為人主天下之儀表君唱

臣和主先臣隨如此則主勞臣佚至於大道之要去健羨

知雄守雌是去健也不見點聰明釋此而任術夫神太用

可欲使心不亂是去羨也則竭形太勞則敝神形蚤衰欲與天地長久非所聞也夫



陰陽四時八位十二度二十四節各有教令曰順之者昌
 逆之者亡未必然也故曰使人拘而多畏夫春生夏長秋
 收冬藏此天道之大經也弗順則無以為天下紀綱故曰
 四時之大順不可失也夫儒者以六藝為法六藝經傳以
 千萬數累世不能通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故曰博而寡
 要勞而少功若夫列君臣父子之禮序夫婦長幼之別雖
 百家弗能易也。墨者亦尚堯舜言其德行曰堂高三尺
 上階三等茅茨不剪椽椽不斷屋蓋曰茨疾茲反以茅覆屋也椽椽木也音參又音
 菜飯土簋以盛飯飲土釧飲盡悅反糲梁之食糲音辣粗米也
 藜藿之羹夏日葛衣冬日鹿裘其送死桐棺三寸舉音不

盡其哀教喪禮必以此為萬民率故天下法若此則尊卑
 無別也夫世異時移事業不必同故曰儉而難遵也要曰
 儉本節用則人給家足之道也此墨者之所長雖百家不
 能廢也。法家不別親疎不殊貴賤一斷於法則親親尊
 尊之恩絕矣可以行一時之計而不可長用也故曰嚴而
 少恩若尊主卑臣明分職不得相踰越分扶問反雖百家不能
 改也。名家苛察繳繞繳公反使人不得反其意刺決於名
刺讀與專同時失人情故曰使人儉而善失真若夫控名
又章免反責實參伍不失此不可不察也。道家無為又曰無不為
 其實易行其辭難知其術以虛無為本以因循為用無成



勢無常形故能究萬物之情不為物先後故能為萬物主
 有法無法因時為業有度無度因物與合故曰聖人不巧
 時變是守虛者道之常也因者君之綱也群臣並至使各
 自明也其實中其聲者謂之端實不中其聲者謂之欵欵空
也中竹仲反 欵言不聽姦迺不生賢不肖自分白黑迺形在所
 欲用耳何事不成迺合大道混混冥冥光耀天下復及無
 名凡人所生者神也所託者形也神大用則竭形大勞則
 敝形神離則死者不可復生離者不可復合故聖人重
 之由此觀之神者生之本形者生之具不先定其神形而
 曰我有以治天下何由哉太史公既掌天官不治民有子

曰遷生龍門耕牧河山之陽年十歲則誦古文二十而南

游江淮上會稽探禹穴窺九疑會稽山名禹於此會諸侯之計四名曰會稽九疑山

有九浮沅湘北涉汶泗講業齊魯之都觀夫子遺風鄉射

鄒嶧鄒縣名嶧地名音釋阨困蕃薛彭城蕃縣名音反過梁楚以歸於是

遷仕為郎中奉使西征巴蜀以南畧邛笮昆明笮才各反還報

命是歲天子始建漢家之封而太史公留滯周南自陝以東不

得與從事與讀發憤且卒而子遷適友見父於河雒之間

太史公執遷手而泣曰予先周室之太史也自上世嘗顯

功名虞夏典天官事後世中衰絕於予乎女復為太史則

續吾祖矣今天子接千歲之統封泰山而予不得從行是

百集卷之第六十一 三 日



命也夫予死爾必為太史毋忘吾所欲論著矣且夫孝始於事親忠於事君終於立身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此孝之大也夫天下稱周公言其能論歌文武之德宣周召之風達大王王季思慮愛及公劉以尊后稷也幽厲之後王道缺禮樂衰孔子脩舊起廢論詩書作春秋學者至今則之自獲麟以來四百有餘歲諸侯相兼史記放絕今漢興海內一統明主賢君忠臣義士予為太史而不論載廢天下之文予甚懼焉爾其念哉遷俯首流涕曰小子不敏請悉論先人所次舊聞不敢闕卒三歲而遷為太史令續史記石室金櫃之書五年而當太初元年十一月甲子朔旦

冬至天歷始改建於明堂

諸神受記

以元新政立明堂廟諸侯及郡守受正朔

各有山川之祀故曰諸神受記

太史公曰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歲而

有孔子孔子至于今五百歲咸有能繼而明之正易傳繼春

秋本詩書禮樂之際意在比乎小子何敢攘焉攘古上大

夫壺遂曰昔孔子為何作春秋哉太史公曰余聞之董生

仲周道廢孔子為魯司寇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知時

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為天下

儀表貶天子退諸侯討大夫以達王事而已矣子曰我欲

載之空言不如見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也春秋上明三

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經紀別嫌疑明是非定猶與與讀善



善惡賢賢賤不肖存亡國繼絕世補敝起廢王道之大者也易者天地陰陽四時五行故長於變禮網紀人倫故長於行書記先王之事故長於政詩記山川溪谷禽獸草木牝牡雄雌故長於風樂樂所以立故長於和春秋辯是非故長於治人是故禮以節人樂以發和書以導事詩以達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義撥亂世反之正莫近於春秋春秋文成數萬其指數千萬物之散聚皆在春秋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社稷者不可勝數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故易曰差以毫釐謬以千里故臣弑君子弑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漸久矣有國者

不可以不知春秋以前有讒而不見後有賊而不知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經事而不知其宜遭變事而不知其權為人之君父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蒙首惡之名為人臣子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陷篡弑誅死之罪其實智以善為之而不知其義其心雖善以不知義理之故則陷於惡被之空言不敢辭趙盾不知討賊而不敢辭絳君之罪夫不通禮義之指至於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夫君不君則犯為臣下所干犯臣不臣則誅父不父則無道子不子則不孝此四行者天下之大過也以天下之大過予之受而不敢辭故春秋者禮義之太宗也夫禮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後法之所為



用者易見而禮之所為禁者難知壺遂曰孔子之時上無明君下不得任用故作春秋垂空文以斷禮義當一王之法今夫子上遇明天子下得守職萬事既具咸各序其宜夫子所論欲以何明太史公曰唯唯否否不然唯弋余聞之先人曰處戲至純厚作易八卦堯舜之盛尚書載之禮樂作焉湯武之隆詩人歌之春秋采善貶惡推三代之德褒周室非獨刺譏而已也漢興以來至明天子獲符瑞封禪改正朔易服色受命於穆清於歎辭讀曰烏言天子有於穆清遂不成澤流罔極海外殊俗重譯欵塞請來獻見者不可勝道臣下百官力誦聖德猶不能宣盡其意且士



賢能矣而不用有國者耻也主上明聖德不布聞有司之

過也且余嘗其官廢明聖盛德不載滅功臣賢士大夫之

業不述隨火墮先人所言規反罪莫大焉余所謂述故事整齊

其世傳非所謂作也而君比之春秋謬矣於是論次其文

十年而遭李陵之禍幽於囹圄繫力繼思列反迺喟然而歎曰

是予之辜夫身虧不用矣退而深思曰夫詩書隱約者欲

遂其志之思也卒述陶唐以來至于麟止武帝獲麟述以

列傳六十九記黃帝下至麟止自黃帝始紀十二表十書八世家三十

惟漢繼五帝末流接三代統業周道既廢秦撥去古文焚

滅詩書故明堂石室金鎖玉版圖籍散亂漢興蕭何次律
 令韓信申軍法張蒼為章程叔孫通定禮儀則文學彬彬
 稍進詩書往往間出自曹參薦蓋公言黃老而賈誼晁錯
 明申韓公孫弘以儒顯百年之間天下遺文古事靡不畢
 集太史公仍父子相繼養其職曰於戲養與撰同於戲讀曰烏予惟
 先人嘗掌斯事顯於唐虞至于周復典之故司馬氏世主
 天官至於余乎欽念歲罔羅天下放失舊聞王迹所興原
 始察終見盛觀衰論考之行事略三代錄秦漢上紀軒轅
 下至于茲著十二本紀既科條之矣並時異世年差不明
 作十表禮樂損益律歷改易兵權山川鬼神天人之際承

敝通變作八書二十八宿環北辰三十幅共一轂運行無

窮輔弼股肱之臣配焉忠信行道以奉主上作三十世家

扶義倣儻倣此歷反不令已失時立功名於天下作七十列傳

凡百三十篇五十二萬六千五百字為大史公書序略以

拾遺補藝古藝字成一家言協六經異傳齊百家雜語藏之

名山副在京師以竣後聖君子第七十遷之自叙云爾世自

前皆其自叙之辭而七篇缺有錄無書此後之後亡景紀自此後方班氏作遷既被刑之後為中書令尊寵任職故人益州刺史任

安予遷書責以古賢臣之義遷報之曰少卿足下少卿任安字

曩者辱賜書教以慎於接物推賢進士為務意氣勤懇

...



懇若望僕不相師用而流俗人之言隨俗人之言而流移其志僕非敢

如是也雖罷駑罷謂廢也亦嘗側聞長者遺風矣顧自以為身

殘處穢動而見尤欲益反損是以抑鬱而無誰語言無相

誰可告誰可告諺曰誰為為之上為于孰令聽之蓋鍾子期死伯

牙終身不復鼓琴何則士為知已用女為說已容說讀若

僕大節已虧缺雖材懷和隨侯珠和氏璧隨和和氏璧行若由夷終不可以

為榮適足以發笑而自貶耳點汗也僕聞之脩身者智之府

也愛施者仁之端也取予者義之符也耻辱者勇之决也

立名者行之極也士有此五者然後可以託於世列於君

子之林矣故禍莫憻於欲利憻于悲莫痛於傷心行莫醜

於辱先而詬莫大於宮刑新音刑餘之人無所比數非一

世也所從來遠矣昔衛靈公與雍涿非涿載孔子適陳非涿

歎因景監見趙良寒心景監秦同子參乘爰絲變色趙與

遷父同辭故曰同子自古而耻之夫中材之人事關於官豎莫不傷

氣况忼慨之士乎如今朝雖乏人柰何令刀鋸之餘薦天

下豪雋哉僕賴先人緒業得待罪帶轂下二十餘年矣所

以自惟上之不能納忠效信有奇策材力之譽自結明主

次之又不能拾遺補闕招賢進能顯嚴宥之士外之不能

備行伍攻城野戰有斬將搃旗之功下之不能累日積勞

取尊官厚祿以為宗族交遊光寵四者無一遂苟合取容



無所短長之效可見於此矣鄉者僕亦嘗廁下大夫之列

鄉讀陪外廷末議不以此時引維綱盡思慮今已虧形為

掃除之隸在闕茸之中闕茸無賤也吐乃欲叩首信眉叩

讀曰仲論列是非不亦輕朝廷羞當世之士耶嗟乎嗟乎

如僕尚何言哉且事本末未易明也僕少負不羈之才長

無鄉曲之譽主上幸以先人之故得奉薄技出入周衛之

中僕以為戴盆何以望天故絕賓客之知忘室家之業日

夜思竭其不肖之材力務壹心營職以求親媚於主上而

事乃有大謬不然者夫僕與李陵俱居門下素非相善也

趣舍異路未嘗銜盃酒接殷勤之歡然僕觀其為人自奇

士事親孝與士信臨財廉取予義分別有讓恭儉下人當

思奮不顧身以徇國家之急其素所蓄積也僕以為有國

士之風夫人臣出萬死不顧一生之計赴公家之難斯已

奇矣今舉事壹不當而全軀保妻子之臣隨而媒孽其短

僕誠私心痛之且李陵提步卒不滿三千深踐戎馬之地

足歷王庭垂餌虎口橫挑疆胡挑餘了反印億萬之師印讀曰

故曰印也與單于連戰十餘日所殺過當慮救死扶傷

不給旃裘之君長咸震怖乃悉徵左右賢王舉引弓之民

一國共攻而圍之轉鬪千里矢盡道窮救兵不至士卒死

傷如積然李陵一呼勞軍呼大士無不起躬流涕沫血飲



泣張空卷昌白刃北首爭死敵

沫古頽字灑面也詳內支字從于末之末卷丘羅反

又音者昌莫充反首式救反

陵未沒時使有來報漢公卿王疾皆奉觴

上壽後數日陵敗書聞主上為之食不甘味聽朝不怡大

臣愛懼不知所出僕竊不自料其卑賤

料量也音聊

見主上慘

悽怛悼誠欲效其欸欸之愚以為李陵素與士大夫絕甘

分少能得人之死力雖古名將不過也身雖陷敗彼觀其

意且欲得其當而報漢事已無可奈何其所摧敗功亦足

以暴天下僕懷欲陳之而未有路適會召問即以此指推

言陵功欲以廣主上之意塞睚眦之辭

睚眦音厓毗才賜反

未能盡

明明主不深曉以為僕沮貳師而為李陵游說遂下於理

不奉之忠終莫能自列因為誣上卒從吏議家貧財賂不

足以自贖交游莫救左右親近不為壹言身非木石獨與

法吏為伍深幽囹圄之中誰可告愬者此正少卿所親見

僕行事豈不然耶李陵既生降隕其家聲

隕從回反亦作頽

又茸以蠶室

茸人勇反推也蠶室腐刑所居溫密之室重謂拏致蠶室之中仲馮曰黃如關茸之非

為天下觀笑悲夫悲夫事未易一二為俗人所言也僕之

先人非有剖符丹書之功文史星歷近乎卜祝之間固主

上所戲弄倡優畜之流俗之所輕也假令僕伏法受誅若

九牛亡一毛與螻蟻何異而世又不能與死節者比特以

為智窮罪極不能自免卒就死耳何也素所自樹立使然



人固有一死死有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用之所趨異也
趨讀太上不辱先其次不辱身其次不辱理色其次不辱
日趨辭令其次詘體受辱其次易服受辱其次關木索被箠楚
受辱其次易毛髮嬰金鐵受辱易乎其次毀肌膚斷支體
受辱最下腐刑極矣傳曰刑不上大夫此言士節不可不
厲也猛虎處深山百獸震恐及其在穿檻之中穿才搖尾
而求食積威約之漸也故士有畫地為牢執不入削木為
吏議不對定計於鮮也未遇刑曰交手足受木索暴肌
膚受榜箠榜音幽於圜墻之中當此之時見獄吏則頭搶
地搶干視徒隸則心惕息何者積威約之勢也及已至此

言不辱者所謂彊顏耳

彊具

曷足貴乎且西伯伯也拘牖

里李斯相也具五刑淮陰王也受械於陳彭越張敖南鄉

稱孤

鄉讀

繫獄具罪絳侯誅諸呂權傾五伯伯讀囚於請

室魏其大將也衣赭關三木

二木在頤及手足

季布為朱家鉗奴

灌夫受辱居室此人皆身至王侯將相聲聞鄰國及罪至

罔加不能引決自財財與在塵埃之中古今一體安在其

不辱也由此言之勇怯執也彊弱形也審矣曷足怪乎且

人不能蚤自財繩墨之外已稍陵夷至於鞭箠之間乃欲

引節勸不亦遠乎古人所以重施刑於大夫者殆為此也

夫人情莫不貪生惡死念親戚碩妻子至激於義理者不



然乃有不待已也今僕不幸蚤失二親無兄弟之親獨身
 孤立少卿視僕於妻子何如哉且勇者不必死節怯夫慕
 義何處不勉焉僕雖怯與欲苟活天人也亦頗識去就之分
 矣何至自湛溺累紲之辱哉湛讀曰沈累方追反且夫臧獲婢妾海
之問罵奴曰猶能引決况若僕之不得已乎所以隱忍苟
 活函糞土之中而不辭者恨私心有所不盡鄙沒世而文
 采不表於後也古者富貴而名摩滅不可勝記唯儼儼非
 常之人稱焉蓋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危而作春秋屈原
 放逐乃賦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贖脚贖頓兵法
 脩列不韋遷蜀世傳呂覽呂氏春秋篇名八覽六論韓非囚秦說難孤

憤詩三百篇大抵賢聖發憤之所為作也郭下此人皆意

有所鬱結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來者及如左丘無目

孫子斷足終不可用退論書策以舒其憤思垂空文以自

見見胡僕竊不遜近自託於無能之辭網羅天下放失舊

聞考之行事稽其成敗興壞之理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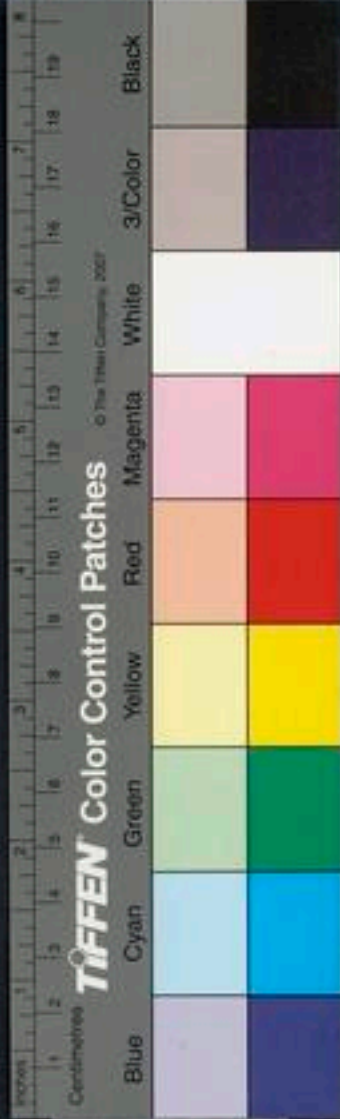
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草創未就適會此禍

惜其不成是以就極刑而無愠色僕誠已著其書滅之名

山傳之其人通邑大都其人謂能行其書者則僕償前辱之責雖萬

彼戮豈有悔哉然此可為智者道難為俗人言也且貧下

未易居下流多謗議僕以口語遇遭此禍重為鄉黨戮矣



汗辱先人亦何面目復上父母之丘墓乎雖累百世詭彌甚耳是以腸一日而九回居則復忽若有所亡出則不知所如往每念斯耻汗未嘗不發背濡衣也身直為閭閻之臣寧得自引深藏於巖穴耶故且從俗浮湛沈與時俯仰通其狂惑今少卿乃教以推賢進士無迺與僕之私指謬乎今雖欲自彫琢彫音曼辭以自解無益於俗不信祇取辱耳要之死日然後是非迺定書不能盡意故略陳固陋遷既死後其書稍出宣帝時遷外孫平通侯楊惲祖述其書遂宣布焉王莽時求封遷後為父通子

五註博物洽聞通達古今其言有補於世見劉言歷

紀廢壞宜可正上乃詔遷與兒寬等共定漢太初歷

見兒寬傳

贊曰自古書契之作而有史官其載籍博矣至孔子纂

之纂與上繼唐堯下訖秦穆唐虞以前雖有遺文其語

不經故言黃帝顓頊之事未可明也及孔子因魯史記

而作春秋而左丘明論輯其本事以為之傳輯與又纂

異同為國語又有世本錄黃帝以來至春秋時帝王公

侯卿大夫祖世所出春秋之後七國並爭秦兼諸侯有

戰國策漢興代秦定天下有楚漢春秋故司馬遷據左

氏國語采世本戰國策述楚漢春秋接其後事訖于天



漢其言秦漢詳矣至於米經據傳據者拾也分散諸家之事
 甚多疏略或有抵牾牾讀逆亦其涉獵者廣博貫穿經傳
 馳騁古今上下數千載間斯以勤矣又其是非頗繆於
 聖人論大道則先黃老而後六經序游俠則退處士而
 進姦雄述貨殖則崇執利而羞賤貧此其所蔽也然自
 劉向揚雄博極群書皆稱選有良史之材謂其善序事
 理辨而不華質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
 故謂之實錄嗚呼以遷之博物洽聞而不能以知自全
 既陷極刑幽而發憤書亦信矣迹其所以自傷悼小雅
 巷伯之倫巷伯奄官也過讒而作詩列在小雅夫唯大雅既明且哲能保

其身難矣哉

叙傳嗚呼史遷董翳以刑幽而發憤廼思廼精錯綜群
 言古今是經勒成一家大略孔明

武帝六男一人昭帝一人封王

戾太子據衛皇

孝昭帝趙婕妤

齊懷王閔王夫人

燕刺王旦李妃

廣陵厲王胥李姬

昌邑哀王髡李夫人

戾太子據元狩元年立為皇太子年七歲矣初上年二十

九乃得太子甚喜為立米子少壯漸長大也詔受公

羊春秋又從瑕丘江公受穀梁及冠就宮上為立博望苑



取其廣使通賓客從其所好故多以異端進者

司馬溫公曰古之明王教養太子為之擇方正敦良之士以為保傅師友使朝夕與之遊處左右前後無非正人出入起居無非正道然猶有滯放邪僻而陷於禍敗者焉今乃使太子自通賓客從其所好夫正直難親諂諛易合此固中人之常情宜太子之不終也

納史良娣娣音弟太子有妃有良娣有孺子有三等產子男進號曰史皇孫武帝末衛后寵衰江充用事充與太子及衛氏有隙會巫蠱事充因此為姦白言宮中有蠱氣遂至太子宮掘蠱得桐木人太子急具白皇后發中廐車載射士出武庫兵斬充

以狗與丞相劉屈氂等戰長安中擾亂言太子反以故眾

不附太子兵敗亡不得太子出亡而上怒甚壺關三老茂

上書曰堂開上臣聞父者猶天母者猶地子猶萬物也故

天平地安陰陽和調物迺成父慈母愛室家之中子迺

孝順陰陽不和則萬物夭傷父子不和則室家喪亡故父

不父則子不子君不君則臣不臣雖有粟吾豈得而食諸

昔者虞舜孝之至也而不中於瞽瞍中竹已被謗伯奇

放流骨肉至親父子相疑何者積毀之所生也今皇太子

皇帝之宗子也江充布衣之人閭閻之隸臣耳陛下顯而

用之衝至尊之命以迫釐皇太子釐千造飾奸詐群邪錯



謬是以親戚之路萬塞而不通與太子進則不得上見
 退則困於亂臣獨冤結而亡告不忍忿忿之心起而殺充
 恐懼遁逃子盜父兵以救難自免耳臣切以為無邪心惟
 陛下寬心慰意少察所親臣不勝倦倦倦倦出一旦之命
 待罪建章闕下書奏天子感寤太子之亡也東至湖名史
 捕圍太子太子自經與皇孫二人皆并遇害久之巫蠱事
 多不信上知太子惶恐無他意而車千秋復訟太子冤上
 遂擢為丞相而族滅江充家上憐太子無辜乃作思子宮
 為歸來望思之臺於湖言巴望而思之殿天下聞而悲之
 太子有遺孫一人史皇孫子王夫人男年十八即尊位是

為孝宣帝

齊懷王闕傳

齊懷王闕與燕王旦廣陵王胥同日立皆賜策各以國土
 風俗申戒焉曰嗚呼小子闕受茲青社王者以五色土為社
各以其方色土與之封于東土世為漢藩輔嗚呼念哉人
宜以白茅歸以立社之好德克明顯光義之不圖俾君子怠悉爾心允執其中
 天祿允終厥有愆不滅凶于乃國而害于爾躬王其戒之
 闕立八年薨無子國除

燕刺王旦傳

燕刺王旦賜策曰嗚呼小子旦受茲玄社封于北土世為



漢藩輔董鬻民虐老獸心以奸巧邊

少壯敗者老朕命將率徂征厥罪降旗奔師董鬻徙域

吐音萌朕命將率徂征厥罪降旗奔師董鬻徙域

曰句奴從東仲馬北州以安悉爾心毋作怨母作某德母

曰句奴從慕北乃廢備非教士不得從徵不可應召王其戒之。且為人

辨略博學經書雜說好星歷數術倡優射獵之事招致將

士及術太子敗齊懷王又薨且自以次第當立上書求人

衛上怒下其使獄武帝由是惡且遂立少子為太子帝崩

太子立是為昭帝久之旦姊蓋主郭邑主為上官桀與霍

光爭權有隙皆私與旦交通謀共殺光廢帝事發覺桀等

皆伏誅王憂憊音滿又置酒萬載宮會賓客群臣妃妾坐

飲王自歌曰歸空城兮狗不吠雞不鳴橫術何廣廣兮固

知國中之無人華容夫人起舞曰髮紛紛兮冥渠冥渠與渠骨

籍籍兮亡居母求死子兮妻求死夫裴回兩渠間兮君子

獨安居坐者皆泣天子使使者賜玉璽書曰昔高皇帝王

天下建立子弟以藩屏社稷先日諸呂大逆劉氏不絕若

髮賴絳侯等誅討賊亂尊立孝文以安宗廟非以中外有

人表裏相應故邪樊鄴曹灌携劍推鋒從高帝鑿菑除害

當占然其賞不過封侯今宗室子孫曾無暴衣露冠之勞裂地

災字而王之分財而賜之今王骨肉至親敵吾一體乃與他姓

而王之分財而賜之今王骨肉至親敵吾一體乃與他姓

而王之分財而賜之今王骨肉至親敵吾一體乃與他姓



西漢書卷之第... 異族謀害社稷如使古人有知當何面目復奉齊耐見高祖之廟乎且得書以紿自絞謚曰刺

廣陵厲王胥傳

廣陵厲王胥賜策曰小子敬受茲赤社封于南土世為漢藩輔古人有言曰大江之南五湖之間其人輕心揚州保強三代要服不及以正政也要服荒服之內要一逸反烏乎采爾心祗祗兢兢迺惠迺順毋恫好逸毋爾宵人宵音通言惟法惟則王其戒之胥壯大好倡樂逸將力扛同音通言惟法惟則空手搏熊羆猛獸動作無法度故終不得為漢嗣宣帝即位胥令文文音祝詛事發覺以綬自絞謚曰厲

昌邑哀王髆傳

髆音博

昌邑哀王髆立十一年薨子智嗣立十三年昭帝崩無嗣大將軍霍光徵王賀典喪賀即位二十七日行淫亂光白皇后廢賀初賀在國時數有怪王惡之問郎中令龔遂遂叩頭曰臣數言危亡之戒大王不說龔遂曰夫國之存亡豈在臣言哉願王內自揆度度徒反大王誦詩三百五篇人事決決子反王道備王之所行中詩一篇何等也言王所行皆不合法度當於何詩之文徵既即位後王夢青蠅之矢積西階東可五六石以屋版瓦覆發視之青蠅矢也以問遂遂曰陛下之詩不云乎猶言陛下所讀之詩營營青蠅止于藩愷悌君子毋信讒

言陛下在側讒人衆多如是青蠅惡矣惡即也宜進先帝大臣子孫親近以為左右如不忍昌邑故人不忍謂不信用也讒諛必有凶咎願詭禍為福皆放逐之賀不用其言卒至於廢

於廢

贊曰巫蠱之禍豈不哀哉此不惟一江充之辜亦有天時非人力所致焉建元六年蚩尤之旗見其長竟天後

遂命將出征略取河南建置朔方其春矣太子生仲馮曰茂

十年兵所誅屠夷滅死者不可勝數及巫蠱事起京師

流血僵尸數萬太子父子皆敗故太子生長於兵與之

終始何獨一孽臣哉秦始皇帝即位三十九年內平六

國外攘四夷死人如亂麻秦骨長城之下頭顱相屬於

道殞之不一日而無兵由是山東之難興四方潰而逆

秦秦將吏外畔賊臣內叛亂作蕭牆謂屏牆也禍成二世故

曰兵猶火也弗戢必自焚信矣是以倉頡作書止戈為

武聖人以武禁暴整亂止息兵戈非以為殘而興縱之

也易曰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君子履信

思順自天祐之吉無不利故車千秋推明蠱情章太子

之冤千秋材知未必能過人也以其銷惡運過亂原因

衰激極道迎善氣傳得天人之祐助云傳引也



叙傳孝武六子昭齊亡嗣燕刺謀逆廣陵祝詛昌邑短命昏賀失據戾園不幸宜承天序

嚴助傳 事武帝

嚴助會稽吳人嚴夫子子也 夫子嚴也 或言族家子也 亦云

之子也 郡舉賢良對策百餘人武帝善助對繇是擢助為中

大夫後得朱買臣吾丘壽王司馬相如主父偃徐樂嚴安

東方朔枚臯膠倉終軍嚴葱奇等並在左右。是時征伐

四夷開置邊郡軍旅數發內政制度朝廷多事妻舉賢良

文學之士 婁古 公孫弘起徒步勤竿至丞相開東閣延賢

人與謀議朝覲奏事因言國家便宜上令助等與大臣辨

論中外相應以義理之文大臣數詘 黜丘 其尤親幸者東

方朔枚臯嚴助吾丘壽王司馬相如相如常稱疾避事朔

臯不根持論上頗俳優玄思惟助與壽王見任用而助最

先進。建元三年閩越舉兵圍東甌東甌告急於漢時武

帝年末二十以問太尉田蚡 通鑑考異曰史記東越族書

子問太尉田蚡按是時蚡不為太尉云太尉誤蚡以為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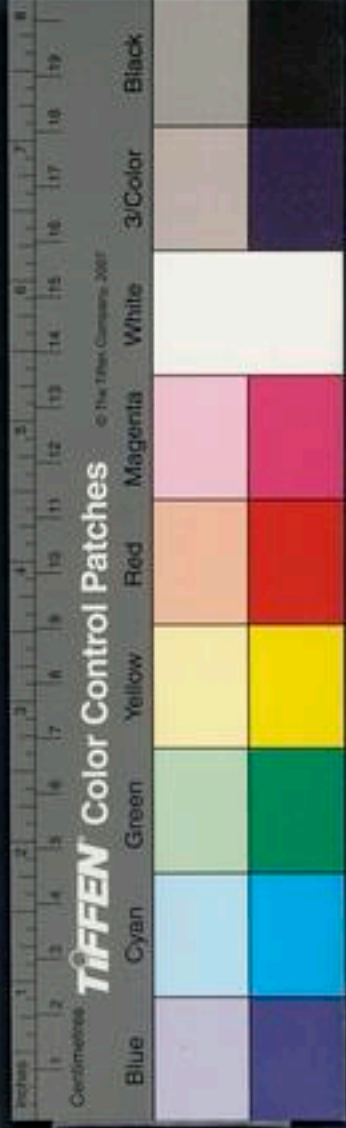
也下云太尉不足與計蓋追呼其官或亦誤耳蚡以為越

人相攻不足煩中國也自秦時葉不屬 不臣屬 於是助詰

蚡曰特患力不能救德不能覆誠能何故棄之且秦舉咸

陽而棄之何但越也今小國以窮困來告急天子不振尚

安所愬又何以子萬國乎上曰太尉不足與計吾新即位



不欲出虎符發兵郡國迺遣助以節發兵會稽會稽守欲
 距法不為發以法非也助乃斬一司馬諭意指遂發兵浮
 海救東甌未至閩越引兵罷。後三歲閩越復興兵擊南
 越南越守天子約不敢擅發兵而上書以聞上多其義大
 為發兵遣兩將軍將兵誅閩越淮南王安上書諫曰陛下
 臨天下布德施惠緩刑罰薄賦歛哀鰥寡恤孤獨養耆老
 振墮之盛德上隆和澤下洽近者親附遠者懷德天下懾
 然叶反人安其生自以沒身不見兵革今聞有司舉兵將
 以誅越臣安切為陛下重之越心方外之地剗髮文身之民
 也葉古不可以冠帶之國法度理也自三代之盛胡越不

與受正朔

曰讀非

疆弗能服威弗能制也以為不居之地

不牧之民

不足以煩中國也古者封內甸服封外侯服侯

衛賓服

侯衛二服

蠻夷要服要一戎狄荒服遠近勢異也

自漢初定已來七十二年吳越人相攻擊者不可勝數然

天子未嘗舉兵入其地也臣聞越非有城郭邑里也處谿

谷之間篁竹之中

竹田曰篁

習於水鬪使於用舟地深昧

而多水險中國之人不知其執阻而入其地雖百不當其

一得其地不可郡縣也攻之不可暴取也以地圖察其山

川要塞相去不過寸數而間獨數百里阻險林叢弗能

盡著

竹助

視之若易行之甚難天下賴宗廟之靈方內大



寧戴白之老不見兵革民得夫婦相守父子相保陛下之
 德也越人名為藩臣首耐之奉不輸大內也都內一卒之用
 不給上事自相攻擊而陛下發兵救之是反以中國而勞
 蠻夷也且越人愚戇輕薄百約反覆其不用天子之法度
 非一日之積也壹不奉詔舉兵誅之臣恐後兵革無時得
 息也間者數年歲比不登民待賣爵替子以接衣食替質也一
云今子出說願陛下德澤振救之得毋轉死溝壑四年不
 登五年復蝗民生未復復扶今發兵行數千里資糴糧入
 越地音音輿輻而踰領輻音今竹輿挖舟而入水挖音
也音行數百千里夾以深林叢竹水道上下擊石林中多窺

蛇猛獸埃夏月暑時歐泄霍亂之病泄戈相隨屬也屬也

欲曾未施兵接刃死傷者必衆矣臣聞軍旅之後必有凶

年言民之各以愁苦之氣薄陰陽之和感天地之精而災

害為之生也陛下德配天地明象日月恩至禽獸澤及草

木一人有飢寒不終其天年而死者為之悽愴於心今方

內無狗吠之警而使陛下甲卒死亡暴露中原露漬山谷

邊境之民為之早閉晏開朝不及夕臣安竊為陛下重之

不習南方地形者多以越為人衆兵彊能難邊城為邊城

淮南全國之時多為邊吏臣竊聞之與中國異限以高山

人迹所絕車道不通天地所以隔外內也其入中國必下



領水領水之山峭峻漂石破舟不可以大船載食糧下也
 越人欲為變必先田餘于界中今鄣積食糧乃入伐材治
 船邊城守候誠謹越人有入伐材者輒收捕焚其積聚雖
 百越奈邊城何且越人綿力薄材不能陸戰又無車騎弓
 弩之用然而不可入者以保地險而中國之人不能其水
 土也能堪臣聞越甲卒不下數十萬所以入之五倍乃足
 輓車奉饗者挽音晚不在其中南方暑溼近夏癘熱濕
 病丁病丁暴露水居蝮蛇蠱生蠱音疾癘多作兵未血刃而病
 死者什二三雖舉越國而虜之不足以償所亡臣聞道踞
 言聞越王弟甲弒而殺之甲以誅死其民未有所屬陛下

內處之中國使重臣臨存施德垂賞以招致之此

扶老以歸聖德若陛下無所用之則繼其絕世存

其亡國建其王族以為畜越謂者此必委管為藩臣世共

首職謂陛下以方寸之印丈二之組伯之填撫方外不

勞一卒不頓一戟頓音而威德並行今以兵入其地此必

震恐以有司為欲屠滅之也必雉兔逃入山林險阻背而
 去之則復相群聚留而守之歷歲經年則士卒罷勸讀曰
 食糧乏絕男子不得耕稼樹種婦人不得紡績織紝紝音
 丁壯從軍老弱轉餉居者無食行者無糧民苦兵事亡逃
 者必眾隨而誅之不可勝盡盜賊必起臣聞長老言秦之



時嘗使尉屠睢擊越

部都尉姓屠名睢

又使監祿鑿渠通道

監御史

名越人逃入深山林叢不可得攻留軍屯守空地曠日持

又士卒勞勦越廼出擊之秦兵大破乃發適戍以備之

適音適當此之時外內騷動百姓靡敝靡音靡行者不還住者莫

反皆不聊生亡逃相從群為盜賊於是山東之難始興此

老子所謂師之所處荆棘生之者也兵者凶事一方有急

四面皆從臣恐變故之生奸邪之作由此始也周易曰高

宗伐鬼方三年而克之鬼方小蠻夷高宗殷之盛天子也

以盛天子伐小蠻夷三年而後克言用兵之不可不重也

臣聞天子之兵有征而無戰言莫敢校也一如使越人

徼幸以逆執事之類行猶馬行在前行故曰類斯與之卒

有一不備而歸者雖得越王之首臣猶竊為大漢羞之陛

下以四海為境九州為家八數為囿江漢為池生民之屬

皆為臣妾人徒之衆足以奉千官之共共讀租稅之收足

以給乘輿之御玩心神明秉執聖道負黼依依讀曰依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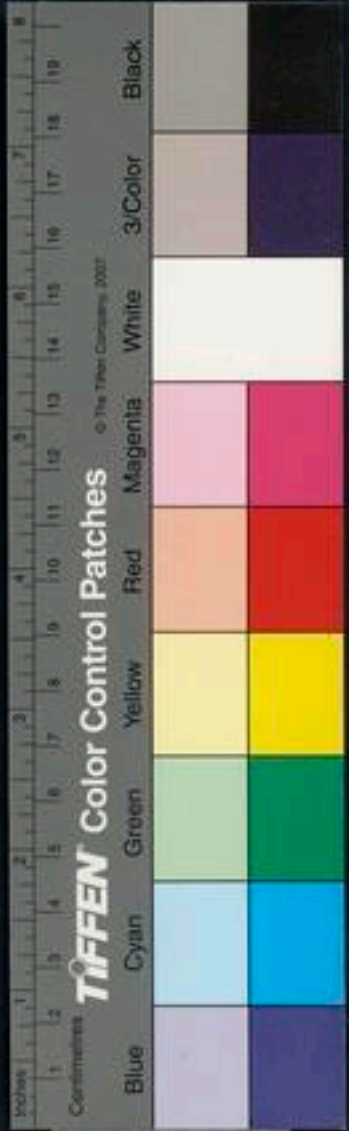
應馮玉几馮馮讀南面而聽斷號令天下四海之內莫不嚮

澤被萬世傳之子孫施之無窮天下之安猶泰山而四維

之也夷狄之地何足以為一日之間不足為一日而煩汗

馬之勞乎。是時漢兵遂出踰領適會閩越王笪餘善殺

西漢書卷之第六十一 蕭何傳 二十四



王以降漢兵罷上嘉淮南之意美將卒之功廼令嚴助諭
 意風指於南越曰風謂南越王頌首曰天子廼幸與兵誅閩
 越死無以報即遣太子隨助入侍。助還又諭淮南曰今
 者大王以發屯臨越事上書陛下故遣臣助告王其事朝
 有闕政遺王之憂陛下甚恨之夫兵固凶器明王之所重
 出也然自五帝三王禁暴止亂非兵未之聞也漢為天下
 宗操生殺之柄以制海內之命危者望安亂者仰治曰仰讀
 今閩越王狼戾不仁陛下為萬民安危久遠之計故遣兩
 將屯於境上震威武揚聲鄉曰響也鄉讀曾未會兵采誘其
 袁閩王墮命輒遣使者罷屯母後農時南越王甚嘉被惠

澤蒙休德故遣太子嬰齊入侍此舉不挫一兵之鋒不用

一卒之死而閩王也幸南越被澤威震暴主義存危國此

則陛下深計遠慮之所出也事效見前故使臣助來諭王

意於是王謝曰雖沮伐桀文王伐崇誠不過此臣安安以

愚意狂言陛下不忍加誅使使者臨詔臣安以所不聞誠

不勝厚幸助由是與淮南王相結而還上大說讀曰助侍

燕從容上問助居鄉里時助對曰家貧為友婿富人所辱

友婿同上問所欲對頌為會稽太守於是拜為會稽太守

數年不聞問無善聲也賜書曰制詔會稽太守君厭承明之廬

勞侍從之事懷故土出為郡吏會稽東接於海南近諸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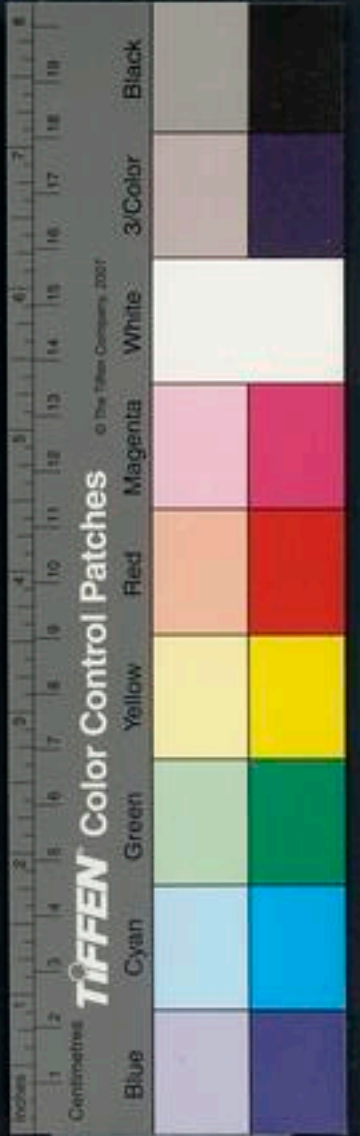


北枕大江間者闕焉久不聞問具以春秋對母以蘇秦從
橫從子 橫容反助恐上書謝稱春秋天王出居于鄭不能事母故
絕之 傳二十四年注書天王出居于鄭公羊傳
曰王者無外此其言出何不能于母也 臣事君猶
 子事父母也臣助當伏誅陛下不忍加誅願奉三年計最
 詔許因留侍中有奇異輒使為文及作賦頌數千篇後
 南王來朝厚賂遺助交私論議及淮南王反事與助相
 上薄其罪欲勿誅張湯爭以為助出入禁門腹心之臣而
 外與諸侯交私如此不誅後不可治助竟棄市

互註貴顯漢朝文辭並發見地理志

朱買臣傳事武帝

朱買臣字翁子吳人也家貧好讀書不治產業常艾薪樵
 賣以給食艾讀刈 擔束薪行且誦書其妻亦負載相隨數止
 買臣母歌嘔道中嘔讀吐 買臣愈益疾歌妻羞之求去買臣
 笑曰我年五十當富貴今已四十餘矣女苦日久待我富
 貴報女功女讀汝 妻恚怒曰如公等終餓死溝中耳何能富
 貴買臣不能留即聽去其後買臣獨行歌道中故妻與矣
 家見買臣飢寒呼飯飲之飯音反飲於禁反 後數歲買臣隨上計
 吏為卒將重車至長安詣闕上書書久不報待詔公車糧
 用乏上計吏卒更乞旬之更工衛反乞音氣旬工大反 會邑子嚴助貴
 幸薦買臣召見說春秋言楚詞帝甚說之拜買臣為中大



夫與嚴助俱侍中。是時方擊朔方公孫弘諫以為罷敞

中國罷讀曰疲上使買臣難誦弘語在弘傳後買臣坐事免久

之召待詔。是時東越數反覆買臣因言故東越王居保

泉山即今泉用之山也保守之以自周一人守險千人不得上今聞東越

王更徙處南行去泉山五百里居大澤中今發兵浮海直

指泉山陳舟列兵席卷南行可破滅也上拜買臣會稽太

守上謂買臣曰富貴不歸故鄉如衣錦夜行今子何如買

臣頓首辭謝詔買臣到郡治樓船備糧食水戰具頒詔書

到軍與俱進初買臣免待詔常從會稽守邸者寄食拜為

太守買臣衣故衣懷其印綬步歸郡邸直上計曰臨時會

稽吏方相與群飲不視買臣買臣入室中守邸與共食少

見其綬見顯示也守邸怪之前引其綬視其印會稽太守章也

守邸驚白守丞守丞者繫太守而言守式較反相推排陳列中庭拜謁買

臣徐出力有頃長安廐吏乘馬車來迎買臣遂乘傳去

傳張入吳界見其故妻夫治道買臣駐車呼令後車載其夫

妻到太守舍置園中給食之食讀曰飲居一月妻自經死買臣

乞其夫錢令葬乞音悉召見故人與飲食諸嘗有恩者皆

報復焉居歲餘買臣受詔將兵與橫海將軍韓說等說音

俱擊破東越有功徵入為主爵都尉列於九卿數年坐法

俱擊破東越有功徵入為主爵都尉列於九卿數年坐法



免官復為丞相長史張湯為御史大夫行丞相事知買臣素貴故陵折之買臣見湯坐沐上弗為禮為反買臣深怨嘗欲死之後遂告湯陰事湯自殺上亦誅買臣

互註貴顯漢朝文辭並發

見叙傳

吾丘壽王傳

事武帝

吾丘壽王字子贛趙人也年少以善格五召待詔格音各各故言各來五至五格不得行故言格五即今之戲策也詔使從中大夫董仲舒受春秋高材通明遷為侍中中即坐法免久之上疏願擊匈奴詔問狀壽王對良善復召為郎稍遷會東郡盜賊起拜為東郡都尉上以壽王為都尉不復置太守是時軍旅數發

年歲不熟多盜賊詔賜壽王璽書曰子在朕前之時知畧

幅湊以為天下少雙海內寡二及至連十餘城之守任四

千石之重郡守都尉皆二千石不置職事並廢盜賊從橫太守總二任故云四千石

從子甚不稱在前時何也壽王謝罪因言其狀。後徵入

為光祿大夫侍中丞相公孫弘奏言十賊曠弩百吏不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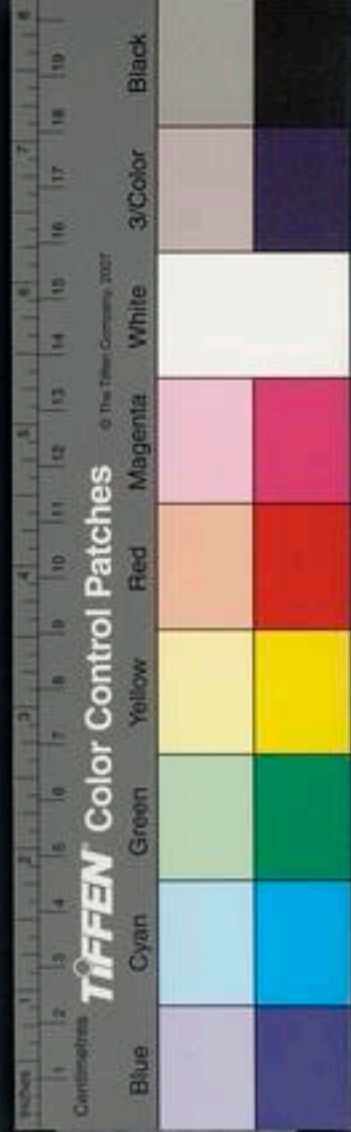
前引滿曰禁民不得挾弓弩故盜賊有害無利則莫犯法

刑錯之道也臣愚以為禁民毋得挾弓弩使上下其議壽

王對曰臣聞古者作五兵干戟弓非以相害以禁暴討邪

也安居則以制猛獸而備非常有事則以設守衛而施行

陣及至周室衰微諸侯力政疆侵弱眾暴寡海內抗敵抗五



反巧詐並生是以知者陷愚勇者威怯苟以得勝為務不顧義理故機變械飾所以相賊害之具不可勝數於是秦兼天下廢王道立私議滅詩書而首法令去仁恩而任刑戮墮名城規大殺豪傑銷甲兵折鋒刃其後民以耨耜並挺相撻擊擾摩田器音憂垂之兼反挺大犯法滋衆盜賊不勝至於赭衣塞路群盜滿山卒以亂亡故聖王務教化而省禁防知其不足恃也今陛下昭明德建太平舉俊材興尊官宇內日化方外鄉風日漸然而盜賊猶有者郡國二千石之罪非挾弓弩之過也禮曰男子生桑弧蓬矢以舉之明示有事也孔子曰吾何執執射乎大射之禮自天子降及庶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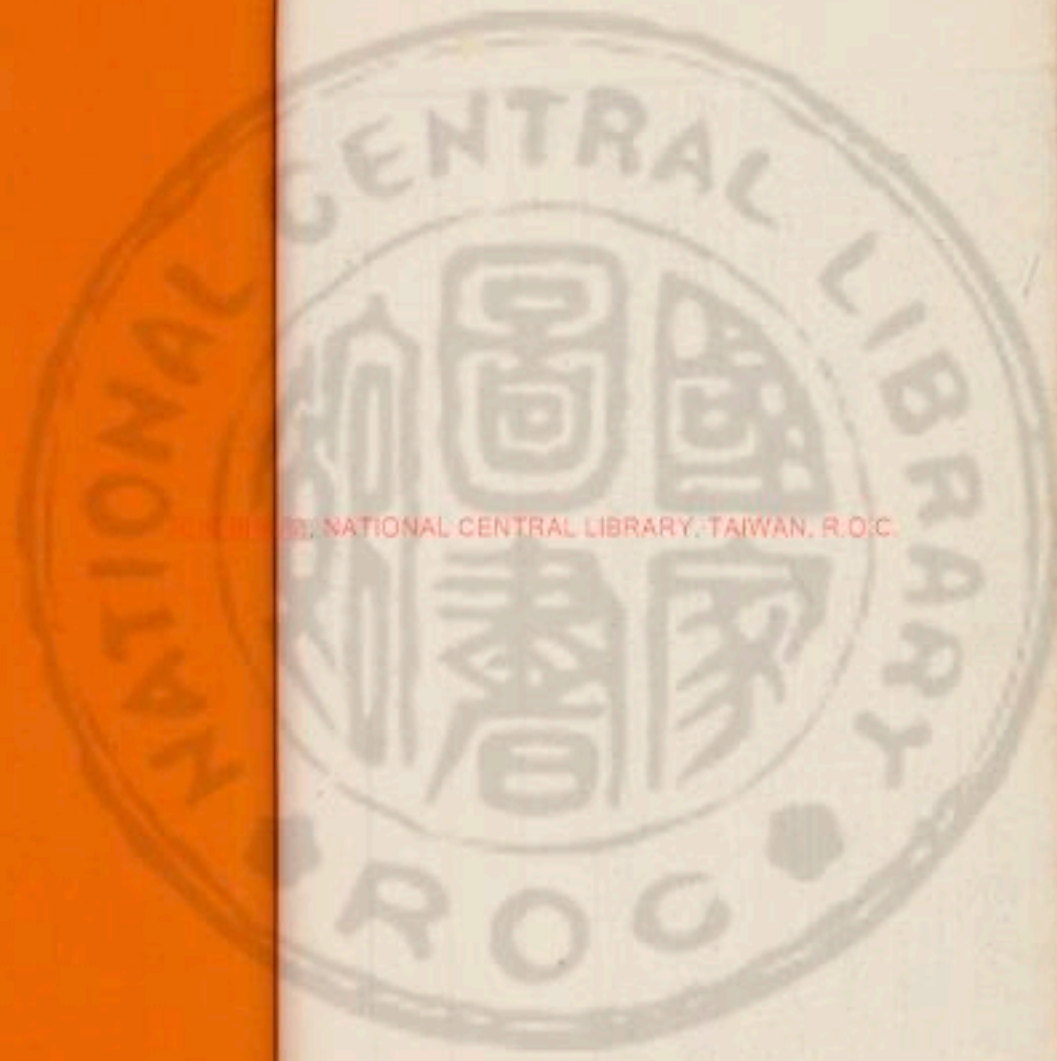
三代之道也愚聞聖王合射以明教矣未聞弓矢之為禁也且所為禁者為盜賊之以攻奪也攻奪之罪死然而不止者大奸之於重誅固不避也臣恐邪人挾之而更不能止良民以自備而抵法禁是擅賊威而奪民救也竊以為無益於禁奸而廢先王之典使學者不得習行其禮大不便書奏上以難丞相弘誅服焉。及汾陰得寶鼎武帝嘉之薦見宗廟滅於甘泉宮群臣皆上壽賀曰陛下得周鼎壽王獨曰非周鼎上聞之召而問之曰今朕得周鼎群臣皆以為然壽王獨以為非何也有說則可無說則死壽王對曰臣安敢無說臣聞周德始乎后稷長於公劉大於



太王成於文武顯於周公德澤上昭天下漏泉無所不通
上天報應禹為周出故名曰周鼎今漢自高祖繼周亦昭
德顯行布恩施惠六合和同至於陛下恢廓祖業功德愈
盛天瑞並至珍祥畢見昔秦始皇親出鼎於彭城而不能
得天祚有德而寶鼎自出此天之所以與漢迺漢寶非周
寶也上曰善群臣皆稱萬歲是日賜壽王金十斤後坐事
誅

東萊先生西漢詳節卷之十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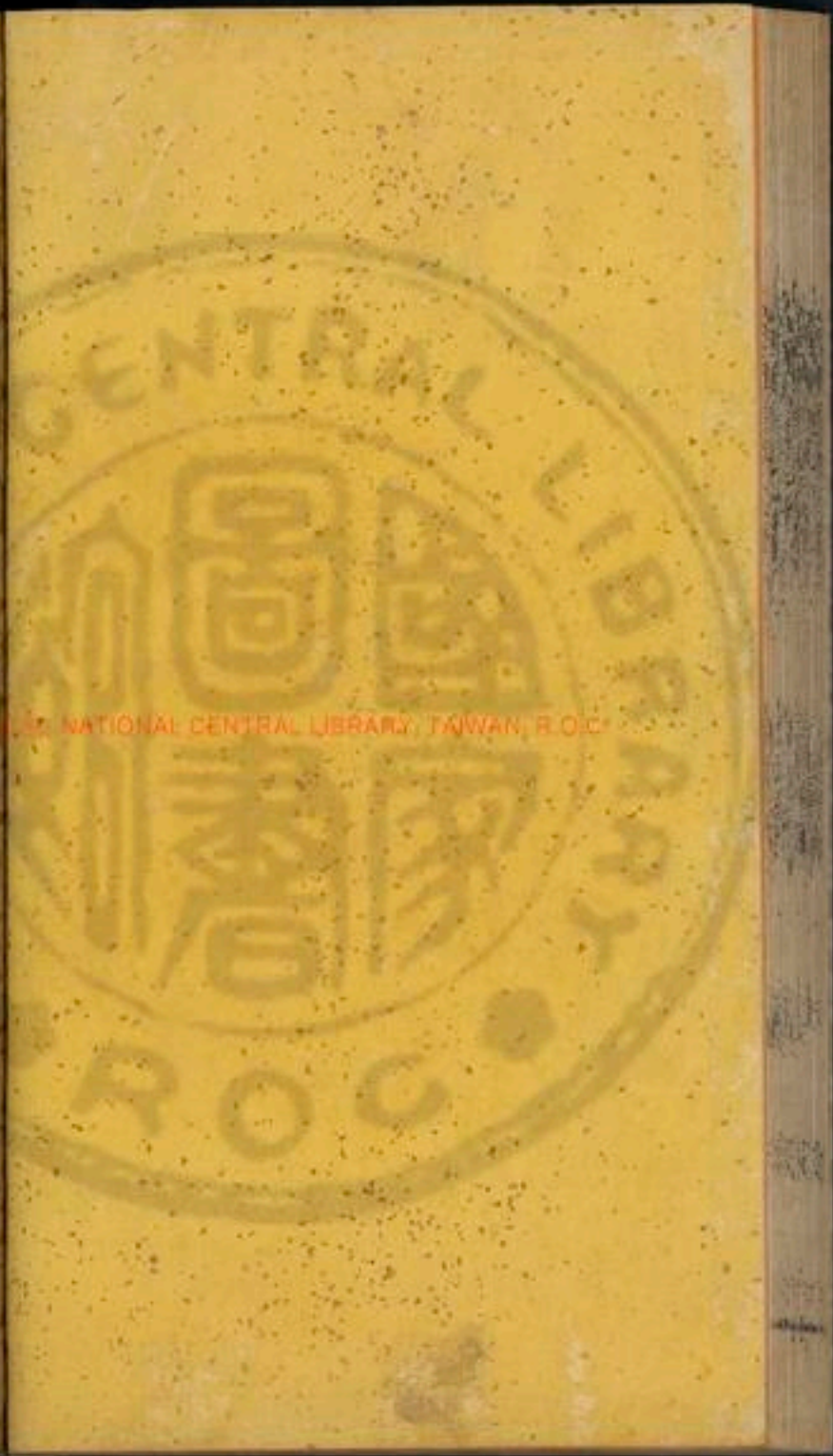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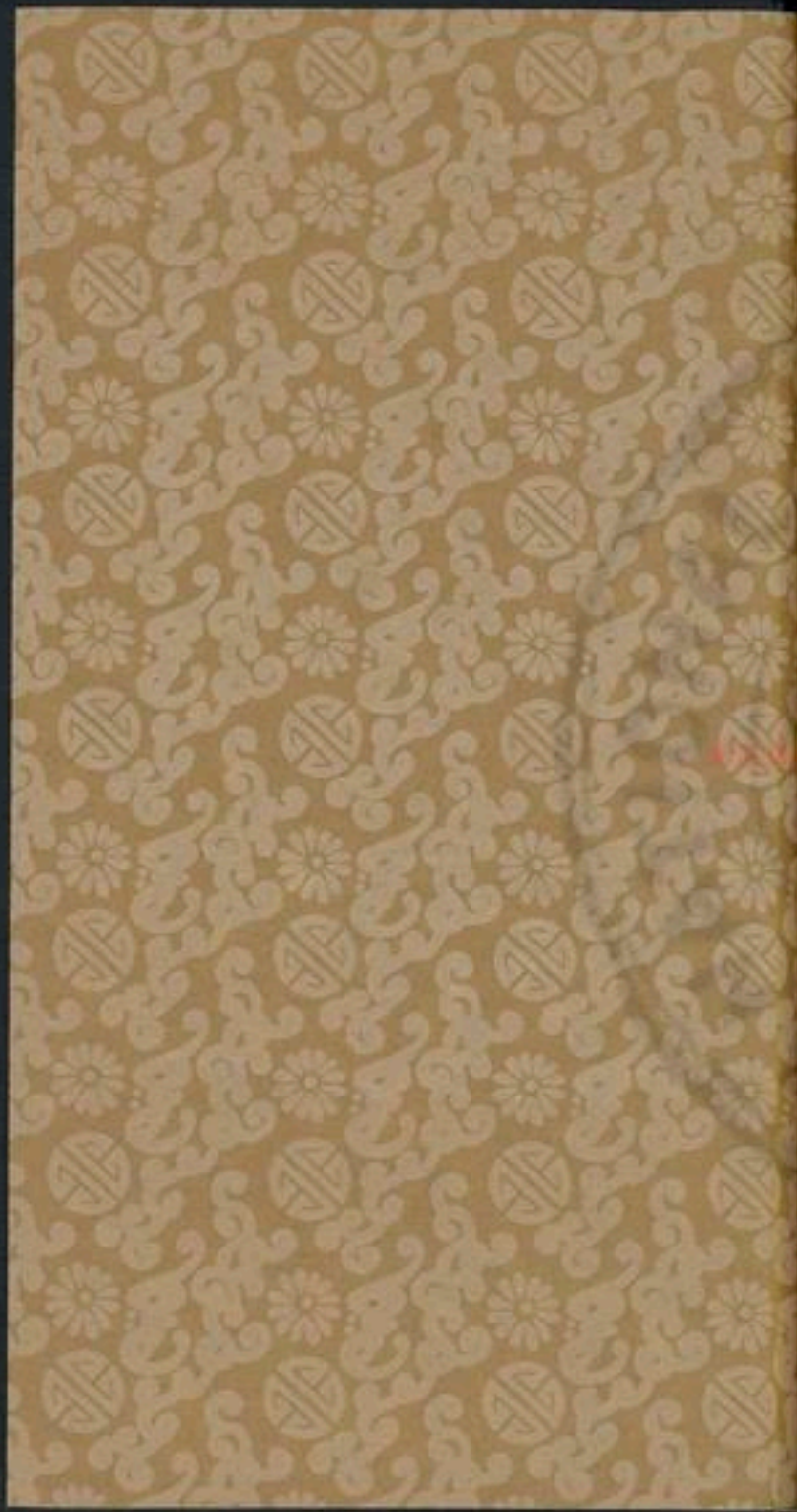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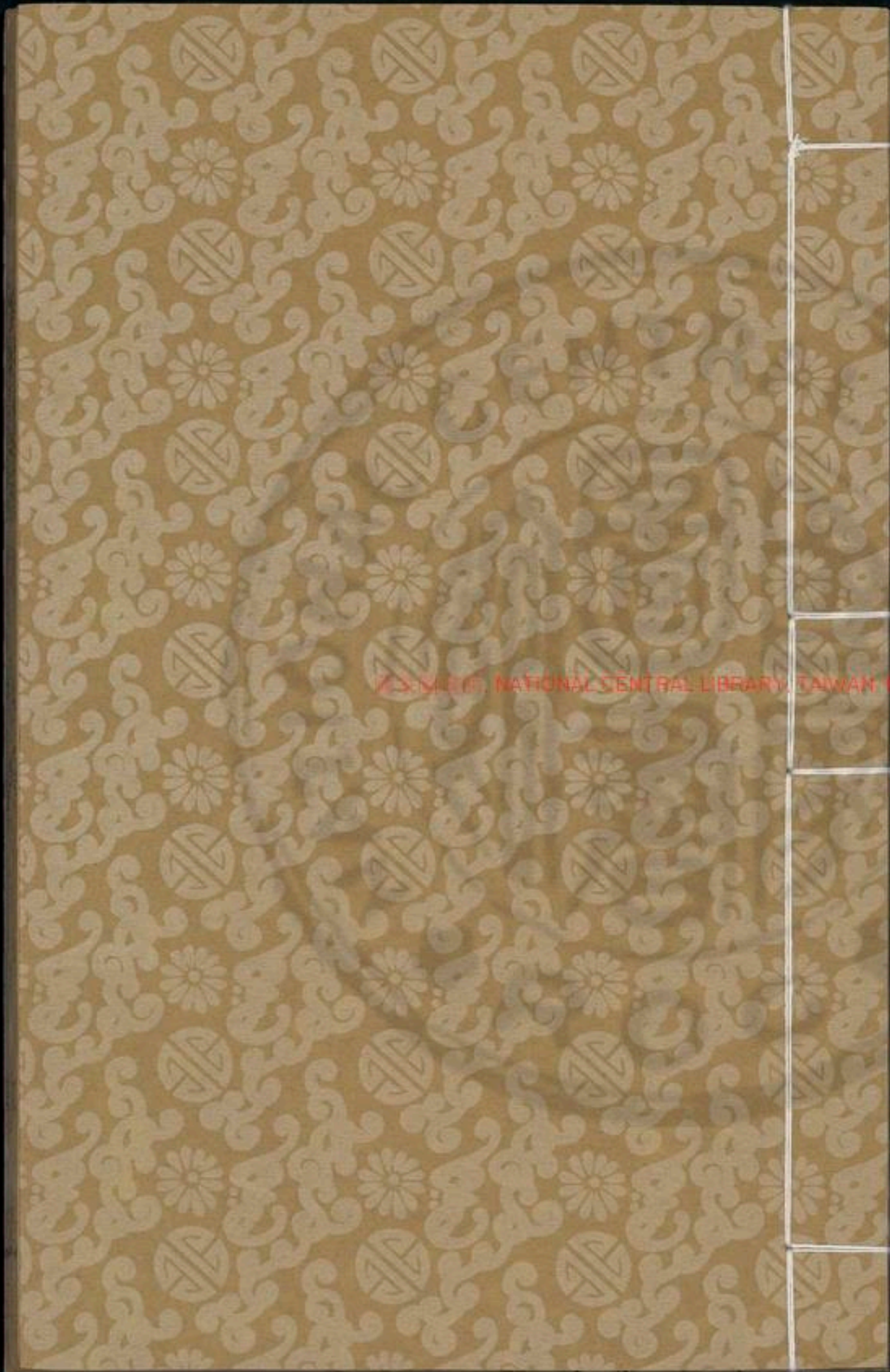




國立中央圖書館,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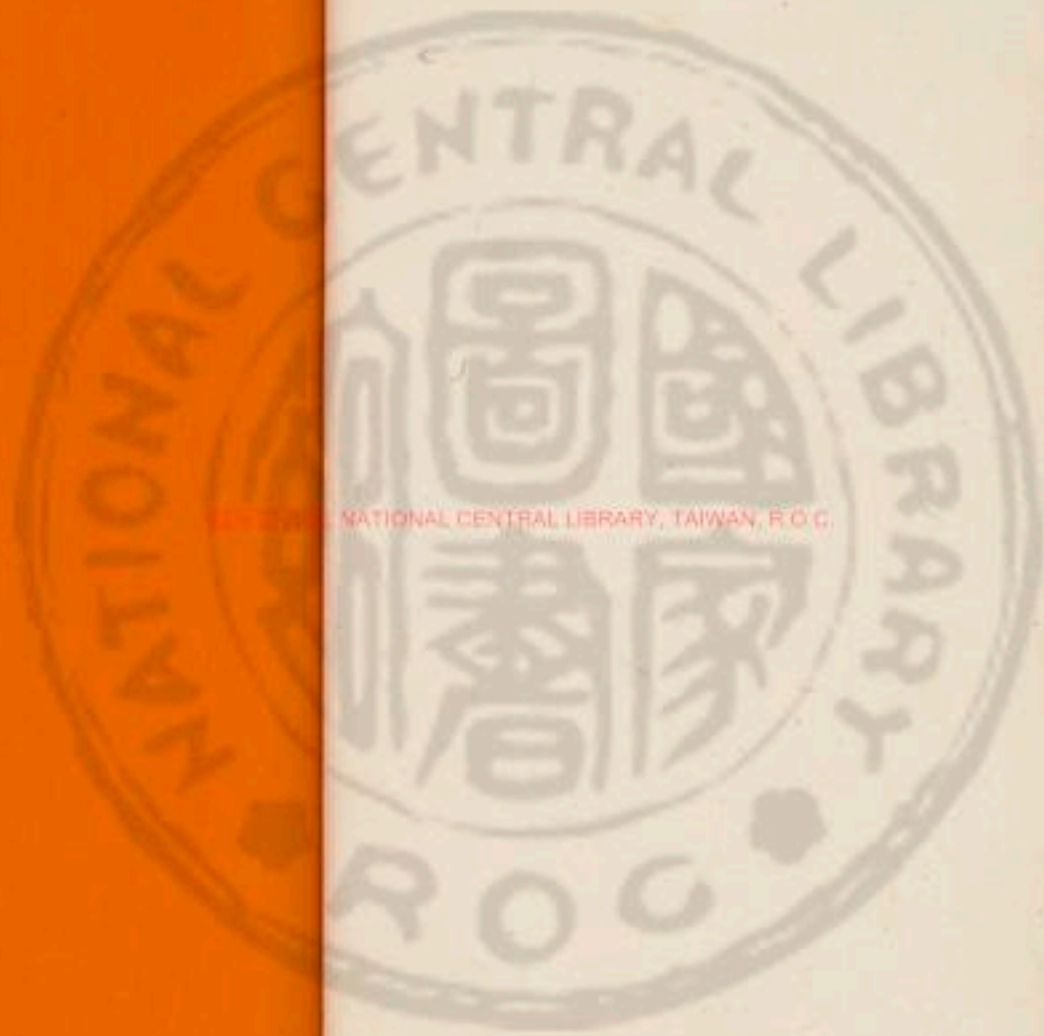




N.S. 01116,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829
17996824



東萊先生西漢詳節卷之十七

主父偃傳事武帝

主父偃齊國臨菑人也學長短從橫術長短解在張湯傳從橫說在蘇文志

晚廼學易春秋百家之言游齊諸子間諸儒生相與排擯

不容於齊家假貸無所得貸十得反北游燕趙中山皆莫能厚

容甚困於諸侯莫足游者。元光元年乃入關見衛將軍

青衛將軍數言上上不省資用乏留久諸侯賓客多厭之

乃上書闕下朝奏暮召入見所言九事其八事為律令一

事諫伐匈奴曰臣聞明主不惡切諫以博觀忠臣不避重

誅以直諫是故事無遺策而功流萬世今臣不敢隱忠避



死以效愚計願陛下幸赦而少察之司馬法曰國雖大好

戰必亡天下雖平亡戰必危天下既平天子大愷周禮還

之樂春蒐秋獮獮先諸侯春振旅秋治兵所以不忘戰也

且怒者逆德也兵者凶器也爭者末節也古之人君一怒

必伏尸流血故聖王重行之重難夫務戰勝窮武事未有

不悔者也昔秦皇帝任戰勝之威蠶食天下并吞戰國海

內為一功齊三代務勝不休欲攻匈奴李斯諫曰不可夫

匈奴無城郭之居委積之守遠徙烏舉難得而制輕兵深

入糧食必絕運糧以行重不及事得其地不足以為利得

其民不可調而守也勝必棄之非民父母靡敝中國靡音

甘心匈奴非完計也秦皇不聽遂使蒙恬將兵而攻胡卻

地千里以河為境地固澤園不生五穀然後發天下丁男

以守北河秦兵露師十有餘年死者不可勝數又使天下

飛芻輓粟轉輸北河率三十鍾而致一石男子疾耕不足

於糧餉餉亦女子紡績不足於帷幕百姓靡敝死者相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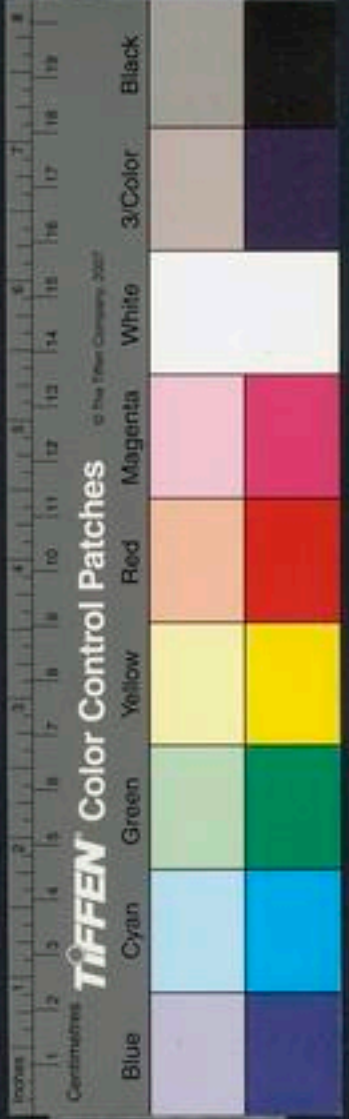
蓋天下始叛也及至高皇帝定天下略地於邊聞匈奴聚

代谷之外而欲擊之御史成諫曰不可夫匈奴獸聚而鳥

散從之如搏景搏擊也持人之陰今陛下盛德攻匈奴臣

竊危之高帝不聽遂至代谷果有平城之圍高帝悔之乃

使劉敬往結和親然後天下亡干戈之事故兵法曰興師



十萬日費千金秦積聚數十萬人雖有覆軍殺將獲芳係
虜單于適足以結怨深讐不足以償天下之費夫匈奴行
盜侵歐所以為業天性固然上自虞夏殷周固不停
督禽獸畜之不比為人夫不上觀虞夏殷周之統而下循
近世之失此臣之所以大恐也且夫兵久則變生事苦則
慮易使邊境之靡敝愁苦將吏相疑而外市故尉佗章邯
得成其私佗徒何反而秦政不行權分二子此得失之效也故
周書曰安危在出令存亡在所願陛下熟計而加察焉
是時徐樂嚴安亦俱上書言世務書奏上召見三人謂曰
公皆安在何相見之晚也乃拜偃樂安皆為郎中偃數上

雖言事遷謁者郎中令歲中三遷。偃說上曰古者諸侯

地不過百里疆弱之形易制今諸侯或連城數千里地方千

里緩則驕奢易為淫亂急則阻其疆而合從從子密反以逆京

師今以法割削則逆節萌起前日晁錯是也今諸侯子弟

或數十而適嗣代立適讀餘雖骨肉無天地之封則仁孝

之道不宣願陛下得推恩分子弟以地侯之彼人人喜得

所願上以德施實分其國必稍自銷弱矣於是上從其計

○又說上曰茂陵初立天下豪傑兼弁之家亂眾民皆可

徙茂陵內實京師外銷奸猾此所謂不除而害除上又從

之荀悅漢紀曰世有三遊德之賊也一曰遊挾二曰遊說

三日遊行立氣執作威福結私交以立疆於出者謂之



遊俠飾辨辭說訐謀馳逐於天下以惡時執者謂之遊說
色取仁而合時好連黨類立虛譽以爲權要者謂之遊行
此三者亂之所由生也實不應其聲者謂之虛情不獲其
能者謂之偽毀譽失其真者謂之誣言事非其類者謂之
罔虛偽之行不得說評問之辭○尊立衛皇后及發燕王
不得行財風俗定而大化成矣

定國陰事偃有功焉大臣皆畏其口賂遺累千金或說偃

曰大橫橫胡偃曰偃結髮將學四十餘年身不得遂親不

以為子昆弟不收賓客棄我我阨日久矣丈夫生不五鼎

食牛羊豕死則五鼎烹謂被饑寒吾日暮故倒行逆施之

○偃盛言朔方地肥饒外阻河蒙恬築城以逐匈奴內省

轉輸成增廣中國滅胡之本也上覽其說下公卿議皆言

不便公孫弘曰秦時嘗發三十萬築北河終不可就已而

棄之朱買臣難誅弘遂置朔方本偃計也○元朔中偃言

齊王內有淫失之行失讀上拜偃為齊相至齊徧召昆弟

賓客散五百金予之數曰數所吾始貧時昆弟不我衣食

衣於既反賓客不我內門今吾相齊諸君迎我或千里吾

與諸君絕矣毋復入偃之門及使人告王與姊奸事勸王

王自殺上大怒以為偃劫其王令自殺乃徵下吏治偃服

受諸侯之金實不劫齊王令自殺上欲勿誅公孫弘爭曰

齊王自殺無後國除為郡入漢偃本首惡非誅偃無以謝

天下乃遂族偃偃方貴幸時客以千數及族死無一人視

獨孔車收葬焉上聞之以車為長者



徐樂傳

徐樂燕郡無終人也本無郡字上書曰臣聞天下之患在於

土崩不在瓦解古今一也何謂土崩秦之末世是也陳涉

無千乘之尊尺土之地身非王公大人名族之後鄉曲之

舉非有孔曾墨子之賢陶朱猗頓之富然起窮巷奮棘矜

棘矜也於戰之把也巨市反偏袒大呼呼火故反天下從風此其故何也由

民困而主不恤下怨而上不知俗已亂而政不脩此三者

陳涉之所以為資也此之謂土崩故曰天下之患在土崩

何謂瓦解吳楚齊趙之兵是也七國謀為大逆號皆稱萬

乘之君帶甲數十萬威足以嚴其境內財足以勸其士民

然不能西攘尺寸之地而身為禽於中原者此其故何也

非權輕於匹夫而兵弱於陳涉也當是之時先帝之德未

衰而安土樂俗之民衆故諸侯無意外之助此之謂瓦解

故曰天下之患不在瓦解由此觀之天下誠有土崩之勢

雖布衣窮處之士或首難而危海內陳涉是也謂首唱而作難也

况三晉之君或存乎天下雖未治也誠能無土崩之勢雖

有疆國勁兵不得還踵而身為禽吳楚是也况群臣百姓

能為亂乎此二體者安危之明要賢主之所留意而深察

也故賢主獨觀萬化之原明於安危之機脩之廟堂之上

而銷未形之患要使天下無土崩之勢而已矣故雖有疆



國勁兵陛下遂走獸射飛鳥弘游燕之圃淫從恣之觀從
日極馳騁之樂自若金石絲竹之聲不絕於耳帷幄之私
俳優侏儒之笑不乏於前而天下無宿憂名何必夏子夏
姓也湯俗何必成康雖然臣竊以陛下天然之質寬仁之
資而誠以天下為務則湯文不難侔而成康之俗未必不
復興也此二體者立然後處尊安之實揚唐虞於當世親
天下而服四夷餘恩遺澤為數世隆南面負宸攝袂而揖
王公此陛下之所服也臣聞圖王不成其敝足以安安則
陛下何求而不得何威而不成奚征而不服哉

嚴安傳

嚴安臨菑人也以故丞相史上書曰臣聞鄒子曰政教文
質者所以云救也當時則用過則舍之有易則易之故守
一而不變者未睹治之至也今天下人民用財侈靡車馬
衣裳宮室皆競脩飾調五聲使有節族雜五色使有文章
重五味方丈於前以觀欲天下觀顯示之使其慕欲也彼民之情見
美則願之是教民以侈也侈而無節則不可瞻民離本而
徼末矣末不可徒得故搢紳者不憚為詐帶劍者夸殺人
以矯奪而世不知愧故奸執浸長夫佳麗珍怪固順於耳
目故養失而泰樂失而淫防失而采教失而偽非所以範
民之道也是以天下人民逐利無已犯法者衆臣願為民

制度以防其淫使貧富不相耀以和其心心既和平其性恬安恬安不營則盜賊銷盜賊銷則刑罰少刑罰少則陰陽和四時正風雨時草木暢茂五穀蕃熟六畜遂字民不天厲和之至也臣聞周有天下其治三百餘歲成康其隆也刑錯四十餘年而不用及其衰亦三百餘年故五伯更起伯謂伯者常佐天子興利除害誅暴禁邪匡正海內以尊天子五伯既沒賢聖莫續天子孤弱號令不行諸侯恣行疆陵弱衆暴寡田常篡齊六卿分晉並為戰國此民之始苦也於是疆國務攻弱國脩守合從連衡馳車擊介自生蟻蝨民無所告愬及至秦王蠶食天下并吞戰國稱

號皇帝一海內之政壞諸侯之城銷其兵鑄以為鍾簠秦不復用元元黎民得免於戰國逢明天子人人自以為更生向使秦緩刑罰薄賦歛省徭役貴仁義賤權利上篤厚下知巧變風易俗化於海內則世世必安矣秦不行是乃循其故俗為知巧權利者進篤厚忠正者退法嚴令苛譎諛者衆日聞其美意廣心逸欲威海內使家恬將兵以北攻胡辟地進境戍於河北飛芻輓粟以隨其後又使尉屠睢將樓船之衆攻越使監穰鑿渠運糧深入越地越人逃遁曠日持久糧食乏絕越人擊之秦兵大敗乃使尉佗將卒以戍越當是時秦禍北構於胡南挂於越宿兵於無用

之地進而不得退行十餘年丁男被甲丁女轉輸苦不聊生自經於道樹死者相望及秦皇帝崩天下大畔陳勝吳廣舉陳武臣張耳舉趙項梁舉吳田儵舉齊景駒舉郢周市舉魏韓廣舉燕窮山通谷豪士並起不可勝載然本皆非公侯之後非長官之吏無尺寸之勢起閭巷杖棘矜應時而動不謀而俱起不約而同會壤長地進長功至於伯王時教使然也秦貴為天子富有天下滅世絕祀窮兵之禍也故周失之弱秦失之彊不變之患也今徇南夷朝夜即羗歲與棘略歲歲與州建城邑深入匈奴燔其龍城匈奴秦議者美之此人臣之利非天下之長策也今中國無狗吠

之警而外累於遠方之備靡敵國家非所以子民也行無窮之欲甘心快意結怨於匈奴非所以安邊也禍拏而不解解等女兵休而復起近者愁苦遠者驚駭非所以持久也今天下鍛甲摩劍矯箭控弦轉輸軍糧未見休時此天下所共憂也夫兵久而變起事煩而慮生今外郡之地或幾千里幾已表反列郡數十形束壤制帶脇諸侯非宗室之利也上觀齊晉所以亡公室卑則六卿太盛也下覽秦之所以滅刑嚴文刻欲大無窮也今郡守之權非特六卿之重也地幾千里非特閭巷之資也兵甲器械非特棘矜之用也逢萬世之變則不可勝諱也後以安為騎馬令

終軍傳

終軍字子雲濟南人也少好學以辯博能屬文聞於郡中
年十八選為博士弟子至府受遣太守聞其有異材召見
軍甚奇之與交結軍揖太守而去至長安上書言事武帝
異其文拜軍為謁者給事中。從上幸雍祠五時獲白麟
一角五蹄特又得奇木其枝旁出輒復合於上上異此二
物博謀群臣軍上對曰臣聞詩頌君德樂舞后功異經而
同指明盛德之所隆也南越竄屏葭與烏魚群正朔不
及其俗有司臨境而東甌心附閩王伏辜南越賴救北胡
隨畜薦居日薦禽獸行虎狼心上古未能攝大將軍秉鉞

單于犇幕票騎抗旌昆邪右衽門下是澤南洽而威北暢

也若罰不阿近舉不遺遠設官埃賢縣賞待功能者進以

保祿罷者退而勞力日疲刑於宇內矣履衆美而不足懷

聖明而不專建三宮之文質章厥職之所宜明堂辟封禪

之君無聞焉夫天命初定萬事草創及臻六合同風九州

共貫必待明聖潤色祖業傳於無窮故周至成王然後制

定而休徵之應見陛下盛日月之光垂聖思於勤成專神

明之敬奉燔瘞於郊宮燔祭天也獻享之精交神積和之

氣塞明而異獸來獲宜矣昔武王中流未濟白魚入於王

舟俯取以燎群公咸曰休哉今郊祀未見於神祇而獲獸



以饋此天之所以示饗而上通之符合也宜因昭特令日

改定告元宜白茅於江淮宜音祖又發嘉號於營立以應

緝熙使者事者有紀焉蓋六鷁退飛逆也白魚登舟順也

夫明暗之徵上亂飛鳥下動淵魚客以類推今野獸并角

明同本也衆支內附示無外也若此之應殆將有解編髮

削左衽襲冠帶安衣裳而蒙化者焉編讀曰辨斯拱而埃

之耳對奏上甚異之由是改元為元狩後數月越地及匈

奴名王有率衆來降者時皆以軍言為中仲馮曰軍此對

在元狩元年昆邪降在二年其上對已大緩又封稱書元

湯三年有司始言元不且以三一數乃云三元曰符蓋於

此年道述三元也而軍此云且因改元有米元鼎中博

降者皆可疑軍對非其失誤段之中竹仲反

士徐偃使行風俗行下偃矯制使膠東魯國鼓鑄鹽鐵還

奏事徒為太常丞御史大夫張湯劾偃矯制大害法至死

偃以為春秋之義大夫出疆有可以安社稷撫萬民顯之

可也湯以致其法不能誅其義有詔下軍問狀軍詰偃曰

古者諸侯國異俗分百里不通時有聘會之事安危之勢

呼吸成變故有不受辭造命顯已之宜今天下為一萬里

同風故春秋王者無外偃巡封域之中稱以出疆何也且

鹽鐵郡有餘臧正二國廢國家不足以為利害而安社稷

撫萬民為辭何也直矯作威福以從民望于名采譽此明

聖所必加誅也偃窮詘服罪當死軍奏偃矯制顯行非奉



使體請下御史徵假罪奏可上善其詰有詔示御史大夫

○初軍從濟南當詣博士步入關關吏與軍繙繙音出也

皆以傳傳途因裂繙頭軍問以此何為吏曰為復傳還馬仲

曰還字宜屬當以合符軍曰丈夫西游終不復傳還繙

而去軍為謁者使行郡國更行下建節東出關關吏識之曰

此使者乃前棄繙生也軍行郡國所見便宜以聞還奏事

上甚說說讀○當發使使匈奴軍自請曰軍無繙車之功

得列宿衛食祿五年邊境時有風塵之警臣宜被髮執銳

當矢石啓前行行下駕下不習金革之事今聞將遣匈奴

使者臣願盡精厲氣奉佐明使事苦凶於單于之前臣年

少林下孤於外官不定以充一方之任抗音竊不勝憤懣

詔問書吉凶之狀上奇軍對擢為諫大夫南越與漢和親

乃遣軍使南越說其王欲令入朝比內諸侯軍自請願受

長纓必羈南越王而致之闕下軍遂往說越王越王聽許

請舉國內屬天子大說說讀賜南越大臣印綬壹用漢法

以新政其俗令使者留鎮撫之越相呂嘉不欲內屬發兵

攻殺其王及漢使者軍死時年二十餘故世謂之終童

王褒傳 宣帝朝

王褒字子淵蜀人也宣帝時脩武帝故事講論六藝群書

益召高材劉向張子僑華戶龍柳褒等待詔金馬門神

西漢書卷之第十一
十一
爵五鳳之間天下殷富數有嘉應上頗作歌詩欲興協律
之事於是益州刺史王襄欲宣風化於衆庶聞王褒有俊
材請使作中和樂職宣布詩選好事者令依鹿鳴之聲習
而歌之時沘鄉侯何武為僮子選在歌中沘音泚久之武等
學長安歌太學下轉而上聞宣帝召見武等觀之皆賜帛
謂曰此盛德之事吾何足以當之襄既為刺史作頌又作
其傳益州刺史因奏襄有軼材軼與逸同上乃徵襄既至詔襄
為聖主得賢臣頌其意襄對曰夫荷旃被毳者難與道絕
綿之麗密縠藜含糗者不足與論太牢之滋味今臣僻在
西蜀生於窮巷之中長於蓬茨之下茨才私反無有遊觀廣覽

之知顧有至愚極陋之累累力瑞反不足以塞厚望應明旨

然敢不略陳愚而抒情素素行食汝反記曰共惟春秋法五始之

要類曰元者氣之始春者四時之始王者受命之始正月政教之始公即位者一國之始是為五始在乎

審已正統而已夫賢者國家之器用也所任賢則趨舍省

而功施普趨音趣器用利則用力少而就效衆故工人之用

鈍器也勞筋苦骨終日矻矻矻曰矻反及至巧冶鑄千將之撲

清水焯其鋒焯千焯反越砥斂其鏘斂五各反水斷蛟龍陸刺犀角

忽若彗泥畫塗類曰畫帶也泥泥灑地也塗泥也如以如帶掃泥灑之地以刀畫泥中言其易也如

此則使離婁督繩公輸削墨雖崇臺五增延袤百丈而不

濶者工用相得也濶胡胡反庸人之御駑馬亦傷吻敝策而不

西漢書卷之第十一
十一
寺



進於行胸喘膚汗人極馬倦及至駕齧鄰驂乘且

乘食證反駕則

且至故

王良執靶

靶音

韓哀附輿縱馳騁騫忽如景靡過

都越國蹶如歷塊

塊音

追犇電遂遺風周流八極萬里一

息何其遠哉人馬相得也故服絺綌之涼者不苦盛暑之

鬱燠

於六

襲貂狐之煖者

煖乃

不憂至寒之悽愴何則有

其具者易其備

賢人君子

亦聖王之所以易海內也是以

嘔喻受之

嘔於

開寬裕之路以延天下英俊也夫竭知附

賢必建仁策索人求士

必樹伯迹

伯讀

昔周公躬吐握之

勞故有闔空之隆齊桓設庭燎之禮故有匡合之功由此

觀之君人者勤於求賢而逸於得人人臣亦然昔賢者之

未遭遇也圖事揆策則君不用其謀陳見悃誠則上不然

其信進仕不得施效斥逐又非其愆是故伊尹勤於鼎俎

太公困於鼓刀百里自鬻甯子飯牛離此患也及其遇明

君遭聖主也運籌合上意諫諍即見聽進退得關其忠任

職得行其術去卑辱與潔而升本朝

潔先

離疏釋躄而享

膏粱

躄居

剖符錫壤而光祖考傳之子孫以資說士故世

必有聖知之君而後有賢明之臣故虎嘯而風冽龍興而

致雲蟋蟀埃秋唵蜉蝣出以陰易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

詩曰思皇多士生此王國故世平主聖俊又將自至若堯

舜禹湯文武之君獲稷契臯陶伊尹呂望明明在朝穆穆



布列聚精會神相得益章雖伯牙操遞音鍾逢門子鸞鳥
號逆鐘琴名猶未足以喻其意也故聖主必待賢臣而弘
功業俊士亦竣明主以顯其德上下俱欲驩然交欣千載
壹合論說無疑異乎如鴻毛遇順風沛乎如巨魚縱大壑
其得意若此則胡禁不止曷令不行化溢四表橫被無窮
遐夷貢獻萬祥畢臻是以聖王不徧窺望而視已明不殫
傾耳而聽已聰恩從祥風翺德與和氣遊太平之責塞優
游之望得遵游自然之執恬淡無為之場休徵自至壽考
無疆雍容垂拱永永萬年何必偃印誥信若彭祖响嗑呼
吸如喬松向呼于反杪然絕俗離世哉詩云濟濟多士文

王以寧蓋信乎其以寧也是時上頗好神仙故褒對及之

○上令褒與張子儵等並待詔數從褒等放獵所幸官館

輒為歌頌第其高下以差賜帛議者多以為淫靡不急上

曰不有博奕者乎為之猶賢乎已辭賦大者與古詩同義

小者辦麗可喜喜許如女工有綺縠音樂有鄭衛今世

俗猶皆以此虞說耳目虞與辭賦比之尚有仁義風諭風

曰鳥獸草木多聞之觀賢於優倡博奕遠矣項之權為諫

大夫。其後太子體不安若忽忽喜忘不樂詔使褒等皆

入太子宮虞侍太子朝夕讀誦奇文及所自造作疾平復

迺歸太子喜褒所為甘泉及洞簫頌喜許史反今後宮貴人左



右皆讀誦之。後方士言益州有金馬碧雞可祭祀致也
宣帝使褒往祀焉褒於道病死上閔惜之

互註文章冠天下

賈捐之傳 元帝朝

賈捐之字君房賈誼之曾孫也元帝初即位上疏言得失
召待詔金馬門。初武帝征南越元封元年立儋耳珠厓
郡皆在南方海中洲居其民暴惡自初為郡至昭帝始元
元年二十餘年間凡六反叛五年罷儋耳郡并屬珠厓元
帝初元元年珠厓又反上與有司議大發軍捐之建議以
為不當擊上使王商詰問捐之對曰臣聞堯舜聖之盛也

禹入聖域而不優故孔子稱堯曰太哉詔曰盡善禹曰無

間也上以三聖之德地方不過數千里西被流沙東漸于

海州南暨聲教迄于四海必以與聲教則治之日與不欲與

者不疆治也故君臣歌德言氣之物各得其宜武丁成王

殷周之大仁也然地東不過江黃西不過氐羌南不過蠻

荆北不過朔方是以頌聲並作視聽之類咸樂其生越裳

氏重九譯而獻此非兵革之所能致及其衰也南征不還

齊桓揀其難孔子定其文以至乎秦興兵遠攻貪外虛內

務欲廣地不慮其害地南不過閩越北不過太原而天下

潰叛禍卒在於二世之末長城之歌至今未絕賴聖漢初



興為百姓請命平定天下至孝文皇帝閔中國未安偃武脩文則斷獄數自民賦四十丁男三年而一事時有獻千里馬者詔曰鸞旗在前屬車在後次及吉行日五十里師行三十里朕乘千里之馬獨先安之於是還馬與道里費而下詔曰朕不受獻也其令四方毋來來獻當此之時逸游之樂絕奇麗之路塞鄭衛之倡微矣夫後宮盛色則賢者隱微佞人用事則諍臣杜口而文帝不行故溢為孝文廟稱太宗至孝武皇帝元狩六年太倉之粟紅腐而不可食都內之錢貫朽而不可校乃採平城之事錄冒頓以來數為邊害厲兵馬因富民以攘服之仲馮曰元狩末漢以伐匈奴馬少不復出

征矣指之云蓋王誤也或者誤以建元為元狩歟

西連諸國至於安息東過碣石

以玄菟樂浪為郡

樂音洛浪音即

北卻匈奴萬里更起營塞制南

海以為八郡則天下斷獄萬數民賦數百造鹽鐵酒權之利以佐用度猶不能足當此之時寇賊並起軍旅數發父戰死於前子鬪傷於後女子乘亭鄣孤兒號於道老母寡婦飲泣巷哭遙設虛祭想魂乎萬里之外淮南王盜寫虎符陰聘名士關東公孫勇等詐為使者是皆廓地待大征伐不休之故也今天下獨有關東關東大者獨有齊楚民衆久困連年流離離其城郭相枕席於道路人情莫親父母莫樂夫婦至嫁妻賣子法不能禁義不能止此社稷之



憂也今陛下不忍悄悄之忿欲驅士衆擠之大海之中子精
道快心幽冥之地非所以救助饑饉保全元元也詩云蠢
爾蠻荆大邦為讐言聖人起則後服中國衰則先畔動為
國家難自古而患之久矣何況迺復其南方萬里之蠻乎
駱越之人父子同川而浴相習以鼻飲與禽獸無異本不
足郡縣置也顯顯獨居一海之中顯與專同專專猶區區也霧露氣濕
多毒草虫蛇水土之害人未見虜戰士自死又非獨珠厓
有珠犀璆瑁也瑁音代瑁音代棄之不足惜不擊不損威其民譬
猶魚鼈何足貪也臣竊以往者羌軍言之暴師曾未一年
兵出不踰千里費四十餘萬萬大司農錢盡乃以少府禁

錢續之夫一隅為不善費尚如此况於勞師遠攻亡士毋
攻乎求之往古則不合施之當今又不便臣愚以為非冠
帶之國禹貢所及春秋所治皆可且無以為願遂棄珠厓
專用恤關東為憂對奏上以問丞相御史御史大夫陳萬
年以為當擊丞相于定國以為關東困乏民難搖動捐之
議是上乃從之下詔曰罷珠厓郡民有慕義欲內屬便處
之不欲勿彊珠厓由是罷。捐之數召見言多納用時中
書令石顯用事捐之數短顯以故不得官後稀復見而長
安令揚興新以材能得幸與捐之相善捐之欲得召見謂
興曰京兆尹缺使我得見言君蘭作簡字。通鑑考異云
荀紀作君簡今從漢書



京兆尹可立得與曰縣官嘗言與喻薛大夫勝與愈同裔勝也薛廣德我易助也君房下筆言語妙天下使君房為尚書令勝五鹿充宗遠甚捐之曰令我得代充宗君蘭為京兆京郡國首尚書自官本天下真大治士則不隔矣捐之復短石顯與曰顯昂貴上信用之典音釗方曰也今欲進第從我計且與合意即得入矣捐之即與與共薦顯奏曰竊見石顯本山東名族有禮義之家也持正六年未嘗有過明習於事敏而疾見出公門入私門宜賜爵關內侯又共為薦與奏曰竊見長安令卿幸得以知名數召見與事父母有曾氏之孝事師有顏回之材榮名聞於四方明詔舉茂材列侯以

為首為長安令吏民敬鄉鄉讀日嚮道路皆稱能觀其下筆屬

文則董仲舒進談動辭則東方生置之爭臣則汲直汲直方直

世謂之用之介冑則冠軍侯施之治民則趙廣漢抱公絕

私則尹翁歸與兼此六人而有之守道堅固執義不回臨

大節而不可奪國之良臣也可試守京兆尹石顯知白之

上迺下與捐之獄令陽平侯禁與顯共雜治奏與捐之懷

詐偽以上語相風風讀曰風更相薦舉欲得大位漏泄省中語

罔上不道請論如法捐之竟坐棄市與成死一等髡鉗為城旦

司馬溫公曰君子以正攻邪猶懼不克况捐之以邪攻



邪其能免乎

贊曰詩稱戎狄是膺荆舒是懲久矣其為諸夏患也漢興征伐胡越於是為盛究觀淮南摛之主父偃嚴安之義深切著明故備論其語世稱公孫弘排主父張湯陷嚴助石顯譖捐之察其行迹主父求欲鼎烹而得族嚴賈出入禁門招權利死皆其所也亦何排陷之恨哉

叙傳六世耽耽六世謂武帝孫也其欲汲汲音武文武方作是庸四克其用充助偃淮南數子之德不忠其身善

謀於國

淮南王安諫武帝不宜計越

東方朔

武帝朝

東方朔字曼倩見千平原厭次人也厭一涉反武帝初即

位徵天下賢良文學材力之士待以不次之位四方士多

上書言得失自銜鬻者以千數銜音州縣又工縣反其不足采者

輒報聞罷朔初來上書曰臣朔少失父母長養兄嫂年十

三學書三冬文史足用貧千冬日乃得讀書十五學擊劍十六學詩

書誦二十二萬言十九學孫吳兵法戰陣之具鍾鼓之教

亦誦二十二萬言凡臣朔已誦四十四萬言又常服子路

之言服反曰無宿諾父曰子路之言可使有勇者原

二十二長九尺三寸目若懸珠齒若編貝勇若孟賁捷若

慶忌廉若鮑叔信若尾生若此可以為天子大臣矣臣朔



昧死再拜以聞朔文辭不遜高自稱譽上偉之令待詔公

車奉祿薄奉扶用反下同未得省見久之朔給騎侏儒曰侏儒短人也

本既之上以若曹無益於縣官耕田力作固不及人臨衆

處官不能治民從軍擊虜不任兵事無益於國用徒索衣

食如淳曰索盡也師古曰女各反下同今欲盡殺若曹侏儒大恐啼泣朔教

曰上即過叩頭請罪居有頃聞上過侏儒皆號泣頓首上

問何為對曰東方朔言上欲盡誅臣等上知朔多端召問

朔何恐侏儒為對曰臣朔生亦言死亦言侏儒三尺餘奉

一囊粟錢二百四十侏儒飽欲死臣朔飢欲死臣言可用

幸異其禮不可用罷之無令但索長安米上大笑因使待

詔金馬門稍得親近。上嘗使諸數家射覆覆所見反覆

守宮孟下射之皆不能中朔自贊曰贊進臣嘗受易請射

之乃別著布卦而對曰臣以為龍又無角謂之為蛇又有

足是非守宮即蜥蜴上曰善蜥先歷反蜴余赤反原父曰

虎者是也此物唯在屋壁窟中復使連射它物連中仲反輒

賜帛時有幸倡郭舍人滑稽不窮舍人所問朔應聲輒對

變詐鋒出莫能窮者左右大驚上以朔為常侍即遂得愛

幸久之伏日詔賜從官肉大官日晏不來朔獨拔劍割肉

謂同官曰伏日當蚤歸請受賜即懷肉去大官奏之朔入

上曰昨賜肉不待詔以劍割肉而去何也朔免冠謝上曰

...



先生起自責朔再拜曰朔來受賜不待詔何無禮也拔劍
割肉益何壯也割之不多又何廉也歸遺細君又何仁也
上笑曰使先生自責乃反自譽復賜酒一石肉百斤。初
建元三年徵行始出與侍中常侍武騎及侍詔隴西北地
良家子能騎射者期諸殿門故有期門之號於是使吾丘
壽王與待詔能用筭者二人舉籍阿城以南盤屋以東宜
春以西提封頃畝及其賈直欲除以為上林苑屬之南山
蜀之又詔中尉左右內史表屬縣草田欲以饋鄠杜之民
飲反吾丘壽王奏事上大說稱善說讀日說讀時朔在旁進諫曰臣聞
謙遜靜慤慤口天表之應應之以福驕溢麗麗天表之應

應之以異今陛下累即葢恐其不高也弋獵之處恐其不
廣也如天不為變則三輔之地盡可以為苑何必蓋屋鄠
杜乎奢侈越制天為之變上林雖小臣尚以為大也夫南
山天下之阻也厥壤肥饒漢興去三河之地止霸產以西
都涇渭之南此所謂天下陸海之地秦之所以虜西戎兼
山東者也其山出玉石金銀銅鐵豫章檀栢異類之物不
可勝原此百工所取給萬民所仰足也仰牛又有杭稻梁
粟桑麻竹箭之饒土宜薑芋水多蠶魚貧者得以人給家
足無飢寒之憂故鄠鄠之間號為土膏其賈畝一金今規
以為苑絕陂池水澤之利而取民膏腴之地廣狐兔之苑



大虎狼之虛

虛漢

又有深溝大渠夫一日之樂不足以危

無隄之典

原父曰不守當作亦段攝防也言幸與馳騁不為防慮必有顛危之變

非所以疆

國富人也夫殷作九市之宮而諸族畔靈王起章華之臺而楚民散秦興阿房之殿而天下亂糞土愚臣忘生觸死逆盛意犯隆指願陳泰階六符以觀天變是日因奏泰階之事上乃拜朔為太中大夫給事中賜黃金百斤然遂起上林苑如壽王所奏云。父之隆慮公主子昭平君慮音尚帝女夷安公主隆慮主病因以金千斤錢千萬為昭平君豫贖死罪上許之隆慮主卒昭平君日驕醉殺主傳獄繫內官廷尉上請請論左右人人為言前又入贖陛下許

之上曰法令者先帝所造也用弟故而誣先帝之法吾何

面目入高廟乎又下負萬民乃可其奏哀不能自止左

盡悲朔前上壽曰臣聞聖主為政賞不避仇讐誅不擇

肉陞下行之元元之民谷得其所天下幸甚臣朔奉觴沐

死再拜上萬歲壽上乃起入省中夕時召讓朔曰袁師曰

傳曰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今先生上壽時乎朔免冠頓

首曰臣聞樂太極則陽溢哀太甚則陰損陰陽變則心氣

動心氣動則精神散而邪氣及銷憂者莫若酒臣朔所以

上壽者明陛下正而不阿因以止哀也。初帝姑館陶公

主號竇太主寡居年五十餘矣近幸董偃號曰董君貴寵



天下莫不聞上為寶太主置酒宣室使謁者引內董君是

時朔陛戟殿下辟戟而前曰辟戟亦及董偃有斬罪三安得入

乎上曰何謂也朔曰偃以人臣私侍公主其罪一也敗男

女之化而亂婚姻之禮傷王制其罪二也陛下富於春秋

方積思於六經留神於王事馳騫於唐虞折節於三代偃

不遵經勸學及少靡麗為右師古曰奢侈為務蓋狗馬之

樂極耳目之欲行邪枉之道陞淫辟之路辟是乃國家

之大賊人主之大賊真父曰烈向說春秋城而左搖氣於生以應表美然則朔正用指偃爾何

必遷就也偃為淫首其罪三也上默然不應良久曰吾業以

交次後而自改朔曰未可夫宣室者先帝之正處也非法

度之政不得入焉上曰善有詔止更置酒北宮引董君從

東司馬門賜朔黃金三十斤董君之寵由是日衰是後公

主貴人多踰禮制自董偃始時天下侈靡趨末日趨百

姓多離農畝上從容問朔吾欲化民豈有道乎朔曰堯舜

禹湯文武成康上古之事經歷數千載尚難言也臣不敢

陳願近述孝文皇帝之時當世耆老皆聞見之貴為天子

富有四海身衣綈綈徒足履屨屨筆筆鳥鳥以韋帶劍莞蒲為席

兵木無刃衣緼無文集上書書裏裏以為殓惟以道德為麗以

仁義為準於是天下望風成俗昭然化之今陛下以城中

為小圖起建章左鳳闕右神明號稱千門萬戶土木衣綺

為小圖起建章左鳳闕右神明號稱千門萬戶土木衣綺



繡狗馬被縵罽官人簪璫瑁垂珠璣設戲車教馳逐飾文
采叢珍怪撞萬石之鍾擊雷霆之鼓作俳優舞鄭女上為
淫侈如此而欲使民獨不奢侈失農事之難者也陛下誠
能推甲乙之帳燔之於四通之衢却走馬示不復用則堯
舜之隆宜可與比治矣。朔雖詼笑詼音灰然時觀察顏色
直言切諫上常用之武帝既招英俊程其器能用之如不
及時方外事胡越內典制度國家多事自公孫弘以下至
司馬遷皆奉使方外或為郡國守相至公卿而朔常為郎
在左右詼調而已調竹交反。久之朔上書陳農戰疆國之計
因自訟獨不得大官欲求試用其言專尚鞅鞅非之語也

指意放蕩頗復詼諧

詼數萬言終不見用朔因著論設客

難已位卑以自慰諭其

辭曰客難東方朔曰蘇秦張儀一

當萬乘之主而都卿相

之位都居也澤及後世今子大夫脩

先王之術慕聖人之義

諷誦詩書百家之言不可勝數著

於竹帛唇腐齒落服膺

而不釋好學樂道之效明白甚矣

自以智能海內無雙則一

可謂博聞辯智矣然悉力盡忠以

事聖帝曠日持久官不過

侍郎位不過執戟意者尚有遺

行耶同胞之徒無所容居

其故何也東方先生喟然曰是

故非子之所能備也彼一

時也此一時也豈可同哉夫蘇

秦張儀之時周室大敗諸

侯不朝力政爭權相禽以兵并



為十二國未有雌雄得士者彊失士者亡故談說行焉身處尊位澤及後世今則不然聖帝流德諸族賓服連四海之外以為帶安於履孟動猶運之掌賢不自何以異哉遵天之道順地之理物無不得其所故綏之則安動之則苦尊之則為將卑之則為虜抗之則在青雲之上抑之則在深泉之下用之則為虎不用則為鼠欲盡節效情安知前後夫天地之大士民之衆竭情談說並進輻湊者不可勝數悉力慕之朱初口慕當作莫困於衣食或失門戶使蘇秦張儀與僕並生於今之世曾不得掌政安敢望侍即乎故曰時異事異雖然安可不務脩身乎哉太公體行仁義七十有

二乃設用於文武得信厥說信讀曰伸封於齊七百歲而不絕

此士所以日夜孳孳敏行而不敢怠傳曰天不為人之惡

寒而輟其冬地不為人之惡險而輟其廣君子不為小人

之匈匈而易其行天有常度地有常形君子有常行君子

道其常小人計其功詩云禮義不愆何恤人之言故曰水

至清則無魚人至察則無徒冕而前旒所以蔽明鞋纒充

耳鞋上苟反鞋黃色也纒綿也所以塞聰明有所不見聽

有所不聞舉大德赦小過無求備於一人之義也枉而直

之使自得之優而柔之使自求之揆而度之度徒各反使自索

之蓋聖人教化如此欲自得之自得之則敏且廣矣今世



之處士魁然無徒

魁音端

曰塊廓然獨居上觀許由下察接輿計

同范蠡忠合子胥天下和平與義相扶寡耦少徒固其宜

也子何疑於我哉若夫燕之用樂毅秦之任李斯酈食其

之下齊說行如流曲從如還所欲必得功若丘山海內定

國家安是遇其時也子又何怪之邪語曰以筦窺天以蠡

測海

筦音管蠡米

以筦撞鐘

筦音莛

豈能通其條貫考其文

理發其音聲哉由是觀之譬猶鼯鼯之襲狗

鼯音鼯

情脆音幼又音

孤豚之咋虎

咋音吐

至則靡耳何功之有今以下愚而非處

士雖欲勿困固不得已此適足以明其不知權變而終惑

於大道也 又設非有先生論其辭曰非有先生仕於吳

進不稱往古以厲主意退不能揚君美以顯其功默然無

言者三年矣公怪而問之曰寡人獲先人之功寄於衆

賢之上夙興夜寐未嘗敢怠也今先生率然高舉遠集吳

地將以輔治寡人誠竊嘉之體不安席食不甘味目不覩

靡曼之色耳不聽鐘鼓之音虚心定制欲聞流議者三年

于茲矣今先生進無以輔治退不能揚主譽竊不為先生

取之也蓋懷能而不見是不忠也見而不行主不明也意

者寡人殆不明乎非有先生伏而唯唯

唯音唯

吳王曰可以

談矣寡人將竦意而覽焉先生曰於戲

於音於

可乎哉

可乎哉談何容易夫談有悖於目

悖音布

拂於耳謬於心而



便於身者或有說於目曰說順於耳快於心而毀於行者
非有明王聖主誰能聽之昔者關龍逢深諫於桀而王子
比干直言於紂此二臣者皆極慮盡忠閔主澤不下流而
萬民騷動故直言其失切諫其邪者將以為君之榮除主
之禍也今則不然反以為誹謗蒙不辜之名故卑身賤體
說色微辭愉愉响响終無益於主上之治則志士仁人不
忍為也將儼然作矜嚴之色深言直諫上以拂主之邪下
以損百姓之害則忤於邪主之心歷於衰世之法故養壽
命之士莫肯進也遂居深山之間積土為室編蓬為戶彈
琴其中以咏先王之風亦可以樂而忘死矣是以伯夷叔

齊避周餓於首陽之下後世稱仁如是邪主之行固足畏

也故曰談何容易於是吳王懼然改容懼居捐薦去几危

坐而聽先生曰接輿避世箕子被髮佯狂此二人者皆避

濁世以全其身者也使遇明王聖主得賜清燕之間曰問

寬和之色發憤畢誠圖畫安危揆度得失上以安主體下

以便萬民則五帝三王之道可幾而見也故伊尹蒙耻辱

負鼎俎和五味以干湯太公釣於渭之陽以見文王心合

意同謀無不成計無不從誠得其君也太公伊尹以如此

龍逢比干獨如彼豈不哀哉故曰談何容易於是吳王穆

然挽而深惟仰而泣下交頤曰嗟呼余國之不亡也繇繇



西漢書卷之第十一
連連殆哉世之不絕也於是正明堂之朝齊君臣之位舉
賢材布德惠施仁義賞有功躬節儉減後宮之費捐車馬
之用放鄭聲遠佞人省庖厨去侈靡卑宮館壞苑囿填池
塹以予貧民無產業者開內藏振貧窮存耆老卹孤獨薄
賦歛省刑辟行此三年海內晏然天下大治陰陽和調萬
物咸得其宜國無災害之變民無飢寒之色家給人足畜
積有餘囹圄空虛鳳凰來集麒麟在郊甘露既降朱草萌
芽遠方異俗之人鄉風慕義各奉其職而來朝賀故治亂
之道存亡之端若此易見而君人者莫肯為也臣愚竊以
為過朔之文辭此二篇最善其餘有封泰山責和氏璧及

皇太子生襟屏風殿上栢桂平樂觀賦獵八言七言上下
從公孫弘借車凡劉向所錄朔書具是矣世所傳他事皆
非也

贊曰劉向言少時數問長老賢人通於事及朔時者皆
曰朔口諧倡辨不能持論喜為庸人誦說故令後世多
傳聞者而楊雄亦以為朔言不純師行不純德其流風
遺書蔑如也然朔名過實者以其詼達多端不名一行
應諧似優不窮似智正諫似直穢德似隱非夷齊而是
柳下惠戒其子以上容首陽為拙柱下為工飽食安步
以仕易農依隱玩世詭時不逢其滑稽之雄乎朔之詼



諧逢占射覆其事浮淺行於衆庶童兒牧豎莫不眩曜
而後世好事者因取竒言怪語附著之朔故詳錄焉直著

反畧

叙傳東方朔辭詼倡優

詼音恢

譏死扞僂正諫舉郵與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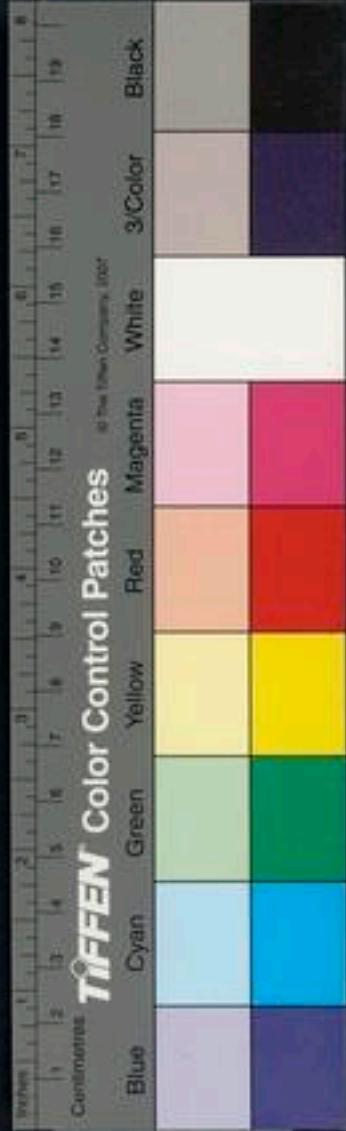
同懷肉汗殿弛張沉浮

東萊先生西漢詳節卷之十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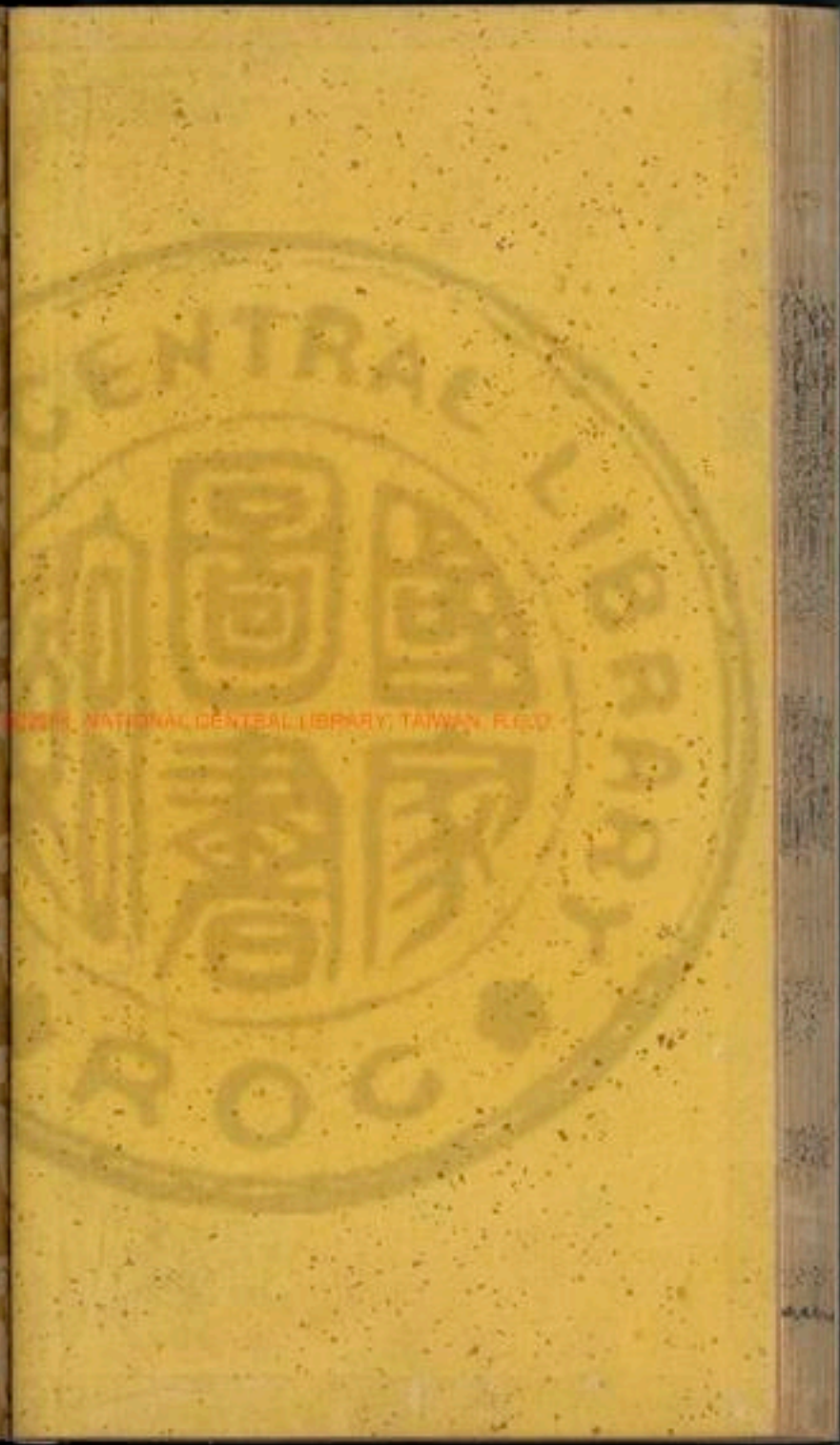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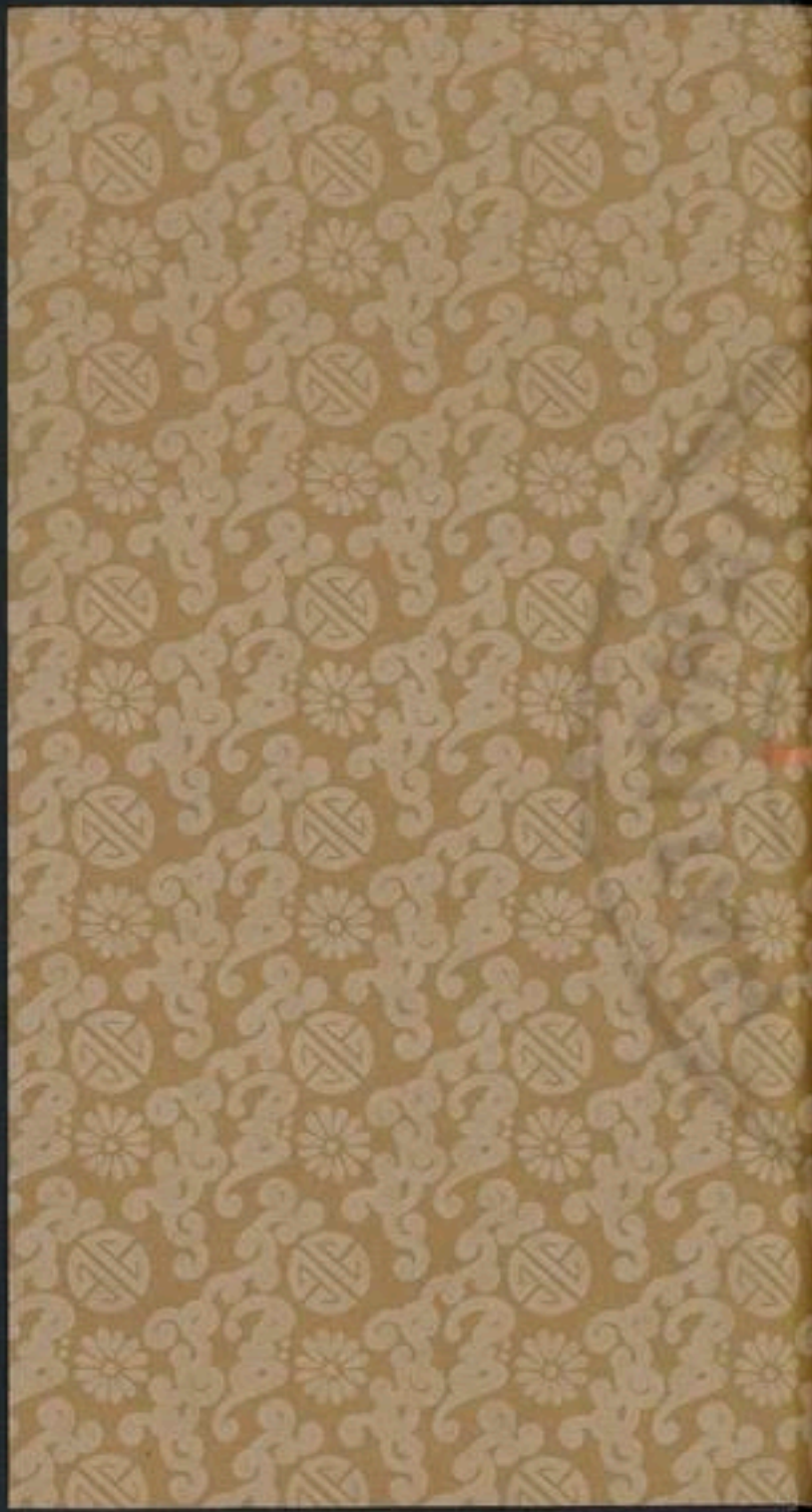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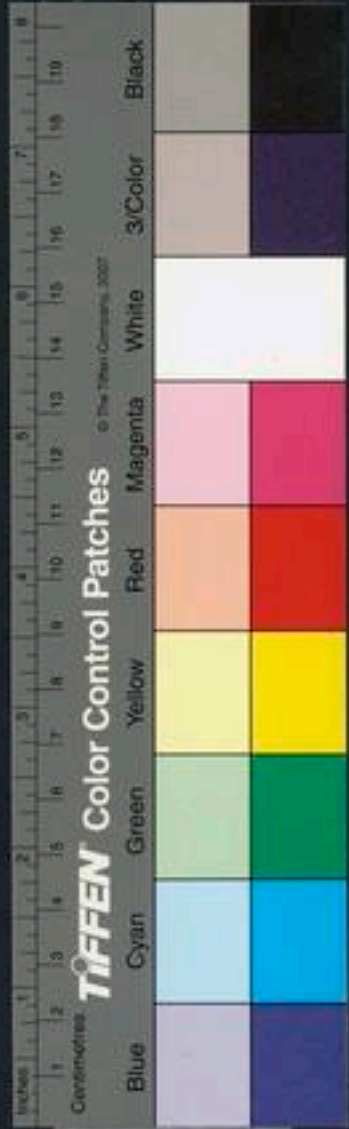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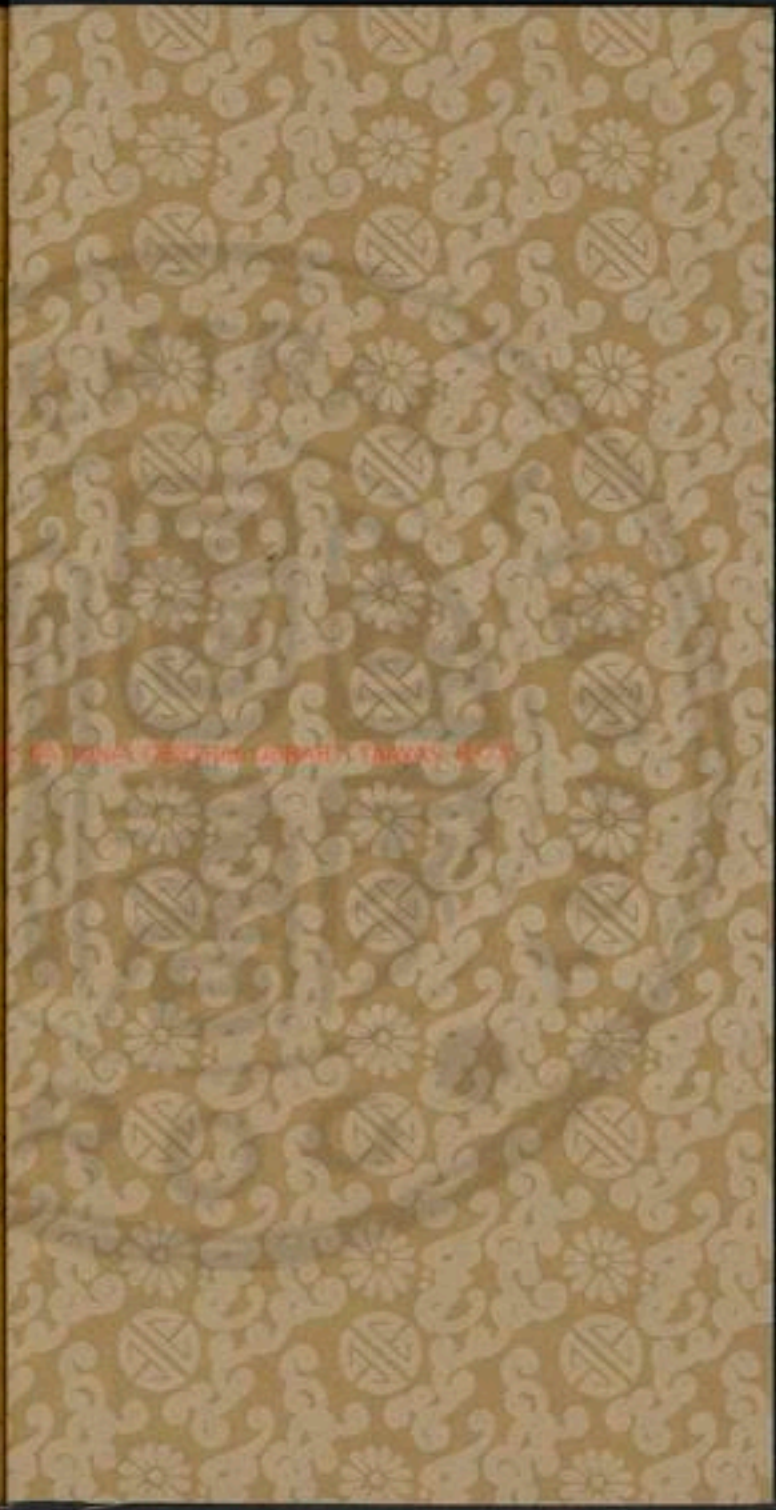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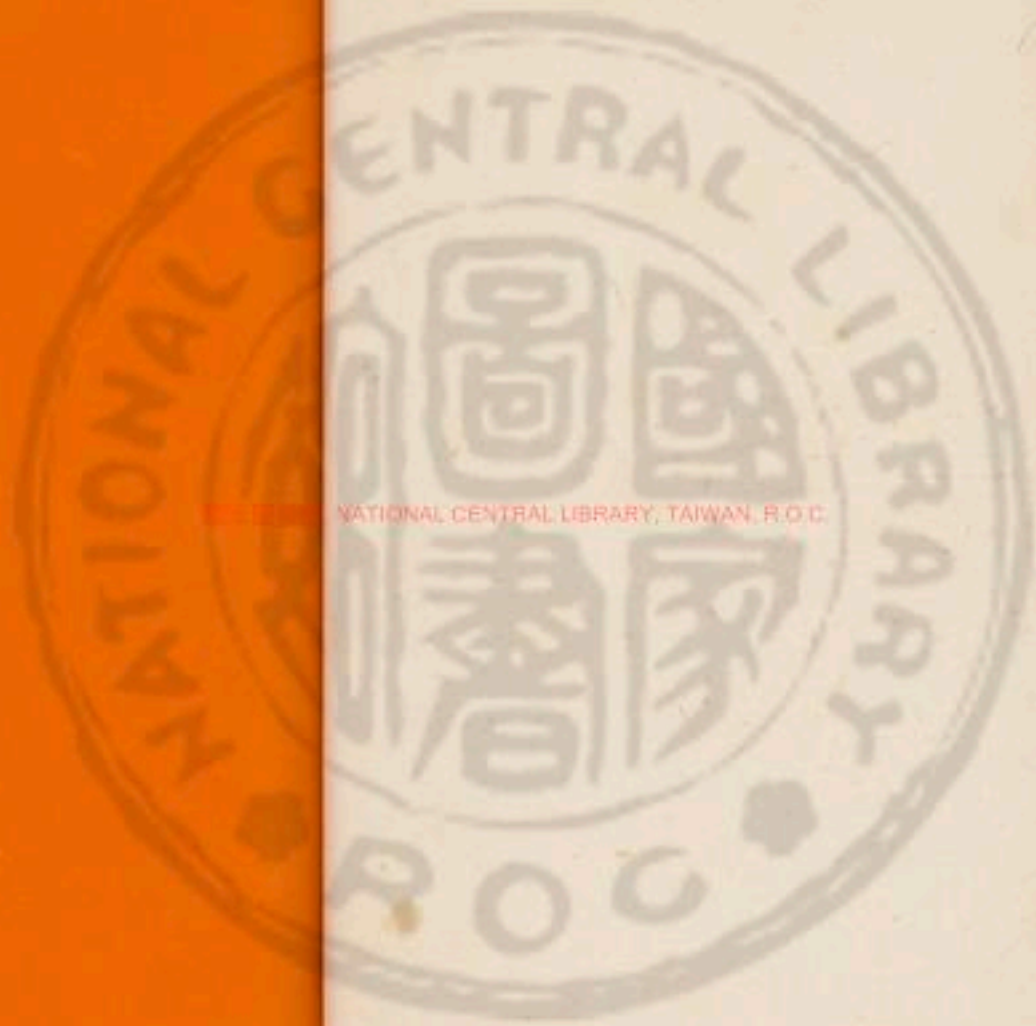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5976822 429



東萊先生西漢詳節卷之十八

公孫賀傳

事武帝

公孫賀字子叔北地善扈渠人也少為騎士從軍數有功武帝卽位遷至太僕賀主八人君孺衛皇后姊也賀由是有寵元光後五歲以車騎將軍從大將軍青出有功封南窳侯窳音反後八歲遂代石慶為丞相封葛繹侯時朝廷多事督責大臣自公孫弘後丞相李蔡嚴青翟趙周三人比坐事死此類也石慶雖以謹得終然數被譴初賀引拜為丞相不受印綬頓首泣涕曰臣本邊鄙以鞍馬騎射為官材誠不任宰相上與左右見賀悲感哀慟下泣曰扶起丞相賀



不肯起上乃起去賀不得已拜出左右問其故賀曰主上賢明臣不足以稱恐負重責從是殆矣

致堂胡氏曰宰相人臣所願爲者而武帝多殺至使人不敢以輔佐爲榮蓋亦少省乎而公孫懼禍不拜亦未有自善之策也以妻與椒房兄弟而有寵其子驕奢不奉法盜用北軍錢千九百萬與公主私通而不能禁爲木偶呪詛上有惡言而不能發覺以致身誅族夷是則自殆豈特武帝好殺之過哉春秋之諸侯專殺大夫固曰有罪而大夫見殺者鮮不有以致之是故仲尼交貶焉使賀也爲相盡忠克舉其職無罪而被刑然後獨歸

責於其君矣

○賀子敬聲代賀爲太僕擅用北軍錢千九百萬發覺下獄是時詔捕朱安世不能得賀自請捕安世以贖敬聲罪上許之後果得安世安世者京師大俠也聞賀欲以贖子罪笑曰丞相禍及宗矣南山之竹不足受吾辭斜谷之木不足爲吾械安世遂從獄中上書告敬聲使人巫祭詞詛上且上甘泉當馳道埋偶人呪詛有惡言有司按驗賀父子遂死獄中賀父曰偶人巫多人字家族巫蠱之禍起自朱安世成於江充遂及公主皇后太子皆敗

劉屈楚傳

劉屈氂武帝庶兄中山靖王子也征和二年詔以涿郡太守屈氂爲左丞相分丞相長史爲兩府以待天下遠方之選夫親親任賢周唐之道也封左丞相爲澎侯澎音彭○其秋戾太子爲江充所譖殺充發兵入丞相府屈氂挺身逃亡其印綬是時上避身在甘泉宮丞相長史乘疾致以聞上問丞相何爲對曰丞相秘之未敢發兵上曰事籍籍紛紛如此何謂秘也丞相無周公之風矣周公不誅管蔡乎乃賜丞相璽書曰捕劫劫友者自有賞罰太子引兵合戰死者數萬人血流入溝中丞相附兵衆多太子軍敗後內者令郭穰告丞相夫人以丞相數有譴使巫祠社祝詛主上

有惡言及與貳師共禱祠欲令昌邑王爲帝奏請按驗有詔屈氂要斬東市妻子烏首暈陽街

車千秋傳事武昭

車千秋本姓田氏其先齊諸田徙長陵劉敬所言徙關東大族者千秋

爲高寢郎高廟衛會衛太子爲江充所譖敗久之千秋上

急變訟太子寃曰子美父兵罪當答天子之子過誤殺人

當何罪哉臣常夢見一白頭翁教臣言是時上頗知太子

惶恐無它意乃大感悟召見千秋至前千秋長八尺餘體

貌甚麗武帝見而悅之謂曰父子之間人所難言也公獨

明其不然此高廟神靈使公教我公當遂爲吾輔佐立拜



千秋爲大鴻臚數月遂代屈釐爲丞相封富民侯千秋無
他材能學術又無閎閎功勞特以一言寤意旬月取宰相
封世未常有也後漢使者至匈奴單于問曰聞漢新拜丞
相何用得之使者曰以上書言事故單于曰如是漢置丞
相非用賢也妄一男子上書卽得之矣使者還道單于語
武帝以爲辱命欲下之吏良久迺誓之謂釋放然千秋爲
人敦厚有智居位自稱踰於前後數公初千秋見上連年
治太子獄誅罰尤多群臣恐懼思欲寬廣上意尉安衆庶
乃勸上施恩緩刑罰武帝疾立皇太子鈞弋夫人男爲
太子拜霍光金日磾桑洪羊及千秋竝受遺詔輔道少主

道音武帝崩昭帝初即位未任聽政政事一決大將軍光
千秋居丞相位謹厚有重德每公卿朝會光謂千秋曰始
與君侯俱受先帝遺詔令光治內君侯治外宜有以教督
使光無負天下千秋曰唯將軍留意即天下幸甚終不肯
有所言光以此重之每有吉祥嘉應數褒賞丞相訖昭帝
世國家少事百姓稍益充實始元六年詔郡國舉賢良文
學之士問以民所疾苦於是鹽鐵之議起焉千秋爲相十
二年薨初千秋年老上優之朝見得乘小車入宮殿中因
號曰車千秋

王訢傳訪與欣同 事武昭

王訢濟南人也為被陽令武帝末軍旅數發郡國盜賊群起繡衣御史暴勝之使持斧逐捕盜賊以軍興從事誅二千石以下勝之過被陽欲斬訢訢已解衣伏質仰言曰使君顯生殺之柄威震郡國今復斬一訢不足以增威不如特有所寬以明恩貸貸王令盡死力勝之壯其言賞不誅因與訢相結厚勝之使使還薦訢徵為右輔都尉守右扶風上數出幸安定北地過扶風宮館馳道脩治供張供若亮及武帝嘉之駐車拜訢為真視事十餘年昭帝時為御史大夫代車千秋為丞相封宜春侯自訢傳國至玄孫

楊敞傳 歷事三朝

楊敞華陰人也為軍司馬霍光愛厚之稍遷至大司農鳳中稻田使者燕倉知上官桀等反謀以告敞敞素謹畏不敢言乃移病卧以告諫議大夫杜延年延年以聞倉延年嘗封敞以九卿不輒言故不得侯後代王訢為丞相封安平侯明年昭帝崩昌邑王徵即位淫亂光與安世謀欲廢王更立議既定使大司農田延年報敞敞驚懼不知所言汗出洽背徒唯唯而已唯或延年起至更衣敞夫人遽從東廂謂敞曰此國大事今大將軍議已定使九卿來報君侯君侯不疾應與大將軍同心猶與無決先事誅矣延年從更衣還敞夫人與延年參語許諾宣帝即位月餘敞

百... 楊敞傳



西漢書卷之六十一
楊惲傳
五
月
文

薨子忠嗣忠弟惲

互註定策之功比於陳平

見杜陵傳

惲字子幼以忠任爲郎補常侍騎惲母司馬遷女也惲始
讀外祖太史公記頗爲春秋以材能稱好交英俊諸儒名
顯朝廷擢爲左曹霍氏謀反惲先聞知因侍中金安上
以聞召見言狀霍氏伏誅封惲爲平通侯遷中郎將郎官
故事令郎出錢市財用以給文書乃出名曰山郎山財用之
惲爲中郎將罷山郎移長度大司農以給財用言總計
有財用及文書之調度而移大司其疾病休謁洗沐皆以
以官錢供給之更不敢於私也

去令從事郎謁者有罪不過輒奏免薦舉其高第有行能者
郡守九卿郎官化之莫不自厲絕請謁貨賂之端令行
禁止惲居殿中廉潔無私郎官稱公平然惲伐其行治又
性刻害好發人陰伏由是多怨於朝廷與太僕戴長樂相
失人有上書告長樂長樂疑惲教人告之亦上書告惲罪
有詔皆免爲庶人○惲既失爵位家居治產業起室宅以
財自娛歲餘其友人孫會宗知畧士也與惲書諫戒之爲
言大臣廢退當闔門惶懼爲可憐之意不當治產業通賓
客有稱譽惲報會宗書曰惲家方隆盛時乘朱輪者十人
位在列卿爵爲通侯總領從官與聞政事與諫曾不能以



此時有所建明以宣德化又不能與群僚同心并力陪輔
 朝廷之遺忘已負尸位素餐之責久矣懷祿貪執不能自
 退遭遇變故橫被口語橫胡孟反身幽北闕妻子滿獄當此之
 時自以夷滅不足以塞責豈意得全首領復奉先人之丘
 墓幸臣之得罪已三年矣田家作苦歲時伏臘烹羊炮羔
 斗酒自勞家本秦也能為秦聲婦趙女也雅善鼓瑟奴婢
 歌者數人酒後耳執仰天拊缶而呼烏烏李斯書云擊樂
叩缶深擊拊
 其詩曰田彼南山蕪穢不治種一頃豆落
 而為箕箕音基
豆堂也人生行樂耳須富貴何時是日也拂衣而
 喜奮袂低印古頓首起舞誠淫荒無度不知其不可也

惲幸有餘祿方糴賤販貴逐什一之利此賈豎之事汗辱
 之處惲親行之下流之人衆毀所歸不寒而栗雖雅知惲
 者猶隨風而靡尚何稱譽之有董生不云乎明明求仁義
 常恐不能化民者卿大夫意也明明求財利常恐困乏者
 庶人之事也故道不同不相為謀為于偽反今子尚安得以卿
 大夫之制而責僕哉西河魏土文侯所興有段干木田子
 方之遺風漂然皆有節槩知去就之分漂匹適反
分勞開反頃者足
 下離舊主臨安定山谷之間昆戎舊壤子弟合鄙豈習俗
 之移人哉於今乃睹子之志矣方當盛夏之隆願勉旃毋
 多談又惲兄子安平侯譚謂惲曰建平杜侯杜廷年前以罪



出令徵爲御史大夫矣罪薄又有功且復用惲曰有功何益縣官不足爲盡力譚即曰縣官實然蓋司隸寬韓馮翊延皆盡力吏也俱坐事誅會有日食變騶馬佞佐成上書告惲驕奢不悔過日食之咎此人所致章下廷尉當惲大逆無道要斬妻子徙酒泉郡譚坐與相應有怨望語免爲庶人

司馬溫公曰以孝宣之明魏相丙吉爲丞相于定國爲廷尉而趙蓋韓楊之死皆不厭衆心惜哉其爲善政之累大矣周官司寇之法有議賢議能若廣漢延壽之治民可不謂能乎寬饒惲之剛直可不謂賢乎然則雖有

死罪猶將宥之况罪不足以死乎

致堂胡氏曰楊惲之死以兩言曰南山蕪穢縣官不可爲盡力如此而已人君行事不當於人心天下得以議之豈有戮一夫鉗一喙而能沮彌者以兩言狂易而殺廉潔剛直之士若割草管曾無顧惜之意宣帝於是乎失君道矣方是時執天下之平民自以爲不寬者于定國也趙蓋韓楊之死定國以爲當乎不當乎以爲當則此四臣者皆良臣也後世評者謂其罪皆應司寇之議雖有死罪尚不可殺也以爲不當則定國常奏惲爲妖惡言大逆不道則廣漢寬饒延壽之戮亦必經廷尉之

當矣然則四臣死非其罪不特宣帝之過丞相御史執金吾皆與有責而廷尉則責之尤者也率雖陳迹千有餘歲然其是非出於人心猶目前也

蔡義傳

事昭帝

蔡義河內溫人也以明經給事大將軍莫府久之詔求能為韓詩者徵義待詔久不進見義上疏曰臣山東草萊之人行能無所比容貌不及衆然而不棄人倫者竊以聞道於先師自託於經術也願賜清閑之燕得盡精思於前上召見義說詩甚說之說擢為光祿大夫給事中進授昭帝數歲代楊敞為相封陽平侯

致堂胡氏曰霍光以大將軍斷國當孝昭帝時車千秋薨然后拜楊敞相蓋少昭帝也當孝宣初楊敞薨十日即拜蔡義相不敢少宣帝也光素以小心畏謹未常有過為武帝所識拔既廢立在手志意遂肆見丞相虛位至二年之久又擇畏事不敢言如楊敞者乃與之豈非輕視其君乎敞薨之時宣帝初立嚴延年劾奏大將軍擅廢立無人臣禮大不道奏雖寢而朝廷肅然光為是故少亡也故天有所畏則戒無所忌則橫與向者下殿門進止有常何其二心哉是故君子不自則難乎有常德也

義為丞相時年八十餘行步僂

僂即俯字僂力
更反曲背也

常兩吏

扶夾廼能行時大將軍光秉政議者或言光置宰相不選賢苟用可顯制者光聞之謂左右曰以為人主師當為宰相何謂云云此語不可使天下聞之義為相四歲薨

互註定策之功比於灌嬰

見杜延年傳

以儒宗居相位然

持祿保位被阿諛之譏

見孔光贊

陳萬年傳

陳萬年字幼公沛郡相人也以高第入為右扶風遷大僕萬年廉平內行脩然善事人賂遺外戚許史傾家自盡。丞相丙吉病中二千石上謁問疾遣家丞出謝謝已皆去

萬年獨留昏夜乃歸及吉病甚上自臨問以大臣行能吉薦于定國杜延年及萬年萬年竟代定國為御史大夫八歲病卒子咸

互註事后母孝悌厚備於行止

見丙吉傳

陳咸

陳咸字子康年十八以萬年任為郎有異材抗直數言事刺譏近臣書數十上遷為左曹萬年嘗病召咸教戒於牀下語至夜半咸睡頭觸屏風萬年大怒欲杖之曰乃公教戒汝汝反睡不聽吾言何也咸叩頭謝曰具曉所言大要教咸調也

論古

萬年乃不復言。萬年死後元帝擢咸為



御史中丞總領州郡奏事課第諸刺史內執法殿中公卿
以下皆敬憚之是時中書令石顯用事顯權威頗言顯短
顯等恨之白奏咸漏泄省中語下獄掠治掠力何反笞也減死髡
為城旦因廢成帝初即位大將軍王鳳以咸前指言石顯
有忠直節奏請咸補長史遷冀州刺史奉使稱意徵為諫
大夫復為南陽太守所居以殺伐立威其治放嚴延年其
廉不如所居調發屬縣所出食物以自奉養奢侈至食然
操持掾史掾王高天郡中長吏皆令閉門自斂不得踰法公移
勅書曰即各欲求索自快公是一郡百太守也何得然哉下
吏畏之豪彊執服執請田一德音之七少反令行禁止然以此見廢○咸

三公子少顯名於朝廷而薛宣朱博翟方進孔光等仕宦
絕在咸後皆以廉儉先至公卿而咸滯於郡守時車騎將
軍王音輔政信用陳湯咸數賂遺湯予書曰即蒙子公力
得入帝城死不恨後竟徵入為少府與翟方進有隙方進
為丞相奏咸前為郡守所在殘酷毒螫加於吏民而官媚
邪臣陳湯以求薦舉苟得無耻不宜處位咸免以憂死

鄭弘傳

鄭弘字穉卿泰山剛人也兄昌字次卿亦好學皆明經通
法律政事次卿為太原涿郡太守弘為南陽太守皆著治
迹教條法度為后所述次卿用刑罰深不如弘平以高第

西漢書卷之第八十一 真多傳 十一 月 朱
入爲右扶風京師稱之代韋元成爲御史大夫六歲坐與
京房論議免

五註所居民富所去見思史傳

賀曰所謂鹽鐵議者起始元中徵文學賢良問以治亂
皆對願罷郡國鹽鐵酒榷均輸務本抑末毋與天下爭
利然後教化可興御史大夫桑弘羊以爲此乃所以爲
安邊竟讀曰制四夷國家大業不可廢也當時相詰難
頗有其議文至文帝時汝南桓寬次公博通善屬文推
衍鹽鐵之議增廣條目極其論難著數萬言亦欲以究
治亂成一家之法焉其辭曰觀公卿賢良文學之議異

乎吾所聞汝南朱生言當此之時英俊並進賢良茂陵

唐生文學魯國萬生之仕伏六十有餘人咸聚闕庭舒六

執之風陳治平之原知者贊其慮仁者明其施勇者見

其斷丁吳辯者騁其辭斷斷焉行行焉斷个片反雖未

詳備斯可略觀矣中山劉子推言王道橋當世反諸正

橋與橋同彬彬然弘博君子也九江祝生奮史魚之節發憤

懣懣音滿又介然直而不撓撓女可謂不畏彊禦矣秦

大夫據當世合時變上權利之略雖非正法鉅儒宿學

不能自解器物通達之士也然攝公卿之柄不師古始

放於末利處非其位行非其道果隕其性以及厥宗車



丞相履伊呂之列當軸處中括囊不言容身而去彼哉彼哉若夫丞相御史兩府之士不能正議以輔宰相成同類長同行阿意苟合以說其上說亦曰悅斗筭之徒何足選哉

叙傳葛繹內寵屈楚王子

公孫賀妻衛皇后姊

千秋特發訟衛太子冤發

言位

宜春舊士

宜春侯王訢

故獨依霍庶幾云已弘惟政事

萬年容已咸睡厥誨孰為不子

楊王孫傳

楊王孫孝武時人也學黃老之術家業千金厚自奉養生無所不致原父曰凡奉養難得之物皆能致之以自供也及病且終先令其子曰

吾欲羸葬以及吾真

上以也

必亡易吾意死則為布囊盛尸

入地七尺既下從足引脫其囊以身親土其子欲默而不

從重廢父命欲從之心又不忍乃往見王孫友人邾戾邾

戾與王孫書王孫報曰蓋聞古之聖王緣人情不忍其親

故為制禮今則越之吾是以羸葬將以矯世也夫厚葬誠

亡益於死者而俗人競以相高靡財單幣腐之地下或乃

今日入而明日發此真與暴骸於中野何異且夫死者終

生之化而物之歸者也歸者得至化者得變是物各反其

真也反其真冥冥亡形亡聲乃合道情且精神者天之有

也形骸者地之有也精神離形各歸其真故謂之鬼鬼為





言歸也其尸塊然獨處對及豈有知哉衰以幣帛蒿以棺
槨支體絡束口含玉石欲化不得鬱為枯腊千載之後棺
槨朽腐乃得歸土就其真宅絲是言之焉用又客祔矣曰
善遂羸葬

胡建傳 武帝朝

胡建字子孟河東人也孝武天漢中守軍正丞

原父曰建之所守軍

正之丞耳未嘗兼守正也故建奏云丞於用尉薦走卒甚

得其心時監軍御史為姦穿北軍壘垣以為賈區賈音古

建欲誅之乃約其走卒曰我欲與公有所誅吾言取之則

取斬之則斬於是當選士馬日監御史與護軍諸校列坐

堂皇上室無四壁曰皇建從走卒趨至堂下拜謁因上堂皇走

卒皆上建指監御史曰取彼走卒謂下堂皇建曰斬之

遂斬御史護軍諸校皆愕驚不知所以建亦有成奏在其

懷中遂上奏曰臣聞軍法立武以成眾誅惡以禁邪今監

軍御史公穿軍垣以求賈利謂顯然亡以率先士大夫尤

失理不公黃帝李法曰李者法官之號主枉壁壘已定穿

窬不絲路是謂姦人姦人者殺臣謹以斬死以聞制曰司

馬法曰國容不入軍軍容不入國三王或誓於軍中欲民

先成其慮也或誓於軍而之外欲民先意以待事也或將

交刃而誓致民志也建又何疑焉建絲是顯名○後為渭

城令治甚有聲至今渭城立其祠

朱雲傳事元成

朱雲字游魯人也徙平陵少時通經後以勇力聞年四十
廼變節從博士白子友父易又事蕭望之受論語皆能傳
其業好儒當世以是爲高元帝時貢禹爲御
史大夫而韋陰守丞上封事言治道在於得賢御史之
官宰相之副九卿之右不可不選平陵朱雲兼資文武忠
正有智略可使以六百石秩試守御史大夫以盡其能上
廼下其事問公卿匡衡對以爲大臣者國家之股肱萬姓
所瞻仰明主所慎擇也傳曰下輕其上爵賤人圖柄臣則

國家搖動而民不靜矣嘉從守丞而圖大臣之位欲以
匹夫徒步之人而超九卿之右非所以重國家而尊社稷
也雲素好勇數犯法亡命禹潔白廉正經術通明而嘉猥
稱雲欲令爲御史大夫妄相稱舉疑有姦心漸不可長宜
下有司案驗以明好惡嘉竟坐之。是時少府五鹿充宗
貴幸爲梁丘易自宣帝時善梁丘氏說元帝好之欲考其
異同令充宗與諸易家論充宗乘貴下口諸儒莫能與抗
皆稱疾不敢會有薦雲者召入攝齋齋子堂抗首而請
音動左右既論難連柱五鹿君柱竹庚反故諸儒爲之語
曰五鹿獄獄長角朱雲折其角絲是爲博士。遷杜陵令

坐故縱亡命會赦舉方正為槐里令時中書令石顯用事
 與充宗為黨百僚畏之唯御史中丞陳咸年少抗節不附
 顯等而與雲相結雲數上書言丞相韋元成容身保位亡
 能往來而咸數毀石顯久之有司考雲疑風吏殺人日風
 復與咸計議丞相共發其事上於是下咸獄滅死為城
 且咸雲遂廢錮終元帝世至咸帝時張禹以帝師位特進
 甚尊重雲上書求見公卿在前雲曰今朝廷大臣上不能
 匡主下無以益民尸位素餐孔子所謂鄙夫不可以事君
 苟患失之亡所不至者臣願賜上方斬馬劍斷佞臣一人
 頭以厲其餘上方生府之稱上問誰也對曰安昌侯張禹

上大怒曰小臣居下訕上訕所誅及廷辱師傅罪死不赦
 御史將雲下雲攀殿檻折雲乎曰臣得下從龍逢比干
 遊於地下足矣未知聖朝如何耳御史遂將雲去於是左
 將軍辛慶忌節頭流血上意解然後得已及後當治殿檻
 上曰勿易因而輯之以旌直臣

致堂胡氏曰成帝一時之怒雲戮死有餘而竟赦之雖
 曰辛慶忌叩頭切諫亦以理義出於良心不可泯也若
 推此心施之劉輔王章則不改之過遠為德矣成帝在
 位直臣亦不為少章既獄死不可復生輔論鬼薪不聞
 再用劉向精忠懇切如水沃石梅福朱雲披心讜論並



無朱納杜欽谷永之徒阿諛權臣而保寵祿國欲不亡
得乎

雲自是之後不復仕常居鄴田時出乘牛車從諸生所過
皆敬事焉薛宣爲丞相往見之宣備宿主禮因留雲宿從
容謂雲曰在田野亡事且留我東閣可以觀四方奇士雲
曰小生廼欲相吏邪宣不敢復言其教授擇諸生然後爲
弟子七十餘終於家

梅福傳 事成帝

梅福字子真九江壽春人也少學長安明尚書穀梁春秋
爲郡文學補南昌尉成帝委任大將軍王鳳鳳專執擅朝

而京兆尹王章素忠直譏刺鳳爲鳳所誅王氏浸盛災異
數見群下莫敢正言福復上書曰臣聞箕子狎狂於殷而
爲周陳洪範叔孫通適秦歸漢制作儀品夫叔孫先非不
忠也箕子非䟽其家而畔親也不可爲言也昔高祖納善
知不及從諫若轉圜聽言不求其能舉功不考其素陳平
起於亡命而爲謀主韓信拔於行陣而建上將故天下之
士雲合歸漢爭進奇異知者竭其策愚者盡其慮勇士極
其節怯夫勉其死合天下之知并天下之威是以舉秦如
鴻毛取楚如拾遺此高祖所以亡敵於天下也亡讀孝文
皇帝起於代谷非有周召之師伊呂之佐也循高祖之法



加以恭儉當此之時天下幾乎繇是言之循高祖之法則
治不循則亂何者秦爲古道削仲尼之迹滅周公之軌壞
井田除五等禮廢樂崩王道不通故欲行王道者莫能致
其功也武帝好忠諫說至言說謂出爵不待廉茂慶賞不
須顯功是以天下布衣各厲志竭精以赴闕庭自銜鬻者
不可勝數漢家得賢於此爲盛使武帝聽用其計升平可
致於是積尸暴骨快心胡越故淮南王安緣間而起所以
計慮不成而謀議泄者以聚賢取於本朝故其大臣執陵
不敢和從也方今布衣乃窺國家之隙見間而起者蜀郡
吳也及山陽亡徒蘇令之群蹈名鄂大郡求當靈雲隨和

宋索與已和

而亡逃匿之意此皆輕量大臣亡所畏忌國

及應已者

家之權輕故匹夫欲與上爭衡也

原父曰漢氏世實隨和
珠玉謂臣大至欲求索

此物所謂與
上爭衡也

士者國家之重器得士則重失士則輕詩云

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廟堂之議非草茅所當言也臣誠恐

身塗草野口并卒伍故數上書求見輒報罷臣聞齊桓之

時有以九九見者

九九笑術若今
九章五帝之輩

桓公不逆欲以致大也

今臣所言非特九九也陛下距臣者三矣此天下士所以

不至也昔秦武王好力任鄙

即關自鬻繆公行伯
伯請由

余歸德今欲致天下之士民有上書求見者輒使詣尚書

問其所言言可采取者秩以升斗之祿賜以一束之帛若



此則天下之士發憤懣音滿吐忠言嘉謀日聞於上條貫

國家表裏爛然可觀矣夫以四海之廣士民之數能言之

類至衆多也然其雋傑指世陳政言成文章質之先聖而

不繆施之當世合時務若此者亦亡幾人音及故爵祿束

帛者天下之底石底之復反高祖所以厲世磨鈍也孔子

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至秦前不然張誹謗之罔以

為漢政除倒持秦阿授楚其柄太阿劍名政治所歸言來

故誠能勿失其柄天下欲有不順者天敢觸其鋒此武帝所

以辟地建功為漢世宗也今不循伯道者之道乃欲以三代

選舉之法取當世之士猶察伯樂之圖求驥驥於市而不

可得亦以明矣故高祖弃陳平之過而獲其謀晉文公召

天王齊桓用其讎亡益於時不顧逆順此所謂伯道者也

一色成禮謂之醇黑白雜合謂之駁欲以承平之法治暴

秦之緒猶以鄉飲酒之禮理軍市也今陛下既不納天下

之言又加戮焉夫戴鵠遭害則仁鳥增逝戴音德仁鳥當鳳也愚者

蒙戮則知士深退閒者愚民上疏多觸不急之法或下廷

尉而死者衆自陽朔以來天下以言為諱朝廷尤甚故京

兆尹王章奢僭忠直敢面引廷爭元帝擢之以厲具臣而

矯曲朝及至陛下戮及妻子且惡惡止其身王章非有反

叛之辜而殃及家折直士之節結諫臣之舌群臣皆知其



西漢名之矣。一。 秘市。 一。 九。 一。 九。
非然不敢爭天下以言爲戒最國家之大患也願陛下循
高祖之軌杜亡秦之路數御十月之歌刺后族太武也留意亡逸
之戒除不急之法下亡諱之詔博覽兼聽謀及疏賤令深
者不隱遠者不塞所謂闢四門明四目也且不急之法誹
謗之微者也往者不可及來者猶可追方今君命犯而主
威奪外戚之權日以益隆陛下不見其形願察其影建始
以來日食地震以率言之三倍春秋水灾亡與此數陰盛
陽微金鐵爲飛此何景也兼漢興以來社稷三危呂霍上
官皆母后之家也親親之道全之爲右全之爲上當與之賢師
良傳教以忠孝之道今乃尊寵其位授以魁柄使之驕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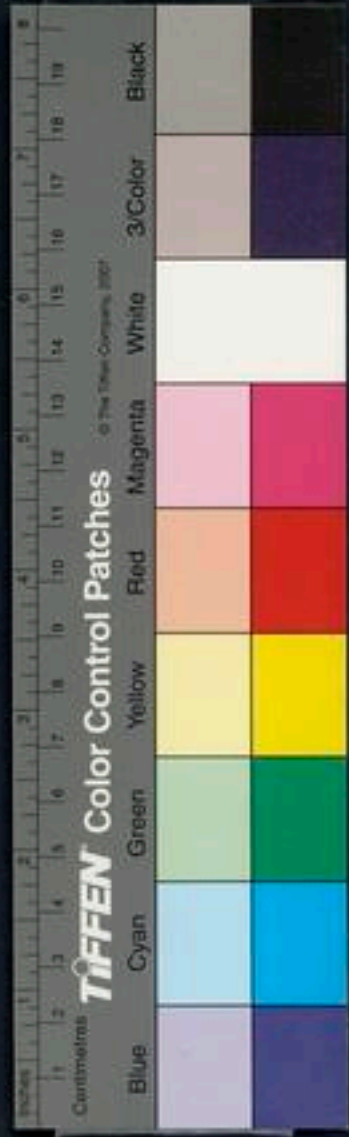
至於夷滅此失親親之大者也自霍光之賢不能爲子孫
慮故權臣易世則危書曰無若火始庸庸微小執陵於君
權隆於上然後防之亦亡及已上遂不納○成帝久亡繼
嗣福以爲宜建三統封孔子之世以爲殷後復上書曰臣
聞不在其位不謀其政者職也位卑而言高者罪也越
職觸罪危言世患雖伏質積分臣之願也守職不言沒齒
身全死之日尸未腐而名滅雖有景公之位伏歷千駟臣
不貪也故願壹登文石之陛涉赤墀之塗以升淹泥塗殿上也當戶
牖之法坐坐才盡平生之愚慮亡益於時有遺於世此臣
寢所以不安食所以忘味也願陛下深省臣言臣聞存人



所以自立也。壅人所以自塞也。善惡之報各如其事。昔秦滅二周，夷六國，隱士不顯，侯民不舉，絕三統，滅天道。是以身危子殺，厥孫不嗣。所謂壅人以自塞也。故武王克殷，未下車，存五帝之後，封殷於宋，紹夏於杞，明著三統，示不獨有也。是以姬姓半天下，遷廟之主流出於戶，所謂存人以自立者也。今成湯不祀，殷人亡後，陛下繼嗣久微，殆為此也。春秋經曰：宋殺其大夫穀，梁傳曰：其不稱名，姓以其在祖位尊之也。孔子本孔父之後，故言在祖位。此言孔子故殷後也。雖不正統，封其子孫，以為殷後，禮亦宜之。福孤遠，又譏切王氏，故終不見納。武帝時始封周後姬嘉為周子南君，至元

帝時周子南君為周承休侯，使諸大夫博士求殷後。時匡衡議以為王者存二王後，所以尊其先王而通三統也。禮記孔子曰：立殷人也。先師所共傳，宜以孔子世為湯後，上以其語不經，遂見寢。至成帝時，梅福復言宜封孔子後，以奉湯祀。綏和元年立二王後，推迹古文，以左氏穀梁世本禮記相明，遂下詔封孔子世為殷紹嘉公。是時福居家常讀書，養性為事。至元始中，王莽顛政，福一朝弃妻子去九江。至今傳以為仙。其後人有見福於會稽者，變姓名為吳市門卒云。

云敞傳



云敞字幼孺平陵人也師事同縣吳章章治尚書經爲博士平帝即位王莽秉政莽長子宇非莽南絕衛氏平帝外家與吳章謀夜以血塗莽門若鬼神之戒冀以懼莽事發覺莽殺宇章坐要斬磔尸東市門初章爲當世名儒教授尤盛弟子千餘人莽以爲惡人黨皆當禁錮不得仕宦門人盡更名他師敞時爲大司徒掾自劾吳章弟子收抱章尸歸棺斂葬之京師稱焉車騎將軍王舜高其志節比之藥布薦爲中郎諫大夫

贊曰昔仲尼稱不得中行則思狂狷狷子孫反觀揚王孫之忘賢於秦始皇遠矣世稱朱雲多過其曾故曰蓋有不

知而作之者我亡是也胡建臨敵敢斷武昭於外斬伐姦隙軍旅不隊梅福之辭合於大雅雖無老成尚有典刑殷監不遠夏后所聞遂從所好全性市門云敞之義著於吳章爲仁由已再入大府清而濯纓何遠之有

叙傳王孫蠡葬建乃斬將雲廷許禹福逾刺鳳是謂狂狷敞近其衷來竹仲反

霍光傳事武昭宜

霍光字子孟去病弟也父中孺中漢河東平陽人也以縣吏給事平陽矣家與侍者衛少兒私通而生去病中孺吏畢歸家娶婦生光因絕不相聞去病壯大自知父爲霍中



西漢書卷之六十一
卷之六十一
儒未及求問會為驃騎將軍擊匈奴至平陽傳舍遣吏迎
吏迎霍中孺因跪曰去病不早自知為大人遺體也大為
中孺買田宅奴婢而去還復過焉廼將光西至長安時年
十餘歲任光為郎去病死後光為奉車都尉光祿大夫出
則奉車入侍左右出入禁闈宮中二十餘年小心謹慎未
常有過甚見親信

征和二年衛太子為江充所敗而燕王旦廣陵王胥皆多
過失是時上年老寵姬鈞弋趙婕妤有男上心欲以為嗣
命大臣輔之察群臣唯光任太重任音可屬社稷屬之上
廼使黃門畫者畫周公輔成王朝諸侯以賜光後上病篤

光泣涕問曰如有不諱誰當嗣者上曰君未諭前畫意耶
立少子君行周公之事光頓首讓曰臣不如金日磾日磾
亦曰臣外國人不如光上以光為大司馬大將軍金日磾
為車騎將軍及上官桀為左將軍桑弘羊為御史大夫皆
拜卧内牀下受遺詔輔少主明日武崩昭帝即位年八
歲政事一決於光先是後元年齊何羅謀為逆齊莫時光
與金日磾等共誅之功未錄武帝病遺詔封光為博陸侯
光為人沈靜詳審長射七尺三寸射與白晳疏眉目替先
美髭顙顙人每出入下殿門止進有常處郎僕射竊識視
之識志不失尺寸其資性端正如此○初輔幼主政自
反記也



已出天下想聞其風未殿中堂有雀一夜群臣相驚光召尚符璽郎郎不肯授光欲奪之郎按劍曰臣頭可得璽不可得也光甚誼之明日詔增此郎秩二等衆莫不多光○光與左將軍桀結婚相親光長女爲桀子安妻有女年與帝相配桀因納安女後宮爲婕妤數月立爲皇后父安爲驃騎將軍封桑樂侯父子並爲將軍有椒房中宮之重椒房皇后所居繇是與光爭權於廷蓋主上官桀安及弘羊皆與燕王旦通謀詐令人爲燕王上書言光專權自恣疑有非常書奏上曰朕知是詐書也將軍亡罪將軍調校尉以來未能十日燕王何以知之○是時帝年十四尚書左右皆驚

而上書者果亡後桀黨與有譖光者上輒怒曰大將軍忠臣先帝所屬屬之以輔朕身敢有毀者坐之自是桀等不敢復言

李德裕論曰人君之德莫大於至明明以照姦則百邪不能蔽矣漢昭帝是也周成王有顛德矣高祖文景俱不如也成王聞管蔡流言遂使周公狼跋而東漢高祖陳平去魏背楚欲捨腹心臣漢文惑李布使酒難近罷歸股肱郡疑賈生擅權紛亂復踈賢士景帝信誅晁錯兵起遂戮三公所謂執狐疑之心來讒之口使昭帝得伊呂之佐則成康不足侔矣

廼謀令長公主置酒請光伏兵格殺之因廢帝迎立燕王
 為天子事發覺光盡誅桀奴弘羊外人宗族燕王蓋主皆
 自殺光威震海內昭帝既冠遂委任光訖十三年百姓充
 實四夷賓服。元平元年昭帝崩亡嗣群臣議所立咸持
 廣陵王王本以行失道先帝所用光內不自安郎有上
 書言周太王廢太伯立王季文王舍伯邑考立武王唯在
 所宜雖廢長立少可也言合光意光以書視丞相敞等音視
 示擢郎為九江太守即日迎昌邑王賀賀既即位行淫亂
 光憂懣音滿又音悶獨以問所親故吏田延年曰將軍為國柱
 石審此人不可何不建白太后更選賢而立之光曰今欲

如是於古嘗有此否延年曰伊尹相殷廢大甲以安宗廟
 後世稱其忠將軍若能行此亦漢之伊尹也光廼引延年
 給事中陰與車騎將軍平張安世圖計遂召丞相御史將軍
 列侯中二千石大夫士會議未央宮光曰昌邑王行昏
 亂恐危社稷如何群臣皆驚鄂失色莫敢發言但唯唯而
 已田延年前離席按劍曰先帝屬將軍以幼孤寄將軍以
 天下以將軍忠賢能安劉氏也今群下鼎沸社稷將傾今
 日之議不得旋踵群臣後應者臣請劍斬之於是議者皆
 叩頭曰萬姓之命在於將軍唯大將軍令光即與群臣俱
 見白太后具陳昌邑王不可以承宗廟狀頃之太后詔召



西漢書卷之第六十二 禮九 卷之六十二 禮九
王王伏前聽詔光與群臣連名奏王皇太后詔曰可光令
王起拜受詔即持其手解脫其璽組奉上太后扶王下殿
出金馬門光送至昌邑邸光謝曰王行自絕於天臣寧負
王不敢負社稷涕泣而去昌邑群臣坐亡輔道之誼陷王
於惡光悉誅殺二百餘人光坐庭中會丞相以下議定所
立遂復與丞相敞等上奏曰孝武皇帝曾孫病已武帝時
有詔掖庭養親至今年十八帥受詩論語孝經躬行節儉
慈仁愛人可以嗣孝昭後皇太后詔曰可光遣宗正劉德
迎曾孫謁廟是為孝宣皇帝明年益封光萬七千戶與故
所食凡二萬戶賞賜前後黃金七千斤錢六千萬雜繒三

萬疋甲第一區自昭帝時光子禹及兄孫雲皆中郎將雲
弟山奉車都尉侍中領胡越兵光兩女壻為東西宮衛尉
昆弟諸壻外孫皆奉朝請為諸曹大夫騎都尉給事中黨
親連體根據於朝廷光自後元秉持萬機及上即位迺歸
政上謙讓不受諸事皆先關白光然後奏御天子光每朝
見上虛已斂容禮下之已甚下胡策政前後二十年地
節三年春病篤車駕自臨問光病上為之涕泣光上書謝
恩曰願分國邑三千戶以封兄孫山為列侯奉兄去病祀
事下丞相御史即日拜光子禹為右將軍光薨上及皇太
后親臨喪葬皆如乘輿制度



致堂胡氏曰霍禹山雲生替亂之心則亦以見其父居梓宮類人主之故是宣帝啓之也昔周王以相晉侯之請晉侯無代德而屈於二王之命宣帝獨不取法於是哉

謚曰宣成侯天子思光功德下詔曰故博陸侯宿衛孝武皇帝三十餘年輔孝昭皇帝十有餘年遭大難躬秉誼率三公九卿大夫定萬世冊以安社稷天下蒸庶咸以康寧功德茂盛朕甚嘉之復其後世疇其爵邑世世無有所與與音功如蕭相國○宣帝自在民間聞知霍氏尊盛日久內不能善光薨上始躬親朝政初宣帝始立微時許妃為

皇后光夫人顯愛小女成君欲貴之私使乳豎淳于衍行毒藥殺許后因勸光內成君代立為后光薨後語稍泄於是上始聞之而未察更以禹為大司馬冠小冠亡印綬罷其右將軍屯兵官屬顯及禹山雲自見日侵削數相對啼泣自怨於是始有邪謀矣會事發覺雲山明友自殺顯禹廣漢等捕得禹要斬顯及諸女昆弟皆弃市唯獨霍后廢處昭臺宮與霍氏相連坐誅滅者數千家○初霍氏奢侈茂陵徐生言霍氏泰盛陛下即厚愛之宜以時抑制無使至亡書三上輒報罷其後霍氏誅滅而告霍氏者皆封人為徐生上書曰臣聞客有過主人者見其龜直突傍有積



薪客謂主人更為曲突遠徙其薪不者且有火患主人嘿然不應俄而家果失火鄰里共救之幸而得息於是殺牛置酒謝其鄰人灼爛者在上行即行胡餘各以功次坐而不錄言曲突者人謂主人曰鄉使聽客之言鄉音向不費牛酒終亡火患今論功而請賓曲突徙薪亡恩澤焦頭爛額為上客耶主人乃寤而請之今茂陵徐福數上言霍氏而獨不蒙其功唯陛下察之貴徙薪曲突之策使居焦髮灼爛之右上乃賜福帛十匹後以為郎○宣帝始立謁見高廟光從驂乘上內嚴憚之若芒刺在背後張安世代光驂乘天子從容肆體甚安近近音近焉及光身死而宗族竟誅故俗傳

之曰威震王者不畜霍氏之禍萌於驂乘

司馬溫公曰霍光之輔漢室可謂忠矣然卒不能庇其

宗何也夫威福者人君之器也人臣執之久而不歸鮮

不及矣以孝昭之明十四而知上官桀之詐固可以親

政矣况孝宣十九即位聰明剛毅知民疾苦而光久專

大柄不知避去多置親黨充塞朝廷使人主蓄憤於上

吏民積怨於下切齒側目待時而發其得免於身幸矣

况子孫以驕侈趣之哉雖然鄧使孝宣專以祿秩常賜

富其子孫使之食大縣奉朝請亦足以報盛德矣乃復

任之以政授之以兵及事叢疊積更加裁奪遂至怨懼



以生邪謀豈徒霍氏之自禍哉亦孝宜醞釀以成之也
昔闔椒作亂於楚莊王滅其族而赦箴尹克黃以為子
文無後何以勸善夫以顯禹雲山之罪雖應夷滅而光
之忠勳不可不祀遂使家無雉類孝宣亦少恩哉

至元始二年封光從父昆弟曾孫陽為關侯千戶

互註光知時務之要輕徭薄賦與民休息見昭帝贊定萬

世策以安宗廟天下蒸庶咸以康寧功德茂盛○功

如蕭相國並見宣帝紀專事不知禮見貢禹傳論定策功過絳

侯周勃見杜延年傳甘露三年圖其形於麒麟閣見蕭蕭

望之言光見士非周公致白屋之意見蕭望之傳昭帝初

即位未任聽政事一決於光見車千秋傳秉政因循守

職無所改作見傅

金日磾傳碑丁

金日磾字翁叔本匈奴休屠王太子也休許地反武帝元

狩中昆邪休屠謀降漢昆反休屠王後悔昆邪王殺之並

將其衆降漢封為列侯日磾以父不降見殺與母關氏弟

倫俱沒入官輸黃門養馬時年十四矣久之武帝游宴見

馬後宮滿側日磾等數十人牽馬過殿下莫不竊視至日

磾獨不敢日磾長八尺二寸容貌甚嚴馬又肥好上異而

問之具以本狀對上奇焉即日賜湯沐衣冠拜為馬監遷



西漢書卷之第八十一 霍光傳 二十九 月

光祿大夫日磾既親近未嘗有過失上甚信愛之賞賜累千金出則駮乘入侍左右貴戚多竊怨曰陛下妄得一胡兒反貴重之上聞愈厚焉。日磾母教誨兩子甚有法度上聞而嘉之病死詔圖畫於甘泉宮署曰休屠王閼氏日磾每見畫常拜鄉之涕泣鄉音向然後乃去。日磾子二人皆愛為帝弄兒弄兒壯大不謹自殿下與宮人戲日磾適見之惡其淫亂遂殺之上聞大怒日磾具言所以殺弄兒狀上甚哀為之泣已而心敬日磾。初莽何羅謀為逆日磾視其志意有非常心疑之是時上幸靈光宮明旦上未起何羅亡何從外入日磾奏廁心動立入坐內戶下須臾

何羅竊曰刃袖古從東廂上見日磾色變走趨卧內欲入

行觸寶瑟僵日磾得抱何羅投殿下擒縛之窮治皆伏辜

絲是著忠孝節。日磾自在左右目不忤視者數十年賜

出宮女不敢近上欲內其女後宮不肯其篤慎如此上尤

奇異之及上病屬霍光以輔少主弱之光讓日磾日磾曰

臣外國人且使匈奴輕漢於是遂為光副光以女妻日磾

嗣子賞初武帝遺詔以討莽何羅功封日磾為穉侯穉故反

日磾以帝少不受封輔政歲餘病困大將軍光白封日磾

卧授印綬一日薨謚曰敬侯。日磾兩子賞建俱侍中與

昭帝略同年共卧起賞為奉車建駙馬都尉及賞嗣侯佩

百一十八 二十九 月



兩綬上謂霍將軍曰金氏兄弟兩人不可使俱兩綬邪霍
光對曰賞自嗣父為侯耳上笑曰侯不在我與將軍乎光
曰先帝之約有功乃得封侯時年俱八九歲宣帝即位賞
為大僕霍氏有事萌牙上嘗去妻上亦衰之獨得不坐日
殫兩子貴及孫則衰矣而弟倫後嗣遂盛于安上始貞顯
封侯

互註為車騎將軍拜卧內牀下受遺詔輔少主

見霍光傳

金安上傳

安上字子侯少為侍中博篤有智宣帝愛之霍氏反安上
傳禁門闔無內霍氏親領封都成侯子敞

金敞傳

敞元帝為太子時敞為中庶子幸有寵帝即位為侍中元
帝崩故事近臣皆隨陵為園即敞以世名忠孝太后詔留
侍成帝為衛尉敞為人正直敢犯顏色左右憚之。子涉

本為左曹上拜涉為侍中使侍幸綠車載送衛尉舍

綠車皇孫

車也太子有子乘以從今以載涉歸寵之也

須臾卒涉明經儉節諸儒稱之哀

帝即位為奉車都尉至長信少府。涉從父弟欽舉明經
平帝即位徵為京兆尹帝年幼選置師友大司徒光以
明經高行為孔氏師京兆尹金欽以家世忠孝為金氏友
徙光祿大夫封都成侯



贊曰霍光以結髮內侍起於階闥之間確然秉志諷形於主受襁褓之託任漢室之寄當廟堂擁幼君摧燕王仆上官因權制敵以成其忠處廢置之際臨大節而不可奪遂匡國家安社稷擁昭立宣光為師保雖周公阿衡何以加此然光不學亡術闇於大體陰妻邪謀立女為后湛溺盈溢之欲漢諺曰先以增顛覆之禍死財三年與宗族誅夷哀哉昔霍叔封於晉晉即河東光豈其苗裔乎金日磾夷狄亡國羈虛勞漢庭而以篤敬寤主忠信自著勅功上將傳國後嗣世一名忠孝七世內侍何其盛也本以休屠作金人為祭天主故因賜姓金氏云

叙傳傳陸堂受遺武皇擁歸孝昭夫命導揚武帝陸終命霍

光遭家不造立帝廢王權定社稷配忠阿衡懷祿耽寵

漸化不祥陰妻之逆至子而亡程侯狄孛匈奴休屠王太子曰狄孛

音虔恭忠信奕世載德貶于子於

陸氏

東萊先生西漢詳節卷之十八

百卷詳節卷之十八

二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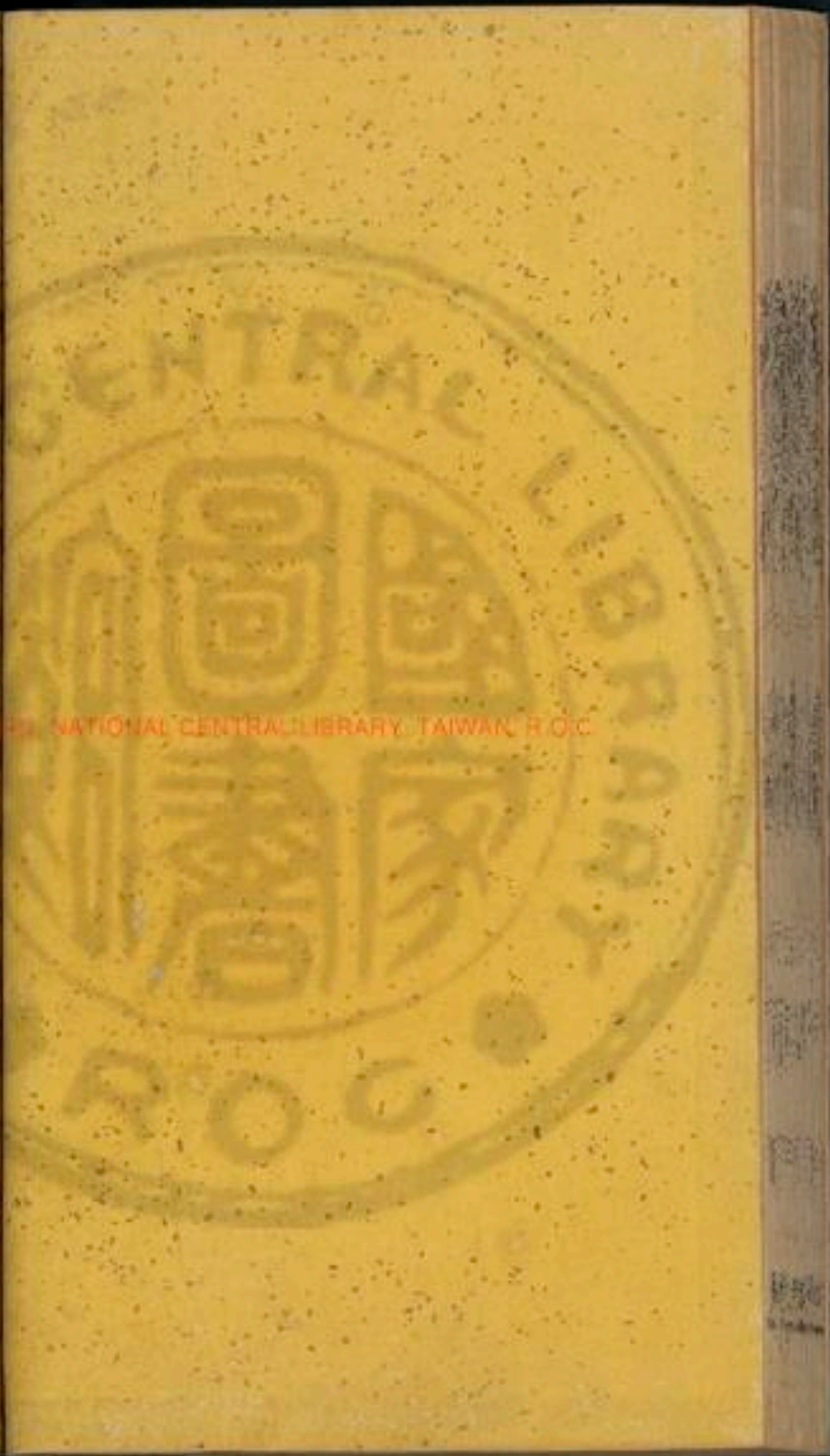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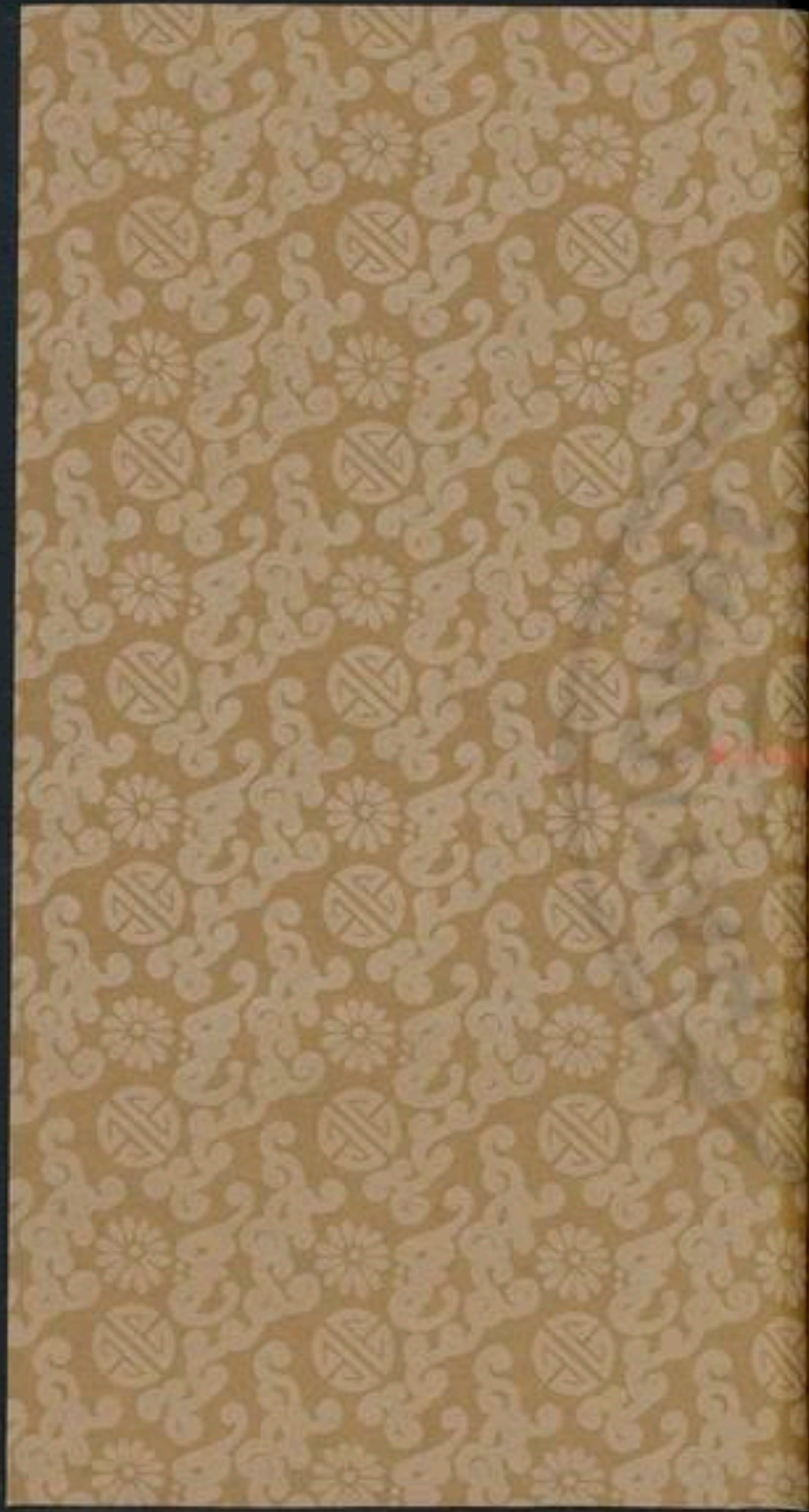
類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東萊先生西漢詳節卷之十九

趙充國傳 事武昭宣三朝

趙充國字翁孫隴西上邽人也

邽音圭後徙金城令居

零音

始為騎士以六郡良家子善騎射補羽林為人沉勇有大

略少好將帥之節而學兵法通知四夷事

武帝時以假司

馬從貳師將軍擊匈奴大為虜所圍充國乃與壯士百餘

人潰圍陷陳遂得解身被二十餘創貳師奏狀詔徵充國

詣行在所武帝親見視其創嗟嘆之拜為中郎遷車騎將

軍長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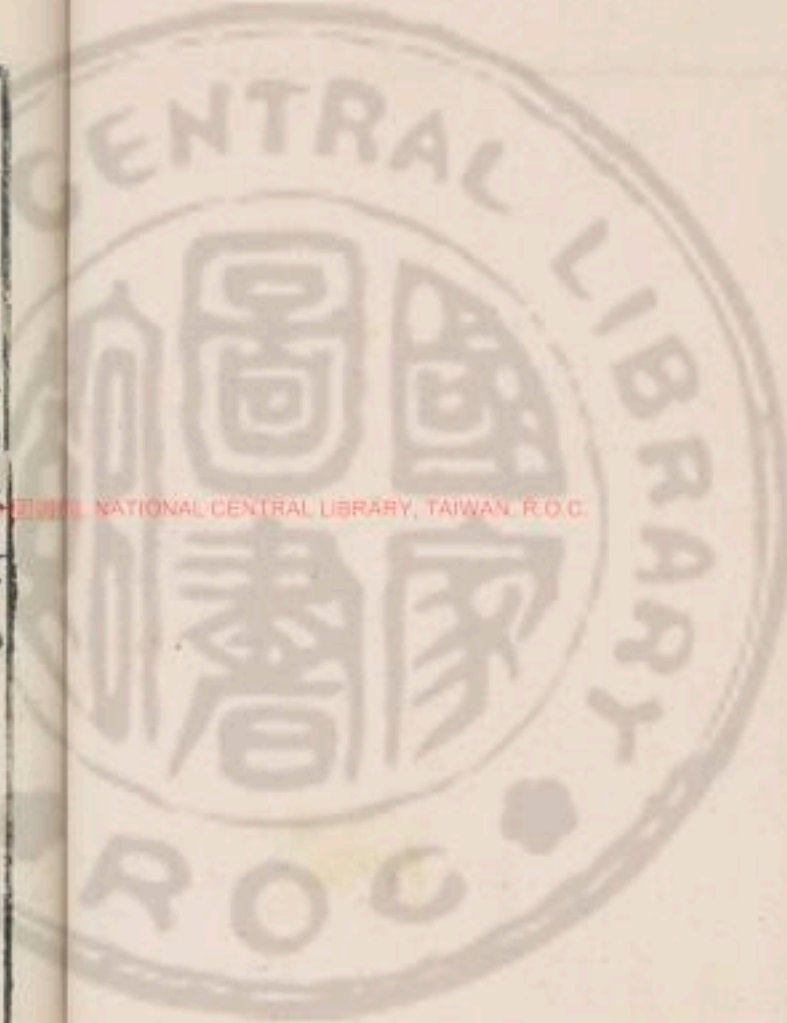
昭帝

時擊匈奴獲西祁王擢為後將軍與將軍霍

光定冊尊立

宣帝

封營平侯本始中光祿大夫義渠安國



使行諸羌先零豪言願時度湟水北皇逐民所不田處

畜牧仲馮曰湟北非謂漢地羌志欲稍北近匈奴合而安

國以聞充國劾安國奉使不敬是後羌人旁緣前言旁步

抵日度湟水比反郡縣不能禁○元康三年先零與諸羌

種豪二百餘人解仇交質盟詛上聞之以問充國對曰羌

人所以易制者以其種自有豪數相攻擊勢不一也往歲

西羌反時亦先解仇合約攻令居與漢相距五六年乃定

臣恐羌變未止此且復結聯他種宜及未然為之備後月

餘羌疾狼何遣使至匈奴匈奴善燉煌籍籍也以

絕漢道充國疑匈奴使已至羌中先零罕开罕开早早罕罕反反乃

解仇作約到秋馬肥變必起矣宜遣使者行邊兵豫為備

救視諸羌毋令解仇以發覺其謀於是兩府復白遣義渠

安國行視諸羌分別善惡安國至召先零諸豪以尤桀黠

皆斬之縱兵擊其種人於是諸降羌及歸義羌侯楊玉等

恐怒無所信鄉仲馮曰且恐且怒也羌未有變而漢文無

於是與他族皆叛也遂劫略小種背畔犯塞安國將騎三千屯備羌

至浩亶浩音門為虜所擊失亡甚衆安國引還至令居以

聞是歲神爵元年春時充國年七十餘上老之使丙吉問

誰可將者充國對曰亡踰於老臣者矣上遣問焉曰將軍

度羌虜何如當用幾人度大充國曰百聞不如一見兵難

西漢書卷之第九十一 趙充國傳 一 月 文



諭度

口逾

臣願馳至金城圖上方略然羌戎小夷逆天背

叛滅亡不久願陛下以屬老臣

屬之

勿以為憂上笑曰諾

充國至金城欲度河恐為虜所遮即夜遣三校銜枚先渡

渡輒營陳會明畢遂以次盡渡虜數千百騎來出入軍傍

充國曰吾士馬新倦不可馳逐此皆驍騎難制又恐其為

誘兵也擊虜以殄滅為期小利不足貪令軍勿擊遣騎候

四望隘中亡虜

狹

夜引兵上至落都

山名

召諸校司馬謂

曰吾知羌虜不能為矣夫使虜發數千人守杜四望隘中

兵豈得入哉充國嘗以遠斥候為務行必為戰備止必堅

營壁尤能持重愛士卒先計而後戰遂西至西部都尉府

日饗軍士士皆欲為用虜數挑戰充國堅守捕得生口言

羌豪相數言曰語汝亡反今天子遣趙將軍來年八九十

矣善為兵今請欲壹聞而死可得耶○初罕开豪靡當兒

使弟靡庫來告都尉曰先零欲反後數日果反都尉即留

靡庫為質充國以為亡罪乃遣歸充國計欲以威信招降

罕开及劫略者解散虜謀微極廼擊之

微江竟反要其德極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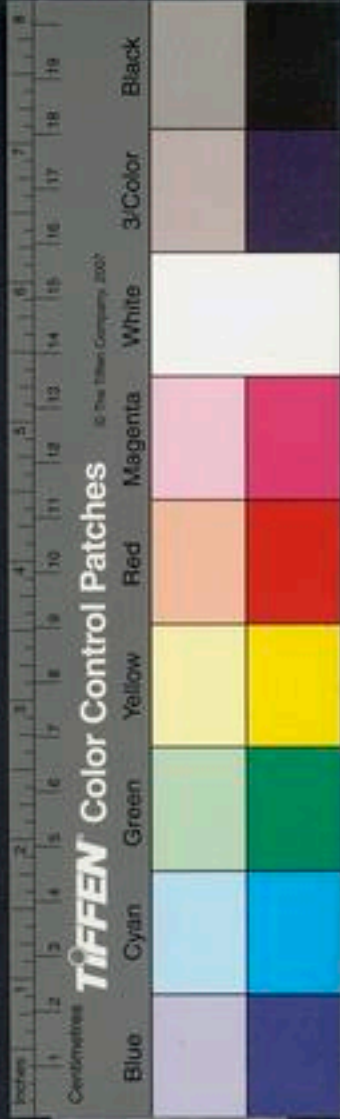
時酒

泉太守辛武賢奏言今虜朝夕為寇土地寒苦漢馬不能

耐冬可益馬食以七月上旬齋三十日糧分兵並出張掖

酒泉合擊罕开在鮮水上者虜以畜產為命今皆離散兵

即分出雖不能盡誅豈奪其畜產音但虜其妻子復引兵



還冬復擊之大兵仍出虜必震壞天子下其書充國議以
為武賢欲輕引萬騎分為兩道出張掖回遠千里回朔以
一馬自陀負三十日食陀狹向反又有衣裝兵器難以追逐虜
即據前險守後阨絕糧道必有傷危之憂為夷狄笑而
武賢以為可奪其畜產虜其妻子此殆空言非至計也先
零首為畔逆他種劫略故臣愚用欲捐單開關牀之過隱
而勿章先行先零之誅以震動之宜悔過反善因赦其罪
選擇良吏知其俗者拊循和輯拊古撫字此全師保勝安邊之
冊天子下其書公卿議者咸以為先零丘盛而召單開之
助不先破單開則先零未可圖也上乃拜許延壽為強弩

將軍即拜武賢為破羌將軍賜璽書嘉納其冊以書敕讓

充國曰將軍不念中國之費欲以歲數而勝微將軍誰不

樂此者仲馮曰微無也言雖無尤國諱不樂此安便也今五星出東方中國大利

蠻夷大敗太白出高用兵深入敢戰者吉弗敢戰者凶將

軍急裝因天時誅不義萬下必全勿復有疑充國既得讓

以為將任兵在外便宜有守以安國家乃上書謝罪因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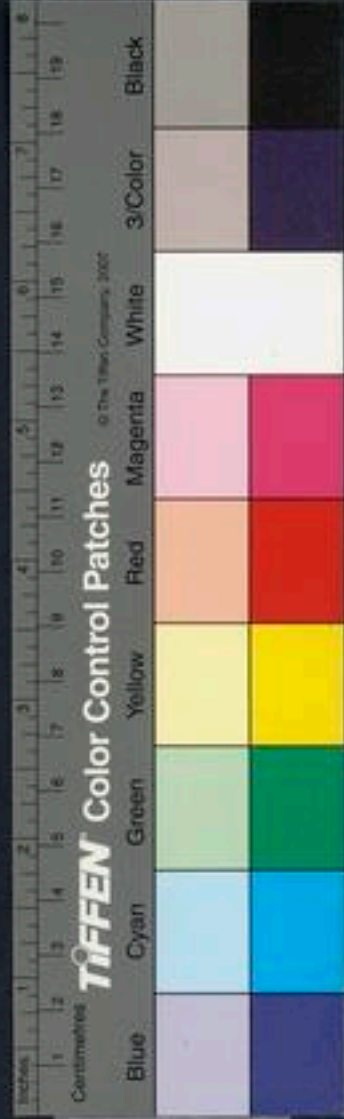
兵利害曰臣聞兵法攻不足者守有餘又曰善戰者致人

不致於人今單羌欲為燉煌酒泉寇宜飭兵馬練戰士以

須其至坐得致敵之術以逸擊勞取勝之道也今恐二郡

兵少不足以守而發之行攻釋致虜之術而從為虜所致

百卷之三卷之二 起兵國傳 一 三 月 日



之道臣愚以為不便臣得蒙天子厚恩犬馬之齒七十六
亡所顧念獨思惟兵利害至悉也於臣之計先誅先零已
則罕开之屬不煩兵而服矣先零已誅而罕开不服涉正
月擊之得計之理又其時也以今進兵誠不見其利唯陛
下裁察六月戊申奏七月甲寅實書報從充國計焉充國
引兵至先零住所虜久屯聚解弛解讀曰解弛放也望見大軍奔
車重師古曰重且用反欲渡湟水道阨狹充國徐行驅之或曰遂
利行遲充國曰此窮寇不可迫也緩之則走不顧急之則
還致死諸校皆曰善兵至罕地令軍毋燔聚落芻牧田中
罕差聞之喜曰漢果不擊我矣蒙天子恩自歸充國賜飲

食遣還諭種人護軍以下皆爭之充國曰諸君但欲便文

自營

便胡向反

非為公家忠計也後罕竟不煩兵而下。其秋

充國病上賜書曰將軍急因天時大利吏士銳氣以十二
月擊先零羌時羌降者萬餘人矣充國度其必壞欲罷騎
兵屯田以待其敝作奏未上會得進兵實書其子中郎將
邛懼使客諫充國曰誠令兵出破軍殺將以傾國家將軍
守之可也即利與病又何足爭一旦不合上意遺繡衣來
責將軍將軍之身不能自保何國家之安充國嘆曰是何
言之不忠也本用吾言羌虜得至是邪往者舉可先行羌
者吾舉辛武賢丞相御史復白遣義渠安國竟沮敗羌金



城隍中穀斛八錢吾謂耿中丞

壽昌為司農中丞

糴三百萬斛穀

羌人不敢動矣耿中丞請糴百萬斛乃得四十萬斛耳義

渠再使且費其半失此二冊羌人故致為逆失之毫釐差

以千里是既然矣今兵又不決四夷卒有動搖相因而起

卒讀日俸雖有知者不能善其後羌獨足憂邪言苟如此則所

吾固以死守之明主可為忠言遂上屯田奏曰臣聞兵者

所以明德除害也故舉得於外則福生於內不可不慎臣

所將吏士馬牛食月用糧穀十九萬九千六百三十斛鹽

千六百九十三斛芟草二十五萬二百八十六石難久不

解繇役不息又恐它夷卒有不虞之變

卒讀日俸相因並起為

明主憂誠非素定廟勝之冊且羌虜易以計破難用兵碎

也故臣愚以為擊之不便計度

臨羌名度大

東至浩亶故田

及公田民所未墾可二千頃以上其間郵亭多壞敗者臣

前部士入山伐材木大小六萬餘枚皆在水次願罷騎兵

留弛刑應募及淮陽汝南步兵與吏私從者合凡萬二百

八十一人用穀月二萬七千三百六十三斛鹽三百八斛

分屯要害處水解漕下繕鄉亭浚溝渠治湟陘以西道橋

七十所令可至鮮水左右田事出賦人二十晦

田亭出謂至春人出

營田也賦所賦

至四月草生發郡騎及屬國胡騎伉健各

千

伉健各千

為田者游兵

浪反倅馬什二就草

倅副也什二者千騎則副馬二百匹也



以充入金城郡益積畜畜積省大費今大司農所轉穀至者足支萬人一歲食謹上田處及器用簿簿唯陛下裁許上報曰皇帝問後將軍言欲罷騎兵萬人留田即如將軍之計虜當何時伏誅兵當何時得決熟計其便復奏充國上狀曰臣聞帝王之兵以全取勝是以貴謀而賤戰戰而百勝非戰之善者也故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蠻夷習俗雖殊於禮義之國然其欲避害就利愛親戚畏死亡一也今虜亡其美地薦草愁於寄託遠遯骨肉離心人有畔志而明主般師罷兵般奇也萬人留田順天特因地利以待可勝之虜雖未即伏辜兵決可暮月而望羗虜瓦

解前後降者萬七百餘人及受言去者凡七十輩此坐支

解美虜之具臣謹條不出兵留田便宜十二事步兵九校

一校也吏士萬人留屯以為武備因田致穀威德並行一

也又因拊折羗虜令不得罷饒之地貪破其衆以成羗虜

相畔之漸二也居民得並田作不失農業三也仲為日軍

馬一月之食度支田士一歲度大罷騎兵以省大費四也

至春省甲士卒循河湟漕谷至臨羗以賑羗虜亦字揚威

武傳世折衝之具五也以閒暇時下所伐材繕治郵亭充

入金城六也兵出乘危徼幸不出令反畔之虜窟於風寒

之地離霜露疾疫瘵惰之患坐得必勝之道七也亡經阻



遠追死傷之害人也內不損威武之重外不令虜得乘間之執九也謂平之又亡驚動河南大井小井皆是使生他變之憂十也治隍陘中道橋令可至鮮水以制西域信威千里從枕席上過師十一也太費既省歸役豫息以戒不虞十二也留屯田得十二便出兵失十二利臣材下唯明詔博詳公卿議臣採擇上復賜報曰後將軍言十二便聞之虜雖未伏誅兵決可期月而望者謂今冬邪謂何時也將軍獨不計虜聞兵頗罷且丁壯相聚攻擾田者及道上屯兵復殺略人民將何以止之充國復奏曰臣聞兵以計為本攻多筭勝少筭先零羌精兵今餘不過七八千人罕

開莫須又頗暴略其羸弱畜產畔還者不絕皆聞天子明令相捕斬之賞臣愚以為虜破壞可日月冀遠在來春故曰兵決可期月而望臣愚以為屯田內有亡費之利外有守禦之備是不戰而自破之冊也臣聞戰不必勝不可接刃攻不必取不苟勞衆今釋坐勝之道從乘危之勢往終不見利空內自罷敵貶重而自損非所以視蠻夷也且匈奴不可不備烏桓不可不憂今久轉運煩費傾我不虞之用以贍一隅臣愚以為不便唯陛下省察充國奏每上輒下公卿議臣初是充國計者什三中什五最後什八有詔詰前言不便者皆頓首服丞相魏相曰臣愚不習兵事利

害後將軍數畫軍冊其言常是臣任其計可必用也上於是報充國曰將軍計善明年五月充國奏言羌本可五萬人軍凡斬首七千六百級降者三萬一千二百人溺河餓餓死者五六千人定計遺脫與煎鞏黃羆俱亡者不過四千人音羌靡忘自詭必得說責也請罷屯兵奏可充國振旅而還所善浩星賜迎說充國曰浩星姓賜名也衆人皆以破羌彊弩破羌亦武賢也彊弩名許延壽也出擊多斬首獲降虜以破壞然有識者以為虜勢窮困兵雖不出必自服矣將軍即見宜歸功於二將軍出擊非愚臣所及如此將軍計未失也充國曰吾年老矣爵位已極豈嫌伐一時事以欺明主哉兵勢

國之大事當為後法老臣不以餘命壹為陛下明言兵之

利害卒死誰當復言之者卒音卒以其意對上然其計罷

遣辛武賢歸酒泉太守官充國復為後將軍衛尉其秋羌

諸豪帥四千餘人降漢初置金城屬國以處降羌詔舉可

護羌校尉者時充國病四府舉辛武賢小弟湯充國遽起

奏湯使酒因酒以使氣也不可典蠻夷不如湯兄臨衆時湯已拜

受節有詔更用臨衆夏病免五府復舉湯湯數醉酌羌人

酌兒務文即羌人反畔卒如充國之言初破羌將軍武賢

在軍中與中郎將卬寔語卬道車騎將軍張安世始嘗不

快上上欲誅之卬家將軍以為安世本持橐籥筆筆筆於首所以



盛書也。有成曰業。無成曰業。言各及久。言此。事武帝數十年。見謂忠謹。宜全宥之。安世用是得免。及充國還。言兵事。武賢罷歸。故官深恨。上書告。卬泄省中語。卬坐禁止而入。至充國。莫府司馬中。亂屯兵。下吏自殺。趙充國乞骸骨。賜安車駟馬。黃金六十斤。罷就第。朝廷每有四夷大議。常與參兵謀。問等策焉。與

日年八十六。甘露二年。薨。謚曰壯侯。初。充國以功德與霍光等列。畫未央宮殿。帝時。西羌常有警。上思將帥之臣。追美充國。乃召黃門郎楊雄。即充國圖畫而頌之。曰。明靈惟宣。戎有先零。先零自狂。侵漢西疆。漢命虎臣。惟後將軍。整我六師。是討是震。震音既臨其域。論以威德。有守矜功。

謂之弗克。請奮其旅。干旱之羌。天子命我。從之。鮮陽營平。守節屢奏。封章料敵。制勝威謀。靡亢。亢音遂克西戎。還師於京。鬼方賓服。罔有不庭。昔周之宣。有方有虎。方音詩人歌功。乃列于雅。在漢中興。充國作武。赴桓桓。亦紹厥後。

互註甘露三年。圖其形於麒麟閣。麟武將相則張安世。趙充國皆有功迹。見述於世。公孫弘傳

辛慶忌傳 事元成二朝

辛慶忌字子直。少以父任。為右校丞。隨長羅侯常惠屯田。烏孫赤谷城。與欽侯戰。欽即陷陳郤敵。惠奏其功。拜為侍郎。遷校尉。將吏士也。烏者。國還為謁者。尚未知名。元帝初



舉茂材遷郎中車騎將軍

原父曰郎中車騎將軍不成文明卿單字是歷郎中兼車騎將

父者之撫言之耳當云郎中騎將不然著車去騎為騎車將也朝廷多重之者遷張掖太

守徙酒泉所在著名。成帝初徵為光祿大夫遷執金吾

坐子殺趙氏左遷酒泉太守。歲餘太將軍王鳳為慶忌

前在兩郡著功迹徵入歷位朝廷莫不信嚮質行正直仁

勇得衆心通於兵事明略威重任國柱石父破走將軍武

賢顯名前世有威西夷臣鳳不宜久處慶忌之右迺復徵

為光祿勳。時數有災異丞相司直何武上封事曰虞有

宮之奇晉獻不寐衛青在位淮南竊謀故賢人立朝折衝

厭難厭一勝於亡形司馬法曰天下雖安忘戰必危夫將

不豫設亡以應卒

卒讀

士不素厲難便死敵是以先帝

列將之官近戚主內異姓距外效軌不得萌動而破滅誠

萬世之長策也光祿勳慶忌行義脩正柔毅敦厚謀慮深

遠前在邊郡數破敵獲虜外夷莫不聞乃以大異並見未

有其應加以兵革久寢春秋大災未至而預禦之

原父曰衍與字

慶忌宜在爪牙官以備不虞其後拜為右將軍歲餘徙左

將軍。慶忌居處恭儉食飲被服尤節約然性好與馬號

為鮮明唯是為奢為國虎臣遭世承平匈奴西域親附敬

其威信年老卒官

贊曰秦漢以來山東出相山西出將秦時將相白起郤



人郿縣王翳潁陽人漢興郿郡王圍甘延壽郿於六反
義渠公孫賀傅介子成紀李廣李蔡杜陵蘇建蘇武上
邽上官桀趙充國襄武廉褒狄道辛武賢慶忌皆以勇
武顯聞唯辛父子著節此其可稱列者也其餘不可勝
數何則山西天水隴西安定北地處勢迫近羌胡民俗
脩習戰備高上勇力鞍馬騎射故秦詩曰王于興師脩
我甲兵與子偕行其風聲氣俗自古而然今之歌謠慷慨
風流猶存耳

賢父子虎臣之後

叙傳兵家之策惟在不戰營平潘何立功立論武

傅介子傳

事昭帝

傅介子北地人也以從軍為官先是龜茲樓蘭龜音丘皆
嘗殺漢使者至元鳳中介子以駿馬監求使大宛因詔令
責樓蘭龜茲國介子至樓蘭責其王教匈奴遮殺漢使王
謝服至龜茲復責其王王亦服罪龜茲言匈奴使從烏孫
還在此介子因率其吏士共誅斬匈奴使者還奏事拜為
中郎遷平樂監○介子謂大將軍霍光曰樓蘭龜茲數反
復而不誅無所懲艾艾音介子過龜茲時其王近就人易
得也願往刺之以威示諸國大將軍曰龜茲道遠且驗之
於樓蘭於是白遣之介子與士卒俱齎金幣揚言以賜外



西漢書卷之第九十一 傳介子傳 十一 月 季
國為名至樓蘭樓蘭王意不親介子介子陽引去至其西
界使譯謂曰漢使者持黃金錦繡行賜諸國王不來受我
去之西國矣即出金幣以示譯譯還報王王貪漢物求見
使者介子與坐飲陳物示之飲酒皆醉介子謂王曰天子
使我私報王王起隨介子入帳中屏語壯士二人從後刺
之立死介子告諭以王負漢罪天子遣我來誅王當更立
前太子質在漢者漢兵方至毋敢動動滅國矣遂持王首
還詣闕公卿將軍議者咸嘉其功上廼下詔封介子為義
陽侯

司馬溫公曰王者之於戎狄叛則討之服則舍之今樓

蘭王既服其罪又從而誅之後有叛者不可得而懷矣
必以為有罪而討之則宜陳師鞠旅明致其罰今乃遣
使者誘以金幣而殺之後有奉使諸國者復可信乎且
以大漢之疆而為盜賊之謀於蠻夷不亦可羞哉論者
或美介子以為奇功過矣

常惠傳 事昭宣元帝

常惠太原人也少時家貧自奮應募隨蘇武使匈奴并見
拘留十餘年昭帝時乃還漢嘉其勤勞拜為光祿大夫宣
帝本始二年遣惠使烏孫公主及昆彌皆遣使因惠言匈
奴連發大兵擊烏孫取車延脇求公主欲隔絕漢唯天子

出兵以救公主昆彌於是漢大發十五萬騎五將軍分道
 出以惠為校尉持節護烏孫兵昆彌自將翎侯以下五萬
 餘騎從西方入至右谷蠡庭谷音鹿獲單于父行行胡浪父及
 嫂居次匈奴女號名王騎將以下三萬九千人得馬卒橐陀不
 勝數惠乃隨昆彌還時漢五將皆無功天子以惠奉使克
 獲遂封惠為長羅侯復遣惠持金幣還賜烏孫貴人有功
 者○後代蘇武為典屬國明言外國事勤勞數有功宣帝
 崩事元帝三歲薨謚曰壯武侯

鄭吉傳

鄭吉會稽人也以卒伍從軍數出西域由是為即吉為人

彊執習外國事宣帝時吉以侍郎田渠黎積穀因發諸國

兵攻破車師遷衛司馬使護鄯善以西南道○神爵中匈

奴乖亂日逐王先賢揮欲降漢神音吉發渠黎龜茲諸國

五萬人迎日逐王遂將詣京師使封日逐王為歸德侯吉

既破車師降日逐威振西域遂并護車師以西北道故號

都護都護之置自吉始焉通監考異曰百官表曰西域都

神爵為地節也西域傳又雲神爵三年亦誤○上嘉其功效廼下詔封吉為安

遠侯食邑千戶吉於是中西域而立莫府中竹仲反治烏壘城

鎮撫諸國誅伐懷集之漢之號令班西域始自張騫而成

於鄭吉薨謚曰繆侯



甘延壽傳

甘延壽字君况北地郁郅人也少以良家子善騎射為羽林拔石拔距絕於等倫嘗趨踰羽林亭樓由是遷為郎試弁為期門弁手博也以材力愛幸使西域都護與都尉副校尉陳湯共誅斬郅支單于封義成侯

致堂胡氏曰甘延壽陳湯馮奉世矯制以成功一也蕭望之匡衡以為不可封劉向以為可封三人者皆名儒所議者何異望之所執者春秋之法劉向所陳直謂有功賞爾而無以破陳湯處義之正衡之言即望之遺意也尚指為刀筆可乎或曰望之難奉世之封弟曰違命

發兵雖有功效不可以為法不聞其原於春秋也曰魯公子結媵陳人之婦遂及齊侯宋公盟春秋書遂以譏其專其義若曰專之而可者謂大夫出境有可以安國家利社稷則為之蓋本有此命許以臨事從宜持不受專對之詞爾若矯制而行雖有一時之功使者當以矯制請罪有司當以擅命用刑蓋為國以義不以利終不以一時之功亂萬世之法此春秋之旨望之有見焉者也劉向所謂所陳未免以功利言爾荀悅亦云矯大而功小者罪之可也矯小而功大者賞之可也愚謂功則有大小矣矯有大小乎哉如甘陳之材氣別加任使而



厚報之未晚也

陳湯傳

元成二朝

陳湯字子公山陽瑕丘人也少好書博達善屬文家貧有

貞無節

句乞也貞可持反

不為州里所稱西至長安求官得太官

獻食丞數歲張勃與湯交高其能初元二年元帝詔列侯

舉茂材勃舉湯湯待遷父死不奔喪奔古奔字司隸奏湯無循

行勃選舉故不以實坐削戶二百會薨因賜謚曰繆戾繆戾其人也

湯下獄論後復以為為郎數求使外國久之遷西域

副校尉。建昭二年湯與延壽出西域湯為人沉勇有大

意多策謀喜奇功喜許史反每過山川常登望既領外國與延

壽謀曰夷狄畏服大種其天性也西域本屬匈奴今鄯支

單于威名遠聞侵陵烏孫大宛常為康居畫計欲降服之

如得此二國北擊伊列西取安息南排月氏山離烏弋數

年之間城郭諸國危矣且其人剽悍剽平抄反又匹好戰妙反悍胡軒反

伐數取勝久畜之必為西域患鄯支單于雖所在絕遠蠻

夷無金城疆弩之守如發屯田吏士岐從烏孫衆兵直指

其城下彼亡則無所之守則不足自保千載之功可一朝

而成也延壽亦以為然欲奏請之湯曰國家與公卿議大

策非凡所見事必不從延壽猶與不聽與音與音會其久病湯

獨矯制發城郭諸國兵車師戍已校尉屯田吏士延壽聞



之驚起欲止焉湯怒按劍叱延壽曰大衆已集會擊子欲
沮衆邪延壽遂從之部勒行陳益揚威自虎合騎之校
漢兵胡兵合四萬餘人延壽湯上䟽自劾奏矯制誅言兵
狀即日引軍分行別為六校前至郅支城都賴水上離城
三里止營僅陳傳音令軍聞鼓音皆薄城下四面圍城各
有所守國補為前戰弩為後印射城中樓上人仰讀中單
于鼻時康居兵萬餘騎亦與單于相應和和胡夜數篝火營
不利輒卻平明四面火起吏士喜大呼乘之呼大鉦鼓聲
動地康居引郅漢兵縱火吏士爭入單于被創死軍候假
丞杜勳斬單于首得漢使節二及谷吉等所齎帛書諸國

獲以畀得者

條及

凡斬闕氏太子名王以下千五百一十

八級生虜百四十五人降虜千餘人賦予城郭諸國所發

十五王於是延壽湯上䟽曰臣聞天下之大義當混為一

單于叛逆未伏其辜臣延壽湯將義兵行天誅賴陛下神

靈陰陽並應天氣精明陷陳克敵斬郅支首及名王以下

宜縣頭橐街蠻夷邸間以示萬里明犯疆漢者雖遠必誅

初中書令石顯嘗欲以姊妻延壽不取及丞相御史亦惡

其矯制皆不與湯湯素貪所鹵獲財物入塞多不法司隸

校尉移書道上繫吏士按驗之湯上䟽言臣與吏士共誅

校尉移書道上繫吏士按驗之湯上䟽言臣與吏士共誅



郅支單于幸得禽滅萬里振旅宜有使者迎勞道路勞力到天
 今司隸反逆收繫按驗是為郅支報仇也上立出使士令
 縣道具酒食以過軍既至論功石顯匡衡以為延壽湯擅
 興師矯制幸得不誅如復加爵土則後奉使者爭欲乘危
 徼幸生事於蠻夷為國招難漸不可開元帝內嘉延壽湯
 功而重違衡顯之議議久不決故宗正劉向上疏曰郅支
 單于囚殺使者吏士以百數事暴揚外國傷感威重群臣
 皆閔焉陛下赫然欲誅之意未嘗有忘延壽湯承聖旨倚
 神靈總百蠻之君檻城郭兵出百死入絕域遂蹈康居屠
 五重城奪歛戾之旗斬郅支之首懸旌萬里之外揚威昆

山之西掃谷吉之耻立昭明之功萬夷懼伏懼之莫不懼
 震呼韓邪單于見郅支已誅且喜且懼鄉風馳義稽首來
 賓願守北藩累世稱臣立千載之功建萬世之安群臣之
 勳莫大焉論大功者不錄小過舉大美者不疵細瑕司馬
 法曰軍當不踰月欲民速得為善之利也蓋急武功重用
 人也延壽湯既未獲受社之報反屈捐命之功久按於刀
 筆之前非所以勸有功厲戎士也昔齊桓公前有尊周之
 功謂伐楚責包後有滅項之罪春秋傳十七年夏滅項不言齊為桓公常君子以功
 覆過而為之諱行事傳十七年夏滅項不言齊為桓公常
 原父曰諱行事非辟也諱以上為句行事者言已行之
 事舊例成法也漢世人作文言行康成事者意非同貳



師將軍李廣利捐五萬之師靡億萬之費靡音經四年之勞而屢獲駿馬三十四屢與同雖斬宛王母鼓之首猶不足以復費其私罪惡甚多孝武以為萬里征伐不錄其過遂封拜兩侯三卿二千石百有餘人今康居之國強於大宛郅支之號重於宛王殺使者罪甚於留馬而延壽湯不煩漢士不費斗糧比於貳師功德百之且常惠隨欲擊之烏孫鄭吉迎自來之日逐猶皆裂土受爵故言威武勤勞則大於方叔吉亦列功覆過則優於齊桓貳師近事之功則高於安遠長羅而大功未著小惡數布臣切痛之於是天

十下詔赦延壽湯罪取安遠侯鄭吉故事封千戶衛顯復

爭乃封延壽為義成侯賜湯爵關內侯食邑各三百戶加賜黃金百斤告上帝宗廟大赦天下荀悅漢紀口成其功義足封追祿前事可

也春秋之義毀泉臺則德之舍中軍則善之各在其宜也失矯制之事先王之節權也不得已而行之若矯大而功小者罪之可也矯小而功大者賞之可也功過拜湯為射

相敵如期而已可也權其輕重而為之制曰焉拜湯為射聲校尉成帝初即位丞相衛復奏湯以吏二千石奉使命蠻夷中不正身以先下而盜所收康居財物湯坐免

後湯上言康居王侍子非王子也按驗賞王子也湯下獄嘗死太中大夫谷永上疏訟湯曰臣聞楚有子玉得臣文

公為之及席而坐楚大夫子玉名得臣倍二十八年子玉師三日斃谷而文公猶有憂色曰得臣猶在憂未除也趙

及楚殺子玉公喜而後可知也記曰有憂者及席而坐趙



有廉頗馬服彊秦不敢窺兵并陘近漢有郅都魏尚匈奴不敢南鄉沙幕由是言之戰克之將國之爪牙不可不重也蓋君子聞鼓鼙之聲則思將率之臣竊見關內侯陳湯前使副西域都護念郅支之無道閔王誅之不加卒興師屠三重城辛讀曰特仲馮曰劉向云五重谷永云三重疑五重者誤斬郅支首報十年之逋誅雪邊吏之宿耻威震百蠻武暢四海漢元以來征伐方外之將未嘗有也今湯坐言事非是幽囚久繫歷時不決執憲之吏欲致之大辟周書日記人之功忘人之過宜為君者也夫犬馬有勞於人尚加帷蓋之報况國之功臣者哉竊恐陛下忽於詰鞞之聲不察周書之意非所以

殛死難之臣也書奏天子出湯奪爵為士伍。後數歲西域都護段會宗為烏孫兵所圍驛騎上書願發城郭燉煌兵以自救丞相王商大將軍王鳳及百僚議數日不決鳳言湯多籌策習外國事可問上召湯見宣室湯擊郅支時中寒病兩脅不詘申湯入見有詔毋拜示以會宗奏湯辭謝曰將相九卿皆賢材通明小臣罷癯不足以策大事漢上曰國家有急君其毋讓對曰臣以為此必無可憂也夫胡兵五而當漢兵一何者兵刃朴鈍弓弩不利今聞頗得漢方然猶三而當一又兵法曰客倍而主人半然後敵今圍會宗者人衆不足以勝會宗惟陛下勿憂且兵輕行



五十五里重行三十里今會宗欲發城郭燉煌歷時乃至所謂報仇之兵非救急之用也上曰度何時解度徒孫瓦合不能久攻故事不過數日謂以者因對曰已解矣謂以者因對曰已解矣詔指計其日曰不五日當有言語聞居四日軍書到言已解大將軍鳳奏以為從事中郎莫府事虛於湯湯明法令善因事為執納說多從常受人金錢作章奏卒以此敗免為庶人徙邊議即耿育上書言便宜因寃訟湯曰延壽湯為聖漢揚鈞深致遠之威雪國家累年之耻討絕域不羈之君報萬里雖制之虜豈有比哉先帝嘉之仍下明詔宣者其功改年再出歷傳之無窮應是南郡獻白虎邊

警備獨丞相匡衡排而不予封延壽湯數百戶此功臣戰士所以失望也至今奉使者未嘗不陳郵支之誅以楊戍國之威夫援人之功以懼敵投音爰弃人之身以快讒豈不痛哉且安不忘危盛必慮衰今國家素無文帝累年節儉富饒之畜蓄謂又無武帝薦延壽俊禽敵之臣獨有一陳湯耳仲馮曰鳥善開故云假使異世不及陛下尚望國家追錄其功封表其墓以勸後進也湯幸得身當聖世功未會又反聽邪臣鞭逐斥遠此臣所以為國家尤感戚也書奏天子還湯卒於長安

段會宗傳 事元成帝

段會宗字子松天水上邽人也竟寧中以杜陵令五府舉

為西域都護騎都尉光祿大夫西域敬其威信三歲更盡

更丁子友還為鴈門太守數年坐法免西域諸國上書願得會

宗陽朔中復為都護。會宗為人好大節矜功名與谷永

相友善谷永閑其老復遠出予書戒曰足下以乘遠之令

德復典都護之重職甚休甚休若子之才可優游都城而

取卿相何必勒功昆山之反總領百蠻懷柔殊俗子之所

長愚無以喻仲焉曰此言總領懷柔會宗之所長已無足以使喻也雖然朋友以言

贈行敢不略意方今漢德隆盛遠人賓服傳聞甘陳之功

沒齒不可復見願吾子因循舊貫毋求奇功終更亟還居也

力亦足以復鴈門之跡跡居宜及應辨曰此言鴈門

後鴈門非跡也萬里之外以身為本願詳思愚言會宗既

出諸國遣子弟郊迎小昆彌安日前為會宗所立德之欲

往謁謝翎戾止不聽遂至龜茲謁城郭甚親附會宗更盡

還以擅發戍已校尉之兵之興有詔贖論拜為金城太守

以病免。歲餘小昆彌為國民所殺諸翁戾大亂徵會宗

為左曹中郎將光祿大夫使安輯烏孫立小昆彌兄未振

將人名定其國而還明年未振將殺大昆彌會病死漢恨

誅不加。元延中復遣會宗發戍已校尉諸國兵即誅未

振將太子番丘番步安反會宗徑至昆彌所即于劍擊殺番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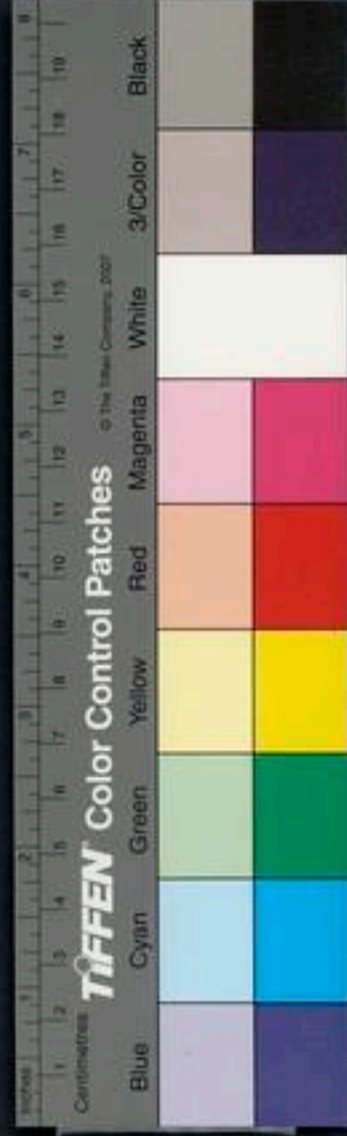
官屬以下驚恐馳歸小昆彌烏犁靡者未振將兄子也勒
兵數千騎圍會宗會宗為言來誅之意今圍守殺我而取
漢牛一毛耳宛王郅支頭懸街烏孫所知也昆彌以下
服曰未振將召漢誅其子可也號泣罷去會宗還奏事公
卿議會宗權得便宜以輕兵深入烏孫即誅番丘宣明國
威宜加重賞天子賜爵關內侯○是時小昆彌李父卑爰
壺竹一友擁眾欲害昆彌漢復遣會宗使安輯與都護孫建
并力明年會宗病死烏孫中年七十五城郭諸國為發喪
立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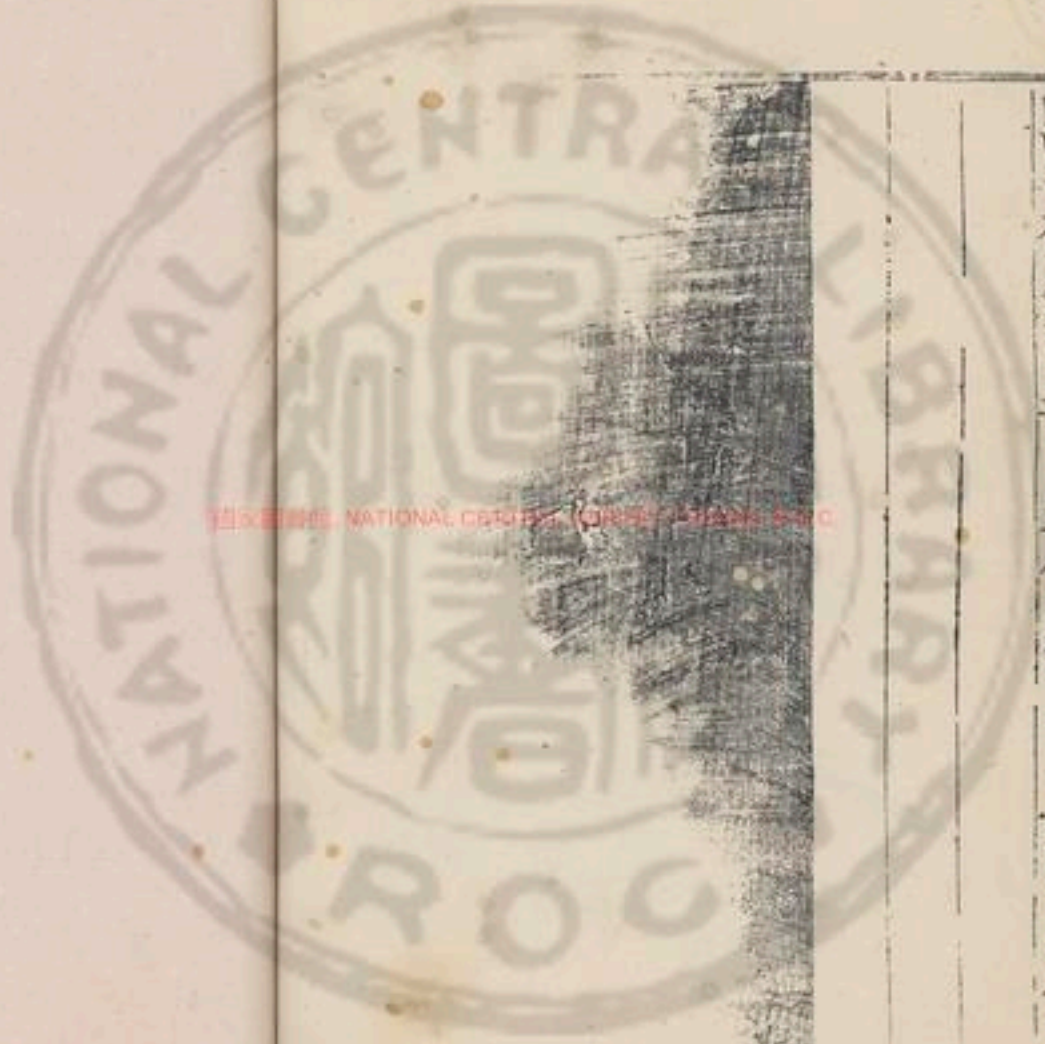
賈曰自元狩之際張騫始通西域至于地節鄭吉建

護之號訖王莽世凡十八人皆以勇略選然其有功述
者具與廉褒以恩信稱郭舜以廉平著孫建用威重顯
其餘無稱焉陳湯倘葛葛行險也不自收斂卒用困窮議
者閔之故儻列云

叙傳義陽樓蘭長羅昆彌安遠日逐義成郅支陳湯誡
節叔在三愆知列友誦劉向谷永秋育註次湯也會宗勤事疆外之傑

東萊先生西漢詳節卷之十九





國史館藏書之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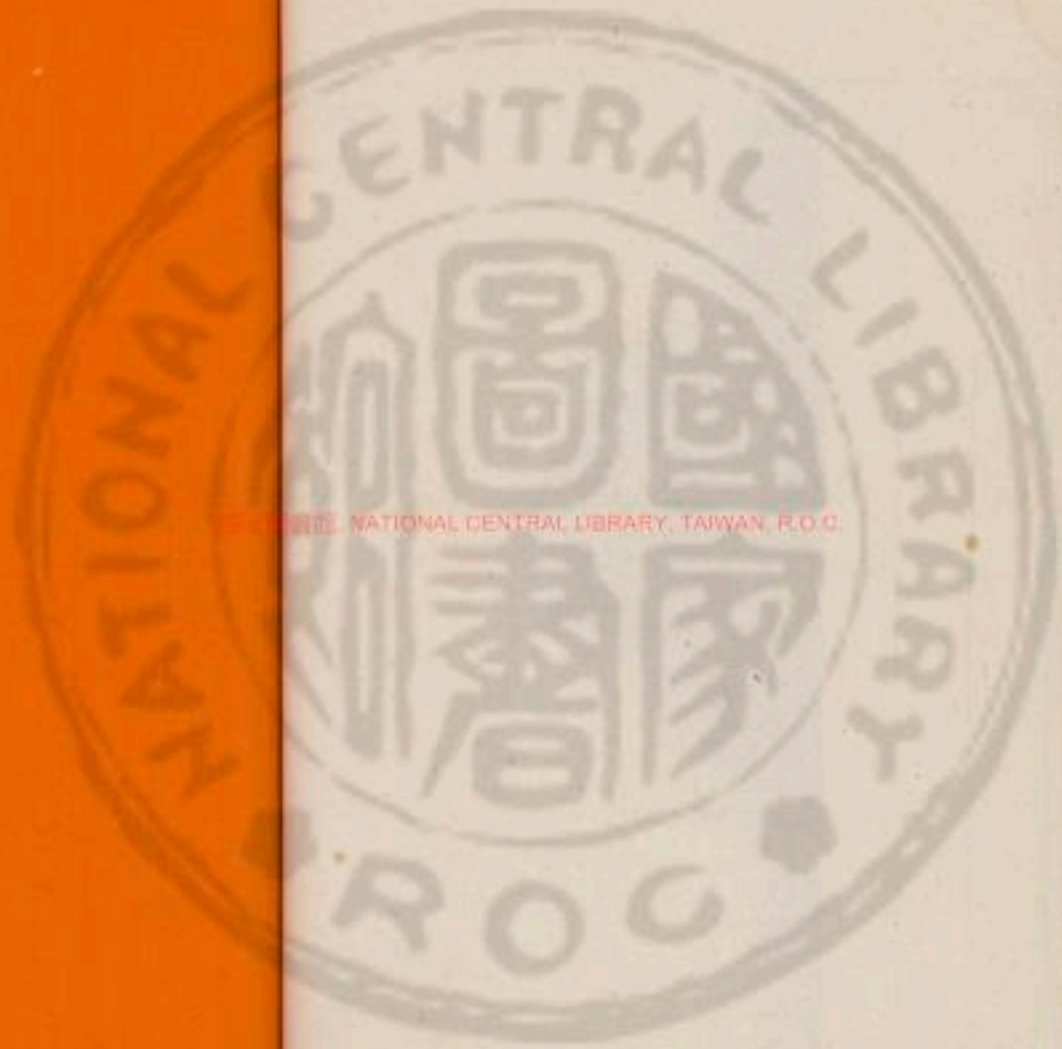
長卷分佈

十三

頁

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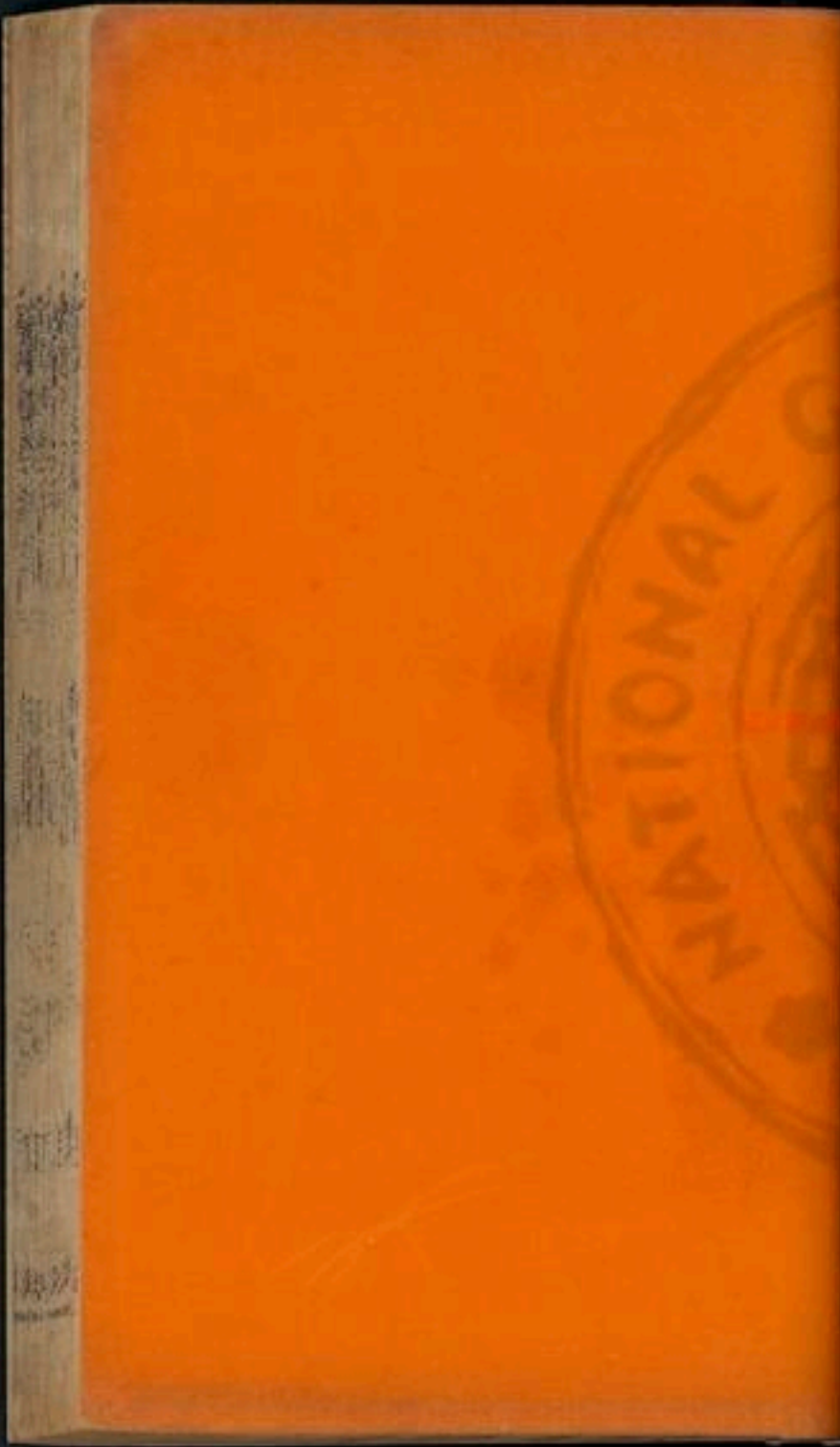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200667 x21



東萊先生西漢評節卷之二十

列傳

雋不疑傳

雋子亮反又解充反

雋不疑字曼倩渤海人也治春秋為郡文學進退必以禮
名聞州郡武帝末盜賊群起暴勝之為直指使者衣繡衣
持斧逐捕盜賊督課郡國也東至海以軍興誅不從命
者威振州郡勝之素聞不疑賢至勃海遣吏請與相見不
疑冠進賢冠帶櫛具劔櫛音嘉古長劔首以玉作并鹿盧形上刻木作山如似蓮花初生未
數珮環玦褒衣博帶盛服至門上謁門下欲使解劔不疑
曰劔者君之武備所以衛身不可解請退吏白勝之開閣



延請望見不疑容貌尊嚴衣冠甚偉勝之躡履起迎

山

登堂坐定不疑據地曰竊伏海頻

頻音頻

聞暴公子威名

舊矣今乃承顏接辭凡為吏太剛則折太柔則廢威行施

之以恩然後立功揚名永終天祿勝之知不疑非庸人敬

納其戒深接以禮意問當世所施行門下諸從事皆州郡

選吏側聽不疑莫不驚駭至昏夜罷去勝之遂表薦不疑

徵詣公車拜為青州刺史父之。昭帝即位而齊孝王孫

劉澤交結郡國豪傑謀反欲先殺青州刺史不疑發覺收

捕皆伏其辜擢為京兆尹賜錢百萬京師吏民敬其威信

每行縣錄囚徒還其母輒問不疑有所平反

反音活

人即不疑多所平反母喜笑為飲食語言異於他時或亡

所出母怒為不食故不疑為吏嚴而不殘。始元五年有

一男子乘黃犢車建黃旒

旗也

未黃襜褕著黃冒

音詣詣北闕自謂衛太子公車以聞

公車主受

詔使公卿

將軍中二千石雜識視長安中吏民聚觀者數萬人右將

軍勒兵闕下以備非常丞相御史中二千石至者立莫敢

發言京兆尹不疑後到叱從吏收縛或曰是非未可知且

安之不疑曰君何患於衛太子昔蒯瞶違命出奔輒距而

不納春秋是之

致堂胡氏曰雋不疑言蒯瞶出奔輒拒而不內春秋是



西漢書卷之五十二
卷之五十二
之者非輕旨也蒯瞶衛靈公之世子也出奔于宋而靈公未嘗有廢之之命而更立他子故趙鞅納蒯瞶而春秋以世子稱之者其位未嘗絕也蒯瞶欲殺南子又忘父喪且欲奪其子輒之位當黜何疑然輒不可以是故而失子道乃據國而爭靈公又未嘗有立之之命而廢蒯瞶故石曼姑主兵圍戚而春秋序齊為首惡其黨輒也然則謂春秋是輒者考實未詳而處義未精矣又况與戾園之事非倫類乎彼戾太子稱兵闕下與父軍交戰正使不死而武帝宥之其位亦不得有矣果來自詣但當以此故令叱吏收執自足以成獄而議刑不當誤

引聖經為證使人加惑也霍光不學故莫之能辨然其言曰公卿當用有經術明於大義者則格言也

衛太子得罪先帝亡不即死今來自詣此罪人也遂送詔獄天子與大將軍霍光聞而嘉之曰公卿大臣當用有經術明於大誼絲是名重於朝廷在位者皆自以不及也大將軍光欲以女妻之不疑固辭不肯當又之以病免於家京師紀之後趙廣漢為京兆尹言我禁姦止邪行以吏民至於朝廷事不及不疑遠甚

疏廣傳

事宣帝

疏廣字仲翁東海蘭陵人也少好學明春秋居家教授學



者自遠方至徵為博士太中大夫地節三年立皇太子選
丙吉為太傅廣為少傅數月吉遷御史大夫廣徙為太傅
廣兄子受字公子亦以賢良舉為太子家令受好禮恭謹
敏而有辭宣帝幸太子宮受迎謁應對又置酒宴奉觴上
壽辭禮閑雅上甚懽說頃之拜受為少傅太子外祖父特
進平恩侯許伯以為太子少白使其弟中郎將舜監護太
子家上以問廣廣對曰太子國儲副君師友必於天下英
俊不宜獨親外家許氏且太子自有太傅少傅官屬已備
今復使舜護太子家視陋視護曰示非所以廣太子德於天下
也上善其言以語丞相魏相相謝曰此非臣等所能及廣

絲是見器重數受賞賜太子每朝因進見太傅在前少傅
在後父子並為師傅朝廷以為榮○在位五歲皇太子年
十二通論語孝經廣謂受曰吾聞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功
遂身退天之道也今仕宦至二千石宦成名立如此不去
懼有後悔豈如父子相隨出關歸老故鄉以壽命終不亦
善乎受叩頭曰從大人議即日父子俱移病滿三月賜告
廣遂稱篤上疏乞骸骨上以其年篤老皆許之加賜黃金
二十斤皇太子贈以五十斤公卿大夫故人邑子設祖道
供張東都門外祖道饗行也供君共反張竹亮反送者車數百兩辭決而
去道路觀者皆曰賢哉二大夫或歎息為之下泣



致堂胡氏曰以仕至二千石宦成名立為榮以知足
 止免於危殆為賢此非君子之高致姑別於世俗之中
 士則可爾而疏廣甘以自居何也况皇太子年未冠學
 未成德未立少留傳之以湏日就之功不亦善乎曰此
 疏廣所以加人數等而古今未之知也皇太子雖未成
 立然既年十三則非幼童以帝王子孫所稟固異於人
 其資質志趣已可槩見以前後論之後乎此者有孝明
 年十二下吏牘之情則乎此者有孝昭年十四知上官
 桀之詐元帝親政之時二十有七矣蕭望之師傅大臣
 分不薄也一為恭顯傾陷召致廷尉而不曉其為下獄

是初無所聞識與不辨菽麥者何異借曰未知今宜知
 矣曾未數月恭顯再陷之獄中又可其奏烏乎其愚暗
 無能為一至於此則曠曠有素疏廣憫之已孰殆不可
 扶持教語者也是以決意去之其所謂通孝經論語者
 皆誦其詞而已廣語子受曰不去懼有後悔知太子之
 不足恃審矣豈望之所能及哉易曰君子見幾而作疏
 廣有焉苟以知止斷廣者淺乎知廣矣

廣既歸鄉里令家共具共讀設酒食請族人故舊賓客與
 相娛樂數問其家金餘尚有幾何趣賣以共具歲餘廣子
 孫竊謂其昆弟老人廣所愛信者曰子孫幾及君時幾讀



頗立產業基址今日飲食費且盡管從丈人所勸說君買田宅而丈人稱執而老者老人即以間暇時為廣言性計廣曰吾豈老詩詩布內反不念子孫哉顧自有舊田廬令子孫勤力其中足以共衣食與凡人齊今復增益之以為贏餘但教子孫怠墮爾賢而多財則損其志愚而多財則益其過且夫富者衆之怨也吾既亡以教化子孫不欲益其過而生怨又此金者聖主所以惠養老臣也故樂與鄉黨宗族共饗其賜以盡吾餘日不亦可乎於是族人說服皆以壽終

于定國傳

字不詳

于定國字曼倩東海郟人也郟音其其父子公為縣獄吏郡

大曹決獄平羅文法者于公所決皆不恨也羅音羅郡中為之

生立祠號曰于公祠東海有孝婦少寡亡子養姑甚謹姑

欲嫁之終不肯姑謂鄰人曰孝婦事我勤苦哀其亡子守

寡我老父奈何奈何音奈何其後自經死不欲累婦故死也

姑女告吏婦殺我母吏捕孝婦孝婦辭不殺吏驗治孝婦

自誣服具獄上府上府音上府于公以為此婦養姑十餘年以孝

聞必不殺也太守不聽于公爭之不能得乃抱其具獄哭

於府上因辭疾去太守竟論殺孝婦郡中枯旱三年後太

守至卜筮其故于公曰孝婦不當死前太守強斷之咎黨

在是乎黨音黨於是太守殺牛自祭孝婦家因表其墓天立



大雨歲熟郡中以此大敬重于公。定國少學法於父，父死後定國以為獄史，以材高舉侍御史，遷御史中丞，會昭帝崩昌邑王徵即位，行淫亂，定國上書諫，後王廢，宣帝立，大將軍光領尚書事，條奏群臣諫昌邑王者皆超遷，定國繇是為光祿大夫，甚見任用，數年遷水衡都尉，超為廷尉，定國乃迎師學春秋，身執經北面，備弟子禮，為人謙恭，尤重經術，士雖卑賤，徒步往過定國，皆與鈞禮，恩敬甚備，學士咸稱焉。其決疑平法，務在哀鰥寡，罪疑從輕，加審慎之心。朝廷稱之曰張釋之。為廷尉，天下無冤民。定國為廷尉，民自以不寃。定國食酒至數石，不亂。冬月，治請飲酒。

益精明

原或曰論語云沽酒市脯不食然則酒自可云食也然此下又云飲酒益精明共說一事爾兩字不

同疑當作飲為真為廷尉十八歲遷御史大夫，甘露中代

黃霸為丞相，封西平侯。三年宣帝崩，元帝立，以定國任

職，舊臣敬重之。時陳萬年為御史大夫，與定國並位八年

論議無所拂，上始即位，關東連年被災害，民流入關，言事

者歸咎大臣，上於是數以朝日引見丞相御史，入受詔條

責以職事，曰：今丞相御史欲何施以塞此咎？悉意條狀陳

朕過失，定國上書謝罪。永光元年春霜夏寒，日青亡光，上

復以詔條責定國，惶恐上書自劾，歸侯印乞骸骨，上報曰：

君相朕躬，不敢怠息，萬方之士大錄于君也。其勉察郡



國守相郡牧非其人者毋令久賊民永執綱紀務悉聰明
強食慎疾定國遂稱篤固辭上乃賜安車駟馬罷就第數
歲薨謚安侯子永嗣

互註議以容禮待單于見望執憲評平天下自以不

冤

見丙吉傳

于永傳

永少時者酒多過失日者誤年且三十乃折節脩行以父任
為侍中中郎將長水校尉定國死居喪如禮孝行聞由是
以列侯散騎為光祿勳至御史大夫尚宣帝長女館陶公
主始定國門壞父老治之于公謂曰少高大閭門令容駟

馬高蓋車我治獄多陰德未嘗有所冤子孫必有興者至
定國為丞相永為御史大夫封侯傳世云

薛廣德傳事宜帝

薛廣德字長卿沛郡相人以魯詩教授楚國莒勝舍師事
焉蕭望之為御史大夫除廣德為屬數與論議器之薦廣
德經行宜充本朝為博士論石渠遷諫大夫代貢禹為長
信少府御史大夫。廣德為人溫雅有醞籍醞於問及醞也籍才夜反

也及為三公直言極諫始拜旬日間上幸甘泉郊泰時禮
畢因留射獵廣德上書曰竊見關東困極人民流離陛下
日撞亡秦之鍾江及聽鄭衛之樂臣誠悼之今士卒暴露



從官勞倦願陛下亟反宮思與百姓同憂樂天下幸甚上
 即日還其秋上醑祭宗廟出便門欲御樓船廣德當乘輿
 車免冠頓首曰宜從橋詔曰大夫冠廣德曰陛下不聽臣
 臣自刎以血汙車輪陛下不得入廟矣上不說先歐張猛
 進曰導乘輿也臣聞主聖臣直乘船危就橋安聖主不乘
 危御史大夫言可聽上曰曉人不當如是邪乃從橋後月
 餘以歲惡民流與丞相充國大司馬史高俱乞骸骨皆賜
 安車駟馬黃金六十斤罷廣德東歸沛太守迎之界上沛
 以為榮縣其安車傅子孫貢父曰傅車言休息不出也故

平當傳事同國圖三朝

平當字子思以明經為博士公卿薦當議論通明給事中
 每有災異輒傳經術言得失傳諱文雅雖不能及蕭望之
 匡衡然指意略同自元帝時韋玄成為丞相奏罷太上皇
 寢廟園當上書言臣聞孔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三
 十年之間道德和洽制禮興樂災害不生禍亂不作今聖
 漢受命而王繼體承業二百餘年孜孜不怠政令清矣然
 風俗未和陰陽未調災異數見意者大本有不立與讀曰
 何德教休徵不應之久也禍福不虛必有因而至者焉宜
 深迹其道而務脩其本昔者堯舜南面而治先克明俊德
 以親九族而化及萬國孝經曰人之行莫大於孝孝莫大

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夫孝子善述人之志周公既成文武之業而制禮作樂脩嚴父配天之事

知文王不欲以子臨父故推而序之

文王始受命宜為周始祖乃追王太王王

季以及后稷見不以早能尊也極於后稷而以配天此聖人之德亡以加

於孝也高皇帝聖德受命有天下尊太上皇猶周文武之

追王太王王季也此漢之始祖後嗣所宜尊奉以廣聖德

孝之至也上納其言下詔復太上皇寢廟園項之使行流

民幽州舉秦刺史二千石勞俸有意者勞墟到反所過見

稱奉使十一人為最遷丞相司直。後當以經明禹貢使

行河行下為騎都尉領河隄哀帝即位為丞相以冬月賜

爵關內侯明年春上使使者召欲封當病篤不應召室裏

或謂當不可彊起受侯印為子孫邪當曰吾君大位已負素

餐之責矣起受侯印還卧而死有餘罪今不起者所以為

子孫也遂上書乞骸骨上報曰朕選於衆以君為相視事日

寡輔政未久陰陽不調冬無大雪早氣為災朕之不德何必

君罪君何疑而乞骸骨使尚書令譚賜君養牛一上尊酒十石

一斗為上尊君其勉君其勉置醫官祭以自持後月餘卒。子曼以明

經歷位大司徒封防鄉侯漢興惟韋平父子至宰相韋謂

互註奏言九河今皆宜減按經義治水有決河深川

而無隄防壅塞之文宜博求能浚川疏河者詔舉吏

而無隄防壅塞之文宜博求能浚川疏河者詔舉吏



民能者莫有應善見滯志以儒宗居相位服儒衣冠傳先王語其醞籍可也然持祿保位被阿諛之譏見孔光贊

彭宣傳

彭宣字子佩淮陽夏人也夏者治易事張禹禹以帝師見

尊信為宣經明有威重可任政事繇是入為右扶風衣帝

即位遷御史大夫轉為大司空封長平侯會哀帝崩王莽

為大司馬秉政專權宣上書言三公鼎足承君一足不任

則覆亂美官臣資性淺薄年齒老耗此與數伏疾病昏亂

遺亡願上大司空長平侯印綬乞骸骨歸鄉里莽恨宣求

退故不賜黃金安車駟馬數年薨

互註為人恭儉有法度見張傳智謀威信可與建教化

圖安危見鮑立傳

贊曰雋不疑學以從政臨事不惑遂立名迹終始可述

疏廣行止足之計免辱殆之案案力亦其次也于定國

父子哀鯁哲獄為任職臣何為曰詩何草不黃云何人

薛廣德保縣車之不於則鯁字也然則古文鯁

榮平當逶迤有耻與彭宣見險而止異乎苟患失之

者矣

叙傳不疑霄敏美應變當理辭霍不昏逶迤致仕疏克

有終散金娛老定國之祚于其仁考廣德當宣近於知



耻廣德乎當彰宜不苟祿位

王貢龔鮑傳序

昔武王伐紂遷九鼎於維也左傳曰夏方有德也更方國物貢金九牧以

物也伯夷叔齊薄之餓于首陽不食其祿周猶稱盛德

焉然孔子賢此二人以為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也而孟子

亦云聞伯夷之風者貪夫廉懦夫有立志奮乎百世之上

行乎百世之下莫不興起非賢人能若是乎漢興有園公

綺里季夏黃公用里先生此四人者當秦之世避而入商

雒深山以待天下之定也自高祖聞而召之不至其後呂

后用留侯計使皇太子卑辭束帛致禮安車迎而致之四

人既至從太子見高祖密而敬焉太子得以為重遂用自

安其後谷口有鄭子真蜀有嚴君平皆脩身自保非其服

弗服非其食弗食成帝時元舅大將軍王鳳以禮聘子真

子真遂不訕而終君平卜筮於成都市以為卜筮者賤業

而可以惠衆人有邪惡非正之問則依著龜為言利害與

人子言依於孝與人弟言依於順與人臣言依於忠各因

執道之以善從吾言者已過半矣裁日閱數人裁與得百才同

錢足自養則閑肆下簾而授老子博覽亡不通依老子嚴

周之指著書十餘萬言楊雄少時從游學已而仕京師顯

名數為朝廷在位賢者稱君平德杜陵李彊素善雄父之



為益州牧喜謂雄曰吾真得嚴君平矣雄曰君備禮以待
之彼人可見而不可得詘也彊心以為不然及至蜀致禮
與相見卒不敢言以為從事乃嘆曰楊子雲誠知人君平
年九十餘遂以其業終蜀人愛敬至今稱焉及雄著書言
當世士稱此二人其論曰或問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盍
執諸名卿可幾曰君子德名為幾梁齊趙楚之君非不富
且貴也惡乎成名谷口鄭子真不詘其志耕於巖石之下
名震于京師豈其卿楚兩龔之絜其清矣乎蜀嚴湛冥不
作苟見湛讀不治苟得久幽而不改其操雖隨和何以加
諸舉茲以旃不亦寶乎自園公綺里李夏黃公用里先生

鄭子真嚴君平皆未嘗仕然其風聲足以激貪厲俗近古
之逸民也若王吉貢禹兩龔之屬皆以禮讓進退云

王吉傳

事國圖三帝
子號孫榮

王吉字子陽琅邪皇虞人也少好學明經以郡吏舉孝廉
為郎補若盧右丞遷雲陽令舉賢良為昌邑中尉而王好
游獵驅馳國中動作亡節吉上疏諫曰臣聞古者師日行
三十里吉行五十里今者大王幸方與縣名也方音預曾不

半日而馳二百里百姓頗廢耕桑治道牽馬臣愚以為民

不可數變數所角反昔召公述職當民事時舍於棠下而聽斷

焉是時人皆得其所後世思其仁恩至厚不伐甘棠甘棠



之詩是也大王不好書術而樂逸游馮式樽銜馳騁不止

口倦乎叱咤手若於董繼董止身勞乎車與朝則冒霧露

晝則被塵埃夏則為大暑之所暴冬則為風寒之所匿

薄匪與數以英脆之玉體交及犯勤勞之煩毒非所以全

壽命之宗也又非所以進仁義之隆也夫廣廈之下細旃

之上施與明師居前勸誦在後上論於唐虞之際下及殷

周之盛考仁聖之風習治國之道訢訢焉訢字發憤忘食

日新厥德其樂豈徒銜檄之間哉月及休則俛仰誦信以

利形信諫進退步趨以實下吸新吐故以練藏專意稽精

以適神於以養生豈不長哉大王誠留意如此則心有堯

舜之志體有喬松之壽仙人伯山美整廣魯登而上聞則

福祿其輔與時而社稷安矣願大王察之王賀雖不遵道

然猶知敬禮言其後復放從自若從子吉輒諫爭其得輔

弼之義雖不治民國中莫不敬重焉父之昭帝崩亡嗣迎

昌邑王吉即奏書戒王王既到即位二十餘日以行淫亂

廢昌邑群臣皆下獄誅唯吉與郎中令龔遂以忠直數言

正得減死髡為城旦起家復為益州刺史復徵為博士

諫大夫是時宣帝頗脩武帝故事宮室車服盛於昭帝時

外戚許史王氏貴寵而上躬親政事任用能吏吉上疏言

得失曰陛下躬聖質總萬方帝王圖籍日陳于前惟思世



務將興太平詔書每下民欣然若更生臣伏而思之可謂
至思未可謂本務也欲治之主不世出公卿幸得遭遇其
時言聽諫從然未有建萬世之長策舉明主於三代之隆
也其務在於期會簿書斷獄聽訟而已此非太平之基也
臣聞聖主宣德流化必自近始朝廷不備難以言治左右
不正難以化遠民者弱而不可勝愚而不可欺也聖主獨
行於深宮得則天下稱誦之失則天下咸言之行發於近
必見於遠故謹選左右審擇所使左右所以正身也所使
所以宣德也詩云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此其本也春秋所
以大一統者六合同風九州共貫也今俗吏所以牧民者

非有禮義科指可世世通行者也獨設刑法以守之其欲
治民者不知所繇以意穿鑿各取一切權譎自任故一變
之後不可復脩也是以百里不同風千里不同俗君異政
人殊服詐偽萌生刑罰亡極質樸日銷恩愛變薄孔子曰
安上治民莫善於禮非空言也王者未制禮之時引先王
禮宜於今者而用之臣願陛下承天心發大業與公卿大
臣延及儒生述舊禮明王制敝一代之民躋之仁壽之域
則俗何以不若成康壽何以不若高宗竊見當世趨務趨
日不合於道者謹條奏唯陛下裁擇焉吉意以為夫婦人
倫大綱夭壽之萌也世俗嫁娶太早未知為人父母之道



而有子是以教化不明而民多夭聘妻送女亡節則貧人
不及故不舉子又漢家列侯尚公主諸侯則國人承翁主
使男事文夫誦於婦逆陰陽之位故多女亂古者衣服車
馬貴賤有章以褒有德而別尊卑今上下僭差人人自制
是以貪財趨利不畏死亡周之所以能致治刑措而不用
者以其禁邪於冥冥絕惡於未萌也又言舜湯不用三公
九卿之世而舉臯陶伊尹不仁者遠今使俗吏得任子弟
率多驕鰲與傲不通古今至於積功治人亡益於民此伐
檀所為作也宜明選求賢除任子之令外家及故人可厚
以財不宜居位去角抵減樂府省尚方明視天下以儉

示曰古者工不造瑇瑁瑇音不通修靡非工商之獨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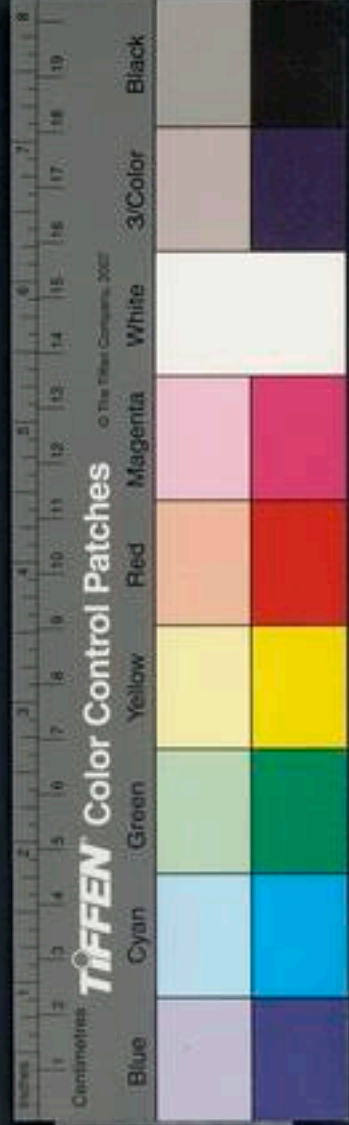
教使之然也民見儉則歸本本立而未成其指如此上以
其言迂闊迂音不甚寵異也古遂謝病歸琅邪。始吉少

時學問居長安東家有太棗樹垂吉庭中吉婦取棗以啖
吉啖謂使食之徒吉後知之乃法婦東家聞而欲伐樹鄰

里共止之因固請令吉還婦里中為之語曰東家有樹王
陽去婦東家棗完去婦復還其厲志如此。吉與貢禹為

友世稱王陽在位貢公彈冠言其取舍同也元帝初即位
遣使者徵貢禹與吉言年老道病卒上悼之復遣使者吊

祠云初吉兼通五經能為騶氏春秋以詩論語教授好梁



丘賀說易令子駿受焉駿以孝廉為郎左曹陳咸薦駿賢
父子經明行脩宜顯以厲俗光祿勳匡衡亦舉駿有專對
材遷諫大夫病免官歸起家復遷少府。成帝欲大用之
出駿為京兆尹試以政事先是京兆有趙廣漢張敞王尊
王章王駿皆有能名故京師稱曰前有趙張後有三王而
薛宣從左馮翊代駿為少府。會御史大夫缺谷永奏言
聖王不以名譽加於實效考績用人之法薛宣政事已試
上然其議遂超御史大夫至丞相駿乃代宣為御史大夫
並居位六歲病卒。駿子山宗以父任為郎歷刺史郡守治
有能名平帝即位王莽秉政大司空彭宣罷崇代為司空

封扶平侯自吉至崇世名清廉然材器名稱不能及父而
祿位彌隆皆好車馬衣服其自奉養極為鮮明及遷徙去
處所載不過囊衣去位家居亦布衣蔬食天下服其廉而
恆其本故俗傳王陽能作黃金

貢禹傳 事元帝

貢禹字少翁琅邪人也以明經絮行著聞徵為博士舉賢
良為河南令歲餘以職事為府官所責免冠謝禹曰冠壹
免安復可冠也遂去官元帝即位徵為諫大夫數虛已問
以政事是時年歲不登郡國多困禹奏言古者宮室有制
車輿器物皆不文畫苑囿不過數十里與民共之任賢使



西漢書卷之三十一
卷之三十一
頁四十四
一
廿七
月
季
能什一而稅亡他賦斂絲戍之役使民歲不過三日千里之內自給千里之外名置貢職而已故天下家給人足頌聲並作至高祖孝文景皇帝循古節儉文帝衣綈厚繡徒矣反履革器亡凋文金銀之飾後世爭為奢侈轉轉益甚臣下亦相放效放甫王反今大夫備諸侯諸侯備天子天子過天道其日久矣採衰救亂矯復古化復扶日反在於陛下臣愚以為盡如太古難宜少倣古以自節焉天子納善其忠乃下詔令太僕減食穀馬水衡減食肉獸省宜春下苑以與貧民又罷角抵諸戲及齊三服官遷禹為光祿大夫

司馬溫公曰忠臣之事君也責其所難則其易者不勞

而正補其所短則其長者不勤而遂孝元踐位之初虛心以問禹宜先其所急後其所緩然則優游不斷讒佞用權當時之大患也而禹不以為言恭謹節儉孝元之素志也而禹孜孜言之何哉使禹之智不足以知烏得為賢知而不言為罪愈大矣

○頃之禹上書乞骸骨天子報曰朕以生有伯夷之廉史魚之直守經據古不阿當世今未得久聞生之奇論也而云欲退意豈有所恨與將在位者與生殊乎其強飯慎疾以自輔○後為御史大夫列於三公自禹在位數言得失書數十上禹以為古民亡賦筭口錢起武帝征伐四夷重

賦於民民產子三歲則出口錢故民重困至於生子輒殺甚可悲痛宜令兒七歲去齒乃出口錢年二十乃笄。又言古者不以金錢為幣專意於農故一夫不耕必有受其饑者今漢家鑄錢及諸鐵官皆置吏卒徒攻山取銅鐵一歲功十萬人已上中農食七人是七十萬人常受其饑也鑿池數百丈銷陰地之精地藏空虛不能含氣出雲斬伐林木亡有時禁水旱之災未必不繇此也自五銖錢起已來七十餘年民坐盜鑄錢被刑者衆富人積錢滿室猶亡厭足民心動搖商賈求利東西南北各用智巧好衣美食歲有十二之利而不出租稅農夫父子暴露中野不避寒

著梓少把土

梓才兀及ア右
半字把蒲也及手足胼胝
胼併也步十反
胼明也竹尸反已

奉穀租又出彙稅鄉部訟求不可勝供故民弃本逐末耕者不能半貧民雖賜之田猶賤賣於賈窮則起為盜賊何者未利深而惑於錢也是以姦邪不可禁其原皆起於錢也疾其末者絕其本宜罷採珠玉金銀鑄錢之官亡復以為幣市井勿得販賣除其租銖之律租稅祿賜皆以布帛及穀使百姓壹歸於農復古道便。又言文帝時貴廉絜賤貪汙賈人贅壻及吏坐臧者皆禁錮不得為吏賞善罰惡不阿親戚罪白者伏其誅疑者以與民亡贖罪之法故令行禁止海內大化天下斷獄四百與刑錯亡異武帝始



臨天下尊賢用士闢地廣境數千里自見功大威行遂從

者欲從讀曰欲用度不足乃行一切之變使犯法者贖罪

入穀者補吏是以天下奢侈官亂民貧盜賊並起亡命者

衆郡國恐伏其誅則擇便巧史書習於計簿能欺上府者

以為右職上府所屬之府姦軌不勝則取勇猛能操切百

姓者操操高反以苛暴威服下者使居大位賈父曰百姓故亡

義而有財者顯於世欺謾善書者尊於朝謾音諂逆而勇

猛者貴於官評布故俗皆曰何以孝弟為財多而光榮何

以禮義為史書而仕宦何以謹慎為勇猛而臨官故黥劓

而髡鉗者猶復攘臂為政於世行雖大堤家富執足目指

氣便是為賢耳故謂居官而致富者為雄桀處姦而得利

者為壯士兄勸其弟父勉其子俗之壞敗乃至於是察其

所以然者皆以犯法得贖罪求士不得真賢相守崇財利

誅不行之所致也今欲興至治致太平宜除贖罪之法相

守選舉不以實及有臧者輒行其誅亡但免官不止免則

爭盡力為善貴孝弟賤賈人進真賢舉實廉而天下治矣

陛下誠深念高祖之苦醇法太宗之治正己以先下選賢

以自輔聞進忠正致誅姦臣遠放調佞調古放出園陵之

女罷倡樂絕鄭聲去甲乙之帳退偽薄之物脩節儉之化

驅天下之民皆歸於農如此不解解讀則三王可侔五帝



西漢書卷之第...
可及惟陛下省察天下幸甚天子下其議令民產子七歲
乃出口錢自此始又罷上林宮館希幸御者及省建章甘
泉宮衛卒減諸侯王廟衛卒省其半餘雖未盡從然嘉其
質直之意。禹又奏欲罷郡國廟定漢宗廟迭毀之禮皆
未施行為御史大夫數月卒天子賜錢百萬以其子為郎
禹卒後上追思其議竟下詔罷郡國廟定迭毀之禮然通
儒或非之語在韋玄成傳

互註與王吉為友世稱王陽在位真禹彈冠見王傳元

帝時議罷角抵見刑法志乞罷采珠玉而使百姓一意農

桑見食貨志建言漢家宗廟祭祀多不應古禮見郊祀志

兩龔傳 國朝

兩龔皆楚人也勝字君賓舍字君倩俱十見文二人相友並著
名節故世謂之楚兩龔少皆好學明經勝為郡吏三舉孝
廉以王國人不得宿衛補吏再為尉壹為丞勝輒至官乃
去州舉茂材為重泉令哀帝自為定陶王固已聞其名徵
為諫大夫引見勝薦龔舍及亢父甯壽濟陰侯嘉有詔皆
徵勝曰竊見國家徵賢巫常為駕徵賢者宜駕上曰大夫
乘私車來邪勝曰唯唯唯及有詔為駕龔舍侯嘉至皆為
諫大夫甯壽稱疾不至。勝居諫官數上書求見言百姓
貧盜賊多吏不良風俗薄災異數見不可不憂制度泰奢



刑罰泰深賦斂泰重宜以儉約先下其言祖述王吉貢禹之意為大夫二歲餘遷丞相司直徙光祿大夫守右扶風數月上知勝非撥煩吏乃復還勝光祿大夫諸吏給事中○勝言董賢亂制度繇是遂上旨後歲餘與博士夏侯常爭言濟辱朝廷事下御史中丞召詰問劾奏勝吏二千石常位大夫皆幸得給事中與論議相非恨疾言辯訟皆不敬貶秩勝謝罪乞骸骨曰前云博士夏侯常後云常會哀帝崩○初琅邪郡漢亦以清行徵用至京兆尹七者後為太中大夫王莽秉政勝與漢俱乞骸骨自昭帝時涿郡韓福以德行徵至京師賜策告東帛還歸於是莽白遣

勝漢皆如韓福故事所上子男皆除為郎勝漢遂歸老於鄉里○初龔舍以勝薦徵為諫大夫病免復徵為博士又病去頃之哀帝遣使者即楚拜舍為太山太守舍居家在武原使者至縣請舍欲令至廷拜授印綬舍曰王者以天下為家何必縣官遂於家受詔便道之官既至數月上書乞骸骨上徵舍拜為光祿大夫蒙賜告終不肯起乃遣歸舍亦通五經以魯詩教授舍勝既歸鄉里郡二千石長吏初到官皆至其家如師弟子之禮舍年六十八王莽居攝中卒○莽既篡國遣五威將帥行天下風俗將帥親奉羊酒存問勝明年莽遣使者即拜勝為講學祭酒稱疾不應



西漢書卷之九十一 西漢書卷之九十一
徵後二年春復遣使者奉璽書太子師友印綬安車駟馬
迎勝即拜秩上卿先賜六月祿直以辦裝使者與郡太守
縣長吏三老官屬行義諸生千人以上入勝里致詔使者
欲令勝起迎又立門外勝稱病篤使者要說要一過反至
以印綬就加勝身勝輒推不受使者為勝兩子及門人高
暉等言朝廷虛心待君以茅土之甘雖疾為且動移至傳
舍示有行意必為子孫遺大業暉等白使者語勝即謂暉
等吾受漢家厚恩亡以報今老矣旦暮入地詎豈以一身
事二姓下見故主哉勝因敕以棺斂喪事衣周於身棺周
於衣勿隨俗動吾冢種柏作祠堂語異遂不復開口飲食

積十四日死死時七十九矣僕者太守臨斂賜復余祭祠
如法門人衰經治喪者百數有老父來吊哭甚哀既而曰
嗟零薰以香自燒膏以明自銷龔生竟夭天年非吾徒也
遂趨而出莫知其誰勝居彭城廉里後世刻石表其里門
互註為司直郡國皆慎選舉三輔委輸官不敢為姦

可大委任見鮑宣傳

鮑宣傳事哀帝

鮑宣字子都渤海高城人也好學明經舉孝廉為郎大司
空何武除宣為西曹掾甚敬重焉薦宣為諫大夫遷豫州
牧歲餘丞相司直郭欽奏宣舉措煩苛代二千石署吏聽



訟所察過詔條行部乘傳去法駕舍宿鄉亭為衆所非宜
 坐免歸家數月復徵為諫大夫宣每居位常上書諫爭其
 言少文多實是時帝祖母傅太后欲與成帝母俱稱尊號
 封爵親屬孔光師丹何武傅喜始執正議失傅太后指皆
 免官丁傅子弟並進董賢貴幸宣以諫大夫從其後上書
 諫曰竊見孝成皇帝時外親持權人人牽引所私以充塞
 朝廷妨賢人路濁亂天下奢泰亡度窮困百姓是以日蝕
 且十彗星四起危亡之徵陛下所親見也今奈何反覆劇
 於前乎朝臣亡有大儒骨鯁白首蒼艾魁壘之士黠口賄
 為論議通古今喟然動衆心憂國如饑渴者臣未見也教

外親小童及幸臣董賢等在公門省戶下陛下欲與此共

承天地共讀曰供仲安海內甚難今世俗謂不智為能謂

智者為不能昔堯四罪而天下服今陰一吏而衆皆惑古

刑人尚服今賞人反惑請寄為姦群小日進國家空虛用

度不足民流亡去城郭盜賊並起吏為殘賊歲增於前凡

民有七亡陰陽不和水旱為災一亡也縣官重責更賦租

稅二亡也貪吏並公受取不已三亡也並依也豪彊大姓

蚕食亡厭四亡也苛吏繇役失農桑時五亡也部落鼓鳴

男女遮避六亡也世古盜賊劫略取民財物七亡也七亡
 尚可又有七死酷吏毆殺一死也一治獄深刻二死也

尚書卷之第... 治獄深刻二死也



冤陷亡辜三死也盜賊橫發四死也橫胡怨讎相殘五死也歲惡饑饉六死也時氣疫疾七死也民有七亡而無一得欲望國安誠難民有七死而無一生欲望刑措誠難此非公卿守相貪殘成化之所致邪群臣幸得居尊官食重祿豈有肯加惻隱於細民助陛下流教化者邪志在營私家稱賓客稱又為姦利而已以苟容曲從為賢以拱默保祿為智謂如臣宜為愚陛下擢臣巖穴誠冀有益豪毛豈匹欲使臣美食太官重高門之地哉天下乃皇天之天下也陛下上為皇天子下為黎庶父母為天牧養元元視之如一如合戶鳩之詩言戶鳩之鳥養其子七平均今貧民

米食不厭衣又穿空父子夫婦不能相保誠可為酸鼻陛下不救將安所歸命乎奈何獨私養外親與幸臣董賢多

賞賜以億萬數使奴從賓客漿酒霍肉蒼頭廬兒皆用致富非天意也及汝昌侯傅商亡功而封夫官爵非陛下之

官爵天下之官爵也陛下取非其官官非其人而望天說民服說請豈不難哉方陽侯孫寵宜陵侯息夫躬辯足以

移衆強可用獨立奸人之雄惑世尤劇者也宜以時罷退及外親幼童未通經術者皆宜令休就師傅急徵故大司

馬傅喜使領外親故大司空何武師丹故丞相孔光故將軍彭宣經皆更博士更工位皆歷三公智謀威信可與建

包三傳 二五 月 願



教化圖安危龔勝為司直郡國皆慎選舉三輔委輸官不敢為奸委迂協反
輸式裕反可大委任也陛下前以小不忍退武等海內失望陛下尚能容亡功德者甚衆曾不能忍武等邪治天下者當用天下之心為心不得自專快意而已上之皇天見譴下之黎庶怨恨次有諫諍之臣陛下苟欲自薄而厚惡臣天下猶不聽也臣雖愚戇獨不知多受祿賜美食大官廣田宅厚妻子不與惡人結仇怨以容身邪誠迫夫義官以諫議為職不敢不竭愚惟陛下少留神上以宣名儒優容之。是時郡國地震民訛言明年正月朔日蝕上乃徵孔光免孫寵息夫躬罷侍中諸曹黃門郎數十人

宣復上書曰陛下父事天母事地子養黎民即位以來父

虧明母震動子訛言相驚恐今日蝕於三始正月一日為
正歲朝月朝日

朝誠可畏懼小民正月朔日尚恐毀敗器物何況於日虧

乎陛下深內自責避正殿舉直言求過失罷退外親及旁

及素餐之人反古
則字徵拜孔光為光祿大夫發覺孫寵息夫

躬過惡免官遣就國衆庶歛然歛音
翁莫不說喜天人同心

人心悅則天意解矣乃二月丙戌白虹疇日虹音
干連陰不

雨此天有慶結未解民有怨望未塞者也侍中駙馬都尉

董賢本無葭莩葭工迺反
莩音手但以令色諛言自進賞賜亡度

竭盡府藏并合三第尚以為小復壞暴室上冢有會輒太



官為供海內貢獻當養一君今反盡之賢家豈天意與民意邪天不可久負厚之如此反所以害之也誠欲哀賢宜為謝過天地解讎海內免遣就國取乘與器物遣之縣官如此可以父子終其性命否者海內之所仇未有得久安者也孫寵息夫躬不宜居國可皆免以視天下視讀曰示復徵何武師丹彭宣傳喜曠然使民易視以應天心建立大政以興太平之端上感天異納宣言徵何武彭宣旬月皆復為三公拜宣為司隸。時哀帝政司隸校尉但為司隸官比司直丞相孔光四時行園陵行下更及官屬以令行馳道中宣出逢之使吏鉤止丞相掾史没入其車馬摧辱宰相事

下御史中丞侍御史至司隸官欲捕從事閉門不納宣坐

距閉使者亡人臣禮大不敬不道下廷尉獄博士弟子濟

南王咸舉幡太學下曰欲救鮑司隸者會此下諸生會者

千餘人朝日遮丞相孔光自言丞相車不得行又守闕上

書遂抵宣罪減死一等髡鉗宣既被刑乃徙之上黨以為

其地宜田牧又少豪俊易長雄遂家于長子長如字上黨之縣也

平帝即位王莽秉政陰有篡國之心乃風州郡風讀曰颯以臯

法案諸豪傑及漢忠直終不附已者宣及何武等皆死。

自成帝至王莽時清名之士琅邪又有紀遂遂千齊則薛

方大原則郇越郇相郇音荷沛郡則唐林唐尊皆以明經飭



行顯名於世。紀逡兩唐皆仕王莽封侯貴重歷公卿位
 唐林數上疏諫正有忠直節唐尊衣敝屨空求於以瓦器
 飲食又以歷任公卿被虛偽名。郇越相同族昆弟也並
 舉州郡孝廉茂材數病去官越散其先人嘗千餘萬以分
 施九族州里志節尤高。相王莽特徵為太子四友病死
 莽太子遣使祝以衣衾祝式其子攀棺不聽曰父死遺言
 師友之送勿有所受今於皇太子得託友官故不受也京
 師稱之。薛方嘗為郡掾祭酒嘗徵不至及莽以安車迎
 方方因使者辭謝曰堯舜在上下有巢由今明主方隆唐
 虞之德小臣欲守箕山之節也許身隱使者以聞莽說其

曰說不強致方居家以經教授喜屬文喜許計反著詩

賦數十篇始喻喻長郭欽衣帝時為丞相司直杜陸蔣

詡元卿為兖州刺史亦以廉直為名王莽居攝欽詡皆以

病免官歸鄉里卧不出戶卒於家世祖即位徵薛方道病

卒兩龔鮑宣子孫皆褒表至大官

互註外有直項之名內實駭而不曉事見息夫躬傳

贊曰易稱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各得道之一

節譬諸草木區以別矣言蘭桂異類而各芬芳也故曰山林之士往

而不能反朝廷之士入而不能出二者各有所短春秋

列國卿大夫及至漢興將相名臣懷祿耽寵以失其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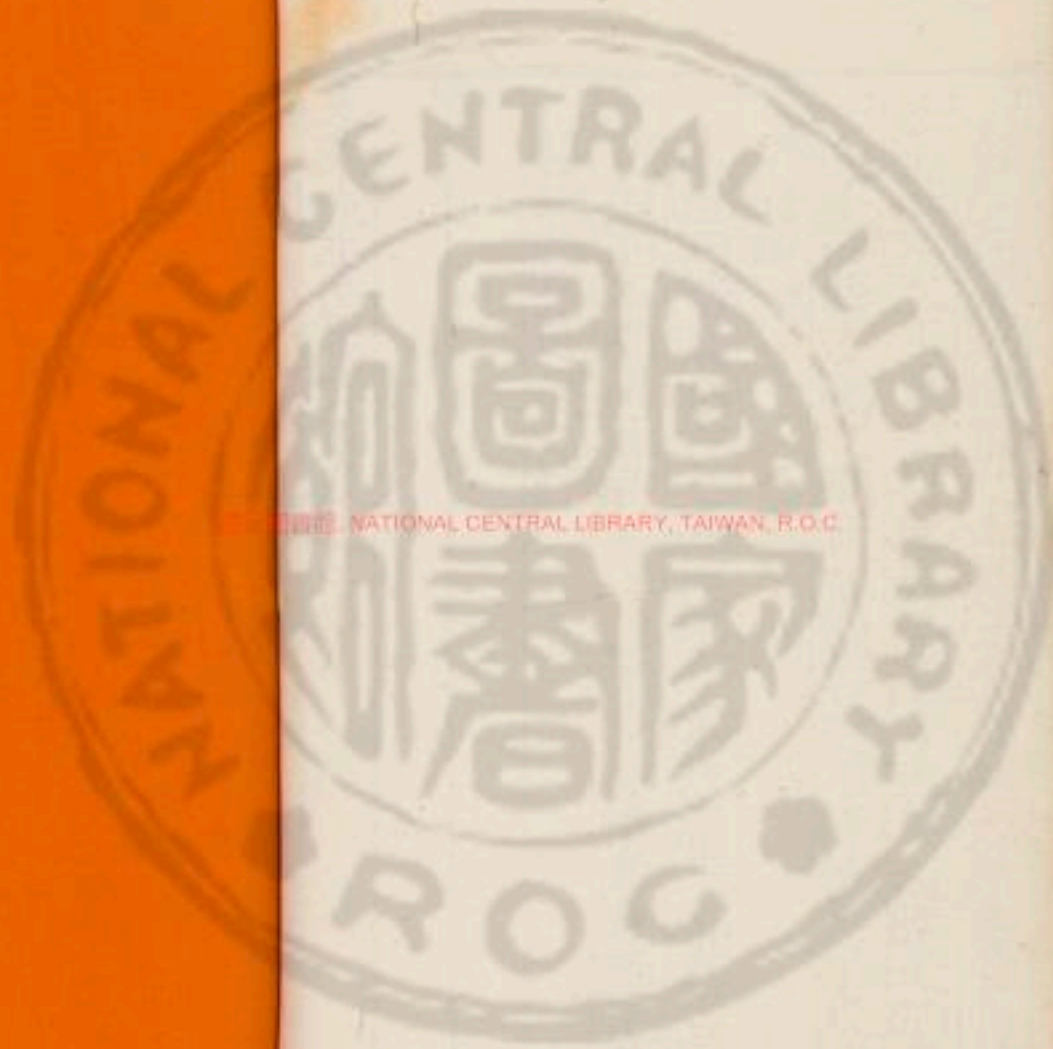
者多矣是故清節之士於是為貴然大率多能自治而不能治人王貢之材優於龔鮑守死善道勝是蹈焉貞而不諒薛方近之郭欽蔣詡好遯不汙絕於紀唐遠矣

殊於紀遂及兩唐

欽傳四皓遯秦古之逸民不營不拔嚴平鄭真吉困于賀涅而不緇禹既黃髮以德來任舍惟正身勝死善道郭欽蔣詡近遯之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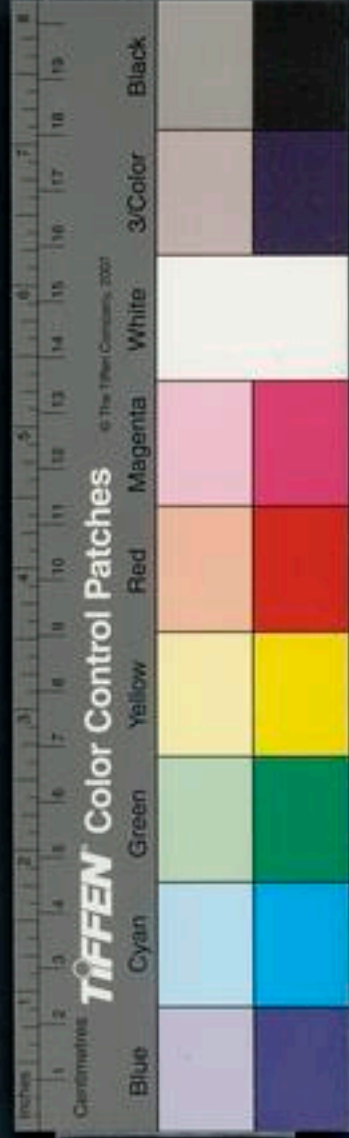
東萊先生西漢詳節卷之二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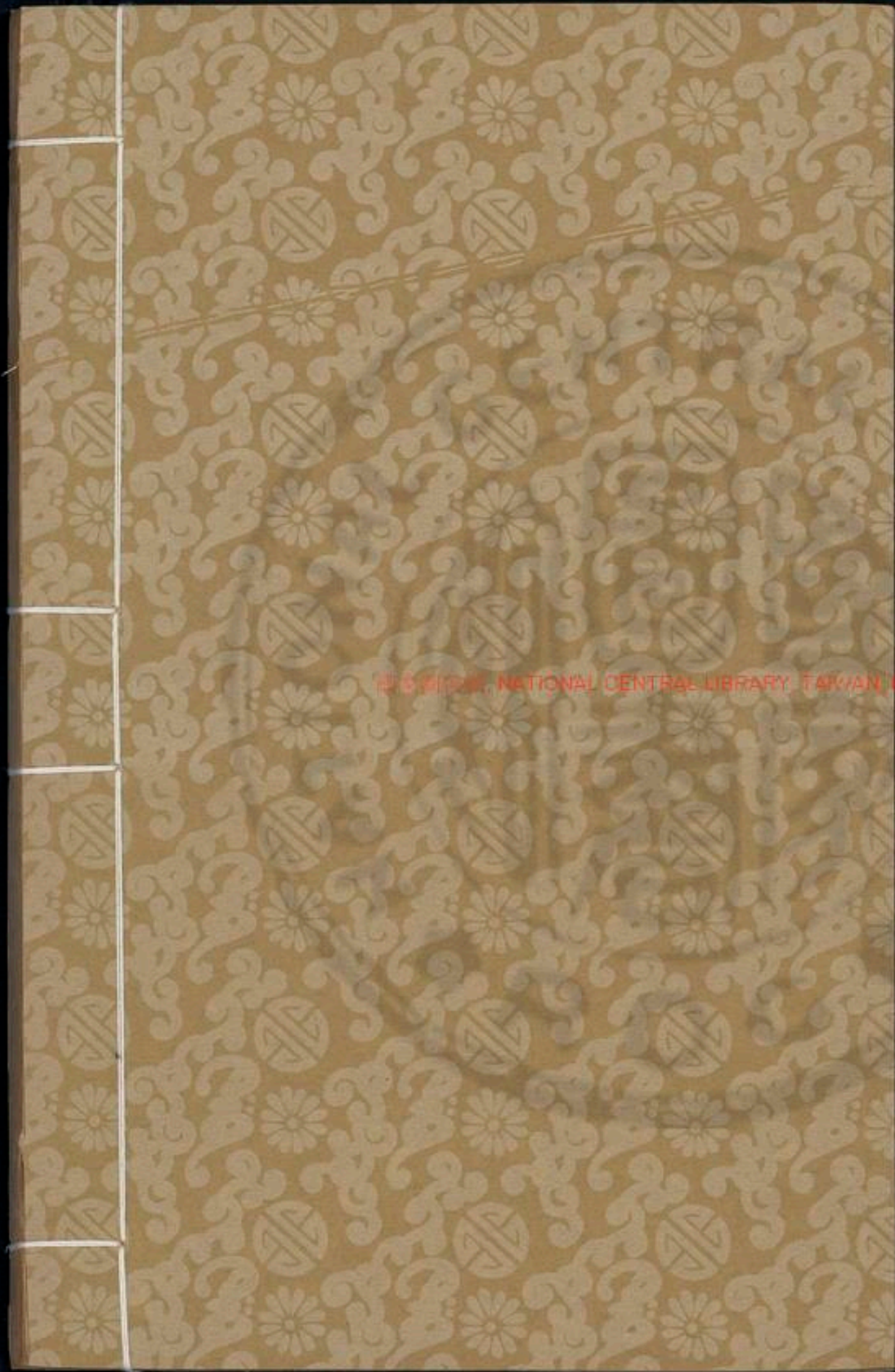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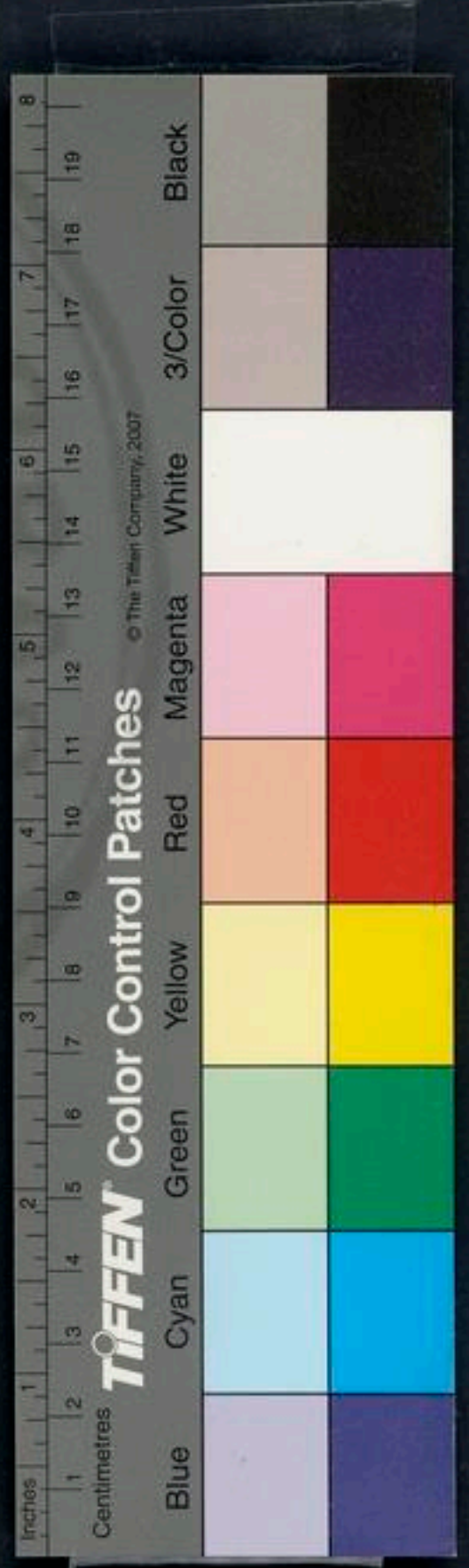
國家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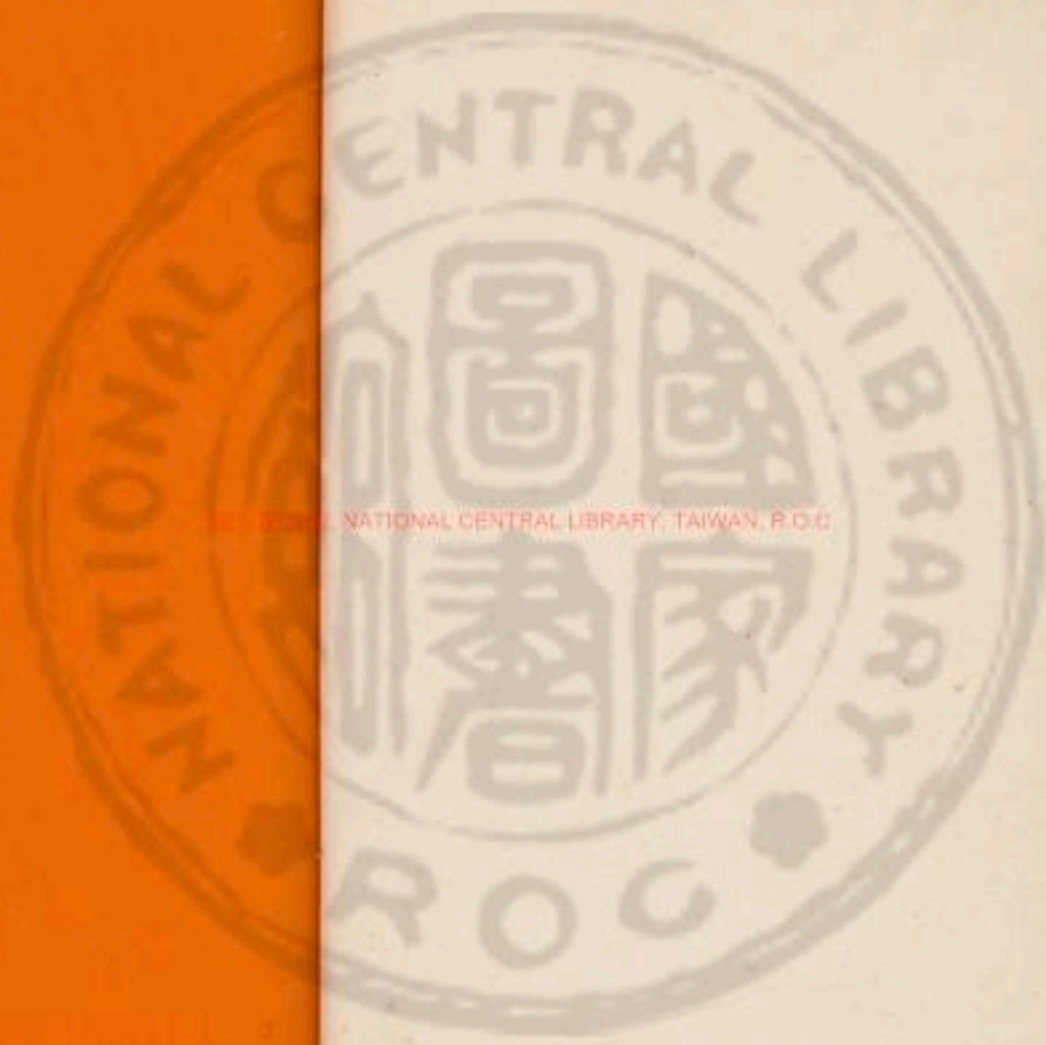




國立中央圖書館藏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29442

2



不思守保不惟履承以繼祖考邦事是廢游逸是娛犬馬

繇繇是放是驅繇與同務彼鳥獸忽此稼苗丞民以置我王

以媮媮與同所引非德所親非俊唯囿是恢唯諛是信喻喻

諂夫号号黃髮號與同如何我王曾不是察既藐下臣

追欲從逸追與同嫚被顯祖輕茲削黜嗟嗟我王漢之睦親

曾不夙夜以休令聞穉穆天子臨爾下土明明群司執憲

靡顧靡與同正遐繇近殆其怙茲言欲正遠人先從近類

殆嗟嗟我王曷不此思非思非鑒嗣其罔則彌彌其矣爰

爰其國彌彌猶稍尚也爰五及反其在鄒詩曰王朝肅清唯俊之庭

顧瞻余躬懼穢此征於此行我之退征請于天子天子我恤

矜我髮齒赫赫天子明慈且仁縣車之義以泊小臣古者

補縣中致仕泊矩也惟惟顧祁我徒戴負盈路徒謂學徒也戴

于鄒鄒與同警警與同作堂警與同我徒我環築室于牆微微老夫咨既

遷絕遷與同洋洋仲尼視我遺烈孔子鄒人故濟濟

鄒魯禮義唯恭誦習弦歌于異他邦我雖鄙苟心其好而

我徒侃爾樂亦在而孟卒于鄒或曰其子孫好事遂先人

之志而作是詩也自孟至賢五世賢為人質朴少欲篤志

於學兼通禮尚書以詩教授號稱鄒魯大儒徵為博士給

事中進授昭帝詩昭帝崩宣帝立賢以與與與同謀議安宗

事

顏



廟賜爵關內侯徙為長信少府丞以先帝師甚見尊
重本始三年代蔡義為丞相封扶陽侯時賢七十餘為相
五歲罷歸加賜第一區丞相致仕自賢始八十二薨諡曰
節侯賢四子少子玄成復以明經歷位至丞相故鄒魯諺
曰遺子黃金滿籬不如教子一經籬音盈
僅籬也

韋玄成傳

玄成字少翁以父任為郎常侍騎少好學脩父業尤謙遜
下士出遇知識步行輒下從者與載送之以為常其接人
貧賤者益加敬繇是名譽日廣以明經擢為諫大夫遷大
河都尉。初玄成兄弘為太常丞父賢以弘當為嗣及賢

病篤弘坐宗廟事繫獄罪未決於是賢門下生博士等與
宗家計議共矯賢令以玄成為後賢薨玄成深知其非賢
雅意即陽為病狂玄成素有名聲士大夫多疑其欲讓爵
辟兄者辟讀曰避丞相御史遂以玄成實不病劾奏之有詔勿
劾引拜玄成不得已受爵宣帝高其節以玄成為河南太
守兄弘太山都尉數歲玄成徵為未央衛尉遷太常坐與
故平通侯楊惲厚善免官後以列侯侍祀孝惠廟當晨入
廟大雨淖俾女不駕駟馬車而騎至廟下有司劾奏削爵
為關內侯玄成自傷貶黜父爵作詩自劾責。初宣帝寵
姬張婕妤婕即張及男淮陽憲王好政事通法律上奇其



材欲輔以禮讓之臣乃召拜玄成為淮陽中尉是時王未就國玄成受詔與太傅蕭望之及五經諸儒雜論同異於石渠閣條奏其對元帝末光中代于定國為丞相貶黜十年之間遂繼父相位封侯故國榮當世焉玄成復作詩自著復玷缺之難難難古因以戒示子孫玄成為相七年守正持重不及父賢而文采過之建昭三年薨謚曰共侯○初高祖時令諸侯王都皆立太上皇廟至惠帝尊高祖廟為太祖廟景帝尊孝文廟為太宗廟行所嘗幸郡國各立太祖太宗廟至宣帝本始二年復尊孝武廟為世宗廟行所巡狩亦立焉凡祖宗廟在郡國六十八合百六十七所

而京師自高祖下至宣帝與太上皇博皇考各自居陵考

立廟博皇考宣帝之并為百七十六又園中各有寢便殿

別殿即史皇孫日祭於寢月祭於廟時祭於便殿寢日四上食廟

歲二十五祠漢書注宗廟一歲十二月初五月嘗祭六月七

太牢耐祭用九太牢十月嘗稍又飲蒸二太牢十一月

十二月臘二太牢又每月一太牢如間加一祀與此上

十五祠便殿歲四祠又月一游衣冠至元帝時貢禹奏

言古者天子七廟今孝惠孝景廟皆親盡宜毀及郡國廟

不應古禮宜正定天子是其議未及施行而禹卒末光四

年乃下詔先議罷郡國廟曰朕聞明王之御世也遭時為法因事制宜往者天下初定遠方未賓因嘗所親以立宗



廟蓋建威銷萌一民之至權也今賴天地之靈宗廟之福四方同軌蠻貊貢職久遵而不定令疏遠卑賤共承尊祀共議殆非皇天祖宗之意傳不云乎吾不與祭如不祭其與將軍列侯中二千石諸大夫博士議郎議丞相玄成等七十人皆曰臣聞祭非自外至者也繇中出生於心也故惟聖人為能享帝孝子為能享親立廟京師之居躬親承事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助祭尊親之大義五帝三王所共不易之道也詩云有來雍雍至止肅肅相維辟公天子穆穆春秋之義父不祭於支庶之宅君不祭於臣僕之家王不祭於下土諸侯臣等愚以為宗廟在郡國宜無脩臣

請勿復脩秦可罷郡國廟○後月餘復下詔曰蓋聞明王

制禮立親廟四萬世不毀所以明尊祖敬宗著親親也朕

漢承祖宗之重惟大禮未備戰栗恐懼不敢自顯其與將

軍列侯等議玄成等四十四人奏議曰禮王者始受命諸

侯始封之君皆為太祖以下五廟而迭毀毀廟之主滅乎

太祖五年而再殷祭也大祭言一禘一祫也祫音祫祭者毀

廟之主皆合食於太祖父為昭子為穆孫復為昭古之正

禮也祭義曰王者禘其祖自出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廟言

始受命而王祭天以其祖配而不為立廟親盡也立親廟

四親親也親盡而迭毀親疏之殺殺所示有終也周之所



以七廟者以後稷始封文王武王受命而王是以三廟不
毀成王成二聖之業制禮作樂功德茂盛廟猶不世以行
為謚而已禮廟在大門之內不敢遠親也遠于萬及臣愚以為
高帝受命定天下宜為帝者太祖之廟世世不毀後厲
盡者宜毀今宗廟異處昭穆不序宜入就太祖廟而序昭
穆如禮太上皇孝惠孝文孝景廟皆親盡宜毀皇考廟親
未盡如故將軍許嘉等二十九人以為孝文皇帝除誹謗
去肉刑躬節儉不受獻罪人不帑帑與不私其利出美人
重絕人類賓賜長老收恤孤獨德厚侔天地利澤施及
宜為帝者太宗之廟廷尉忠以為孝武皇帝改正朔

色擗四夷宜為世宗之廟諫大夫尹更始等十八人以為
皇考廟上序於昭穆非正禮宜毀於是上重其事依違者
一年乃下詔曰蓋聞王者祖有功而宗有德尊尊之大義
也存親廟四親親之至恩也高皇帝為天下誅暴除亂受
命而帝功莫大焉孝文皇帝削亂秦之迹興三代之風是
以百姓晏然咸獲嘉福德莫盛焉高皇帝為漢太祖文帝
為太宗世世承祀傳之無窮朕甚樂之孝宣皇帝為昭帝
後於義壹體謂俱為昭也禮稱與祖為昭宣孝景廟及皇
考廟皆親盡其正禮儀玄成等奏曰祖宗之廟世世不毀
繼祖以下五廟而迭毀今高帝為太祖文帝為太宗景帝



西漢書卷之三十一
孝文皇帝
六
木
為昭武帝為穆昭帝與宣帝俱為昭皇考廟親未盡太上
孝惠廟皆親盡宜毀寢園皆無復脩奏可。議者又以為
清廟之詩言交神之禮無不清靜今衣冠出游有車騎之
衆風雨之氣非所謂清靜也祭不欲數數所則漚漚則
不敬宜復古禮四時祭於廟諸寢園日月間祀間王皆可
勿復脩上亦不改也。明年玄成復言古者制禮別尊卑
貴賤國君之母非適適嫡不得配食則薦於寢身沒而已
陛下躬至孝承天心建祖宗定迭毀序昭穆大禮既定孝
文太后孝昭太后寢祠園宜如禮勿復脩奏可。後歲餘
玄成薨匡衡為丞相上寢疾夢祖宗譴罷郡國廟上少第

楚孝王亦夢焉上詔問行議欲復之衡深言不可上疾又
不平衡惶恐禱高祖孝文武廟又告謝毀廟曰往者大臣
以為在昔帝王承祖宗之休典取象於天地天序五行人
親五屬天子奉天故率其意而尊其制是以禘嘗之序靡
有過五受命之君躬接于天萬世不墮墮火繼烈以下五
廟而遷上陳太祖間歲而祫其道應天故福祿永終太上
皇非受命而屬盡義則當遷寢日四上食園廟間間工祠
皆可亡脩皇帝思慕悼懼未敢盡從惟念高皇欽若稽古
承順天心以為遷廟合祭久長之策即以今日遷太上孝
惠廟孝文太后孝昭太后寢將以昭祖宗之德順天人之

序定亡窮之業今皇帝未受茲福乃有不能共識之疾

共讀

曰皇帝願復脩立承祀臣衡等咸以為禮不得如不合高

帝孝惠孝文孝武孝昭孝宣太上皇孝文太后孝昭太后

之意罪盡在臣衡等當受其咎又之上疾連年遂盡復諸

所罷寢廟園皆脩祀如故初上定迭毀禮獨尊孝文廟為

太宗而孝武廟親未盡故未毀上於是廼復申明之曰孝

宣尊孝武廟曰世宗損益之禮不敢有與焉

與諸他皆如

舊制唯邵國廟遂廢云○元帝崩衡奏言前以上體不平

故復諸所罷祠卒不蒙福請悉罷勿奉奏可○成帝時以

無繼嗣復復太上皇寢廟園世世奉祠昭靈后等并食於

太上寢廟如故○成帝崩哀帝即位丞相孔光大司空何

武奏言永光五年制書高皇帝為漢太祖孝文皇帝為太

宗建昭五年制書孝武皇帝為世宗損益之禮不敢有與

臣愚以為迭毀之次當以時定臣請與羣臣雜議奏可於

是彭宣等五十三人皆以為繼祖宗以下五廟而迭毀後

雖有賢君猶不得與祖宗並列子孫雖欲褒大顯揚而立

之鬼神不饗也孝武帝雖有功列親盡宜毀太僕王舜中

壘校尉劉歆議曰漢興四夷之患無寧歲一方有急三面

救之天下皆動而被其害孝文愍中國罷勞

罷勞

將軍驃騎伏波樓船之屬南滅百粵起七郡北攘匈奴降



昆邪十萬之衆限于置五屬國起朔方以奪其肥饒之地
 東伐朝鮮起玄菟樂浪以斷匈奴之左臂樂浪各天西伐
 大宛共三十六國結烏孫起燉煌酒泉張掖以隔羌羗裂
 匈奴之右臂結而單于孤特遠遁于幕北四垂無事斥地
 遠境起十餘郡功業既定迺封丞相為富民侯以大安天
 下富實百姓其規無可見撫讀又招集天下賢俊與協心
 同謀興制度改正朔易服色立天地之祠建封禪殊官號
 存周後定諸侯之制永無逆爭之心至今累世賴之單于
 守藩百蠻服從萬世之基也中興之功未有知焉者也高
 帝建大業為太祖孝文德至厚為文太宗孝武功至著為

武世宗此孝宣所以發德音也禮記曰天子三昭三穆與
 太祖之廟而七諸侯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故德厚
 者流光德薄者流卑七者其正法數可常數者也宗不在
 此數中宗變也苟有功德則宗之不可預為設數周公為
 母逸之戒舉殷三宗以勸成王太甲曰太宗太戊曰紂是
 言之宗無數也然則所以勸帝者之功德博矣以七廟言
 之孝武皇帝未宜毀以所宗言之則不可謂無功德祀典
 曰聖王之制祀也功施於民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
 救大災則祀之孝武功德皆兼而有焉凡在於異姓猶將
 特祀之况于先祖或說天子五廟無見文又說中宗高宗



者宗其道而毀其廟名與實異非尊德貴功之意也詩云
 蔽芾甘棠勿剪勿伐翦與同召伯所茇茇步思其人猶愛其
 樹况宗其道而毀其廟乎迭毀之禮自有常法無殊功異
 德固以親疎相推及至祖宗之序多少之數經傳無明文
 至尊至重難以疑文虛說定也孝宣舉公卿之議用衆儒
 之謀既以為世宗之廟建之萬世宣布天下臣愚以為孝
 武功烈如彼孝宣崇立之如此不宜毀上覽其議而從之
 ○歆又以為禮去事有殺去立呂及殺所例及故春秋外傳曰日祭
 月祀時享歲貢終王魯夷終王乃入助祭每一德盛而流
 廣視親之殺也彌遠則彌尊故禘為重矣孫居王父之處

正昭穆則孫常與祖相代此遷廟之殺也聖人於其祖出
 於情矣禮無所不順故無毀廟自具禹建迭毀之議惠景
 及大上寢園廢而為虛失禮意矣盛讚曰慈

互註經明行高詳見憲王欽傳韋賢云成咸以儒宗居相位
 服儒衣冠傳先王語其醜籍可也然皆持祿保位被

阿諛之譏見孔光傳

班彪論曰

師古曰漢書諸贊皆固所為其有叔皮先論述者謂固亦貝顯以示後人而或者固切姿

父名觀此可以免矣漢承亡秦絕學之後祖宗之制因

時施宜自元成後學者蕃滋百禹毀宗廟匡衡改郊祀

何武定三公後皆數復故數所伯及復扶日及紛紛不定何者禮



西漢書卷之三十一 卷之三十一 漢書卷之三十一
文缺微古今異制各為一家未易可偏定也考觀諸儒
之議劉歆博而篤矣

敘傳扶陽濟濟聞詩聞禮玄成退讓仍世作相也仍漢
之宗廟叔孫是護革自孝元諸儒變度國之誕章博載
其路

魏相傳 事宣帝

魏相字弱翁濟陰定陶人也徙平陵少學易為郡卒史
賢良以對策高第為茂陵令頃之御史大夫桑弘羊察許
稱御史止傳傳之承不以時謁容怒縛丞相疑其有姦按
捕案其罪論存客市茂陵大治。後遷河南太守禁止姦

邪豪強畏服後人有告相賊殺不辜事下有司河南卒戍
中都官者二三千人遮大將軍曰言願復留作一年以贖
太守罪河南老弱萬餘人守關欲入上書會赦出復有詔
守茂陵令遷揚州刺史考案郡國守相多所貶退。相與
丙吉相善時吉為光祿大夫予相書曰朝廷已深知弱翁
治行方且大用願少慎自重藏器于身相心善其言為霧
威嚴。數年宣帝即位徵相為大司農遷御史大夫四歲
霍光薨上思其功德以其子禹為右將軍兄子山復領尚
書事相因平恩侯許伯奏封事言春秋譏世卿惡宋三世
為大夫及魯季孫之專權皆危亂國家自後元以來祿去



王室政絲家宰今光死子復為大將軍

仲馮曰禹不為大將軍字之誤也

兄子秉樞機昆弟諸壻據權執在兵官恐竅不制宜有以

損奪其權破散陰謀以固萬世之基全功臣之世。又故

事諸上書者皆為二封署其一曰副領尚書者先發副封

所言不善屏去不奏相復因許伯白去副封以防雍蔽

日宣帝善之詔相給事中皆從其議。霍氏殺許后之謀

始得上聞乃罷其三侯今就第親屬皆出補史相遂代韋

賢為丞相封高平侯及霍氏伏誅宣帝始親高敞屬精為

治練群臣核名實而相總領衆職甚稱上意。之康中凶

奴遣兵擊于漢屯田車師者不能下上與後將軍趙充國等

未得所繇竊伏觀先帝聖德仁恩之厚勤勞天下垂意黎

庶憂水旱之災為民貧窮發倉廩振之餒乃賙遣諫大夫

博士巡行天下行下察風俗舉賢良平冤獄冠蓋交道省

諸用寬租賦弛山澤陂池陂池禁林馬酤酒貯積所以周

急繼困慰安元元便利百姓之道甚備臣不能悉陳昧死

奏故事詔書凡二十三事臣謹案王法必本於農而務積

聚量入制用以備凶災亡六年之畜畜讀尚謂之急元鼎

三年平原渤海太山東郡溥被災害民餓死於道路二千

石不豫慮其難使至於此賴明詔振採採古乃得蒙更生

今歲不登穀暴騰踴臨秋收斂猶有乏者至春恐甚亡以



西漢書卷之五十一 魏都傳 一
相恤西羌未平師旅在外兵革相乘臣竊寒心宜蚤圖其
備唯陛下留神元元帥繇先帝盛德以撫海內上施行其
策○又數表采易陰陽及明堂月令奏之曰陰陽未和災
害未息咎在臣等臣聞天地變化必繇陰陽陰陽之分以
月為紀日冬至則八風之序立萬物之性成各有常職
不得相干東方之神太昊乘震執規司春南方之神炎帝
乘離執衡司夏西方之神少昊乘兌執矩司秋北方之神
顓頊乘坎執權司冬中央之神黃帝乘坤艮執繩司下上
茲王帝所司各有時也東方之卦不可以治西方南方之
卦不可以治北方春興兌治則饑秋興震治則華冬興離

議欲因匈奴衰弱出兵擊其右地使不得復擾西域相上
書諫曰臣聞救亂誅暴謂之義兵兵義者王敵加於已不
得已而起者謂之應兵兵應者勝爭恨小故不忍憤怒者
謂之忿兵兵忿者敗利人土地貨寶者謂之貪兵兵貪者
破恃國家之大矜民人之衆欲見威於敵者謂之驕兵兵
驕者滅此五者非但人事乃天道也間者匈奴嘗有善意
所得漢民輒奉歸之未有犯於邊境雖爭屯田車師不足
致意中今聞諸將軍欲興兵入其地臣愚不知此兵何名
者也今邊郡困乏父子共大羊之裘食草萊之實常恐不
能自存難以動兵軍旅之後必有凶年言民以其愁苦之



西漢書卷之三十一 袁枚作
氣傷陰陽之和也出兵雖勝猶有後憂恐災害之變因此
以生今郡國守相多不實選風俗尤薄水旱不時案今年
計子弟殺父兄妻殺夫者凡二百二十二人臣愚以為此
非小變也今左右不憂此乃欲發兵報織介之忿於遠夷
殆孔子所謂吾孔李孫之憂不在顯更而在蕭牆之內也
上從相言而止。相明易經有師法好觀漢故事及便宜
章奏以為古今異制方今務在奉行故事而已數條漢興
以來國家便宜行事及賢臣賈誼晁錯董仲舒所言奏請
施行之曰臣聞明主在上賢輔在下則君安虞而民和睦
與同臣相幸得備位不以國家大體時用之宜惟民終始

治則泄夏興坎治則雷明王謹于尊天恤于養人故立羲
和之官以乘四時節授民事君動靜以道奉順陰陽則日
月光明風雨時節寒暑調和三者得敘則災害不生五穀
熟絲麻遂少木茂鳥獸蕃民不天疾衣食有餘若是則君
尊民說上下亡怨政教不違禮讓可興夫風雨不時則傷
農桑農桑傷則民饑寒饑寒在身則亡廉耻寇賊姦宄所
繇生也臣愚以為陰陽者王事之本群生之命自古聖賢
未有不繇者也天子之義必純取法天地而觀於先聖高
皇帝所述書天子所服第八曰大謁者臣章受詔長樂宮
曰令群臣議天子所服以安治天下相國臣何御史臣昌



謹與將軍臣陵太傅臣通等議春夏秋冬天子所服當法
天地之數中得人和故自天子王侯有土之君下及兆民
能法天地順四時以治國家身亡禍殃年壽永究是奉宗
廟安天下之大禮也臣請法之中謁者趙堯舉春李舜舉
夏兒湯舉秋兄五貢禹舉冬四人各職一時大謁者囊章
奏制曰可臣相伏念陛下恩澤甚厚然而災氣未息切恐
詔令有未合當時者也願陛下選明經通知陰陽者四人
各主一時時至明言所職以和陰陽天下幸甚。相數陳
便宜上納用焉相救掾史案事郡國及休告從家還至府
輒白四方異聞或有逆賊風尚災變郡不上相輒奏言之

行丙吉為御史大夫同心輔政上皆重之相為人嚴毅不
知吉寬視事九歲神爵三年薨謚曰憲侯

互註上封事乞尊任張安世曰聖王褒有德以懷萬

方顯有功以勸百僚是以朝廷尊榮天下嚮風詳見張安

世甘露三年圖形麒麟閣見蘇武傳封策以為賞罰所以

勸善禁惡政之本也見蘇武傳

丙吉傳事武帝臣臣臣

丙吉字少卿魯國人也治律令為魯獄史積功勞稍遷至
廷尉右監武帝末巫蠱事起吉以故廷尉監徵詔治巫蠱
郡邸獄特宣帝生數月以皇曾孫坐衛太子事繫吉見而



憐之又心知太子無事實重哀曾孫無辜吉擇謹厚女徒

令保養曾孫置閤燥處閤者閤燥高燥也吉治巫蠱事連歲不次

後元二年望氣者言長安獄中有天子氣於是上遣使者

分條中都官詔獄繫者亡輕重一切皆殺之內謁者令郭

穰使到郡邸獄吉閉門拒使者不納曰皇曾孫在他人亡

辜死者猶不可况親曾孫乎相守至天明不得入穰還以

聞因劾奏吉武帝亦寤曰天使之也因赦天下郡邸獄繫

者得生恩及四海矣曾孫病幾不全者救焉幾年

數所吉救保養乳母加致醫藥視遇其有恩惠以私財

物給其衣食後吉為光祿大夫給事中昭帝崩亡嗣昌邑

王即位以行淫亂廢議所立未定吉奏記光曰武帝曾孫

名病已今十八九矣通經術有美材行安而節和願將軍

詳大議參以著龜豈有褒顯朱子文曰豈當為宜先使入侍令天下

昭然知之然後決定大策天下幸甚光覽其議遂尊立皇

曾孫宣帝初即位賜吉爵關內侯吉為人深厚不伐善自

曾孫遭遇吉絕口不道前恩故朝廷莫能明其功也○地

節三年立皇太子吉為太傅數月遷御史大夫及霍氏誅

上躬親政省尚書事是時掖庭宮婢則令民夫上書自陳

嘗有阿保之功上親見問然後知吉有舊恩而終不言上

大賢之制詔丞相朕微眇時御史大夫吉與朕有舊恩厥

類



德茂焉其封吉為博陽侯

致堂胡氏曰無言不酬無德不報者君子之美行也一飯必酬睨眦必報者技士之褊心也其報雖同而有是非不可均以為美也宣帝之報丙吉及諸嘗有功者當矣然即位至此十有二年不大晚乎霍既專定策之功恩數寵榮盡歸其已他人雖有撫育舊勞誰敢出氣又况丙吉保護皇曾孫之時皇曾孫方在孩孺遷徙不常後吉為御史大夫日侍左右帝自忘其顏貌所以遼緩也歟雖然方之孝文踐祚歷三時之久脩代來功亦無可愧矣淺夫薄子於人主曾微大馬之力羈縻之奉

尚欲因緣攀附以希富貴若誠有素分鮮不嘒嘒自明惟恐祿之弗及也此曹遇曾朱家不足充役其視丙吉為何如人耶

臨當封吉疾病上將使人加紼而封之

紼音弗繫印之組也及其生

存也上憂吉疾不起太傅夏侯勝曰此未死也臣聞有陰德者必享其樂以及子孫今吉未獲報而疾甚非其死疾也後病果瘳

與愈同

吉上書辭賞上不許○後五歲代魏相

為丞相吉本起獄法小吏後學詩禮皆通大義及居相位上寬太好禮讓掾史有罪臧不稱職輒予長休告終無所案驗客或謂吉曰君侯為漢相姦吏成其私然無所懲艾



西漢書卷之三十一 王吉傳 十七

又讀曰 吉曰夫以三公之府有案吏之名吾竊陋焉後人代

吉因以為故事公府不案吏自吉始○於官屬掾史務掩

過揚善吉馭吏嗜酒數連蕩嘗從吉出醉毆丞相車上毆

又西曹主吏白欲斥之吉曰以醉飽之失去士使此人將

復何所容西曹地忍之地亦但也此不過汙丞相車茵耳茵音因

也遂不去也此馭吏邊郡人習知邊塞發轉命警備事嘗

出適見驛騎持赤白囊邊郡發奔命書馳來至馭吏因隨

驛騎至公車刺取刺謂探候知虜入雲中代郡遂歸府見吉白

狀因曰恐虜所入邊郡二千石長吏有老病不任兵馬者

宜可預視吉善其言召東曹案邊長吏瑣科條其人瑣錄也

未已詔召丞相御史問以虜所入郡吏吉具對御史大夫

卒遽不能詳知卒音卒以得譴讓而吉見謂憂邊思職馭吏

力也吉乃歎曰士亡不可容能各有所長嚮使丞相不先

聞馭吏言何見勞勉之有掾史繇是益賢吉○吉又嘗出

逢清道群闔者死傷橫道清道時友吉過之不問前行逢

人逐牛牛喘吐舌喘昌亮反吉止駐使騎吏問逐牛行幾里矣

掾史獨謂丞相前後失問或以譏吉吉曰民間相殺傷長

安令京兆尹職所當禁備逐捕歲竟丞相課其殿最奏行

賞罰而已宰相不親小事非所當於道路問也方春少陽

用事少式未可大執恐牛近行用暑故喘此時氣失節恐

邪反

西漢書卷之三十一 王吉傳 十七

西漢書卷之三十一 王吉傳 十七



有所傷害也三公典調和陰陽職當憂是以問之掾史乃服以吉知大體。五鳳三年春吉病篤上自臨問吉曰君即有不諱誰可以自代者吉辭謝曰羣臣行能明主所知愚臣無所能識上固問吉頓首曰西河太守杜延年明於法度曉國家故事前為九卿十餘年今在郡治有能名廷尉于定國執憲詳平天下自以不冤太僕陳萬年事後母孝悌厚備於行止此三人能皆在臣右惟上察之上以吉言皆是而許焉及吉薨徵用此三人皆稱職上稱吉為知人。吉薨謚定侯子顯嗣甘露中有罪削爵為關內侯顯少為諸曹嘗從祠高廟至夕姓一日乃使出取衣履丞相吉

大怒謂其夫人曰宗廟至重而顯不敬慎亡吾爵者必顯也夫人為言然後乃已。元帝時長安士伍尊上書言臣少時為郡邸小吏切見孝宣皇帝以皇曾孫在郡邸獄是時治獄使者丙吉見皇曾孫遭離無辜吉擁全神靈成育聖躬誠其仁恩內結於心也雖介子推割肌以存君不足以此韓詩外傳云晉重耳之亡也過曹里危須以從因盜其資而逃重耳無糧餒不能行介子推割股肉以食之乃吉子顯坐徵文奪爵臣愚以為宜復之復方以報先人之功德顯卒子昌嗣成帝時脩廢功以吉舊恩尤重鴻嘉元年詔封吉孫關內侯昌為博陽侯奉吉後昌傳子至孫王莽時乃絕



贊曰古之制名必繇象類遠取諸物近取諸身故經謂君為元首臣為股肱明其一體相待而成也是故君臣相配古今常道自然之執也近觀漢相高祖開基蕭曹為冠孝宣中興丙魏有聲是時黜陟有序聚職脩理公卿多稱其位海內興於禮讓覽其行事豈虛虛哉

綬傳高平師師惟辟作威圖黜凶害天子是毗博陽不伐舍弘光大天謗其衷慶流由裔

睦弘傳

事昭帝

睦弘字孟魯國蕃人也

非息隨反蕃音反

少時好俠鬪雞走馬長

乃變節從臧公受春秋以明經為議郎至符節令。孝昭

元鳳中泰山萊蕪山南匈匈有數千人聲民視之有大石

自立高丈五尺大四十八圍入地深八尺三石為足石立

後有白鳥數千下集其旁是時昌邑有枯杜木卧復生又

上林苑中大柳樹斷枯卧地亦自立生有蟲食葉成文字

曰公孫病已立孟推春秋之意以為石柳皆陰類下民之

象泰山者岱宗之岳王者易姓告代之處今大石自立僵

柳復起僵居羊反非人力所為此當有從匹夫為天子者漢承

堯後有傳國之運宜求索賢入禪以帝位時昭帝幼大將

軍霍光秉政惡之下其書廷尉奏睦孟妄說妖言惑衆大

逆不道伏誅後五年宣帝興於民間即位徵孟于為郎



西漢書卷之三十一

夏侯始昌傳

夏侯始昌魯人也通五經以齊詩尚書教授自董仲舒韓嬰死後武帝得始昌甚重之始昌明於陰陽先言拍梁臺災日至期日果災為昌邑王太傅以壽終族子勝亦以儒顯名

夏侯勝傳

夏侯勝字長公少孤好學從始昌受尚書及洪範五行傳說災異後事簡卿前音奸又從歐陽氏問為學精熟所問非一師也善說禮服徵為博士大夫。會昭帝崩昌言三前立數出勝當乘輿前諫曰天久陰不臣下謀上者陸

下出欲何之王怒謂勝為妖言縛以屬吏屬之吏白大

軍霍光不舉法是時光與張安世謀欲廢昌邑王光讓安世以為泄語安世實不言乃召問勝勝對言洪範傳曰

皇之不極厥罰常陰時則下人有伐上者惡察察言故云臣下有謀原父曰傳木云下人伐上而謂自以光安世大

驚以此益重經術士後十餘日光卒與安世白太后廢昌邑王尊立宣帝太后省政光白令勝用尚書授太后遷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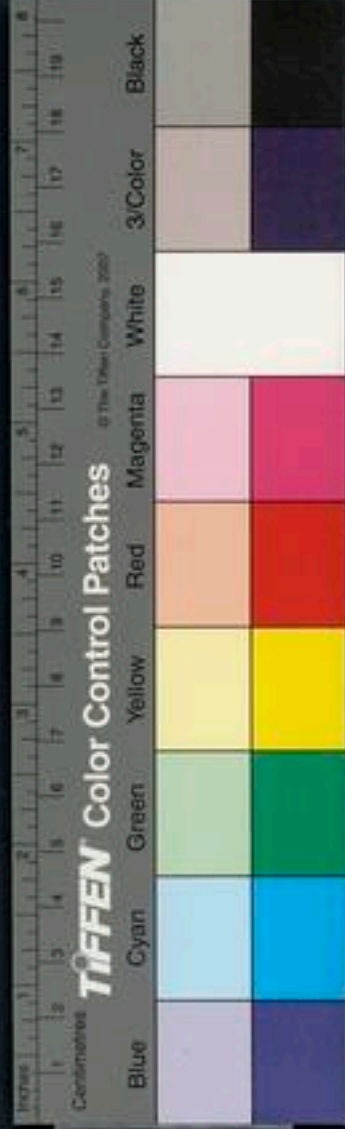
信少府賜爵關內侯以與謀廢立定策安宗廟益千戶仲馮

以眇身蒙遺德承聖業奉宗廟夙夜惟念孝武皇帝躬仁開內侯無宣帝初即位欲褒先帝詔丞相御史曰朕



西漢書卷之三十一 禮儀志第十一
誼厲威武北征匈奴單于遠遁南平氐羌昆明甌駱兩越
仲馮曰美不東定歲貉朝鮮歲與穢同廓地斥境立郡縣
在內恐誤百蠻率服欵塞自至珍貢陳於宗廟斗音律造樂歌薦上
帝封太山立明堂改正朔易服色明開聖緒尊賢顯功興
滅繼絕褒周之後備天地之禮廣道術之路上天報况符
瑞並應寶鼎出白麟獲海效鉅魚神人並見山稱萬歲功
德茂盛不能盡宣而廟樂未稱朕甚悼焉其與列侯二千
石博士議於是群臣大議廷中皆曰宜如詔書勝獨曰武
帝雖有攘四夷廣土斥境之功然多殺士衆竭民財力奢
泰亡度天下虛耗百姓流離物故者半蝗蟲大起赤地數

千里或人民相食畜積至今未復仁德澤於民不宜為立
廟樂公卿共難勝曰此詔書也勝曰詔書不可用也人臣
之誼宜直言正論非苟阿意順旨議已出口雖死不悔於
是丞相義御史廣明恭義明劾奏勝非議詔書毀先帝不
道及長史黃霸阿縱勝不舉劾俱下獄有司遂請尊孝武
帝廟為世宗廟奏盛德文始五行之舞世世獻納以明盛
德武帝巡狩所幸郡國凡四十九皆立廟如高祖太宗焉
勝霸既久繫霸欲從勝受經勝辭以罪死霸曰朝聞道夕
死可矣勝賢其言遂授之繫再更冬講論不怠史王至四
年夏關東四十九郡同日地動或山崩上乃詔列侯中二



千石博問術士有以應變補朕之闕母有所諱

致堂胡氏曰宣帝詔問經學之士有以應變母諱而不聞端言直指變異之所由者良由畏光故爾雖然使宣帝恐懼祇戒以象類末禮大將軍姑遺詭國其族屬黨姻皆有以善處之雖不救顯術挾毒之禍而禹山雲他日之變亦消彌矣然而宣帝計不出此者非其智不及自度其才足以制之也正使光自生變帝尚不以為難况顯禹乎稔惡以張之既成而誅之禽縱在手孝宣之術高矣然非人君之道也

因大赦勝出為諫大夫給事中霸為揚州刺史。勝為人

質樸守正簡易亡威儀見時謂上為君誤相字於前上亦以是親信之嘗見出道上語上聞而讓勝勝曰陛下所言言臣故揚之意宣布於天下至今見誦臣以為可傳故傳耳朝廷每有大議上知勝素直謂曰先生宜正言無微前事遷太子太傅受詔撰尚書論語說賜黃金百斤年九十卒官太后賜錢二百萬為勝素服五日以報師傅之恩儒者以為榮。始勝每講授常謂諸生曰士病不明經術經術苟明其取青紫如俛拾地芥耳學經不明不知歸耕勝從父子建字長卿自師事勝及歐陽高左右米獲又從五經諸儒問與尚書相出入者牽引以次章句具文飾說勝



非之曰建所謂章句小儒破碎大道建亦非勝為學疏略
難以應敵建卒自頴門名經別為一家之學為議即博士
至太子少傅

互註名敢直言

京房傳

京房字君明東郡頓丘人也治易事梁人焦延壽延壽字
贛為郡史察舉補小黄令以候伺先知奸邪益感不得
發爰養吏民化行縣中舉最當遷三老官屬上書願留贛
有詔許增秩留卒於小黄贛常曰得我道以亡身者京生
也其說長於災變分六十四卦更直日用事更工以風雨

寒溫為候各有占驗房用之尤精好鍾律知音聲初元

年以孝廉為郎永光建昭間西羌反日蝕又久青亡光陰

霧不精房數上疏先言其將然近數月遠一歲所言屢中

天子說之說讀口悅數召見問房對曰古帝王以功舉賢則萬

化成瑞應著末世以毀譽取人故功業廢而致災異宜令

百官各試其功災異可息詔使房作其事。房奏考功課

吏法上令公卿朝臣與房會議温室温室殿名皆以房言煩碎

令上下相司不可許上意鄉之卿讀日朝時部刺史奏事京師

上召見諸刺史令房曉以課事復以為不可行唯鄭弘周

堪初言不可後善之。是時中書令石顯顯權顯友人五



鹿充宗為尚書令與房同經論議相非二人用事房嘗宴見問上曰幽厲之君何以危所任者何人也上曰君不明而所任者巧佞房曰知其巧佞而用之邪將以為賢也上曰賢之房曰然則今何以知其不賢也上曰以其特亂而君危知之房曰若是任賢必治任不肖必亂必然之道也幽厲何不覺寤而更求賢曷為卒任不肖以至於上曰臨亂之君各賢其臣令皆覺寤天下安得危亡之君房曰齊桓公秦二世亦嘗聞此君而非笑之然則任賢乃趙高政治日亂盜賊滿山何不以幽厲卜之而覺寤乎上曰唯有道者能以往知來耳房因免冠頓首曰春秋紀二百四

十二年災異以視萬世之君今陛下即位已來日月失明

星辰逆行山崩泉涌地震石隕夏霜冬雷古雷春凋秋榮

隕霜不殺水旱螟虫民人饑疲盜賊不禁刑人滿市春秋

所記災異盡備陛下視今為治邪亂邪上曰亦極亂耳尚

何道房曰今亂任用者誰與請曰上曰然幸其瘡於彼瘡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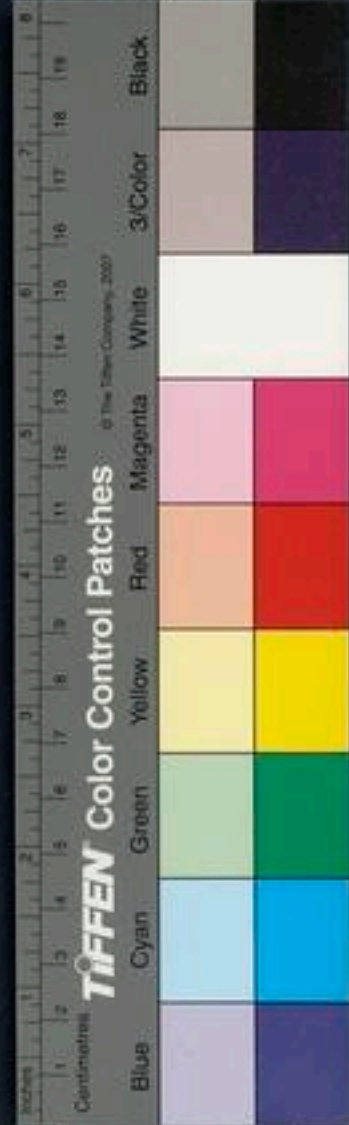
愈又以為不在此人也房曰夫前世之君亦皆然矣臣恐

後之視今猶今之視前也上良久迺曰今為亂者誰哉房

曰明主宜自知之上曰不知也房曰上最所信任與圖事

帷幄之中進退天下之士者是也房指謂石顯上亦知之

謂房曰已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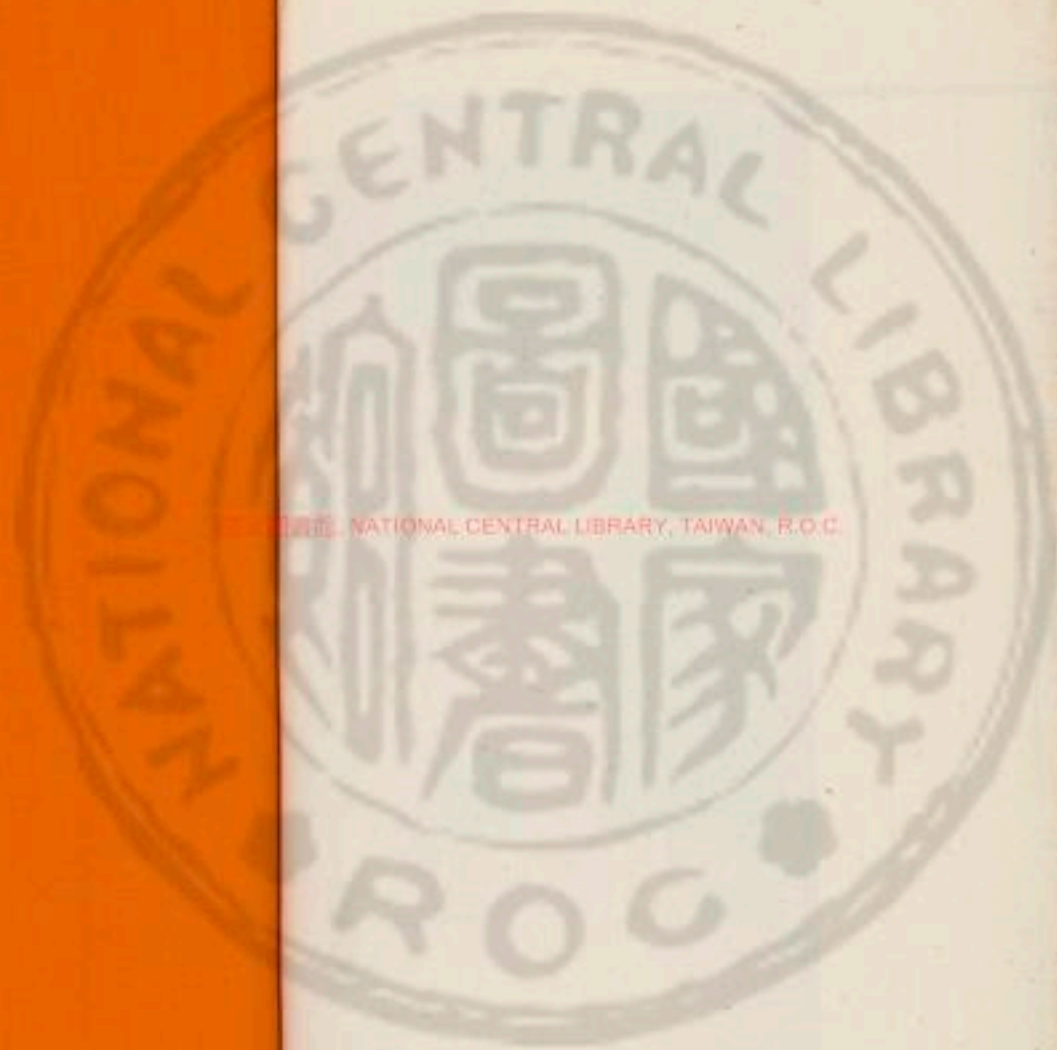
西海
卷之三

三六

月

朱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1952
100



東萊先生西漢詳節卷之二十二

列傳

翼奉傳 事元帝

翼奉字少君東海下邳人也治齊詩與蕭望之匡衡同師三人經術皆明衡為後進望之施之政事而奉惇學不仕好律歷陰陽之占元帝初即位諸儒薦之徵待詔宦者署數言事宴見天子敬焉時平昌侯王臨以宣帝外屬侍中稱詔欲從奉學其術奉不肯與言而上封事曰臣聞之於師治道要務在知下之邪正人誠鄉正鄉讀曰嚮雖愚為用若乃懷邪知益為害知下之術在於六情十二律而已北方



之情好也。好行貪狼申子主之東方之情怒也。怒行陰賊亥卯主之貪狼必待陰賊而後動。陰賊必待貪狼而後用。

二陰並行是以王者忌子卯也。

原又曰：王者忌子卯。陰陽家言子卯相刑，午酉自刑。

若相刑可忌，自刑不可忌。邪言夏以乙卯亡，故以甲子亡。是也。此聖人戒後世使自戒成，故當其日黍食，菜羹為戒。也。非以其日凶也。何說湯武興及德勝，殃乎。今禮經避之。策以丙辰藏紂，以乙丑亡，亦用辰丑為疾日，爾禮經避之。

春秋諱焉。南方之情惡也。惡行廉貞寅午主之西方之情

喜也。喜行寬大巳酉主之二陽並行，是以王者吉午酉也。

詩曰：吉日庚午，上方之情樂也。樂行姦邪辰未主之下方

之情哀也。哀行公正戌丑主之辰未屬陰，戌丑屬陽，萬物

各以其類應。今陛下明聖虛靜以待物，至萬事雖衆，何聞

而不論，豈况乎執十二律而御六情於以知下，參實亦甚

優矣。萬不失一，自然之道也。乃正月癸未日加申，有暴風

從西南來，未主姦邪申主貪狼風以大陰下，抵建前是六

主左右邪臣之氣，平昌侯比三來見臣，皆以正辰加邪時

辰為客時，為主人以律知人情，王者之秘道上以奉為中

郎。是歲關東大水，郡國十一饑疫尤甚。明年二月戊午

地震，其夏齊地人相食。七月己酉地復震，因赦天下，舉直

言極諫之士奉奏封事曰：臣聞之於師曰：天地設位，懸日

月布星辰，分陰陽，定四時，列五行，以視聖人名之曰道。聖

人見道然後知王治之象，故畫州土，建君臣立律曆，陳成



敗以視賢著名之曰經賢者見經然後知人道之務則詩
 書易春秋禮樂是也易有陰陽詩有五際詩內得曰玉際
 郊酉午未戌也陰陽際會
 之歲也春秋有災異皆列終始推得失考天心以言王
 道之安危臣奉幼學齊詩聞五際之要十月之交篇知日
 蝕地震之效照然可明猶巢居知風穴處知雨亦不足多
 適所習耳臣聞人氣內逆則感動天地天變見於星氣日
 蝕地變見於奇物震動所以然者陽用其精陰用其形猶
 入之有五臟六體五臟象天六體象地故臟病則氣色發
 於面體病則欠申動於貌今年地大震其後連月久陰雖
 有大令猶不能復復扶陰氣盛矣古者朝廷必有同姓以

明親親必有異姓以明賢賢此聖王之所以大通天下也
 同姓親而易進異姓疏而難通故同姓一異姓五乃為平
 均今左右亡同姓獨以舅后之家為親異姓之臣入疏二
 后之黨滿朝非特處位執尤奢僭過度呂霍上官足以卜
 之甚非愛人之道又非後嗣之長策也陰氣之盛不亦宜
 乎臣又聞未央建章甘泉宮才人各以百數皆不得天性
言純男
 女之好此損陰氣其法大水極陰生陽反為大旱甚則有
 火災春秋宋伯姬是矣伯姬魯成公女宋恭公夫人幽若
 守寡既久而遇火史稱陰生陽也
 唯陛下財察財與
 裁同明年夏四月乙未孝武園白鶴館災
 奉自以為中上疏願復賜間卒其終始上復延問以得失



奉以為祭天地於雲陽汾陰及諸寢廟不以親踈迭毀皆煩費違古制又宮室苑囿奢泰難供以故民困國虛亡累年之畜所繇來久不改其本難以末正乃上疏曰臣聞昔盤庚改邑以興殷道聖人美之竊聞漢德隆盛在於孝文皇帝躬行節儉外省繇役欲作一臺度用百金重民之財廢而不為其積土甚至今猶存故其時天下大和百姓洽足德流後嗣如今處於當今因此制度必不能成功名天道有常王道亡常亡常者所以應有常也臣願陛下徙都於成周左據成臯右阻龜池前鄉崧高鄉音高後介大河建滎陽扶河東南北千里以為關而入敖倉地方百里者八

九足以自娛東厭諸侯之權

厭一葉又抑也

西遠羌胡之難難音下

陛下共已亡為按成周之居兼盤庚之德萬歲之後長為高宗漢家郊兆寢廟祭祀之禮多不應古臣奉誠難豈居而改作音讀但故願陛下遷都正本衆制皆定亡復繕治宮館不急之費歲可餘一年之畜臣聞三代之祖積德以王周至成王有上賢之材因文武之業以周召為輔有司各敬其事在位莫非其人然周公猶作詩書深戒成王恐失天下書則曰王母若殷王紂詩則曰宜監于殷峻命不易今漢初起豐沛以兵征伐德化未治後世奢侈費用不可勝數至於陛下雖有成王之明然亡周召之佐今東方連



年饑饉加以疾疫百姓菜色或至相食地比震動天氣
溷濁湖口日光浸奪由此言之執國政者豈可以不懷休
惕而戒萬分之一乎故臣願陛下因天變而徙都所謂與
天下更始者也天道終而復始窮則反本故能延長而亡
窮也今漢道未終陛下本而始之於以求世延祚不亦優
乎書奏天子異其意其後貢禹亦言當定迭毀禮上遂從
之及匡衡為丞相奏徙南北郊其議皆自奉廢之年老以
壽終子孫皆在儒官

李尋傳

事成帝哀帝

李尋字子長平陵人也好洪範災異又學天文月令陰陽

學丞相翟方進方進亦善為星曆除尋為吏帝舅曲陽侯

王根為大司馬厚遇尋是時多災異根輔政數虛已問

尋見漢家有中衰院會之象其意以為且有洪水為災乃

說根曰書云天聰明蓋言紫宮極樞通位帝紀太微四門

廣開天道五經六緯原久曰正言星宿河故忽說五經專

術顯士翼張舒布燭臨四海少微處士為比為輔故次帝

廷女宮在後聖人承天賢賢易色取法於此天官上相上

將皆顛面正朝憂責甚重要在得人得人之效成敗之機

不可不勉也昔秦穆公說譏諫之言諫音壬乞乞之勇

乞身受大辱社稷幾亡悔過自責思惟黃髮任用百里奚



卒伯西域德列王道二者禍福如此可不慎哉夫士者國
 家之大寶功名之本也將軍一門九侯二十朱輪漢興以
 來臣子貴盛未嘗至此唯有賢友彊輔庶幾可以保身命
 全子孫安國家書曰曆象日月星辰此言仰視天文俯察
 地理觀日月消息候星辰行伍揆山川變動參入民繇俗
 繇典以制法度考禍福舉錯諱逆谷敗將至徵兆為之先
 見明君懼恐脩正側身博問轉禍為福不可救者蓄備以
 待之故社稷亡憂往者赤黃四塞地氣大發動土竭民天
 下擾亂之徵也重以水泉涌溢旁宮闕仍出旁海月太白
 入井犯積水缺天淵積水一星在北河北天淵土星在
北斗星東南缺者其角而過之

也日數湛於極陽之色

無光也

羽氣乘宮

羽北方水也水陰為臣宮中央土也

土為君今水乘上

起風積雲又錯以山崩地動河不用其

言臣氣勝於君也

道盛冬雷電潛龍為孽

五行傳曰龍見井中曲因之象也

繼以隕星流彗

維填上見

晉妖星名

日蝕有背鄉

鄉背步內反此以高下易居洪

水之徵也宜急博求幽隱拔擢天士

知天道之士任以大職諸

關葺佞調

關吐職及葺人抱虛求進及用殘賊酷虐聞者

宜以時廢退誠必行之凶災銷滅子孫之福不旋日而至

政治感陰陽猶鐵炭之低印見效可信者也

天文志云轉土炭也以鉄

易土耳先冬夏至鐵炭於衡各一端令適停冬陽氣
 至炭仰而鐵低夏陰氣至炭低而鐵仰以此候之至

於是薦尋袁帝初即位召尋待詔黃門使侍中傅喜問尋



曰間者水出地動日月失度星辰亂行災異仍重重並用反極言亡有所諱尋對曰變異之來各應象而至臣謹條陳所聞易曰縣象著明莫大乎日月夫日者衆陽之長輝光所燭萬里同晷入君之表也故日將旦清風發群陰伏君以臨朝不牽於色日初出炎以陽君登朝佞不行忠直進不蔽障日中輝光君德盛明大臣奉公日將入專以壹君就房有常節君不脩道則日失其度晝昧亡光晝與暗同日又為成反初出時陰雲邪氣起者法為牽於女謁有所畏難日出後為近臣亂政日中為大臣欺誣日且入為妻妾役使所營間者日尤不精光明侵奪失色竊以日視陛下志操衰於

始初多矣其咎恐有以守正直言而得罪者傷嗣害世不可不慎也唯陛下執軋剛之德強志守度毋聽女謁邪臣之態月者衆陰之長妃后大臣諸侯之象也間者月數以春夏與日同道此為母后與政亂朝與議曰預陰陽俱傷兩不相便外臣不知朝事竊信天文如忤近臣已不足杖矣屋大柱小可為寒心惟陛下親求賢士以強本朝臣聞五星者五行之精五帝所司命應王者號令為之節度歲星主歲事為統首號令所紀令失度而盛此君指意欲有所為未得其節也又填星不避歲星者后帝共政相留於奎婁當以義斷之營惑周歷兩宮謂太微紫微太白發越犯庫婁為天庫



發越兵寇之應也不以時解其憂凶填歲相守又主內亂
宜察蕭牆之內毋忽親疎之微誅放佞人防絕萌芽毋使
得成禍亂辰星主正四時當效於四仲四時失序則辰星
作異今出於歲首之孟天所以謹告陛下也四孟皆出為
易王命四季皆出星家所諱今幸獨出寅孟之月蓋皇天
所以篤右陛下右與宜深自改問者春三月治大獄時賊
陰立逆恐歲小收季夏舉兵法時寒氣應恐後有霜雹之
災秋月行封爵其月土濕與與於恐後有雷雹之變夫以
喜怒賞罰而不顧時禁雖有堯舜之心猶不能致和故古
之王者尊天地重陰陽敬四時嚴月令順之以善政則和

氣可立致猶炮鼓之相應也

炮擊鼓之推也音乎

臣聞五行以水為

本其星太武婺女天地所紀終始所生水為準平王道公

正脩明則百川理落脉通偏黨矣綱則踊溢為敗書云水

曰潤下陰動而早不失其道天下有道則河出圖洛出書

故河洛決溢所為最大今汝穎汝工犬反澮澮工外反皆川水漂

踊與雨水並為民害此詩所謂燁燁震電不寧木令百川

沸騰者也其咎在於皇甫卿士之屬惟陛下留意詩人之

言少抑外親大臣臣聞地道柔靜陰之常義也問者關東

地數震五星作異宜務崇陽抑陰以救其咎拔進英雋退

不任職以強本朝夫本彊則精神折衝有欲衝突為害者能折挫之本



弱則為邪謀所陵故馬不伏歷補歷而不可以趨道趨道士不素養不可以重國陛下東四海之衆曾亡柱石之固守聞於四境殆開之不廣取之不明勸之不篤傳曰土之美者善養禾君之明者善養士宜少抑外親選練左右以視天下明朝廷皆賢材君子於以重朝尊君滅凶致安此其本也上雖不從尋言然采其語每有非常輒問尋尋對屢中遷黃門侍郎以尋言且有水災故拜尋為騎都尉使護河隄其後以白夏賀良等陳說漢歷中衰當更受命其言亡驗賀良等伏誅尋死徙敦煌郡

贊曰幽贊神明通合五入之道者莫著乎易春秋然于

貢猶云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已矣漢興推陰陽言災異者孝武時有董仲舒夏侯始昌昭宣則眭孟夏侯勝元成則京房翼奉劉向谷永哀平則李尋田終術此其納說時君著明者也察其所言彷彿一端彷彿與尋同假經設誼依託象類或不免乎億則屢中仲舒下吏夏侯囚執眭孟誅戮李尋流放此學者之大戒也京房區區不量淺深危言刺譏構怨強臣罪辜不旋踵亦不密以失身悲夫

叙曰占往知來幽贊神明苟非其人道不虛行學微術昧或見彷彿疑殆匪關遠衆近世淺為尤悔深作敦害



趙廣漢傳 李宣帝

趙廣漢字子都涿郡蠡吾人也音少為郡吏州從事以

廉潔通敏下士為名舉茂材音平準令察廉

為陽翟令以治行尤異遷京輔都尉。守京兆尹新豐社

建為京兆掾素豪俠容客為奸利廣漢聞之先風告音

建不改於是收案致法京師稱之。是時立宣帝廣漢以

與議定策音賜爵關內侯。遷潁川太守郡大姓原褚

宗族橫恣音前二千石莫能禽制廣漢既至數月誅原

褚巨惡郡中震栗先是潁川豪傑大姓相與為婚姻吏俗

朋黨廣漢患之厲使其中可用者受記音

使者英厲 出有案詰問既得罪名行法罰之廣漢故漏泄其

語令相怨咎又教吏為鉤箝音鉤箝者項箝音同竹箝也如今

箝箝為小孔可入音而不可出或鉤或箝音及得投書削其主

名而託以為豪桀大子弟子所言其後強宗大族家結為

仇讎姦黨散落風俗大改吏民相告訐音面相斥也訐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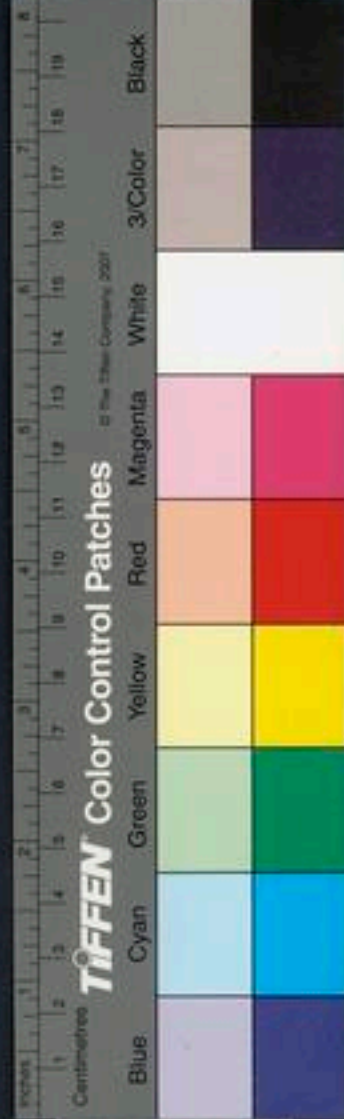
漢得以為耳目盜賊以故不發發又輒得一切治理音治直

威名流聞及匈奴降者言匈奴中皆聞趙廣漢。本始二

年漢擊匈奴廣漢以太守將兵從軍還復用守京兆尹滿

歲為真廣漢為二千石以和顏接士其尉薦待遇吏殷勤

甚備事推功善歸之於下行之發於至誠吏見者皆輪寫



心腹無所隱匿咸願為用僮仆無所避

僮音童
仆音赴

廣漢為人

彊力天性精於吏職見吏民或夜不寢至旦尤善為鉤距

以得事情鉤距者設欲知馬賈

賈讀
日價

則先問狗已問羊又

問牛然後及馬參伍其賈以類相準則知馬之貴賤不失

實矣惟廣漢至精能行之他人效者莫能及邵中盜賊間

里輕俠其根株窟穴所在及吏受取請求銖兩之姦皆知

之○長安少年謀共劫人坐語未訖廣漢使吏捕治具服

○廣漢嘗記召湖都亭長至界上亭長戲曰至府為

我多謝問趙君亭長既至廣漢與語問事畢謂曰界上亭

長寄聲謝我何以不為致問亭長叩首服廣漢因曰還為

吾謝界上亭長勉思職事有以自效京兆不忘鄉厚意其

發姦擿伏如神

擿也
伏反

皆此類也○廣漢奏請令長安游徼

獄吏秩百石

特增其秩
以聽其行

其後百石吏皆羞自重不敢枉法

妄繫留人京兆政清吏民稱之不容口長老傳以為自漢

興治京兆者莫能及左馮翊右扶風皆治長安中犯法者

從迹喜過京兆界

後謂
曰

廣漢歎曰亂吾治者常二輔也誠

令廣漢得兼治之直差易耳○初霍光秉政廣漢事光及

光薨後廣漢心知微指發長安吏自將與俱至光子禹第

直突入其門搜索私屠

古庖與
按同

推破盧罍

罍於
餅反

斧斬其門

關而去時光女為皇后聞之對帝涕泣帝心善之以召問



廣漢廣漢由是侵犯貴戚大臣所居好用世吏子孫新進
年少者專厲強壯逢氣志與見事風生無所回避率多果
敢之計莫為持難終以此敗。地節三年七月中丞相傳
婢有過自絞死廣漢竊丞相夫人妬殺遂自將吏卒入丞
相府召夫人跪庭下責以殺婢事丞相魏相上書自陳事
下廷尉治罪不如廣漢言司直蕭望之劾奏廣漢推辱大
臣欲以劫持奉公逆節傷化不道宣帝惡之下廣漢廷尉
獄又坐賊殺不辜鞠獄不實等數罪天子可其奏吏民守
闕號泣者數萬人或言臣生無益縣官願代趙京兆死使
得牧養小民廣漢竟坐要斬廣漢為京兆尹廉明威制豪

彊小民得聽百姓追思歌之至今

致堂胡氏曰賢才之生千夫一人為世所難得則當與
世共惜之趙廣漢於丞相過矣然罪豈至死弱翁不少
容忍坐以極刑雖漢法素嚴宣帝寡恩若丞相稍平忿
心為漢家愛材從百姓之願或削為仕伍或免為庶人
或容其上印綬而去會赦一解有詔召歸既徵其愆又
不廢其能魏相之德度豈不稱其位歟

互註為潁川太守患其俗多朋黨發搆會吏民令相

告訐一切以為聰明

見韓文
嘉傳

尹翁歸傳

事宣帝



尹翁歸字子兄音兄河東平陽人也徙杜陵翁歸少孤與季父居為獄小吏曉習文法喜擊劔音劍人莫能當是時大將軍霍光秉政諸霍在平陽奴客持刃入市聞變音變吏不能禁及翁歸為市吏莫敢犯者公廉不受謁謁音謁亦百賈畏之。後去居家會由延年為河東太守行縣至平陽悉召故吏五六十人延年親臨見令有文者東有武者西閱數十人次到翁歸獨伏不肯起對曰翁歸文武兼備音備所施設功曹以為此吏倨傲不遜音傲延年曰何傷遂在上辭問甚奇其對音對補卒史便從歸府案事發怒窮竟音竟情延年大重之自以能不及翁歸。徙署督郵河東二十

八縣分為兩部閑孺部汾北音閑翁歸部汾南所舉應法

得其罪辜屬縣長吏雖中傷莫有怨者。徵拜東海太守

過辭廷尉于定國定國家在東海欲屬託邑子兩人音屬

令坐後堂待見定國與翁歸語終日不敢見其邑子既去

定國乃謂邑子曰此賢將汝不任事也又不可干以私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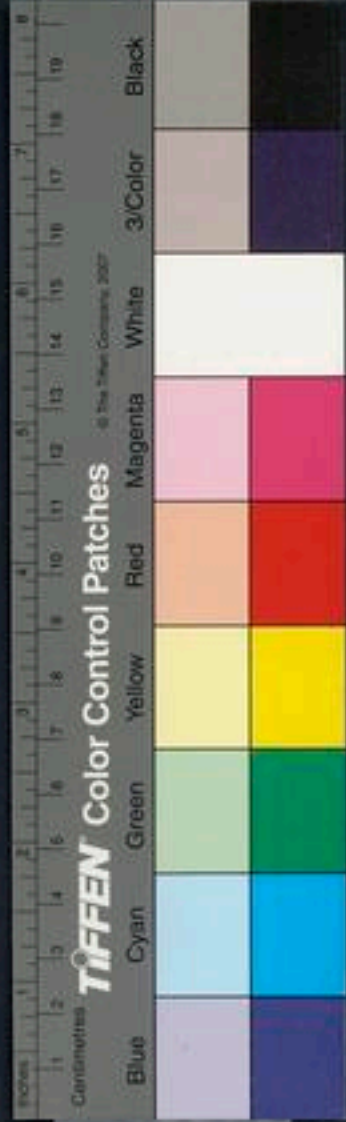
歸治東海明察郡中吏民賢不肖及奸邪罪名盡知之縣

縣各有記籍自聽其政有急名則少緩之吏民小解音解

輒披籍縣收取黠吏豪民案致其罪高至於死取人必

於秋冬課吏大會中及出行縣音行不以無事特其有所

取也以一警百吏民皆服恐懼改行自新東海大豪郭許



仲孫之為奸猾亂吏治郡中苦之二千石欲捕者輒以
 力執變詐自解終莫能制翁歸至論弃仲孫市一郡怖栗
 莫敢犯禁東海大治。以高第入守右扶風滿歲為真選
 用廉平疾奸更以為右職接待以體好惡與同之其負翁
 歸謂亦必行治如在東海故逆奸邪罪名亦縣縣有名籍
 盜賊發其比伍中止死翁歸輒召其縣長吏曉告以奸黠
 主名教使用類推迹盜賊所過探又類常如翁歸言無有遺
 悅緩於小弱於豪強豪強有論罪輸學官官高許京師
 畏其威嚴扶風大治盜賊課常為三輔最。翁歸為政雖
 任刑其在公卿之間清絮自守語不及私然溫良衆退兼

字不以行能驕人其得名譽於朝廷視事數歲元康四年
 病卒家無餘財天子賢之制詔御史朕夙興夜寐以求賢
 為右不異親疏遠近務在安民而已扶風翁歸廉平鄉正
曰翁治民異等早夭不遂不得終其功業朕甚憐之其賜
 翁歸子黃金百斤以奉其祭祠三子皆為郡守少子岑歷
 位九卿而闕孺亦至廣陵相有治名由是世稱延年為知
 人

韓延壽傳事國圖朝

韓延壽字長公燕人也徙杜陵少為郡文學父義為燕郎
 中刺王之謀逆也義諫而死燕人閔之是時昭帝富於春



西漢書卷之五十一 卓茂傳
秋霍光持政徵郡國賢良文學問以得失時魏相以文學
對策以為賞罰所以勸善禁惡政之本也日者燕王為無
道韓義出身彊諫為王所殺義無比干之親而蹈比干之
節宜顯賞其子以示天下明為人臣之義光納其言因擢
延壽為諫大夫遷淮陽太守治甚有名。徙潁川潁川多
豪彊難治國家常為選良二千石先是趙廣漢為太守患
其俗多朋黨故構會吏民令相告訐一切以為聰明潁川
由是以為俗民多怨讎延壽欲改更之教以禮讓惡百姓
不從乃歷召郡中長老為鄉里所信向者數十人設酒具
食親與相對接以禮意人人問以謚俗民所疾苦為陳和

睦親愛銷除怨咎之路長老皆以為便可施行因與議定
嫁娶喪祭儀品略依古禮不得過法延壽於是令文學校
官校音諸生皮弁執俎豆為吏民行喪嫁娶禮百姓遵用
其教賣偶車馬下里偽物者弃之市道數年徙東郡太守
黃霸代延壽居潁川霸因其迹而太治。延壽為吏上禮
義好古教化所至必聘其賢士以禮待用廣謀議納諫爭
舉行喪讓勸表孝弟有行脩治學官春秋鄉射陳鐘鼓管
弦盛升降揖讓及都試講武設斧鉞旌旗習射御之事治
城郭收賦租先明布告其日以期會為大事吏民敬畏趨
鄉之鄉讀又置正五長相率以孝悌不得舍奸人閭里阡



陌有非常吏輒聞知奸人莫敢入界其始若煩後吏無追
捕之苦民無垂楚之憂難止皆便安之接待下吏恩施甚
厚而約誓明或欺召之者廷壽痛自刻責豈其負之何以
至此吏聞者自傷悔廷壽常出臨上車騎吏一人後至救
功曹議罰白還至府門門卒當車願有所言廷壽止車問
之卒曰孝經曰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故母取其愛而
君取其敬兼之者父也明府罕駕父駐未出騎吏父來至
府門騎吏聞之趨走出謁適會明府登車以敬父而見罰
得毋虧大化乎廷壽舉手與中曰微子太守不自知過婦
舍召見門卒卒本諸生聞廷壽賢無因自達故代卒廷壽

遂待用之其納善聽諫皆此類也在東郡三歲令行禁止

斷獄大減為天下最。入守左馮翊滿歲稱職為真歲餘

不肯出行下更縣丞掾數白宜循行郡中覽觀民俗考

長吏治迹廷壽曰縣皆有賢令長督郵分明善惡於外行

縣恐無所益重為煩擾重立丞掾皆以為方春月可壹出

勸耕桑廷壽不得已行縣至高陵民有昆弟相與訟田自

言廷壽大傷之曰幸得備位為郡表率不能宣明教化至

令民有骨肉爭訟既傷風化使賢長吏嗇夫三老孝弟受

其耻咎在馮翊當先退是日移病不聽事因入卧傳舍閉

閣思過一縣莫知所為令丞嗇夫三老亦皆自繫待罪於



是訟者宗族傳相責讓惟兩昆弟深自悔皆自斃肉袒謝
願以田相移終死不敢復爭延壽大喜開閣延見內酒肉
與相對飲食厲勉以息告鄉部有以未勸悔過從善之民
延壽乃起聽事勞謝令丞以下引見尉馮翊中歛然莫不
傳相救厲不敢犯延壽恩信周徧二十四縣莫復以辭訟
自言者推其至誠吏民不忍欺給。延壽代蕭望之為左
馮翊而望之遷御史大夫侍謁者福為望之道延壽在東
郡時放散官錢千餘萬望之與丞相丙吉議吉以為更大
赦更上不須考會御史當問事東郡望之因令并問之延
壽聞知即部吏案校望之在馮翊時廩犧官錢放散百餘

萬廩犧吏掠治急自引與望之為奸望之自奏職在總領
天下聞事不敢不問而為延壽所拘持上由是不直延壽
各令窮竟所考望之卒無事實而望之遣御史案東郡具
得其事延壽在東郡時試騎士治飾兵車畫龍虎朱爵延
壽衣黃紈方領駕四馬傳總建幢幢也祭禮也祭有木之戟
又取官銅物候月蝕鑄作刀劍鉤鐔鉤亦兵器放音放
效尚方用事及治飾車甲三百萬以上於是望之劾奏延
壽上僭不道延壽竟坐弃市吏民數千人還至渭城老小
扶持車轂爭奏酒炙延壽使掾史分謝還者遠苦吏民延
壽死無所恨百姓莫不流涕延壽三子皆為郎吏且死屬



其子勿為吏以已為戒子皆以父言去官不仕至孫威乃復為吏至將軍威亦多恩信能拊衆得士死力威又坐奢僭誅延壽之風類也

互註為東郡太守承聖恩崇禮義諫爭至今東都號善為吏延壽之化也。又先之以欽遜

並見也

張敞字子高河東平陽人也察廉為甘泉倉長遷太僕丞杜延年甚奇之會昌邑王徵即位動作不由法度敞上書諫後十餘日王賀廢敞以切諫顯名擢為豫州刺史以數上事有忠言宣帝徵敞為太中大夫與子定國並平尚書

事以正違忤大將軍霍光出為丞谷關都尉霍光薨宣帝始親政事封光兄孫山雲皆為列侯光子禹為大司馬敞上封事曰臣聞公子季友有功於魯大夫趙衰衰初有功為反於晉大夫田完有功於齊皆疇其官邑延及子孫終後田氏篡齊趙氏分晉季氏顯魯故仲尼作春秋迹盛衰譏世卿最甚乃者大將軍決大計安宗廟定天下功亦不細矣夫周公七年耳而大將軍二十歲海內之命斷於掌握方其隆時感動天地侵迫陰陽月朧日食朧也書宜宵光地大震裂火生地中天文失度祿祥變惟不可勝計皆陰類盛長臣下顛制之所生也請罷霍氏三侯皆就第及衛將



軍張安世宜賜几杖歸休夫心之精微口不能言也言之
 微少書不能文也故伊尹五就桀五就湯蕭相國薦淮陰
 累歲乃得通况乎千里之外因書文論事指哉唯陛下省
 察上甚善其計然不徵也○又之勃海膠東盜賊並起故
 上書自請治之曰臣聞忠孝之道退家則盡心於親進官
 則竭力於君今陛下遊意於太平勞精於政事臣故愚驚
 既無以佐思慮又處間邪謂曠身逸樂而忘國事非忠孝
 之節也伏聞膠東勃海左右郡歲數不登盜賊並起臣故
 不敢愛身避死唯明詔之所處願盡力摧挫其暴虐存撫
 其孤弱書奏天子徵故為膠東相故辭之官自請治劇郡

非賞罰無以勸善懲惡吏追捕有功效者願得一切比三

輔尤異

原父曰下言上各尚書調補
 縣令然則三輔尤異如此

天子許之故到膠東

明設購賞聞群盜令相捕斬除罪吏追捕有功上名尚書

調補縣令者數十人由是盜賊解散傳相捕斬吏民歛然

歛音國中遂平○居頃之王太后數出游獵故奏書諫曰

臣聞秦王好淫聲葉陽后為不聽鄭衛之樂葉衣涉反楚嚴好

田獵樊姬為不食鳥獸之肉口非惡旨甘耳非憎絲竹也

所以抑心意絕者欲者者讀將以率二君而全宗祀也禮

君母出門則乘輜輜音萬下堂則從傅母進退

則鳴玉佩內飾則結綢繆綢有留反此言尊貴所以自斂



制不從次之義也書奏太后止不復出。是時潁川太守黃霸以治行第一入守京兆尹霸視事數月不稱罷歸潁川於是制詔御史其以膠東相敞守京兆尹自趙廣漢後比更守尹如霸等數人皆不稱職京師寔廢長安市偷盜尤多百賈苦之上以問敞敞以為可禁敞既視事求問長安父老偷盜首長數人酋才居皆温厚出從童騎閭里以為長者敞皆召見責問因賞其罪把其宿負把布令致諸偷以自贖偷長曰今一旦召詣府恐諸偷驚駭願一切受署敞皆以為吏遣歸休置酒小偷悉來賀且飲醉偷長以赭汗其衣褚吏坐里閭閱出者汗赭輒收縛之一日捕

得數百人窮治所犯或一人百餘發盡行法罰由是枹鼓

稀鳴枹音

市無偷盜三子嘉之。敞為人敏疾賞罰分明

見惡輒取時時越法縱舍有足大者其治京兆略循趙廣

漢之迹方略耳目發伏禁姦不如趙廣漢然敞本治春秋

以經術自輔其政頗雜儒雅往往表賢顯善不醉用誅罰

以此能自全竟免於刑戮京兆典京師長安中浩穰穰人

於三輔尤為劇郡國二千石以高第入守及為真父者不

過三二年近者數月一歲輒毀傷失名以罪過罷惟廣漢

及敞為父任職。敞為京兆朝廷每有大議引古今處便

宜公卿皆服天子數從之然敞無威儀時罷朝會過走馬



章臺街使御史驅自以便面拊馬使煖面反又為婦畫眉

長安中傳張京兆眉無媚也音撫有司以奏敞上問之對曰臣

聞閨房之內夫婦之私有過於畫眉者上愛其能弗備責

也然終不得大位。為京兆九歲坐與光祿勳楊惲厚善

後惲坐大逆誅公卿奏惲黨友不宜處位等比皆免比必寐反

而敞奏獨寢不下敞使賊捕掾繫舜有所案驗案姓也文君反又人

舜曰吾為是公盡力多矣今五日京兆耳安能復案事敞

聞舜語即部吏收舜繫獄是時冬月未盡數日案事吏書

夜驗治舜竟致其死事舜當出死敞使告舜曰五日京兆

竟何如冬月已盡延命乎乃弃舜市會立春行冤獄使

出行下史反奏敞賊殺不辜免為庶人敞免奏既下詣闕上印

綬便從闕下亡命。數月京師吏民解弛枹鼓數起而冀

州部中有大賊天子思敞功效使使者即家在所召敞敞

身被重劾及使者至妻子家室皆泣惶懼而敞獨笑曰吾

身亡命為民郡吏當就捕今使者來天子欲用我也即裝

隨使者詣公車天子引見敞拜為冀州刺史敞起亡命復

奏使典州既到郡而廣川王國群輩不道賊連發不得敞

以耳目發起賊主名區處誅其渠帥廣川王姬昆弟及王

同族宗室劉調等通行為之囊橐言容止盜賊吏逐捕窮蹊蹤



跡皆入王宮敞自將郡國吏圍守王宮搜索調等果得之
 殿屋重轅中神舍也敞斷其頭懸王宮門外因劾奏廣川
 王天子不忍致法削其戶敞居部歲餘冀州盜賊禁止。
 守太原太守滿歲為真太原郡清頃之宣帝崩元帝即位
 待詔鄭朋薦敞先帝名臣宜傳輔皇太子以上以問蕭望之
 望之以為敞能更任治煩亂材輕非師傅之器天子使使
 者徵敞欲以為左馮翊會病卒。初敞為京兆尹而敞弟
 武拜為梁相是時梁王驕貴民多豪強號為難治敞問武
 何以治梁武敬憚兄謙不肯言敞使吏送至關戒吏自問
 武武應曰馭黠馬者利其銜策梁國大都吏民凋敞且當

以往後惠文彈治之耳

漢注法冠也一號柱後惠文以繩

文武欲以刑法治梁吏還道之敞笑曰審如掾言武必辨
 治梁矣武既到官其治有迹亦能吏也

互註劉更生獻鴻寶苑秘之方敞上疏曰願明主時

忘車馬之好斥遠方士之虛語游心帝王之術太平
 庶幾可興也。議美陽得鼎不宜薦見於宗廟並見

請命罪人出財以誅西羌見蕭望材器有益於公

家見王

王尊傳 事元帝宣帝



王尊字子贛

音贛

涿郡高陽人也少孤歸諸父使牧羊澤

中尊竊學問能史書年十三求為獄小吏數歲給事太守

府問詔書行事尊無不對太守奇之久稱疾去事師郡文

學官治尚書論語略通大議初元中舉直言遷號令轉守

槐里兼行美陽令事春正月美陽女子告假子不孝白兒

常以我為妻知管我

本和曰如尊聞之遣吏收捕驗問辭

服尊曰律無妻母之法聖人所不忍書此經所謂造獄者

也尊於是出坐廷上取不孝子縣殛者樹

殛者樹

使騎吏五

人張弓射殺之吏民驚駭後上行辛雍過號

原父曰自

長安上雍

不過號過辛 並供張如法而辨

供居一川又

張竹也反

以高第擢為安

定太守到官出教告屬縣曰令長丞尉奉法守城為民父

母抑彊扶弱宣恩廣澤甚勞苦矣太守以今日至府願諸

君卿勉力正身以率下故行貪鄙能變更者與為治明慎

所職母以身試法又出教救掾功曹各自底厲助太守為

治其下中用趣自避退

趣讀

日促

母又妨賢矣羽翮不脩則不

可以致千里闌內不理無以整外

闌門關也

魚列及

府丞悉署吏

行能分別白之賢為上

宋祁曰當作

以賢為上

母以富賈人有萬不

足與計事昔孔子治魯七日誅少正卯今太守視事已一

月矣五官掾張輔懷虎狼之心貪汙不軌一郡之錢盡入

輔家然適足以葬矣今將輔送獄直符史詣閣下從太守



受其事永戒之戒之相隨入獄矣

意本教戒張輔令輔繫其避罪故豫救之輔繫

獄數日死盡得其狡猾不道百萬奸賊威震郡中盜賊分

散入傍郡界豪彊多誅傷伏辜者坐殘賊免○涿郡太守

徐明薦尊不宜又在閭巷上以尊為郡令郡音遷益州刺

史先是王陽為益州刺史行部至邛邰九折阪邛音歎曰

奉先人之餘體奈何數乘此險後以病去及尊為刺史至

其阪問吏曰此非王陽所畏道邪吏對曰是尊叱其馭曰

驅之王陽為孝子王尊為忠臣尊居部二歲懷拊徼外蠻

夷歸附其威信○博士鄭寬中使行風俗行下舉奏尊治狀遷為東平相是時東平王以至親驕奢不奉法度尊相

連坐及尊視事奉璽書至庭中王未及出受詔尊持璽書

歸舍食已乃還致詔後謁見王太傅任前說相鼠之詩尊

曰毋持布鼓過雷門雷門會稽城門也有大鼓越擊此鼓聲聞各陽布鼓以布為鼓王怒

起入後宮尊亦直趨出就舍先是王數私出入驅馳國中

與后姬家交通尊到官召敕廐長大王當從官屬鳴和鸞

乃出自今有令駕小車叩頭爭之言相教不得後尊朝王

王復延請登堂尊謂王曰尊來為相人皆吊尊也以尊不

容朝廷故見使相王耳天下皆言王勇顧但負責安能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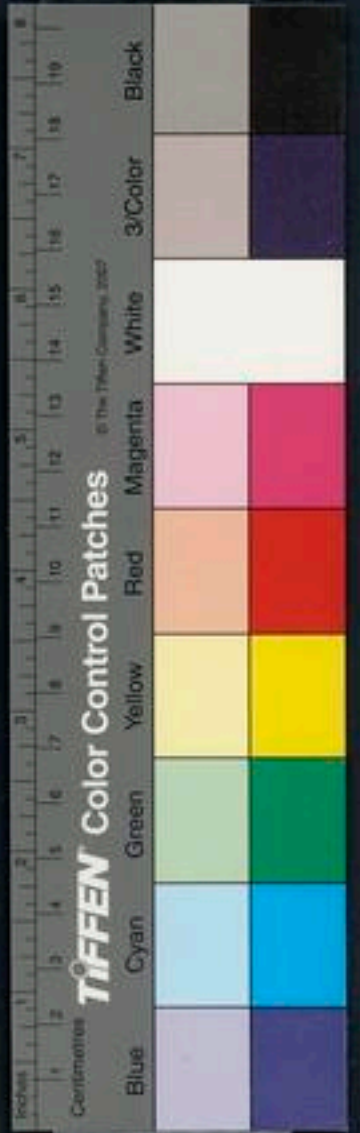
如尊乃勇耳王變色後太后奏尊為相倨慢不臣尊竟坐

免為庶人王鳳奏請尊補軍中司馬擢為司隸校尉初中



書謁者令石顯專權丞相匡衡御史大夫張譚皆阿附畏
事顯不敢言久之成帝即位顯徙為中太僕不復典權衡
譚乃奏顯舊惡請免顯等尊於是劾奏衡譚位三公典五
常九德以總方略一統類廣教化美風俗為職知顯等擅
執作威福不以時白奏行罰而阿諛曲從附下周上懷邪
迷國無大臣輔政之義衡歎懼免冠謝罪上丞相侯印綬
天子以新即位重傷大臣乃下御史丞相問狀劾奏尊飾
成小過以塗汙宰相權辱公卿輕薄國家奉使不敬有詔
左遷尊為高陵令數月以病免。會南山群盜備宗等為
害倍音歲餘不能禽制或說大將軍王鳳賊數百人在轂

下發軍擊之不能得難以視四夷獨選賢京兆尹乃可於
是鳳薦尊徵為諫大夫守京輔都尉行京兆尹事旬月間
盜賊清。遷光祿大夫守京兆尹後為真凡三歲坐遇使
者無禮及長安擊者三月間千人以上尊出行縣男子郭
賜自言許仲家十餘人共殺賜兄賞公歸舍吏不敢捕尊
行縣還上奏曰彊不陵弱各得其所寬大之政行和平之
氣通御史大夫中奏尊原父曰御史大夫張忠也暴虐不改外為
大言佞嫚嫺上諡古威信日廢不宜備位九卿尊坐免吏
民多稱惜之湖三老公乘興等湖縣名上書訟尊治京兆功
效日著源父曰日著日當作日著字衍往者南山盜賊阻山橫行剽劫良



通鑑卷之三十三 漢紀三十三 三十一 二

民殺奉法吏道路不通曠日煩費不能禽制尊盡節勞心
 夙夜思職卑體下士厲奔北之吏起沮傷之氣二旬之間
 大黨震壞渠率效首臣等竊痛傷尊脩身絜已砥節首公
砥音指首式刺譏不憚將相誅惡不避豪彊誠國家爪
救反向也牙之吏折衝之臣今日無辜制於僥人之手宋祁曰僥無
 所陳怨愬罪尊以京師廢亂群盜並興選賢徵用起家為
 卿賊亂既除豪猾伏辜即以伎巧廢黜一尊之身三期之
期音基間三年也乍賢乍佞豈不甚哉惟明主參詳使白黑分別
 書奏天子復以尊為徐州刺史遷東郡太守。久之河水
 盛溢泛浸瓠子金隄老弱奔走恐水大決為害尊躬率吏

民投沉白馬祀水神河伯尊親執圭璧使巫策祝請以身
 填金隄因止宿廬居隄上吏民數千人爭叩頭救止尊終
 不肯去及水盛隄壞吏民皆奔走唯一主簿在尊旁立不
 動宋祁曰立字而水波稍却迴還吏民嘉壯尊之勇節白
下疑有等字馬三老朱英等奏其狀於是制詔東郡河水盛長毀害金
 隄未決三尺百姓惶恐奔走太守身當水衝履咫尺之難
 不避危殆以安衆心吏民復還就作水不為灾朕甚嘉之
 秩尊中二千石加賜黃金二十斤數歲卒官吏民紀之尊
 子伯亦為京兆尹坐弱不勝任免

王章傳 事 園 國 朝



王章字仲卿泰山鉅平人也少以文學為官稍遷至諫大夫在朝廷名敢直言元帝初與陳咸相善共毀石顯為顯所陷免官咸帝立徵為諫大夫遷司隸校尉大臣貴戚敬憚之王尊免後代者不稱職章以選為京兆尹時帝勇王鳳輔政章雖為鳳所舉非鳳專權不親附鳳會日有蝕之章奏封事召見言鳳不可任用宜更選忠賢上初受章言後不忍退鳳章由是見疑遂為鳳所陷罪至太逆。初章為諸生學長安獨與妻居章疾病無被卧牛衣中與妻共泣涕其妻呵怒之曰仲卿京師尊貴在朝廷人誰踰仲卿者今疾病困厄不自激印乃反涕泣何鄙也後章任官為

京兆欲上封事妻又止之曰人當知足獨不念牛衣中涕泣時邪章曰非女子所知也書遂上果下廷尉獄死妻子徙合浦章為京兆二歲死不以罪衆庶冤紀之號為三王王駿自有傳

互註資質忠直敢面引廷諍

見梅福傳

贊曰自孝武置左馮翊右扶風京兆尹而吏民為之語曰前有趙張後有三王然劉向獨序趙廣漢尹翁歸韓延壽馮商傳王尊楊雄亦如之廣漢聰明下不能欺延壽厲善所居移風然皆訐上不信以失身墮功體火翁歸抱公絜已為近世表張敞折口行履忠進言飭節儒



雅刑罰必行縱赦有度條教可觀然被輕媮之名禮古

王尊文武自將所在必發譎詭不經好為大言王章剛

直守節不量輕重以陷刑戮妻子流遷哀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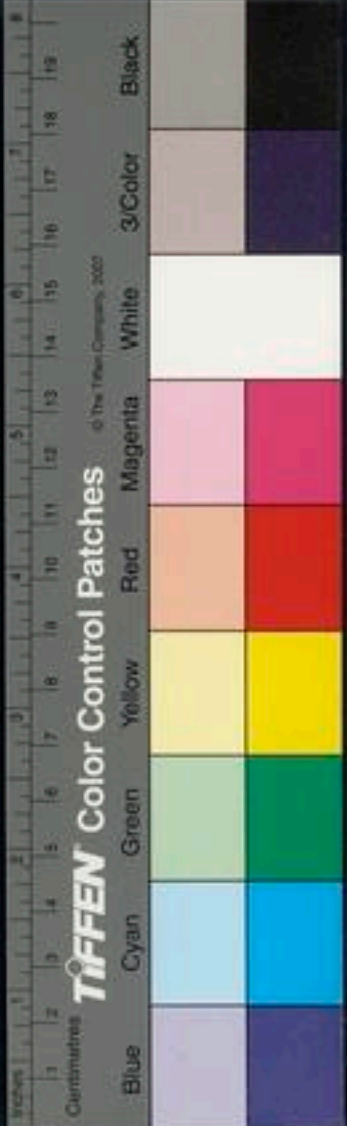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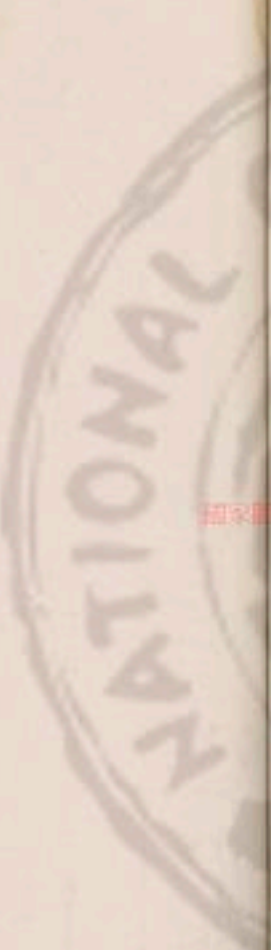
敘傳廣漢尹京克聰克明延壽作司既和且平矜能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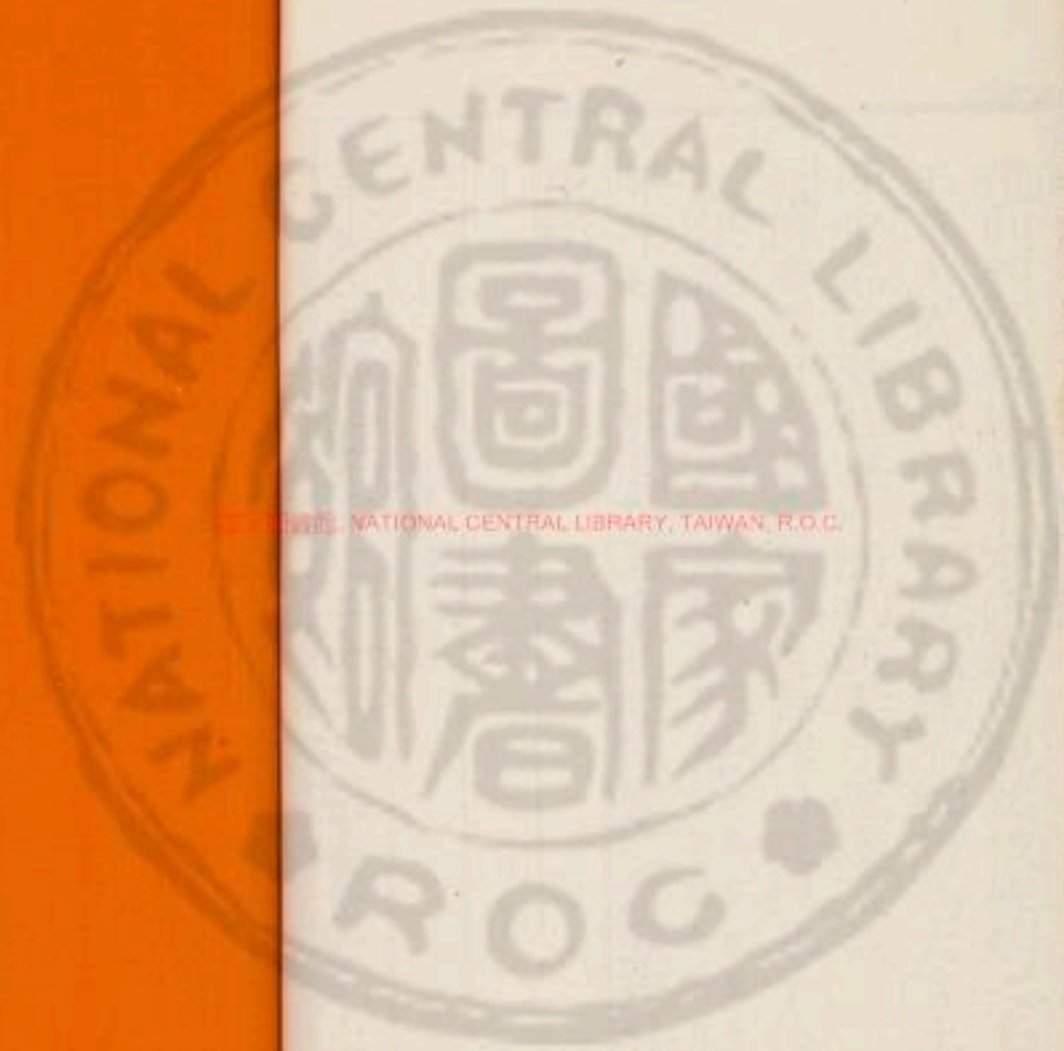
上俱陷極刑翁歸承風帝揚厥聲任為右扶風卒敵亦

平平漢曰文雅自贊尊實趙趙邦家之彥章死非辜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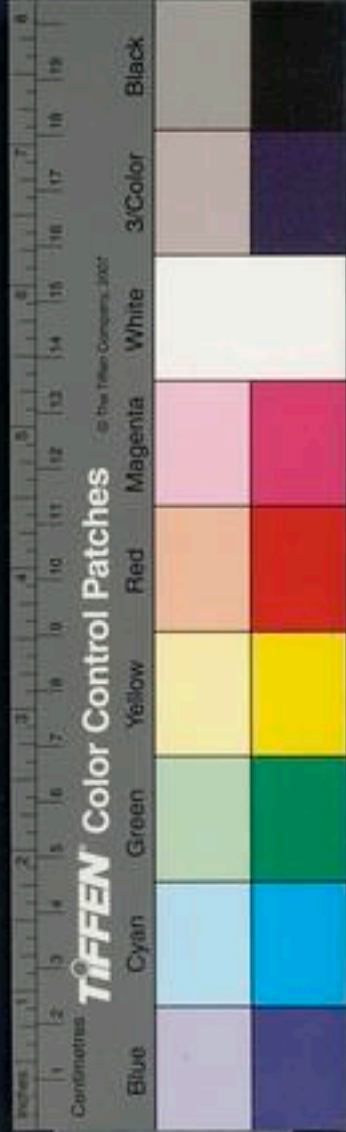
民所歎

東萊先生西漢詳節卷之二十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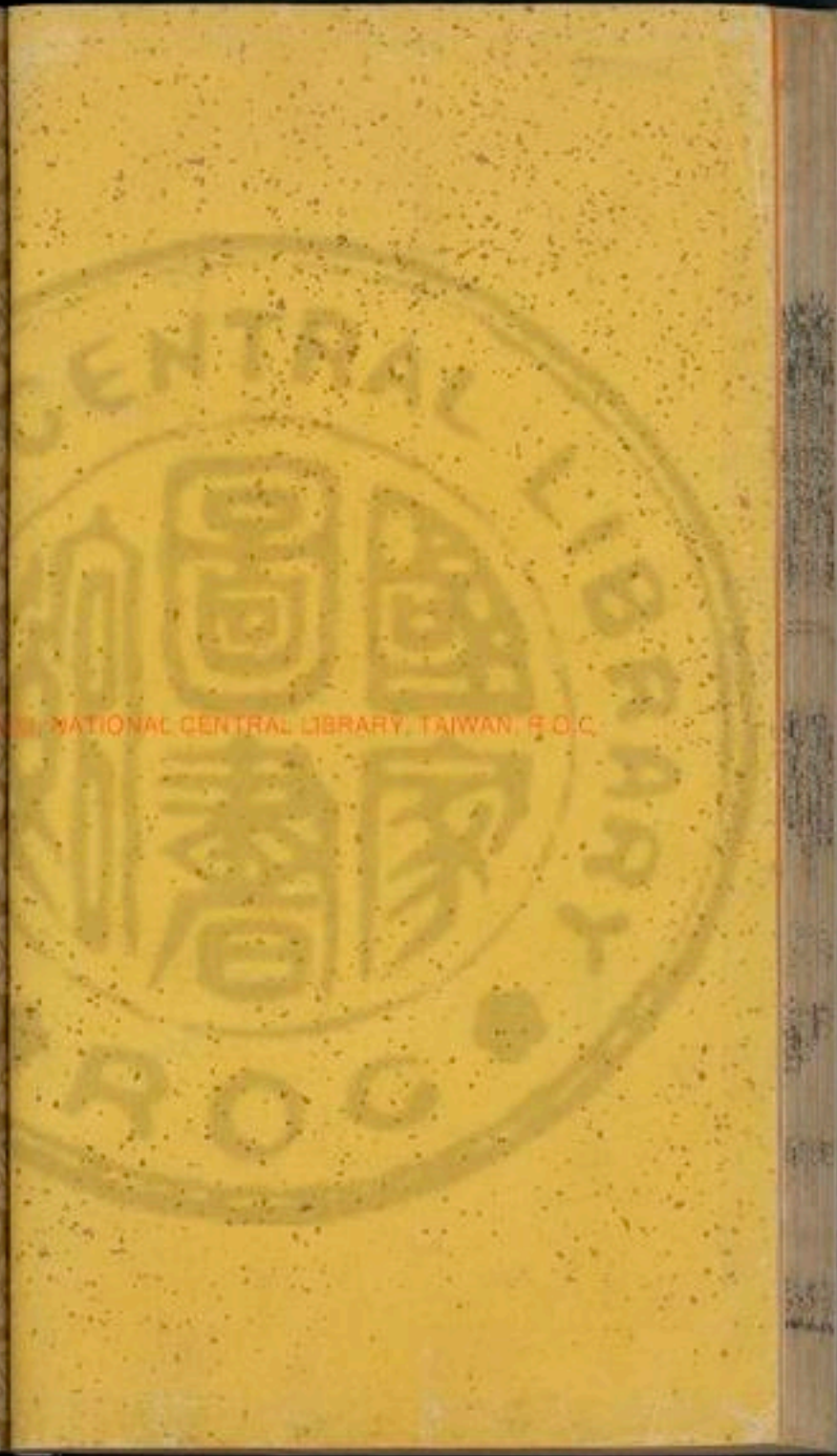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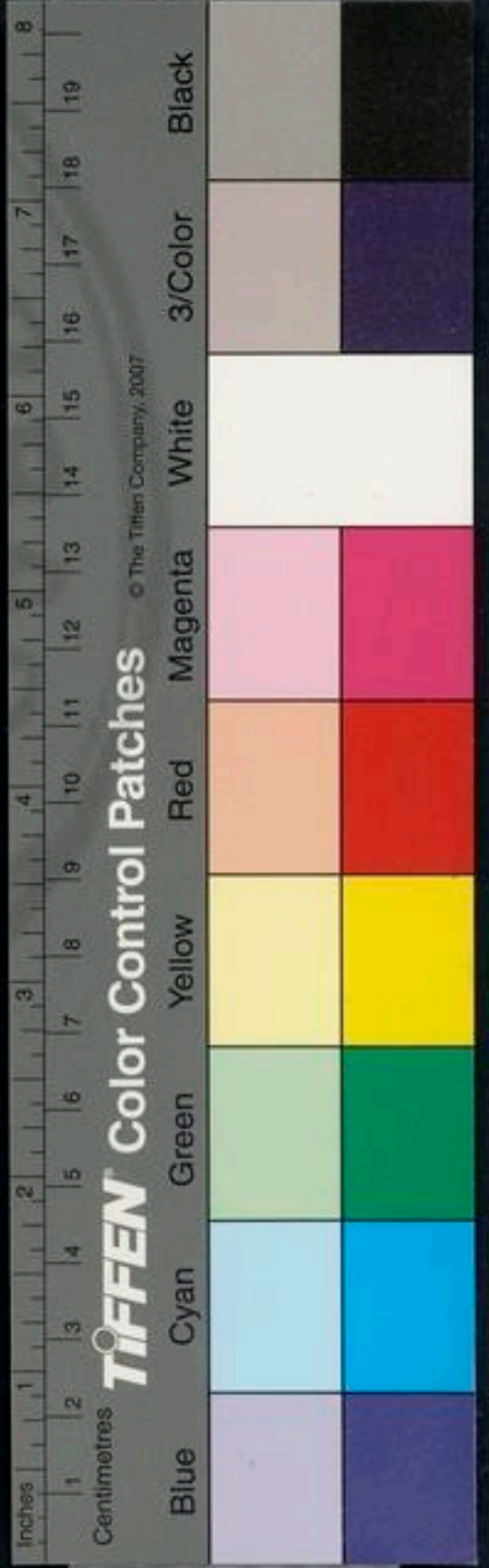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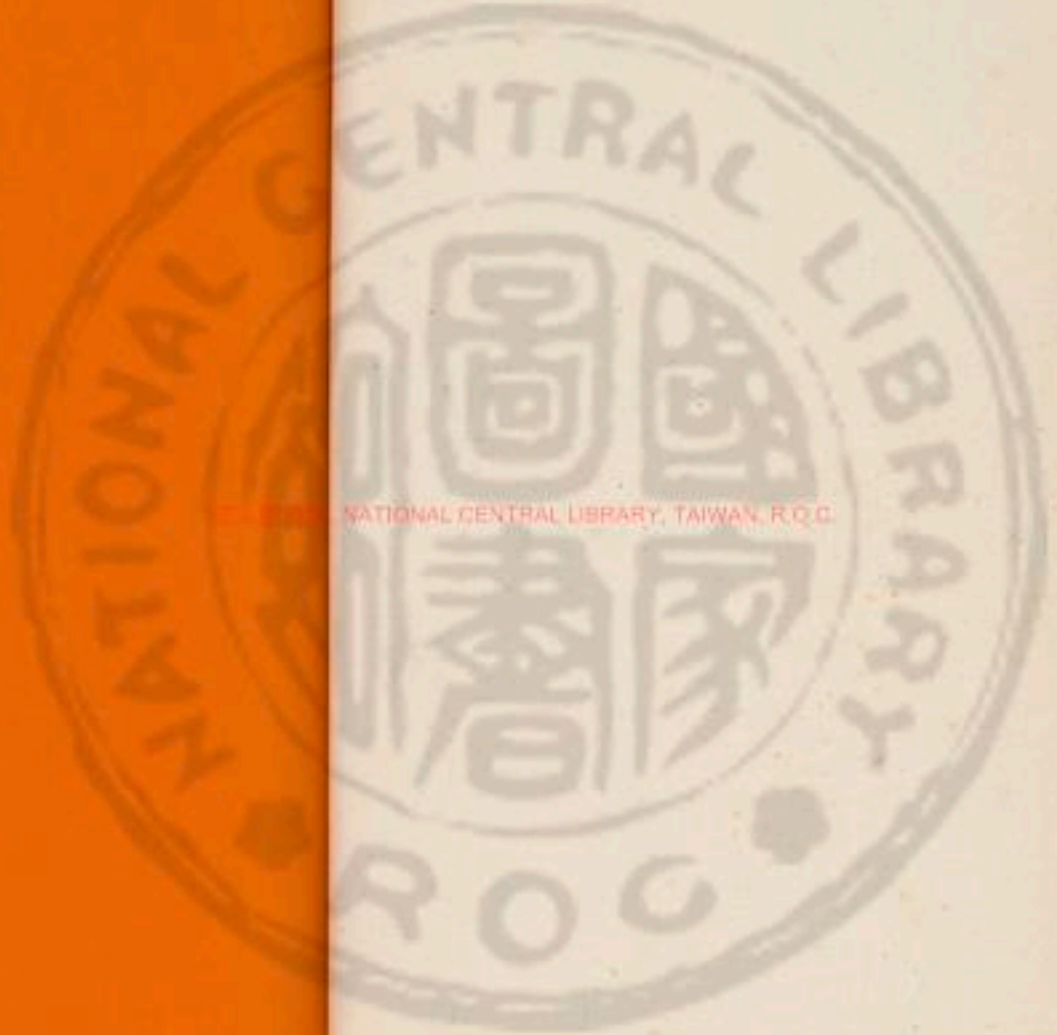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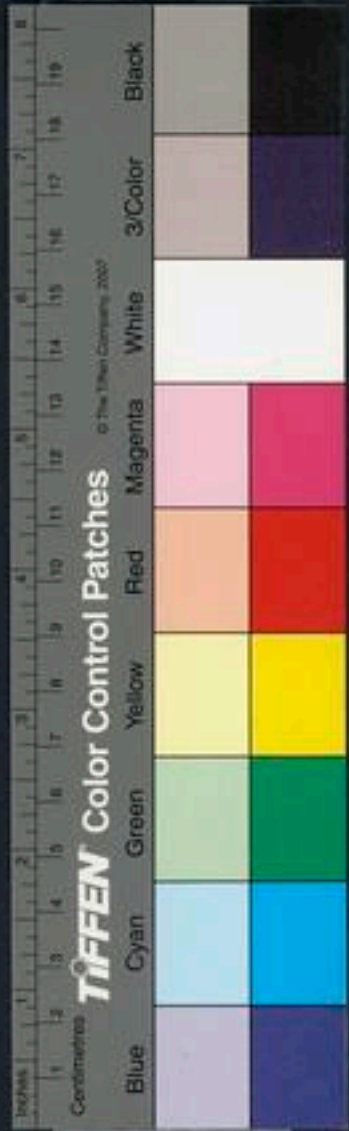
UNIVERSITY OF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P. O. C.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0791836 v. 3d



東萊先生西漢詳節卷之第二十三

列傳

蓋寬饒傳 事宣帝

蓋寬饒 蓋公蓋反字次公魏郡人也明經為郡文學以孝廉為

郎舉方正對策高第遷諫大夫行郎中戶將事坐舉奏大

臣非是左遷為衛司馬未出殿門斷其禪衣 禪音單令短離

地冠大冠帶長劔躬案行士卒廬室視其飲食居處有疾

病者身自撫循臨問加致醫藥遇之甚有恩及歲盡交代

上臨饗罷衛卒衛卒數十人皆叩頭自請願留共更一年

更下以報寬饒厚德宣帝嘉之以寬饒為太中大夫使行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百... 卷之三十三... 五... 芳

風俗行下更反多所稱舉貶黜奉使稱意擢為司隸校尉刺舉

無所回避小大輒舉所劾奏衆多廷尉處其法半用半不

用公卿貴戚及郡國吏繇使至長安皆恐懼莫敢犯禁京

師為清○平恩侯許伯入第丞相御史將軍中二千石皆

賀竟饒不行許伯請之迺往從西階上東鄉特坐知請許

伯自酌曰蓋君後至寬饒曰無多酌我我迺酒狂丞相魏

侯笑曰次公醒而狂何必酒也坐者皆屬目卑下之酒醜

樂作長信少府檀長卿起舞為沐猴與狗鬪坐皆大笑寬

饒不說仰視屋而嘆曰印讀美哉然富貴無常忽則易人

此如傳舍所閱多矣唯印讀謹慎為得父君侯可不刑哉因起

趨出劾奏長信少府以列卿而沐猴舞失禮不敬上欲罪

少府許伯為謝良久上迺解○寬饒為人剛直高節志在

奉公家貧奉錢月數千奉扶用反半以給吏民為耳目言事者

身為司隸子常步行自戍北邊公庶如此然深刻喜陷害

人喜許吏反在位及貴戚人與為怨又好言事刺譏奸犯上意

上以其儒者優容之然亦不過遷同列後進或至九卿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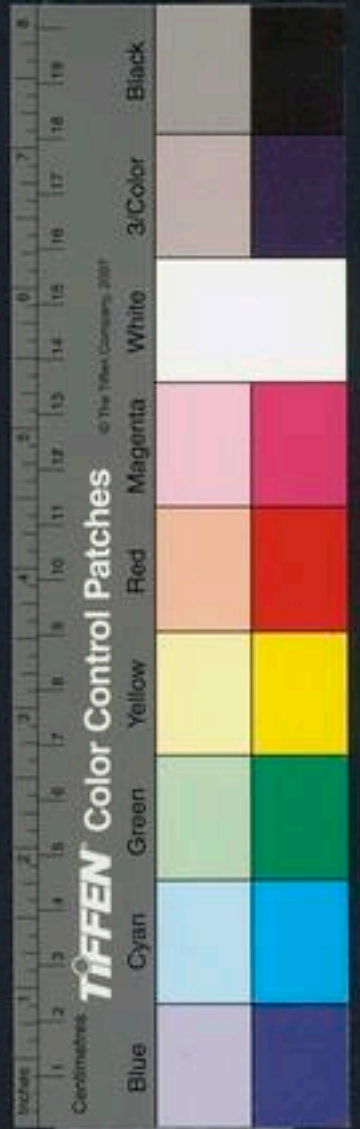
饒自以行清能高有益於國而為凡庸所越愈失意不快

數上疏諫太子庶子王生高寬饒節而非其如此予書曰

明主知君潔白公正不畏彊禦師古曰強禦而禦善也爾

故命君以司察之位擅君以奉使之權尊官厚祿已施於

百七十一



君矣君宜夙夜惟思當世之務奉法宣化憂勞天下雖日
 有益月有功猶未足以稱職而報恩也自古之治三王之
 術各有制度今君不務循職而已廼欲以太古久遠之事
 匡拂天子拂謂不用難聽之語以摩切左右非所以
 揚令名全壽命者也方今用事之人皆明習法令言足以
 飾君之辟文足以成君之過君不惟遠氏之高蹤遠氏高蹤伯王
 而則可卷慕子胥之末行用不訾之軀貨則臨不測之險
 竊為君痛之夫君子直而不挺曲而不詘詘言執直道
 而遭過時變與昔汗曲然其本志不屈也亦為因此所謂內直而外曲頌說未盡大雅云既明且
 哲以保其身唯裁省覽寬饒不納其言○是時上方用刑

法信任中尚書臣寬饒奏封事曰方今聖道寔廢儒術
 不行以刑餘為周召以法律為詩書又引韓氏易傳言五
 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家以傳子官以傳賢若四時之運
 功成者去不得其人則不居其位書奏上以寬饒怨謗
 不改下其書中二千石時執金吾議以為寬饒指意欲求
 禮禮古大逆不道諫大夫鄭昌愍傷寬饒忠直憂國以言
 事不當意而為文吏所詆挫上書頌寬饒曰頌曰頌稱其
頌之臣聞山有猛獸藜藿為之不采國有忠臣奸邪為之
 不起司隸校尉寬饒居不求安食不求飽進有憂國之心
 退有死節之義上無許史之屬下無金張之託職在司察



直道而行多仇少與上書陳國事有司劾以大辟臣幸得從大夫之後官以諫為名不敢不言上不聽遂下寬饒吏寬饒引佩刀自剄北闕下眾莫不憐之

致堂胡氏曰寬饒之死坐怨謗歟曰非也宣帝加之之辭也坐求禪歟曰非也史錄其疏云然而語未竟且人臣非喪心失惑安敢請天下於君哉然則何以取帝怒之之深也曰上好用刑法而寬饒曰以法律為詩書上方任中書宦官而寬饒曰以刑餘為周召此兩言者蔽宣帝之為人帝惡其當也是以殺之亦可謂不知自反以改其過者也帝誠以仁義禮樂為治而用天下之賢

人若柳廟斷國論此言何為至於我哉凡人臣之獻於上者言而不當尚不加罪况言之當反殺之乎宣於是乎失君道矣

諸葛豐傳

元帝

諸葛豐字少季琅琊人也以明經為郡文學名特立剛直元帝擢為司隸校尉刺舉無所避京師為之語曰問何闕逢諸葛上嘉其節加豐秩光祿大夫○時侍中許章以外屬貴幸奢淫不奉法度賓客犯事與章相連豐案劾章欲奏其事適逢許侍中私出豐駐車舉節詔章曰下欲收之章迫窘馳車去豐追之許侍中因得入宮門自歸上豐亦



西漢書卷之三
諸侯列傳
四
五
上奏於是收豐節司隸去節自豐始豐上書謝曰臣豐驚
怯文不足以勸善武不足以執邪陛下不量臣能否拜為
司隸校尉未有以自效又迫年歲衰暮常恐卒填溝渠讀
曰無以報厚德使論議士譏臣無補長獲素餐之名故常
願捐一旦之命不待時而斷奸臣之首懸於都市編書其
罪使四方明知為惡之罰然後却就斧鉞之誅誠臣所甘
心也夫以布衣之士尚猶有刎頸之交勿音今以四海之
大曾無伏節死誼之臣率盡苟合取容阿黨相為念私門
之利忘國家之政凡人情莫不欲安存而惡危亡然忠臣
直士不避患害者誠為君也臣竊不勝憤懣懣音願賜清

宴惟陛下裁幸上不許是後所言益不用○豐復上書言
臣聞伯奇孝而棄於親子胥忠而誅於君隱公慈而殺於
弟叔武弟而殺於兄夫以四子之行屈平之材然猶不能
自顯而被刑戮豈不足以觀哉使臣殺身以安國蒙誅以
顯君臣誠願之獨恐未有云補而為眾邪所排此愚臣之
所懼也豐以春夏繫治人在位多言其短上徙豐為城門
校尉豐上書告光祿勳周堪光祿大夫張猛上不直豐乃
制詔免豐為庶人終於家

司馬溫公曰諸葛豐之於堪猛前舉而後毀其志非為
朝廷進善而去奸也欲比周求進而已矣斯亦鄭朋楊



興之流烏在甚爲剛直哉人君者察美惡辨是非賞以勸善罰以懲奸所以爲治也使豐言得實則豐不當絀若其評罔則堪猛何辜焉今兩責而俱棄之則美惡是非果何在哉

劉輔傳

李成帝

劉輔河間宗室也擢爲諫大夫會成帝欲立趙婕妤爲皇后先下詔封婕妤父臨爲列侯輔上書言臣聞天之所與必先賜以符瑞天之所違必先降以災變此神明之徵應自然之占驗也昔武王周公承順天地以饗魚鳥之瑞然猶君臣祇懼動色相戒况於李世不蒙繼嗣之福屢受威

怒之異者乎雖夙夜自責改過易行畏天命念祖業妙選有德之世考卜窈窕之女以承宗廟順神祇心塞天下望子孫之祥猶恐晚暮今迺觸情縱欲傾於卑賤之女欲以毋天下惑莫大焉里語曰腐木不可以爲柱卑人不可以爲主天人之所不預必有禍而無福市道皆共知之臣諫爭之官不敢不盡死唯陛下深察書奏上使侍御史縛輔繫掖庭秘獄群臣莫知其故於是中朝臣辛慶忌等俱上書曰明主垂寬容之聽崇諫諍之官開忠直之路不罪狂狷之言然後百僚在位竭忠盡謀不懼後患竊見諫大夫劉輔前以縣令求見擢爲諫大夫

匡廩曰中朝內朝也大司馬左右前後將軍侍



西漢書卷之五十五
中常侍散騎諸吏爲中朝丞相以下爲外朝附屬曰披
文則册承皆中朝臣也蓋時爲給事中侍中諸吏之類此
其言必有卓詭切至當聖心者故得拔至於此旬日之間
收下秘獄臣等愚以爲輔幸得託公族之親在諫臣之列
新從下土來未知朝廷體獨觸忌詈呼不足深過小罪宜隱
忍而已如有大惡宜暴治理官與衆共之昔趙簡子殺其
大夫馮嬖孔子臨河而還今天心未豫災異屢降水旱迭
臻方當隆寬廣問褒直盡下之時也而行慘急之誅於諫
諍之臣人有懼心精銳銷爽爽乃臣等竊深傷之惟陛下
留神省察上乃減輔死罪一等論爲鬼薪於家

鄭崇傳

鄭崇字子游本高密大族哀帝時爲尚書僕射數求見諫
諍上初納用之每見曳革屣上笑曰我識鄭尚書屣聲○
久之上欲封祖母傳太后從弟商崇諫曰成帝封親舅五
侯天爲赤黃晝昏日中有黑氣今祖母從昆弟二人已侯
孔鄉侯皇后父高武侯以三公封尚有因緣今無故欲復
封商壞亂制度逆天人之心非傳氏之福傳太后大怒曰
何有爲天子乃反爲一臣所顛制邪上遂下詔封商爲汝
昌侯○崇又以董賢貴寵過度諫由是重得罪重直數以
職事見責發疾頸癰欲乞骸骨不敢尚書令趙昌佞諂素
害崇知其見疏因奏崇與宗族通疑有奸請治上責崇曰



西漢書卷之第... 虞崇傳 一 七 盈
君門如市何以欲禁切主上崇對曰臣門如市臣心如水
願得考覆上怒下崇獄窮治死獄中

孫寶傳 事國 國 臣 三 朝

孫寶字子嚴潁川鄆陵人也潁音以明經為郡吏御史大

夫張忠辟寶為屬欲令授子經更為除舍設儲備備器

物也寶自劾去後署寶主簿寶徙入舍祭竈請比鄰忠使

所親問寶前大夫為君設除大舍子自劾去者欲為高節

也今兩府高士例不為主簿子既為之徙舍甚說何前後

不相副也寶曰高士不為主簿而大夫君以寶為可一府

君言非士安得獨自高前口君勇欲學文而移寶自近禮

自來學義無往教道不可詘身詘何傷且不遭者可無不

為士不遭遇則屈辱無所不為况主簿乎忠聞之世慙上書薦寶經明

質直宜備近臣為諫大夫○鴻嘉中廣漢群盜起選為益

州刺史寶到部親入山谷諭告群盜非本造意渠率皆得

悔過自出遣歸田里恃功矯制坐失八死罪免○會邑州蠻

夷犯法巴蜀頗不安上以寶著名西州拜為廣漢太守蠻

夷安輯輟與集同吏民稱之徵為京兆尹故吏侯文以剛直不

苟合常稱疾不肯仕寶請文為布衣友文求受署為掾進

見如賓禮以立秋日署文東部督郵入見勅曰今日鷹隼

始擊當順天氣取奸惡以成嚴霜之誅掾部渠有其人乎



四書書卷之第三十一 孫寶琦 卷

梁誠文曰霸陵杜穉季寶曰其次文曰豺狼橫道不宜復

日誣問狐狸寶默然穉季者大俠與淳子長蕭首皆淳善長方

貴幸友寶寶亦欲附之始視事而長以穉季託寶故寶窮

無以復應文文侷寶氣索索先名也知其有故因曰明府素

著威名今不敢取穉季當且闔閣勿有所問如此竟歲吏

民未敢誣明府也即度穉季而譴它事度過也衆口謹譁終

身自墮聽火規反寶曰受教穉季耳目長聞知之杜門不通水

火穿舍後墻為小戶但持鉏自治園穉季遂不敢犯法寶

亦竟歲無所譴明年穉季病死寶為京兆尹三歲京師稱

之甘淳干長敗寶與蕭育等皆坐免官哀帝即位徵寶為

諫大夫遷司隸初傳太后與中山孝王母馮太后俱事元

帝有郤以當節事傳太后使有司考馮太后令自殺衆庶

冤之寶奏請覆治傳太后大怒曰帝置司隸主使察我上

乃順指下寶獄大司馬傳喜等固爭上為言太后出寶復

官○頃之鄭崇下獄寶上書言道路稱冤疑尚書令昌與

崇內有纖介浸潤相陷自禁門近臣蒙受冤譖為謗不小

臣請治昌以解衆心書奏天子不說免寶為庶人哀帝崩

王莽白王太后徵寶以為光祿大夫○平帝立寶為大司

農農會越舊郡上黃龍游江中太師孔光大司徒馬宮等咸

稱莽功德比周公宣告祠宗廟寶曰周公上聖召公大賢

百美公天... 芳



尚猶有不相說者於經典兩不相損今風雨未時百姓不足每有一事群臣同聲得無非其美者時大臣皆失色會寶遣吏迎母母道病留弟家獨遣妻子司直陳崇以奏寶事下三公即訊寶對曰年七十諄眊恩哀共養營妻子如章詩布內反眊音老共音供寶坐免終於家建武中錄舊德臣以寶孫仇為諸長仇音抗

母將隆傳

事國初帝

母將隆字君房東海蘭陵人也遷諫大夫成帝末隆奏封事言古者選諸侯入為公卿以褒功德宜徵定陶王以填萬方填竹反其後上立定陶王為太子隆遷冀州牧京守自

位遷執金吾時侍中董賢方貴上使中黃門發武庫兵器前後十輩送董賢及上乳母王阿舍隆奏言武庫兵器天下公用國家武備繕治造作皆度大司農錢自乘輿不以給共養共居用反養戎向反共養勞賜壹出少府蓋不以本藏給未用不以民力共浮費別公私示正路也古者諸侯方伯得顯征伐廼賜斧鉞漢家邊吏職在距寇亦賜武庫兵器皆任其事然後蒙之春秋之誼家不藏甲所以抑臣威損私力也今賢等便僻弄臣私恩微妾而以天下公用給其私門非所以示四方也臣請收還武庫上不說○王莽少時慕與隆交隆不甚附哀帝崩莽秉政使大司徒孔光奏隆前為



冀州牧治中山馮太后獄寃陷無辜不宜處位遂免隆官
徒合浦

何並傳 事哀帝

何並字子廉為大司空掾事何武武高其志節舉能治劇
為長陵令道不捨遺初邛成太后外家王氏貴而侍中王
林卿通輕俠傾京師後坐法免賓客愈盛歸長陵上冢因
留飲連日林卿素驕並度其為變度徒各反儲兵馬以待之林
卿既去令騎奴還至寺門拔刀剝其建鼓並自從吏兵追
林卿行數十里林卿迫窘令奴冠其冠自代乘車從童騎
身變服從間徑馳去會日暮追及收縛冠奴奴曰我非侍

中奴耳並心自知已失林卿迺曰王君困自稱奴得脫死
耳叱吏斷頭持還縣所剝鼓置都亭下署曰故侍中王林
卿坐殺人埋冢舍使奴剝寺門鼓吏民驚駭林卿因亡命
衆庶誰譁以為實死太后聞之涕泣為言哀帝問狀而善
之○遷潁川太守代陵陽嚴詡詡本以孝行為官謂掾吏
為師友有過輒閉閣自責終不大言郡中亂王莽遣使徵
詡官屬數百人為設祖道詡據地哭掾吏曰明府吉徵不
宜若此詡曰吾來潁川士身豈有憂哉我以柔弱徵必選
剛猛代代到將有僇仆者故相吊耳時潁川鍾元為尚書
令領廷尉用事有權第威為郡掾減千金並為太守過辭



西漢書卷之三十一 何並傳 一〇七 盈 道

鐘廷尉廷尉免冠為弟請一等之罪願登就髡鉗並曰罪

在躬身與君律不在於太守元懼馳遣人呼弟陽翟輕俠

趙季李款多畜賓客以氣方漁金閭里從橫郡中從子用

又聞並且至皆亡去並下車求勇猛曉文法吏且十人使文

吏治三人獄武吏往捕之各有所部敕曰三人非負太守

乃負王法不得不治迺收趙李鐘威殺之並皆縣頭及其

具獄於市郡中清靜表善好士見紀頴川名次黃霸性清

廉妻子不至官舍數年卒建武中以並孫為郎

贊曰蓋寬饒為司臣正色立於朝雖詩所謂國之司直

無以加也若平王生之言以終其身斯近古之賢臣矣

諸葛劉鄭雖云狂瞽有異志焉孔子曰吾未見剛者以

數子之名迹然母將汙於冀州汀一胡及隆為冀州牧

孫寶稅於定陵地女教又曲也受澤况俗人乎何並之

節亞尹翁歸歸云

敬傳寬饒正色國之司直豐擊好剛輔以恭直皆陷狂

狷不典不式崇執言責尚書僕射隆持官守諫武率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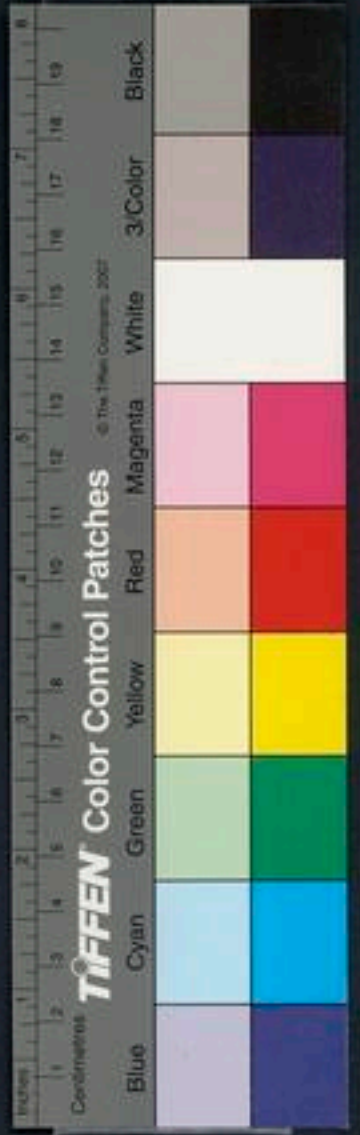
賢此持寶曲定陵孫寶曲挽定並有立志何並斬王林

官守也也

蕭望之傳 事宣元帝

蕭望之字長倩東海蘭陵人也徙杜陵家世以田為業至

百餘年不富也 蕭望之傳 蕭望之傳 蕭望之傳 蕭望之傳



望之好學治齊詩事同縣后蒼且十年以令詣太常受業
又從夏侯勝問論語禮服京師諸儒稱述焉○是時霍光
秉政長史丙吉薦諸生王仲翁與望之等數人皆召見先
是上官桀與蓋主謀殺光光既誅桀等後出入自備吏民
當見者露索去刀兵齊山兩吏挾持望之獨不肯聽自引
出閤光聞之告吏勿持望之既至前說光曰將軍以功德
輔幼主將以流大化致於治平是以天下之士延頸企踵
爭願自效以輔高明今士見者皆先露索挾持恐非周公
相成王躬吐握之禮致白屋之意於是光獨不除用望之
而仲翁等皆補大將軍史三歲間仲翁至光祿大夫給事

中望之以射策甲科爲郎署小苑東門候仲翁出入從蒼

頭盧兒下車趨門傳呼甚寵趙讀曰趣顧謂望之曰不肯錄錄

反抱關爲望之曰各從其志○後大將軍光薨霍氏親屬

皆宿衛內侍地節三年夏京師雨雹望之因是上疏願賜

清閒之宴口陳災異之意宣帝自在民間聞望之名曰此

東海蕭生耶下少府宋畸問狀畸居反望之對以爲春秋昭

公三年大雨雹是時季氏專權卒遂昭公今陛下以聖德

居位思政求賢堯舜之用心也然而善祥未臻陰陽不和

是大臣任政一姓擅執之所致也附枝大者賊本心私家

盛者公室危唯明主躬萬機選同姓舉賢材以爲腹心與



參政謀則庶事理公道立姦邪塞私權廢矣對奏天子拜望之為謁者○時上初即位思進賢良多上書言便宜輒

下望之問狀高者謂丞相御史師古曰望之以其人所言

次者中二千石試事滿歲以狀聞師古曰共是一條不當

史試事次者則令中二千石試事歲滿各以狀聞誤斷其文爾下者報聞或罷歸田里所

白處奏皆可累遷諫大夫丞相司直歲中三遷官至二千

石其後霍氏竟謀反誅望之浸益任用○是時選博士諫

大夫通政事者補郡國守相以望之為平原太守望之雅

意在本朝遠為郡守內不自得乃上疏曰陛下哀愍百姓

恐德化之不究悉出諫官以補郡吏所謂憂其末而忘其

本者也朝無諍臣則不知過國無達士則不聞善願陛下

選明經術通於幾微謀慮之士以為內臣與參政事諸侯

聞之則知國家納諫憂政亡有關遺若此不急成康之道

其庶幾乎外郡不治豈足憂哉書聞徵入守少府○宣帝

察望之經明持重論議有餘材任宰相欲詳試其政事復

以為左馮翊望之從少府出為左遷恐有不合意即移病

上使侍中金安上諭意望之即視事○是歲西羌反漢遣

後將軍征之京兆尹張敞上書言國兵在外軍以夏發隴

西以北安定以西吏民並給轉輸田事頗廢素無餘積雖

羌虜以破來春民食必乏縣官穀度不足以振之度徒願

各反願



令諸有辜非盜受財宋祁曰財一作財殺人及犯法不得赦者皆得以差入殺事下有司望之與少府李彊議以爲民函陰陽之氣有仁義欲利之心在教化之所助堯在上不能去民欲利之心而能令其欲利不勝其好義也雖桀在上不能去民好義之心而能令其好義不勝其欲利也故堯桀之分在於義利而已道民不可不慎也今欲令民量粟以贖罪如此則富者得生貧者獨死是貧富異刑而法不壹也於是天子復下其議兩府丞相以難問敞敞曰少府左馮翊所言常人之所守耳昔先帝征四夷兵行三十餘年百姓猶不加賦而軍用給今羌虜一隅小夷跳梁於山谷

間漢世令舉人出財減罪以誅之其名賢於頌令良民

興賦斂也又諸盜及殺人犯不道者百姓所疾苦也今

此令贖其便明甚何化之所亂甫刑之罰小過赦薄罪贖

有金選之品選音刑字本作銚即錢也其重十一銖二

疑赦其罰百銖割碎疑赦其罰惟倍若此是其品也所從來久矣何賊之所生常人

可與守經未可與權也望之彊復對曰金布令甲曰金布

篇各其上有府庫金錢布帛之事邊郡數被兵離飢寒天絕天年父子相

失令天下共給其費固爲軍旅卒暴之事也卒讀日梓聞天漢

四年常使死罪人入五十萬錢減死罪一等豪喜吏民請

奪假貨貨上得及至爲盜賊以贖罪其後姦邪橫暴群盜並起



至攻城邑殺郡守充滿山谷吏不能禁明詔遣繡衣使者以興兵擊之師古曰軍興之法上原公曰當誅者過半然言以軍興兵擊之別本無兵字

後衰止愚以為此使死罪贖之效也故曰不便遂不施敵

議○望之為左馮翊三年京師稱之遷大鴻臚先是烏孫

昆彌翁歸靡因常惠上書昆彌烏孫之王號翁歸靡其人也願以漢外孫

元貴靡為嗣得復尚少主結婚內附畔去匈奴詔下公卿

議望之以為烏孫絕域信其美言萬里結婚非長策也天

子不聽神爵三年遣常惠使送公主配元貴靡未出塞翁

歸靡死其兄子狂王背約自立惠從塞下上書願留少主

敦煌郡惠至烏孫貴以負約因立元貴靡還迎少主詔下

公卿議望之復以為不可烏孫持兩端亡堅約其效可見

前少主在烏孫四十餘年恩愛不親密邊境未又安此已

事之驗也今少主以元貴靡不得立而還信無負於四夷

元中國之火福也少主不止繇役將興其原起此天子從

其議徵少主還遂不復與結婚通鑑考異曰烏孫傳請婚在元康二年望之傳云神爵二年按元康二年望之未為鴻臚蓋誤神爵為元康也○三年代丙吉為御史大夫

五鳳中匈奴大亂議者多曰匈奴為害日又可因其衰亂

舉兵滅之詔問望之計策望之對曰春秋晉士匈帥師侵

齊聞齊侯卒而還君子大其不伐喪以為恩足以服孝子

誼足以動諸侯前單于慕化鄉善稱弟蘇林曰弟順也劉仲馮曰漢與匈奴

芳

芳



掌約為兄弟此弟
在自謂為弟也

遣使請求和親海內欣然夷狄莫不聞
未終奉約不幸為賊臣所殺今而伐之是乘亂而幸災也
彼必奔走遠遁不以義動兵恐勞而無功宜遣使者吊問
輔其微弱救其災患四夷聞之咸貴中國之仁義如遂蒙
恩得復其位必稱臣服從此德之盛也上從其議後竟遣
兵護輔呼韓邪單于定邦國。是時大司農中丞耿壽昌
奏設常平倉上善之望之非壽昌此望之不
知惟道丞相丙吉年
老上重焉望之又奏言百姓或困乏盜賊未止二千石多
材下不任職三公非其人則三光為之不明今首歲日月
少光咎在臣等上以望之意輕丞相乃下侍中金安上等

詰問望之望之免冠置對天子繇是不說說讀
曰悅後丞相司

直繇延壽故故事丞相病明日御史大夫輒問病朝

奏事會庭中差居丞相後今丞相數病望之不問病會庭

中與丞相鈞禮時議事不合意望之曰侯年寧能父我耶

服虔曰寧能與吾父同年耶仲馮曰侯年雖高寧能為我
父耶不是敬也又曰此直謂安能為我之父輕之之辭

案望之大臣通經術居九卿之右本朝所仰至不奉法自

脩蹇慢不遜據古
謙字受所監減二百五十以上請逮捕繫

治上於是策望之左遷為太子太傅以論語禮服授皇太

子。初匈奴呼韓邪單于來朝詔公卿議其儀丞相黃霸

御史大夫于定國議曰聖王之制施德行禮先京師而後

百官書卷之三
蕭何傳
十六
盛
科



諸夏先諸夏而後夷狄陛下聖德充塞天地光被四表單于卿風慕化奉珍朝賀自古未之有也其禮儀宜入諸侯王位次在下望之以爲單于非正朔所加故稱敵國宜待以不臣之禮位在諸侯王上外夷稽首稱藩中國讓而不臣此則羈縻之誼謙卑之福也書曰戎狄荒服言其來服荒忽亡常如使匈奴後嗣卒有烏窠鼠伏闕於朝享不爲畔臣信讓行乎蠻貊福祿流乎亡窮萬世之長策也天子乘之下詔以客禮待單于位在諸侯王上替謁稱臣而不名○及宣帝寢疾選大臣可屬者召見拜望之爲前將軍興侍中史高少傅周堪皆受遺詔攝政領尚書事元帝卽

位望之堪本以師傅見尊重燕宴見言治亂陳王事望之選白宗室明經達學諫大夫劉更生與侍中金敞並拾遺左右四人同心謀議勸道上以古制多所欲匡正上甚鄉納之○初宣帝不甚從儒術任用法律而中書官用事中書令弘恭石顯久典樞機明習文法亦與車騎將軍高爲表裏論議常獨持故事不從望之等恭顯又時傾女見誦望之以爲中書政本宜以賢明之選自武帝游宴後庭故用宦者非國舊制又違古不近刑人之義白欲更置士人繇是大與高恭顯忤上初卽位謙讓重改作議久不定出更生爲宗正望之堪數薦名儒茂材以備諫官恭顯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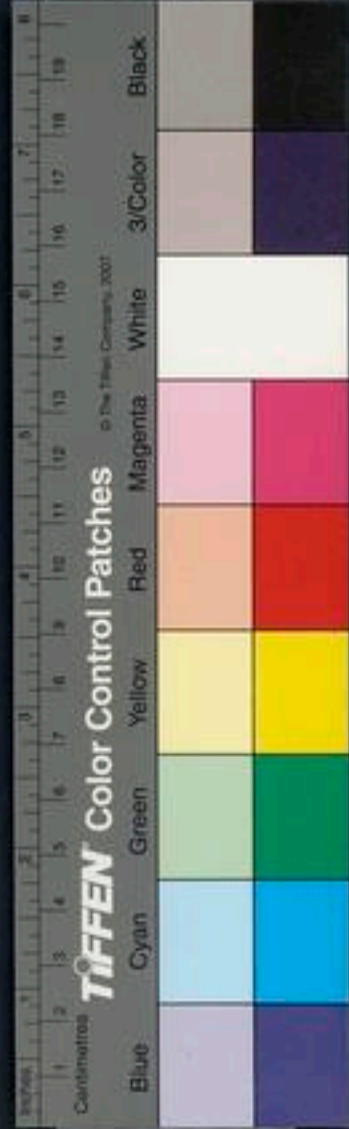


西漢書卷之第三十一
望之堪更生朋黨相稱舉數詣訴大臣毀離親戚欲以奪
權擅執爲臣不忠誣上不道請謁者召致廷尉時上初卽
位不省謁者召致廷尉爲下獄也可其奏後上召堪更生
曰繫獄上大驚以責恭顯令出視事恭顯因使高言宜因
决免於是望之及堪更生皆免爲庶人

致堂胡氏曰詩曰貽厥孫謀言祖考當有令德以傳後
也大雅云無念爾祖言子孫當有視效以繼先也武帝
不監胡亥趙高之事始於后庭置中書宦官至於宣帝
益加信任於是恭顯根據牢不可拔既明習文法而又
久典樞機卽是與聞大政之臣而執進退人才之柄賢

否其朝終必踈斥馴致禍亂其勢然矣使有剛明英果
之君猶未能斷然去之况如元帝闇愚懦弱乎武帝
嘗曰若後世又如朕所爲是釁亡秦之迹也然則曷若
不爲之爲愈哉

○後數月制詔御史國之將與尊師而重傅故前將軍望
之傳朕八年道以經術道讀厥功茂焉其賜望之爵關內
侯給事中天子方倚欲以爲丞相會望之子伋伋音上書
訟望之前事事下有司復奏望之教子上書失大臣體不
敬請逮捕恭顯等知望之素高節不詘辱建白望之自以
託師傳懷終不坐非頌詘望之於牢獄塞其怏怏心則聖



朝亡以施恩厚上乃可其奏顯等封以付謁者敕令召望之發車騎馳圍其第使者至召望之望之仰天歎曰吾嘗備位將相年踰六十矣老入牢獄苟求生活不亦鄙乎竟飲鴆自殺天子聞之驚拊手曰曩固疑其不就牢獄果然殺吾賢傅上乃卻食涕泣哀慟也左右於是召顯等責問皆免冠謝良久然後已有詔加恩長子伋嗣為關內侯天子追念望之不忘每歲時遣使者祠祭望之冢

司馬溫公曰甚矣孝元之為君易欺而難寤也夫恭顯之譖愬望之其邪說詭計誠有不能辨也至於始疑望之不肯就獄恭顯以為必無憂已而果自殺則恭顯

之欺亦明矣在中智之君孰不感動奮發邪臣以底之罰孝元則不然雖涕泣不食以傷望之而終不能誅顯終得其免冠謝而已如此則姦臣安所懲乎是使恭顯得肆其邪心而無復忌憚者也

元帝世望之八字至大官者育咸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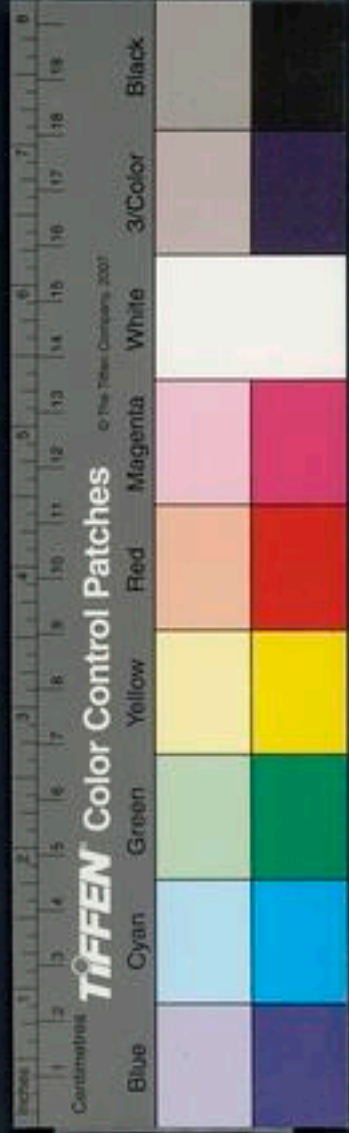
互註甘露中詔諸儒講五經同異望之平奏其議見

紀傳元帝八年道以經書厥功茂焉見元紀甘露二年

圖形麒麟閣見蘇武傳議馮奉世奉使矯制不可為法見奉

世經術皆明施之政事見翼奉傳

蕭育傳



育字次君少以父任為太子庶子後為茂陵令會課育第

六而漆令郭舜殿殿後也言其最居下也章見反見責問育為之請扶風

怒曰君課第六裁自脫脫吐反何暇欲為左右言及罷出傳

召茂陵令詣後曹當以職事對念其為漆令言欲以職事責之育徑出曹

壽佐隨牽育案佩刀曰蕭育杜陵男子何詣曹也自言欲免官去

但是杜陵一白衣男子也遂趨出欲去官明旦詔召入拜為司隸校尉

後入守大鴻臚以鄆名賊梁子政阻山為害又不伏辜育

為右扶風數月盡誅子政等坐與淳于長厚善多官哀帝

時南郡江中多盜賊拜育為南郡太守上以育者博名臣

乃以三公使車載育入殿中受策曰南郡盜賊雖多為

朕甚憂之以太守威信素著故委南郡太守之官其於為

民除害安元元而已亡何於小文育至南郡盜賊靜病去

官起家復為光祿大夫執金吾以壽終於官育為人嚴猛

尚威居官數免少與陳咸朱博為友著聞當世往者有王

陽貢公故長安語曰蕭朱結綬王貢彈冠言其相薦達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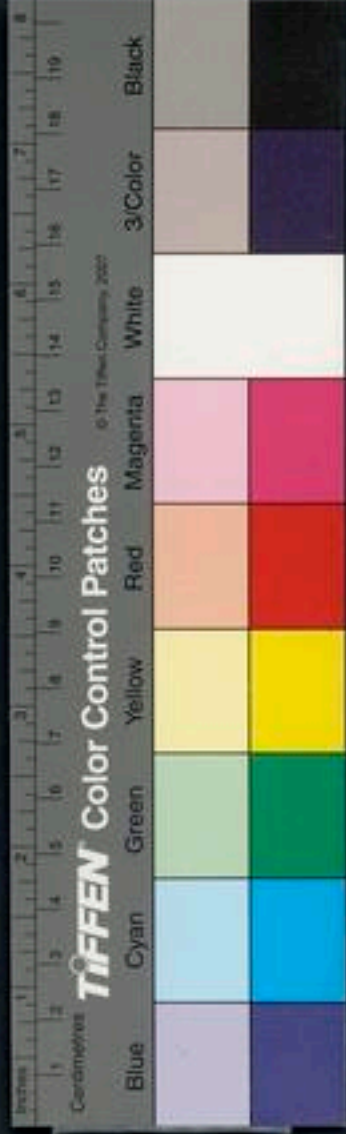
育與博後有隙不能終故世以交為難

贊曰蕭望之歷位將相籍師傅之恩可謂親昵亡間及

至謀泄隙開諛邪構之卒為便嬖宦豎所圖哀哉不然

望之堂堂折而不撓撓女教反身為儒宗有輔佐之能近古

社稷臣也



敘傳長情悞悞於覲霍不舉不肯露索遇宣廼拔傳

元作輔不圖不慮見蹟石許望之謀不詳卒為石顯

馮奉世傳了野王遠立參

馮奉世字子明上黨潞人也徙杜陵武帝末奉世以良家子選為郎昭帝時以功次補武安長失官年三十餘矣乃學春秋涉大義讀兵法前將軍韓增奏以為軍司空令。先是時漢數出使西域多辱命不稱或貪汗為外國所辱是時烏孫大有擊匈奴之功而西域諸國新輯漢方善遇欲以安之選可使外國者韓增舉奉世以衛候使持節選大宛諸國客至伊修城都尉宋將言莎車與旁國共攻殺

漢所置莎車王萬年和茂素并殺漢使者奚充國時匈奴時

又發兵攻車師城不能下而去莎車遣使揚言北道諸國

已屬匈奴矣於是攻劫南道與軟盟畔漢從鄯善以西皆

絕不通都護鄭吉校尉司馬意皆在北道諸國聞奉世與

其副嚴昌計以為不亟擊之則莎車日彊其執難制必危

西域遂以節諭告諸國王因發其兵南北道合萬五千人

進擊莎車攻拔其城莎車王自殺傳其首詣長安諸國悉

平威振西域奉世乃罷兵以聞宣帝召見韓增曰賀將軍

所舉得其人奉世遂西至大宛大宛聞其斬莎車王敬之

異於它使得其名馬象龍而還謂古曰馬形似龍者上

白雲龍名曰馬象龍



甚說下議封奉世丞相將軍皆曰春秋之義大夫出疆有
可以安國家則顯之可也奉世功效尤著宜加爵土之賞
少府蕭望之獨以奉世奉使有指而擅矯制違命發諸國
兵雖有功效不可以爲後法卽封奉世開後奉使者利以
奉世爲比此必竊反帥也爭逐發兵要功萬里之外爲國家生事
於夷狄漸不可長奉世不宜受封上善望之議以奉世爲
光祿大夫水衡都尉元帝卽位爲執金吾典屬國常惠薨
奉世代爲右將軍典屬國加諸吏之號數歲爲光祿勳永
光二年秋隴西羌反詔召丞相韋玄成御史大夫鄭弘左
將軍許嘉右將軍奉世入議是時歲比不登京師穀石三

百餘四方饑饉朝廷方以爲憂而遭羌變玄成等漠然莫

有對者奉世曰羌虜近在境內背畔不以時誅亡以威制

遠蠻臣願帥師討之上問用兵之數對曰善用兵者役不

再興糧不三載故師不久暴而天誅亟矣往者數不料敵

而師至於折傷再三發輶輶推也淮南子曰輶車而輶而能反則曠日煩費

威武虧矣今反虜無慮三萬人法當倍用六萬人然羌戎

弓矛之兵其器不犀利犀堅也可用四萬人一月足以決丞

相御史等皆以爲民方收斂時未可多發萬人屯守之且

足奉世曰不可天下被亂饑士馬靡耗守戰之備久廢不

簡夷狄皆有輕邊吏之心而羌首難今以萬人分屯數處



虜見兵少必不畏懼戰則挫兵病師守則百姓不救如此則怯弱之形見羌人乘利諸種並和相扇而起臣恐中國之役不得止於四萬非財幣所能解也故少發師而曠日與一舉而疾決利害相萬也固爭之不能得有詔益二千人於是遣奉世將萬二千人騎以將屯為名到隴西分屯三處奉世為中軍先遣校尉與羌爭地利別遣校尉救民於廣陽谷羌虜盛多皆為所破殺兩校尉奉世具上地形部眾多少之計願益兵三萬六千人乃足以決事書奏天子大為發兵六萬餘人拜弋陽侯任千秋為奮武將軍以助焉十月兵畢至隴西十一月並進羌虜大破斬首數千級

餘走出塞明年二月奉世還京師更為左將軍詔賜爵關內侯歲餘病卒。居丞牙官前後十年為折衝宿將功名次趙充國有子男九人女四人長女媛選充後宮為元帝昭儀產中山孝王帝崩為中山太后隨王就國長子譚舉孝庶為郎功次補天水司馬隨父擊西羌有功未拜病死譚弟野王遂立參至大官

馮野王傳 事宣元成朝

野王字君卿通詩以父任為太子中庶子年十八上書願試守長安令宣帝奇其志問丞相魏相相以為不可許後以功次補當陽長徒夏陽令元帝時遷隴西太守以治行



西漢書卷之三十一 馮遂傳 三十四 盈 經
高入爲左馮翊歲餘京師稱其威信遷爲大鴻臚○數年
御史大夫李延壽病卒在位多舉野王上使尚書選第中
二千石而野王行能第一上曰吾用野王爲三公後世必
謂我私後宮親屬以野王爲比此也乃下詔曰剛彊堅固
確然亡欲大鴻臚野王是也心辨善辭可使四方少府五
鹿充宗是也廉潔節儉太子少傅張譚是也其以少傅爲
御史大夫上繇下第而用譚越次避嫌不用野王以昭儀
兄故也野王乃歎曰人皆以女寵貴我兄弟獨以賤野王
雖不爲三公甚見器重有名當世咸立有司奏野王王
舅不宜備九卿以秩出爲上郡太守成帝舅王鳳輔政數

有災異京兆尹王章譏鳳顯權不可任用薦野王代鳳後
章誅野王懼不自安鳳風御史中丞劾奏野王免國終于

家風讀

馮遂傳

遂字子產通易舉茂材爲美陽令遷清河都尉言河隄方
略任溝洫志

馮立傳

立字聖卿通春秋爲五原太守徙西河上郡立居職公廉
治行略與野王相似而多知有恩貸好爲條教吏民嘉美
野王立相代爲太守歌之曰大馮君小馮君兄弟繼踵相



因循聰明賢知惠吏民政如魯衛德化鈞周公康叔猶二
君後遷爲東海太守下濕病痺痺必疾反天子聞之徙立爲太
原太守更歷五郡所居有迹年老卒官

馮參傳 事國哀帝

參字叔平學通尚書少爲黃門郎給事中宿衛十餘年參
爲人矜嚴好修容儀進退恂恂甚可觀也參昭儀少弟行
又敕備以嚴見憚終不得親近侍帷幄竟寧中以王舅補
涓陵食官令綏和中立定陶王爲皇太子以中山王見廢
故封王舅參爲宜鄉侯以尉王意參之國上書願至中山
見王太后行未到而王薨王病時上奏願貶參爵以關內

侯食邑留長安上憐之詔還參京師以列侯奉朝請五侯

皆敬憚之王氏五侯丞相翟方進亦甚重焉數謂參物禁太甚

君侯以王舅見廢不得在公卿位今五侯至尊貴也與之

並列宜少誦節卑體視有所宗而君侯盛修容貌以威嚴

加之此非所以下五侯而自益者也參性好禮儀終不改

其怙操頃之哀帝卽位帝祖母傅太后用事追怨參姊中

山太后陷以祝詛大逆之罪參以同產當相坐謁者承制

召參詣廷尉參自殺且死仰天嘆曰參父子兄弟皆備大

位身至封侯今被惡名而死姊弟不敢自惜傷無以見先

人於地下死者十七人衆莫不憐之宗族徙歸故郡



贊曰詩稱抑抑威儀惟德之隅宜鄉侯參鞠躬履方擇

地而行可謂淑人君子然卒死於非罪不能自免哀哉

諛邪交亂貞良被害自古而然故伯奇放流說苑云王國子前母

子伯奇後母子伯封後母欲立子為孟子宫刑寺人孟

太子乃諸伯奇而王信之乃放伯奇孟子宮刑予被諺

見官刑作申生雉經國語云晉獻公黜太子中生乃雉

巷伯之詩申生雉經經于新城廟蓋為仇頭閉氣而死

若雉屈平赴湘小舟之詩作音離騷之辭興經曰心

之憂矣涕既墮之馮參姊弟亦云悲矣

敘傳子明光光發迹西疆列於鄉宗侮厥子亦良

孝宣帝五男一人紹帝四一人封王 淮陽憲王欽張徒仔生

楚孝王躡衛徒仔生 東平思王宇公孫徒仔生

中山哀王竟戎徒仔生

淮陽憲王欽傳

淮陽憲王欽母張徒仔有寵於宣帝霍氏廢上欲立為后

久之懲艾霍氏欲害皇太子乃更選後宮無子而謹慎者

立王徒仔為后令母養太子后無寵唯張徒仔最幸而憲

王壯大好經書法律聰達有材帝甚愛之太子寬仁喜儒

術上數嗟嘆憲王曰真我子也常欲立憲王然用太子起

於微細上少依倚許氏及即位而許后以殺死太子蚤失

母故弗忍久之上以韋賢子玄成掌讓爵於元經明行高

芳



西漢書卷之第三十一 淮陽王傳 三十一
稱於朝廷乃召拜玄成爲淮陽中尉欲感諭憲王輔以推
諫之臣由是太子遂安帝崩元帝卽位乃遣憲王之國

互註好政事通法律上奇其材見玄成傳

楚孝王卬傳

楚孝王卬子勲爲廣戚侯勲薨子顯嗣平帝崩無子王莽
立顯子嬰爲孺子奉平帝後莽篡位以嬰爲安定公漢既
誅莽嬰爲更始所殺

東平思王宇傳

東平思王宇元帝卽位就國壯大通奸犯法與奸婦交通

上以至親貴罪久之事太后內不相得上於是遣長史

諭之詔書又敕傅相曰夫人之性皆有五常及其少長

耳目牽於耆欲故五常銷而邪心作情亂其性利勝其義

而不失厥家者未之有也今王富於春秋氣力勇武獲師

傳之教淺加以少所聞見自今以來非五經之正術敢以

游獵非禮道王者輒以名聞成帝時來朝上疏求諸子及

太史公書上以問大將軍鳳對曰臣聞諸侯朝聘考文章

正法度非禮不言今東平王幸得來朝不思制節謹度以

防危失而求諸書非朝聘之義也諸子書或反經術非聖

人或明鬼神信物怪太史公書有戰國從橫權譎之謀漢

興之初謀臣奇策天官災異地形隄塞皆不宜在諸侯王



不可予不許之辭宜曰五經聖人所制萬事靡不畢載王
審樂道傳相皆儒者旦夕講誦足以正身虞意虞與娛娛同夫小
辯破義小道不通致遠恐泥皆不足以留意諸益於經術
者不愛於王對奏天子如鳳言遂不與

孝元帝三男 一人紹帝二人封王

孝成帝 王皇后生

定陶共王康 傳昭儀生

中山孝王興 馮昭儀生

定陶共王康傳

定陶共王康多材藝知音律上竒之成帝卽位緣先帝意
厚過異於它王王薨子欣嗣成帝無子徵入爲皇太子後

卽位是爲哀帝中山王興子衍嗣哀帝無子衍入卽位是
爲平帝

贊曰孝元之後徧有天下徧古然而世絕於孫豈非天
哉淮陽憲王於時諸侯爲聰察天張博誘之幾陷無道
幾巨依反詩云貪人敗類古今一也

敘傳宣之四子淮陽聰敏員氏漢除音梁幾陷大理

楚孝惡疾東平失軌中山凶短母歸入里母戎元之二

王孫後太宗哀平昭而不穆大命更傳

匡衡傳 事宣元成朝

匡衡字稚圭東海承人也承音父世農夫至衡好學家貧

西漢書卷之六十三 定陶共王康傳 三十九



庸作以供資用

庸作言竟功庸為人作殺受顯也

尤精力過絕人諸儒為

之語曰無說詩匡鼎

鼎當也

匡語詩解人願使人衡射

策甲科以不應令除為太常掌故調補平原文學

調後學

者多上書薦衡經明當世少雙為文學就官京師後進皆

欲從衡平原不宜在遠方事下太傅蕭望之少府梁丘賀

問衡對詩諸大義其封沛美望之奏衡經學精習說有師

道可觀覽宣帝不甚用備遺衡歸官而皇太子見衡對私

善之○會元帝即位樂陵侯史丹高以外屬為大司馬領尚

書事望之為副望之名儒天子任之多所薦高充位而

已長安令揚與說高曰以將軍之幕府海內莫不仰望

與

而所舉不過私門賓客孔母子弟人情忽不自知然一

夫竊議語流天下夫當貴仕身而烈士不譽是有孤白之

表而反衣之也本於古人病其若此故卑體勞心以求賢

為務平原文學匡衡材智有餘經學絕倫但以無階朝廷

故隨牒在遠方謂隨選補之桓將軍誠召幕府學士欵然

歸仁欵音與參謀議觀其所有貢之朝廷必為國器以此

顯示眾庶名流於世高然其言辟衡為議曹史薦衡於上

上以為郎中遷博士給事中○是時有日蝕地震之變上

問以政治得失衡上疏曰臣聞五帝不同禮三王各異教

民俗殊務所遇之時異也陛下躬聖德開太平之路閔愚



吏民觸法抵禁也比年大赦使百姓得改行自新天下幸甚臣竊見大赦之後奸邪不為衰止今日大赦明日犯法相隨入獄此殆導之未得其務也蓋保民者陳之以德義示之以好惡觀其失而制其宜今天下俗貪財賤義廉恥之節薄淫辟之意縱臣愚以為宜壹曠然大變其俗朝廷者天下之楨幹也公卿大夫相與循禮恭讓則民不爭好仁樂施則下不暴上義高節則民興行寬柔而惠則衆相愛四者明王之所以不嚴而成化也何者朝有變色之言則下有爭鬪之患上有自專之士則下有不讓之人上有克勝之佐則下有傷害之心上有好利之臣則下有盜竊之民此其本也今俗吏之治皆不本禮讓而上克暴或恃害好陷人於罪之破反貪財而慕執故犯法者衆奸邪不止雖嚴刑峻法猶不為變此非其天性有由然也臣竊考國風之詩周南召南被聖賢之化深故篤於行而庶於色鄭伯好勇而國人暴虎鄭伯莊公暴空手以博之秦穆貴信而士多從死息仲行鍼虎許諾公薨皆從死陳夫人好巫而民淫祀胡公夫人武王女無子好祭祀晉侯好儉而民畜聚大王躬仁邠國貴恕化大王之仁由此觀之治天下者審所上而已今之偽薄伎害不讓極矣臣聞教化之流非家至而人說之也賢者在位能者在職朝廷崇禮百僚敬讓道德之行

有盜竊之民此其本也今俗吏之治皆不本禮讓而上克暴或恃害好陷人於罪之破反貪財而慕執故犯法者衆奸邪不止雖嚴刑峻法猶不為變此非其天性有由然也臣竊考國風之詩周南召南被聖賢之化深故篤於行而庶於色鄭伯好勇而國人暴虎鄭伯莊公暴空手以博之秦穆貴信而士多從死息仲行鍼虎許諾公薨皆從死陳夫人好巫而民淫祀胡公夫人武王女無子好祭祀晉侯好儉而民畜聚大王躬仁邠國貴恕化大王之仁由此觀之治天下者審所上而已今之偽薄伎害不讓極矣臣聞教化之流非家至而人說之也賢者在位能者在職朝廷崇禮百僚敬讓道德之行



由內及外自述者始然後民知所法遷善日進而不自知是以百姓冥陰陽和神靈應而嘉祥見詩曰商邑翼翼商師四方之極也壽考且寧以保我後生此成湯所以建至治保子孫化異俗而懷鬼方也今長安天子之都親承聖化然其習俗無以異於遠方郡國來者無所法則或見侈靡而倣效之此教化之原本風俗之樞機宜先正者也臣聞天人之際精祲有以相盪投進精反陰陽氣相侵以成災善惡有以相推事作乎下者象動乎上陰陽之理各應其感陰變則靜者動陽蔽則明者晦晦與暗同水旱之災隨類而至今關東連年飢饉百姓之困或至相食此皆生於賦斂多民所共者

大而吏安集之不稱之效也日共諱陛下祇畏天戒哀閔元

元大自減損省甘泉建章宮衛罷珠崖諸見罷珠崖詔書

者莫不欣欣人自以將見太平也宜遂減宮室之度省靡

麗之飾考制度脩外內近忠正遠巧佞放鄭衛進雅頌舉

異材開直言任溫良之人退刻薄之吏顯潔白之士昭無

欲之路覽六藝之意察上世之務明自然之道博和睦之

化以崇至仁匡失俗易民視令海內昭然咸見本朝之所

貴道德弘於京師淑問揚乎疆外然後大化可成禮讓可

興也上說其言遷衡光祿大夫太子少傅○時上好儒術

文辭頗改宣帝之政言事者多進見人人自以爲得上意



又傳昭儀及子定陶王愛幸寵於皇后太子衡復上疏曰
 臣聞治亂安危之機在乎審所用心蓋受命之王務在創
 業垂統傳之無窮繼體之君心存於承宣先王之德而褒
 大其功昔者成王之嗣位思述文武之道以養其心休烈
 盛美皆歸之二后而不敢專其名陛下聖德天覆子愛海
 內然陰陽未和姦邪未禁者殆論議者未丕揚先帝之盛
 功不大也或作本言爭言制度不可用也務變更之所更
 或不可行而復復之下復扶是以群下更相是非更工吏
 民無所信臣竊恨國家釋樂成之業釋廢也巳定群下之
 心大雅曰無念爾祖聿脩厥德孔子著之孝經首章蓋至

德之本也傳曰審好惡理性而王道畢矣能盡其性然

後能盡人物之性能盡人物之性然後可以贊天地之化

治性之道必審已之所有餘而彊其所不足強其蓋聰明

䟽通者戒於太察寡聞少見者戒於雍蔽雍蔽勇猛剛彊

者戒於大暴仁愛溫良者戒於無斷湛靜安舒者戒於後

時濞請廣心浩大者戒於遺忘必審已之所當戒而齊之

以義然後中和之化應而巧偽之徒不敢比周而望進唯

陛下戒此以崇聖德臣又聞室家之道脩則天下之理得

故詩始國風禮本冠婚始乎國風原情性而明人倫也本

乎冠婚婚義曰婚正基兆而防未然也福之興莫不本乎

禮者禮之本



室家道之衰莫不始乎禍內禍與同故聖王必慎妃后之際

別適長之位適讀曰禮之於內也卑不踰尊踰與同新不先

故所以統人情而理陰氣也其尊適而卑庶也適子冠乎

詐禮之用禮階也衆子不得與列所以貴正體而明嫌疑

也非虛加其禮文而已乃中心與之殊異故禮探其情而

見之外也聖人動靜游燕所親物得其序得其序則海內

自脩百姓從化如當親者疏當尊者卑則佞巧之姦因時

而動以亂國家故聖人慎防其端禁於未然不以私恩害

公義陛下聖德純備莫不脩正則天下無爲而治詩云于

以四方克定厥家欲治四方先定家傳曰正家而天下定矣衡爲

少傳數年數上疏陳便宜及朝廷有政議傳經以對傳曰

言多法義上以爲任公卿由是爲光祿勳御史大夫○建

昭三年代韋玄成爲丞相封樂安侯食邑六百戶元帝崩

成帝卽位衡上疏戒妃匹勸經學威儀之則曰陛下兼至

孝誠隆於慎終追遠無窮已也竊願陛下雖聖性得之猶

復加聖心焉成王喪畢思慕音氣未能平也蓋所以就文

武之業崇大化之本也臣又聞之師曰匹配之際生民之

始萬福之原婚姻之禮正然後品物遂而天命全孔子論

詩以關雎爲始言太上者民之父母太上居尊后夫人之

行不侔乎天地侔等也則無以奉神靈之統而理萬物之宜



自上世以來三代興廢未有不由此者願陛下采有德戒
 聲色近嚴敬遠技能竊見聖德純茂專精詩書好樂無厭
 臣衡材無以輔相善義也宣揚德音臣聞六經者聖人
 所以統天地之心著善惡之歸明吉凶之分分扶通人道
 之正不悖於其本性者也悖布故審六藝之指則天人之
 理可得而和草木昆蟲可得而育此求求不易之道也及
 論語孝經聖人言行之要宜究其意臣又聞聖王之自為
 動靜周旋奉天承親臨朝享臣物有節文以章人倫蓋欽
 翼祗栗事天之容也温恭敬遜承親之禮也正躬嚴恪嚴
 儼臨衆之儀也嘉惠和說說讀饗下之顏也舉錯動作物

遵其儀故形為仁義動為法則孔子曰德義可尊容止可
 觀進退可度以臨其民是以其民畏而愛之則而象之諸
 侯正月朝覲天子天子惟道德昭穆穆以視之又觀以禮
 樂饗醴迺歸故萬國莫不獲賜祉福蒙化而成俗今正月
 初幸路寢臨朝賀置酒以饗萬方傳曰君子慎始願陛下
 留神動靜之節使群下得望盛德休光以立基楨天下幸
 甚上敬納其言頃之衡復奏正南北郊罷諸淫祀語在郊
 祀志○初元帝時中書令石顯用事自前相韋元成及衡
 皆畏顯不敢失其意至成帝初即位衡乃與御史大夫甄
 譚仲馮曰甄共奏顯舊惡并及黨與於是司隸王尊劾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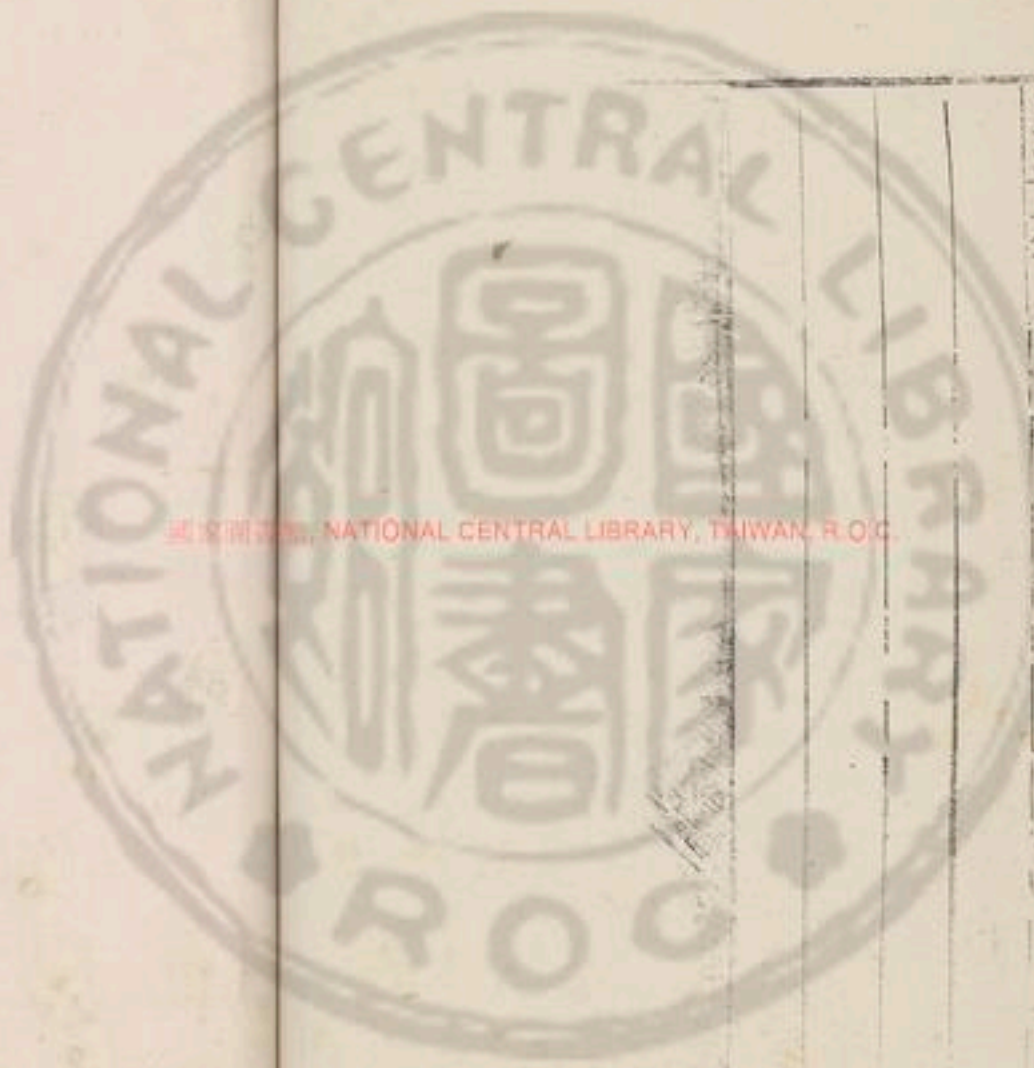


西漢書卷之第三十一 百餘傳 三十五 益
衡譚不以時白奏顯等而乃阿諛曲從附下罔上無大臣
輔政之義衡慙懼上䟽謝罪因稱病乞骸骨上丞相侯印
綬上報曰君以道德脩明位在三公宣帝委政遂及朕躬
朕嘉與君同心合意庶幾有成今尊妄詆欺加非於君朕
甚憫焉君何疑而上書歸侯乞骸骨是章朕之未燭也因
賜上尊酒養牛衡起視事上以新卽位褒優大臣然群下
多是王尊者衡嘿嘿不自安每有水旱風雨不時連乞骸
骨讓位上輒以詔書慰撫不許久之衡子昌醉殺人衡免
冠徒跣待罪而有司奏衡專地盜土衡竟坐免爲庶人終
於家子咸亦明經歷位九卿家世多爲博士者

互註成帝時言郊祀之制未合於承天子民之意

郊禮言大臣者罔蒙之股肱百姓所瞻仰明主所慎
擇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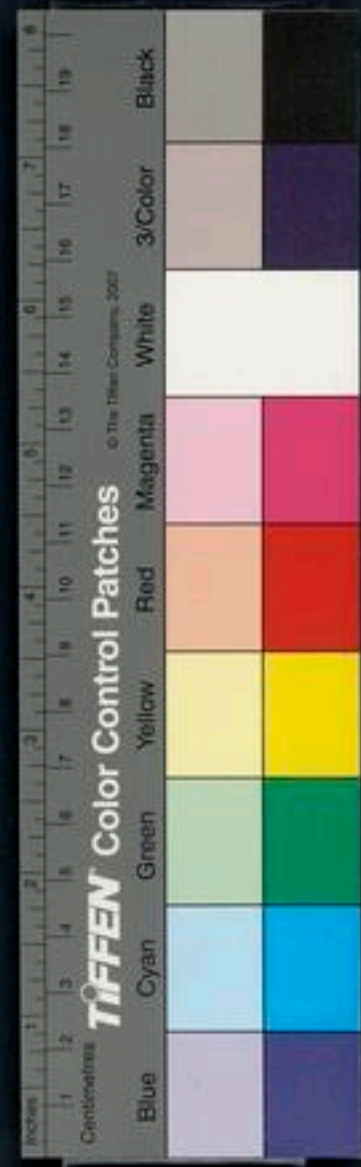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附錄三 卷之三

目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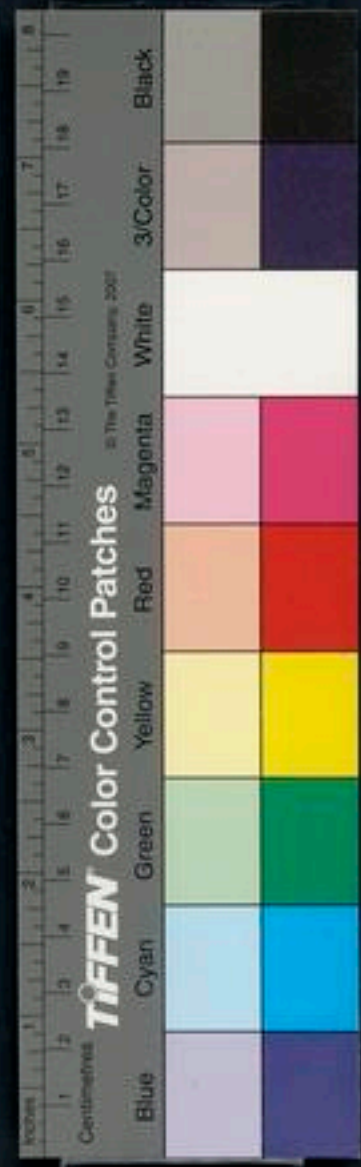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2289671

v. 25



東萊先生西漢詳節卷之第二十四

列傳

張禹傳

事宣元成三朝

張禹字子文河內軹人也至禹父徙家蓮勺蓮音輦勺音酌禹為

兒數隨家至市喜觀於卜相者前喜許吏反久之頗曉其別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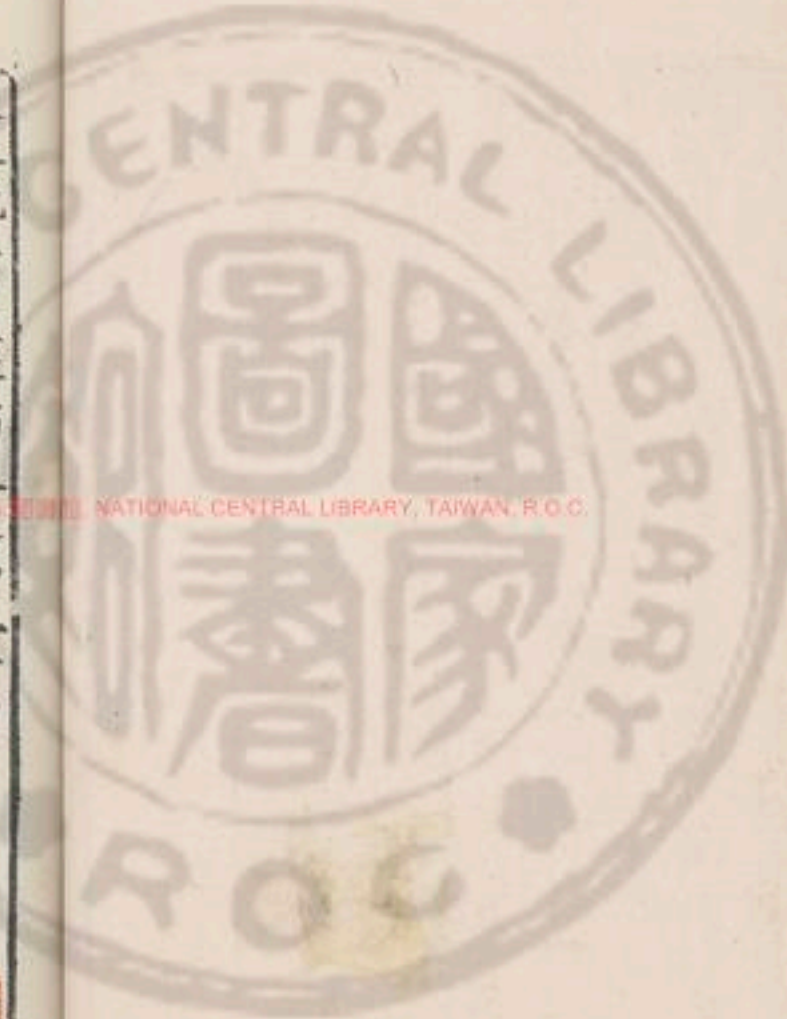
布卦意別必列反時從旁言卜者愛之又奇其面貌謂禹父是

兒多知可令學經及禹壯至長安學從沛郡施讎受易琅

邪王陽膠東唐生問論語既皆明習有徒眾舉為郡文學

耳露中諸儒薦禹有詔太子太傅蕭望之問禹對易及論

語大義望之善焉奏於經學精且有師法可試事試以久



西漢書卷之第... 卷之第...
之試為博士。○初元中立皇太子而博士鄭寬中以尚書
授太子。薦言禹善論語，詔令禹授太子論語。由是遷光祿
大夫。數歲出為東平內史。○成帝即位，徵禹。寬中皆以師
賜爵關內侯，禹拜為諸吏光祿大夫。時帝舅王鳳輔政，專
權而上富於春秋，謙讓方鄉經學，敬重師傅。而禹與鳳並
領尚書，內不自安。數病，尚書乞骸骨，欲退避鳳。上報曰：朕
以幼年執政，萬機懼失，其中君以道德為師，故委國政。君
何疑焉？禹惶恐，復起視事。○河平四年，代王商為丞相，封
安昌侯。

致堂胡氏曰：禹與王鳳並領尚書，心不自安，欲退避鳳。

此以退為進者也。何哉？王商以丞相忤鳳，收印綬，歐血
死，必欲得上意，固祿位，推崇王鳳，勿與爭權，則長保富
貴矣。禹行此果效，則商之死固宜。然位為帝師，意識乃
爾，它日無惡乎朱雲之有請也。

為相六歲，鴻嘉元年以老病乞骸骨，上加優，再三聽許。
賜安車駟馬，以列侯朝朔望，位特進，見禮如丞相。○禹為
人謹厚，內殖貨財，以田為業，及富貴，多買田至四百頃，皆
涇渭澆灌，極膏腴。上賈賈讀它財物，稱是。○禹性習知音，
聲內奢淫，身居大第，後堂理絲竹筦絃，等二物耳於文為
非禹成就弟子尤著者淮陽宜至大司空沛郡戴崇至



少府九卿宣為人恭儉有法度而崇愷悌多智愷樂也二
人異行禹心親愛崇敬宣而疏之崇每候禹常責師宜置
酒設樂與弟子相娛禹將崇入後堂飲食婦女相對優入
莞絃鏗鏘極樂昏夜乃罷而宣之來也禹見之於便坐非
正講論經義日宴賜食不過一肉卮酒相對宣未嘗得至
後堂及兩人皆聞知各自得也。禹年老自汜冢塋起祠
室好平陵肥牛亭部處地又近延陵奏請求之上以賜禹
曲陽侯王根聞而爭之此地當平陵寢廟衣冠所出遊之
道宜更賜禹它地上不從根卒以肥牛亭賜禹根由是嘗
禹龍數毀惡之天子愈益敬厚禹。禹每病輒以起居聞

謂其飲食車駕自臨問之上親拜禹床下禹頓首謝恩歸

誠言老臣有四男一女愛女甚於男遠嫁為張掖太守蕭
咸妻不勝父子私情思與相近上卽時徙咸為弘農太守
又禹小子未有官上臨候禹禹數視其小子上卽禹床下
拜為黃門郎給事中禹雖家居以特進為天子師國家每
有大政必與定議與讀。末始元延之間日蝕地震尤數
吏民多上書言災異之應譏切王氏專政所致上懼變異
數見意頗然之未有以明見廼車駕至禹第辟左右辟讀
親問禹以天變因用吏民所言王氏事示禹禹自見年老
子孫弱又與曲陽侯不平恐為所怨禹則謂上曰春秋二



百四十二年間日蝕三十餘地震五十六開父曰按春秋地震五耳疑衍或為諸侯相殺或夷狄侵中國災變之意深遠難見故聖人罕言命不語怪神性與天道自子貢之屬不得聞何況淺見鄙儒之所言陛下宜修政事以善應之與下同其福善此經義意也新學小生亂道誤人宜無信用以經術斷之上雅信愛禹由此不疑王氏

致堂胡氏曰日有食之春秋必書以日者人君之表也衆陽所宗而受侵翳以天驗人非小變也春秋所書或妾婦乘陵或臣子背叛或政權在下或夷狄亂華皆陽微陰盛之應春秋雖不指言其事而事應具在人君於

此必監於侵翳之咎克自飭正則雖有其象而無其應矣且外戚擅國其勢將移有心者知有目者見安得指為神怪而不語也正君臣之分杜禍亂之門收還主威答塞變異是即性與天道安得指為不可聞而不告也且曰脩政事以善應之當是時政事之宜修者孰有人於權歸外家勢隆於主者乎凡禹數言之中老奸備見反為新學亂道誤人不知禹所守經義果何經也然則傾覆漢家翊戴王氏禹有力焉尚方劍雖不得加而禹之戮終古不可免矣

後曲陽侯王根及諸王子弟聞知禹言皆喜說說讀遂親



就禹禹見時有變異若上體不安擇日潔齋著筮

筮者所用也正衣冠立筮得吉卦則獻其占如有不吉禹為感

動憂色成帝崩禹及事哀帝建平二年薨謚節侯子宏嗣

侯初禹為師以上雜數對口問經為論語章句獻之始魯

扶卿及夏侯勝王陽蕭望之韋玄成皆說論語篇第或異

禹先事王陽後從庸生采菴以所安最後出而尊貴諸儒為

之語曰欲為論念張文由是學者多從張氏餘家寢微

互註漢承百王之末國土變改張禹使朱贛條其風

俗見志

孔光傳 事國哀十三朝

孔光字子夏孔子十四世之孫也孔子生伯魚鯉鯉生子

思伋伋生子上帛帛生子家求求生子真箕箕生子高穿

穿生順順為魏相順生鮒鮒為陳陟博士死陳下鮒弟襄

為孝惠博士長沙太傅襄生忠忠生武及安國武生延年

延年生霸霸生光焉霸亦治尚書宣帝時為大中大夫以

選授皇太子經元帝即位霸以師賜爵關內侯食邑八百

戶號褒成君霸為人謙退不好權勢常稱爵位大過何德

以堪之上欲致霸相位霸讓至三上深知其至誠迺弗用

以是敬之霸薨四子長子福嗣關內侯次子捷及喜皆列

校尉諸曹光最少子也經學尤明年未二十舉為議郎光



祿勳匡衡舉光方正為諫大夫生議有不合左遷虹長

音虹行風俗更反振贍流民奉使稱旨由是知名是時博士選

三科高為尚書次為刺史其不通政事以久次補諸侯太

傅光以高弟為尚書觀故事品式數歲明習漢制及法令

上甚信任之轉為僕射尚書令有詔光周密謹慎未嘗有

過加諸吏官遷諸吏光祿大夫給事中領尚書事如故凡

典樞機十餘年守法度修故事上有所問據經法以心所

安而對不希指苟合希望天子之旨也如或不從不敢彊諫爭以

是久而安時有所言輒削草藁也以為章主之過以奸忠

直音人臣大罪也有所薦舉唯恐其人之聞知沐日歸

休兄弟妻子燕語終不及朝省政事或問光温室省中樹

皆何木也在温室殿光嘿不應更答以他語其不泄如是

○光帝師傅子少以經行自著進官蚤成不結黨友養游

說有求於人既性自守亦其執然也為御史大夫綏和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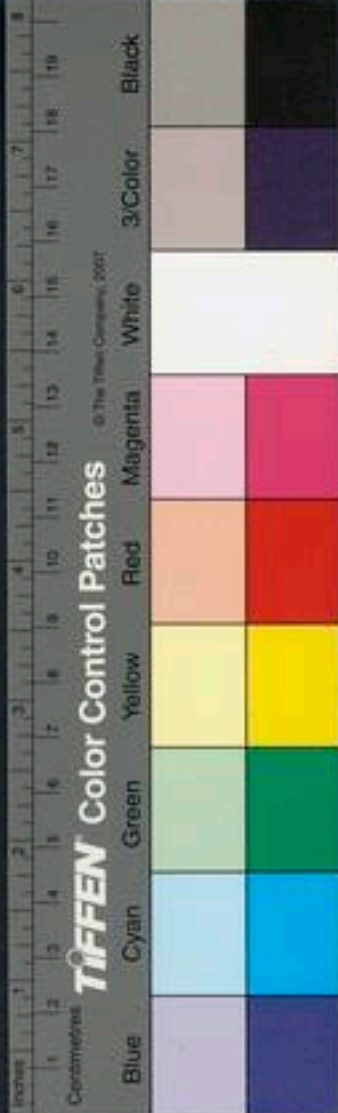
上即位二十五年無繼嗣至親有同產弟中山孝王及同

產弟子定陶王上議誰可為嗣者翟方進王根以為定陶

王帝弟之子禮曰昆弟之子猶子也為其後者為之子也

定陶王宜為嗣光獨以為禮立嗣以親中山王先帝之子

帝親弟也中山王宜為嗣上以禮兄弟不相入廟又皇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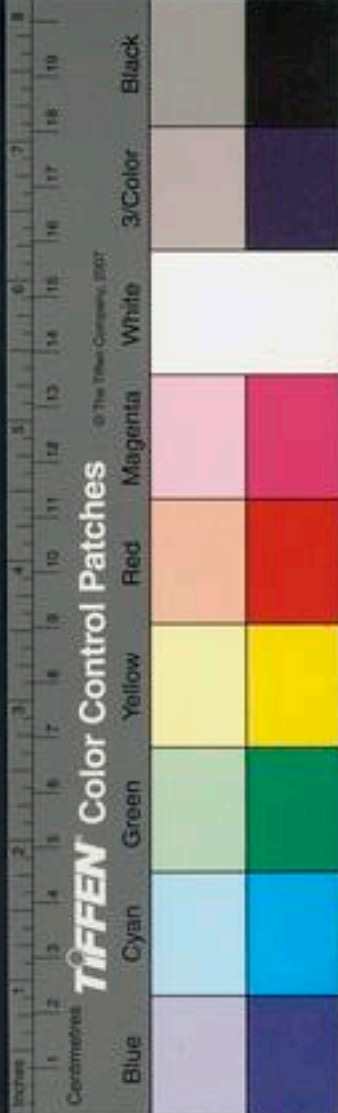
昭儀欲立定陶王故遂立為太子光以議不中意左遷廷尉。光久典尚書練法令號稱詳平時定陵侯淳于長坐大逆誅長小妻廼始等六人皆以長事未發覺時棄去或更嫁及長事發丞相方進大司空武議請論光議以為大逆無道父母妻子同產無少長皆棄市欲懲犯法者也夫婦之道有義則合無義則離長未知當坐大逆之法而棄去廼始等或大逆義已絕而欲以為長妻論殺之名不正不當坐有詔光議是。丞相方進薨召光受丞相博山侯印綬上崩京帝初即位躬行儉約省減諸用政事由已出朝廷翕然望至治焉聚賞大臣益封光千戶時成帝母太

皇太后自居長樂宮而帝祖母定陶傅太后在國邸詔問宜當何居光素知傅太后剛暴長於權謀恐與政事不欲與帝相近議以為宜改策宮大司空何武曰可居北宮二從武言北宮有複道通未央宮傅太后果從複道朝夕至帝所欲求與成帝母俱稱尊號群下多順旨言母以子貴宜立尊號以厚孝道惟師丹與光持不可上重為大臣正議又內迫傅太后依違者連歲丹以罪免而朱博代為大司空光自先帝時議繼嗣有持異之際又重忤傅太后旨由是傅氏在位者與朱博為表裏共毀諸光後數月遂策免光。光退閭里杜門自守而朱博代為丞相數月坐承



傅太后旨妄奏事自殺平當代為丞相數月薨王嘉復為丞相數見爭忤旨旬歲間闕三相猶歷也議者以為不及光上由是思之會元壽元年正月朔日有蝕之後十餘日傅太后崩是月徵光詣公車問日蝕事光對曰臣聞日者衆陽之宗人君之表至尊之象君德衰微陰道強盛侵蔽陽明則日蝕應之書曰羞用五事羞也建用皇極極中如貌言視聽思失大中之道不立則咎徵荐臻六極屢降皇之不恤是為太中不立其傳曰時則有日月亂行謂眊也眊也惡行遲也也甚則薄蝕是也又曰六沴之作沴音次也惡氣也歲之朝曰三朝歲之朝月之朝日之朝其應至重迺正月辛丑朔日有

蝕之變見三朝之會上天聰明不可無其事變不虛生故災異數見以謹告之欲其改更若不畏懼則凶罰加焉陛下聖德聰明兢兢業業承順天戒故畏變異救躬自約總正萬事退去貪殘之徒進用賢良之吏平刑罰薄賦斂恩澤加於百姓誠應變之至務也書曰天棗謀辭言有誠道天輔之也明承順天道在於崇德博施加精致誠孳孳而已書奏上說賜光東帛拜光祿大夫月餘御史大夫賈延免光復為御史大夫二月為丞相復故國博山侯上迺知光前免非其罪以過近臣毀短光者免傳嘉為庶人○明年定三公官光為大司徒哀帝崩太皇太后以新都侯王莽



為大司馬徵立中山王是為平帝帝年幼太后稱制委政於莽莽權日盛光憂懼不知所出上書乞骸骨明年徙為太師而莽為太傅莽又風群臣奏莽功德稱宰衡位在諸侯王上百官統焉光愈恐固稱疾辭位太后詔曰太師光聖人之後先師之子德行純執道術通明居四輔職輔道于帝今年耆有疾書曰無遺苟老國之將興尊師而重傳其令太師母朝十日一賜餐賜太師靈壽杖木名似竹然有長節後歸老于第官屬接職如故光凡為御史大夫丞相各再壹為大司徒太師歷三世居公輔位前後十七年自為尚書止不教授後為卿時會門下大生講問疑難舉大

義其弟子多成就為博士大夫者見師居大位幾得其助

力後讀光終無所薦舉至或怨之其公如此光年七十薨

謚簡列侯。始光父霸以元初元年上書求奉孔子祭祀

元帝下詔令霸以所食邑八百戶祀孔子焉霸薨子福嗣

福薨子房嗣元始元年封周公孔子後為列侯食邑各千

戶

互註智謀威信可與建教化圖安危見鮑宣傳

馬宮傳

馬宮字游卿東海戚人也治春秋嚴氏以射策甲科為郎歷位為太司徒復代孔光為太師封扶德侯哀帝時與丞



相御史雜議傳太后謚元始中王莽發傳太后陵徙歸定陶以民葬之追誅前議謚者官為莽所厚獨不及慙懼上書謝罪莽以太皇太后詔賜宮策曰太師大司徒扶德侯上書言前議故定陶王母謚希指雷同以惑誤上願上印綬下君章有司皆以為四輔之職為國綱維三公之任曷足承君不有鮮明固守無以居位如君言至誠可聽其以侯就弟王莽篡位以宮為太子師卒官

贊曰自孝武興學公孫弘以儒相其後蔡義韋賢玄成

匡衡張禹翟方進孔光平當馬宮及當子晏咸以儒宗

居宰相位服儒衣冠方領傳先王語其醞藉可也然

皆持祿保位被阿諛之譏彼以古人之迹見繩既明且

也抨彈烏能勝其任乎

敘傳樂安嬰威貌音古之文學民具爾瞻困于司司棘

王駿王駿安昌貨殖朱雲作媒朱雲言欲斬張禹博山悖慎

受奔之疾

王商傳事宣元成三朝

王商字子威涿郡蠡吾人也徙杜陵父武武兄無故皆以宣帝舅封侯商少為太子中庶子以肅敬敦厚稱父薨商嗣為侯推財以分異母諸弟身無所受居喪哀慙於是大臣薦商行可以厲群臣義足以厚風俗宜備近臣繇是擢



為諸曹侍中中郎將元帝時至右將軍光祿大夫是時定
 陶共王愛幸共讀幾代太子幾非商為外戚重臣輔政擁
 佑太子頗有力焉。元帝崩成帝即位甚敬重商徙為左
 將軍而帝元舅大將軍王鳳顯權行多驕僭商論議不能
 平鳳鳳知之亦疏商。建始三年秋京師民無故相驚言
 大水至百姓奔走相蹂躪老弱號呼呼大長安中大亂天
 子親御前殿召公卿議大將軍鳳以為太后與上及後宮
 可御船令吏民上長安城以避水群臣皆從鳳議左將軍
 商獨曰自古無道之國水猶不昌城郭今政治和平
 世無兵革上下相安何因當有大水一日暴至此必訛言

也不宜令上城重驚百姓上乃止者頃長安中稍定問之
 果訛言上於是美壯商之固守數稱其議而鳳大慙自恨
 失言明年商代匡衡為丞相益封千戶天子甚尊任之。
 為人多質音不有威重長八尺餘身軀鴻大容貌甚過絕
 人河平四年單于來朝引見白虎殿丞相商坐未央廷中
 單于前拜謁商單于見天子而商起離席與言單于仰視
 商貌大畏之遷延却退天子聞而歎曰此真漢相矣。初
 大將軍鳳連昏楊彤為琅邪太守婚宋之其郡有災害十
 四已上商部屬按問鳳以曉商告語曰災異天事非人力
 所為彤素量宜以為後勿按商不聽竟奏免彤奏果寢



不下鳳重以是怨商直及陰求其短使人上書言商閉門

內事天子以為暗昧之過不足以傷大臣鳳固爭下其事

司隸先是皇太后嘗詔問商文欲以備後宮時文病商意

亦難之以病對不入及商以閉門事見考自知為鳳所中

中竹仲反傷也惶怖更欲內女為援迺因新幸李婕妤家白見其

女會日有蝕之太中大夫張匡其人巧佞上書願對近臣

陳曰食咎下朝者孟康曰中朝匡也仲馮曰下朝者左將

匡也王莽傳亦有一下朝者仲馮曰孟康是也時左將軍

等俱謂之中朝當屬下句言下朝者左將軍等問而後

對曰左將軍問匡對曰商作威作福從外制中不盡忠

納善以輔至德執左道以亂政左道謂不也誣罔誅大臣節

諱希內反故應是而日蝕仕者丞相周勃再建大功及孝文帝

織介怨恨而日為之蝕於是退勃使就國卒無怵愁憂古

字令商無尺寸之功而有三世之寵甚虧盛德有鼎析足

之凶臣愚以為聖主當於春秋宜誅討不忠以遏未然行

之一人則海內震動百姦之路塞矣上素重商知匡言多

險制曰勿治鳳固爭之於是制詔赦商罪收丞相印綬商

免相三日發病毆血薨謚侯商死後連年日蝕地震直

臣王章訟商忠直言鳳顯權鳳竟以法誅章

史丹傳 事園園國三朝

史丹字居仲魯國人也祖父恭有女弟武帝時為衛太子



良娣產悼皇考皇考者孝宣帝父也宣帝微時依倚史氏
 宣帝即位恭已死三子高曾玄高為車騎將軍領尚書事
 輔政五年薨冊以父高任為中庶子侍從十餘年元帝即
 位為駙馬都尉侍中出常驂乘甚有寵上以冊舊臣皇考
 外屬親信之詔冊護太子家。是特傳昭儀子定陶共王
 有材執事母俱愛幸而太子頗有酒色之失母主皇后無
 寵建昭之間元帝被疾不親政事留好音樂綴意或置鼗
 鼓殿下華騎之鼓天子自臨軒檻上墮銅丸以適鼓擗軒
 也漢音頽下也擗聲中嚴鼓之節莊嚴鼓後宮及左右習
 時並反投也也聲中嚴鼓之節莊嚴鼓後宮及左右習
 知音者莫能為而定陶王亦能之上數稱其材冊進曰九

所謂材者敏而好學溫政知新皇太子是也若廼器人於

絲竹鼗鼓之間能取人器則是陳惠季徵二人皆擗高於匡

衡可相國也於是上嘿然而笑。後帝之少弟中山哀王

薨上悲不能自止太子至不哀上大恨曰安有不慈仁而

可奉宗廟為民父母者乎冊謝曰臣見陛下哀痛至以感

損臣竊屬太子母泣涕感傷陛下上意廼解冊之輔相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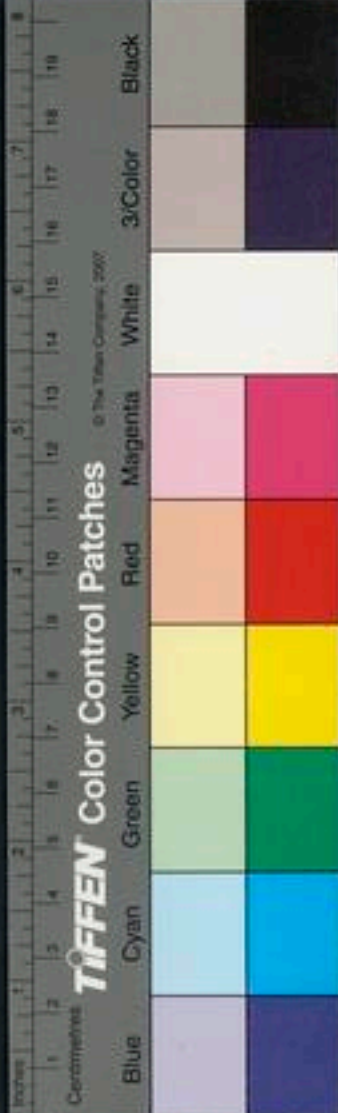
此類也。竟寧元年前上寢疾傳昭儀及定陶王常在左右

而皇后太子希得進見上問景帝時立膠東王故事冊以

親密臣得侍視疾候上問獨寢時冊直入臥內頓首伏青

蒲上以青規地曰青蒲涕泣言曰皇太子以適長立適讀

非皇后不得至此



積十餘年名號繫於百姓天下莫不歸心臣子

師古曰自

仲馮曰臣子宜屬

見定陶王雅素愛幸今者道路流言為

國生意以為太子有動搃之議審若此公卿以下必以死

爭不奉詔臣願先賜死以示群臣天子素仁不忍見冊言

切至上意大感因謂冊曰吾病寢加恐不能自還

還讀曰

至崩善輔道太子母違我意冊殛而

起 殛者虛又太子

由是遂為嗣矣元帝竟崩成帝即位下詔封冊為武陽侯

冊為人足知愷悌愛人貌若儻蕩不備

諫也

然心甚謹

密故尤得信於上冊兄嗣父爵為侯讓不受分冊盡得父

財身又食大國邑重以舊恩數見褒賞賜累千金撞奴

以百數後房妻妾數十人內奢淫好飲酒極滋味聲色之

樂為將軍前後十六年永始中病乞骸骨歸第薨謚頃侯

傅喜傳

事成哀 世三朝

傅喜字稚游河內温人也哀帝祖母傅太后從父弟少好

學問有志行哀帝立為太子成帝選喜為太子庶子哀帝

初即位以喜為衛尉遷右將軍是時王莽為大司馬乞骸

骨避帝外家上既聽莽退衆庶歸望於喜喜執謙稱疾傅

太后始與政事喜數諫之由是傅太后不欲令喜輔政上

於是用左將軍師丹代王莽為大司馬賜喜黃金百斤上

將軍印綬以光祿大夫養病大司空何武尚書令唐林皆



上書言喜行義脩潔忠誠憂國內輔之臣也今以寢病一

旦遣歸衆庶失望皆曰傅氏賢子以論議不合於定陶大

后故退百寮莫不為國恨之忠臣社稷之衛魯以季友治

亂謂季氏亡楚以子玉重而衛侯喜魏以無忌折衝信

項以范增存亡故楚有南土帶甲百萬鄰國不以為

難子王為將則文公側席而坐及其死也君臣相慶百萬

之衆不如一賢故秦行千里以間廉頗秦與趙兵相距長

父事在陳喜立於朝陛下之光輝傅氏之廢興也上亦自

重之明年正月乃徙師以為大司空而拜喜為大司馬封

高武侯。丁傳驕奢皆嫉喜之恭儉又傅太后欲求稱尊

號與成帝母齊尊喜與丞相孔光大司馬王師丹共執正議

傳太后大怒上不得已先免師丹以感動喜喜終不順後

數月遂策免喜又欲奪喜侯上亦不聽喜在國三歲餘哀

帝崩平帝即位王莽白太后下詔曰高武侯喜姿性端慤

介然守節以故斥逐就國傳不云乎歲寒然後知松栢之

後凋也其還喜長安以故高安侯莫府賜喜位特進奉朝

請喜雖外見褒賞孤立愛懼後復遣就國以壽終謚貞侯

替曰自宣元成哀外戚興者許史三王丁傳之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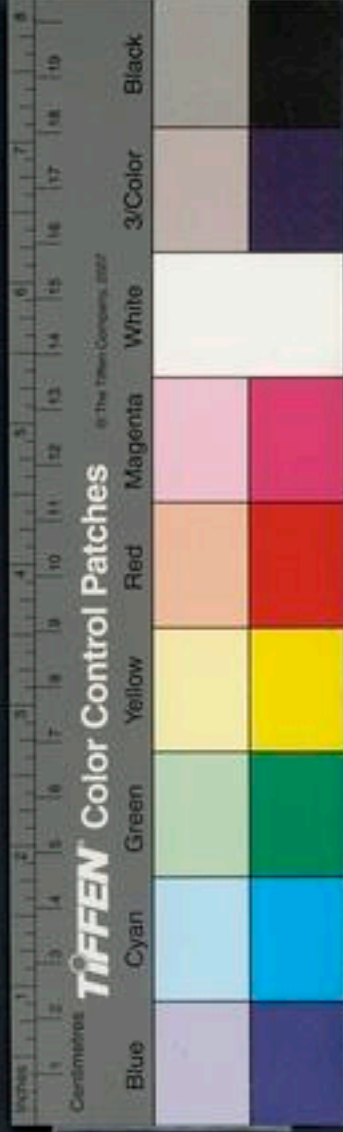
三王

謂之

三王

謂之

謂之



成侯及新取也皆重侯累將窮貴極富見其仁矣未見其人也

陽平之王多有材能陽平謂好事慕名其勢尤盛曠貴

最久居非其位是為曠官故云曠貴然至於莽亦以覆國王商有剛毅

節廢黜以憂死非其罪也史丹父子相繼尚以重厚位

至三公丹之輔道副王掩惡揚美傳會善意傳續雖宿

儒達士無以加焉及其歷房闈入卧內推至誠犯顏色

動寤萬乘轉移大謀卒成太子安母后之位無言不讎

終獲忠貞之報傳喜守節不傾亦蒙後凋之賞哀平際

會禍福速哉

敘傳樂昌篤實不撓不訕王商講閱既多是用廢黜王鳳

武陽殷勤輔道副君既忠且孝味鄉食茲舊勳高武守正因

用濟身喜不阿太

薛宣傳事成哀哀帝

薛宣字贛君東海邾人也邾音賈察廉補不其丞不其縣

基琅邪太守趙貢行縣行下更見宣甚說其能從宣歷行

屬縣還至府令妻子與相見戒曰贛君至丞相我兩子亦

中丞相史。大將軍王鳳聞其能薦宣為長安令治果有

名以明習文法詔補御史中丞是時成帝初即位宣為中

丞執法殿中外總部刺史上疏曰陛下至德仁厚哀閔元

元躬有日昃之勞而亡佚豫之樂允執聖道刑罰惟中

竹



及仲然而嘉氣尚凝陰陽不和是臣下未稱而聖化獨有不洽者也臣竊伏思其一端殆吏多苛政教煩碎大率咎在部刺史或不循守條職刺史所察本有六條今則舉錯各以其意多與郡縣事至開私門聽讒佞以求吏民過失譴可及細微責義不量方郡縣相迫促亦內相刻流至衆庶是故鄉黨闕於嘉賓之權九族亡其親親之恩飲食周急之厚彌衰送往勞來之禮不行夫人道不通則陰陽否高舌皮鄰反高開地與陽同和氣不興未必不由此也鄙語曰苛政不親煩若傷恩方刺史奏事時宜明申救救約使昭然知本朝之要務臣愚不知治道唯明主察焉上嘉納之。

宜數言政事便宜與部刺史郡國二千石所貶退稱進白

黑分明錄是知名。出為臨淮太守政教大行會陳留郡

有大賊廢亂廢亂若收上徙宜為陳留太守盜賊禁止吏

民敬其威信。入守左馮翊滿歲稱職為真始高陵令楊

湛櫟陽令謝滂皆令循不遜持郡短長前二千石數案不

能竟按驗不能窮竟事及宣視事詣府謁宣設酒飯與相對接待

甚備已而陰求其罪臧具得所受取察湛有政節敬宣之

效迺手自牒書條其奸臧封與湛曰吏民條言君如牒或

議以為疑於主守盜法有主守盜馮翊敬重令又念十金

法重律條或五十金則至重罪不忍相暴章故密以手書相曉欲君自



圖進退可復伸眉於後仲眉無憂也即無其事復封還記
 得為君分明之湛自知罪臧皆應記而宣辭語溫潤無傷
 害意湛即時解印綬付吏為記謝宣終無怨言而櫟陽令
 游自以大儒有名輕宣獨移書顯責之游得檄亦解印
 綬去。又頻陽縣北富上郡西河為數郡湊多盜賊其令
 平陵薛恭本縣孝者功次稍遷未嘗治民職不辨而粟邑
 縣小辟在山中民謹樸易治令鉅鹿君賞久郡用事吏為
 樓煩長舉茂才遷在粟宣即以令奏賞與恭換縣令者材
 得改二人視事數月而兩縣皆治宣因移書勞勉之。宣
 得郡中吏民罪名輒召告其縣長吏使自行罰曉曰府所

以不自發舉者不欲代縣治奪賢令長名也長吏莫不

慎免冠謝宣歸恩受戒者。宣為吏賞罰明用法平而

行所居皆有條教可紀多仁恕愛利愛人而日至休吏

教曰蓋禮貴和入道尚通日至吏以令休所由來久曹雖

有公職事家亦望私恩意掾宜從眾歸對妻子設酒肴請

鄰里壹关相樂失古斯亦可矣扶慙愧官屬善之宣為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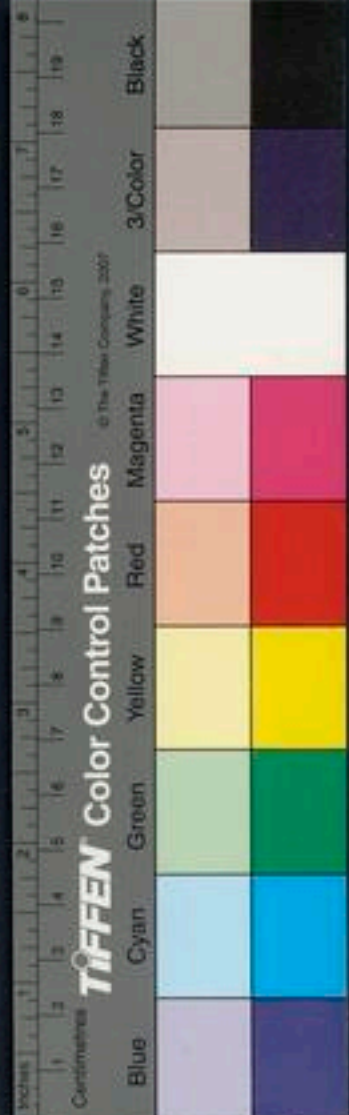
好威儀進止雍容甚可觀也性密靜有思思知也思省也

更職求其便安下至財用筆研皆為設方略利用而省費

吏民稱之郡中清靜選為少府共張職辨共讀曰。月

吏民稱之郡中清靜選為少府共張職辨共讀曰。月

吏民稱之郡中清靜選為少府共張職辨共讀曰。月



餘御史大夫于永卒谷永上疏曰帝王之德莫大於知人
 知人則百僚任職天工不曠也故臯陶曰知人則哲能官
 人御史大夫內承本朝之風化外佐丞相統理天下任重
 職大非庸材所能堪今當選於群卿以充其缺得其人則
 萬姓忻喜百寮說服不得其人則大職墮斲也墮大規反斲
 壞王功不興虞帝之明在茲一舉可不致詳竊見少府宣
 材茂行潔達於從政前為御史中丞執憲轂下轂下不吐
 剛不茹柔十五也茹入一舉錯時當當丁出守臨淮陳留
 二郡稱治為左馮翊崇教養並威德並行衆職修理奸軌
 絕息辭訟歷年不至丞相府赦後餘盜賊什分三輔之一

功效卓爾自左內史初置以來未嘗有也宣考

績功課簡在兩府丞相御不敢過稱以奸欺誣之皇臣聞

賢材莫大於治人且已有效其法律任廷尉有餘經術文

雅足以謀王體斷國論身兼數器有退食自公之節廢決

惟陛下考察上然之遂以宣為御史大夫。數月代

張禹為丞相封高陽侯食邑千戶宣為相府辭訟例不滿
 萬錢不為移書後世自遵用薛侯故事然官屬譏其煩碎無
 大體不稱賢也時天子尚儒雅宣經術又淺上亦輕焉會
 印成太后崩宣帝王喪事倉卒吏賦斂以趨辦其後上聞
 之以過丞相丞御史遂策免宣初為丞相而翟方進為司



直宣知方進名儒有宰相器深結厚焉後方進竟代為丞
相思宣舊恩免後二歲薦宣明習文法練國制度前所坐
過薄可復進用上獄宣復爵高陽侯加寵特進給事中視
尚書事宣復尊專任政數年後坐淳于長罷就第。哀帝
即位博士申咸毀譽不供養後母喪服薄於骨肉不宜復
列封侯在朝直宣平况聞其語昧客楊明遮斫咸宮門下
宣遂坐免為庶人空於家。宣子惠亦至二千石始為彭
城令宣過其縣宣心知惠不能察行舍中處置什器處安也什器為生之具終不問惠以吏事惠自知治縣不稱宣意遣
門下掾送宣至陳留郡掾進見自從其所問宣不教戒惠

吏職之意宣笑曰吏道以法令為師可問而知及能與不
能自有資材何可學也衆人傳稱以宣言為然

朱博傳事阮 國哀三朝

朱博字子元杜陵人也家貧少時給事縣為亭長好客少
年捕博敢行捕擊掠無所避也稍遷為功曹伉俠好交隨從士大
夫不避風雨。是時蕭育陳咸以公卿子著材知名博皆
友之矣察廉補安陵丞後去官入京兆歷曹史列掾陳咸
為御史中丞坐漏泄省中語下獄博去吏自解也間步至廷
尉中候伺咸事咸掠治困篤博詐得為醫入獄得見咸具
知其所坐罪博出獄又變姓名為咸驗治數百被持也卒免



咸死罪咸得論出而博以此顯名為郡功曹久之成帝即位大將軍王鳳秉政奏請陳咸為長史咸薦蕭育朱博除莫府屬鳳甚奇之舉櫟陽令以高第入為長安令京師治理。遷冀州刺史博本武吏不更文法更上行及為刺史反歷也行部行下吏民數百人遮道自言官寺盡滿從事白請且留此縣錄見諸自言者畢適發欲以觀試博博心知之告外趣駕趣讀曰既白駕博出就車見自言者使從事明敕告吏民欲言縣丞尉者刺史不察黃綬各自詣郡欲言二千石墨綬長吏者使者行部謂治所其民為吏所究及言盜賊辭訟事各使屬其部從事屬之博駐車央遣四五

百人皆罷去如神吏民大驚不意博應事變迺至於此後

博徐問果老從事教民聚會博殺此吏州郡畏博威嚴。

徒為并州刺史遷琅邪太守齊部舒綬養名言齊人之俗其性遲緩多

白高大以博新視事右曹掾史皆移病卧博折問其故對

言惶恐故事二千石新到輒遣吏存問致意乃敢起就職

博奮髯抵几曰觀齊兒欲以此為俗邪乃召見諸曹史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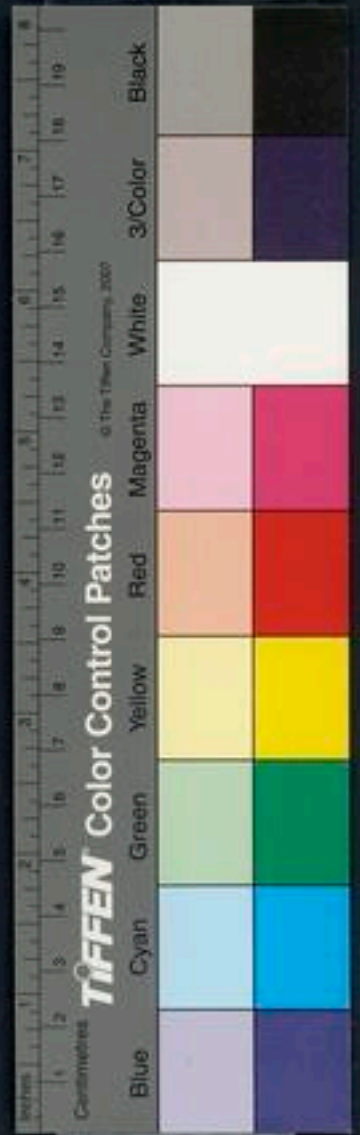
佐及縣大吏選視其可用者出教置之皆斥罷諸病吏白

巾走出府門郡中大驚頃之門下掾韜遂耆老大儒教授

數百人拜起舒遲博出教主簿韜老生不習吏禮主簿且

教拜起閑習乃止又敕功曹官屬多褒末大初音紹謂大慘也

百... 大... 顏



不中節度自今掾史衣皆令去地。博尤不愛諸生所至郡輒罷去議曹曰豈可復置謀曹邪文學儒吏時有奏記稱說云云博見謂曰如太守漢吏奉三尺律令以從事耳亡柰生所言聖人道何也且持此道歸堯舜君出為陳說之其折逆人如此視事數年大改其俗掾史禮節如楚趙吏。博治郡常令屬縣各用其豪傑以為大吏文武從宜縣有劇賊及它非常博輒移書以詭責之其盡力有效必加厚賞懷詐不稱副也誅罰輒行以是豪彊執服感之姑慕縣有群輩八人報仇廷中皆不得閣下書佐入博口占檄文曰府告姑幕令承言賊發不得有書檄到令承職

游徼王卿力有餘如律令

類曰游徼職主捕盜賊故云如律

王卿得救惶

怖親屬失色晝夜馳騫十餘日間捕得五人博復移書曰

王卿憂公甚效檄到齎伐閱詣府伐功也閱部掾以下亦

可用漸盡其餘矣其操持下皆此類也。以高第入守左

馮翊滿歲為真其治馮翊文理聰明殊不及薛宣而多武

譎網絡張設少愛利敢誅殺然亦縱舍時有大貸縱放也舍置也

會寬設下也仲得及下吏以此為盡力。遷為大司農歲餘坐小法

左遷牧為太守先是南蠻若兒蒙長之名數為寇盜博厚結其

昆弟使為反間襲殺之郡中清後遷廷尉職典決疑當讞

平天下獄博恐為官屬所誣視事召見正監典法掾史謂



曰廷尉本起於武吏不通法律幸有衆賢亦何憂然廷尉

治郡斷獄以來且二十年亦獨耳剽日久剽劫也三尺律

令人事出其中掾史試與正監共撰前世決事吏議難知

者數十事持以問廷尉得為諸君覆意之覆芳目及但用

律事故也正監以為博未必能然即共條白焉博皆召掾史並

坐而問為平處其輕重十中八九官屬咸服博之䟽略材

過人也每遷徙易官所到輒出奇譎如此以明示下為不

可欺者。久之遷後將軍與紅陽侯立相善立有罪就國

有司奏立黨爰博坐免。後哀帝即位以博名臣召見起

家復為光祿大夫數月起為大司空初漢興龔泰官置丞

相御史大夫太尉至武帝罷太尉始置大司馬以冠將軍

之號非有印綬官屬也及成帝時何武為九卿建言古者

民樸事約國之輔佐必得賢聖然猶則天三光備三公官

各有分職分扶今末俗之弊政事煩多宰相之材不能及

古而丞相獨兼三公之事所以久廢而不治也宜建三公

官定卿大夫之任分職授政以考功效其後上以問師安

昌侯張禹以為然時曲陽侯王根為大司馬驃騎將軍

而何武為御史大夫於是上賜曲陽侯根大司馬印綬置

官屬驃騎將軍官以御史大夫何武為大司空封列侯

皆增奉如丞相奉扶用及以備三公官焉議者多以為古今異

西漢書卷之四十四 朱博傳 二十二 盜



制漢自天子之號下至佐史皆不同於古而獨改三公職事難分明無益於治亂是時御史府吏舍百餘區井水皆竭又其府中列栢樹常有野鳥數千棲宿其上晨去暮來號曰朝夕烏烏去不來者數月長老異之言此者著御史大夫之職宜休廢。後二歲餘朱博為大司空奏言帝王之道不必相襲各繇時務高皇帝以聖德受命建立鴻業置御史大夫位次丞相典正法度以職相參總領百官上下相監臨歷載二百年天下安寧今更為大司空與丞相同位未獲嘉祐故事選郡國守相高第為中二千石選中二千石為御史大夫任職者為丞相位次有序所以尊聖德重國相也今

中二千石未更御史大夫而為丞相權輕非所以重國政也臣愚以為大司空官可罷司置御史大夫遵秦舊制臣願盡力以御史大夫為百寮率哀帝從之迺更拜博為御史大夫會大司馬喜免以陽安侯丁明為大司馬衛將軍置官屬大司馬冠號如故事後四歲哀帝遂改丞相為大司徒復置大司空大司馬焉。初何武為大司空又與丞相方進共奏言古選諸侯賢者以為州伯書曰咨十有二牧所以廣聰明燭幽隱也今部刺史居牧伯之位秉一州之統選第大吏所薦位高至九卿所惡立退任重職大春秋之義用貴治賤不以卑臨尊刺史位下大夫而臨二千



石輕重不相準失位次之序臣請罷刺史更置州牧以應古制奏可及博奏復御史大夫官又奏言漢家至德溥大宇內萬里立置郡縣部刺史奉使典州督察郡國吏民安寧故事居部九歲舉為守相其有異材功效著者輒登擢秩卑而賞厚咸勸功樂進前丞相方進奏罷刺史更置州牧秩真二千石位次九卿九卿缺以高第補其中材則苟自守而已恐功效陵夷奸軌不禁臣請罷州牧置刺史如故奏可。博為人廉儉不好酒色游宴自微賤至富貴食不重味好樂士大夫為郡守九卿賓客滿門欲仕官者薦舉之欲報仇怨者解劍以帶之其趨事待士如是博以此

自立然終用敗。初哀帝祖母定陶太后欲求稱尊號傳喜孔光等共持正議孔鄉侯博晏亦太后從弟調諛欲順指會博新徵用為京兆尹與交結謀成尊號以廣孝道繇是師丹先免罷喜就國免光為庶人以博代光為丞相封陽鄉侯博太后怨博喜不已使孔鄉侯晏風丞相風讀令奏免喜侯博受詔與御史趙玄拜奏喜無益於治請免為庶人上知博太后素常怨喜疑博玄承指詔左將軍彭宣與中朝者雜問宣等劾奏博執左道虧損上恩以結信貴戚背君鄉臣傾亂政治姦人之雄附下周上為臣不忠不道請召博等詣廷尉詔獄博自殺國除初博以御史為丞



相封陽鄉侯玄以少府為御史大夫並拜於前殿延登受
策有音如鍾聲路在古

互註與蕭育為友長安語曰蕭朱結綬後有隙世以

交為難見蕭育傳

贊曰薛宣朱博皆起佐史歷位以登宰相宣所在而治
為世更師及居大位以苛察失名器誠有極也博馳騁
進取不師道德已亡可言又見孝成之世委任大臣假
借用權假借以物借人假音休世主已更好惡異前後附丁傳稱
順孔鄉事發見詰遂陷誣罔辭窮情得仰藥飲鴆孔子
曰久矣哉由之行詐也博亦然哉

敘傳高陽文法陽鄉武略政事之材道德惟薄位過厥
任鮮終其祿傳之翰五日鼓妖先作

東萊先生西漢詳節卷之二十四

百二十二

卷之二十四

二六

類





國立中央圖書館

西漢書之身言

朱中傳

二十六

珠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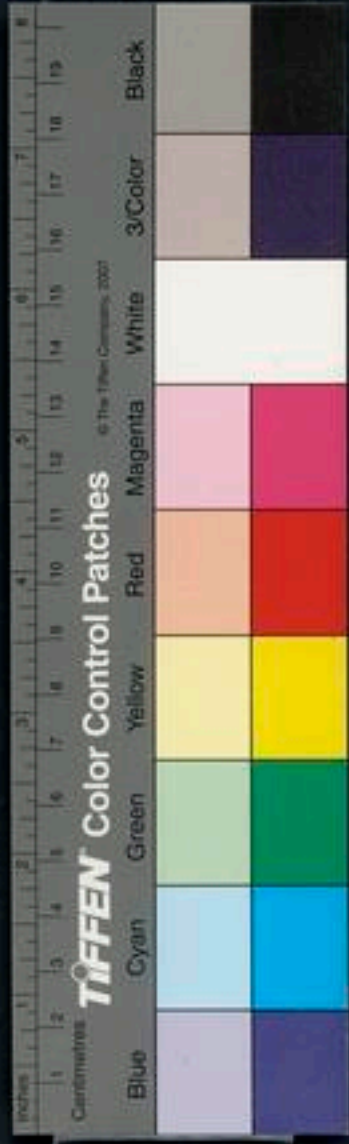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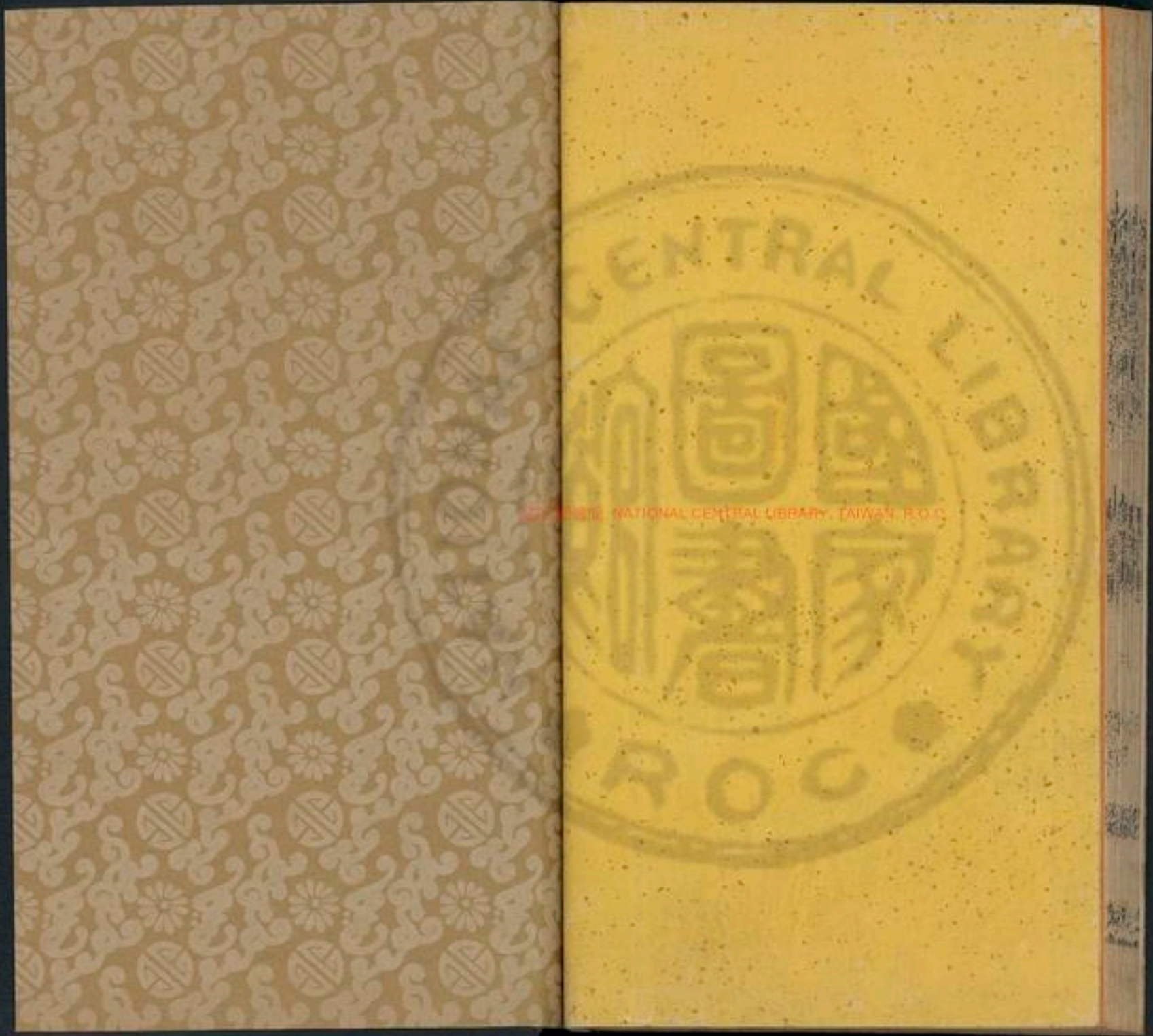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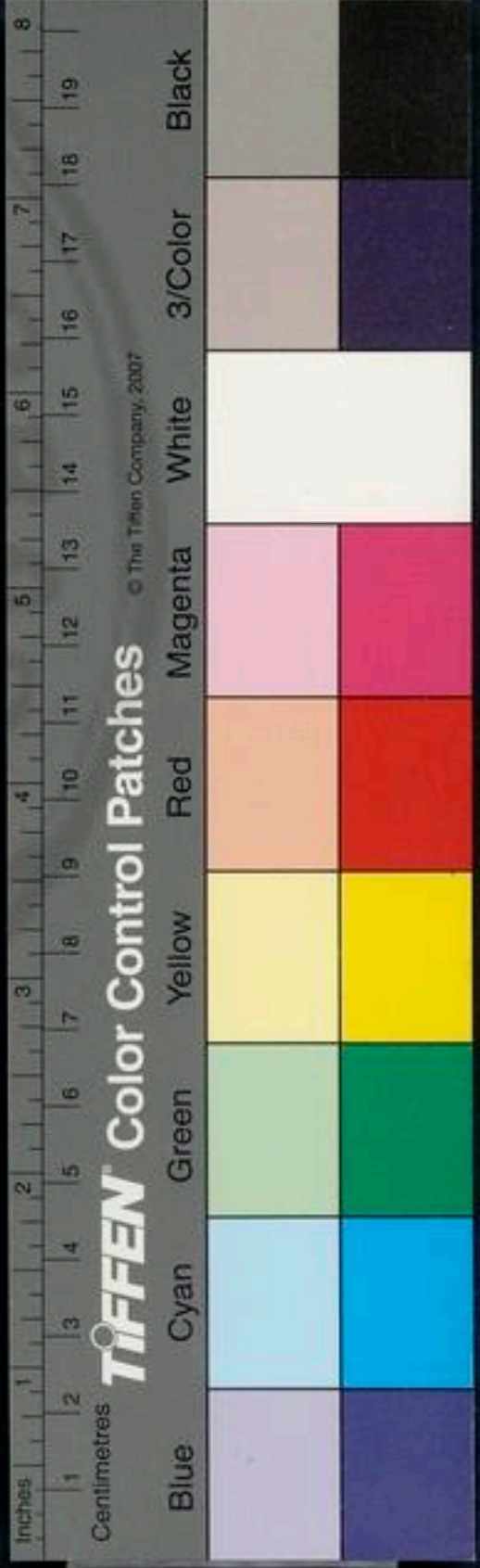
Centimetres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Inches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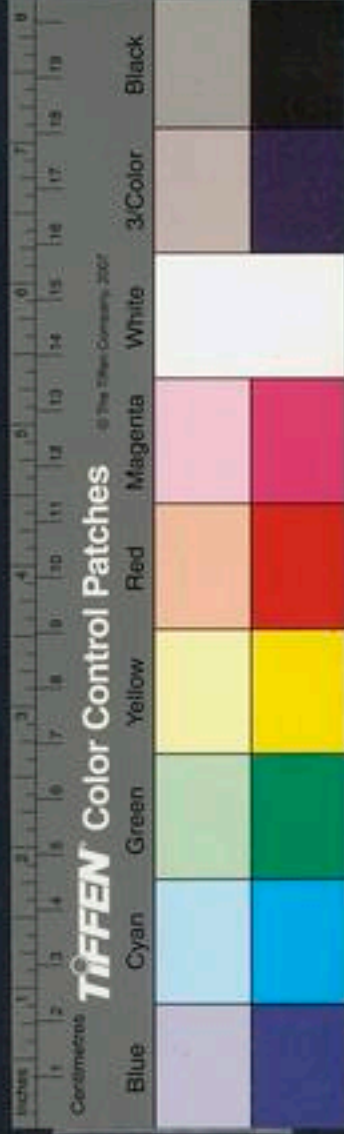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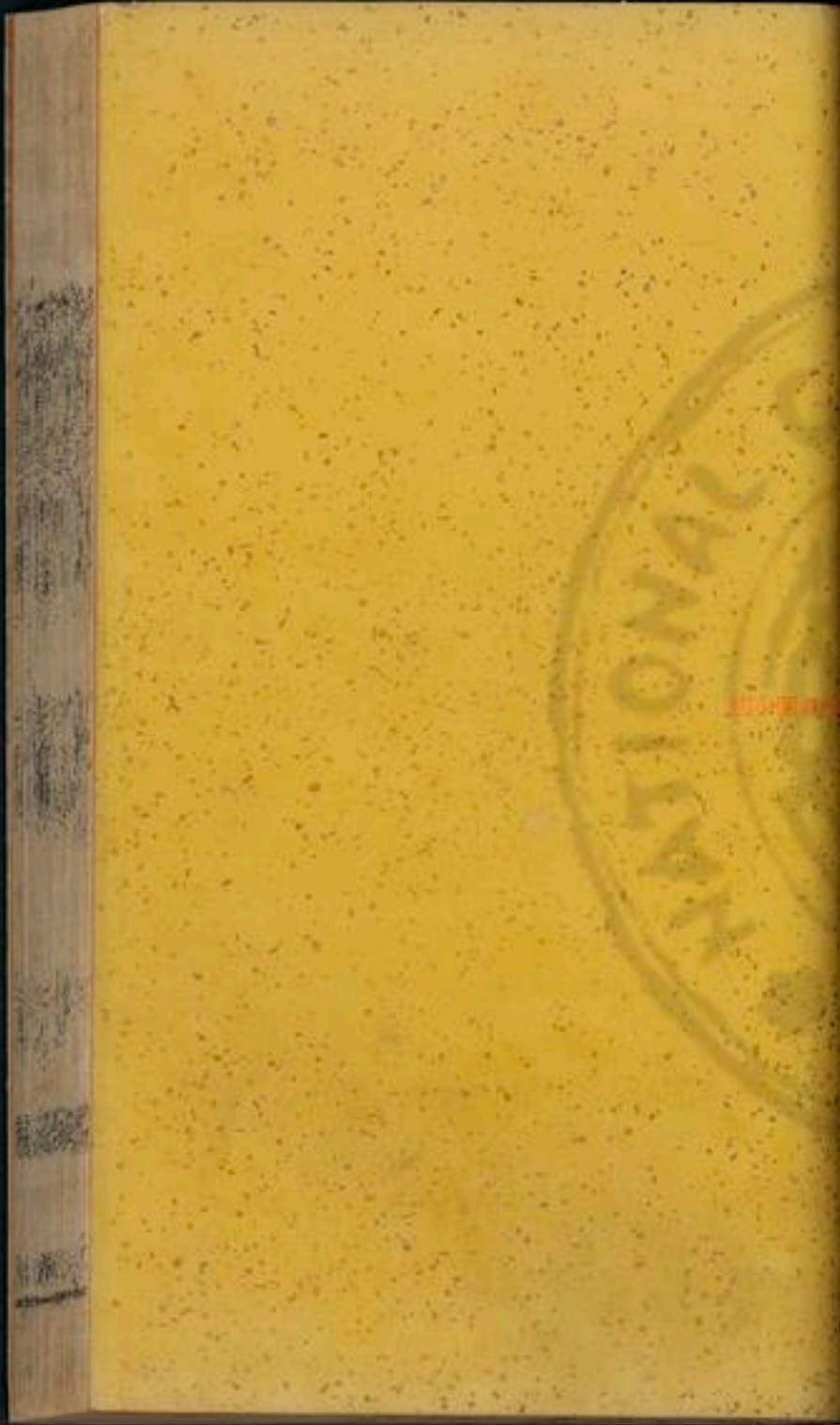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UNIVERSITY OF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P. O. C.





22967 43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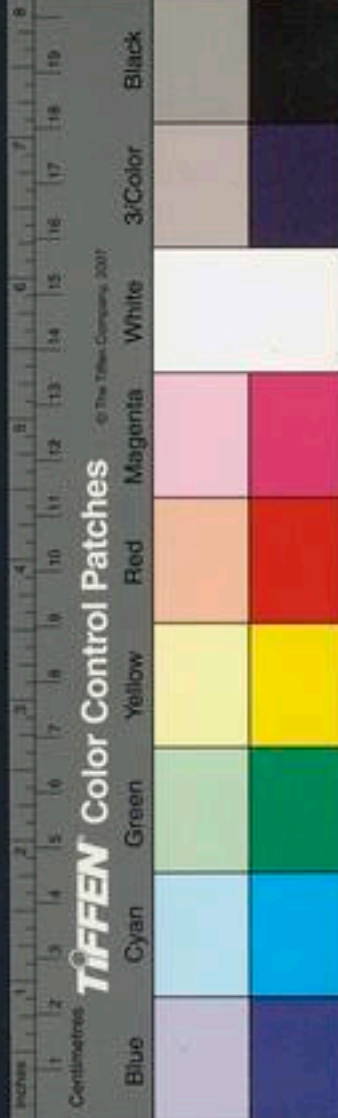


東萊先生西漢詳節卷之二十五

列傳

翟方進傳事成帝

翟方進字子威汝南上蔡人也家世微賤至方進父翟公
好學為郡文學方進年十二三失父孤學給事太守府為
小史號逢頓不及事頓數為掾史所詈辱方進自傷乃
從汝南蔡父相問已能所宜師古曰言從何術茲可以自遂蔡父大奇其
形貌謂曰小史有封侯骨當以經術進努力為諸生學問
方進聞蔡父言心喜因病歸家辭其後母欲西至京師受
經母怜其幼隨之長安綬履以給方進誦經博士受春秋



積十餘年經學明習徒衆日廣諸儒稱之以射策甲科為

郎二三歲舉明經遷議郎。是時宿儒清河胡常與方進

同經常為先進名譽出方進下心害其能論議不右方進

門下諸生至常所問大義疑難因記其說如是者久之常

知方進之宗讓已也。其後居士大夫之間未嘗不稱述

方進遂相親友。河平中方進轉為博士數年遷朔方刺

史居官不煩苛所察雁條輒舉甚有威名。遷為丞相司

直舉劾司隸校尉陳慶奉使刺舉大臣又暴揚尚書事皆

不敬慶坐免官司隸校尉洎勳奏言春秋之義王人微者

序乎諸侯之上尊王命也丞相宣請遣掾史以宰士督察

天子奉使命大夫謂丞相掾史為宰士者言其宰相之屬

甚辨逆順之理願正國法度故事司隸校尉位在司直下

初除謁兩府其有所會居中二千石前與司直並迎丞相

御史初方進新視事而洎勳亦初為司隸不肯謁丞相御

史後朝會相見禮節又倨方進陰察之於是舉奏其狀曰

臣聞國家之興尊尊而敬長爵位上下之禮王道綱紀承

相進見聖主御坐為起在與為下漢書儀云皇帝見丞相

丞相起起立乃坐皇帝在道丞相迎謁謁羣臣宜皆承順

聖化以視四方視諸勳吏二千石幸得奉使不遵禮儀輕

者贊稱曰皇帝為丞相下其立乃升車

曰示

視諸

曰示



謾宰相

設議曰

亂朝廷之序臣請

丞相免勳遂貶勳為

昌陵令方進旬歲間免兩司隸

若十日之一月

朝廷由

是憚之丞相宣甚器重焉常誡掾史謹事司直翟君必在

相位不久。是時起昌陵營作陵邑貴戚近臣子弟賓客

多辜權為奸利者

推尊也言已自尊之他人取者無有辜其方進部掾史費案發大奸臧數千萬上以為任公卿

也欲試以治民徙方進為京兆尹搏擊豪強京師畏之時

胡常為青州刺史聞之與方進書曰竊聞政令甚明為京

兆尹則恐有所不宜

言當犯逆貴戚而足敬

方進心知所謂其後少

弛威嚴居官三歲。永始二年遷御史大夫數月丞相

薛宣坐廣漢盜賊群起免為庶人丞相官缺群臣多舉方

進上亦器其能遂擢方進為丞相封高陵侯食邑千戶身

既富貴而後母尚在方進內行脩飭供養甚篤及後母終

既葬三十六日除服起視事以為身備漢相不敢踰國家

之制

漢制自文帝遺詔之後國家遵守之為相公繫請託大勳十五日小勳十日總麻七日

不行郡國

言不以私事託於四方郡國

持法刻深舉奏牧守九卿峻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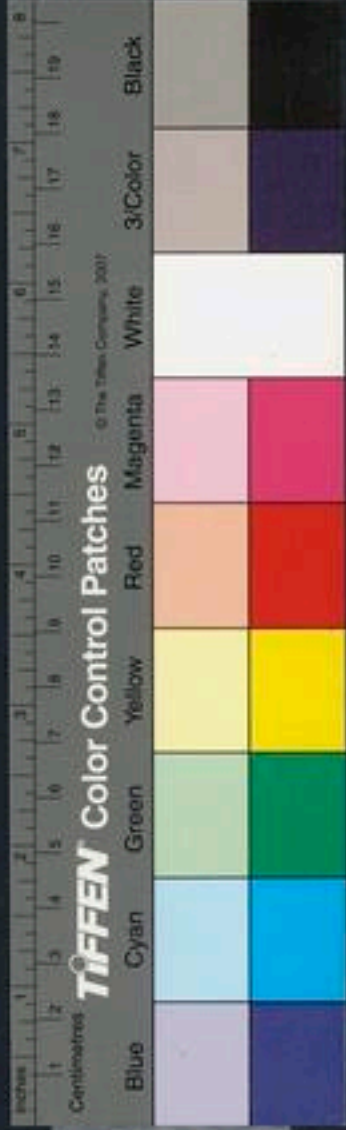
深詆

詆下禮及中傷者尤多如陳咸朱博蕭育逢信孫闕之屬

皆京師世家以材能少歷牧守列卿知名當世而方進特

立後起十餘年間至宰相據法以彈咸等皆罷退之。方

進知能有餘兼通文法吏事以儒雅緣飾法律號為通明



相天子甚器重之奏事亡不當意內求人主微指以固其位。初定陵侯淳于長雖外戚然以能謀議為九卿新用事方進獨與長交稱薦之及長坐大逆誅諸所厚善皆坐長免上以方進大臣又素重之為隱諱方進內慙上疏謝罪乞骸骨上報曰定陵侯長已伏其辜君何疑焉方進乃起視事條奏長所厚善京兆尹孫寶右扶風蕭育刺史二千石以上免二十餘人其見任如此。方進雖受殺梁然好左氏傳天文星歷其左氏則國師劉歆星曆則長安令田終術師也。如淳曰劉歆及田終術二人皆受學於方進。厚李尋以為議曹為相九歲綏和二年春熒惑守心尋奏詔言應變之權君

侯所自明方進憂之不知所出會郎黃龍善為星。其姓也。

音言大臣宜當之上乃召見方進還歸未及引次上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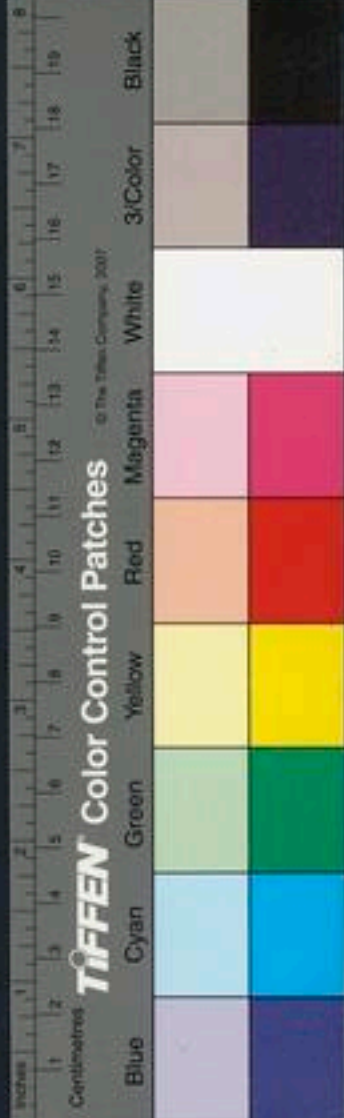
賜冊曰君登位十年災害並臻觀君之治無欲輔朕言氏便安元元之念而欲久蒙顯尊之位豈不難哉朕既已改

君其自思強食慎職君審處焉方進即日自殺。如淳曰漢

地大變天下大過皇帝使侍中持節乘四白馬賜上尊酒十斛牛一頭兼告殃咎使若去半道丞相即上病使者還未白事尚書以上祕之遣九卿冊贈印綬賜乘輿祕器少府供張禮賜異於它宰相故事

司馬溫公曰晏嬰有言天命不陷不二其命禍福之至

安可移乎昔楚昭王宋景公不忍移災於卿佐曰移腹



心之疾實諸股肱何益也藉其災可移仁君猶不肯為
况不可乎方進罪不至死而誅之以當大變是誣天也
方進有罪當刑隱其誅而厚其葬是誣人也孝成欲誣
天人而卒無所益可謂不知命矣

少子義為東郡太守數歲平帝崩王莽居攝義心惡之乃
謂姊子陳豐曰吾當為國討賊以安社稷豐許諾義遂與
劉宇等結謀立劉信為天子移檄郡國言莽鴆殺孝平皇
帝矯攝尊號今天子已立共行天罰共讀郡國皆震莽大
懼盡壞義宅汗池之發又方進及先祖塚在汝南者燒其
棺柩夷滅三族誅及種嗣至皆同坑

互註議以定陶王宜為嗣

見孔

以儒宗居相位服儒

衣冠傳先王語其醞藉可也然持祿保位被阿諛之

譏

見孔

薛宣知方進名儒有宰相器

見薛

請罷刺史

置州牧

見朱

班彪論曰丞相方進以孤童攜老母羈旅入京師身為

儒宗致位宰相盛矣當莽之起蓋乘天威雖有貴育奚

益於敵

真謂孟

實有謂

夏有

義不量

力懷

忠憤

發以

隕

其宗悲夫

敘傳高陵修儒任刑養威用合時宜器周世資義得其
勇如虎如貔進不跬步宗為鯨鯢



谷永傳 事成帝

谷永字子雲長安人也少為長安小史後博學經書御史

大夫嚴延壽即李延壽也一姓繁蒲河反聞其有茂材除補屬舉為太

常丞數上疏言得失建始三年冬日食地震同日俱發詔

舉方正直言極諫之士太常劉慶忌舉永待詔公車對曰

陛下東至聖之純德惧天地之戒異飭身修政納問公卿

又下明詔帥舉直言仲謂公卿宰相臣材朽學淺不通政

事切聞明王即位正五事或作仲象也建太中以系天心則庶

徵序於下日月理於上如人君滂溺後宮般樂游田五事

失於躬大中之道不立則咎徵降而六極至一極謂凶殃

凡災異之發各象過失以類告人乃十二月朔戊申日食

婺女之分地震蕭牆之內二者同日俱發以丁寧陛下厥

咎不遠宜厚求諸身意豈陛下志在闔門未卹政事不慎

舉錯錯千故反婁失中與內寵大盛女不導道嫉妬專上妨繼

嗣與古之王者廢五事之中失夫婦之紀妻妾得意謁行

於內謂請勿也請必行執行於外至覆傾國家之亂陰陽昔褒姒

用國宗周以喪棄妙也王或之禍閭婁驕扇日以不戒厲王

也此其效也經曰皇極皇建其有極傳曰皇之不極是謂

不建時則有日月亂行陛下踐至尊之祚為天下主奉帝

王之職以統群生方內之治亂在陛下所執誠留意於正



身勉強於力行損燕私之間問諫以勞天下放去淫弱之

樂罷歸倡優之矣古失絕卻不饗之義慎節游田之虞起

居有常循禮而動躬親政事致行無倦未有身治正而臣

下邪者也夫妻之際王事綱紀安危之機聖王所致慎也

昔舜飭正一女以崇至德楚莊忍絕丹姬以成伯功丹姬

德降亡魯桓賜於齊女社稷以傾誠修後宮之政明尊卑

之序貴者不得嫉妬專寵以絕驕慢之端廣繼嗣之統息

白華之怨水織成帝專寵趙昭儀也仲馮曰按水後疏云

損妻黨之權未有閨門治而天下亂者也治遠自

近始習善在左右昔龍筮納言而帝命惟允龍身臣名筮

也四輔既備成王靡有過事四輔謂左輔右誠教正左右

齊粟之臣戴金貂之飾執常伯之職者常伯侍皆使學先

王之道知君臣之義濟濟謹乎無教戲驕恣之過則左右

肅艾文讀曰艾群僚仰法化流四方未有左右正而百官枉者

也治天下者尊賢考功則治簡賢違功則亂誠審思治人

之術歡樂得賢之福論材選士必試於職明度量以程能

也程效考功實以定德母用比周之虛譽母聽浸潤之譖愬

則抱功修職之吏無蔽傷之憂比周邪偽之徒不得即工

小人日銷俊又日隆未有功賞得於前衆賢布於官而不

也

也

也

也



治者也克遭洪水之災天下分絕為十二州

謂冀兗豫青徐荆揚雍梁

曲并制遠之道微而無乖畔之難者德厚恩深無怨於下

也秦居平土一夫大呼而海內崩析者呼火刑罰深酷吏

行殘賊也夫違天害德為上取怨於下莫甚乎殘賊之吏

誠故退殘賊酷暴之吏因廢勿用益選溫良上德之士以

親萬姓平刑釋冤以理民命務省繇役毋奪民時薄斂賦

稅毋殫民財殫盡也使天下黎元咸安家樂業不苦踰時之

役不患苛暴之政不疾酷烈之吏雖有唐堯之太災民無

離上之心未有德厚吏良而民畔者也臣聞災異皇天所

以譴人君過失猶嚴父之明誠畏懼敬政則禍銷福降忽

忽簡易則咎罰不除今三年之間大異鋒起小大畢具所

行不享上帝上帝不豫炳然甚者不求之身無所改正疏

舉庶謀又不用其言是循不享之迹無謝過之實也天責

愈深此五者王事之綱紀南面之急務唯陛下留神對奏

天子異焉特召見求○是時上初即位謙讓委政元舅大

將軍王鳳議者多歸咎焉永知鳳方見柄用陰欲自託乃

復曰方今四夷賓服皆為臣妾北無薰粥冒頓之患將也

南無趙佗呂嘉之難三垂晏然靡有兵革之警諸侯大者

乃食數縣漢更制其權柄不得有為亡吳楚燕梁之執百

官盤互親疏相錯骨肉大臣有申伯之忠不可歸咎諸舅



陛下即位委任遵舊未有過政元年正月白氣較然起乎

東方至其四月黃濁四塞覆冒京師申以大水著以震蝕

各有占應相為表裏百官庶士無所歸倚陛下獨不惟與

與諸白氣起東方賤人將興之表也黃濁冒京師王道微

絕之因也夫賤人當起而京師道微二者已醜陛下誠深

察愚臣之言致惧天地之異長思宗廟之計改往反過抗

湛溺之意港請解偏駁之愛奮乾剛之威平天覆之施急

復益納宜子婦人母避嘗字如淳曰王鳳上小黃弟以納

死令水為鳳洗前過也仲馬曰按王章言事坐沐在陽朔

初而水此對在建始四年則非為鳳言也觀永前後之文

實若為鳳但班固於此對後乃云不為上後宮女史使令

有直意者令方廣求於微賤之間以遇天所開右右請寸

釋皇太后之憂愠解謝上帝之譴怒則繼嗣蕃滋蕃扶示

災異訖息疏賤之臣至敢直陳天意斥譏帷幄之私欲開

離貴后盛妾問君自知忤心逆耳必不免於湯鑊之誅此

天保右漢家使臣敢直言也三上封事然後得召待詔一

旬然後得見夫由疏賤納至忠甚苦由至尊聞天意其難

語不可露願其書所言因侍中奏陛下以示腹心大臣腹

心大臣以為非天意臣當伏妄言之誅時對災異者數十

人永與杜欽為上第焉上皆以其書示後宮後上嘗賜許

皇后書采永言以責之○永既陰為大將軍鳳說矣能實



最高由是擢為光祿大夫永奏書謝鳳曰永斗筭之材

器也音所交天竹管薄學朽無一日之雅左右之介將軍說其狂言

擢之阜衣之吏厠之爭臣之末雖桓文用士篤密誠無以

加昔豫子吞炭壞形以奉見異齊客隕首公門以報恩施

齊潘王交讓孟嘗出春建子所與果知氏孟嘗智音猶有

死士何況將軍之門鳳遂厚之數年出為安定太守○時

上諸舅皆修經書任政事平阿侯譚年次當繼大將軍鳳

輔政尤與永善陽朔中鳳薨鳳病困薦從弟音以自代上

從之以音為大司馬車騎將軍領尚書事而平阿侯位特

進領城門兵永聞之與譚書曰君侯躬周召之德執管晏

之操屬聞以特進領城門兵是則車騎將軍秉政雍容

內而至戚賢舅執管籥於外也愚竊不為君侯喜宜深

職自陳淺薄不足以固城門之守收太伯之讓太伯王季

適吳保謙讓之路闔門高枕為知者首願君侯與博覽者

參之參詳共譚得書大感遂辭不受職由是譚音相與不

平音用從舅越親輔政威權損於鳳永復說音曰將軍復

上將之位食膏腴之都任周召之職擁天下之樞可謂富

貴之極人臣無二天下之責四面至矣將何以居之宜夙

夜孳孳孳與效同執伊尹之強德以守職匡上誅惡不避

親愛舉善不避仇讎以章至公立信四方篤行三者乃可

夜孳孳孳與效同執伊尹之強德以守職匡上誅惡不避

親愛舉善不避仇讎以章至公立信四方篤行三者乃可

親愛舉善不避仇讎以章至公立信四方篤行三者乃可



以長堪重任久享盛寵今太白光微熒惑明大意豈將軍
不廣用士尚有好惡之忌惟深思其故改求其路以享天
意音猶不平為永為護宛使者。時有黑龍見東萊上使
尚書問永永對曰臣聞王天下有國家者患在上有危亡
之事而危亡之言不得上聞如使危亡之言輒上聞則商
周不易姓而迭興三王不變政而更用陛下誠垂寬明之
聽無忌諱之誅則四方衆賢不遠千里輻湊陳忠群臣之
上願社稷之長福也漢家行夏正夏正色黑黑龍同姓之
象也龍陽德由小至大故為王者瑞應未知同姓有見本
朝無繼嗣之慶多危殆之際欲因擾亂舉兵而起者邪將

動心冀為後者殘賊不仁若廣陵昌邑之類臣愚不能處

也處失元年九月黑龍見其晦日有食之今年二月己未

夜星隕乙酉日有食之六月之間大異四發三代之末春

秋之亂未嘗有也臣聞三代隕社稷喪宗廟者皆由婦人

漢自建始河平之際許班之貴許皇后及班傾動前朝薰

灼四方賞賜無量空虛內戚文寵無極不可上矣今之後

起天所不享踣倍于前謂趙本本從廢先帝法度聽用其

言驕其親屬假之威權從橫亂政刺舉之吏莫敢奉憲又

以掖廷獄大為亂仲仲及穿地為祝辨將係人也傍筆

瘠於炮烙瘠痛也千感切炮烙耐刑也骨是以日食再既



也。以昭其幸。王者以民為基。民以財為本。財竭則下畔。下

畔則上亡。是以明王愛養基本。不敢窮極。使民如承大祭。

今陛下輕奪民財。不愛民力。大興繇役。重增賦斂。微發如

雨。靡敝天下。公家無一年之畜。畜蓄謂百姓無旬日之儲。上

下俱匱。無以相救。陛下誠肯發明聖之德。昭然遠寤。厲精

致政。專心反道。深惟日食。再既之意。抑損椒房玉堂之盛。

寵依考皇后之居後宮之請。謁除掖廷之亂。獄去炮

烙之陷。阱誅戮伎邪之臣。厲崇忠直。放退殘賊。夙夜孳孳。

婁省無忌。婁省舊愆畢改。新德既章。緘介之邪。不復載心。

則赫赫大異。庶幾可銷。天命去就。庶幾可復。去就言去難無德而能自

德社稷宗廟。庶幾可保。惟陛下留神反覆。執省。元延元

年為北地太守。時災異尤數。上信淳于長。受所欲言。永對

曰。陛下聖德寬仁。垂周文之聽。下及芻蕘之愚。有詔使衛

尉受臣永所欲言。臣聞事君之義。有言責者。盡其忠。有官

守者。修其職。臣永幸得免於言責之辜。有官守之任。當畢

力導職。不宜復關得失之辭。忠臣之於上。遠不違君。死不

忘國。史魚既沒。以屍達誠。汲黯身外遺言。李息臣永雖守

邊。垂心存省。闕是以敢越。郡吏之職。陳累年之憂。臣聞天

生蒸民。不能相治。為立王者。以統理之。方制海內。非為天

子列土封疆。非為諸侯。皆以為民也。垂三統。列三正。不私

百卷之三十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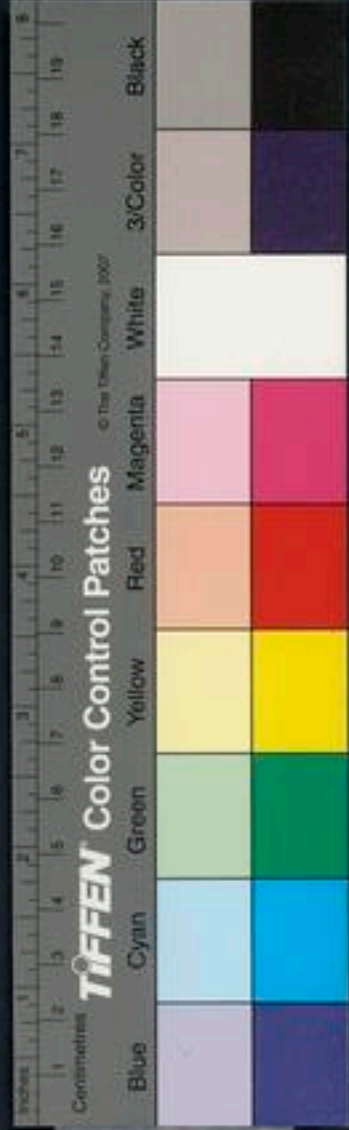
一姓明天下迺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王者躬行
 道德承順天地博愛仁恕恩及行葦籍稅取民不過常法
 宮室車服不踰制度事節財足黎庶和弗則卦氣理效五
 徵時序百姓壽考庶少蕃滋符瑞並降以昭保右同失道
 妄行逆天暴物則卦氣悖亂悖平也陛下承八世之功業
 當陽數之標季陽九之本季也標必通反涉三七之節紀至平帝乃二
厄今何遭無妄之卦運直百六之灾院三難異科雜焉同
 其節紀會建始以來二十載間群災大異交錯鋒起多於春秋所
 書八世著記入不塞除高帝至元帝著記願陛下勤三綱
 之嚴修後宮之政抑遠驕妬之寵崇近婉順之行保至尊

之重秉帝王之威朝覲法出而後駕陳兵清道而後行無
 復輕身獨出飲食臣妾之家三者既除內亂之路塞矣對
 奏天子甚感其言。永於經書汎為疏達汎共與杜欽杜
 鄴略等不能洽浹知劉向父子及揚雄也其於天官京氏
 易最密故善言災異前後所上四十餘事略相反覆專攻
 上身與後宮而已當於王氏上亦知之不甚親信也永所
 居任職徵入為大司農卒本名並以尉氏樊並反更名永

互註成帝末年頗好鬼神永說上曰諸背仁義之正

道而盛稱奇怪者皆姦人惟陛下距絕此類詳見如

究觀方士祠官之變谷永之言不亦正乎見如諫成



西漢書卷之三十一 卷之三十一 三十一

帝好為微行見五以為河中國之涇瀆今潰溢橫流

異之大者也修政以應之災變自除見潘奏言聖王

不以名譽加於實效見王上疏曰帝王之德莫大於

知人知人則百僚任職天工不曠詳見薛言鄭寬中

有顏子之美張山

杜鄴傳事國國朝

杜鄴字子夏本魏都繁陽人也鄴少孤以孝廉為郎與王
音善上令譚弟商領城門兵鄴見音前與平阿侯譚有隙
即說音曰鄴聞人情恩深者其養謹愛至者其求詳夫戚
而不見殊孰能無怨昔秦伯有千乘之國而不能容其母

弟春秋亦書而譏焉秦景公母弟公子絳有寵於父桓公

周召則不然忠以相輔義以相正同己之親等己之尊不

以聖德獨秉國權故內無感恨之隙戚胡外無侵侮之羞

昔文侯贈大馬之獻而父子益親陳平共一飯之餐而將

相加驩所接雖在楹階俎豆之間其為國折衝豈不遠哉

音甚嘉其言由是與商親密二人皆重鄴哀帝即位遷為

涼州刺史鄴居職寬舒少威嚴數年以病免是時傅太后

稱皇太后帝母丁姬稱帝太后傅氏侯者三人丁氏侯

者二人臨拜日食詔舉方正直言鄴對曰禽息憂國碎首

不恨下和獻寶則足願之臣幸奉直言之詔無二者之危

百卷之三十一 卷之三十一 三十一



敢不極陳陽尊陰卑卑者隨尊尊者兼卑天之道也是以男雖賤各為其家陽文雖貴猶為其國陰故禮明三從之

義婦人在家從父嫁從夫死從子雖有文母之德必繫於子師古曰文

紀大歟也仲馬曰文母文王之母所深繫於子也何須大歟昔鄭伯隨姜氏之欲終有

叔段篡國之禍周襄王內迫惠后之難而遭居鄭之危今

諸外家昆弟無賢不肖並侍惟惺布在列位有罪惡者不

坐辜罰無功能者卑受官爵願陛下事稽諸古以厭下心

歡一語則黎庶群生無不說意鄴未拜病卒。子林清靜

好古亦有雅材其正文字過於鄴故世言小學者田杜公

小學文字之學

互註杜鄴說王商曰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言

奉天之道貴以誠質大得民心也行穢祀豐猶不蒙

祐德修薦薄吉必大來詳見儀禮志

贊曰孝成之世委政外家諸舅持權重於丁傳在孝哀

時故杜鄴敢譏丁傳而欽永不言王氏其勢然也及欽

欲挹損鳳權而鄴附會音商永陳三七之戒斯為忠焉

至其引申伯以阿鳳隙平阿於車騎謂勸王譚不指金

火以求合陳金火之變可謂諒不足而談有餘者孔子稱友

多聞三人近之矣

敘傳統徵政缺參青屢發永陳厥欲戒在三七鄴指丁



傳略窺占術

何武傳 歷宣元成哀四朝

何武字君公蜀郡郫縣人也郫音變宣帝時天下和平四夷

賓服神爵五鳳之間妻蒙瑞應而益州刺史王褒使辯士

王褒頌德作中和樂職宣布詩三篇武年十四五與成都

楊覆衆等共習歌之是時宣帝循武帝故事求通達茂異

士召見武等於宣室殿名上曰此盛德之事吾何足以當

之武等賜帛罷武詣博士受業治易以射策甲科為郎

與翟方進交志相友光祿勳舉四行元帝詔舉賢僕敦厚

詔令光祿勳以遷為鄆令比科第郎從官坐法免歸武兄弟五人皆為

郡吏郡縣敬憚之武弟顯家有市籍租常不入縣數負其

課市嗇夫求商捕辱顯家求姓商名顯怒欲以吏事中商中竹仲反

武曰以吾家租賦繇役不為衆先奉公吏不亦宜乎武卒

白太守召商為卒吏貢又曰吏一作史州里聞之皆服焉久之

太僕王音舉武賢良方正徵對策拜為諫大夫遷揚州刺

史所舉奏二千石長吏必先露章服罪者為虧除免之而

已不服極法奏之抵罪或至死九江太守戴聖禮經號小

戴者也行治多不法前刺史以其大儒優容之及武為刺

史行部錄囚徒有所舉以屬郡屬之聖曰後進生何知迺

欲亂人治皆無所決武使從事廉得其罪廉祭也聖惧自免

百集卷之三十五 丁公守 一不 疏 顯



後為博士毀武於朝廷武聞之終不揚其惡而聖子賓客
 為群盜得得也繫廬江聖自以子必死武平心決之卒得
 不死自是後聖斬服武每奏事至京師聖未嘗不造門謝
 恩。武為刺史二千石有罪應時舉奏其餘賢與不肖敬
 之如一是以郡國各重其守相州中清平行部必先即學
 官見諸生試其誦論問以得失然後入傳舍出記問墾田
 頃畝五穀美惡已迺見二千石以為常休次。初武為郡
 更時事太守何壽壽知武有宰相器以其同姓故厚之後
 壽為大司農其兄子為廬江長史原父曰按百官表廬江
有長史秩六百石廬江
無終有長史就令有之已六百石不待刺史見
向重而郡舉之也明此多長字不然只本字耳時武奏事

在郎壽兄子在長安壽為具召武弟顯及故人楊覆衆等

具謂酒舍酒酣見其兄子曰此子楊州刺史材能駑下未

曾省見言不為武顯等甚斬浪以謂武武曰刺史古之方

伯上所委任一州表率也職在進善退惡吏治行有茂異

民有隱逸乃當召見不可有所私問顯覆衆羶之不得已

召見賜卮酒歲中廬江太守舉之其守法見愾如此為刺

史五歲人為丞相司直丞相薛宣敬重之。綏和元年孔

光左遷為廷尉武為御史大夫成帝欲修辟雍通三公官

通謂開即以武為大司空封汜鄉侯此音食邑千戶武為

人仁厚好進士獎稱人之善為楚內史厚兩葉葉也在

西漢書卷之第... 何武傳



沛郡厚兩唐

唐林唐
遊也

及為公卿薦之朝廷此人顯於世者

何侯力也世以此多焉也多重然疾朋黨問文吏必於儒者

問儒者必於文吏以相參驗欲除吏先為科例以防請託

其所居亦無赫赫名去後常見思及為御史大夫司空與

丞相方進共奏言往者諸侯王斷獄治政內史典獄事相

總綱紀輔王中尉備盜賊令王不斷獄與政中尉官罷職

并內史郡國守相委任所以一統信安百姓也今內史位

卑而權重威職相喻不統尊者難以為治臣請相如太守

內史如都尉以順尊卑之序平輕重之權制曰可以內史

為中尉。初武為九卿時奏言宜置三公官又與方進共

奏罷刺史更置州牧後皆復復故

下後扶目及唯內史事
見朱博傳

唯內史事

施行多所舉奏號為煩碎不稱賢公功名略比薛宣其材

不及也而經術正直過之。武後母在郡遣吏歸迎會歲

帝崩吏恐道路有盜賊後母留止左右或譏武事親不篤

哀帝亦欲改易大臣逐策免武罷歸就國後五歲復為御

史大夫月餘徙為前將軍。哀帝崩太后即日引王莽入

收大司馬董賢印綬詔有司舉可大司馬者舉朝皆舉莽

武素與左將軍公孫祿善二人獨謀以為今孝成孝哀比

世無嗣方當選立親近輔幼主不宜令異姓大臣持權

日異姓謂非宗室及外戚也親疏相錯也
貢父曰予謂異姓止外戚也親疏相錯也為國計便於



是武舉公孫祿可大司馬而祿亦舉武太后竟自用恭為

大司馬恭風有司風語劾奏武公孫祿互相構舉皆免後

莽漫盛為宰衡陰誅不附已者武自殺衆人多寃武者恭

欲厭衆意一及令武子况嗣為侯謚武曰刺侯刺來

互註言傳喜稱疾歸衆庶失望忠臣社稷之衛喜立

於朝陛下之光輝見傳請罷刺史置州牧見朱智謀

威信可與建教化圖安危見傳

王嘉字公仲平陵人也以明經射策甲科為郎坐戶殿門

失闌免光祿勳子永除為掾察廉為南陵丞師古曰南陵

太后陵曰。鴻嘉中舉敦朴能直言召見宣室對政事得

失超遷大中大夫出為九江河南太守治甚有聲。建平

三年代平當為宰相封新甫侯加食邑千一百戶其父曰

嘉為人剛直嚴毅有威重上甚敬之。哀帝初立欲匡成

帝之政多所變動嘉上疏曰臣聞聖王之功在於得人故

繼世立諸侯象賢也象其先父雖不能盡賢天子為擇臣

立命卿以輔之居是國也累世尊重然後士民之衆附焉

是以教化行而治功立今之郡守重於古諸侯往者致選

賢材賢材雖得拔擢可用者或起於囚徒昔魏尚坐事繫

文帝感馮唐之言拜為雲中太守匈奴忘之武帝擢韓安



國於徒中拜為梁內史骨肉以安張敞為京兆尹有罪當免宣帝後為冀州刺史卒獲其用前世非私此三人貪其材器有益於公家也孝文時吏居官者或長子孫以官為氏倉氏庫氏則倉庫吏之後也其二千石長吏亦安官樂職然後上下相望莫有苟且之意其後稍稍變易公卿以下傳相促急又數改更政事司隸郡刺史察過悉劾發陽陰私吏或居官數月而退送故迎新交錯道路中材苟容求全不敢操持下材懷危內顧常恐護罪每壹切營私者多二千石益輕賤吏民慢易之易代衆庶知其易危小失致反意則有離畔之心前山陽亡徒蘇令等從橫從子用反吏橫胡孟反吏

士臨難莫肯少節死義以守相威權素奪也守郡守也相諸侯相也素

奪謂先不假之威權也老成皇帝悔之下詔書二千石不為縱不以

為罪所優也遣使者賜金尉厚其意誠以為國家有急取辦於

二千石二千石尊重難危乃能使下宣帝愛其良民吏有

章劾事留中會赦一解經赦令一惟陛下留神於擇賢記切解散也

善亡過容忍臣子勿責以備二千石部刺史三輔縣令有

材任職者人情不能不有過差宜可闊略令盡力有所勸

此方今急務國家之利也前蘇令發謂蘇令等初發起為賊欲遣大

夫使遂問狀時見大夫無可使者召盤屋令尹逢拜為諫

大夫遣之今諸大夫有材能者甚少宜豫畜養可成就者



則士赴難不愛其死臨事倉卒乃求非所以明朝廷也嘉
因薦儒者公孫光滿昌及能吏蕭咸薛脩等皆故二千石
有名稱天子納而用之。會息夫躬孫寵等因中常侍宋
弘上書告東平王雲祝詛為逆雲等伏誅躬寵擢為吏二
千石是時侍中董賢愛幸於上上欲侯之而未有所緣欲
因東平事以封賢撥去宋弘按讀曰綱竹劣反更言因董賢以聞
欲以其功侯之嘉上封事上感其言止數月遂下詔封賢
為高安侯寵為方陽侯息夫躬為宜陵侯數月日食舉直
言嘉復奏封事曰臣聞谷繇戒帝舜曰亡教佚欲有國箕
子戒武王曰臣之有作威作福玉食害于而家凶于而國

言如此則逆尊卑之序亂陰陽之統而害及王者其國極
危武王躬履此道隆至成康孔子曰道千乘之國敬事而
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孝文皇帝備行此道海内蒙恩
為漢太宗孝宣皇帝賞罰信明施與有節以致治平元帝
奉承大業溫恭少欲都內錢四十萬萬水衡錢二十五萬
萬少府錢十八萬萬是時賞賜節約故少府水衡錢多也
成帝耽於酒色損德傷年傳業陛下陛下初即位易帷帳
去錦繡乘輿席緣繒繒而已共皇寢廟比比當作此北猶
去錦繡乘輿席緣繒繒而已共皇寢廟比比當作此北猶
日供惟用度不足輒且止息今始作治而董賢亦起官寺
上林中又為治大第小人不勝情欲亂國亡軀所謂愛之



適足以害之也於是上寢不說而愈愛賢會祖母傅太后薨上因託傅太后遺詔令成帝母王太后下丞相御史益封賢二千石嘉封還詔書因奏封事諫上及太后曰臣聞爵祿土地天之有也王者代天爵人尤宜慎之裂地而封不得其宜則衆庶不服感動陰陽高安侯賢佞幸之臣陛下傾爵位以貴之單貨財以富之損至尊以寵之往古以來貴臣未嘗有此流聞四方皆同怨之里諺曰千人所指無病而死臣常為之寒心今詔益賢戶臣竊惑山崩地動日食於三日月歲月日皆陰陽之戒也陛下寢疾久不平繼嗣未立宜思正萬事順天人之心以求福祐臣謹封上詔

書不敢露見愚意數犯忌諱唯陛下省察初廷尉梁相

丞相長史雜治東平王雲獄天子以相等無討賊疾惡王

憚之意詔免相等為庶人後大赦嘉奏封事薦相上發怒

召嘉詔尚書責問孔光馬宮劾嘉罔上不道有詔假謁者

節召丞相詣廷尉詔獄吏侵辱嘉嘉曰然却天歎曰音印

幸得充備宰相不能進賢退不肖以是負國死有餘責

更問賢不肖主名嘉曰賢故丞相孔光故大司空何武不

能進惡高安侯董賢父子佞邪亂朝而不能退罪當死死

無所恨嘉繫獄二十餘日不食歐血而死後上覽其對而

思嘉言復以孔光代嘉為丞相徵用何武為御史大夫元



始二年詔書追錄忠臣封嘉子崇為新甫侯追謚嘉為忠侯

互註健而蓄縮不可用。言動民以行不以言應天以實不以文民心悅而天意得設為權變非應天之

道

並見夫躬

師丹傳歷代四朝

師丹字仲公琅邪東武人也治詩事匡衡舉孝廉為郎建始中丞相方進御史大夫孔光舉丹論議深博廉正守道徵為光祿大夫成帝末年立定陶王為皇太子以丹為太子太傅哀帝時徙為太司空上小在國見成帝委政外家

王氏儲盛多欲有所匡正封拜丁傳奪王氏權丹上書言成帝深見天命燭知至德以壯年克已立陛下為嗣先帝暴弃天下而陛下繼體四海安寧百姓不惧此先帝聖德當合天人之功也臣聞天威不遠咫尺願陛下深思先帝所以建立陛下之意宜克已躬行以觀群下之從化天下者陛下之家也肺腑何患不富貴不宜倉卒書凡數十上多切直之言。初哀帝即位追尊定陶共王為共皇帝

原父曰帝衍字共皇不稱帝也尊傳太后為共皇太后丁后為共皇后冷

褒冷音段猶等復奏言不宜引定陶蕃國之名以冠大號車馬衣服皆稱皇之意稱天及又宜為共皇立廟京師上



復下其議有司皆以為宜如褒猶言冊議獨曰聖王制禮
取法於天地故尊卑之禮明則人倫之序正人倫之序正
則乾坤得其位而陰陽順其節今定陶共皇太后共皇后
以定陶共為號者母從子妻從夫之義也欲立官置吏車
服與太皇太后並非所以明尊卑亡二上之義也孝成帝
聖恩深遠故為共王立後奉承祭祀今共皇長為一國太
祖萬世不毀恩義已備陛下既繼體先帝持重太宗承宗
廟天地社稷之祀義不得復奉定陶共皇祭入其廟今欲
立廟於京師而使臣下祭之是無主也又親盡當毀冊由
是浸不合上意會有上書言古者以龜貝為貨今以錢易

之民以故貧宜可改幣上以問冊冊對言可改章下有司
議皆以為行錢以來久難卒變易卒讀又冊使吏書奏吏
私寫其草丁傳子弟聞之使人上書告冊上封事行道入
徧持其書上以問將軍中朝臣皆曰忠臣不顯諫大臣奏
事不宜漏泄令吏民傳寫流聞四方臣不密則失身宜下
廷尉治事下廷尉劾冊不敬遂策免冊唐林上疏曰竊見
免冊策書太深痛切君子作文為賢者諱冊經為世儒宗
德為國黃耆親傳聖躬位在三公所坐者微免爵大重上
從林言下詔賜冊爵關內侯。平帝即位太皇太后詔大
司徒大司空曰夫褒有德賞有功先聖之制百王不易之





西漢書卷之第五 師丹傳 二十五 盛

道也故定陶太后造稱僭號甚悖義理悖孔內侯師丹端誠於國不顧患難執忠節據聖法分明尊卑之制確然有柱石之固臨大節而不可奪可謂社稷之臣矣遂封丹為義陽侯薨謚節侯

互註哀帝時言設井田則治可平見貨智謀威信可與建教化圖安危見前

贊曰何武之舉王嘉之爭師丹之議何武為公孫祿為並賢也師丹議丁后傳后不宜稱尊號考其禍福乃效于後王莽篡位董敗當王莽之作內外咸服董賢之愛疑於親戚疑謂武喜區區以一黃障江河用没其身黃音置也草為器以盛土也丹與

董宏更受賞罰宏所建議尊號為丹所勅而免爵上又丹受國邑故云受哀哉故曰保世則廢道違俗則危

殆此古人所以難受爵位者也

敘傳哀平之卹丁傳莽賢武嘉感之乃喪厥身高樂廢黜咸列貞臣

楊雄傳 歷國園園三朝

揚雄字子雲蜀郡成都人也其先出柏周伯僑以支庶初食采於晉之揚因氏焉世以農桑為業至雄少好學不為章句訓詁通而已博覽無所不見為人簡易佚蕩佚音鐵口吃不能劇談默而好深湛之思湛讀曰清靜亡為少者

易桂身 三十五 顏

欲不汲汲於富貴不戚戚於貧賤不脩廉隅以徼名當世

微工克及爰也家產不過十金之無儋石之儲晏如也自幼大度

非聖哲之書不好也非其意雖富貴不事也顧嘗好辭賦

先是時有司馬相如作賦甚弘麗溫雅雄心壯之每作

賦擬之以為式又惟屈原文過相如至不容作離騷自投

江而死悲其文讀之未嘗不流涕也以為君子得時則大

行不得時則龍蛇龍蛇之類以存身也遇不遇命也何必湛身哉廼

作書往往撫離騷文而久之自嶠山投諸江流以弔屈原

名曰反離騷又作重一篇名曰廣騷又旁惜誦以下至懷

沙一卷名曰畔牢愁畔離也牢聊也與君相離愁而無聊也惜誦懷沙皆屈原所作九章中之

名山旁步浪及○孝成帝時客有薦雄文似相如者上方郊祠甘

泉泰時汾陰后王以求繼嗣召雄待詔承明之庭承明殿在未央

宮正月從上甘泉還奏甘泉賦以風其辭曰惟漢十世將

郊上玄定泰時雍神休雍讀曰攤尊明號同符三皇錄功五帝

郵亂錫羨拓迹開統廼命群僚歷吉日協靈辰乘輿西登

夫鳳凰兮翳華芝駟蒼螭兮六素蚪騰清霄而軼浮景先

疾雷以及遺風駟先合反是時未轅夫甘泉也轅與迺同迺望

通天之繹繹通名也洪臺掘其獨步擻北極之嶠嶠言高

出乃至北極其狀殊峭掘其勿乘雲閣而上下兮紛蒙籠

以棍成棍自然也棍胡本反於是天子穆然珍臺間館題玉英端



蚺蝮漚之中承中澄心清鬼儲精垂思感動天地逆釐

三神天地人也集寧禮神之困登乎頌祇之堂方學道德之精

剛侔神明與之為資於是事畢功弘回車而歸天閭决兮

地根開八荒協兮萬國諧登長平兮雷鼓隘曰蓋也天聲

起兮勇士厲雲飛揚兮雨滂沛于脊德兮麗萬世亂曰亂

賦也總理一賦之終也崇崇園丘隆隱天兮聖皇穆穆信厥對兮侏

祇郊裡神所依兮輝光眩耀隆厥福兮子子孫孫長亡極

兮甘泉本因秦離宮既奢秦而武帝復增通天高光迎風

宮外近則洪厓旁皇儲胥等法遠則石關封禪枝鷁

露寒棠黎師得游觀窟奇瑰偉已上並非木厚而不雕

塗而不畫周宣所考盤庚所遷夏卑宮室唐虞採椽三

之制也採音采士階三等言不遇也且其為已久矣非成帝所造欲諫

則非時欲默則不詆已故遂推而隆之廼上比於帝室紫

宮帝謂天也若曰此非人力之所為黨鬼神可也黨也又是時

趙昭儀方大幸每上甘泉常法從在屬車間豹尾中屬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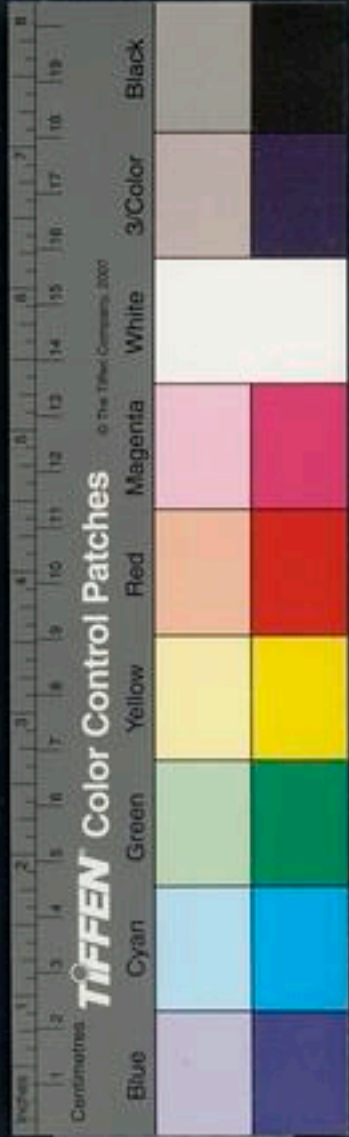
八十一乘作三行尚書御史乘之最後一乘縣豹尾豹尾以前皆為省中故惟聊感言車騎之

衆參麗之駕師古曰參三神也麗隨也原文曰麗非所以

感動天地逆釐三神又言屏玉女郤處妃以微戒齋肅之

事賦成奏之天子異焉○其三月將祭后土上廼帥群臣

橫大河湊汾陰湊趣也既祭行遊介山回安邑回繞顧龍門



王固百里民以為小齊宣王固四十里民以為大裕民之

與奉民也武帝廣開上林南至宜春鼎胡御宿昆吾鼎湖宮也

灃渭而東灃音頻周表數百里茅音茂穿昆明池象滇河滇

營建章鳳闕神明駸安駸先各反池先河漸臺泰液漸

象海水周流方丈瀛州蓬萊游觀侈靡雖頗割其

三垂以贍齊民食在食然至羽獵田車戎馬器械儲侍禁

禦所營尚泰奢麗誇詡詡許非堯舜成湯文王三驅之意

也古射獵之罕也一為邊豆二又恐後世復脩前好不拆

中呂泉臺魯莊公築泉臺非魯也至文公毀之故即因校獵賦以風其辭曰

麗哉神聖處於玄宮富與地侔與貴貴與天比宗建道

德以為師友仁義與為朋於是玄冬季月天地隆烈帝將

田于靈囿乃詔虞人典澤儲積其侍共請曰供成文來首

新叢棘夷野草禦目汧渭經營鄠鎬天子乃建九旒載靈

輿方馳千駟校騎萬師萬駟出山谷為之風森林叢為之

生塵昭光振耀響習如神響與同仁聲惠於北狄武義

動於南鄰移珍來享抗手稱稱方將開禁苑散公儲劍道

德之囿弘仁惠之虞與同麋鹿芻蕘與百姓共之不亦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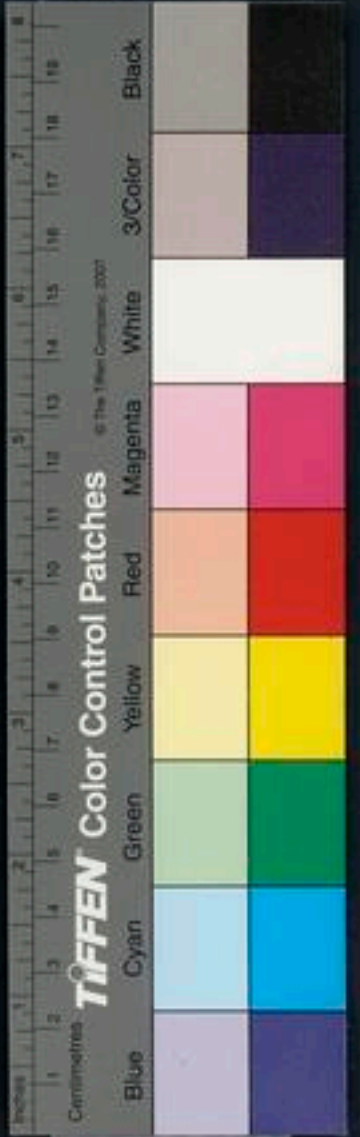
于○明年上將大誇胡人以多禽獸秋命右扶風發民入

南山西自褒斜褒斜南山二谷名褒中今南山科名東至弘農南陝漢中

通渠立倉庫中今南山科名東至弘農南陝漢中

通渠立倉庫中今南山科名東至弘農南陝漢中

通渠立倉庫中今南山科名東至弘農南陝漢中





百濟王不之命三

才本

三六

五

文

張羅罔置不捕熊羆豕猪虎豹狢獾狐兔麋鹿從式鹿及

載以檻車輪長楊射熊館長楊宮中以罔為周法吐通禽

也法縱禽獸其中令胡人手搏之自取其獲上親臨觀焉

通鑑考異曰成紀元延二年冬行幸長楊宮從胡客大校

歲十二月羽獵推上校獵賦明年從至射熊館還上長楊

賦然則從胡客校獵當上今年紀因去年各有羽獵事故

是時農民不得收斂雄從至射熊館還上長楊賦聊

因筆墨成文章故藉翰林以為主人子墨客卿以風曰子

墨客卿問於翰林主人曰蓋聞聖王之養民也仁密而恩

治動不為身今獵長楊羅千乘於林莽列萬騎於山隅此

天下之窮覽極觀也豈為民乎哉翰林主人曰吁若客所

謂知其一未睹其二者也客曰唯唯主人曰昔有強秦

豕其士寡窳其民古曰封大也窳擊齒徒相與

而爭之應劭曰淮上子云走將突家封稀鑿豪俊傑

擾群黎為之不康於是上帝眷顧高祖高祖奉命順斗極

運天關提劍而叱之下將降旗一日之戰不可殫記當此

之勤以為萬姓請命虜皇天迺展民之所誦振民之所乏

規億載恢帝業七年之間天下密如逮至聖文方垂意於

至寧躬服節儉綿衣不敝革鞜不穿於是後宮賤瑇瑁而

踈珠璣卻翡翠之飾除雕琢之巧惡靡麗而不近斥芬芳

而不御是以玉衡正而太陽平也今朝廷純仁普天所覆

易挂傳 二 盤 頤

莫不沾濡士有不談王道者則樵夫咲之廼時以有年振
師五作習馬長楊又恐後世迷於一時之事淫荒田獵而
不禦也是以車不安軌散屬而還微古委字出愷弟行簡
易矜劬勞休力役然後陳鍾鼓之樂鳴鞀磬之和聽廟中
之雍雍受神人之福祐方將俟元符喜瑞也以禪梁甫之基
增泰山之高延光于將來比榮乎往號。哀帝時丁傅輩
賢用事諸附離之者謂音或起家至二千石時雄方草太
玄有以自守泊如也或謝雄以玄尚白玄黑色言雄作之不成其色猶白
而雄解之號曰解嘲其辭曰客嘲揚子曰吾聞上世之士
人網人紀不生則已生則上尊人君下榮父母析人之圭

析分也儋人之爵儋音荷也懷人之符分人之祿紆青拖紫朱丹

其轂紆祭也拖山也吐今子幸得遭明盛之世處不

朝與群賢同行麻荃金門上玉堂有日矣曾不能畫一奇

一策上說人主下談公卿目如耀星舌如電光壹從壹

從子論者莫當因而作太玄五千文支葉扶踈獨說十餘

萬言深者入黃泉高者出蒼天大者含元氣細者入無倫

然而位不過侍而擢才給事黃門意者玄得毋尚白乎何

為官之拓落也拓音揚子咲而應曰客欲朱丹吾轂不知

一跌將赤吾之族也跌足失墜也徒結反見往者周網解

結群鹿爭逸離為十二合為六七四分五剖並為戰國士



無常君國亡定臣得士者富失士者貧矯異厲翻恣意所

存故士或自盛以榮謂先也或鑿環以遁坏音陪又音可也是

故騶衍以頡亢而取世致九胡郎及上下不定孟軻雖連蹇猶為萬

乘師也難也今大漢左東海右渠搜前番禹後陶塗東南

一尉會稽東西北一候數皇王徽以紂墨制以質缺缺音夫

散以禮樂風以詩書天下之士雷動雲合魚鱗雜襲咸營

于八區家家自以為稷契人人自以為父系大縱垂纓而

談者繚山皆擬於阿衡五尺童子羞比晏嬰與夷吾管仲

當塗者入青雲失路者委溝渠旦握權則為卿相夕失勢

則為匹夫豈若江湖之雀雀或作雁或作鳥勃解之鳥乘

鴈集不為之多乘鴈四鴈也雙鳥飛不為之少昔三仁去

而殷虛二老歸而周熾子胥死而吳亡種蠡存而粵伯五

殺入而秦喜五殺謂百里奚樂毅出而燕懼范雎以折摺

而危穰侯摺古蔡澤雖林示吟而笑唐舉舉巨錦反領頤之

故當其有事也非蕭曹子房平勃樊霍則不能安當其亡

事也章句之徒相與坐而守之亦亡所患合韻胡故世亂

則聖哲馳騫而不足世治則庸夫高枕而有餘夫上世之

士或解縛而相管仲仲或釋褐而傳甯或倚夷門而笑盈侯或

橫江潭而漁潭音尋漁或七十詭而不遇孔或立說問

而封侯薛或枉千乘於陋巷齊有小臣稷桓公或擁帚

...





西漢書卷之第...

杜休傳

三十一

五

木

而先驅鄉是以士頗得信其舌而奮其筆信音室隙蹈瑕而無所詘也當今縣令不請士郡守不迎師辟鄉不揖客將相不俛眉言奇者見疑行殊者得辟罪也是以欲談者宛舌而固齧欲行者擬足而投迹擬疑鄉使上世之士處康今策非甲科行非孝廉舉非方正獨可抗疏抗舉也駭時道是非高得待詔下觸聞罷又安得青紫且吾聞之炎炎者滅隆隆者絕觀雷觀火為盈為實天收其聲地藏其熱高明之家鬼瞰其室瞰日攫孳者亡攫孳也默然者存位極者宗危自守者身全是故知玄知默守道之極爰濟爰靜游神之廷才性惟寂惟賞守德之宅世異事變入道

不殊彼我易時未知何如今子廼以鵠鵠而笑鳳皇執蜺

蜺而嘲龍龍蜺鳥曲反不亦病乎子徒笑我玄之尚白

吾亦笑子之病甚不遭史跗扁扁二人音古良醫也悲夫客

曰然則靡玄無所成名乎范滂以下何必玄哉揚子曰范

睢魏之亡命也折脇拉骨骨音格免於徽索翁有踏背扶

服入囊囊服滿激印萬乘之主仰讀日界涇陽抵穰侯而代

之界問也涇陽素昭當也蔡澤山東之匹夫也領頤折頰

涕漣流沫西揖彊秦之相搯其咽咽一炕其氣炕音

附其背而奪其位宋祁口附時也天下已定金革已平都

於雒陽婁敬委輅脫輅音掉三寸之舌建不拔之策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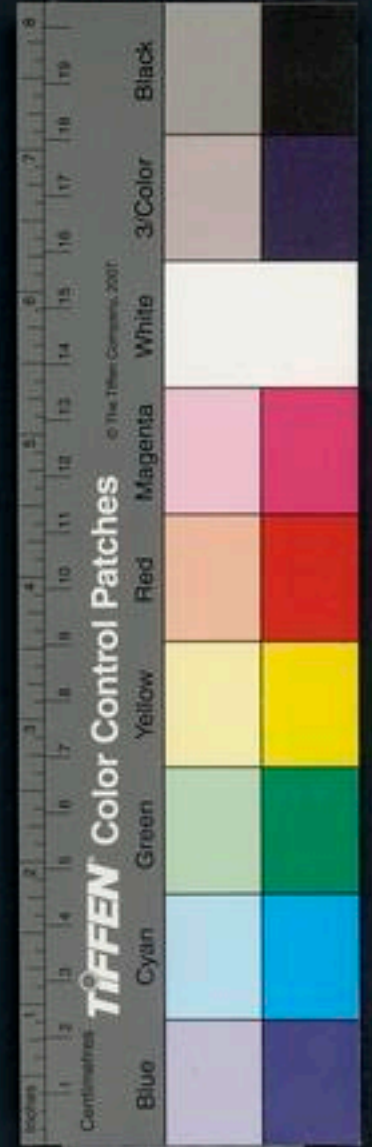
西漢書卷之第...

易傳

三十一

五

木



中國徙之長安適也五帝垂典三王傳禮百世不易叔孫

通起於枹鼓之間枹音手解甲投戈遂作君臣之儀得也甫

刑靡敵靡音秦法酷列聖漢權制而蕭何造律宜也故有

造蕭何律於唐虞之世則詩矣有作叔孫通儀於夏殷之

時則惑矣有建婁敬之策於成周之世則謬矣有說范蔡

之說於金張許史之間則狂矣夫蕭規曹隨蕭何始作規

之留侯畫策陳平出奇功若泰山嚮若砥礪砥丁禮反巴

日堆欲落惟其人之瞻知哉亦會其時之可為也故為可為

於可為之時則從之不可為於不可為之時則凶夫蘭先

生收功於章臺相如取璧使人間以歸趙也

皓采榮於南山榮名聲也一草木英公孫創業於金馬孫弘對策

驃騎發迹於祁連司馬長卿竊譽於卓氏東方朔割名於

細君肉遺細君僕誠不能與此數公者並故默然獨守吾

太玄雄以為賦者將以風之必推類而言極麗靡之辭閑

侈鉅衍競於使人不能加也既迺歸之於正然覽者已過

矣往時武帝好神仙相如上大人賦欲以風帝友縹縹有

陵雲之志由是言之賦勸而不止明矣又頗似淳于髡優

孟之徒非法度所存賢人君子詩賦之正也於是輟不復

為而大覃思渾天天象也渾參摹而四分之三折而四分

極之七百一十九贊亦自然之道也故觀易者見其
 卦而名之觀玄者數其畫而定之玄首四重者非卦也數
 也其用自天元推一畫一夜陰陽數度律歷之紀九九大
 運與天終始故玄三方九州二十七部八十一家二百四
 十三表七百二十九贊分為三卷曰一二三與泰初歷相
 應亦有顯頊之歷焉擬之以三策劉向開之以休咎辨之
 以象類并音播之以人事文之以五行擬之以道德仁義
 禮智無主無名要合五經苟非其事文不虛生為其泰曼
 漉而不可口曼莫幹反客有難玄太深衆人之不好也惟
 解之號曰解難其辭曰客難揚子曰凡著書者為衆人之

所好也美味期乎合口工聲調於比耳此類今吾子抗辯

幽說閑意眇指眇讀獨馳騁於有亡之際而陶冶大爐旁

薄群生歷覽者茲年矣而殊不寤曾費精神於此但而

煩學者於彼畫者畫於無形弦者放於無聲殆不可乎

揚子曰俞若夫閑言崇議幽微之塗蓋難與覽者同也昔

人有觀象於天視度於地察法於人者天麗且彌地普而

深昔人之辭乃金乃玉彼豈好為艱難哉執不得已也獨

不見夫翠蚪絳螭之將登羣天必聳身於蒼梧之淵不階

浮雲翼疾風虛舉而上升則不能檄膠葛騰九閼檄揚也

天之氣日月之經不千里則不能燭六合耀八紘泰山之

也音戰





高不嘒嘒則不吐滓滂雲而散歆

歆音系上出也滓音物滂音物雲音物而散音物歆音物

是以必樣氏之作易也繇絡天地

經以八卦文王附六爻孔子錯其象而彖其辭然後發天

地之臧定萬物之基典謨之篇雅頌之聲不温純深潤則

不足以揚鴻烈而章緝熙蓋靡為宰音相也靡無也言

寂寞為尸大味必淡淡徒大音必希大語斗斗大道低回

是以聲之眇者眇請不可同於衆人之耳形之美者不可

棍於世俗之目棍同也辭之衍者不可齊於庸人之聽今

夫弦者高張急徽追趨徽琴徵表發與抑走則坐者

不期而附試為之施咸池偷六莖音發籥九成則

莫有和也和胡是故鍾期死伯也才絕弦破琴而不肯與衆

鼓攬人亡則匠石輟斤而不敢斲斲乃師曠之調鍾矣

知音者之在後音平公鍾工者以師曠知鍾之不調也

孔子作春秋幾君子之前睹也目莫老聃有遺言貴知我

者希此非其操歟。雄見諸子各以其知舛馳大氏詆訾

聖人即為怪迂析辯詭辭以撓世事大氏歸也詆訾毀也

也音音紫迂音雖小辨終破大道而惑衆使溺於所聞而

不自知其非也及大史公記六國歷楚漢訖麟止不與聖

人同是非頗謬於經故人時有問雄者常用法應之譏以

為十三卷象論詰虎曰法言

易佳傳

三六 盈 類

互註文章冠天下

見地竟為侈麗闕衍之辭沒其風

論之義是以揚子悔之

見藝文志

博物洽聞通古今其

言有補於世

見劉向傳

作酒箴以諷成帝

見陳遵傳

博極群書

見司馬遷贊

贊曰初雄年四十餘自蜀來至游京師大司馬王音奇

其文雅召為門下史薦雄待詔歲餘奏羽獵賦除為郎

給事黃門與王莽劉歆並哀帝之初與董賢同官當成

哀平間莽賢皆為三公權傾人主所薦莫不拔擢而雄

三世不徙官及莽篡位談說之士用符命稱功德獲封

爵者甚衆雄復不仕以耆老久次轉為大夫恬於執利

迺如是實好古而樂道其意欲求文章成名於後世以

為經莫大於易故作太玄傳莫大於論語作法言史記

莫善於倉頡作訓纂箴莫善於虞箴作州箴

莫深於離騷反而廣之辭莫麗於相如作四賦皆斟酌

其本相與放依而馳騁云

放甫往反

用心於內不求於外於

時人皆習之

忽與同

惟劉歆及范滂敬焉

遠千

而桓譚以

為絕倫王莽時劉歆甄豐皆為上公莽既以符命自立

即位之後欲絕其原以神前事而豐子尋歆子棻

扶云反

復獻之恭誅豐父子投棻囚裔辭所連及便收不請

不請時雄校書天祿閣上治獄使者來欲收雄雄恐不能



自免迺從閣上自投下幾死幾鉅恭聞之曰椎素不與

事與讀何故在此間請問其故迺劉棻嘗從椎學作奇

字椎不知情有詔勿問然京師為之語曰惟寂寞自投

閣爰清淨作符命椎以病免復召為大夫家素貧嗜酒

人希至其門時有好事者載酒肴從游學而鉅鹿侯色

空自若今學者有祿利然尚不能明易又如玄何吾恐

後人用覆瓿瓿音部也小兒也雄笑而不應年七十一天鳳

五年卒時嚴光聞椎死謂桓譚曰子常稱椎書豈能傳

於後世乎譚曰必傳顧君與譚不及見也凡人賤近貴

遠親見子雲祿位容貌不能動人故輕其書昔老聃者

虛無之言兩篇薄仁義非禮學然後世好之者尚以為

過於五經自漢文景之君及司馬遷皆有是言今揚雄

之書文義至深而論不詭於聖人詭違若使遭遇時君

更闕賢知為所稱善更工行反則必度越諸子矣諸儒或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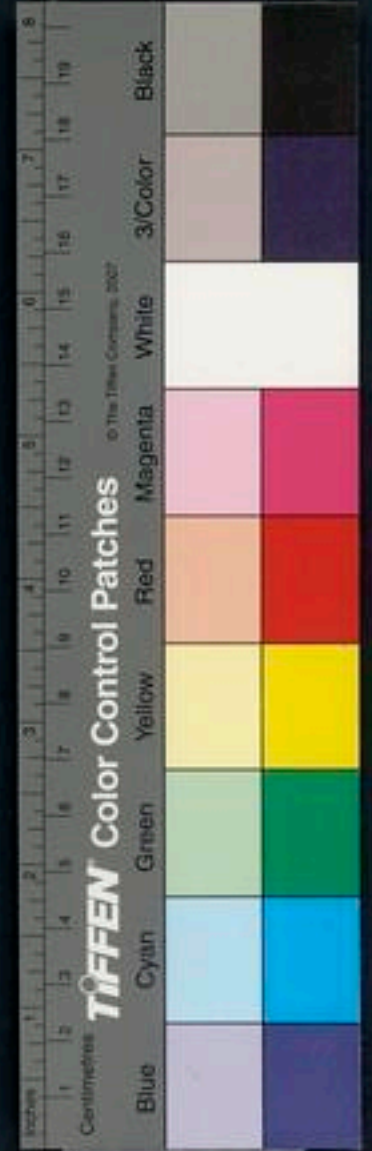
譏為雄非聖人而作經猶春秋吳楚之君僭號稱王蓋

誅絕之罪也師古曰絕謂無繼嗣原文自雄之沒至今

四十餘年其法言大行而玄終不顯然篇籍俱存

啟傳淵哉若人實好斯文初擬相如獻賦黃門輟而覃

思草法與玄與同與斟酌六經放易象論潛于篇籍以章



東萊先生西漢詳節卷之二十五

厥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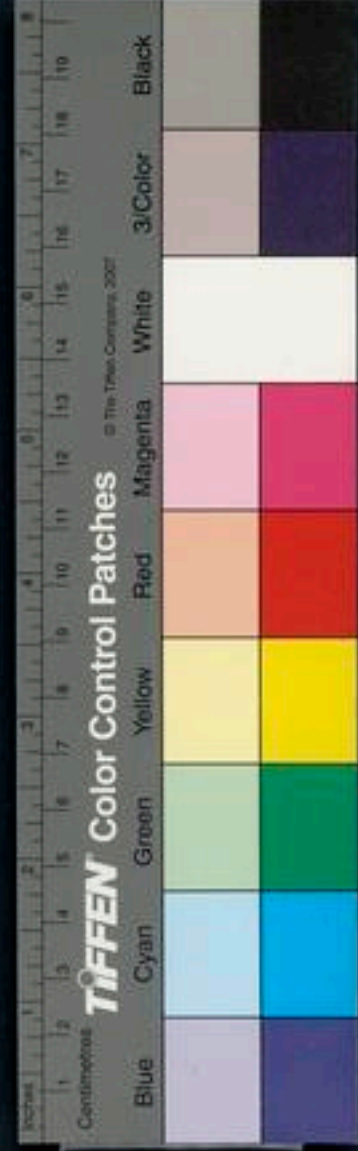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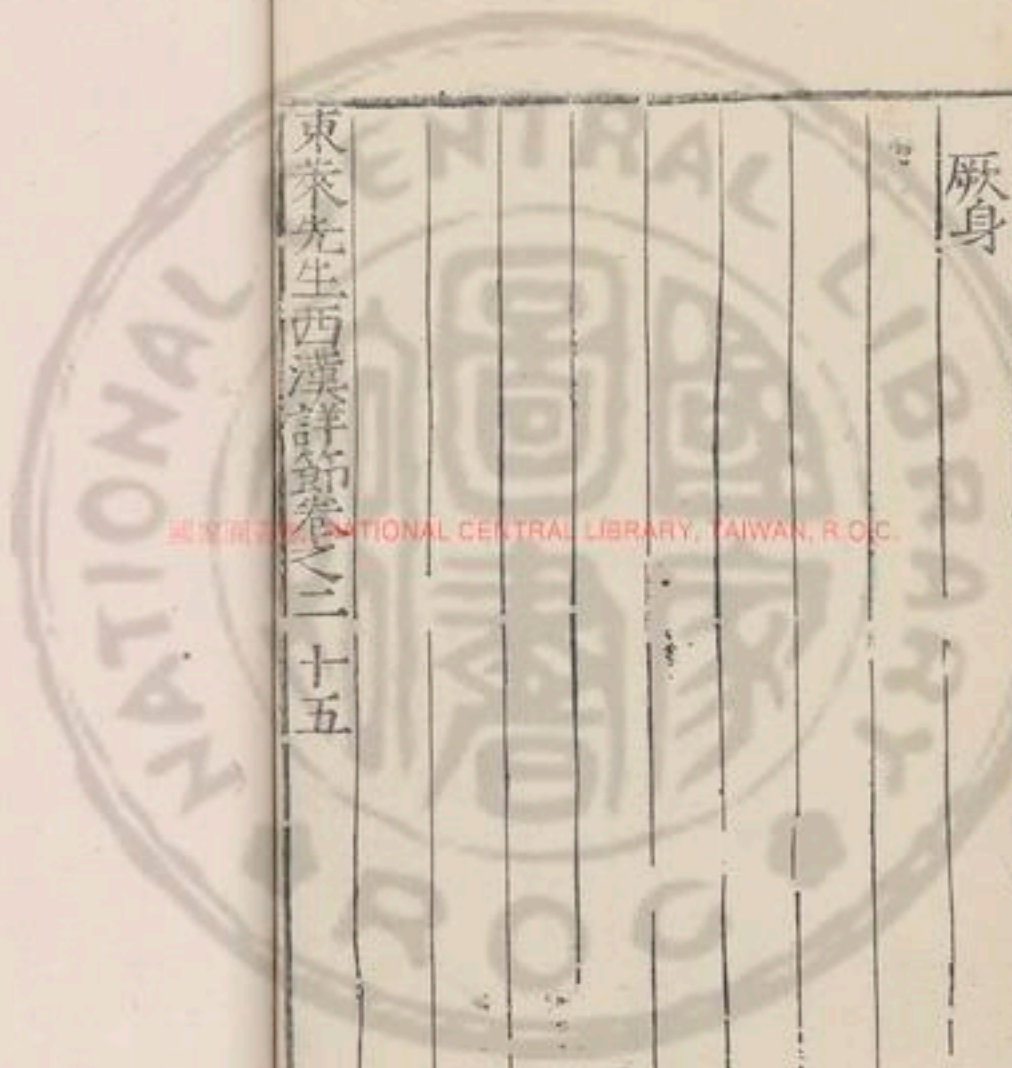
西漢書卷之二十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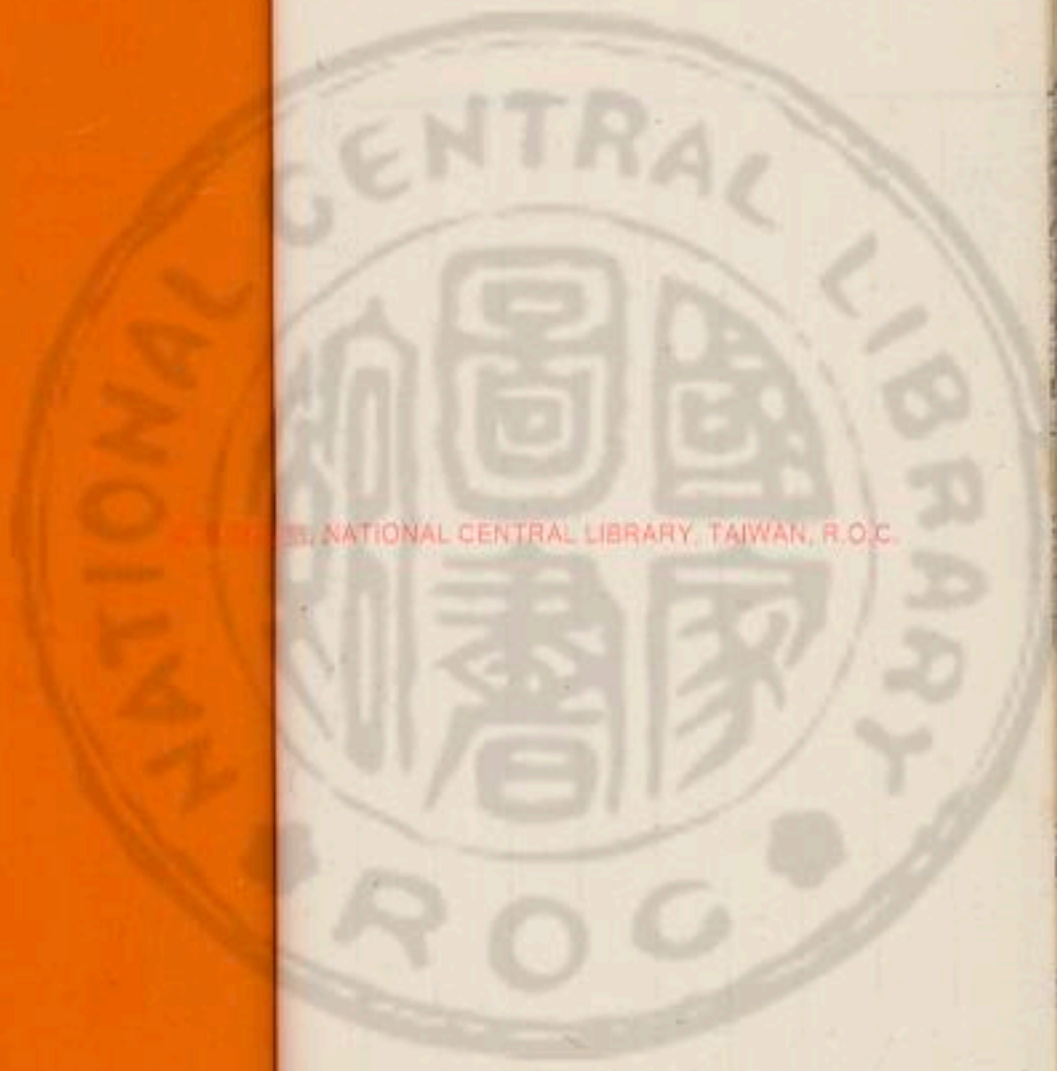
本水作

三十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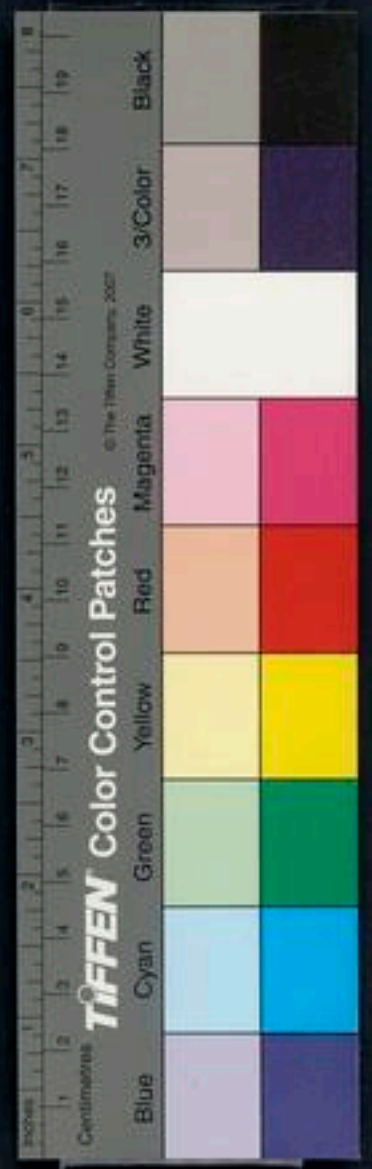
五

珠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Inches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Centimeters 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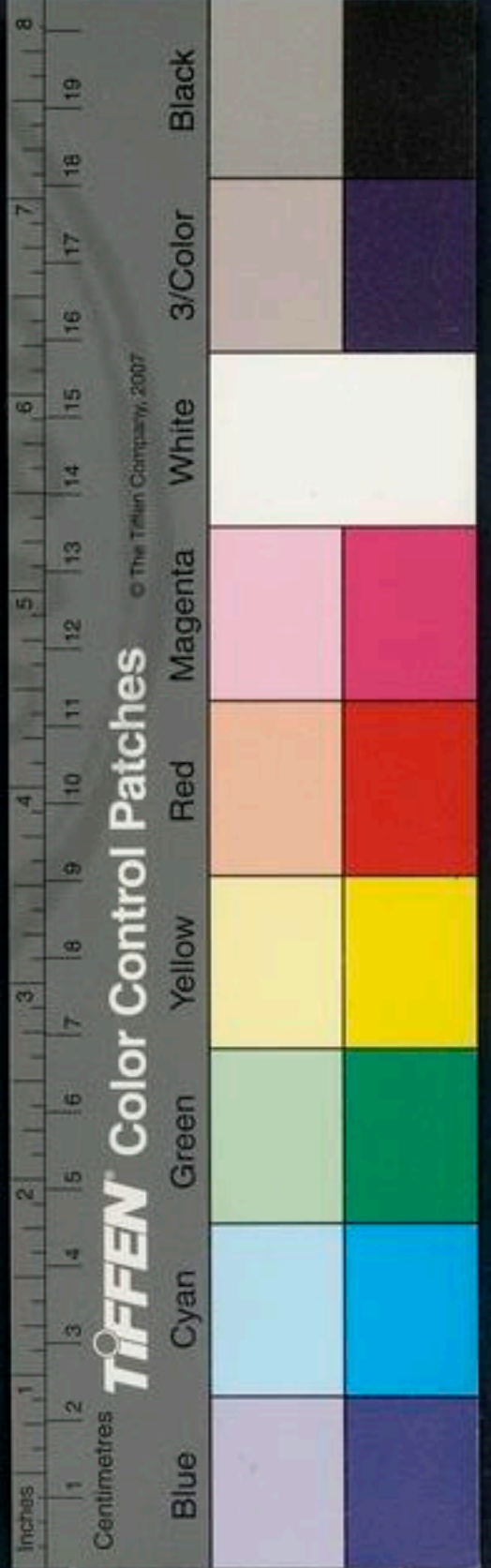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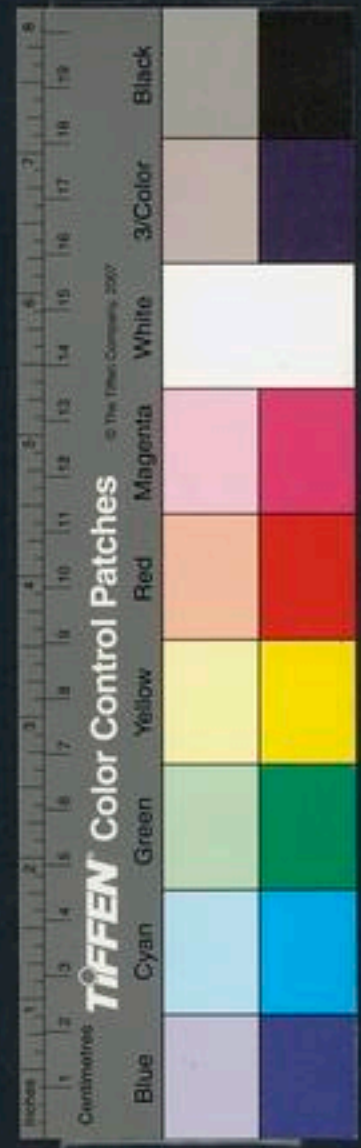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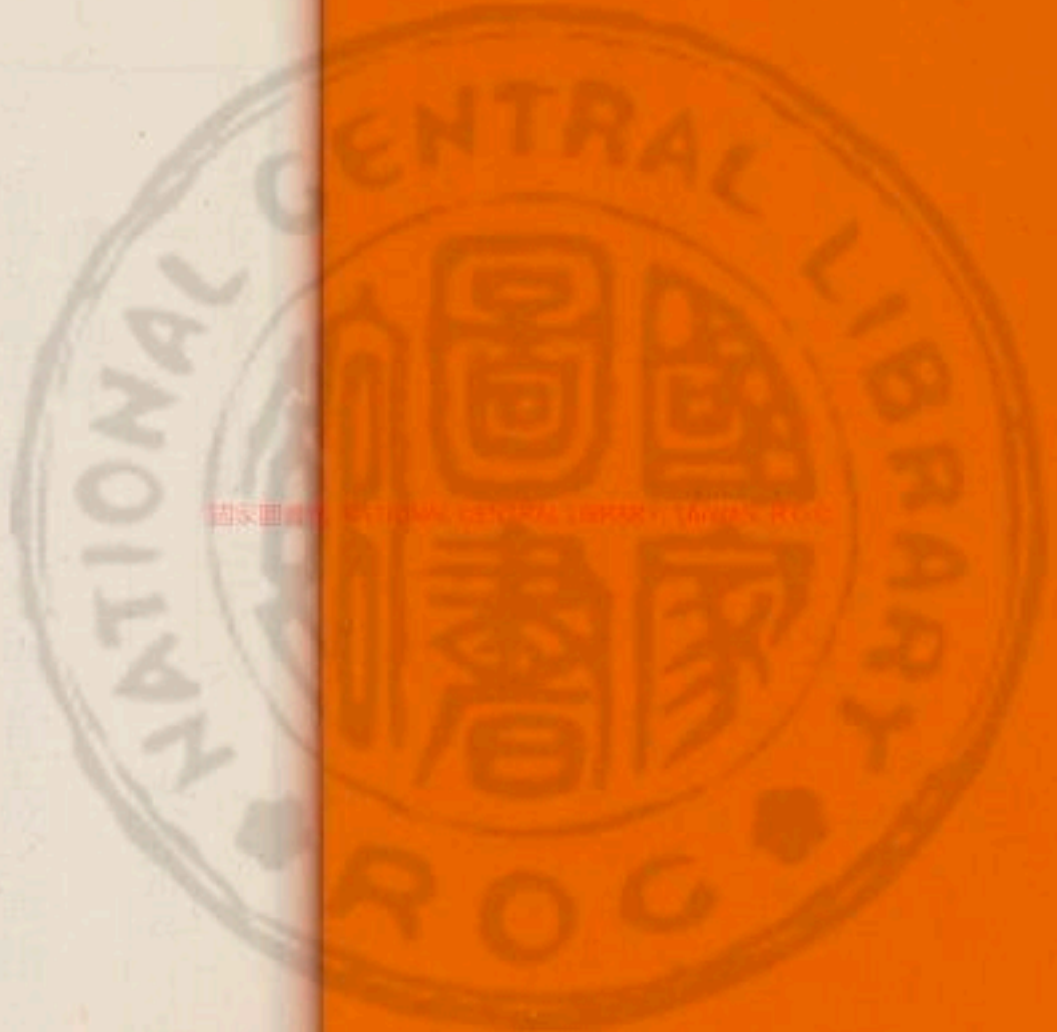


© 2008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P.O.C





229672 v27



東萊先生西漢詳節卷之二十六

儒林傳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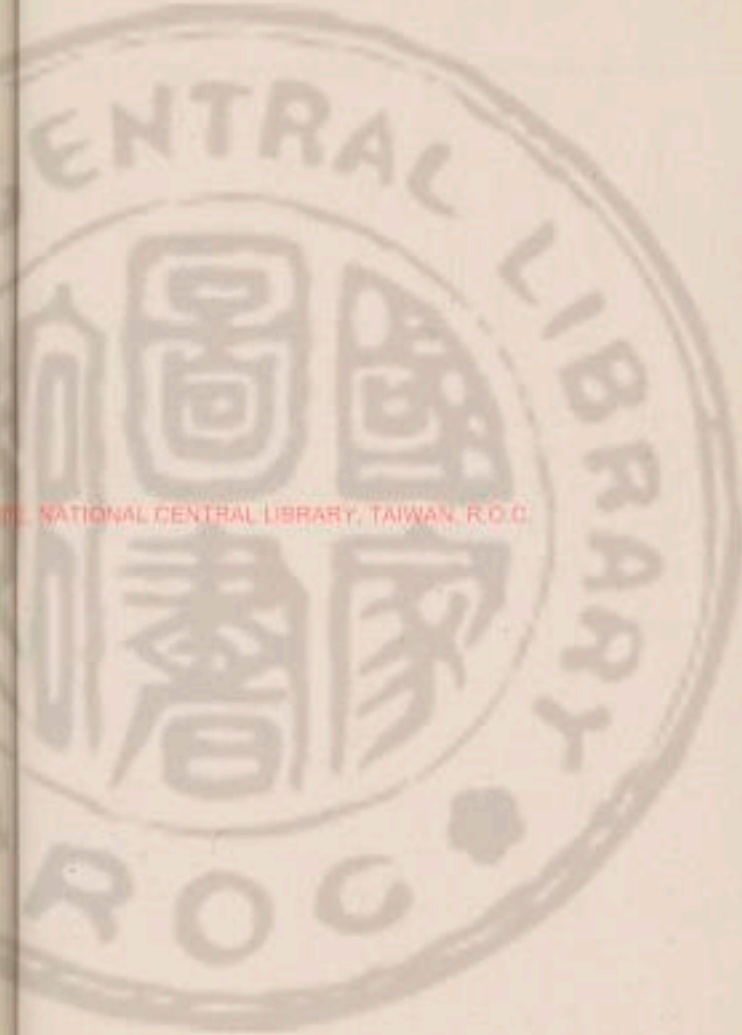
陝西布政司重刊

古之儒者博學學六統之文六學者王教之典籍先聖所以明天道正人倫致至治之成法也周道既衰壞於幽厲禮樂征伐自諸侯出陵夷二百餘年陵夷言漸頽替也而孔子興以聖德遭季世知言之不用而道之不行迺歎曰鳳鳥不

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於是應聘

諸侯以答禮行誼師古曰答禮謂有問禮者則為應答而申明之仲馮曰也之有禮亦以禮答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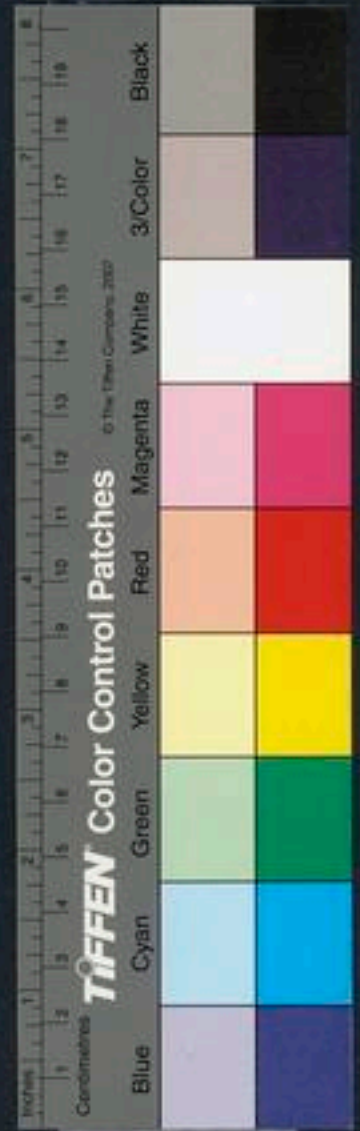
西入周南至楚畏匡奸音陳好七十餘君奸音適齊聞韶三



月不知肉味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自衛反魯謂哀公十一年也道衰樂廢故各得其所孔憲觀古今篇籍廼稱曰大哉堯之為君也雅天為大雅堯則之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煥乎其有文章又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於是叙書則斷堯典稱樂則法韶舞論詩則首周南綴周之禮因魯春秋舉十二公行事繩之以文武之道成一王法至獲麟而止蓋晚而好易讀之五經編三絕而為之傳編所以也殊之甚故編簡之萃為之三絕也傳謂象象係辭文言說卦之篇皆因近聖之事呂立先王之教以音故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仲尼既沒七十子之徒散游諸侯大者為卿擯

師傅小者交教士大夫或隱而不見故子張居陳灣臺子羽居楚子夏居西河子貢終於齊如田子方段干木吳起禽滑釐之屬皆受業於子夏之倫為王者師是時獨魏文侯好學天下並爭於戰國儒術既黜焉然齊魯之間學者猶弗廢至於威宣之際威宣齊王孟子孫卿之列咸遵夫子之業而潤色之呂學顯於當世及至秦始皇兼天下燔詩書殺術士今新豐縣溫湯泉熱鄆鄉溫湯西南三里有三里有人患天下不從所教更法諸生到者拜為師中百人乃密令冬種瓜於巖山院谷中溫處瓜實成認博士諸生說之人入不同乃命就視之為伏機諸生皆至因發機從後六學從此缺矣陳涉之王也魯諸儒持孔氏禮器往歸之於是孔

白雲書卷之三十一 儒林傳序 二



甲為涉博士卒與俱死孔光傳為陳涉陳涉起匹夫

適戍呂立號口讀不滿歲而滅亡其事至微淺然而縉紳

先生負禮器往委質為臣者何也呂秦禁其業積怨而發

憤於陳王也及高皇帝誅項藉引兵圍魯魯中諸儒尚講

誦習禮弦歌之音不絕豈非聖人遺化好學之國哉於是

諸儒始得脩其經學講習太射鄉飲之禮叔孫通作漢禮

儀因為奉常諸弟子共定者咸為選首然後謂然於學

序謂在然尚有干戈平定四海言陳希盧綜韓信亦未皇序

序之事也孝惠高后時公卿皆武功臣孝文時頗登用

之言及至孝景不任儒實太后又好黃老術故諸博士具

官待問未有進者漢興言易自油川田生言書自濟南伏

生言詩於魯則申培公培音於齊則轅固生燕則韓太傅

名嬰言禮則魯高堂生言春秋於齊則胡毋生於趙則董

仲舒及賈太后崩田蚡為丞相黜黃老刑名百家之言起

文學儒者以百數而公孫弘以治春秋為丞相封侯天下

士靡然鄉風矣弘為學官悼道之鬱滯迺請白丞相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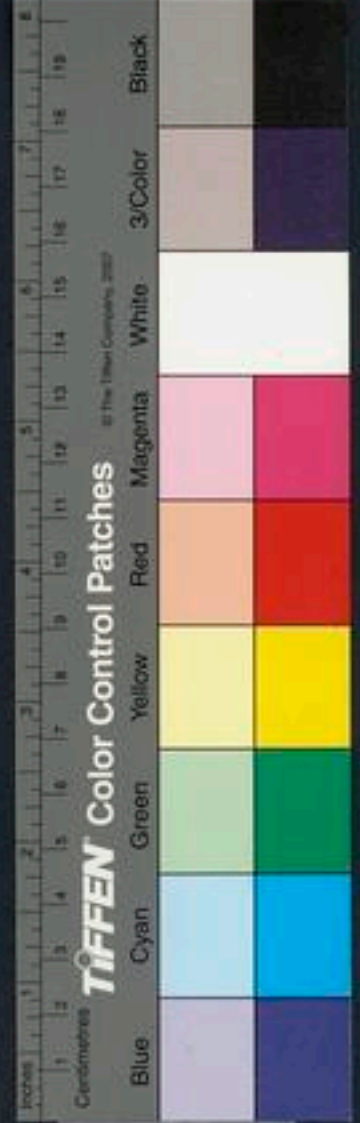
史言制曰蓋聞導民以禮風之以樂婚姻者居室之大倫

也今禮廢樂崩朕甚愍焉故詳延天下方聞之士咸登諸

朝其令禮官勸學講議洽聞舉遺興禮以為天下先太常

議予博士弟子崇鄉里之化以厲賢材焉謹與太常臧博

士



西漢書卷之三十三 儒林傳序 四

備負誦者功令它如律令制曰可廣文曰守此文意本緣

使文學士布在州郡也然顏解未甚悉今區別言之治禮

字故以文學禮義為官選留帶者言治禮掌故令在也官

而遺常留帶今遷之請選釋其秩比二百石以上及吏百

石道一奠以上補左右內史太史行卒史言文學掌故留帶

乃以百石用者為其曉事優之也此百石以下補郡太守

卒史皆各一人邊郡一人言文學掌故之在百石者與史

百石同也先用誦多者此數邑先用滿多者也不足擇掌

故言此數品不足則擇見方為掌故也以補中二千石蜀

者以與已同言自此二百至此百石卒史者已而臨二千

石蜀也自有錄有為卒史遷而為蜀也文學掌故補郡蜀者

即不足所擇用故但得為臨蜀也備負者總言此二百皆

備負自此以來公卿大夫吏彬彬多文學之士矣昭帝時

舉賢良文學增博士弟子員滿百人宣帝末增倍之元帝

好儒能通一經者皆復考目數年以用度不足更為設員

千人邵國致五經百石卒史成帝末或言孔子布衣養徒

三千人今天子太學弟子少於是增弟子員三千人歲餘

復如故時王莽秉政增元士之士得受業如弟子勿

以為自歲課甲科四十人為郎中乙科二十人為太子舍

人丙科四十人補文學掌故云

自魯商瞿子木受易孔子瞿姓也以授魯橋庇子庸姓橋

字子庸授江東馯臂子弓音音子弓授燕周醜子家子

家授東武孫虞子乘子乘授齊田何子裝及秦禁學易為

卜筮之書獨不禁故傳受者不絕漢言易者本之田何



丁寬傳

丁寬字子襄梁人也初梁項生從田何受易時寬為項生從者讀易精敏材過項生遂事何學成何謝寬告令寬東歸何謂門人曰易以東矣寬至雒陽復從周王孫受古義號周氏傳景帝時寬為梁孝王將軍距吳楚號丁將軍作易說三萬言訓故舉大誼而已故謂之今小章句是也

施讎傳

施讎字長卿沛人也從田王孫受易與孟喜梁丘賀並為

門人謙讓常稱學廢不教授梁丘賀為少府事多迺遺子臨分將門人張禹等從讎問讎自匿不肯見賀固請不得已乃授臨等於是賀薦讎結髮事師數十年為童即賀不能及詔拜讎為博士其露中與五經諸儒雜論同異於石渠閣在未央宮北讎授張禹禹授彭宣由是施家有張彭之學

孟喜傳

孟喜字長卿東海蘭陵人也父號孟卿善為禮春秋授后蒼疏廣世所傳后氏禮疏氏春秋皆出孟卿孟卿以禮經多春秋煩雜迺使喜從田王孫受易喜好自稱譽得易家



候陰陽災變書詐言師田生且死時獨傳之又蜀人趙賓
 奸小數書後為易師易文以為箕子明夷陰陽氣亡箕子
 箕子者萬物方茲也陳曰箕子之明夷利貞此箕子者
 謂殷父師說洪範者而賓妄為說
 耳茲茲言其根茲方茲茂也茲音茲又音昔賓持論巧慧易家不能難皆曰非
 古法也云受孟喜喜為名之後賓死莫能持其說喜因不
 肯認以此不見信喜舉孝廉為郎博士缺眾人薦喜上
 聞喜改師法遂不用喜喜授同郡白光少子沛翟牧子凡
 皆為博士絲是有翟孟白之學

梁丘賀傳

梁丘賀字長翁琅邪諸人也以能心計為武騎從京房受

勿別京房非焦延壽弟子為課吏法者更事田王孫宣帝時聞京房為易

明求其門人得賀賀入說上善之以為郎會八月欽耐行

祠孝昭廟先戲旄頭劔挺墮古地首垂涅中乃卿乘輿

車卿諱馬驚於是召賀筮之有兵謀不吉上還使有司侍

祠是時霍氏外孫任宣坐謀反誅霍光傳云任宣霍氏之

宣子章亡在渭城界中夜入廟居即聞執戟立廟門待上

至欲謀為逆發覺伏誅故事上常夜入廟其後待明而入

自此始也賀以筮有應絲是近幸為給事中至少府為人

小心周密上信重之年老終子臨亦入說為黃門即其露

中奉使門諸儒於石渠臨學精執專行京房法琅邪王吉



通五經聞臨說善之乃使其子駿從臨受易臨代五鹿充宗君孟為少府

代當作按後人誤改宗者召信臣非臨也

京房傳

京房受易梁人焦延壽字也名贛延壽云常從孟喜問易喜死房以為延壽易即孟氏學程牧曰生不肯肯曰非也至成帝時劉向校書考易說以諸易家說皆祖田何楊叔子將軍大誼略同唯京氏為異黨續曰焦延壽獨得隱士之說託之孟氏不相與同

互註易傳曰聖王在上總命群賢以亮天功則日之

光明五色備具凡五志

費直傳

費直字長翁東萊人也費扶未及治易長於卦筮亡章句徒以彖象係辭七篇文言解說上下經

高相傳

高相沛人也治易亡章句專說陰陽災異自言出於丁將軍

伏生傳

伏生濟南人也名勝伏生碑云也故為秦博士孝文時求能治尚書者天下亡有聞伏生治之欲召時伏生年九十餘老不



能行於是詔太常使掌故龔錯往受之秦時禁書伏生壁藏之其後太兵起流亡漢定伏生求之其書亡數十篇獨得二十九篇即以教于齊魯之間齊魯學者頗能言尚書山東大師亡不涉尚書

歐陽生傳

歐陽生字和伯千乘人也事伏生授兒寬寬有俊材初見武帝語經學上曰吾始以尚書為樸學弗好及聞寬說可觀乃從寬問一篇寬授歐陽生子世世相傳至曾孫高子陽為博士名高字子陽高孫地餘長賓為博士論石渠元帝即位地餘官至少府戒其子曰我死官屬即送汝財物慎毋

受汝九卿儒者子孫以廉潔著可以自成及地餘死官屬

共送數百萬宋祁曰地餘字其子不受天子聞而嘉之賜錢百

萬由是尚書世有歐陽氏學

夏侯勝傳

先夏侯都尉從濟南張生受尚書以傳族子始昌始昌傳勝勝又傳從兄子建由是尚書有大小夏侯之學

周堪傳

周堪字少卿齊人也事大夏侯勝元帝即位擢光祿勳遷授牟卿及長安許商商善為筆者五行論歷四至九卿



西漢書卷之二十一 周禮傳 九

號其門人沛唐林子高為德行平陵吳音偉君為言語重
泉王吉少音為政事齊缺欽幼卿為文學爾古曰一作顏曰
以下為四科次
音王莽時林吉為九卿自表上師家大夫博士即吏為許
氏學者各從門人會車數百兩儒者榮之

互註資質淑茂道術通明論議正直秉心有常發
忿悃信有五愛國之心詳見劉勸道上以古制見

張山拊傳

張山拊字長賓平陵人也音事小夏侯建為博士論石
渠至少府授同縣李尋鄭寬中山陽張無故信都秦恭陳

留傲合無故也 苾脩草句為廣陵太傅守小夏侯說文恭增
師法百萬言見中有雋才成帝賜爵關內侯疾卒谷永上
疏曰鄭寬中音顏子之美管仲商偃之文學嚴然總五經
之妙論音 立師傳之顯位卒然早終宜加葬禮賜之
令謚上弔贈 甚厚由是小夏侯有鄭張秦假李氏之

學

孔安國傳

孔氏有古文尚書孔安國以今文字讀之因以起其家逸
書獨十餘篇並尚書茲多於是矣遭巫蠱未立於學官安
國為諫大夫音都尉朝師古曰朝而司馬遷亦從安國問

後漢書卷之二十一 孔安國傳



故遷書載光曲禹貢洪範微子金縢諸篇多古文說世所傳百兩篇者中策萊張霸分析合二十九篇以為數十又采左氏傳書疑為作首尾凡百二篇篇或數簡文意淺陋成帝時求其古文者霸以能為百兩徵以中書校之非是中書天子書霸所藏之書霸受父父有弟子尉氏樊立時太中大夫平當勸上存之後樊並謀及迺黜其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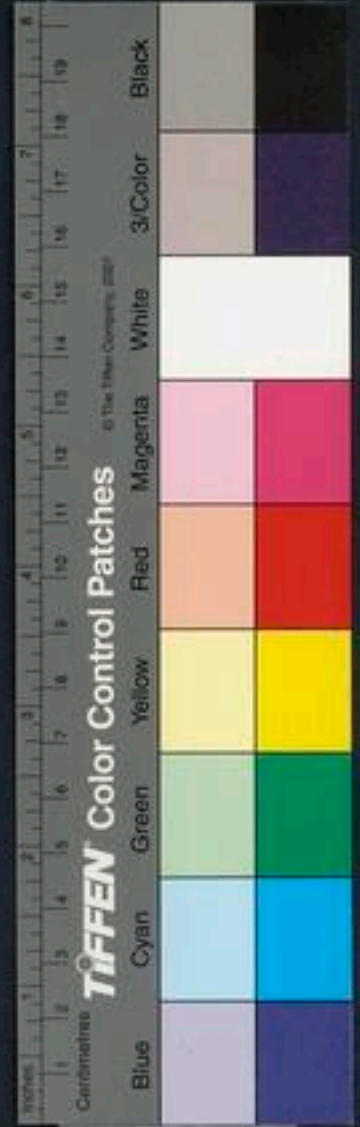
申公傳

申公魯人也少與楚元王交俱事齊人浮丘伯受詩元王嘉子鄧嗣立太申公傳太子戊戊不好學病申公及戊立為王胥申公申公齊非齊魯相而申公愧之歸魯退居家教終

身不出門後謝賓客獨王命召之乃往弟子自遠方至受業者千餘人由公獨以詩經為訓故以教亡傳口說不為解說之傳嶽者則闕弗傳謂陵王戚及代趙綰亦嘗受詩申公館藏請立明堂不能就其事乃言師申公上使使東帛加璧安車以蒲棗輪迎申公弟子二人乘軺傳從傳張至見上上問治亂之事申公已八十餘歲對曰為治者不在多言顧力行何如耳顧念也力行勉力為行也

致堂胡氏曰申公之言當矣第未知所謂力行者何事

爾申公開而而未告武帝弗意而不問惜哉申公為議明堂而王對既不合又留魯邸而議巡守律歷



服色事夫豈方行之急務哉其不逮穉生又可見於此矣

是時上方好文辭見申公對默然已招致則以為太中

大天舍魯知以明堂事太皇太后喜老子言不說儒術

得館臧之過以讓上曰此欲復為新垣平也上因發明堂

事下館臧吏也自殺申公亦病免歸數年卒申公卒以詩

春秋授而瑕丘江公盡能傳之徒眾最盛及魯許生免中

徐公免中皆小學教授韋賢治詩事大江公及許生又治

禮至丞相傳丁亥成由是魯詩有韋氏學

互註為詩最精始為詩傳號魯詩

而確春于市 並焚元王傳

王式傳

王式字翁思東平新桃人也事免中徐公及許生式為昌

邑王師王以淫亂廢昌邑群臣皆下獄誅唯王吉龔遂以

數諫咸死論式繫獄當死治事使者責問曰師何以亡諫

書式對曰臣以詩三百五篇朝夕授王至於忠臣孝子之

篇未嘗不為王反復誦之也至於危亡失道之君未嘗不

流涕為王深陳之也臣以三百五篇諫是以亡諫書使者

以聞亦得減死論歸家不教授山陽張長安幼君長安先

事式後東平唐長宏浦褚少孫亦來事式問經數篇式謝

百卷...



曰聞之於師具是矣自潤色之不肯復授唐生褚生應博

士弟子選諸博士搢衣登堂頌禮其嚴無衣謂以手內舉

及式誦說有法疑者立蓋不言孔子蓋有不知而作之者

耳原父曰按荀卿書區蓋之間疑則不言諸博士驚問何

師對曰事式皆素聞其賢共薦式詔除下為博士式徵來

衣博士衣而不冠曰刑餘之人何宜復充禮官既至止舍

中會諸大夫共持酒肉勞式勞去及皆注意高仰之博士王

公世為魯詩宗至江公者孝經說心嫉式謂歌吹諸生曰

歌驪駒驪駒詩篇名也見大戴禮容歌去歌之其前云曰

聞之於師容歌驪駒主人歌客毋庸歸原父曰季文術一

之歌主人無所歸不當歌也今日諸君為主人日尚早未可也江翁曰

經何以言之式曰在之禮江翁曰何狗曲也言狗者輕

曲安政式耻之陽醉邊陲原父曰地字過使式客罷讓諸生

曰我本不欲來諸生強勸我竟為駁子所辱守遂謝免歸終

於家

轅固傳

轅固齊人也以治詩孝景時為博士與黃生爭論於上前

黃生曰湯武非受命廼殺也固曰不然夫桀紂荒亂天下

之心皆歸湯武湯武因天下之心而誅桀紂之民弗為使

而歸湯武湯武不得已而立非受命而何黃生曰冠雖敝



西漢書卷之三十三 車臣傳

必加於首獲雖新必貫於足何者上下之分也今桀紂雖
失道然君上也湯武雖聖臣下也夫主有失行臣不正言
匡過以導天子友因過而誅之代立南面非殺而何固曰
必若云是高皇帝代秦即天子之位非邪於是上曰食肉
毋食馬肝未為不知味也師古曰一馬肝有毒食之殺人
者不必須論湯武此欲言學子者曰言湯武受命不為愚也
馬肝有毒食之恐殺人幸得無食也湯武為殺背經義也遂使固入圍擊武上知太后怒而固直言無
固固曰此家人言耳太后怒曰女得司空城旦書乎道家
法為急比之迺使固入圍擊武上知太后怒而固直言無
於法律 卒迺假固利兵下圍刺歲正中其心是應手而倒太

然亡以復舉後上以固庶直拜清河太傅瘞免武帝初
位役以賢良徵諸儒多嫉毀曰固老罷歸之時固已九十
餘矣公孫弘亦徵反目而事固曰公孫子務正學以言
無曲學以阿世諸齊以詩顯皆固之子弟也

后蒼傳

后蒼字近君東海郟人也事夏侯始昌始昌通五經蒼亦
通詩為博士至少府授翼奉蕭望之匡衡授師丹伏理
由是齊詩有翼匡師伏之學

韓嬰傳

韓嬰燕人也景帝時至常山太傅嬰推詩人之意而作內



外傳數萬言其語頗與齊魯間殊然歸一也淮南貴生受
之燕趙間言詩者曰韓生韓生亦以易授人推易意
而為之傳燕趙間好詩故其易微武帝時嬰與董仲舒論
 於上前其人精悍處事分明仲舒不能難也後其孫商為
 博士

趙子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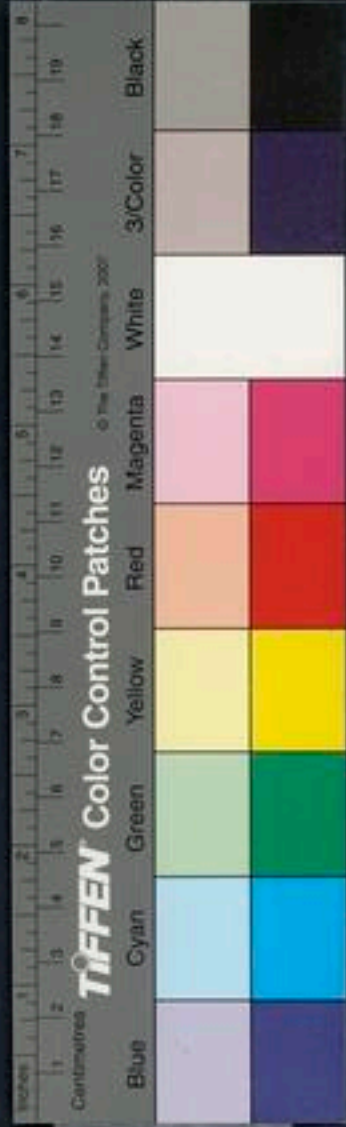
趙子河內人也事燕韓生授蔡誼誼授食子公
 與王吉食生授而禾豐吉授長孫順由是韓詩有
 王食長孫之學

毛公傳

毛公趙人也治詩為河間獻王博士授同國貫長卿長卿
 授解延年延年授徐敖由是言毛詩者本之徐敖○漢興
 魯高堂生博士禮十七篇而徐生善為頌漢書儀有二即
事有徐氏徐氏後有張氏不知經但能盤辟為禮容天下
郡國有容史皆請命日學之須讀與容同下皆類此
 故諸言禮為容者由徐氏

孟卿傳

孟卿東海人也事蕭奮以授后倉奮徐氏弟子倉說禮數萬言
 號曰后氏曲臺記曲臺數在授梁戴德延君戴聖次君沛
 慶魯孝公孝公為東平太傅德號大戴為信都太傅聖號



西漢書卷之二十一 五刑傳 二十五
小戴以博士論石渠由是禮有大戴小戴慶氏之學大戴
授琅邪徐良家世傳業小戴授梁人橋仁楊策家世傳業
由是大戴有徐氏小戴有橋楊之學

胡毋生傳

胡毋生字子都齊人也治公羊春秋為景帝博士與董仲
舒同業仲舒著書稱其德年老歸教於齊齊之言春秋者
宗事之公孫弘亦頗受焉弟子遂之者遂謂名位成達者
原入曰之子孫
蘭陵褚大東平麤公廣川段仲溫呂步舒大至梁相步舒
丞相長史唯麤公守學不失師法為昭帝諫大夫授東海
孟卿魯睦孟喜坐說災異誅

嚴彭祖傳

嚴彭祖字公子東海下邳人也與顏安樂俱事眭子孟
子百餘人唯彭祖安樂為明質問疑誼各持所見孟曰春
秋之意在二子矣孟死彭祖安樂各顯門教授由是公羊
春秋有顏嚴之學彭祖為管帝博士遷太子大傅兼直
不事權貴或說曰天時不勝人事君以不修小禮曲意亡
貴人左右之助絀誼雖高不至宰相願少自勉彊彭祖曰
此通經術固當脩行先王之道何可委曲從俗苟求富貴
乎竟以太傅官終

顏安樂傳

顏安樂字季平魯人也與彭祖同業仲舒著書稱其德年老歸教於齊齊之言春秋者宗事之公孫弘亦頗受焉弟子遂之者遂謂名位成達者原入曰之子孫

西漢書卷之五十六 漢安樂字公孫魯 魯人睦孟姊子也家貧為學精力官
至上郡太守丞

瑕丘江公傳

瑕丘江公受穀梁春秋及詩於魯申公傳子至孫為博士
武帝時江公與董仲舒竝仲舒通五經能持論善屬文江
公內於口上使與董仲舒議不如仲舒而丞相公孫弘本
為公羊學比輯其義此類麻反次也卒用董生於是上因
尊公羊家詔太子受公羊春秋由是公羊大興太子既通
復私問穀梁而善之宣帝即位聞衛太子好穀梁春秋以
問丞相韋賢長信少府夏侯勝等皆魯人也言穀梁子本

魯學公羊氏西齊學也宜與穀梁時蔡千秋為郎召見與
公羊家並說上善穀梁說擢千秋為諫大夫復選郎十人
從受自元康中始講至甘露元年積十餘歲皆明習禮者
五經名儒太子太傅蕭望之等太議殿中平公羊穀梁同
異各以經處是非時公羊博士嚴彭祖穀梁議郎尹更始
待詔劉向竝論議三十餘事望之等十一人各以經誼對
多從穀梁由是穀梁之學太盛

房鳳傳

房鳳字子元不其人也其音基琅邪之縣也大司馬王根薦鳳明經
通達擢為光祿大夫時光祿勳王薤與奉車都尉劉歆共



校書三人皆侍中歆曰左氏春秋可立哀帝納之以問諸儒皆不對歆於是數見丞相孔光為言左氏以求助光卒不肯唯鳳雖許歆遂共移書責之太常博士語在歆傳大司空師丹奏歆非毀先帝所立上於是出龍驤補吏龔為弘農歆河內鳳九江太守

漢興北平侯張蒼及梁太傅賈誼京兆尹張敞太中大夫劉公子皆脩春秋左氏傳誼為左氏傳訓故授趙人貫公其子長卿授清河張禹禹授尹更始更始傳子咸及翟方進胡常嘗授黎陽賈護而劉歆從尹咸及翟方進受由是言左氏者本之賈護劉歆

賈曰自武帝立五經博士開弟子員設科射策斯以官祿訖於元始百有餘年傳業者寢盛支葉蕃滋一經說至百餘萬言六師衆至千餘人蓋祿利之路然也初書唯有歐陽禮后易楊春秋公羊而已至孝宣世復立大小夏侯尚書大小戴禮施孟梁丘易歆梁春秋至元帝世復立京氏易平帝時又立左氏春秋毛詩逸禮古文尚書所以罔羅遺失蓋而存之是在其中矣

叙傳續漢書續漢書我聖文漢存其業六學析分是綜是理是綱是紀師徒彌散著其終始

循吏傳



漢興之初及秦之敝與民休息凡事簡易禁網疏闊而相

國蕭曹以寬厚清靜為天下師民作畫一之歌

若畫一昔秦代之守而分失 孝惠垂拱高后女主不出房闈而天下晏

然民務稼穡衣食滋殖至于文帝遂移風易俗是時循吏

如河南守吳公蜀守文翁之屬皆謹身帥先居以廉平不

至於嚴而民從化孝武之世外攘四夷內改法度民用彫

敝奸軌不禁時少能以化治稱者唯江都相董仲舒內史

公孫弘兒寬居官可紀三人皆儒者通於世務明習文法

以經術潤飾吏事天子器之仲舒數謝病去弘寬至三公

孝昭幼冲霍光秉政承奢侈師旅之後海內虛耗光因省

守職無所改作至於始元元鳳之間匈奴鄉化百姓益富

舉賢良文學問民所疾苦於是罷酒榷而議鹽鐵矣及孝

宣絲反陋而登至尊興于閭閻

難自霍光薨後始躬萬機厲精為治五日一聽事自丞相

以下各奉職而進及拜刺史守相輒親見問觀其所繇退

而考察所行以質其言有名實不相應必知其所以然常

稱曰庶民所以安其田里而亡歎息愁恨之心者政平訟

理也與我共此者其准良二千石乎以為太守吏民之本

數變易則下不安民知其將久不可欺罔迺服從其教化

故二千石有治理効輒以璽書勉厲增秩賜金或爵至關

西漢書卷之三十六 循吏傳



內侯公卿缺則選諸所表以次用之是故漢世良吏於是為盛稱中興焉若趙廣漢韓延壽尹翁歸嚴延年張敞之屬皆稱其位然任刑罰或抵罪誅王成黃霸朱邑龔遂鄭弘召信臣等所居民富所去見思生有榮號死有奉祀此廉潔庶幾德讓君子之遺風矣廉潔言有風采也

文翁傳

文翁廬江舒人也少好學通五經以郡縣吏察舉景帝末為蜀郡守仁愛好教化見蜀地辟陋辟讀曰僻有蠻夷風文翁欲誘進之廼選郡縣小吏開筵筵讀曰筵有材者張叔等十餘人親自飭厲遺諸諸師受業博士博士學律令減省少府用度實

刀布蜀物商計吏以遺博士

少府郡掌財物府以洪太守者也刀蜀刀有環者布蜀布

細密者二者蜀人作之皆善故備之以為貨

數歲蜀生皆成就還歸文翁以

為右職用以察舉官有至郡守刺史者又修起學宮於成

都市中

學宮學之官舍也

招下縣子弟以為學官弟子下縣四縣之縣非郡

所治為除更繇不令從役也更工也

高者以補郡縣吏次為

孝弟力田常選學官童子使在便坐受事

便坐不卧天非正使可以視事

每出行縣益從學官諸生明經飭行者與俱使傳教令出

入閨閣縣邑吏民見而榮之數年爭欲為學官弟子富人

至出錢以求之繇是大化蜀地學於京師者比齊魯焉至

武帝廼令天下郡國皆立學校官自文翁為之始云文翁



終於蜀吏民為立祠堂歲時祭祀不絕至今巴蜀好文雅
文翁之化也文翁學堂在遂州城內

王成傳

王成不知何郡人也為膠東相治甚有聲宣帝最先褒之
地節三年詔曰蓋聞有功不賞有罪不誅雖唐虞不能以
化天下今膠東相成勞來不怠流民自占八萬餘口治有
異等之効其賜成爵關內侯秩中二千石未及徵用會病
卒官後詔使丞相御史問郡國上計長吏守丞以政令得
失貢父曰史當作史郎使守丞國使長史皆一物也故總
言即國上計長史守丞後漢百官志關內侯王相如太守
長史如御史又邊郡有丞丞有長史長史上計無侯矣長
史者通于令丞尉之稱與守丞連言之說不可不用下言

長史守丞或對言前膠東相成偽自增加以蒙顯賞是後俗
史多為虛名云

黃霸傳

黃霸字次公淮陽陽夏人也夏工少學律令喜為吏喜詩
史及

武帝末以待詔入錢賞官補侍郎謁者坐同產有罪劾免

同產謂兄弟也後復入穀沈黎郡補左馮翊二百石卒史三輔郡
得任用

它郡人而卒史獨二馮翊以霸入財為官不署右職高職
也

使領郡錢穀計簿書正以廉稱察補河東均輸長復察為

河南太守丞霸為人明察內敏又習文法然溫良有讓足

知善御眾為丞處議當於法合人心太守甚任之吏民愛



敬焉。○自武帝末用法深，昭帝立，幼大將軍霍光秉政，大臣爭權，上官桀等作亂，光既誅之，遂遵武帝法度，以刑罰痛繩群下，繇是俗吏上嚴酷，以為能，而霸獨用寬和為名。○會宣帝即位，在民間時，知百姓苦吏急也，聞霸持法平，召為廷尉，正數決疑獄。廷中稱平，守丞相長史坐夏侯勝非議詔書，大不敬，霸阿從，不舉劾，皆繫獄。霸因從勝受尚書獄，中再踰冬，積三歲，乃出勝，復為諫大夫，口薦霸於上，擢為楊州刺史。三歲，詔罷朝，為潁川太守，秩比二千石。居官良，分部宣布詔令，分給令民咸知上意，使郵亭鄉官即行

書合傳通送書所止處如後為條教，置父老師，師伍長，班行之於民間，勸以為善，防奸之意，及務耕桑，節用殖財，種樹畜養，去食穀，馬米鹽靡密，初若煩碎，然竊精力能推行之，吏民見者，語次尋繹，問他陰伏，以相察考，嘗欲有所司察，擇長年廉士，遣行屬令周密，出不敢舍郵亭，公於道旁，為鳥攬其肉，民有欲詣府口言事者，適見之，霸與語，道此後，日吏還，謁霸，霸見迎，勞之曰：甚苦食於道旁，乃為鳥所盜，肉吏大驚，以霸知其起居所問，毫釐不敢有所隱，鯨寡孤獨有死無以葬者，鄉部書言霸為區處，其所大木，可以為棺，其亭猪子，可以祭，吏往



皆如其識事聰明如此三式吏民不知所出咸稱神明
 奸人去入它郡盜賊日少霸力行教化而後誅罰務在成
 就安全長吏許丞老病罷督郵白欲逐之霸曰許丞廉吏
 雖老尚能起送迎正煩重聽何傷且善助之母失賢者
 意或問其故霸曰數易長吏送故迎新之費及奸吏緣絕
 簿書盜財物緣因也因交代之際而公私費耗甚多皆當
 出於民所易新吏又未必賢或不如其故徒相益為亂凡
 治道去其泰甚者耳霸以外見內明得吏民心戶口咸增
 治為天下第一○徵守京兆尹秩二千石坐發民治馳道
 不先以聞貶秩有詔歸潁川太守官以八百石居治如其

前前後後八年郡中愈治是時鳳凰神爵數集郡國潁川左
 多天子以霸治行終長者下詔稱楊曰潁川太守霸宣布
 詔令百姓鄉化孝子弟弟貞婦順孫日以衆多田者讓畔
 道不拾遺養視鰥寡賻助貧窮獄或八年亡重罪囚吏民
 鄉于教化興於行誼可謂賢人君子矣其賜爵關內侯黃
 金百斤秩中二千石而潁川孝弟有行義民三老力田皆
 以差賜爵及帛○後徵為太子太傅五鳳三年代丙吉為
 丞相封建成侯霸材長於治民及為丞相總綱紀號令風
 采不及丙魏于定國功名損於治郡時京兆尹張敞舍鶡
 雀飛集丞相府鶡音芬字本作鶡此通用耳鶡者大霸以

西漢書卷之二十一 五十四 十一 六 全



西漢書卷之六十一 黃霸傳 二十一
為神雀議欲以聞敞奏霸曰長史守丞對時敞舍有鴝雀
飛止丞相府屋上見者多知鴝雀問之皆陽不知丞相圖
議上奏曰臣聞上計長史守丞以興化條皇天報下神雀
後知從臣敞舍來乃止臣非敢毀丞相也誠恐群臣並行
偽貌有名亡實非細事也漢家承敞通變造起律令即以
勸善禁奸條貫詳備不可復加宜令貴臣明飭長使守丞
歸告二千石劇事皆以義法令檢式毋得擅為條敘敢挾
詐偽以奸名譽者必先受戮天子嘉納敞言霸其意又樂
陵侯史高以外屬舊恩侍中貴重霸薦高可太尉太子使
尚書乃問霸太尉官罷久矣丞相善之所必也

如國家不虞邊境有事左右之臣皆將帥也夫宣明教化
通達幽隱使獄無冤刑邑無盜賊君之職也將相之官朕
之任焉侍中高帷近臣朕之所自親共知材質君何越職而
舉之尚書令受丞相對霸免冠謝罪數日迺決自是後不
敢復有所請然自漢興言治民吏以霸為首為相五歲其
露三年燕謚定侯○始霸少與善相人者出見一婦人相
者言此婦人當富貴霸問之乃巫家女即取為妻與之終
身

互註治行尤異

見宣帝紀

穎川好爭訟黃霸化以篤厚

見地理志

議以客僮待單于

蕭望之傳

以治行第一入京兆尹

見張敞傳





西漢書卷之二十一 黃帝本紀

穎川以寧恕治蒙加顯賞嚴延壽傳代延壽居穎川因其迹

而太治日韓延

朱品傳事宣帝

朱邑字仲卿廬江舒人也少時為舒桐鄉嗇夫厯平不苛以愛利為行未嘗答辱人存問耆老孤寡遇之有恩所部吏民愛敬焉遷太守卒史舉賢良為大司農丞遷北海太守以治行第一入為大司農○為人醇厚篤於故舊然性公正不可交以私天子器之朝廷敬焉是時張敞為膠東相與邑書曰明主游心太古廣延茂士此誠忠臣竭思之時也直敞遠守劇郡馭於繩墨讀旬臆約結固亡奇也

雖有亦安所施足下以清明之德掌周稷之業司農主百穀故云

猶饑者其糟糠穰歲餘梁肉何則有亡之勢異也昔陳

平雖賢須魏倩而後進魏無知也又借韓信雖許賴蕭公士之美稱也

而後信信音故事各違其時之英俊宋和曰事當作士若必伊尹

呂望而後薦之則此人不因足下而進矣邑感敞言首薦

賢士大夫多得其助者○身為列卿居處儉節祿賜以共

九族鄉黨共音家餘財神爵元年卒天子閔惜下詔稱

揚曰大司農邑廉潔守節退食自公亡疆外之交東脩之

魄可謂淑人君子其賜邑子黃金百斤以奉其祭祀邑病

且死屬其子曰我故為桐鄉吏其民愛我必葬桐鄉後世

西漢書卷之三十一 卷之三十一
子孫奉嘗我不如桐鄉民嘗謂蒸及死其子葬之桐鄉西郭外民果共為邑起家立祠歲時祀祭至今不絕

龔遂傳 事昭宣帝

龔遂字少卿山陽南平陽人也以明經為官至昌邑即中令事王賀賀動作多不正遂為人忠厚剛毅有人節內諫爭於王外書傳相引經義陳禍福至於涕泣蹇蹇亡已面刺王過王至掩耳起走曰即中令善媿人媿古及國中皆畏憚焉王嘗久與騶奴宰人游戲飲食賞賜亡度遂入見王涕泣鄰行左右侍御皆涕王曰即中令何為哭遂曰臣痛社稷危也大王親近群小漸漬邪惡所習存亡之機不

可不慎也臣請選即通經有行義者與王起居坐則誦詩

書立則習禮容宜有益王許之遂迺選郎中張安等十人

侍王居數日王嘗逐去安等久之宮中數有妖怪王以問

遂遂以為有大憂宮室將空語在昌邑王傳昭帝崩昌邑王徵即

位卒以淫亂廢遂與王陽以數諫爭得減死髡為城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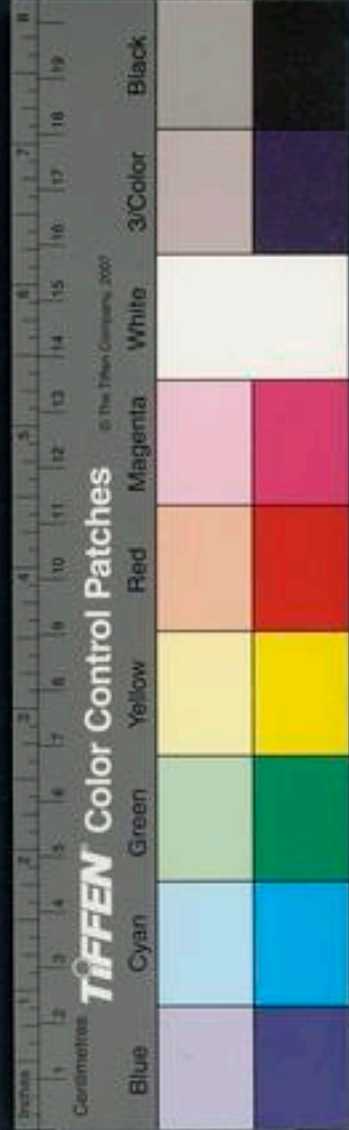
宣帝即位久之渤海左右郡歲飢盜賊並起二千石不能

禽制上選能治者丞相御史舉遂可用上以為渤海太守

時遂年七十餘召見形貌短小宣帝望見不副所聞心內

輕焉謂遂曰渤海發亂朕甚憂之君欲何以息其盜賊以

稱朕意遂對曰海瀕遼遠湖音平不審聖化其民困於飢



寒而吏不恤故使陛下赤子盜弄陛下之兵於潢池中耳
 令欲使臣勝之邪將安之也上聞遂對甚說答曰選用賢
 良固欲安之也遂曰臣聞治亂民猶治亂繩不可急也唯
 緩之然後可治臣願丞相御史無拘臣以文法得一切便
 宜從事上許焉加賜黃金贈遺乘傳至渤海界傳張
 新太守至發兵以迎遂皆遣還移書勅屬縣悉罷逐捕盜
 賊吏諸持鉏鉤田器者皆為良民吏毋得問鉏鉤田器反鉤
 持兵者乃為盜賊遂單車獨行至府郡中翕然盜賊亦皆
 罷罷讀渤海又多劫略相隨聞遂教令即時解散棄其兵
 弩而持鉏鉤盜賊於是悉平仲馮曰盜賊與劫略相隨文

歸後云劫器者去兵不乃總云於是盜賊悉平師古疑前未當言皆罷故解為被字乃非遂功矣但如字讀之文意

自通民安土樂業遂廼開倉廩假貧民假諸給選用良吏

安牧養焉遂見齊俗奢侈好末技不田作乃躬率以儉約

勸民務農桑令口種一樹榆百本蠶五十本葱一畦韭明

牛賣刀買犢白何為帶牛佩犢春夏不得不趨田畝秋冬

課收斂光無畜果實羨後勞來循行郡中皆有畜積畜讀曰

徵遂議曹王生願從功曹以為王生素著酒亡節度不可

使遂不忍逆從至京師王生日飲酒不視太守會遂引入

頭也音儉勞虛吏民皆富實獄訟止息○數年上遣使者

到及來靈代及

使遂不忍逆從至京師王生日飲酒不視太守會遂引入



宮王生醉從後呼故及曰明府且止願有所白遂還問其
 故王生曰天子即問君何以治渤海君不可有所陳對宜
 曰皆聖王之德非小臣之力也遂受其言既至前上果問
 以治狀遂對如王生言天子說其有讓笑曰君安得長者
 之言而稱之遂因對曰臣非知此乃臣議曹教戒臣也上
 以遂年老不任公卿拜遂為水衡都尉水衡典上林禁苑
 供張宮館蘇知為宗廟取牲官職親近上甚尊重之以官
 壽卒

互註所居民富所去見思見循

召信臣傳

召信臣召音字翁卿九江壽春人也以明經甲科為郎

遷上蔡長其治視民知子所居見稱述○後為南陽太

守其治如上蔡信臣為人勤力有方略好為民興利務

在富之躬勸耕桑出入阡陌止舍離鄉亭沐息之得皆在野次

稀有安居時行視郡中水泉開通溝瀆起水門堤

閼凡數十處開所以墾以廣溉灌歲增加多至三

萬頃民得其利畜積有餘信臣為民作均水約束刻

石立於田畔以防分爭禁止嫁娶送及奢靡務出於

儉約其化大行郡中莫不耕稼力田百姓歸之戶口增

倍盜賊獄訟衰止更民親愛信臣詔曰召父荊州刺



史奏信臣為百姓興利郡中以殷富賜黃金四十斤
遷河南太守治行常為第一復增秩賜金○竟寧中
徵為少府列於九卿年老以官卒○元始四年詔書祀
百辟卿士有益於民者蜀郡以文舍賀九江以召父應詔
書歲時郡二千石率官屬行禮奉曰信臣家而南陽亦
為立祠

互註為南陽太守勸民農桑去末歸本郡以殷富

見地南陽好商賈召父富以本業見上所居民富所

去見思見循

叙傳誰毀誰譽言其有試泯泯詳秘不化成良吏叙人君

子時同功異沒世遺愛民有餘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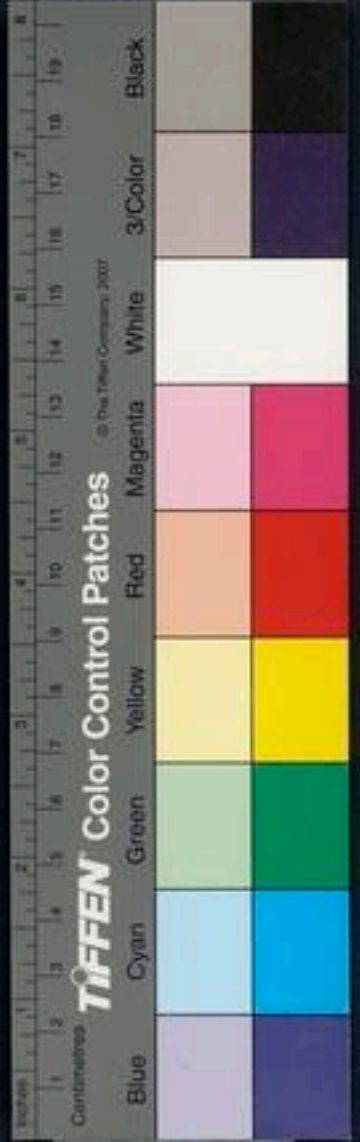
東萊先生西漢詳節卷之二十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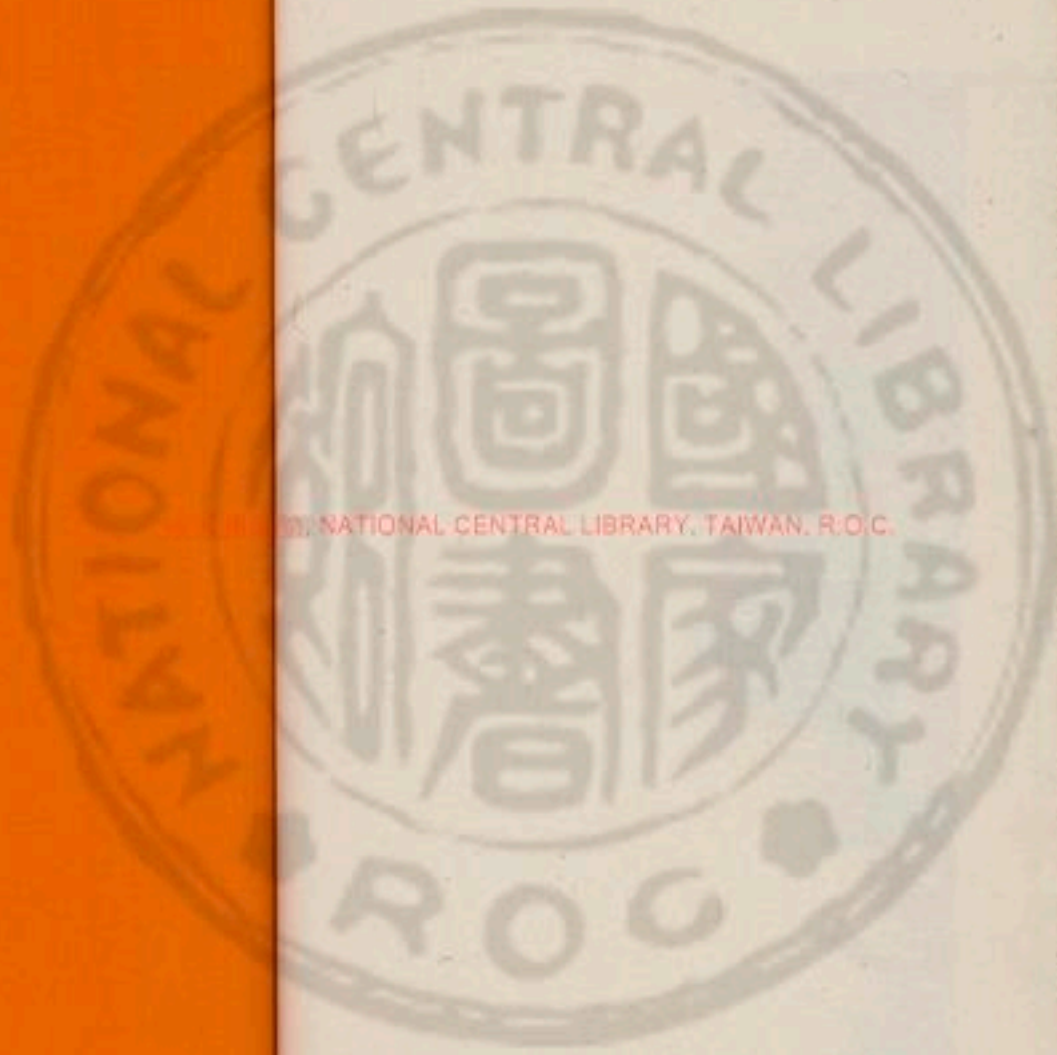




國立中央圖書館 TAINAN

西漢書卷之三十六
石信厚傳
二十九
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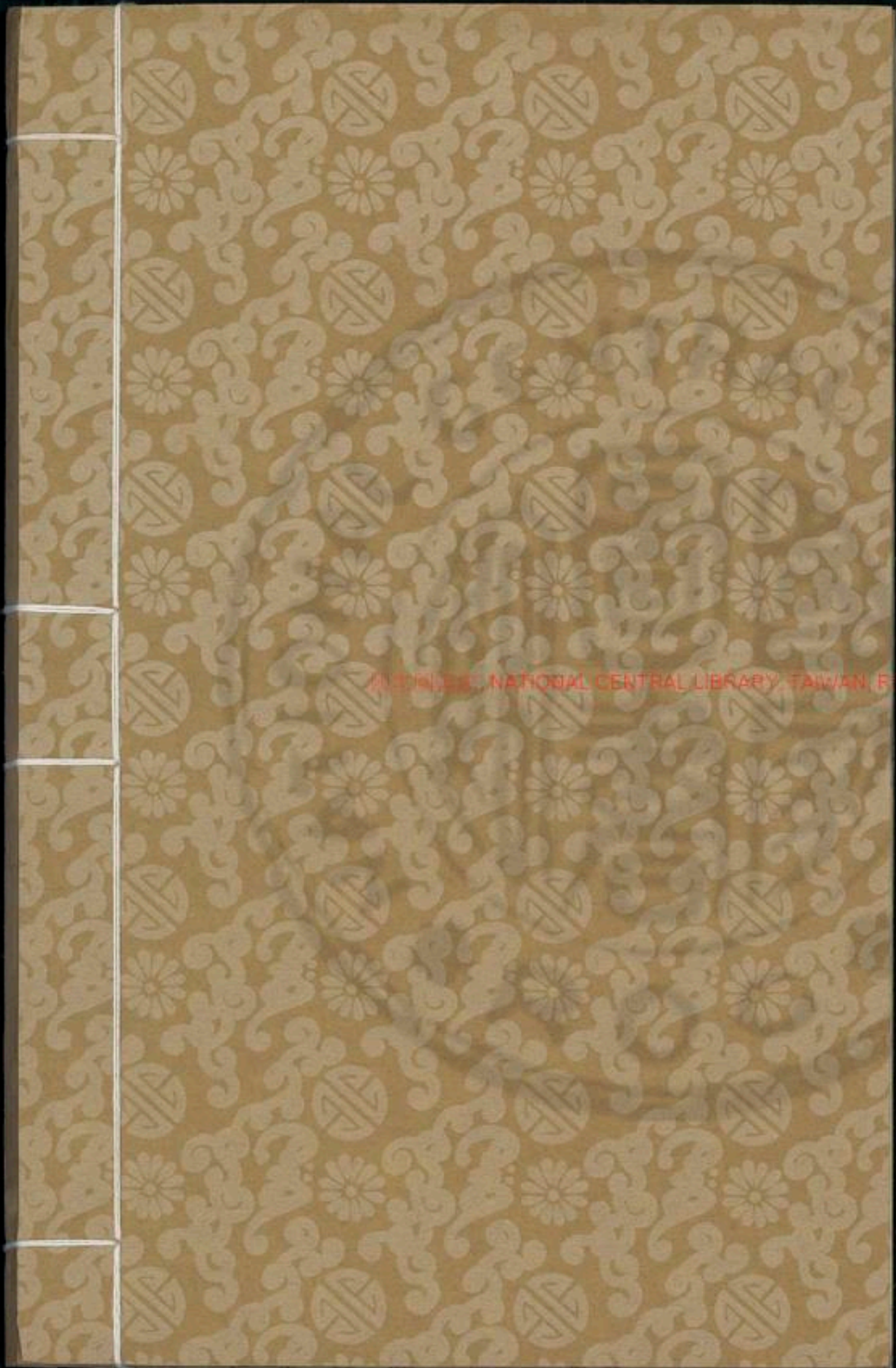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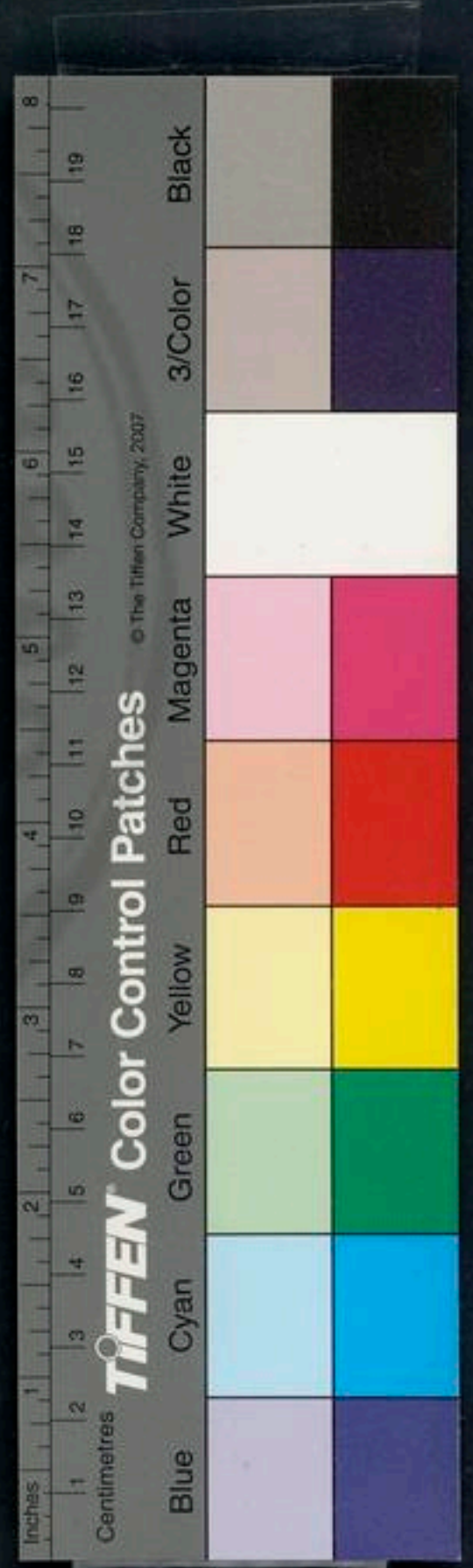


國立中央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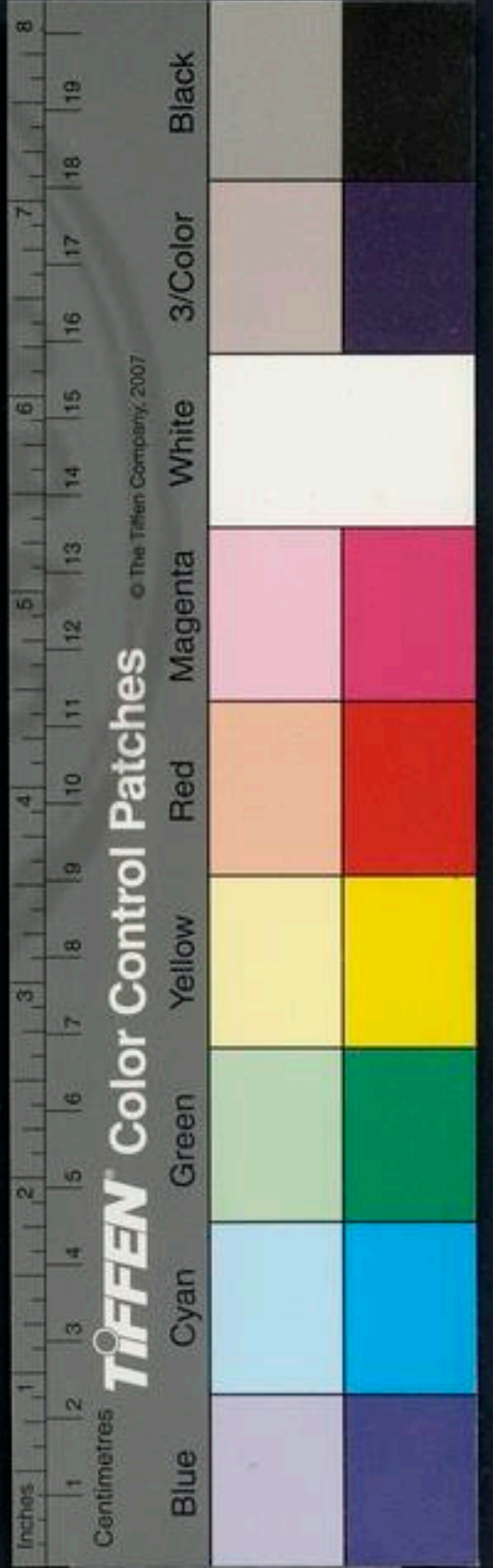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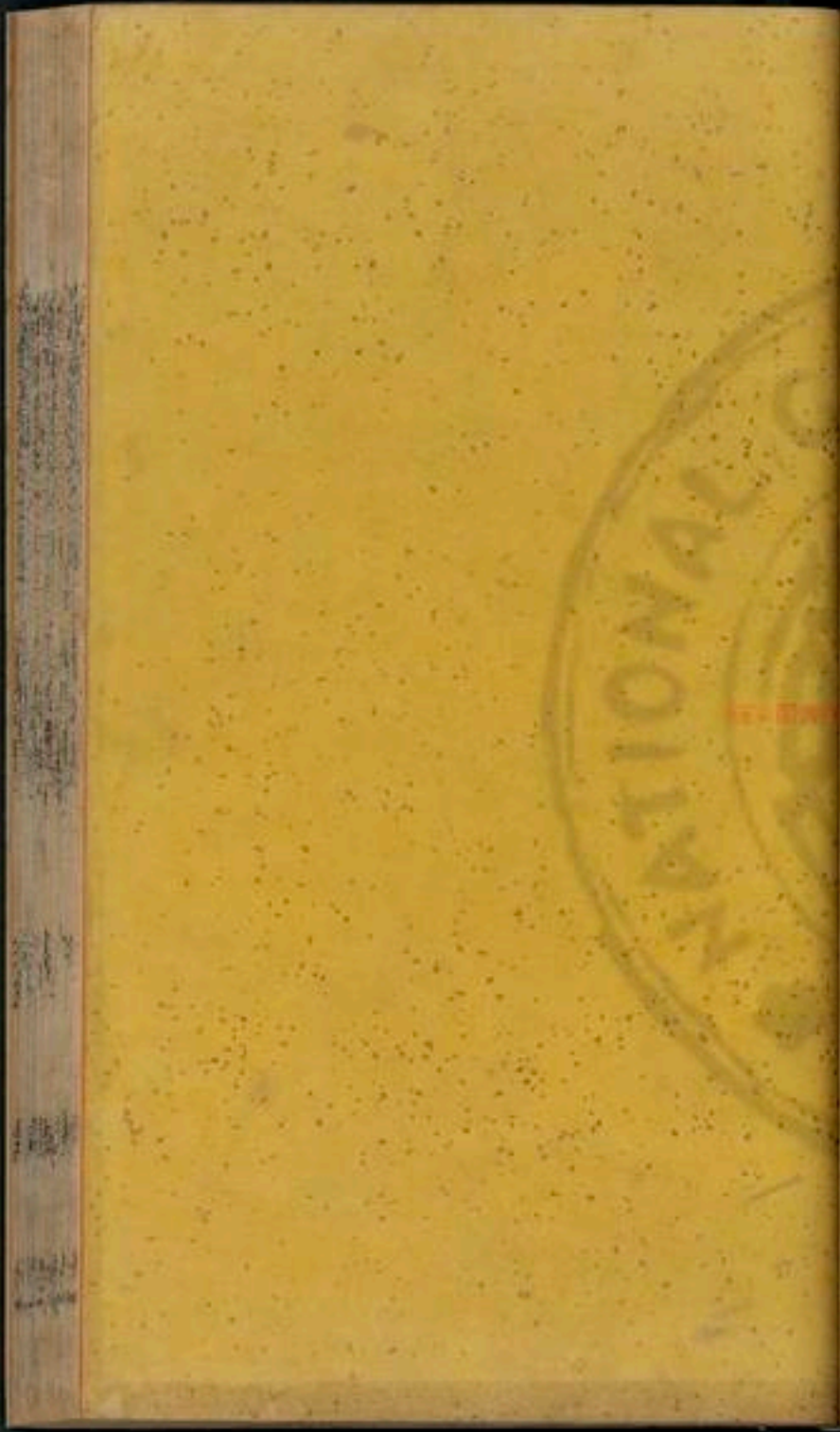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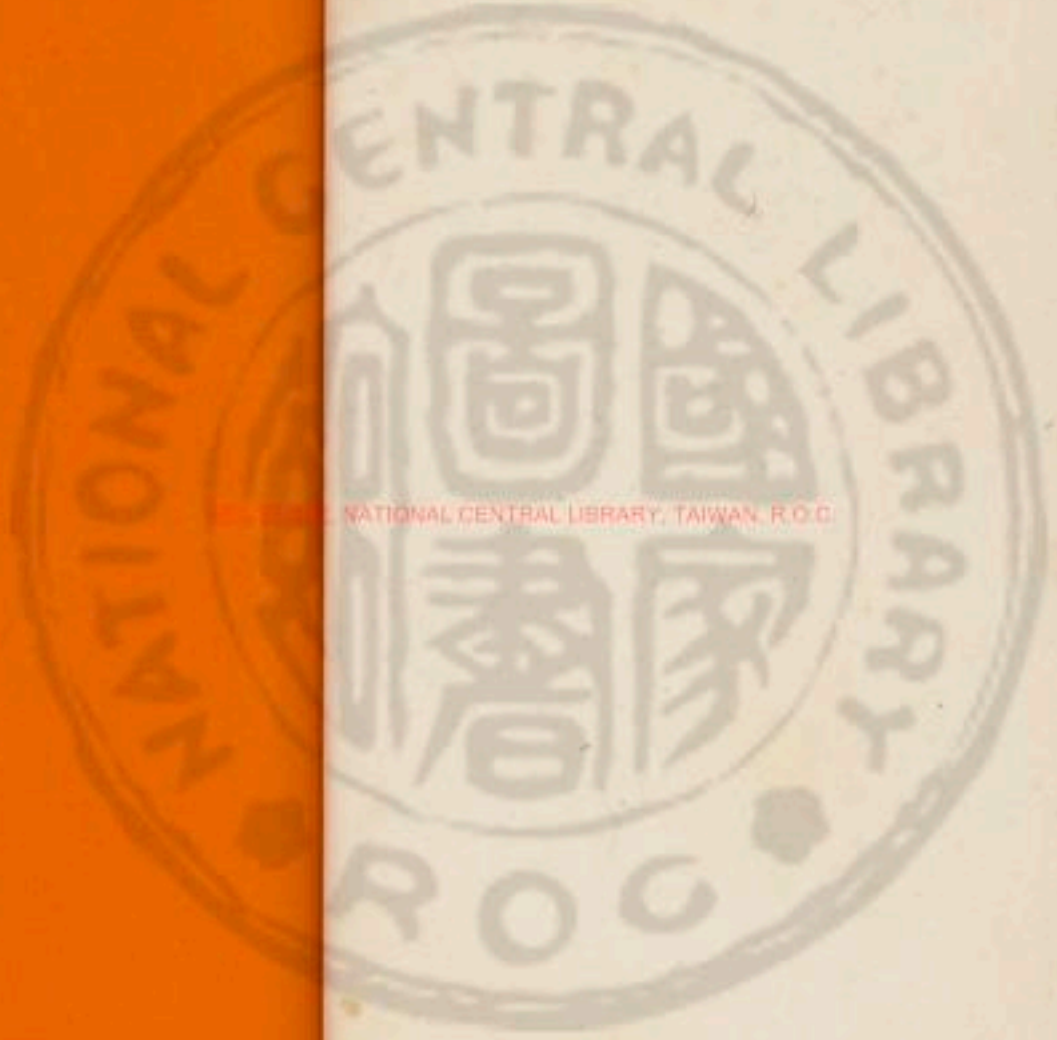
UNIVERSITY OF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28
17967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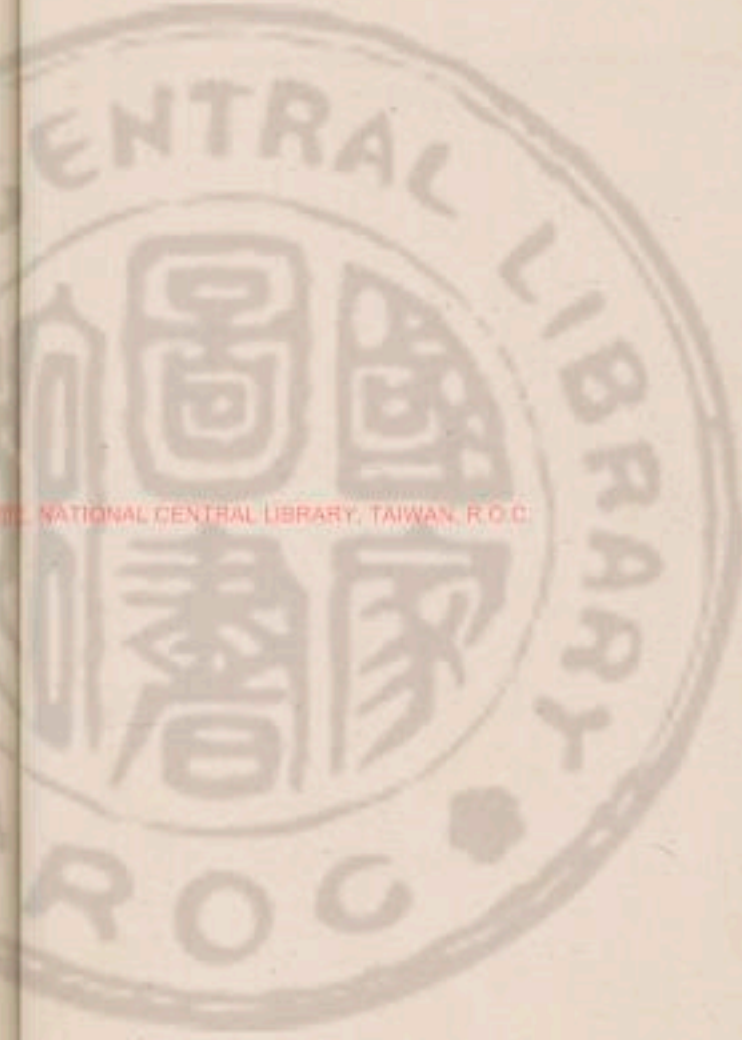


東萊先生西漢詳節卷之二十七

正德 丙子年 刊行

西漢史傳

孔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導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老子稱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德法令滋彰盜賊多有信哉是言也法令者治之具而非制治清濁之原也昔天下之罔嘗察矣然奸軌愈起其極也上下相道至於不振當是之時吏治若救火揚沸言迫急也本故不除其末難正非武健嚴酷焉能勝其任而媮快乎媮且反為也道德者溺於職矣故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



無訟乎漢興破觚而為國及攻斷凋而為璞同與號為網

漏吞舟之魚而吏治蒸蒸純壹不至於奸黎民艾安艾讀

由是觀之在彼不在此高后時酷吏獨有侯封刻轢宗室

侵辱功臣轉改錢也呂氏已敗遂夷侯封之家孝景時臧

錯以深刻頗用術輔其資而七國之亂發怒於錯錯卒被

戮其後有郅都甯成之倫

郅都傳 景帝朝

郅都河東大陽人也景帝時為中即將敢直諫面折大臣

於朝嘗從入上林賈姬在廁即賈野彘入廁上目都都不

行上欲目持兵救賈姬都伏上前曰亡一姬復一姬進天

下所少寧姬等邪陛下縱自輕奈宗廟太后何上還亦

不傷賈姬太后聞之賜都金百斤由此重都○濟南矚氏

矚音宗人三百餘家豪猾二千石莫能制於是景帝拜都

為濟南守至則誅矚氏首惡餘皆股栗居歲餘都中不拾

遺旁十餘郡守畏都如大府○都為人勇有氣公廡不發

私書問遺無所受請寄無所聽常稱曰已背親而出身國

當奉職死節官下終不顧妻子矣都遷為中尉丞相修侯

至貴居也君念傲也而都揖丞相是時民朴畏罪自重而

都獨先嚴酷致行法不避貴戚列侯宗室見都側目而視

號曰蒼鷹○臨江王徵詣中尉府對簿臨江王欲得刀筆

行



為書謝上

刀所以割治書也古者書於簡牘故必用刀焉而都禁吏弗與太后聞

之怒以危法中都

中川仲都免歸家景帝迺使使即拜都

為鴈門太守便道之官得以便宜從事匈奴素聞都節

舉邊為引兵去竟都死不近鴈門匈奴至為偶人象都

為人象都之形也偶對也令騎馳射莫能中其見輝如此匈奴患之實

太后乃中都以為漢法景帝曰都忠臣欲釋之實太后曰臨

江王獨非忠臣乎於是斬都

互註漢有郅都魏尚匈奴不敢南鄉沙幕

見陳湯傳

寧成傳

寧成南陽穰人也以郎謁者事靈帝好氣為少吏必陵其

長吏為人上操下急如東溼

操于高又執持也猶賊任威

郅都死後長安左右宗室多犯法上召成為中付其治致

郅都其簾弗如然宗室豪傑人皆怖恐

即位徙為內史外戚多毀成之短抵罪髡鉗

以為不復收迺解脫詐刻傳出關歸家

二千石賈不至千萬安可比人乎乃貴其陂田千餘頃

得假貧民役使數千家數年會赦致產數十萬為任俠持

吏長短成家居上欲以為郡守公孫弘曰寧成為濟都

尉其治如狼牧羊成不可令治民上乃拜成為關都尉歲

餘關吏稅肄郡國出入關者

寧成傳



西漢書卷之二十一 平反傳
甯成之怒其暴如此自成家居以下
正本在義梁傳

趙禹傳

趙禹，秦人也。胎武帝時，以刀筆吏積勞遷為御史。上以為能，至中大夫，與張湯論定律令，作見知吏傳，相監司，以法盡自此始。禹為人廉，裕裕與倍同，故也。為吏以來，舍無食客。公卿相造請禹，禹終不行報謝，務在絕知交賓客之請。孤立行一意而已。見法輒取，亦不覆案。始條侯以禹賊深，及禹為少府，九卿酷急，至晚節，事益多，吏務為濫，峻而禹治，加緩名為平，後以壽卒于家。

我縱傳

義縱，河東人也。為長安令，直法行治，不避貴戚，以捕按太后外孫脩成于中。脩成子，一云太后所生中，皆其子名也。讀曰仲。上以為能，遷河

內都尉。至則族滅其家，穰氏之屬河內道不拾遺。○遷南

陽太守，聞甯成家居南陽，及至，關甯成側行送迎。時成為關都尉。

然縱氣盛，弗為禮。至郡，遂按穰氏，破碎其家。成坐有罪及

孔暴之屬，皆奔亡。孔氏，暴氏，素豪猾。南陽吏民重足一迹。原又曰：南陽屬

下而朱強杜周為縱爪牙之吏，任用遷廷尉史。○軍數出

定襄，定襄吏民亂敗。於是徙縱為定襄太守，縱至，掩定襄

獄中重罪二百餘人，及賓客昆弟，私入相視者亦二百餘

人。縱一切捕鞠，曰為死罪，解脫鞫謂窮治也。解脫，拏是日拏，拘人解脫與同罪。

西漢書卷之二十一 平反傳
日
全



皆報殺四百餘人郡中不寒而粟捐民佐吏為治百姓為罪

○是時趙禹張湯為九卿矣然其治尚寬謂法而云是日

乃以縱為右內史王溫舒為中尉其治所誅殺甚多然取

為小治取音效益不勝直指始出矣揚可方受告緡縱以

為此亂民部吏捕其為可使者天子聞使杜式治以為發

格沮事棄縱市

王溫舒陽陵人也以治獄至廷尉史事張湯稍遷至廣平

王溫舒傳

都尉擇郡中豪敢往吏十餘人為爪牙皆把其陰重罪

及而縱使督盜賊快其意所欲得此人雖有百罪弗法即

有避回惠之亦滅宗避回謂不盡意捕以故齊趙之郊盜

不敢近庶孽平廣平聲為道不拾遺○上聞遷為河內太守

至郡具私馬為驛部吏捕郡中豪猾相連坐千餘家上書

請大者至族小者乃死家盡沒入償以城致罪者既沒

或入官或還主也奏行不過二日得可事論報至流血十餘里河

內皆怪甘奏以為神速盡十二月郡中無天吠之盜其頗

不得失之旁郡追求會春溫舒頓足歎曰嗟乎今冬月益

展一月足吾事矣立春之後不復行其好殺行威不愛人

刑故云然晨神也



西漢書卷之二十七
如此上聞之以為能遷為中尉其治復放河內放甫溫舒
為人少文多譎善事有執者即無執視之如奴有執家雖
有姦如山弗犯無執雖貴戚必侵辱舞文巧請下戶之猾
以動大豪其治中尉如此奸猾窮治大吏盡靡爛獄中氏
禮及大歸也行論無出者其爪牙中虎而冠於是有執者
靡式皮及為游聲中竹益稱治數歲溫舒擊東越還議有不中意仲反
坐以法免

尹齊傳

尹齊東郡人在平人也在任以刀筆吏小相遷至御史事張湯
湯數稱以為庶武帝使督盜賊斬伐不避貴勢上以為能

拜中尉吏民益彫敝輕齊木彊少文豪亞吏伏匿而善吏
不能為治以故事多廢抵罪數年病死

楊僕傳

楊僕宜陽人也以千夫為吏孟康曰千夫若五大夫武帝
之師古曰所謂武河南守舉為御史使督盜賊關東治放
功賞官以寵戰士尹齊以敢擊行南越反拜為樓船將軍有功封梁侯東越
反上欲復使將為其伐前勞以書勅責之曰將軍之功獨
有先破石門尋陘非有斬將奪旗之實也烏足以驕人哉
因責以五過僕惶恐對曰願盡死贖罪與王溫舒俱擊東
越後免為庶人



咸宣傳咸音

咸宣揚人也為廐丞官事辦稍遷御史及丞使治主父偃
 及淮南反獄所以微文深詆誣殺也殺者甚衆稱為敢決疑數
 發數起為御史及中丞者幾二十歲數每○王溫舒為中
 尉而宣為左內史其治米監事小大皆關其手居官數年
 壹切為小治辦然獨宣以小致大能自行之難以為經
也而可後下吏自殺而杜周任用○是時郡守尉諸侯相
為常法二千石欲為治者大抵盡效王溫舒等而吏民益輕犯法
 盜賊滋起大群至數千人攻城邑取庫兵殺二千石為擻
 告縣趨具食趨念小群以百數掠鹵鄉里者不可勝數於

是上始使御史中丞丞相長史使督之猶弗能禁居禽乃

使光祿大夫范昆諸部都尉及故九卿張德等衣繡衣持

節虎符發兵以興擊斬首大部或至萬餘級及以法誅通

行飲食堅相連郡甚者數千人數歲頗得其渠率散卒失

亡復阻山川往往而群無可奈何於是作沈命法沈沒也

盜賊者曰群盜起不發覺發覺而弗捕滿品者二千石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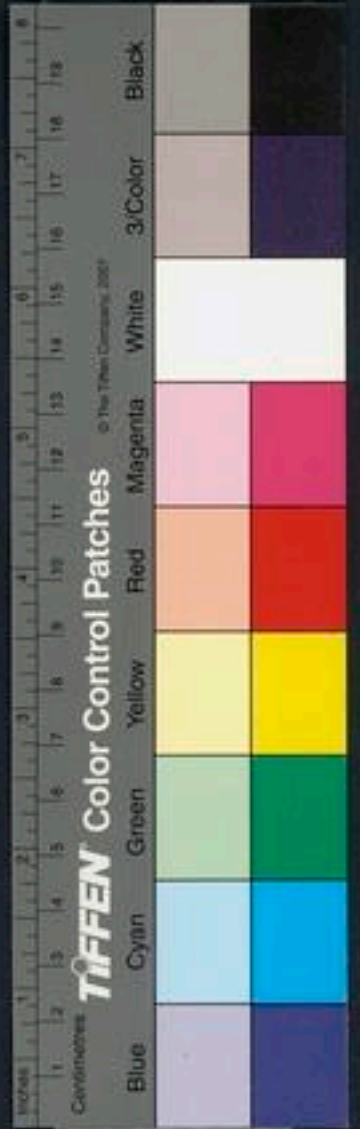
下至小吏主者皆死其後小吏畏誅雖有盜賊弗敢發恐

不能得坐課累府累力及府亦使不言故盜賊寔多上下相

為匿以之文法焉

田廣明傳

田廣明傳



田廣明字子公鄭人也遷河南都尉以殺伐為治盜賊並起遷廣明為淮陽太守連禽大奴徵為大鴻臚宣帝時以祈連將軍擊匈奴坐罪自殺闕下

田延年傳

劉歆列傳曰延年未嘗有酷烈聲而附不疑至於詐增能直更韓延壽此耳

田延年字子宿先齊諸田也徙陽陵以材略給事大將軍莫府霍光重之遷為長史出為河東太守選拔尹翁歸等以為爪牙誅鉏豪強奸邪不敢發以選入為大司農會昭帝崩昌邑王嗣立淫亂霍將軍與公卿議廢之莫敢發言延年按劍廷叱群臣即日議決宣帝即位以決疑定策封

城侯昭帝大行時方上事暴起用度未辦延年奏言商

或豫牧方上不祥器物方上瘡冀其疾用欲以求利非

臣所當為宜沒入縣官奏可富人亡財者皆怨出錢求

延年罪初大司農取民牛車三萬兩為儉延年上簿詐增

直在曹兩家告其事丞相議奏延年主守盜三千萬不

道御史大夫田廣明謂春秋之義以功覆過當廢昌邑王

伯非田子實之言大事不成大將軍曰誠然實勇士也當

發大議時震動朝廷光因舉手撫心曰使我至今病悻悻

心動使者召延年詣廷尉聞鼓聲自刎死

嚴延年傳



嚴延年字次卿東海下邳人也其父為丞相掾延年少學法律丞相府後舉侍御史宣帝初即位劾奏霍光擅廢立亡人臣禮不道奏雖寢然朝廷肅焉敬憚延年後為涿郡太守時郡比得不能太守此類涿人卑野白等由是廢亂大姓西高氏東高氏自郡吏以下皆畏避之莫敢與語音逆咸曰寧負二千石無負豪大家賓客放為盜賊道路張弓拔刃然後敢行其亂如此延年至遣掾趙繡按高氏得其死罪繡見延年新將新為郡將心內懼即為兩劾欲先白其輕者觀延年意怒迺出其重劾延年已知其如此矣趙掾至白其輕者延年索懷中得重劾即收送獄夜入晨將至

市論殺之先所按者死

王高氏前死

吏皆股弁

股戰若弁弁更謂撫手也

遣吏分考兩高窮竟其奸誅殺各數十人郡中震恐道不

拾遺○三歲遷河南太守豪彊脅息脅效也屏予無行盜氣而息里無行盜

威震旁郡其治務在摧折豪彊扶助貧弱貧弱雖陷法曲

文以出之其家傑侵小民者以文內之衆人所謂當死者

一朝出之所謂當生者詭殺之詭道正理而殺也吏氏莫能測其

意深淺戰栗不敢犯禁按其獄皆文致致致至不可得反

○延年為入短小精悍敏捷於事錐子青再有通藝於政

事不能絕也吏中盡節者厚遇之如骨肉皆親鄉之日享

出身不顧以是治下無隱情然疾惡泰甚中傷者多无巧



為獄文善也書所欲誅殺奏成於手中去簿親近吏不得

聞知奏可論死奄忽如神冬月傳屬縣囚會論府上集府

殺殺流血數里河南號曰屠伯言延年殺人如屠兒令行禁

止郡中清正○張敞為京兆尹素與延年善其治雖嚴然

時頗有縱舍聞延年用刑刻急乃以書諭之曰昔韓盧之

取菟也上觀下獲韓盧人謂時韓氏黑犬也長犬之取不

甚多殺願次御少緩誅誅罰思行此術延年報曰河南天下

猴因因二周餘斃券斃盛苗微何可不鉏也自矜伐其能

終不衰止○時黃霸在潁川以寬恕為治郡中亦平屢蒙

豐年鳳皇下上賢焉下詔稱揚其行加金爵之賞延年素

為人又比郡為守北地褒賞及在已前心內不服河

外中又有蝗虫府丞義出行蝗還見延年延年曰此蝗

正鳳皇食邪義又道司農中丞耿壽昌為常平倉利百姓

延年曰丞相御史不知為也當避位去壽昌安得權此後

左馮翊缺上欲徵延年符已發為其名酷復止延年坐選

舉不實貶秩笑曰後敢復有舉人者矣丞義年老頗悖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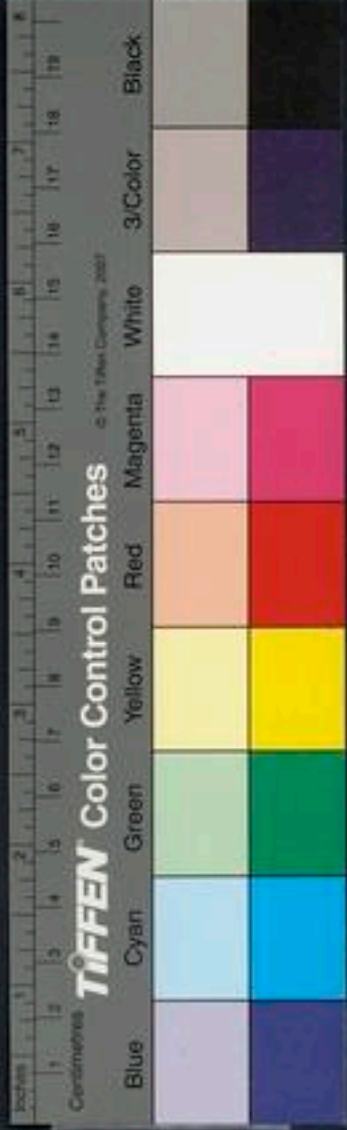
感亂也素畏延年恐見中傷取告至長安上書言延年罪

名十事已拜奏因飲藥自殺以明不欺延年坐怨望非謗

政治不道棄市○初延年母從東海來欲從延年臘冬祭

到雒陽適見報囚母大驚便止都亭不肯入府延年出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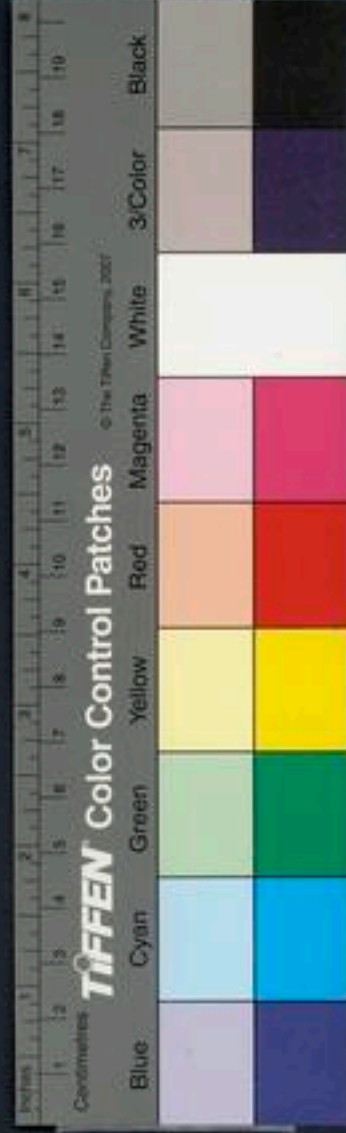
百集百卷之二十一 延年傳



都亭謁毋毋閉閣不見延年免冠頓首閣下良久毋乃見
 之因數責延年其數所幸得備郡守專治千里不聞仁愛教
 化有以全安愚民顧乘刑罰多刑殺人欲以立威豈為民
 父母意哉延年服罪重頓首謝重直用反因為毋毋歸府舍
 毋畢正臘正之益反臘及謂延年天道神明人不可獨殺
 我不意當老見收子被刑戮也行矣去女東歸埋除墓地
 耳遂去歸郡後歲餘果敗東海莫不賢知其毋正年兄弟
 五人皆有吏材至大官東海號曰萬石嚴嫗一門之中五
 石云萬

尹賞傳

尹賞字子心鉅鹿楊氏人也永始元延間上怠於政貴戚
 驕恣長安中奸猾浸多閭里少年群輩殺吏受賕報仇相
 與探丸為彈徒且反得赤丸者斫武吏得黑者斫文吏白者
 主治喪城中薄暮塵起勅劫行者死傷橫道枹鼓不絕枹
 手賞以三輔高第選守長安令得便宜從事賞至脩治長
 安獄穿地方深冬數丈致令辟為郭令音零辟避歷反令
 也以太石覆其口名為虎穴乃部戶曹掾史亭長里正父
 老伍入五家為伍五人者雜舉長安中輕薄少年惡子無
 市籍商販作務而鮮衣凶服危險之服被鎧杆持刀挺者悉籍
 記之原文曰軒得數百人賞一朝會長安吏車數百兩分



行收捕皆劾以為通行飲食群盜飲於禁天

置一其餘盡以次內虎定中百入為輩後以大石數日壹

發視皆相枕籍死便輿出瘞寺門桓東

各自發取其尸親屬號哭道路歔歔

之曰安所求子死桓東少年場生時諒不謹枯骨後何葬

自改者皆贊其罪詭令立功以自贖盡力有效者因親用

之為爪牙追捕甚精其眷姦惡甚於凡吏嘗視事數

月盜賊止郡國亡命散走各歸其處不敢闖長安○江湖

中多盜賊以賞為江夏太守坐殘賊免南山群盜起以賞

為右輔都尉遷執金吾督大數猾三輔吏民其畏之數年

卒官疾病且死戒其子曰丈夫為吏正坐殘賊逸追思其

功效則復進用矣一坐軟弱不勝任免終身廢棄無有赦

時其羞辱甚於食汗坐臧慎毋然賞四子皆至郡守長子

立為京兆尹皆尚威嚴有治辯名

贊曰自鄧都以下皆以酷烈為聲然都抗直引是非爭

大體張湯以知阿邑人主與俱上下

或作邑言阿諛人

主顏色也時辯當否國家賴其便趙禹摺法守正杜周

義兩通從諛以少言為重張湯死後罔密事叢浸以耗廢耗

從諛以少言為重張湯死後罔密事叢浸以耗廢耗

從諛以少言為重張湯死後罔密事叢浸以耗廢耗



報九卿奉職救過不給何暇論繩墨之外乎自是以至
 哀平酷吏繁多獄莫足數此知名見紀者也其廉者足
 以為儀表其汙者方略教道讀曰壹切禁效亦質有文
 武焉雖酷稱其位矣稱尺畫及湯周子孫貴盛故別傳
 叙傳上替下陵效軌不勝猛政橫作刑罰用興曾是疆
 圉強深也培克為雄指平侯報雷以威殃亦凶終

貨殖傳

昔先王之制自天子公侯卿大夫士至于皂隸抱關擊柝
 者擲出各及守柝擊木以警衆也其爵祿奉養宮室車服棺槨祭祀死亡
 之制各有差品小不得僭大賤不得踰貴夫然故上

而民志定於是辨其土地川澤丘陵衍沃原隰之宜衍行也

者沃水之謂沃也廣教民種樹畜養五穀六畜及至魚鱉

鳥獸籠漚材幹器械之資籠音相今所以養生送死之具

窳不皆育育之以時而用之有節中木未落斧斤不入於

山林豺獺未祭罝網不布於楸澤鷹隼未擊矰弋不施於

後遂音曾後音既順時而取物然猶山不摧葉澤不伐

天雅古穉字士牙又藥豕魚麇郊咸有官禁豕也弋全

也莫矣及所以順時宣氣蕃阜庶物蕃扶也穡足功用穡即

如此之備也然後四民因其土宜各任智力夙興夜寐以

治其業相與通功易事交利而俱贍非有徵發期會而遠



近咸足故易曰后以財成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備物

致用立成器以為天下利莫大乎聖人此之謂也管子云

古之四民不得雜處士相與言仁誼於間宴問音工相與

議技巧於官府商相與語財利於市井農相與謀稼穡於

田壟朝夕從事不見異物而遷焉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

成子弟之學不勞而能各安其居而樂其業其食而美

其服雖見奇麗紛華非其所習辟猶戎翟之于越不相

入矣于發語聲也是以欲寡而事節財足而不爭於是在

民上者道之以德道音齊之以禮故民有恥而且敬貴賤

而賤利此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不嚴而治之大略也及

周室衰禮法墮大規諸侯刻桷丹楹桷公宮也桷椽也

為山大夫山節藻統臧大仲家也稅休儒經也八佾無於

庭雍徹於堂季其流至乎士庶人莫不離制而棄本稼穡

之民少商旅之民多穀不足而貨有餘陵夷至乎桓文之

後晉桓文禮誼大壞上下相冒國異政家殊俗者欲不制者

者晉文僭差亡極於是商通難得之貨工作亡用之器士設反

道之行以追時好而取世資偽民背實而名姦夫犯害

而求利篡弒取國者為王公圍奪成家者為雄傑謂禁

也源父曰禮義不足以拘君子刑戮不足以威

小人富者土木被文錦犬馬餘肉粟食者菹褐不完吟菽



飲水

桓音堅布長襦也。編，素也。亦含字。菽，豆也。

其為編戶齊民同列而以

財力相君雖為僕虜猶亡愠色故夫飭變詐為奸軌者

自足乎一世之間守道循理者不免於飢寒之患其

教自上與由法度之無限也故列其行事以傳世變

云

昔粵王勾踐困于會稽之上更用范蠡

計然，據古今人表所不通，尤善計筭，物錄著五方所出。

四等計然一號計然，探上人也。博學無所不通，尤善計筭，物錄著五方所出。

皆述之事。計然曰：知關則備，備時用則

貨之情可得見矣。故早則資舟水則資

車物之理也。早極水極則早故預時而預蓄舟水時。

推此類而脩之十年國

類而脩之十年國

預蓄車符貴而收其利也。

推此類而脩之十年國

類而脩之十年國

富厚賂戰士遂報強吳刷會稽之耻

刷音所劣也。

范蠡歎曰計

然之策十用其五而得意既以施國吾欲施之家迺乘扁

舟浮江湖變姓適齊為鴟夷子皮

鴟夷皮之所為故曰子皮之陶為朱

公陶即今定陶也。以為陶天下之中諸侯四通貨物所交易也乃

治產積居與時逐與讀曰豫言豫居而不責於人故善治

產者能擇人而任時貨物隨時逐利與時逐宜屬下句言治產可

與時逐而不責於人言此兩事自與天時馳逐不求責於人也。十九年之間三致千金

再散與貧父昆弟後年衰老聽子孫脩業而息之

至鉅萬故言富者稱陶朱

子貢傳



子貢既學於仲尼退而仕衛發貯滯財薄魯之間多積貯

需賣之也

七十子之徒賜最為饒

最富也

結駟連騎東魯之

幣聘享諸侯所至國君分庭與之元禮為賓主之禮然孔子賢

顏子而譏子貢曰賜不受命而貨殖焉意則屢爭

包口

白圭傳

白圭周人也當魏文侯時李克務盡地力而白圭樂觀時
變故人棄我取人取我予能薄飲食忍暑寒節衣服與用
事僮僕同苦樂趨時若猛獸擊鳥之發故曰吾治生猶伊
尹呂尚之謀孫吳用兵商鞅行法是也故智不足與權變

勇不足以決斷仁不能以取予彊不能以有守雖欲學

術終不告也蓋天下言治生者祖白圭

猗頓傳

猗頓魯之窮士也用鹽鹽起鹽音古邯鄲郭縱以鑄冶成業與

王者埒富埒等也

烏氏羸傳

烏氏羸音者畜牧及衆斥賣求奇繒物間獻我王避時之禁

我王十倍其償予畜至用谷量牛馬計筭故以山

谷多少言之秦始皇今羸比封君以時與列臣朝請與讀曰

反姓



巴寡婦清傳

巴寡婦清行整號其先得丹穴而擅其利數世家亦不訾

冊州砂也山谷之穴出用清寡婦能守其業用財自衛入

不敢犯始皇以為貞婦而容之為築女懷清臺○秦漢之

制列侯封君食租稅歲率戶二百千戶之君則二十萬朝

覲聘享出其中庶民工商賈率亦歲萬息二千百萬之家

即二十萬而更繇租賦出其中更工行及衣食好美矣故

陸地牧馬二百蹄古蹄牛千蹄角百六十頭牛則為蹄千

足羊二百五十頭澤中千足疑水居千石魚波波讀曰波言自

收千石山居千章之款即款安邑千樹棗燕秦千樹棗蜀

漢江陵千樹橘淮北榮南河濟之間千樹萩陳夏千畝棗

陳縣也齊魯千畝棗渭川千畝竹及名園萬家之城帶

郭千畝鍾之田一鍾受六斛四斗二若干前苞茜千見反

千畦薑韭吐音此其人皆與千戶侯等諺曰以貧求富農

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繡文不如倚市門此言末業貧者之

資也通邑大都酤一歲千釀千籠蓋醬千坭胡雙及長漿

千僮丁監反暑牛羊彘千皮穀羅千鍾薪藁千車船長千

夾木千章竹竿萬个讀曰輶車百乘牛車千兩車一乘曰

耦者言其車木器漆者千枝銅器千鈞素木鐵器若苞茜

千石百二十斤為石馬蹄數千數江鈞反口也蹄與口牛千足羊





西漢書卷之二十七 巴蜀列傳 十七

彘千雙 彘即 童手指千 則人 筋角卅砂千斤其帛絮細布

千鈞文采千匹荅布皮革千石 布也 秦千大斗藥麴鹽豉

千合 斗斛量之多少等亦為台也 魚千斤 鮪音台燕才鮪包

千鈞 鮪音鮪 秦粟千石者三之三 千 狐貂裘千皮羔裘千

石旒席千具它果采千鍾子貸金錢千貫節駟僮 駟十初

外及會二家交易也駟者 貪賈三之廉賈五之 貪賈未嘗

其首率也節謂節費也 當買而買故利少而十得其三廉賈貴乃賣賤乃買故利

多十得其五也原父曰貪賈務奢貨仍取厚利常多亡大

故三之廉賈取之約未嘗亡失故五之此謂子貸取息也

貪賈取利多故三分取息二分廉賈則五分取一耳 亦比千乘之家此其大率也

蜀卓氏傳

蜀卓氏之先趙人也用鐵冶富秦破趙遷卓氏之蜀夫妻

推輦行諸遷虜少有餘財爭與吏求近處處護胡 護縣名

唯卓氏曰此地陘薄吾聞嶧山之下沃壟下有駿騶至死

不飢 騶謂羊也其根可食以 民工作布易賈乃求遠遷

致之臨邛大喜即鐵山鼓鑄運籌弄賈滇蜀民 項丁富

至僅八百人田池射獵之樂擬於人君

羅哀傳

成都羅哀嘗至鉅萬初哀賈京師 賈音 隨身數十百萬擅

鹽井之利期年所得自倍遂殖其貨

宛孔氏傳

西漢書卷之二十七 羅哀傳 宛孔氏傳

西漢書卷之二十七 蕭何傳

十一

吳

荆

宛孔氏之先梁人也用鐵冶為業秦滅魏遷孔氏南陽

大鼓鑄規陂田連騎游諸侯因通商賈之利有游間

公子之名謂公則然其盈得過當愈於鐵齊愈勝也鐵細也

雖不苟得所獲盈多於細者家致數千金故南陽行賈盡法孔氏之

雍容

丙氏傳

魯人俗儉蓄而丙氏尤甚以鐵冶起富至鉅萬然家自父

兄子弟約頰有拾印有取謂古鄒字鄒曾以其故多去文學而

趨利

刀間傳

齊俗賤奴虜而刀間獨愛貴之才音桀黠奴入之所患唯

刀間收取使之逐魚鹽固賈之利或連車騎交守相然愈

益任之終得其力起數千萬

師史傳

周人既熾而師史尤甚轉數百數轉數謂以車賈郡國無

所不至過邑不入門能致十千萬

宣曲任氏傳

宣曲任氏其先為督道倉吏

林京師諸道督其租耳原父口督道者倉所在地名耳猶秦之敗也豪傑爭取金玉

後傳注漢官制所稱細柳倉也為倉史故能藏粟起富也

任氏獨空谷粟取倉粟而窖藏也楚漢相距滎陽民不得耕

西漢書卷之二十七 蕭何傳 十一 吳 荆



種米石至萬而豪傑金玉盡歸任氏以此起富富人奢侈而任氏折節為力田畜人爭取賤賈讀曰賈任氏獨取貴善富者救世然任公家約非田畜所生不衣食公事不舉則不得飲酒食肉以此為閭里率故富而主上重之其餘郡國富民兼業顯利以貨賂自行取重於鄉里者不可勝數故秦楊以田農而甲一州翁伯以取脂而傾縣邑張氏以賣醬而隄後質氏以酒削而鬪食酒先楊又酒也鬪人有力則削故惡者主為酒劑也濁氏以胃脯而連騎張里以馬駘而擊鍾皆越法矣然常循守事業積累贏利漸有所起云於蜀卓宛孔齊之刀閭公擅山川銅鐵魚鹽市井之入謂其等策上

爭王者之利下錮齊民之業

錮音固專取也

皆陷不軌奢僭之惡

又况搖豕搏掩犯奸成富

搏掩謂搏擊掩襲人物者也

曲叔稽發雍樂

成之徒

姓曲名叔姓稽名發姓雍名樂成也稽工突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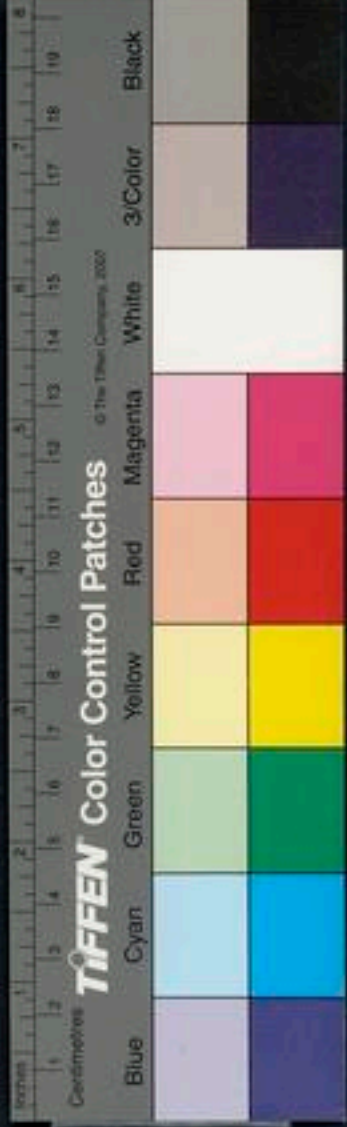
猶復齒列傷化敗俗大亂

之道也

叙傳四民食力罔有兼業大不淫侈細不匱乏蓋均無貧尊王之法靡法靡度民肆其詐偏上并下荒殖其貨候服王食敗俗傷化

游俠傳

古者天子建國諸侯立家自卿大夫以至于庶人各有等差是以民服事其上而下無覬覦覬幸也覦欲也幸得其欲也覦音冀覦音諭



孔子曰天下有道政不在大夫百官有司奉法承令以脩

所職失職有誅侵官有罰夫然故上下相順而庶事理焉

周室既微禮樂征伐自諸侯出桓文之後大夫世權陪臣

執命陵夷至于戰國合從連衡戰于力政爭疆由是列國

公子魏有信陵魏無趙有平原趙齊有孟嘗田楚有春申

黃皆藉王公之勢競為游俠雞鳴狗盜無不賓禮孟嘗因

得亡出關因狗魏取而趙相虞卿棄國捐君以周窮交魏齊之

厄魏齊交卿之交也將為范信陵無忌竊符矯命殺將專師

以赴平原之急秦兵圍趙趙相平原君告急於無忌因如

今宋亥殺晉歸遂率兵救趙皆以取重諸侯顯名天下搃擊

擊音厄而游談者以四豪為稱首四豪即魏信陵以下也於是背公

死黨之議成守職奉上之義廢矣及至漢興禁網踈闊未

之匡政也是故代相陳豨從車千乘而吳濞淮南皆招賓

客以千數外戚大臣魏其武安之屬競逐於京師布衣游

俠劇孟郭解之徒馳騫於閭閻權行州域力折公侯衆庶

榮其名迹覲而慕之雖其陷於刑辟自與殺身成名若季

路仇牧死而不悔衛有蒯聵之亂季路聞之故入赴難見

洗牧聞之赴至手劍而亡孟嘗石乞以戈擊之衛纓宋萬殺閔公

之萬臂擊仇牧碎首齒故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

非明王在上視之以好惡視音齊之以禮法民曷知禁而

及正乎古之正法五伯三王之臯人也而六國五霸之臯

學

西漢書卷之二十七 游俠傳



西漢書卷之二十七 游俠傳
人也夫四豪者又六國之羣人也况於郭解之倫以匹夫
之細竊殺生之權其罪已不容於誅矣觀其溫良泛愛振
窮周急謙退不伐亦皆有絕異之姿惜乎不入於道德苟
放縱於末流殺身亡宗非不幸也自魏其武安淮南之後
天子切齒衛霍改節然郡國豪傑處處各有京師親戚冠
蓋相望亦古今常道實足言者唯成帝外家王氏賓客為
盛而樓護為師及王莽時諸公之間陳遵為雄閭里之俠
原涉為魁

朱家傳

朱家魯人高祖同時也魯皆以儒教而朱家用俠聞於

活豪士以百數其餘庸人不可勝言然終不伐其能飲其

德飲波也仲馮曰飲字當象不字言波非諸所嘗施唯恐

見之振人不贍先從貧賤始家亡餘財衣不兼采食不重

味粟不過餉牛小牛也餉重挽也于宜及專趨人之急趙讀甚於已私

既陰脫季布之厄及布尊貴終身不見自關以東莫不延

頸願交楚田仲以俠聞父事朱家自以為行弗及也田仲

死後有劇孟

劇孟傳

劇孟洛陽人也周人以商賈為資劇孟以俠顯吳楚反時
條侯至河南得劇孟喜曰吳楚舉大事而不求劇孟吾知





其無能為已天下騷動大將軍得之若一敵國云孟行大類朱家而好博多少年之戲母死自遠方送喪蓋千乘及孟死家無十金之財

郭解傳

郭解河內軹人也軹音只父任俠孝文時誅死解為人靜悍性沉靜不飲酒少時陰賊感栗感意氣立不快意所殺甚衆以軹措友報仇措音措臧命作奸剽攻臧亡命人剽攻也仲馮曰攻直謂攻奪擄取之耳何因知其是穿窬也穿窬而盜亦不甚豪矣然而用力過心之無攻則用力重害一者異耳鑄錢掘冢長更折節為儉以德報怨厚施而薄望然其自喜為俠益甚喜許既已振人之命不矜其功其陰

賊著於心本發於睚眦如故云著在味及睚音崖眦音漬又下解及解杜欽侍而

少年慕其行亦輒為報讎不使知也○解出人皆避有一人獨箕踞視之客欲殺之解曰吾邑屋不見敬是吾德不脩也彼何罪乃陰請尉吏曰是人吾所重至踐更時睨之

更王衛及睨此活及箕踞者迺肉袒謝罪少年聞之愈益慕解之行

○解為人短小恭儉出未嘗有騎及徙茂陵送者車千餘萬軹人楊季主子為縣掾高與解兄子斷楊掾解

入關關中賢豪知與不知聞聲交驩邑人又殺楊季主季主家上書人又殺闕下上聞逐族解自是之後俠者益衰

而無足數者長安樊中子陳君孺等雖為俠而恂恂有退

西漢書卷之二十七 李解傳
讓君子之風至若北道姚氏西道諸杜之徒盜駟而居民
間者耳曷足道哉

萬章傳 萬音

萬章字子夏長安人也長安熾盛街閭各有豪俠章在城
西號曰城西萬子夏為京兆尹門下督從至殿中侍中諸
侯貴人爭欲揖章莫與京兆尹言者章遂循甚恨得石顯
權力門車常接轂後王章為京兆尹殺章

樓護傳

樓護字君卿齊人父世醫也護少隨父為醫出入貴戚家
誦醫經本草方術數十萬言長者咸愛重之共謂曰以君

卿之才何不宦學乎由是辭其父學經傳為京兆吏數年
甚得名譽是時王氏賓客滿門五侯爭名其客各有所厚
不得左右唯護盡入其門感待其驩心結士大夫無所不
傾其交長者尤見親而敬衆以是服為人短小精辯議論
常依名節聽之者皆竦與谷永俱為五侯上客長安號曰
谷子雲筆札樓君卿唇舌言具見信用也後平河侯舉護
方正為諫大夫使郡國護多持幣帛過齊上書求上先入
冢因會宗族故人各以親疎與束帛一日散百金之費使
還奏事稱意擢為天水太守元始中王莽徵為前輝光

三輔置前輝
光後承烈後坐免為庶人初護有故人呂公無子歸護



護身與呂公妻與呂媪同食及護家居妻子頗厭呂公護聞之流涕責其妻子曰呂公以故舊窮老託身於我義所當奉遂養呂公終身

陳遵傳

陳遵字孟公杜陵人也少與張竦伯松俱為京兆史竦博學通達以廉儉自守而遵放縱不拘操行雖異然相親交
蔡帝末俱著名字為後進冠為後進冠並入公府遵門外車騎交錯日出醉歸曹事數廢西曹以故事適之適讀侍曹白遵遵曰滿百乃相聞故事有百適者斥滿百西曹白請斥大司徒馬宮重遵謂西曹此人有大度奈何以小文

責之乃舉遵能治三輔劇縣槐里大賊趙朋霍鴻等起遵為校尉擊朋鴻有功封嘉威侯居長安中列侯近臣貴戚皆貴重之遵嗜酒每大飲者讀賓客滿堂輒關門取客草轄投井中雖有急終不得去遵大率常醉然事亦不廢長八尺餘容貌其偉略涉傳記贈於文辭性善書與人尺牘主皆臧去以為榮去上請求不敢逆所到衣冠懷之唯恐在後時列侯有與遵同姓字者每至人門曰陳孟公坐中莫不震動既至而非因號其人曰陳驚坐云○遵凡三為二千石而張竦亦至丹陽太守封淑德侯後俱免官以列侯歸長安竦居貧無賓客時時好事者從之質疑問事論



道經書而已而遵晝夜呼號

呼火及車騎滿前酒肉相屬之

反連先是揚雄作酒箴以諷諫成帝其文為酒客難法度

士壁之於物曰子猶瓶矣觀瓶之居居井之眉井邊地也處高

臨深動常近庖酒醪不入口臧水蒲懷不得左右牽於繩

微一日更礙為黨所車礙以瓶為也微井索也東上給反縣也黨下浪

縣礙不得下而為身提黃泉提徒計反骨肉為泥自用如此不

如鴟夷草囊以盛酒也鴟夷滑稽滑稽音骨給音難腹如大壺盡日

盛酒人復借酤常為國器託於屬車天子屬車常載酒食屬之欲天出入

兩宮經營公家繇是言之酒何過乎遵大喜之喜許常謂張竦吾與爾猶是矣足下諷誦經書苦身自約不敢差跌

反而我放意自恣浮湛俗間湛音官爵功名不減於

而差獨樂願不優邪竦曰人各有性長短自裁子欲為我

亦不能吾而效子亦敗矣矢雖然學我者易持效子者難將

吾常道也及王莽敗二人俱客於池陽竦為賊兵所殺遵

使匈奴還會更始敗留朔方為賊所敗時醉見殺

原涉傳

原涉字巨先祖父為南陽太守死官賦斂送葬皆千萬以

上涉讓還之時又少行三年喪者及涉父死行喪家廬三

年繇是顯名京師禮畢扶風謁請為議曹衣冠慕之輻湊

大司徒史丹舉能治劇為谷口令原父曰史丹在成帝時為大將軍後以光祿大夫



夫養病未嘗為大司徒又不到哀帝世時年二十餘谷口此自原涉為大司徒然則冊字衍耳

聞其名不言而治先是涉季父為茂陵秦氏所殺涉自劾

去官欲報仇谷口豪傑為殺秦氏亡命歲餘遂赦出郡國

諸豪及長安五陵諸為氣節者皆歸慕之涉遂傾身與相

待人無賢不肖開門關大在所閭里盡滿客或譏涉曰子

本吏二千石之世結髮自脩以行喪推財禮讓為名正復

讎取仇猶不失仁義何故遂自放縱為輕俠之徒乎涉應

曰子獨不見家人寡婦邪始自約救之時意乃冀乘伯姬

及陳孝婦伯姬魯宣公女嫁宋恭公孫公時姬宮夜火左右曰夫人少適婦曰婦人莫不謂妾

誤人而死陳孝婦者其夫當吾成命曰幸有老母吾若不來文善養吾母夫死父母將取身婦欲自殺遂不取使養

如號不辜壹為盜賊所汙遂行淫失讀曰知其非禮然不

能自還讀曰吾猶此矣涉妻子內困專以振施貧窮赴人

之急為人外溫仁謙遜而內隱好殺睚眦於塵中獨死者

甚多王莽拜為天水太守更始西屏將軍申屠建斬涉縣

之長安市自哀平間郡國豪傑名聞者霸陵杜君敖西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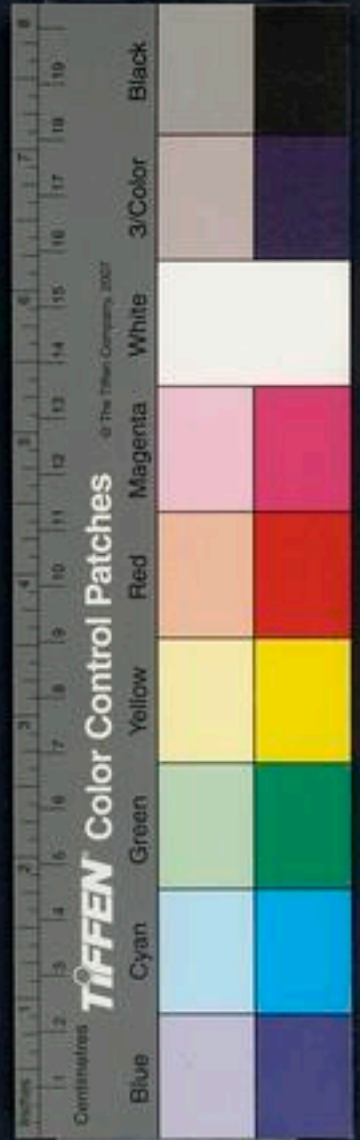
潯中叔中曰到及皆有謙退之風中叔子少游復以俠聞

於世云

叙傳開國成家有法有制家不藏甲國不專殺矧乃齊

民作威作惠如台不匡台音禮法是謂

佞幸傳





西漢書卷之二十一 佞幸傳 二十七

漢興佞幸寵臣高帝時則有籍孺孝惠有閔孺此兩人非

有材能但以嫉媚真幸籍孺與上卧起必卿皆因關說

籍云納故孝惠時郎中皆冠駮驥具帶其首又土人則一

傳其傳傳脂粉化閔籍之居也其後寵臣孝文時土人則

鄧通宦者則趙談比宮伯子秦武時士人則韓嫣音宦者

則李延年孝元時宦者則弘恭石顯孝成時士人則

張放淳于長孝哀時則有董賢孝景昭宣皆無寵臣

皇帝惟有周仁昭帝時有程侯金賞二人之寵取過庸不

篤宣帝時張彭祖山常參乘號為愛幸其人謹救無所虧

鄧通傳

鄧通蜀郡南安人以擢舡為黃頭郎直孝又土勝水其

黃故刺舡即著黃文帝夢欲上天不能有一黃頭即堆上天願見其衣尻

帶後穿覺而之漸臺覺工見通其衣後穿夢中所見也甚

說厚幸之賞賜鉅萬貢父曰積前後賞賜盈鉅萬者官至

上大夫使善相者相通曰當貧餓死上曰能富通者在我

於是賜蜀嚴道銅山得自鑄錢鄧氏盛布天下文帝病癰

通為上嗽吮之嗽山角反上不樂從容問曰天下誰最愛

我通曰宜莫若太子上使太子齧癰齧什容太子齧癰而

色難之已而聞通嘗為上齧之太子慙由是心恨通是齧

即位人有告通盜出徼外鑄錢徵工及竟案驗盡沒入之通尚負責數鉅萬竟不得名一錢寄死人家

互註財過王者錢布天下見食貨傳

李延年傳

李延年中山人父父母兄弟皆故倡也樂人延年坐法腐刑給事狗監中掌天子女弟得幸於上號李夫人延年善歌為新變聲是時上方興天地祠欲造樂令司馬相如等作詩頌延年輒承意弦歌所造詩謂之新聲曲而李夫人產昌邑王延年由是貴為協律都尉佩二千石印綬與上卧起久之延年弟季與中人亂及李夫人卒愛弛上遂

誅延年兄弟宗族通鑑考異曰按是後以李廣利尚為將帥蓋上誅延年乃八弟季妻子耳

石顯

石顯字君房引恭皆少坐法腐刑為中黃門以選為中書宣帝時任中書官恭為令顯為僕射元帝即位數年恭死顯代為中書令是時元帝被疾不親政事方隆好於音樂以顯久典事中人無外黨精專可信任遂委以政事無大小因顯白決貴幸傾朝百僚皆敬事顯顯為人巧慧習事能探得人主微指內深賊持詭辨以中傷人初元中蕭望之領尚書事知顯專權建白以為尚書百官之本國家樞機宜以通明公正處之武帝游宴後庭故用宦者非古



制也宜罷中書宦官元帝不聽顯後官望之自是公卿以下畏顯重足一迹顯與中書僕射牢梁少府五鹿充宗結為黨爰諸附倚者皆得寵位民歌之曰牢邪石邪五鹿客邪何憂內連綏若君邪長言其兼官據勢也成帝初即位丞相御史條奏顯君顯與妻子徙歸故鄉憂懣不食死懣音悶

互註久典樞機明旨文法凡滿望之傳

董賢傳

董賢字聖卿為太子舍人哀帝立賢隨太子官為郎二歲餘賢傳滿在殿下為人美麗自喜喜許史哀帝望見說其儀

貌說讀識而問之曰是舍人董賢邪因引上與語拜為黃

門郎由是寵愛日甚為駙馬都尉侍中旬月間賞錢鉅萬

貴震朝廷常與上卧起嘗喜寢偏藉上古袖上欲起賢

未覺效不欲動賢迺斷髮而起詔將作大匠為賢起大

第北闕下重殿洞門木土之功窮極技巧及武庫禁兵上

方珍寶其選物上第盡在董氏而乘輿所服乃其副也權

與人主侔矣後上置酒麒麟殿賢父子親屬宴飲王闕凡

弟侍中中常侍皆在側上從容視賢笑曰吾欲法堯禪舜

何如闕進曰天下乃高皇帝天下非陛下之有也統業至

重天子亡戲言上默然不說說讀左右皆恐哀帝崩太后



詔收賢大司馬印綬即日與妻皆自殺家屬徙合浦縣官
斥賣董氏財四十二萬萬

贊曰柔曼之傾意曼澤非獨女德蓋亦有男色焉顧籍

閔鄧韓之徒非一而董賢之寵尤盛父子並為公卿可

謂貴重人臣無二矣然進不由道位過其任莫能有終

所謂愛之適足以害之者也漢世衰於元成壞於哀平

哀平之際國多災矣謂問主疾無嗣弄臣為輔出足不

疆棟幹微撓久敬一朝帝崩姦臣擅命董賢縊死丁傅

流放辜及母后奪位幽發賈趙氏為孝成皇后居北答

在親便嬖所任非仁賢故仲尼著損者三友王者不私

人以官殆為此也

叙傳彼何人斯竊此富貴豈損高明作戒後世

東萊先生西漢詳節卷之二十七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西漢書卷之二十七

童兒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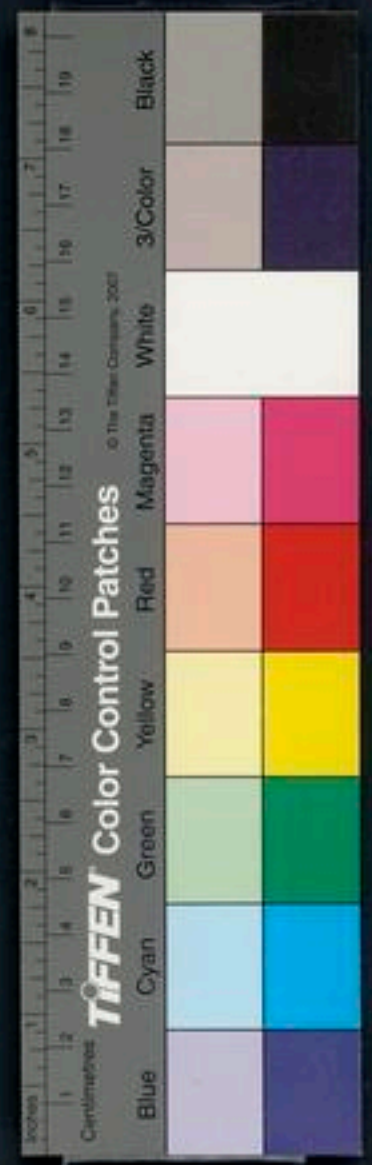
三十一

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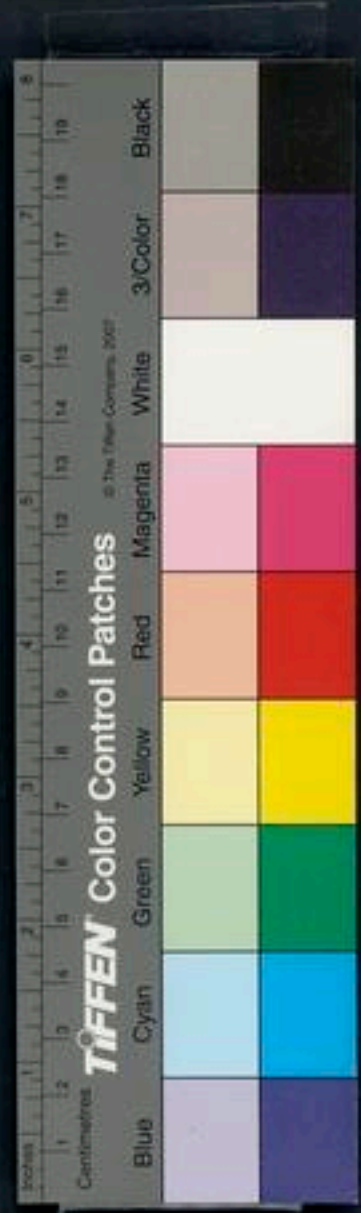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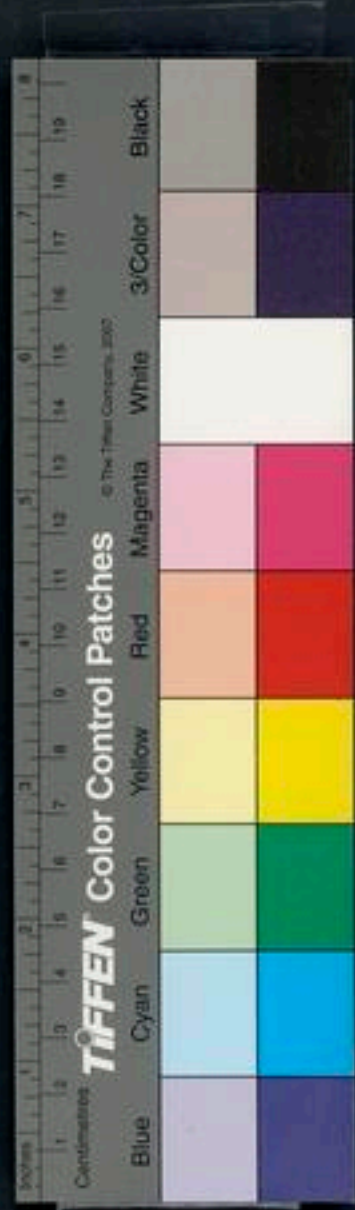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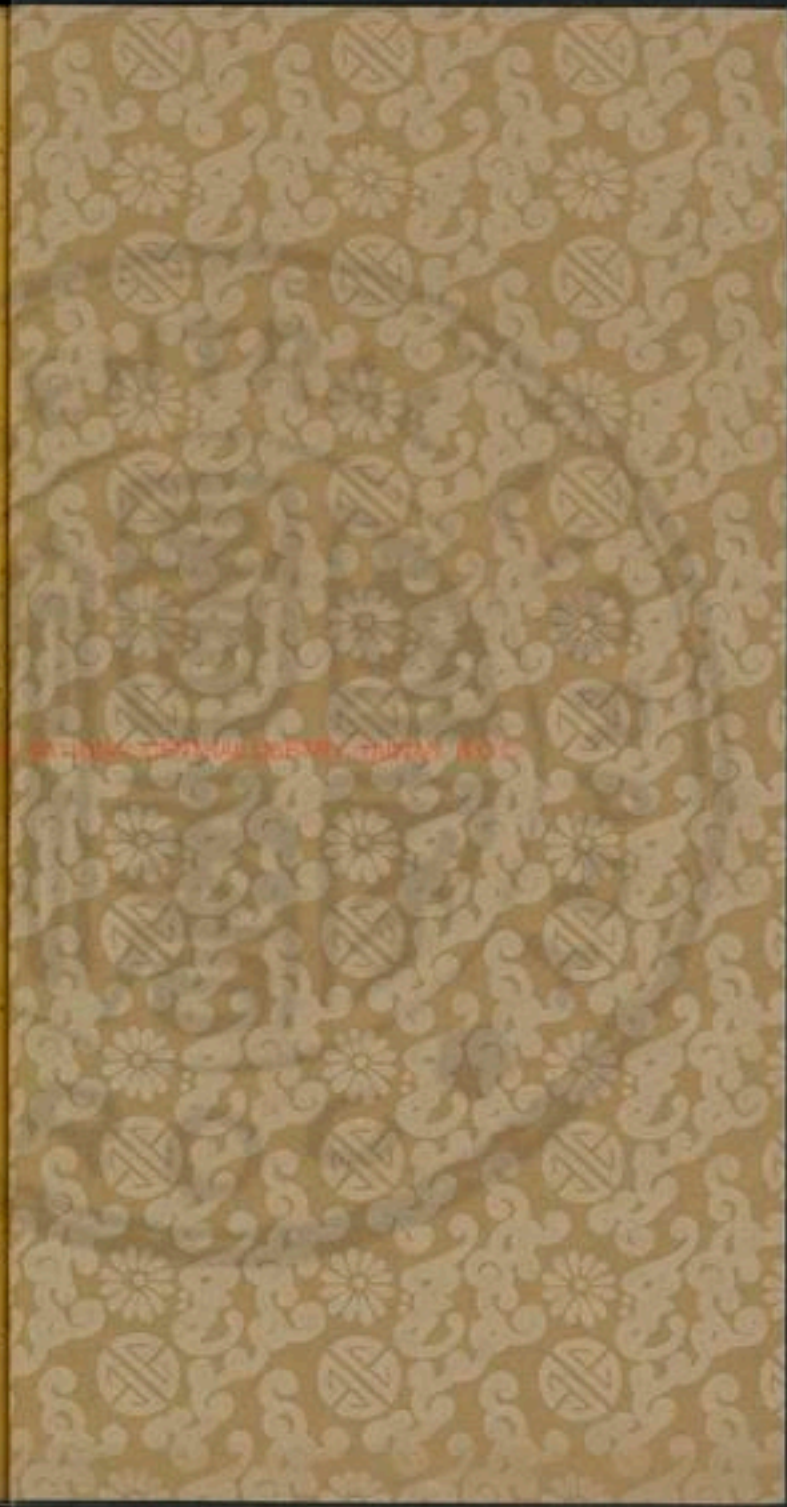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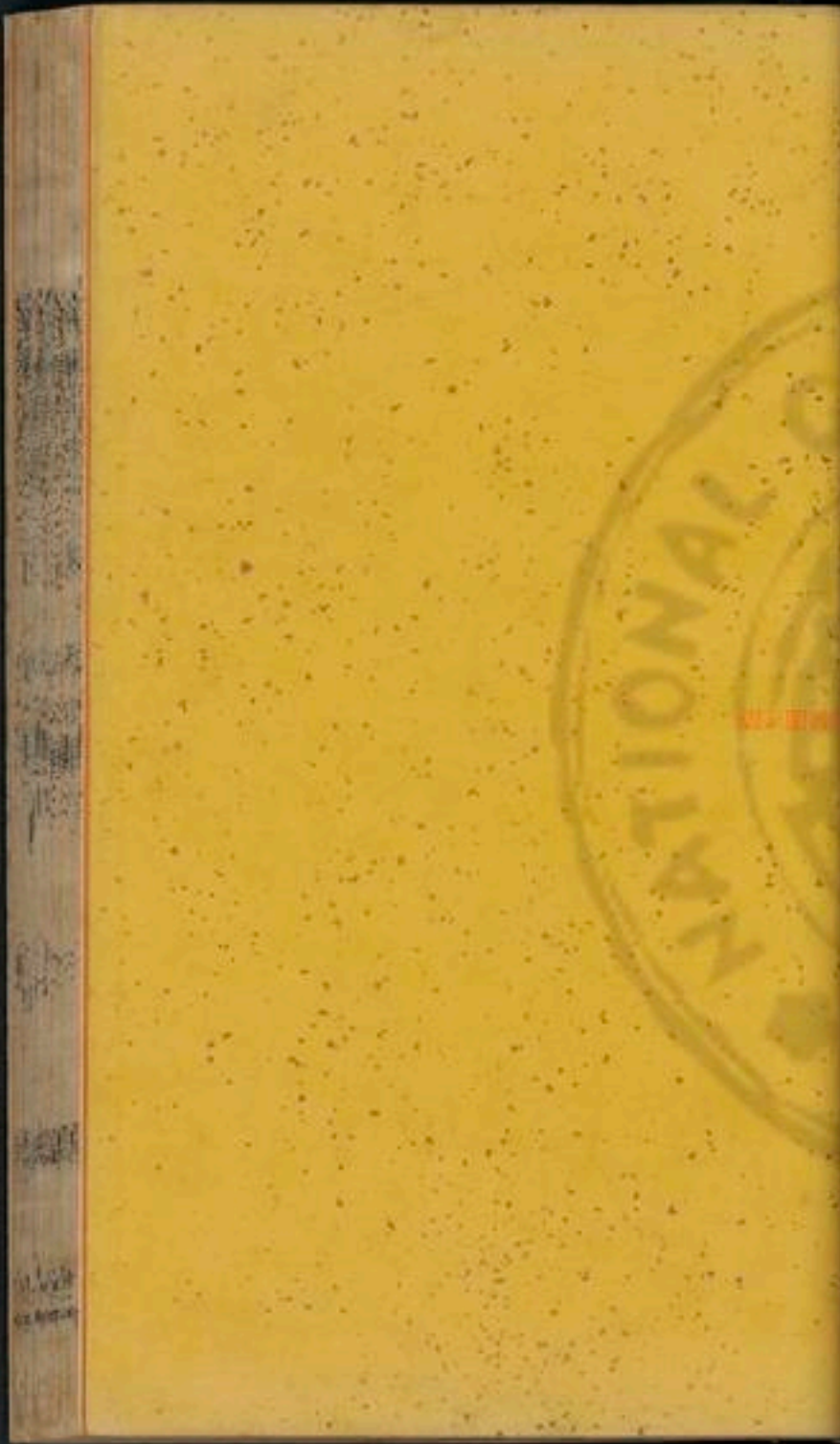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572266 4-29



東萊先生西漢詳節卷之二十八

外夷

匈奴傳上

匈奴其先百落氏之苗裔曰淳維唐虞以上有山戎獫狁

董粥匈奴別號獫狁音險粥弋六反居于北邊隨草畜牧而轉移其畜之

所多則馬牛羊其奇畜則橐佗馱馱逐水草遷徙無城郭

常居耕田之業然亦各有分地分地及秋秋無文書以言語為

約束兒能騎羊引弓射鳥鼠少長則射狐兔肉食士力能

彎弓盡為甲騎其俗寬則隨畜田獵禽獸為生業急則入

習戰攻以侵伐其天性也其長兵則弓矢短兵則刀鋌鐵



小才也音輝利則進不利則退不羞遁走苟利所在不知禮義

自君王以下咸食畜肉衣其皮革被旃裘壯者食肥美老

者飲食其餘貴壯健賤老弱其俗有名不諱而無字○夏

道衰而公劉失其稷官變于西戎邑于豳豳州其後三百

餘歲戎狄攻太王亶父父讀亶父亡走于岐下豳人悉從

亶父而邑焉作周其後百有餘歲周西伯昌伐吠夷昌即文王

也吠工後十餘年武王伐紂而營維北洛即洛水也邑復居于鄆鎬放逐

戎夷涇洛之北北洛即洛水也以時入貢名曰荒服○其後二

百有餘年周道衰而周穆王伐吠戎得四白狼四白鹿以

歸自是之後荒服不至於是作呂刑之辟音至穆王之孫

懿王時王室遂衰我狄文侵暴虐中國中國被其苦詩人

歌之曰靡室靡家玁狁之故至宣王興師命將以征伐之

詩人美大其功是時四夷賓服稱為中興至于幽王用寵

姬褒姒之故與由侯有隙申侯怒而與吠戎共攻殺幽王

于麗山之下麗音遂取周之地鹵獲而居于涇渭之間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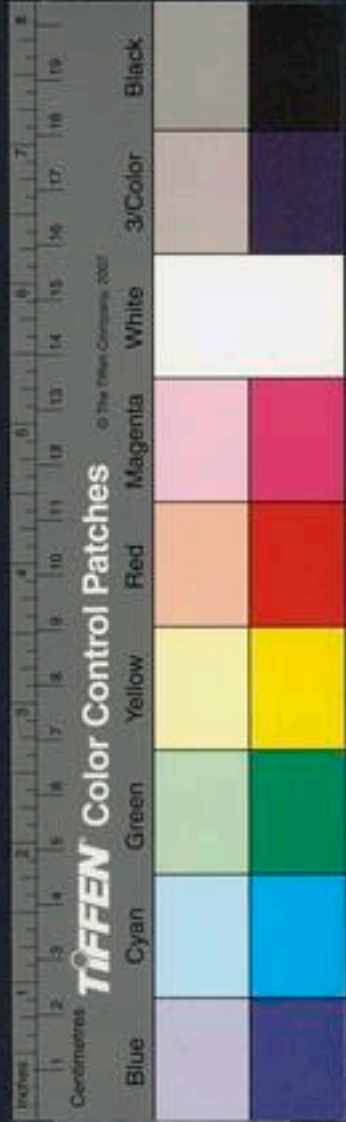
暴中國秦襄公劫周於是周平王去鄆鎬而東徙于洛邑

當時秦襄公伐戎至郊始列為諸侯郊古岐字原父曰當字下宜有是字○

後六十有五年而山戎越燕而伐齊齊釐公與戰于齊郊

釐音後四十四年而山戎伐燕燕告急齊齊桓公北伐山

戎山戎走後二十餘年而戎翟至維音邑伐周襄王襄王出



奔于鄭之汜邑

汜音九今說襄城

於是戎翟或居於陸渾東至于

衛侵盜尤甚晉文公初立欲脩霸業廼興師伐戎翟迎內

襄王于維音堂是時秦晉為強國晉文公攘戎翟居于西

河園洛之間音號曰赤翟白翟秦穆公得由余西戎八

國服於秦故隱音以西有綿諸吠戎狄獯之戎音在岐梁

涇漆之北有義渠太務烏氏胸衍之戎音而晉

北有林胡樓煩之戎燕北有東胡山戎各分散谿谷自有

君長往往而聚者百有餘戎然莫能相壹自是之後百有

餘年晉悼公使魏絳和戎翟戎翟朝晉後百有餘年趙襄

子踰句注而破之并代以臨胡貉音後匈奴魏氏音咸知

伯分晉地而有之則趙有代句注以北而魏有西河上郡

以與戎界也○其後義渠之戎築城郭以自守而秦稍蚕

食之至於惠王遂拔義渠二十五城惠王伐魏魏盡入西

河及上郡于秦後秦滅義渠於是秦有隴西北地上郡築

長城以距胡而趙武靈王亦變俗胡服習騎射北破林胡

樓煩自代並陰山下音並涉至高闕為塞而置雲中鴈門代

郡其後燕有賢將秦開為質於胡胡甚信之歸而襲破東

胡東胡卻千餘里與荆軻刺秦王○秦舞陽者開之孫

也燕亦築長城自造陽至襄平置上谷漁陽右北平遼西

遼東郡以距胡當是時冠帶戰國七而三國邊於匈奴音



其後趙將李牧時匈奴不敢入趙邊○後秦滅六國
 而始皇帝使蒙恬將數十萬之衆北擊胡悉收河南地因
 河為塞築四十四縣城臨河徙適戍以充之而通直道通
 自九原至雲陽因過山險塹谿谷可繕者繕之起臨洮
 至遼東萬餘里又渡河據陽山北假中當是時東胡疆而
 月氏盛匈奴單于曰頭曼莫安及頭曼不勝秦北徙十有
 餘年而蒙恬死諸侯畔秦中國擾亂諸秦所徙適邊者皆
 復去適邊於是匈奴得寬復稍度河南與中國界於故塞
 ○單于有太子名曰冒頓後有愛闕氏生小子頭曼欲殺
 冒頓立少子冒父曰匈奴單于就其妻為闕氏冒頓

鏑鏑音頰饒箭也 射令曰鳴鏑所射而不悉射者

斬後從父獵以鳴鏑射殺頭曼遂自立為單于冒頓既立

時東胡疆聞冒頓殺父自立迺使使謂冒頓曰欲得頭曼

時號千里馬冒頓曰奈何與人鄰國愛一馬乎遂與之頃

之東胡以為冒頓畏之使謂冒頓曰欲得單于一闕氏冒

頓復曰奈何與人鄰國愛一女子乎遂與之東胡王愈驕

西侵與匈奴中間棄地莫居千餘里各居其邊為甌脫土

甌脫外棄地匈奴不能至也吾欲有之冒頓怒曰地者國

之本也奈何予人冒頓上馬令國中後者斬遂東龍擊

也境上候之憂一候反脫吐活反 東胡使使謂冒頓曰匈奴所與我界



東胡滅之虜其民衆畜產既歸西擊走月氏南并樓煩白
 羊河南王悉復收秦所使蒙恬所奪匈奴地者與漢關故
 河南塞至朝那膚施遂侵燕代是時漢方與項羽相距中
 國罷於兵革罷讀以疲以故冒頓得自彊控弦之士三十餘萬
 自淳維以至頭曼千有餘歲時大時小別散分離尚矣其
 世傳不可得而次然至冒頓而匈奴最彊大盡服從北夷
 而南與諸夏為敵國其世姓官號可得而記云○單于姓
 鞞鞞氏鞞力全反鞞丁奚反其國稱之曰撐犁孤塗單于匈奴謂天
 為撐犁謂子為孤塗單于者廣犬之貌也言其象天單于
 然也置左右賢王左右谷蠡谷音悅義左右大將左右大

都尉左右大當戶左右骨都侯匈奴謂賢曰署耆故常以
 太子為左署耆王自左右賢王以下至當戶大者萬餘騎
 小者數千凡二十四長各有分地逐水草移徙而左右賢
 王左右谷蠡最大國左右骨都侯輔政諸二十四長亦各
 自置千長百長什長之屬歲正月諸長少會單于庭祠五
 月大會龍城祭其先天地鬼神秋馬肥大會蹕林蹕林木而祭也
 帶音課課校人苗計其法拔刃入者死坐盜者沒入其家有
 罪小者軋千點又軋音節也軋大者死一國之囚不過數人而單于
 朝出營拜日之始生夕拜月其坐長左而北向日上戊巳
 其舉事常瞻背盛壯以攻戰月虧則退兵其攻戰斬首虜



西漢書卷之六十一 匈奴傳 五
賜一卮酒而所得鹵獲因以予之得人以為奴婢故其戰
人人自為趨利趨請善為誘兵以包敵故其逐利如鳥之
集其困敗互解雲散矣後北服渾濊渾胡北及屈射丁零
隔昆龍新荔平之國於是匈奴貴人大臣皆服以冒頓為賢
是時漢初定徙韓王信於代都馬邑匈奴大攻圍馬邑韓
信降匈奴匈奴得信因引兵南踰句注攻太原至晉陽下
高帝自將兵往擊之會冬大寒雨雪朔于卒之墮指者十
二三於是日且頓陽敗走誘漢兵遂擊冒頓冒頓其
精兵見其羸弱於是漢悉兵多步兵三十二萬北逐之高
帝先至平城城步兵未盡到冒頓縱兵三十餘萬圍高帝

於白登七日

白登在平城也

漢兵中外不得相救餉匈奴騎其西

方盡白東方盡驪

驪音龍也

北方盡驪

深黑也

南方盡驪馬

地

高帝乃使使厚遺閼氏閼氏之言迺開闔一角於

是高帝令士皆持滿傳矢外鄉將謂日從解角直出得

與大軍合而冒頓遂引兵去漢亦引兵罷使劉敬結和親

奉宗室女翁主為單于閼氏歲奉繒絮酒食物各有數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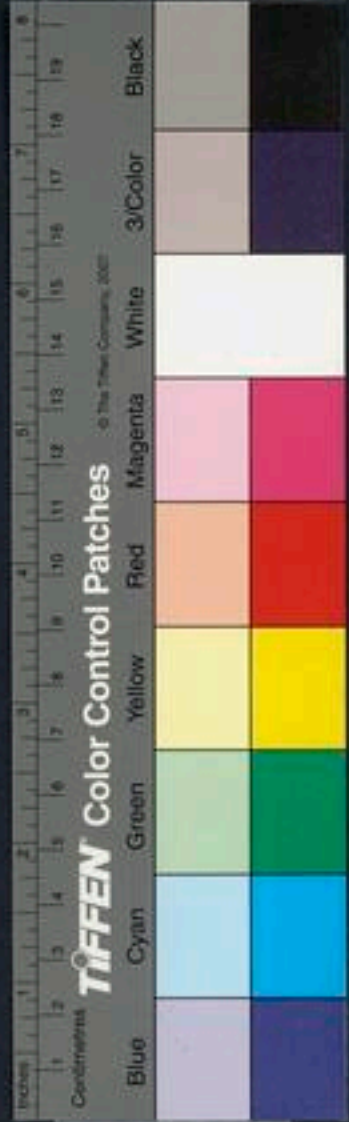
為兄弟以和親冒頓迺少止孝惠高后時冒頓寢驕迺

書使使遺高后曰兩主不樂無以自虞與願以所有易

其所無高后大怒召樊噲李布等議發兵擊之會曰臣願

得十萬衆橫行匈奴中間季布布曰今傷殘者甫起而噲

百集百之三十一 匈奴傳二



欲搖動天下是面諷也且夷狄僻如禽獸得其善言不足
喜惡言不足怒高后曰善令張澤報書冒頓復使使來謝
因獻馬遂和親○至孝文即位復脩和親其三年夏匈奴
右賢王入居河南地為寇於是文帝下詔發邊吏車騎八
萬詣高奴北地之遺水相灌嬰將擊右賢王右賢王走出
塞文帝幸太原是時濟北王父文帝歸罷丞相擊胡之兵
其明年單于遣漢書曰漢邊吏侵侮右賢王右賢王與漢
吏相恨絕二主之約離昆弟之親故罰右賢王使至西方
求月氏擊之以天之福滅夷月氏其旁二十六國皆已為
匈奴諸引弓之民并為一家北州以定願寤六休士養馬

除前事復故約以安邊民世世平樂未得皇帝之志故使

郎中係學淺奉書請

學火皇帝即不欲匈奴近塞則且詔

吏民遠舍使者至即逆之書至漢議擊與和親孰便公卿

皆曰單于新破月氏乘勝不可擊也且得匈奴地澤鹵非

可居也和親甚便漢許之六年遣匈奴書曰漢與匈奴約

為兄弟所以遺單于甚厚背約離兄弟之親者常在匈奴

然右賢王事已在赦前勿深誅單于若稱書意明告諸吏

使無負約有信敬如單于書○頃之冒頓死子稽粥立稽

雞弗號曰老上單于文帝復遣宗人女翁主為單于閼氏

使宦者燕人中行說傳翁主行胡即又說不欲行漢疆

百集卷之三十一 匈奴傳

使之說曰必我也為漢患者中行說既至因降單于單于

愛卓之初單于好漢繒絮食物中行說曰匈奴人衆不能

當漢之一郡然所以強之者以衣食異無印於漢印牛今

單于變俗好漢物不過什二則匈奴盡歸於漢矣漢費物十分之

如旃裘堅善也視謂得漢食物皆去之以視不如重酪之

便美也重竹於是誘教單于左右疏記以計識其人衆畜

說輒曰漢使毋多言及貢自是之後漢使欲辨論者中行

說輒曰漢使毋多言及貢自是之後漢使欲辨論者中行

善則候秋熟以騎馳蹂迺稼穡也蹂人日夜教單于候利

害處孝文十四年匈奴單于十四萬騎入朝那蕭關遂至

彭陽使騎兵入燒回中宮候騎至雍其泉文帝發車千乘

十萬騎軍長安以備胡而拜下鄉魏越古建周竈張相如

董赤為五將軍大發車騎往擊胡逐出塞即還匈奴日以

驕歲入邊殺略人民甚衆漢甚患之迺使使遺匈奴書

于亦使當戶報謝復言和親事孝文後二年使使遺匈奴

書曰先帝制長城以北引弓之國受令單于長城以內冠

帶之室朕亦制之使萬民耕織射獵衣食父子母離臣主

相安朕聞天不頗覆何及地不偏載朕與單于皆捐細故



俱蹈大道墮壞前惡規及以圖長久使兩國之民若一家

子元元萬民下及魚鼈上及飛鳥豉行喙息頓動之類音

啓多許微及莫不就安利避危殆單于其察之單于既約

和親於是制詔布告天下使明知之○後四年老上單于

死子軍臣單于立而中行說復事之漢復與和親歲餘後

絕和親大入上郡雲中各三萬騎所殺略甚衆於是漢使

三將軍軍屯北地代屯句注趙也飛狐口又置三將軍軍

長安西細柳渭北棘門朝上以備胡胡騎入伐句注邊塞

火通於甘泉長安數月漢兵至邊匈奴亦遠塞遠下漢兵

以罷○景帝立趙王遂陰使於匈奴吳楚反欲與趙合謀

入邊漢圍破趙匈奴亦止自是後復與和親通關市給遺

單于遺翁主如故約終景帝世時入小盜邊無大寇○

武帝即位明和親約束厚遺關市饒給之匈奴自單于以

下皆親漢往來長城下漢使馬邑人聶翁姓聶名一翁者老人稱

誘單于伏兵三十餘萬馬邑旁單于疑之引兵還自是匈

奴絕和親往往入盜於邊不可勝數然匈奴貪尚樂關市

蓄財物音讀漢亦通關市不絕以中之中竹又自馬邑軍後

五歲之秋漢使四將各萬騎擊胡關市下其冬匈奴數千

人盜邊漁陽尤甚其明年秋匈奴二萬騎復入於是漢使

將軍衛青出鴈門擊胡得首虜數千其明年衛青復出雲



西漢書卷之二十一 匈奴傳上 九

中以西至隴西擊胡之樓煩白羊王於河南得胡首虜數千於是漢遂取河南地築朔方復繕故秦時蒙恬所為塞因河而為固漢亦棄上谷之斗辟縣造陽地以予胡斗音是歲元朔二年也其冬軍臣單于死其弟伊穉斜自立為單于○其明年匈奴右賢王死心漢奪之河南地而築朔方數寇邊侵擾朔方殺略吏民廿其衆明年春漢遣衛青將六將軍十餘萬人出朔方夜圍之賢王右賢王脫身逃走其秋匈奴萬騎入代郡殺都尉明年春漢復遣衛青將六將軍十餘萬騎出定襄擊匈奴得首虜前後萬九千餘級而漢亦亡兩將軍右將軍建得以身脫而前將軍翁侯趙

信降匈奴單于用其姊妻之與謀漢信殺單于益北絕麻以誘罷漢兵微極而取之母近塞單于從之○其明年胡數萬騎入上谷昭帝春漢使驃騎將軍去病將萬騎出隴西得胡首虜八千餘級得休屠王祭天金人師古曰作金人以為天神之主而祭之即今佛像是其遺法○其秋單于怒昆邪王休屠王居西方

為漢所殺虜數萬人欲召誅之昆邪休屠王恐謀降漢漢使驃騎將軍迎之昆邪王殺休屠王并將其衆降漢凡四萬餘人於是漢已得昆邪則隴西北地河西益少胡寇徙關東省民與所奪匈奴河南地新秦中以實之○明年春匈奴入右北平定襄各數萬騎殺略千餘人其年春漢謀



以為合侯信為單于計登幕北以為漢兵不能至乃乘馬
發十萬騎私負八馬九十四萬匹私負衣米者非公家發與之限糧重不
與焉重者州人與漢曰令大將軍青驃騎將軍去病中分軍大將
軍出定襄驃騎將軍出代咸約絕幕峻匈奴單于聞之速
具糴軍以待於幕北與大將軍接戰單于遁走漢兵
追至雲其顏趙信城而還其夜西騎出代二千餘里與
左王接戰胡首虜凡七萬餘人左王將皆遁走驃騎封
於狼居胥山禪姑衍臨翰海而還是後匈奴遠遁而幕南
無王庭漢度河自朔方以西至今居住往往通渠置田官吏
卒五六萬人稍蠶食地接匈奴以此初漢兩將大出圍單

于所殺虜八九萬而漢士物故者亦萬數漢馬死者十餘
萬匹匈奴雖病遠去而漢馬亦少無以復往單于用趙信
計遣使好辭請和親天子下其議或言和親或言遂臣之
丞相長史任敞曰匈奴新困宜使為外臣朝請於邊請才信及
漢使敞使於單于單于聞敞計大怒留之不遣先是漢亦
有所降匈奴使者單于亦輒留漢使相當漢方後枚士馬
會驃騎將軍去病死於是漢久不北擊胡○數歲伊穉斜
單于死子烏維立為單于是歲元鼎三年武帝始出巡狩
郡縣其後漢方南誅兩越不擊匈奴匈奴亦不入邊烏維
立三年漢已滅兩越天子巡邊親至朔方勒兵十八萬騎



以見武節也而使郭吉風告單于曰風津南越王頭已懸於漢北闕下今單于即能與漢戰天子自將兵待邊即不能亟南面而臣於漢丞居何但遠走亡匿於幕北寒苦無水草之地為語卒單于大怒留郭吉不歸遷辱之北海上而單于終不肯為寇於漢邊休養士馬習射獵數使使好辭甘言求和親是時漢東校滅貉朝鮮以為郡而西置酒泉郡以隔絕胡援與羌通之路又西通月氏大夏以翁主妻烏孫王以分匈奴西方之援國又北益廣田至胘雷為塞而匈奴終不教以為言然漢兵每入匈奴匈奴輒報償漢留匈奴使匈奴亦留漢使必得當乃止○烏維單于立

十歲死子詹師詹年少號為兒單于是歲元封六年也

單于立漢使兩使仲二人吊單于一人吊右賢王欲以垂其

國使者入匈奴匈奴悉將致單于單于怒而悉留漢使漢

使留匈奴者前後六十餘輩而匈奴使來漢亦輒留之相當

是歲漢使貳師將軍西伐大宛而令因杆音將軍蔡受降

城其令匈奴大雨雪雨于畜多飢寒死○兒單于立三歲

而死立其季父右賢王句黎湖為單于句音立一歲死其

弟且鞮侯且于立為單于漢既誅大宛威震外國天

子意欲遂困胡乃下詔曰高皇帝遺朕平城之憂遠高

后時單于書絕悖逆昔齊襄公復九世之讎春秋大之羊



傳莊四年春齊襄公威紀後韓也襄公是歲太初四年也

且鞮侯單于初立恐漢襲之盡歸漢使之不降者略充國

等於漢單于乃自謂我兒子安敢望漢天子漢天子我丈

人行行胡漢遺中即將蘇武厚幣賂遺單于單于益驕禮

甚倨非漢所望也明年漢使貳師擊于胥王於天山漢兵

物故什六七物故謂死也又使李陵將步兵五千人與單于合

戰兵盡降匈奴後二歲漢使貳師將軍六萬騎步兵七萬

出朔方單于與接戰貳師解而引歸○明年且鞮侯單于

死長子立為狐鹿姑單于是歲太始元年也既立六年而

匈奴入上谷五原又略吏民其年復入五原酒泉殺兩部

都尉於是漢遣貳師將軍七萬人出五原重合侯莽通將

四方騎出酒泉重合侯軍至天山匈奴引去無所得失而

還貳師將出塞會婁子坐巫蠱收關之憂懼欲深入要功

遂比至郅居水上虜已去引兵還至速邪烏燕然山燕一交

單于知漢兵勞倦自將五萬騎遮擊之漢軍大亂敗貳師

除自貳師歿後漢新失大將軍士卒數萬人不復出兵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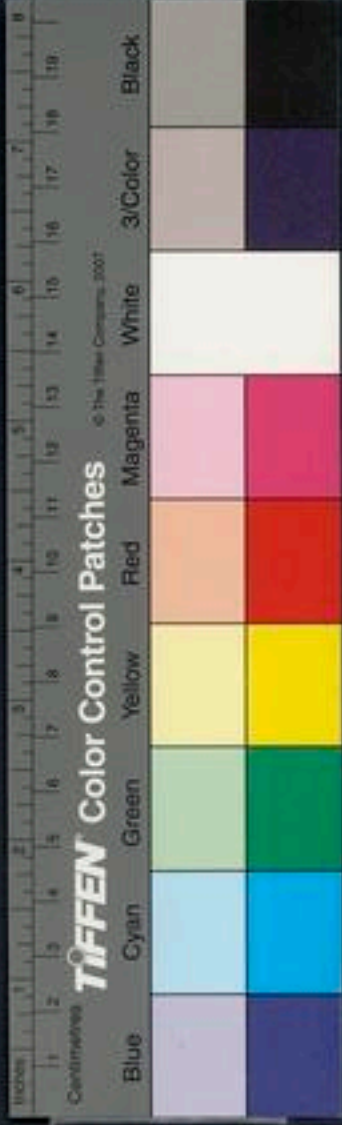
歲武帝崩前此者漢兵深入窮追二十餘年匈奴孕重墮

殞殞音讀也罷極苦之罷讀日疲自單于以下常有欲和親計○

後三年單于欲求和親會病死更立子為壺衍鞮單于是

歲元始二年也單于既立風謂漢使者言欲和親風讀日

後



二年廼謀歸漢使不降者蘇武馬宏等明年發左右部二萬騎為四隊從內並入邊為寇漢兵追之生得甌脫王匈奴見甌脫王在漢恐以為道擊之道擊即西北遠去不敢南逐水草是時衛律已死律在時常言和親之利匈奴不信及死後兵數困國益負思衛律言欲和親而恐漢不聽故不肯先言當使左右風漢使者風請然其侵盜益希遇漢使愈厚欲以漸致和親漢亦羈縻之○是時漢邊郡邊火候望精明匈奴為邊寇者少利希復犯塞漢復得降者言匈奴方擊烏桓大將軍霍光欲發兵邀擊之問趙充國充國以蠻夷自相攻擊而發兵要之招寇生事非計也

更問范明友明友言可擊於是拜范明友為度遼將軍東

烏桓散擊之獲三王首匈奴由是恐不能出兵即使使之

烏孫求欲得漢公主宣帝即位烏孫昆彌上書願發國半

精兵擊匈奴唯天子出兵哀救公主本始二年漢大發關

東輕銳士選郡國吏三百石伉健習騎射者伉古也皆從軍

遣田廣明范明友韓增趙充國田順五將軍兵十餘萬騎

出塞二千餘里與昆彌自將五萬餘騎凡二十餘萬衆匈

奴聞漢兵大出老弱奔走歐畜產遠遁歐與死亡不可勝

數於是遂衰耗耗胡到然五將亦少所得匈奴怨烏孫冬

自將數萬騎擊烏孫欲還會天大雨雪雨于一日深丈餘



人民畜產凍死還者不能什一於是丁令乘弱攻其北

零烏桓入其東烏孫擊其西凡三國所殺甚眾又重以餓

死重直匈奴大虛弱諸國騁厲者尾解攻盜不能理其後

漢出三千餘騎入匈奴捕虜得數千人還匈奴終不敢取

當茲欲鄉和親而邊境少事矣○後握衍胸鞞單于立復

修和親遣弟伊酋若王勝之入漢獻見酋才單于初立凶

惡三年而敗

匈奴傳下

呼韓邪單于歸庭其父都隆奇與右賢王共立日逐王薄

胥堂為屠耆單于於是呼揭王自立為呼揭單于右奧鞞

王聞之即自立為車黎單于烏藉都尉亦自立為烏

于凡五單于呼韓邪單于左大將見匈奴亂率其眾南

漢呼韓邪單于復都單于庭然眾裁數萬人其後凡左

王自立為郵支骨都侯單于呼韓邪之敗也左伊秩訾王

勸令稱臣入朝事漢從漢求助匈奴乃定諸大臣皆曰不

可匈奴之俗本上氣力而下服役以馬上戰鬪為國故有

威名於百蠻戰死壯士所有也今兄弟爭國不在凡則在

弟子孫常長諸國奈何臣事於漢卑辱先單于為諸國所

笑左伊秩訾曰不然彊弱有時今漢方盛烏孫城郭諸國

皆為臣妾今事漢則安存不則危亡呼韓邪從其計引眾



南近寒遣子入侍郅支單于亦遣子入侍明年呼韓邪單

于欵五原塞族叩也願朝三年正月漢遣都尉韓昌迎發過

所七郡二千騎為陳道上所過道發兵列道為衛單于正月朝天子

于甘泉宮漢寵以殊禮位在諸侯王上○元帝初即位呼韓

邪復上書言民衆困乏漢詔五原郡轉穀二萬斛以給焉

郅支單于自以道遠又怨漢擁呼韓邪遣使上書求侍子

明年漢遣韓昌張猛送呼韓邪侍子昌猛見單于民衆益

盛聞其大臣多勸單于北歸者恐此去後難約束即與盟

約曰自今以來漢與匈奴合為一家世世無得相詐相攻

有竊盜者相報行其誅償其物有寇發兵相助漢與匈奴

敢先背約者受天不祥令其世世子孫盡如盟言昌猛還漢

事公卿議者以為昌猛擅以漢國世世子孫與夷狄盟盟

蓋國家傷威重宜遣使往告祠天與解盟昌猛奉使無狀

罪至不道有詔昌猛以贖論勿解盟其後呼韓邪單于竟

北歸庭人衆稍稍歸之國中遂定其後甘延壽與陳湯發

兵斬郅支呼韓邪單于且喜且惧上書願入朝見○竟寧

元年復入朝單于自言願婿漢氏以自親元帝以後宮良

家子王嬙字昭君賜單于單于驩喜上書願保塞上谷以

西至敦煌傳之無窮請罷邊備塞吏卒以休天子人民

議者皆以為便即中候應言邊事以為不可許曰周秦以

百歲計而秦之天下初以傳下漢



來匈奴暴桀寇侵邊境漢興尤被其害臣聞北邊塞至遼東外有陰山東西千餘里草木茂盛多禽獸不冒頓依阻其中治作弓矢來出為寇是其苑囿也至孝武出師征伐斥奪此地攘之於幕北建塞徼起亭障繕築外城設屯戍以守之然後邊境得用少安幕北地平少草木多大沙匈奴來寇少所蔽隱從塞以南徑深山谷往來差難邊長老言匈奴失陰山之後過之未嘗不哭也如罷備塞戍卒示夷狄之大利不可一也夫夷狄之情困則卑順彊則驕逆天性然也古者寧不忘危不可復罷二也中國有禮義之教刑罰之誅愚者猶尚犯禁又况單于能必其眾不犯約

哉三也自中國尚建關梁以制諸侯所以絕臣下之覬覦

也觀音設塞徼置屯戍非獨為匈奴而已亦為諸屬國降

民本句以恐其思舊地亡四也近西羌保塞與漢人交通

吏民貪利侵盜其畜產妻子以此怨恨起而背畔世世不

絕今罷乘塞則生媪易分爭之漸五也往者從軍多沒不

還者子孫貧困一旦亡出從其親戚六也又邊人奴婢愁

苦欲亡者多曰聞匈奴中樂無奈何望急何然時有亡出

塞者七也盜賊桀黠群輩犯法如其窘急亡走北出則不

可制八也起塞以來百有餘年非皆以土垣也或因山巖

石木柴僵落谿谷水門稍稍平之卒徒築治功費久遠不



可勝計臣恐議者不深慮其終始欲以壹切省絲役曰得
 十年之外百歲之內卒有他變障塞破壞亭隊滅絕當更
 發屯繕治累功不可卒復九也卒讀如罷戍卒省候望
 單于自以保塞守禦必深德漢請求無已小失其意則不
 可測開夷狄之隙虧中國之固十也非所以求持至安成
 制百蠻之長策對奏天子有詔勿議罷邊塞事使車騎將
 軍口諭單于曰中國四方皆有關梁障塞非獨以備塞外
 也亦以防中國姦邪放縱出為害故明法度以專眾心
 也後單于上書願朝河平四年正月遂入朝加賜錦繡繒
 帛二萬匹絮二萬斤它如竟寧時○綏和元年烏珠留單

于立建平四年上書願朝五年時哀帝被疾或言匈奴從

上游來厭人厭一自黃龍竟寧時單于朝中國輒有大故

上由是難之以問公卿亦以為虛費府帑帑也音及可且

勿許單于使辭去未發黃門郎楊雄上書諫曰臣聞六經

之治貴於未亂兵家之勝貴於未戰二者皆微精也然而

大事之本不可不察也今單于上書求朝國家不許而辭

之臣愚以為漢與匈奴從此隙矣本北地之狄五帝所不

能臣三王所不能制其不可使隙甚明臣不敢遠稱請引

秦以來明之以秦始皇之強蒙恬之威帶甲四十餘萬然

不敢窺西河迺築長城以界之會漢初興以高祖之威靈

西漢書卷之二十一



三十萬眾困於平城士或七日不食時奇謫之士石盡之

臣甚眾石言堅固如不也卒其所以脫者世莫得而言也又高后

嘗忿匈奴樊噲請以十萬眾橫行匈奴中李布曰會可斬

也安阿順指於是大臣權書遺之權道順辭谷之然後匈奴之結

解中國之憂平及孝文時匈奴侵暴北邊侯騎至雍甘泉

京師大駭發三將軍屯細柳棘門霸上以備之孝武即位

設馬邑之權欲誘匈奴徒盡其財勞師一虜不可得見况單

于之面乎其後深惟社稷之計規恢萬載之策恢大廼大

興師數十萬使衛青霍去病操兵前後十餘年於是浮

西河絕大幕破寘顏襲王廷窮極其地追奔逐北封狼居

胥山禪於姑衍以臨翰海胥男名王貴人以百數自是之後

匈奴震怖益求和親然而未肯稱臣也且夫前世豈樂傾

無量之費役無罪之人快心於狼望之北哉匈奴中地名以為

不壹勞者不久佚與逸同不暫費者不永寧是以忍百萬之

師以摧餓虎之喙許穢運府庫之財填廬山之壑而不悔

也至本始之初匈奴有桀心欲掠烏孫侵公主廼發五將

之師十五萬騎獵其南而長羅侯以烏孫五萬騎震其西

皆至質質信也聘而還即處也時鮮有所獲徒奮揚威武明漢兵

若雷風耳雖空行空反尚誅兩將軍故北狄不服中國未

得高枕安寢也逮至元康神爵之間大化神明鴻恩博洽

西漢書卷之五十二 匈奴傳下 七 林



而匈奴內亂五單于爭立日逐呼韓邪攜國歸死扶伏稱

臣伏蒲然尚羈縻之計不顯制自此之後欲朝者不距不

欲者不疆其西何者外國天性忿鷙行二久形容魁健負

力怙氣難化以善易隸以惡隸屬其疆難誅和難得故

未服之時勞師遠攻傾國殫貨如彼之難也既服之後慰

薦撫循交接賂遺威儀俯仰如此之備也往時嘗屠大宛

之城陷烏桓之壘探姑繒之壁藉湯姐之場湯猶湯也艾

朝鮮之旃艾讀拔兩越之旗近不過旬月之役遠不離三

時之勞固已犁其庭掃其閭郡縣而置之雲徹席卷後無

餘苗苗古炎唯北狄為不然真中國之堅敵也三垂比之懸

矣前世重之滋甚未易可輕也今單于歸義懷欵誠之心

欲離其庭陳見於前此迺上世之遺策神靈之所相望國

家雖費不得已者也奈何距以來厭之辭踈以無日之期

尚往昔之恩開將來之隙夫歎而隙之使有恨心眉前言

緣往辭歸怨於漢因以自絕終無北面之心威之不可諭

之不能焉得不為太憂乎夫明者視於無形聰者聽於無

聲誠先於未然即蒙恬焚會不復施棘門細柳不復備馬

邑之策安所設衛霍之功何得用五將之威安所震不然

壹有隙之後雖智者勞心於內辯者轂擊於外使車文馳

猶不若未然之時也且往者圖西域制車師置城郭都護



三十六國費歲以太禹計者一歲數豈為康居烏孫能踰

白龍堆而寇西邊哉龍堆形如土龍身無頭有尾高大迺

以制匈奴也夫百年勞之一日失之費十而愛一臣竊為

國不安也書奏天子寤焉召還使者更報書而許之賜雄

帛五十匹黃金十斤元壽二年單于來朝上以太歲厭

勝所在舍之上林苑蒲陶宮平帝立王莽秉政西域車

師後王句姑音去胡來王唐兜音胡來皆怨恨都護

校尉將妻子人民亡陰匈奴單于遣使上書言狀遣中郎

將韓隆王昌等告單于曰西域內屬不當得受單于執二

舅還付使者會西域諸國王斬以示之迺造設四條中國

人亡入匈奴者烏孫亡降匈奴者西域諸國佩中國印

降匈奴者烏相降匈奴者皆不得受時莽奏令中國

得有二名因使使者以風單于去單于從之上書言單

得備蕃臣竊樂太平聖制臣故名囊知牙斯令謹更名曰

知莽大說讀曰白太后遣使者答諭厚賞賜焉王莽之

篡位也建國元年遣五威將王駿等六人多齎金帛重遺

單于諭曉以受命代漢狀因易單于故印單于受著新綬

不解視印飲食至夜明日遣右骨都侯當白將率曰漢賜

單于印言璽不言章又無漢字諸王以下迺有漢意章今

印去重加新與臣下無別願得故印由是怨恨勒兵朔方

西漢書卷之二十一 匈奴傳



塞下又西域都護但欽上書言匈奴南將軍右伊秩皆將人衆寇擊諸國莽於是大分匈奴為十五單于單于聞之怒曰先單于受漢宣帝恩不可負也今天子非宣帝子孫何以得立是後單于歷告左右部都尉諸邊王入塞寇盜大輩萬餘中輩數千少者數百緣邊虛耗莽新即位怙府庫之富欲立威迺拜十二部將率發郡國勇士武庫精兵各有所屯守轉委輸於邊議滿三十萬衆齎三百日糧同時十道並出窮追匈奴莽將嚴尤諫曰臣聞匈奴為害所從來久矣未聞上世有必征之者也後世三家周秦漢征之狀皆未有得上策周得中策漢得下策秦無策焉當周

宣王時獫狁內侵至于涇陽命將征之盡境而還其視戎狄之侵譬猶民蠶之蝨毆之而已豨古蚊字也蠶式亦反毆與區同故天

下稱明是為中策漢武帝選將練兵約齊輕糧深入遠戍雖有克獲之功胡輒報之兵連禍結三十餘年中國罷耗

罷廢匈奴亦創艾初向反而天下稱武是為下策秦始

皇不忍小耻而輕民力築長城之固迺哀萬里表音茂轉長也輸之行起於負海疆境既完中國內竭以喪社稷是為無

策今天下遭陽九之厄比年飢饉西北邊尤甚發三十萬衆具三百日糧東援海代援音南取江淮然後乃備計其道里一年尚未集合兵先至者聚居暴露師老械弊孰不



西漢書卷之五十八 匈奴傳下 二十五

可用此一難也過既空虛不能奉軍糧內調郡國不相及

屬調從釣及發此二難也計一人二百日食用糒十八斛

非牛力不能勝牛又當自齎食加二十斛重矣胡地沙鹵

多乏水草以往事撥之軍出未滿百日牛必物故且盡餘

糧尚多人不能負此三難也胡地秋冬甚寒春夏多嵐多

齎融古釜字糒飲水以歷四時

師有疾疫之憂是故前代世胡不逾百日非不欲久勢力

不能此四難也輜重重直用則輕銳者少不得疾行

虜徐道逃勢不能及幸而逢虜各糸輜重如過險阻

銜尾相隨銜馬銜也虜要遮前後死殆不測此五難也莽

不聽轉兵穀如故天下騷動初北邊自宣帝以來數世不

見煙火之警言人民熾盛牛馬布野及莽抗亂抗火匈奴與

之搆難邊民死亡係獲又十二部兵久屯而不出吏士罷

弊數年之間北邊虛空野有暴骨矣○天鳳五年呼都而

尸單于與旣立入北邊由是敗壞會漢兵誅莽更始二年

遣中即將歸德侯颯大司馬護軍陳遵使匈奴授單于漢

舊制重綏單于輿轎謂遵颯曰匈奴本與漢為兄弟匈奴

中亂中言中間之時孝宣帝時輔立呼韓邪單于故稱臣

以尊漢今漢亦大亂匈奴亦出兵擊莽空其邊境今天下

騷動思漢莽卒以敗而漢復興亦我力也當復尊我遵與



西漢書卷之二十一
相穿距穿距也單于終持此言其明年會赤眉入長安
更始敗

贊曰書戒彘夷猾夏詩稱戎狄是膺當春秋有道守在
四夷久矣夷狄之為患也故自漢興忠言嘉謀之臣曷
嘗不運籌策相與爭於廟堂之上乎高祖時則劉敬呂
后時樊噲季布孝文時賈誼晁錯孝武時王恢韓安國
朱買臣公孫弘董仲舒人持所見各有異同然總其要
歸兩科而已縉紳之儒則守和親介冑之士則言征伐
皆偏見一時之利害而未究匈奴之終始也自漢興以
至于今曠世歷年多於春秋其與匈奴有脩文而和親

之矣有用武而克伐之矣有卑下而承事之矣有威服
而臣畜之矣詘伸異變彊弱相反是故其詳可得而
言也昔和親之論發於劉敬是時天下初定新遭平城
之難故從其言約結和親賂遺單于冀以救安邊境
孝惠高后時遵而不違匈奴寇盜不為衰止而單于
反以加驕倨逮至孝文與通關市妻以漢女增厚
其賂歲以千金而匈奴數背約束邊境屢被其害
是以文帝中年赫然發憤遂躬戎服親御鞍馬從
六郡良家材力之士六郡隴西天水安定也馳射上林
講習戰陳聚天下精兵軍於廣武顧問馮唐與論



將帥喟然漢息思古名臣此則和親無益已然之明效也仲舒親見四世之事猶復欲守舊文頗增其約以為義勸君子利動貪人如匈奴者非可以仁義說也獨可說以厚利就讀口快結之於天耳故與之厚利以沒其意盟於天以堅其約其愛子以累其心力累匈奴雖欲展轉奈失重利何奈欺上天何奈殺愛子何夫賦斂行路不足以當二軍之費城郭之固無以異於貞士之約而使邊城守境之民又兄綏帶稚子因哺四首宴胡音哺胡馬不規於長城而羽檄不行於中國不亦便於天下乎察仲舒之論考諸行事迺知

其未合於當時而有闕於後世也當孝武時雖征伐

克獲而士馬物故亦略相當雖開河南之野建朔

方之郡亦棄造陽之比九百餘里匈奴人民每來

降漢單于亦輒拘留漢使以相報復後扶其經驚

尚如斯驚與同安肯以愛子而為質乎此不合當時之

言也若不置質空約和親是襲孝文既往之悔也

也而長匈奴無已之詐也夫邊城不選守境武略之

臣脩障隧備塞之具厲長戟勁弩之械恃吾所以

待邊寇而務賦斂於民遠行貨賂割剝百姓以奉寇

讎信甘言守空約幾胡馬之不窺幾讀不已過乎



至孝宣之世承武帝奮擊之威直匈奴百年之運因
 其壞亂幾亡之阨權時施宜我巨履以威德然後單于
 稽首臣服遣子入侍三世稱藩宿於漢庭是時邊城晏
 閑牛馬布野二世無犬火之警豆物庶亡干戈之役自
 後六十餘載之間遭王莽篡位始開邊隙單于
 由是歸怨自絕莽遂斬其侍子邊境之禍構矣故
 呼韓邪始朝於漢漢議其儀而蕭望之曰我狄羞
 服言其來服荒忽無常時至時去宜待以客禮禮
 讓而不臣如其後嗣遂逃窟伏使於中國不
 為叛臣及孝元時議罷守塞之備候應以為不

可可謂盛不忘衰安必危危遠見識微之明矣至單于

咸棄其愛子昧利不顧昧音昧侵掠所獲歲鉅萬計而

和親賂遺不過千金安在甘共不棄質而失重利也仲舒

之言漏於是矣夫規事建議不圖萬世之固而偷時

一時之事者未可以經遠也若迺征伐之功秦漢行事

嚴尤論之當矣故先王度土中度大各及中竹仲反立封畿分

九州列五服物土貢制外內或脩刑政或昭文德遠近

之執異也是以春秋內諸夏外夷狄成十五年諸侯會

日曷為殊夷狄之人貪而好利被髮左衽人面獸心

會吳外也其與中國殊章服異習俗飲食不同言語不通辟

其與中國殊章服異習俗飲食不同言語不通辟



居北垂寒露之野日辟逐草隨畜射獵為生隔以山谷雍以涉慕日難天地所以絕外內也是故聖王獸禽畜之不約誓不就攻伐約之則費賂而見欺攻之則勞師而招寇其地不可耕而食也其民不可臣而畜也是以外而不內踈而不戚政教不及其久正朔不加其國來則懲而禦之去則備而守之甚慕義而貢獻則接之以禮讓羈縻不絕使曲在彼蓋聖王制御蠻夷之常道也

序傳於惟帝興於平戎夷猾夏周宣攘之亦列風雅

宗幽既昏淫于褒女戎敗我驪遂亡鄠鄙大漢初

定匈奴疆域圍我正城寇侵邊境至于孝武爰赫

斯怒王師雷起霆鼓于朔野宣承其末迺施洪德震

我威雷五世不服日宣平王莽竊命是傾是覆備

其變理為世典式



西漢書目卷之二十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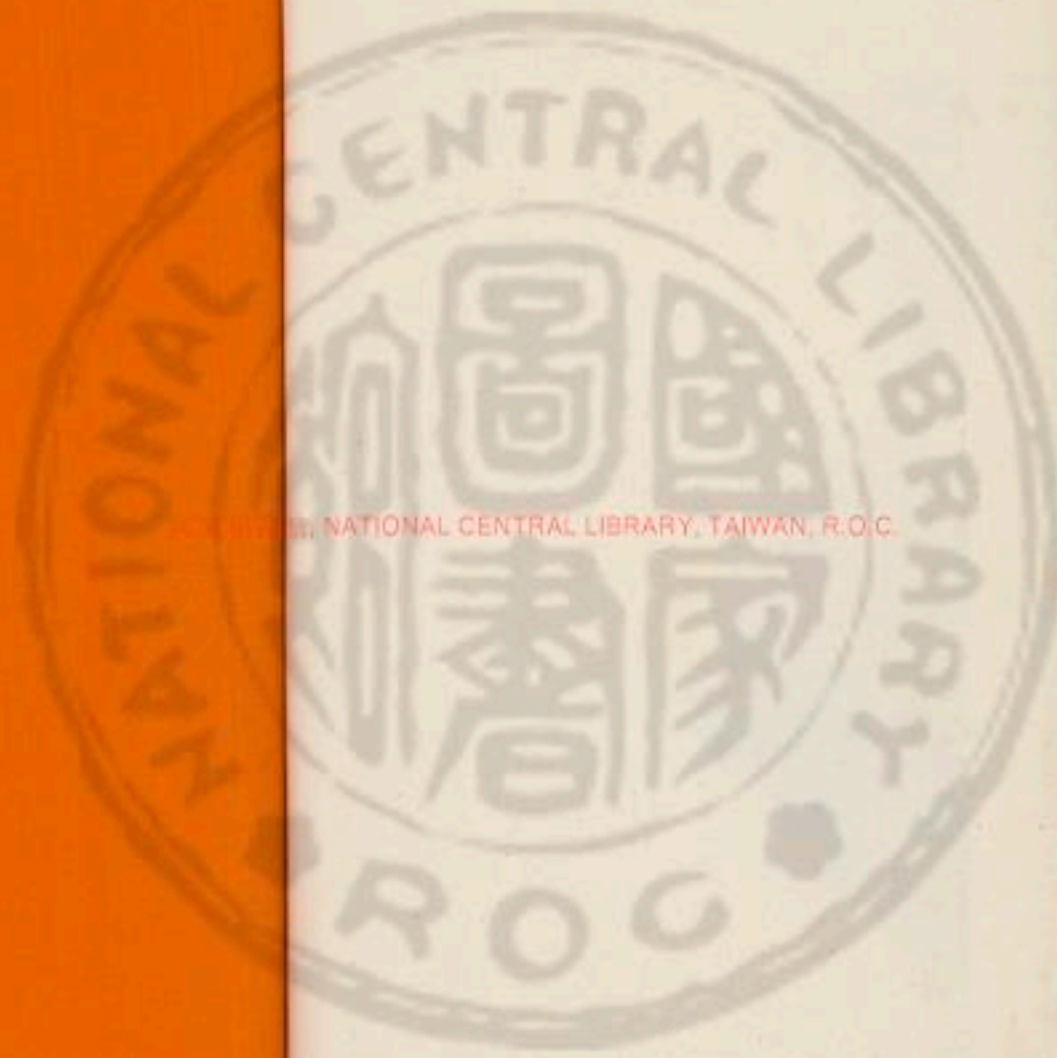
合文律丁

二十七

景

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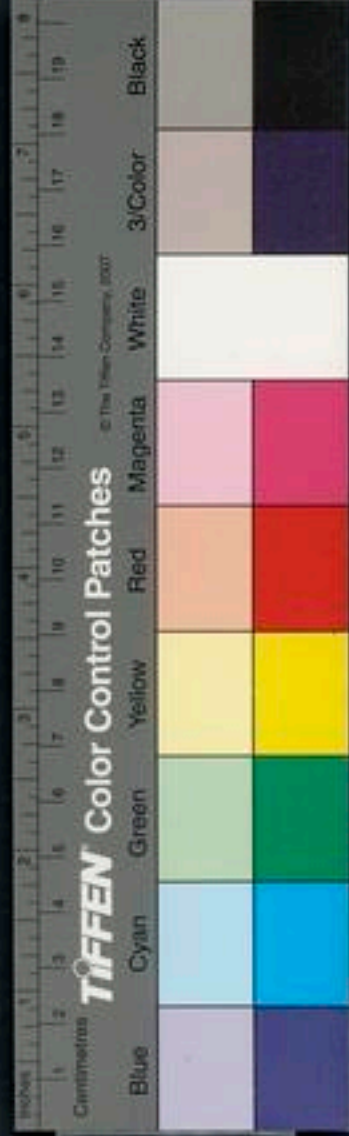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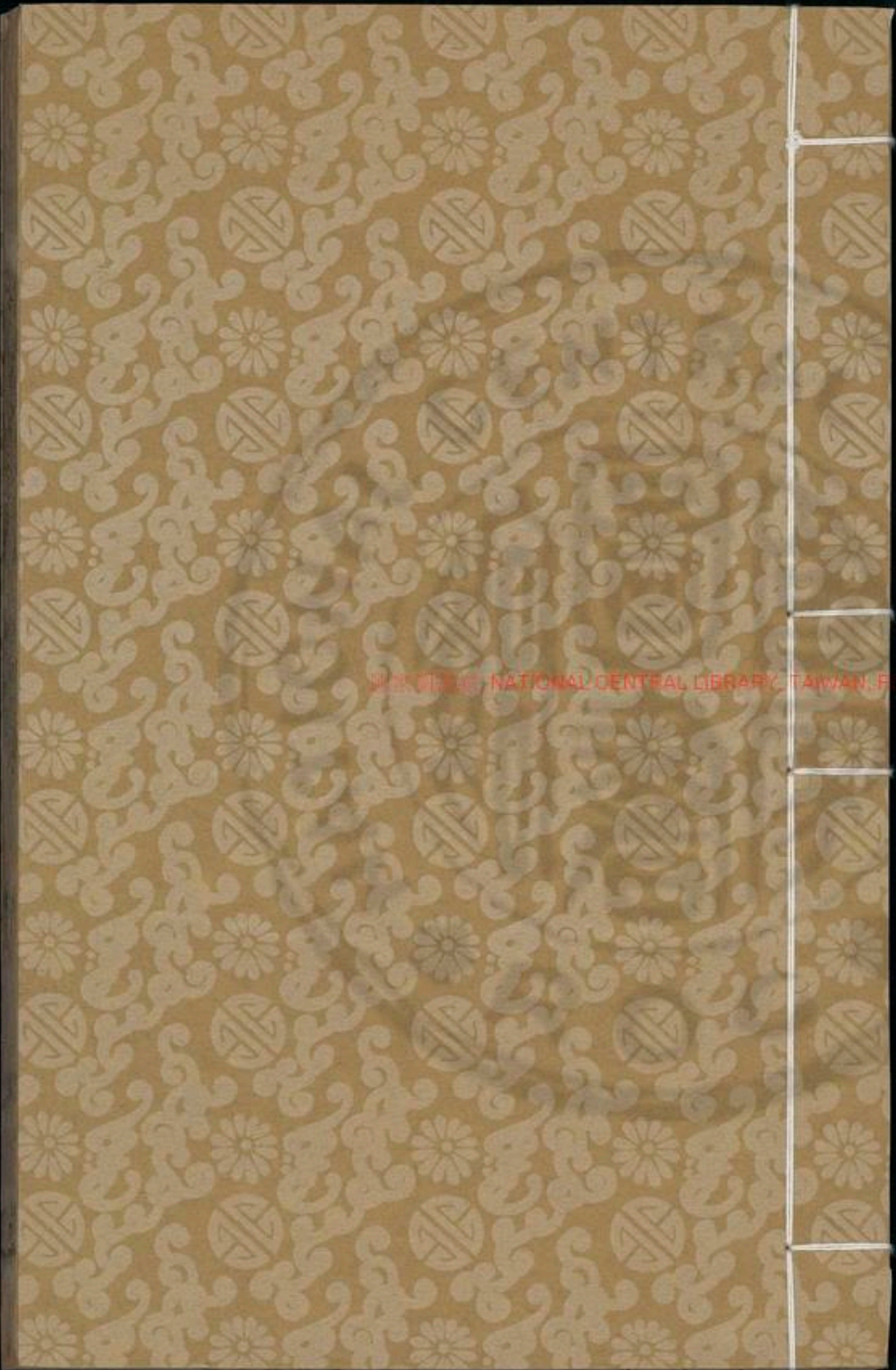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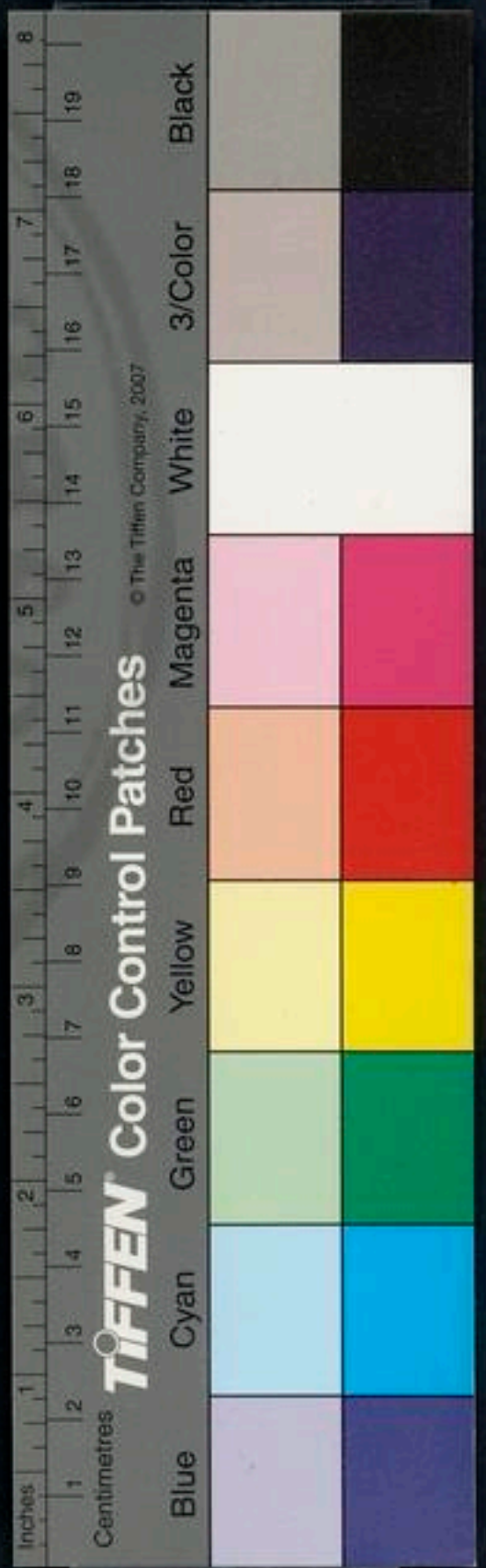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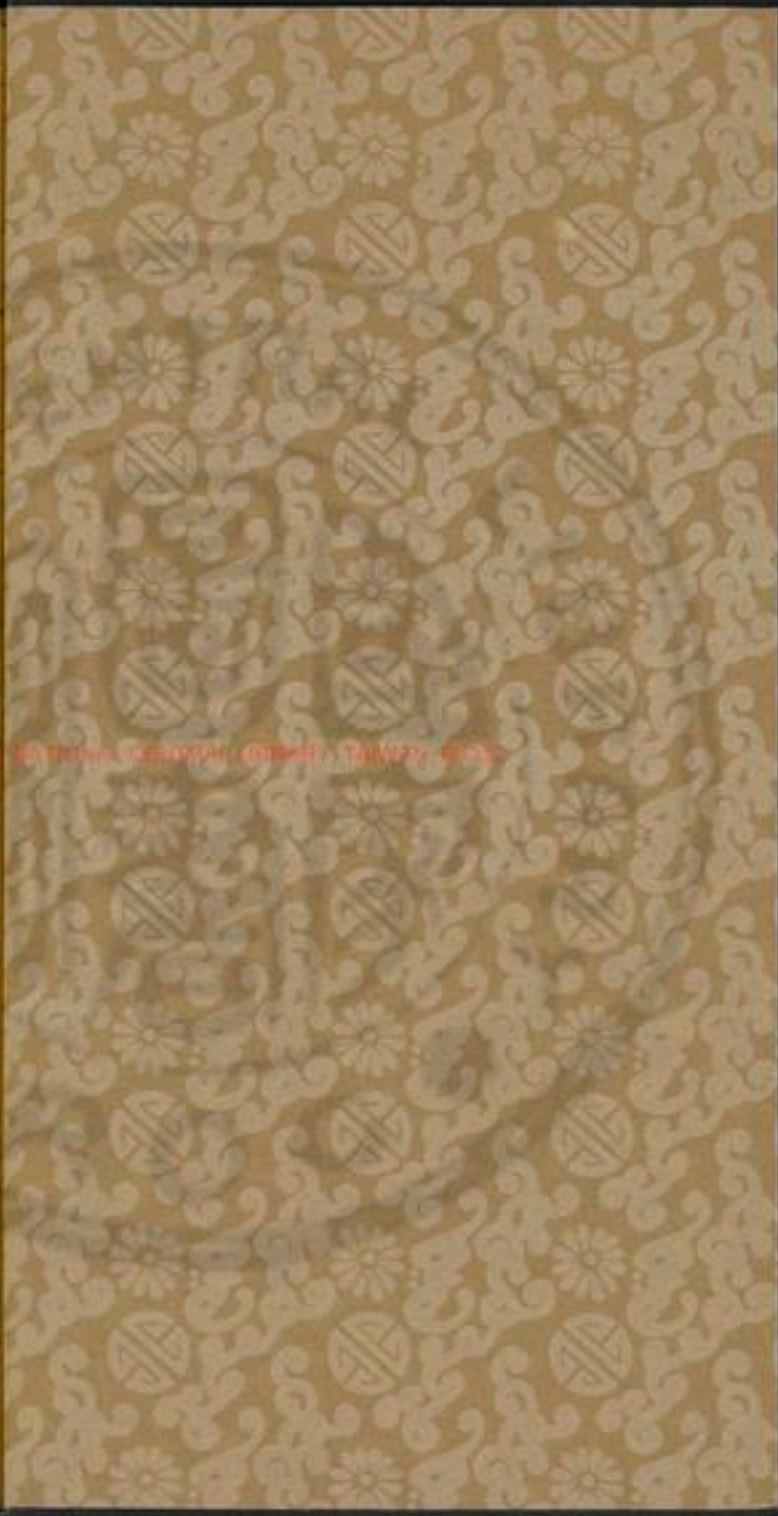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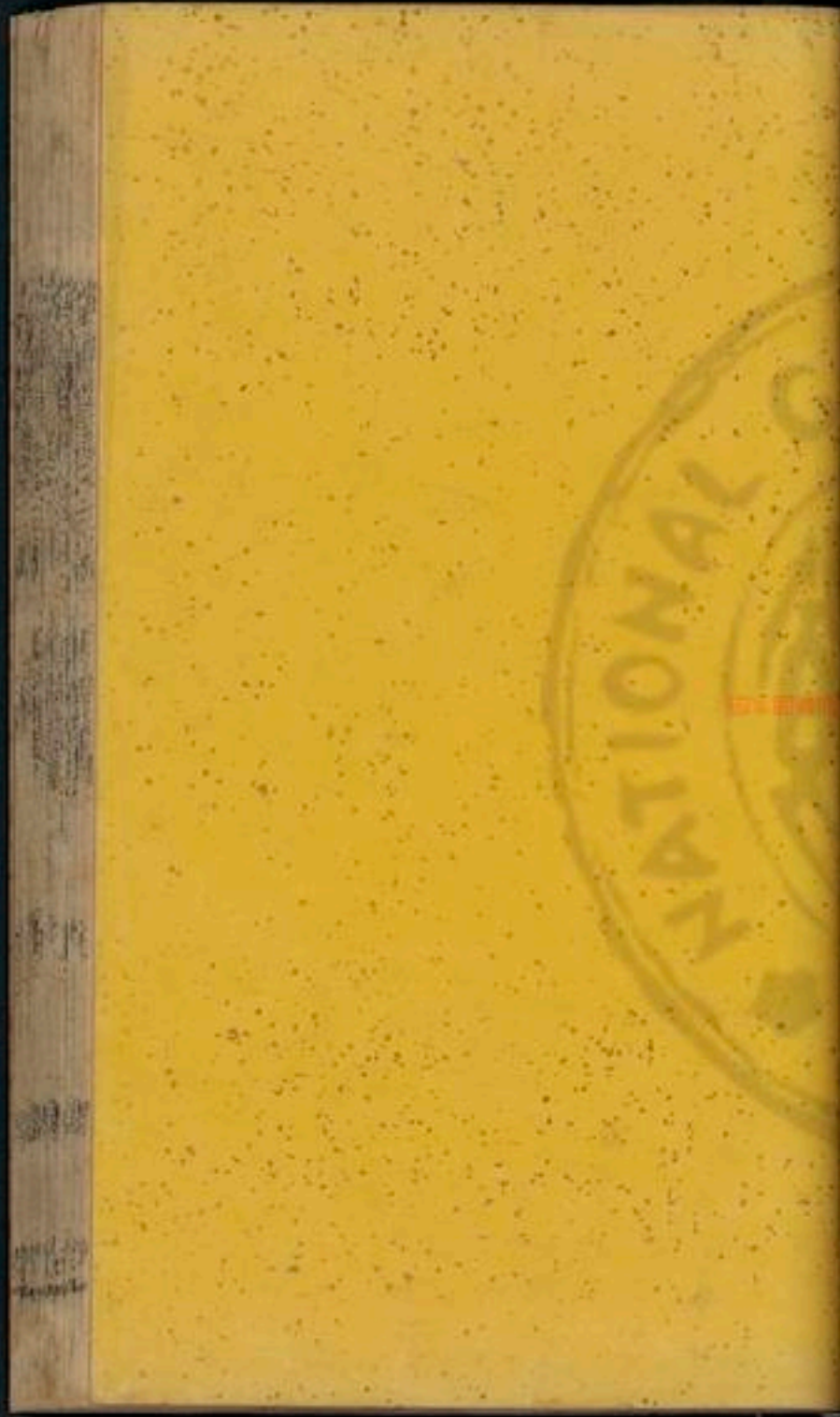
國立中央圖書館





UNIVERSITY OF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P. R. 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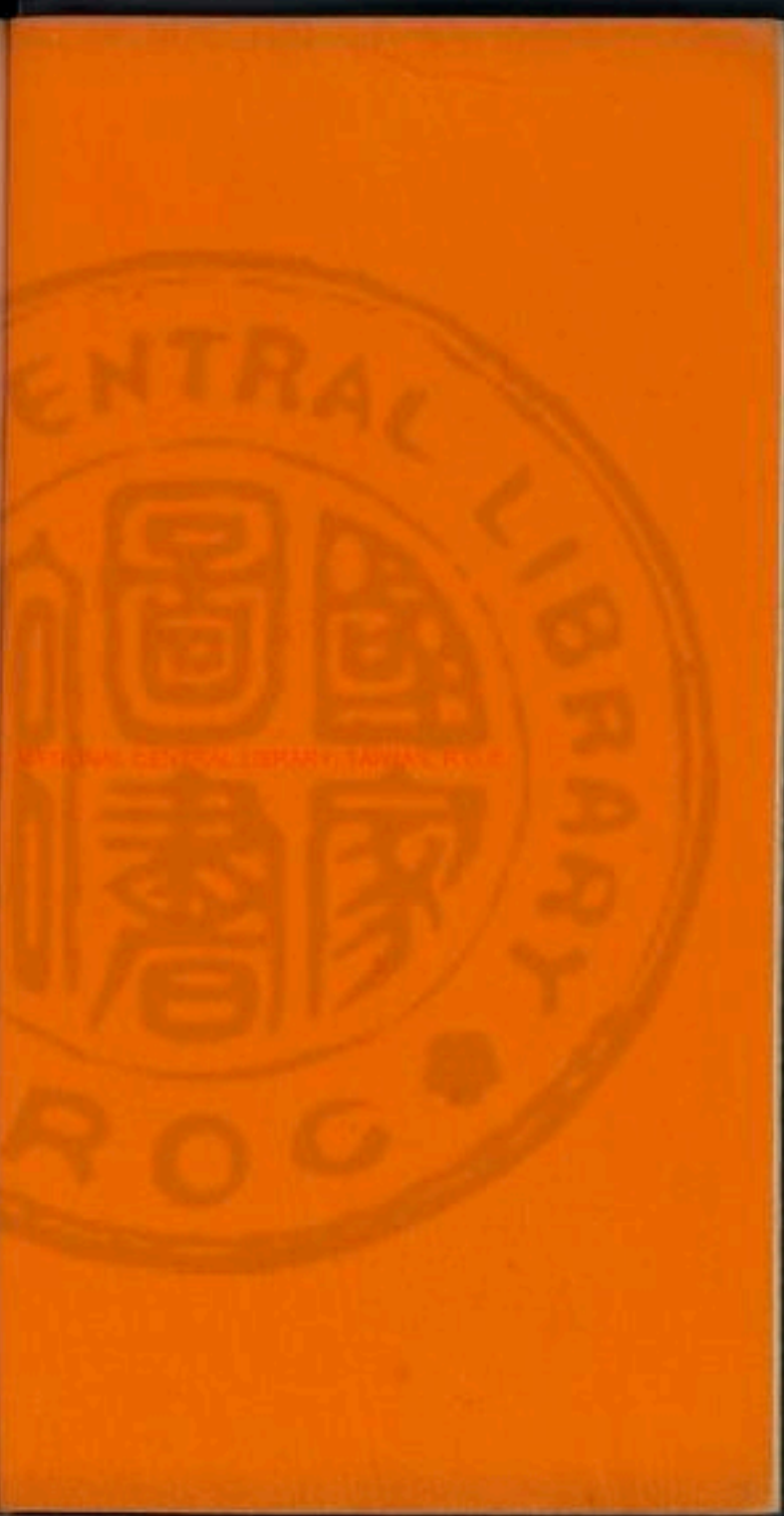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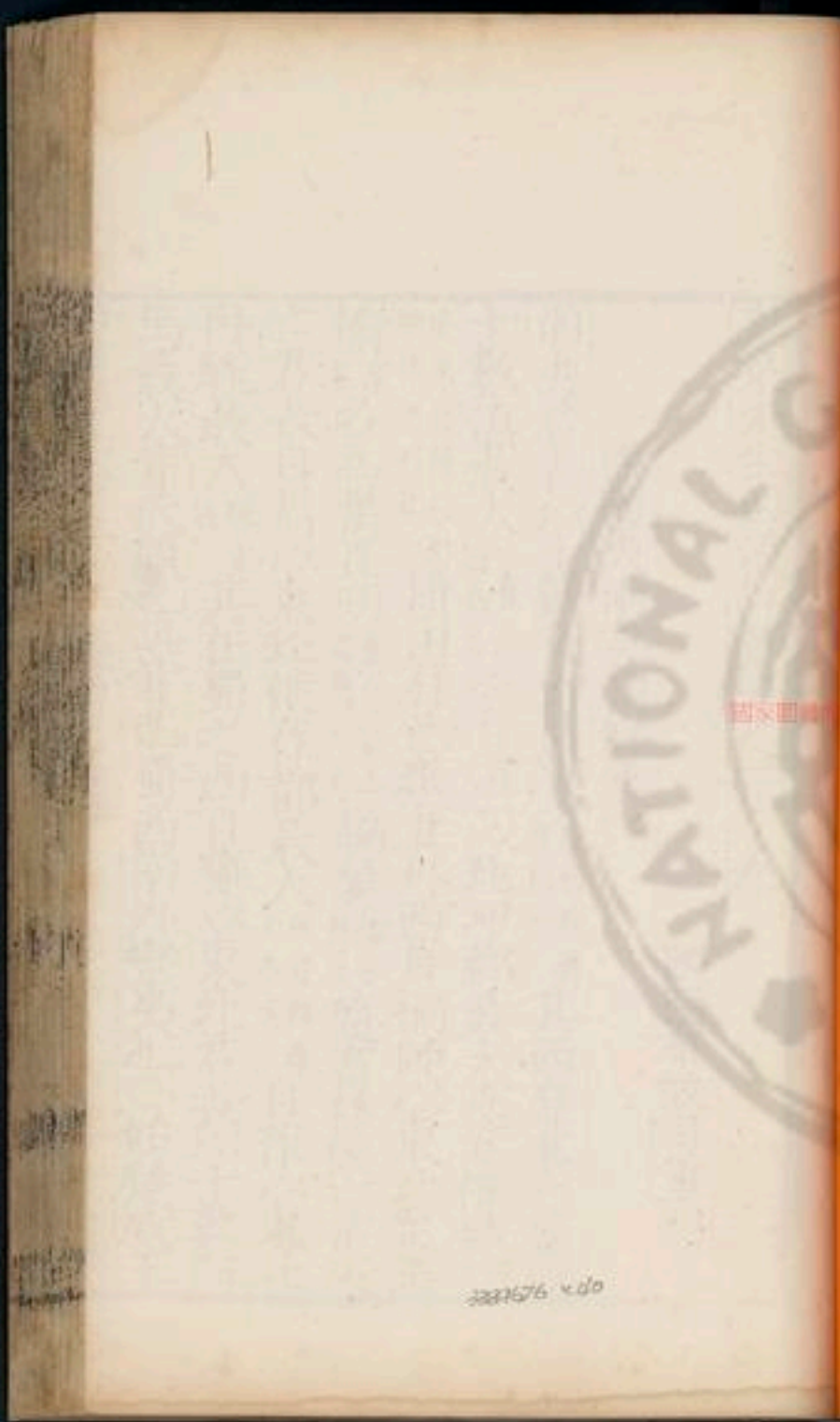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東萊先生西漢詳節卷之二十九

陝西布政司重刊

西南夷兩粵朝鮮傳

南夷君長以十數夜郎最大後為縣屬其西靡莫之屬以

十數滇最大地有滇池自滇以北邛都最大此皆椎結推

追及結績曰髻耕田有邑聚其外西自桐師以東北至葉

榆屏名為嵩昆明音讀今編髮編去隨畜移徙亡常處

亡君長自嵩以東北徙徼都最大從音斯非自徼以東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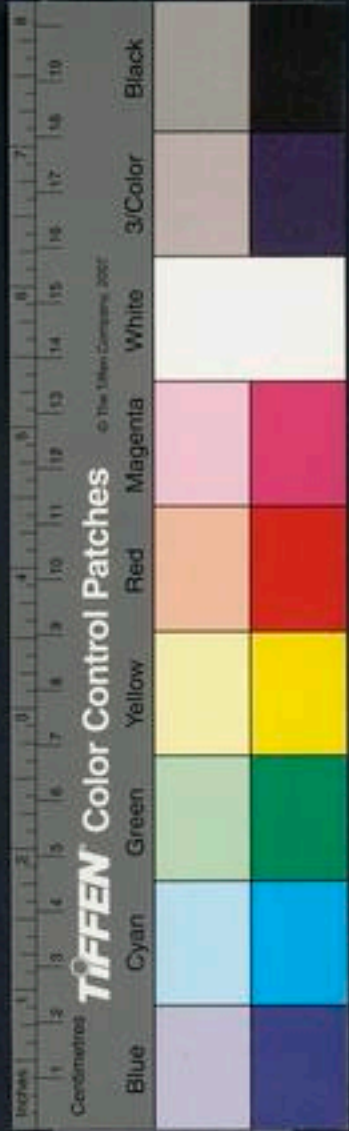
再馳最大馳音其在蜀之西自隴以東北君長以十數白

馬最大皆氐類也此皆巴蜀西南外蠻夷也○始楚威王



時使將軍莊蹻將兵循江土略略巴黔中以西莊蹻者
 楚莊王之苗裔也蹻至滇池以兵威定屬楚欲歸報會秦
 擊奪楚巴黔中郡道塞不通因乃以其眾王滇秦時嘗破
 略通五尺道諸此國頗置吏焉漢興皆棄此國而關蜀故
 徼王約巴蜀民或竊出商賈取其作馬楚僮徒半以此巴
 蜀殷富○建元六年太行王恢擊東粵殺王郢以報挾因
 兵威使番禺令唐蒙漢書風曉南粵日南粵食蒙獨拘
 營食訪曰飲拘家問所從來曰道西北牂柯江蒙至長
 安問蜀賈人獨蜀出拘營多持竊出市夜即夜即臨牂柯
 江江廣百餘步足以行船南粵以財物役屬夜即西至桐

師然亦不能臣使也蒙乃上書說上曰粵王黃屋左纛地
 東西萬餘里名為外臣實一州主竊聞夜郎所有精兵可
 得十萬浮船牂柯出不意此制粵一奇也誠以漢之疆巴
 蜀之饒通夜郎道為置吏甚易上許之乃拜蒙以郎中將
 將千人入夜郎貢父曰當厚賜諭以威德約為置吏蒙還
 報乃以為犍為郡發巴蜀卒治道自犍道詣牂柯江○司
 馬相如亦言西夷邛笮可置郡使相如以郎中將往諭皆
 如南夷為置一都尉十餘縣屬當是時巴蜀四郡通西南
 夷道載轉相饒古餉數歲道不通士罷餓餒罷讀離暑濕
 死者甚眾西南夷又數反發兵與擊手耗費亡功上患之遂



罷西夷獨置南夷兩縣一都尉。元狩中張騫言使大夏時見蜀布邛竹杖問所從來曰從東南身毒國道便近又亡害於是天子乃令十餘輩問出西南夷指求身毒國。至滇四歲餘皆閉昆明莫能通。及漢發巴蜀罪人擊南粵會越已破引兵還行誅隔滇道者遂平南夷為牂柯郡。夜郎侯始倚南粵。南粵已滅夜郎遂入朝上以為夜郎王。南粵破後諸國皆震恐請置吏以邛都為粵高都。都為沈黎郡冉駝為文山郡廣漢西白馬為武都郡使王然于以粵破及誅南夷兵威風諭滇王入朝滇舉國降請置吏入朝於是以為益州郡賜滇王王印復長其民西

南夷君長以百數徇夜郎滇受王印王莽篡位三邊經夷

愁塚盡矣

南粵傳

南粵王趙佗佗佗真定人也秦并天下略定揚粵置桂林

南海象郡以適徙民適讀與與粵雜處至二世時南海尉任

竇病且死召龍川令趙佗行南海尉事秦已滅佗即擊

桂州象郡自立為南粵武王。高帝已定天下為中國勞

苦故釋佗不誅釋直十一年遣陸賈立佗為南粵王與割

符通使使和輯自粵毋為南邊害。高后時有司請禁粵

關市鐵器於是佗廼自尊號為南武帝闔粵西馳駱役屬



烏東西餘萬里迺乘黃羣在燕稱制與中國侔○文帝元
年初鎮撫天下乃為侂親家置守邑歲時奉祀召其昆弟
尊官厚賜寵之乃使陸賈賜侂書曰王之號為帝兩帝並
立亡一乘之使以通其道是爭也爭而不讓仁者不為也
願與王分棄前患故以此共棄終今以來通使如故陸賈至
南粵王恐乃頓首謝願奉明詔長為藩臣奉音職○至孝
武建元四年侂孫胡為王天子誅閩粵使嚴助諭胡遣
太子嬰齊入宿衛嬰齊嗣立遣子次公入宿衛嬰齊死太
子興嗣上書請比內諸侯三歲一朝其丞相呂嘉諫止王
王不聽迺謀作亂天子聞之欲使莊參以二千人往討千

秋奮曰以區區粵又有王應獨呂嘉為害願得勇士三日
人斬嘉以報於是遣千秋與王太后弟往入粵境嘉遂反
攻殺太后王盡殺漢使者於是天子令粵人及江淮以南
樓船十萬師往討之元鼎五年秋伏波將軍路博德樓船
將軍楊僕等俱進樓船前至番禺攻敗粵人南粵已平遂
以其地為儋耳珠崖南海蒼梧鬱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
九都自討侂王凡五世

閩粵傳

閩粵王無諸及粵東海王搖其先皆句踐之後秦王天下
廢為君長以其地為閩中郡即今泉州漢擊項籍無諸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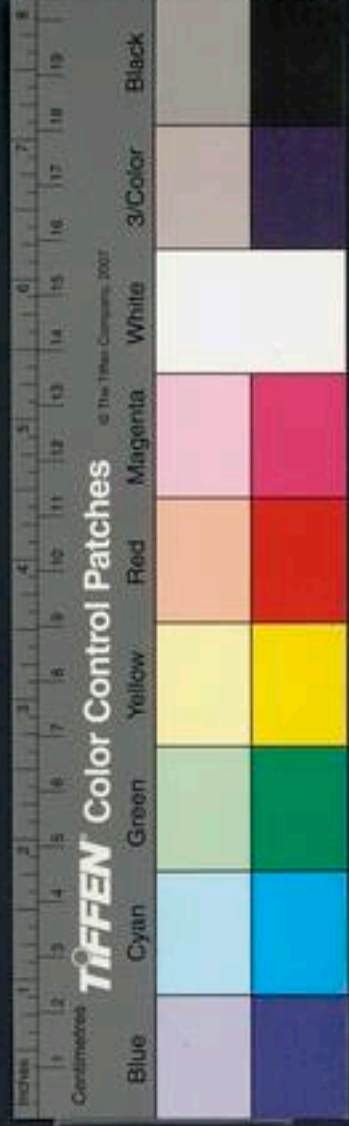
帥粵人佐漢五年復立無諸為閩粵王王閩中孝惠三年
 舉高帝時粵攻立搖為東海王都東甌世號曰東甌王○
 建元三年閩粵圍東甌天子遣嚴助救之東粵請舉國徙
 中國乃悉與衆處江淮之間六年閩粵擊南粵上遣大行
 王恢等為將軍兵未踰嶺其弟餘善殺王郢郢初使使
 奉其頭致大行天子詔立無諸孫繇君及為粵繇王因立
 餘善為東粵主○元鼎五年南粵友餘善請從樓船擊呂
 嘉不行樓船將軍願引兵擊南粵餘善聞遂發兵距漢刻
 武帝爾自立詐其民為交言上遣樓船將軍韓說等攻粵
 繇王居股殺餘善以其衆降於是天子曰東粵雖多阻閩

粵悼數及覆詔軍吏皆將其民徙處江淮之間東粵地遂
 虛

朝鮮傳

朝鮮王滿燕人燕王盧縮久入匈奴滿亡命聚黨千餘人
 椎結蠻夷服而東走出塞度泃水泃音益天居秦故空地稍後
 屬真藩朝鮮蠻夷及故燕齊亡命者王之傳子至孫右渠
 不肯奉詔天子募罪人擊之遣楊僕荀彘出遼東誅右渠
 定朝鮮為真藩臨屯樂浪玄菟四郡

晉曰楚粵之先歷世有土及周之衰楚地方五千里而
 句踐亦以粵霸秦滅諸侯唯楚尚有滇王漢誅西南夷



獨滇復寵及東粵滅國遷衆絲王居股等猶為萬戶侯
 二方之開皆自好事之臣故西南夷發於唐蒙司馬相
 如兩粵起嚴助朱買臣朝鮮由涉河遭世富盛動能成
 功然已勤矣追觀太宗填撫尉佗文帝以恩德安撫之真竹刀又豈古
 所謂招撫以禮懷遠以德者哉左氏僖七年諸侯盟齊母管仲言於齊侯曰臣
 聞招撫以禮懷遠以德擣謂雖成也懷來也
 叙傳西南外夷種別域殊南越尉佗自王番禺攸攸外
 寓閩越東甌愛洎朝鮮燕之外區漢興采遠與爾剖符
 皆恃其坼乍臣乍驕孝武行師誅滅海隅

西域傳

西域以孝武時始通 本三十六國其後稍分至五十餘

應續漢書云至于哀平有五十五國也 首在匈奴之西烏孫之南南北有大

山中央有河東則接漢院以玉門陽關訖塞西則限以葱

嶺宜南山東出金城與漢南山屬焉屬之其河有兩源一

出葱嶺山一出于閩與冥同其北流與葱嶺河合東注蒲昌

海一名鹽澤者也南出於積石為中國河云自玉門陽關

出西域有兩道南道西踰葱嶺則出大月氏安息北道西

踰蔥嶺則出大宛康居奄蔡焉耆西域諸國大率土著

著土地而有城郭田畜與匈奴烏孫異俗故皆役屬匈奴

奴匈奴西邊日逐王置僮僕都尉使領西域自周襄戎狄



錯居涇渭之北及秦始皇攘卻戎狄築城界中國然西
 不過臨洮及土高漢興至于孝武張敖開西域之迹其後
 擊破石地降渾邪休屠王遂空其地始置令居以西今音
 初置酒泉郡後分置武威張掖敦煌列四郡據兩關焉自
 貳師將軍伐大宛之後西域震懼多遣使者貢獻漢使西
 域者益得職贈賜於是自敦煌西至監澤往往起亭而
 輪臺渠黎皆有田卒數百人置使者校尉領護統領以給使外國者至宣帝時遣衛司馬使護鄯善以西數國
 時漢獨護南道未能盡并北道也然匈奴不自安矣其後
 日逐王將衆來降護鄯善以西使者鄭吉迎之乃因使言

并護北道故號曰都護都護之起自吉置矣僮僕都尉由
 此罷匈奴益弱不得近西域於是徙屯田於北胥鞬披
 莎車之地胥先餘及鞬居屯田校尉始屬都護都護督察
 烏孫康居諸外國動靜有變以聞可安輯安輯之可擊擊
 之都護治烏壘城去陽關二千七百三十八里土地肥饒
 於西域為中故都護治焉至元帝時復置戍已校尉屯田
 車師前王庭自宣元後單于稱臣西域服從其土地山川
 王侯戶數道里遠近詳實矣

鄯善傳

鄯善本名樓蘭初武帝欲通大宛諸國使者相望於道一



歲中多至十餘輩樓蘭姑師苦之攻劫漢使王恢等又數為匈奴耳目武帝遣從票侯趙破奴將輕騎虜樓蘭王破姑師因暴兵威以動烏孫大宛之屬輕是列亭障至玉門矣樓蘭國最在東垂近漢當白龍堆之水草常主發導負水僮得送迎漢使又數為吏卒所寇不使與漢通復為匈奴反問居茂元鳳四年霍光白遣傅介子往刺其王復名其國為鄯善遣司馬一人田伊循以填撫填竹其後更置都護

罽賓傳

罽賓國王治循鮮城其民巧彫文刻鏤治宮室織罽刺文

好治食有金銀銅錫以為器市列以金銀為錢市有出列

珠璣珊瑚琥珀壁流離成帝時遣使奉獻謝罪漢欲遣使

省報送其使杜欽說王鳳曰罽賓前親逆節絕而不通今

悔過來而無親屬貴人奉獻者皆行賈賤人欲通貨市買

以獻為名故煩使者送至縣度恐失實見欺凡遣使送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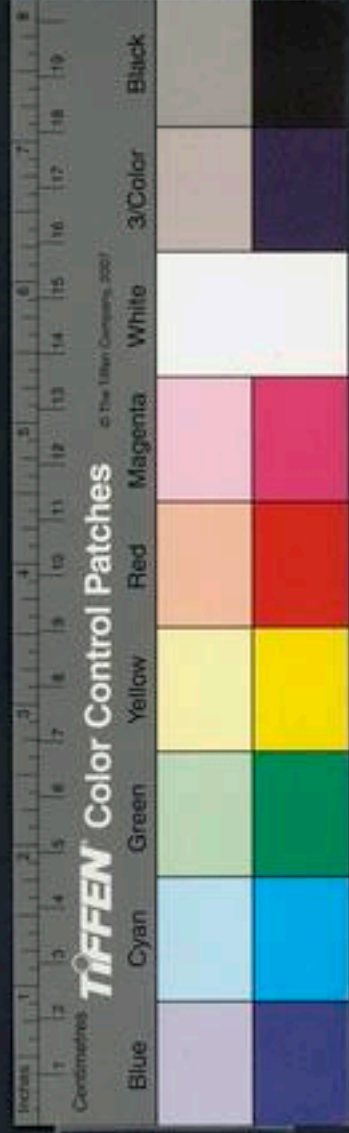
者欲為防護寇害也起皮山南更不屬漢之國四五斥候

士百餘人五分夜擊力斗自守夜有五更故分而持之尚時為所侵

盜又歷大頭痛小頭痛之山赤土身熱之阪令人身執無

色頭痛嘔吐騾畜盡然又有三池盤石阪臨崢嶸不測之

深行者騎步相持繩索相引二千餘里乃到縣度險阻危



害不可勝言聖王分九州列五服務盛內不求外今遣使
者承至尊之命送蠻夷之賈勞吏士之衆涉危難之路罷
弊井所恃罷讀以事無用非久長計也於是鳳白從欽
言

安息國傳

安息國王治番兜城民俗與蜀賓同亦以銀為錢文獨為
王面幕為夫人面王死輟更鑄錢有大馬爵廣志云大爵
食人參臨媯水商曾軍船行方國書量旁行為書記西
皆橫行不直羊皮不柔者武帝始遣使至安息安息王因發使隨漢
使者來觀漢地以大鳥郊及黎軒眩人獻於漢天子大說

悅讀曰

大月氏國傳

大月氏國治監氏城土地風氣物類所有民俗錢貨與安
息同出一封橐駝一封言其隆高如封土也控弦十餘萬故疆輕匈奴
本居敦煌祁連間至冒頓單于攻破月氏而老上單于
殺月氏以其頭為飲器月氏乃遠去過大宛西擊大夏
而臣之解在傳其餘小眾不能去者保南山羌號曰小
月氏

康居國傳

康居國王冬治樂越匿地到卑闐城樂來各及與大月氏
開徒千及

西漢書卷之九十一 安息國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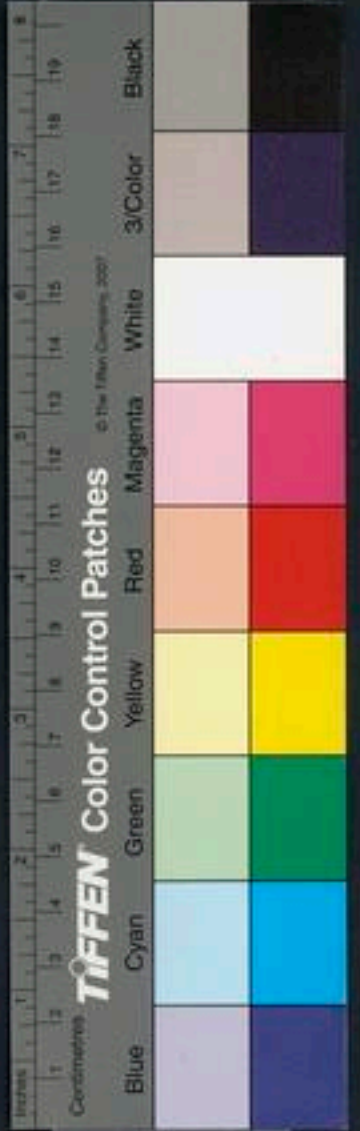


西漢書卷之二十九 匈奴傳 二十九 大宛
同俗東羈事匈奴匈奴所羈也宣帝時匈奴乖亂五單于並爭
漢擁立呼韓邪單于而郅支單于怨望殺漢使者西阻康
居其後陳湯等發兵至康居誅滅郅支單于語在其廷是
歲元帝建昭三年也至成帝時康居遣子侍漢貢獻然自
以絕遠獨驕慢不肯與諸國相望都護郭舜數上書言匈
奴盛時非以兼有烏孫康居故也及其稱臣妾非以失二
國也漢雖皆受其質子然三國內相輸遺交通如故亦相
候伺見便則發合不能相親信離不能相臣後以今言之
結配烏孫竟未有益反為中國生事然烏孫既結在前今
與匈奴俱稱臣義不可距而康居驕黠訖不肯拜使者宜

歸其質子絕勿復使以章漢家不通無禮之國漢為其氣
通重致遠人終羈縻而未絕其康居西北可二千里有奄
蔡國控弦者十餘萬大與康居同俗臨大澤無崖至龜海
云

大宛傳

大宛國王治貴山城以蒲陶為酒富久藏酒至萬餘石久
者至數十歲不敗俗者酒嗜嗜讀音馬耆自宿宛別邑七十餘
城多善馬馬汗血言其先天馬子也高山上有馬不可得
下與集生別音汗武帝遣貳師將軍李廣利將兵前後
血因流天馬子十餘萬人伐宛連四年宛人斬其王毋寡首獻馬三千匹



又發使十餘輩抵宛西諸國求奇物因風諭以伐宛之威
宛王蟬封與漢約歲獻天馬二匹漢使求蒲陶目宿種歸
天子以天馬多又外國使來衆益種蒲陶目宿離宮
館旁極重焉自大宛以西其地皆絲漆不知鑄鐵器及
漢使亡卒降教鑄作它兵器及呼韓邪單于朝漢後咸
尊漢矣

莎車傳

莎車國王治莎車城有鐵山出青玉宣帝時前莎車王弟
爭屠徵殺其王萬年并殺漢使者自立為王約諸國
背漢馮奉世以便即發兵擊殺之更立它昆弟子為莎

車王

烏孫傳

烏孫國大昆彌治赤

城烏孫於西域諸戎其形最異今胡人青眼赤眉狀類爾侯者其

種始張騫言烏孫疆

入可妻以公主與為昆弟以制匈奴

元封中遣江都王建又細君為公主以妻焉後復以楚王

戊孫解憂為公主妻烏孫楚王侍者馮嫫能史書習事常

持漢節為公主使行賞賜於城郭諸國敦信之號曰馮夫

人鄭吉使馮夫人說烏就屠使降宣帝徵馮夫人問狀遣

謁者送馮夫人錦車持節立元貴靡為大昆彌烏就屠為

小昆彌皆賜印綬自烏孫分立兩昆彌後漢用憂勞且無



寧歲

龜茲傳

龜茲國王絳賓尚烏孫公主女上書言得尚漢外孫為昆
 弟願俱入朝元康元年來朝賀皆賜印綬夫人號稱公主
 賜以車騎旗鼓歌吹數十人綺繡雜繒琦玕凡數千萬
 琦音奇後數來朝賀樂漢衣服制度歸其國治宮室作微道
 周衛出入傳呼鐘鼓如漢家儀外國胡人皆曰豎非驢
 馬非馬若龜茲王所謂驢也

渠犂傳

渠犂目武帝初通西域置校尉屯田渠犂是時軍旅連出

師行三十二年海內虛耗征和中貳師將軍李廣利以軍
 降匈奴上既悔遠征伐而桑弘羊與丞相御史奏言故輪
 臺以東有漑田五千頃以上可屯田田一歲有積穀募民
 往健有累重敢徙者累力瑞及詰田所為本業稍築列亭
 以威西國上廼下詔深陳既往之悔曰匈奴常言漢極大
 然不能飢渴能音失一狼走千羊廼者貳師敗軍士死略
 離散悲痛常在朕心今請遠田輪臺欲起亭隧是擾勞天
 下非所以優民也當今務在禁苛暴止擅賦力本農脩馬
 復令以補缺復方母乏武備而已郡國二千石各上進畜
 馬方略補邊狀與計對由是不復出軍而封丞相車千秋



西漢書卷之二十九 匈奴傳
十一
為富民侯以明休息思富養也

司馬溫公曰天下信未嘗無士也武帝好四夷之功而勇銳輕死之士充滿朝廷闢土廣地無不如意及後息民重農而趙過之儔教民耕耘民亦被其利此一君之身趨好殊別而士輒應之誠使武帝兼三王之量以興商周之治其無三代之臣乎

車師都尉傳

車師都尉地節二年鄭吉擊車師使吏卒三百人田車師後置戊巳校尉王莽易單于璽後復欺詐單于和親遂絕匈奴大擊北邊而西域亦瓦解焉莽死西域因絕最凡國

五十自譯長城長君不侯王將相皆佩漢印綬凡三百七十六人而康居大月氏安息屬賓之屬皆以絕遠不在數中其來貢獻則相與無不督錄總領也

贊曰孝武之世圖制匈奴患其兼從西國從子容反結黨南

羌迺表河曲列四郡開玉門通西域以斷匈奴右臂隔

絕南羌月氏單于失援由是遠遁而幕南無主庭遭值

文景玄默養民五世天下殷富財力有餘士馬彊盛故

能睹犀布璆瑁則建珠崖七郡瑁音代璆音味感枸醬竹杖枸音

鉅則開牂柯越雋閩天馬蒲陶則通大宛安息自是

之後明珠文甲通犀翠羽之珍盈於後宮文甲即璆瑁通犀中央

西漢書卷之二十九 耳後者存

而通蒲柏龍文魚目汗血之馬稱所充於黃門鉅象獅

子猛犬大雀之群食於外園殊方異物四面而至於是

廣開上林穿昆明池營千門萬戶之宮立神明通天之

臺興造甲乙之帳此數非一以甲乙次第名之落以隋珠和璧落與

天子召輔依襲翠被依讀曰美破皮義反憑王几而處其中設酒

池肉林以饗四夷之客作巴俞都盧巴俞二州名勁破

秦高祖今樂人習之有巴俞之樂都盧輕蓋也海中碣極徒良反漫衍魚龍

角抵之戲以觀視之漫衍即張衡賦云巨獸百尋是也

乃入殿前撒水化成此目魚躍水作霧畢化及略遺贈

黃龍出水戲於庭街弋戰及視讀曰示送萬里相奉師旅之費不可勝計至於用度不足乃

酒酤筦鹽鐵鑄白金造皮幣等至車舡租及六畜民力

屈其勿財用竭因之以凶年寇盜並起道路不通直指

之使始出繡衣杖斧斷斬於郡國然後勝之是以末年

遂棄輸臺之地而下哀痛之詔豈非仁聖之所悔哉且

通西域近有龍堆遠則葱嶺身執頭痛縣度之阨淮南

杜欽楊雄之論皆以為此天地所以界別區域絕外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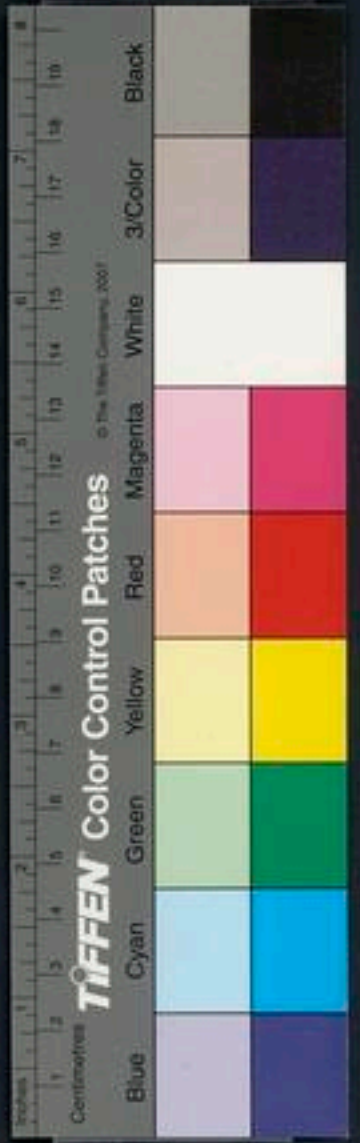
也書曰西戎即序禹既就而序之非上威服致其貢物

也西域諸國各有言長兵衆分弱無所統一雖屬匈奴

不相親附匈奴能得其馬畜施罽而不能統率與之

進退與漢隔絕道里又遠得之不為益棄之不為損威

日漢書卷之二十九 耳後者存



德在我無取於彼故自建武以來西域思漢感德咸樂
內屬惟其小邑鄯善車師界迫匈奴為所拘而其
大國莎車于闐之屬數遣使致質于漢願請屬都
護聖上遠覽古今因時之宜羈縻不絕辭而未許雖
大禹之序西戎周公之讓白雉太宗之却走馬義蕙之
矣亦何以尚茲周公相成王趙襄氏重九譯而獻白雉
太宗漢文帝也卻走馬謂有人獻千里
馬不受還之
賜道路費也

序傳西戎即序夏后是表明也明周穆觀兵荒服不旅

觀示也旅陳也周穆王不
身征之是荒服不陸於庭漢武勞神圖遠其勸王師驛

驛致誅大宛驛定息貌及娑娑公主娑亦或廼女孫及

及使命乃通條支之瀕昭宣承業都護是立總督城郭
三十有六脩奉朝貢各以其職

東萊先生西漢詳節卷之二十九



西漢書卷之二十九 車師者亦傳 十五

東萊先生西漢詳節卷之三十

外戚傳

陝西布政司重刊

自古受命帝王及繼體守文之君非獨內德茂也蓋亦有

外戚之功焉夏之興也以塗山而桀之放也用末喜桀妃

施施氏殷之興也以有娥又有契契有娥國名其女簡狄吞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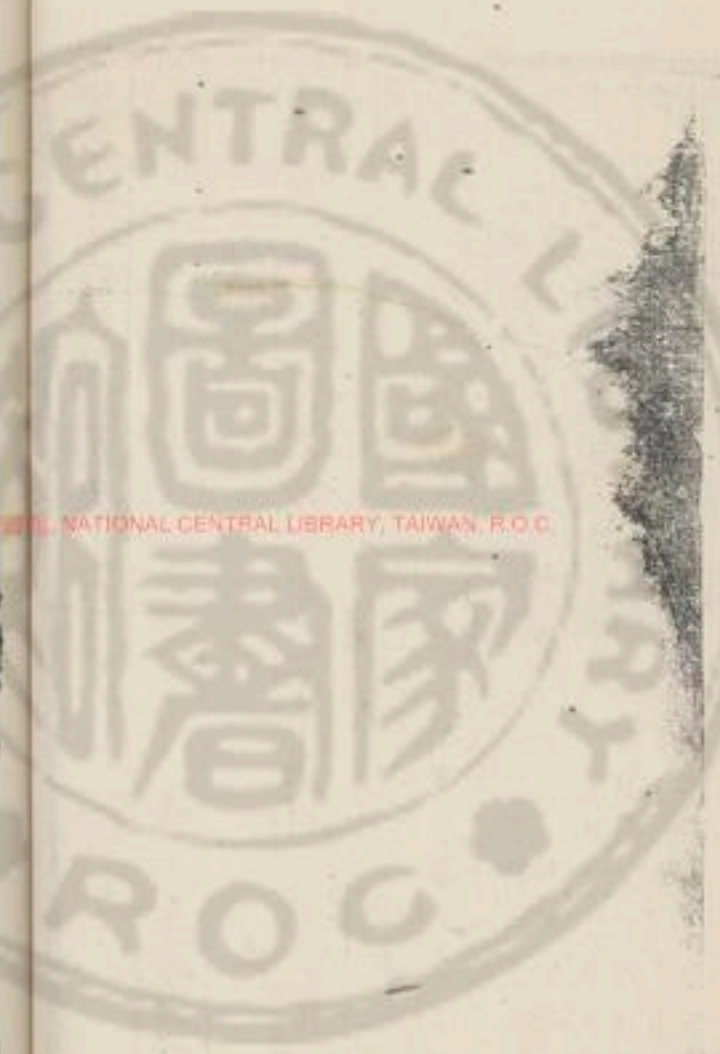
文湯文湯死也而紂之滅也雙妲己武武紂有蘇氏女美妲己

音音音音而紂之滅也雙妲己武武紂有蘇氏女美妲己

於大周之興也以姜嫄及大任大任以姜嫄有邠氏女帝

為為周始祖大任文王母而幽王之禽也淫褒褒以姜申后而

故易基乾坤詩首關雎書美豳降降下二女春秋譏不



西漢書卷之二十九 車師者亦傳 十五

東萊先生西漢詳節卷之三十一

外戚傳

陝西布政司重刊

自古受命帝王及繼體守文之君非獨內德茂也蓋亦有外戚之功焉夏之興也以塗山而桀之放也用末喜桀妃

施施氏殷之興也以有娥又有契契有娥國名其女簡狄吞燕卵生契為湯始祖有雙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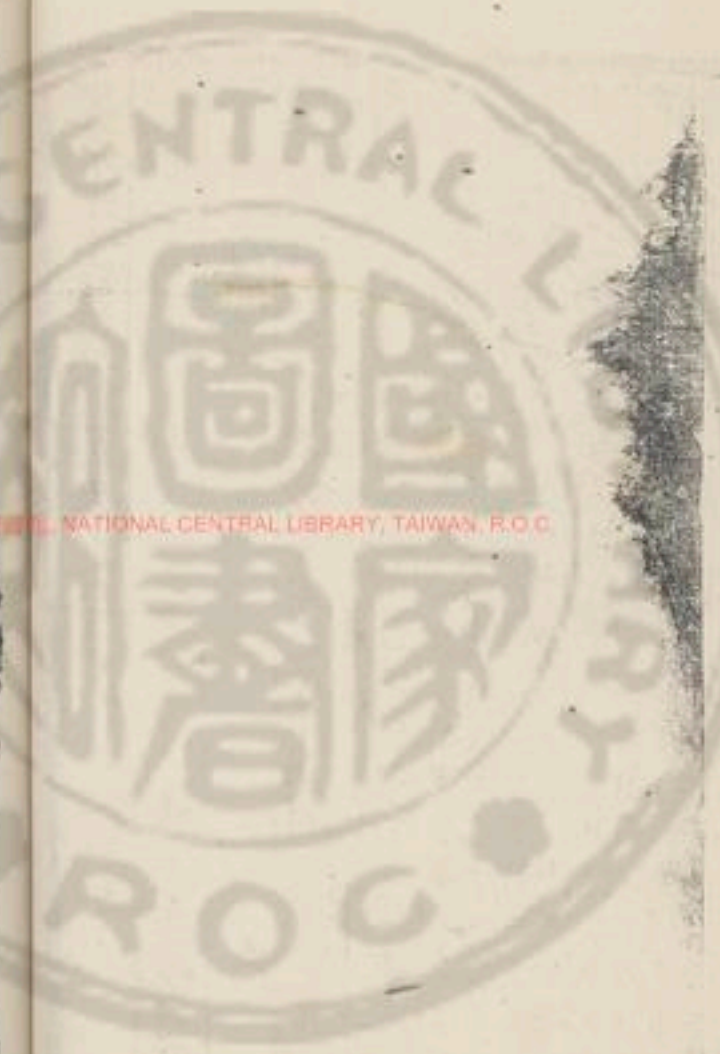
文湯文湯死也娥而紂之滅也雙旦已武紂有雙旦已頭懸

音膏音音而紂之滅也雙旦已武紂有雙旦已頭懸

於大周之興也以姜嫄及大任大妣姜嫄有邠氏女帝堯妃大任有商氏女帝

為周始祖大任文王母而幽王之禽也淫褒褒以姜申后而

故易基乾坤詩首關雎書美豳降降下二女春秋譏不



親迎公羊隱二年紀裂須夫婦之際人道之大倫也禮之

用唯昏姻為競競夫樂調而四時和陰陽之變萬物之統

也可不慎歟人能弘道末如命何甚哉妃匹之愛君不能

得之臣父不能得之子况卑下乎既驩合矣或不能成子

姓姓生成子姓矣而不能要其終豈非命也哉漢興因秦

之稱號帝母稱皇太后祖母稱太皇太后適稱皇后適讀

子七子八七深祿長使少使之號焉至武帝制僂佯姪娥

俗華充依各有爵位使音浚接幸於上也作音子而元帝

加昭儀之號凡十四等云除皇后自昭儀下昭儀位視丞

相爵比諸侯王降至上家人子中家人子視有秩斗食

得卿家子入官未有職號良家子斗食佐

呂皇后傳

呂皇后生惠帝魯元公主後漢王得定陶戚姬愛幸生趙

隱王如意太子為人仁弱高祖以不類已常欲廢之戚姬

常從上之關東日夜帝泣欲立其子呂后為人剛毅佐高

帝定天下凡二人皆為列將從征伐逮高祖而侯者三人

高祖崩呂后為皇太后令永巷囚戚夫人髡鉗衣赭衣令

舂戚夫人舂且歌曰子為王母為虜終日舂薄暮常與死

為伍相離三千里當誰使告文文讀曰太后聞之大怒曰



廼欲倚女子耶廼召趙王誅之使者三反也趙相周昌不
 遣太后召周昌復召趙王惠帝慈仁知太后怒自迎趙王
 霸上入宮掖與起居飲食數月帝晨出射趙王不能蚤起
 太后伺獨居使人持鴆飲之逢帝還還直趙王死太后遂
 斷戚夫手足去眼重耳飲瘖藥飲知禁及瘖於今反去瘖藥飲使不能言也使居鞠域中鞠居六反如鞠鞠之按謂窟室也名曰人坑居數
 月乃召惠帝視人坑帝大哭因病歲餘不能起使人請太
 后曰臣為太后子終不復治天下以此日飲為淫樂不聽
 政七年而崩

司馬溫公曰為人者若父母有過則諫諫而不聽則泥

泣而隨之安有承高祖之業為天下之主不忍母之殘

酷遂棄國家而不恤縱酒色以傷生若孝惠者可謂為

於小仁而未知大義也

太后發喪哭而泣不下留侯子張辟疆為侍中年十五

謂丞相陳平曰太后獨有帝今哭而不悲君知其解未

平曰何解曰帝無壯子太后畏君等今請拜呂台呂產為

將將兵居南北軍及諸呂皆官居中用事如此則太后心

安君等幸脫禍矣丞相從其計請之太后說讀曰其哭乃

哀呂氏權由此起太后臨朝稱制持天下八年病大禍而

崩



薄姬傳

薄姬文帝母也父吳人與故魏王宗女魏媼通生薄姬及諸侯畔秦魏豹立為王魏媼內女於魏宮內音納下同許負相當主天子漢使曹參率虜魏王豹薄姬輸織室豹死漢王入織室見薄姬有詔內後宮歲餘不得幸姬少時與管夫人趙子兒相愛約曰先貴毋相忘及兩美人先幸笑薄姬初時約漢王問其故兩人以實告是日召欲幸之姬對曰昨暮夢龍捧妾曾上曰是貴徵也吾為女成之遂幸有身

生文帝

竇皇后傳

竇皇后景帝母也呂太后時以良家子選入宮太后出宮人以賜諸王竇姬與在行中至代代王獨幸之生景帝文立數月立為皇后兄長君弟廢國亭少君年四五歲時多貧為人所略竇傳十餘家至宜陽為其主人入山作炭登卧岸下岸朋盡厭殺卧者一少君石獨脫不死自卜數日當為侯從其家之長安竇皇后新立家在觀津姓竇氏上書自陳召見問之具言其文乃厚賜之終侯灌將軍等曰吾屬不死命乃縣此兩人恐以擅權兩人所出徵不可不為擇師傳後放呂氏大事也中人於是乃選長者之有節行者與居竇長君少君由此為退讓君子不敢以富



青驕人白皇后疾失明景帝立為皇太后好黃帝老子言景帝及諸寶不待不讀老子尊其術

王皇后傳

王皇后武帝母也嫁為金氏婦生一女矣後內太子宮太子幸愛之生三女一男男方在時夢自入其懷以告太子太子曰此貴徵也景帝立為皇后

李夫人傳

李夫人本以倡進以人方初夫人兄延年性知音善歌舞武帝愛之每為新聲變曲聞者莫不感動延年侍上起舞歌曰北方有佳人絕世而獨立一顧傾人城再顧傾人國

寧不知傾城與傾國佳人難再得上嘆息曰善世豈有此人乎平陽主因言延年有女弟上迺召見之實妙麗善舞田是得幸生一男是為昌邑王夫人少而蚤卒上怵閔焉圖畫其形於甘泉宮初夫人病篤上臨候之夫人謝不可以見願以王及兄弟為託夫人姊妹讓之曰何為恨上如此夫人曰我以容貌之好得愛幸於上夫以色事人者色衰而愛弛愛弛則恩絕今見我毀壞必畏惡棄我尚肯追思閔錄其兄弟哉及夫人卒後上以夫人兄廣利為貳師將軍延年為叶律都尉上思念不已方士齊人少翁言能致其神夜張燈燭設帷帳陳酒肉而令上居他帳遙望見



西漢書卷之三十一 卷之三十一
好女如夫人之貌通鑑考異西漢書以此專置李夫人傳中古今相承皆以為李夫人事史記封禪書少翁見上上有所幸王夫人卒少翁以方夜致王夫人久窺鬼之貌云按李夫人卒時少翁死已久漢書誤也
還帷坐而步又不得就視上愈益相思悲感作詩令樂府諸音家弦歌之又自為賦以傷悼夫人後延年弟季坐奸亂後宮廣利降匈奴家族滅矣

鉤弋趙婕妤傳

鉤弋趙婕妤昭帝母也家在河間武帝巡狩過河間望氣者言此有奇女天子使使召之既至女兩手皆拳上自披之手即時伸由是得幸號曰拳夫人進為婕妤居鉤弋宮大有寵元始三年生昭帝任身十四月乃生上曰聞昔

堯十四月而生人子鉤弋亦然乃命其所生門曰堯母門

司馬溫公曰為人君者動靜舉措不可不慎發於中必形於外天下無不知之當是時也皇后太子皆無恙而命鉤弋之門曰堯母非名也是以奸臣逆探主意知其奇愛少子欲以為嗣遂有危皇右太子之心卒成巫蠱之禍悲夫

昭帝五六歲壯人多知上常言類我又感其所生與衆異甚奇愛之心欲立焉以其年釋母少恐女主顯恣亂國家猶與父之鉤弋從卒甘泉有過見譴以憂死



致堂胡氏曰處難處之事非聖人莫能也若周公之於管蔡魯國之於衣妻是也鉤弋夫人不聞其罪以預防淫亂而殺之過矣漢武為幼子遠慮獨無善處之道乎苟能據春秋大義妾母不得稱后母后不得臨朝播告之脩著為漢法藏之宗廟責在入臣鉤弋雖欲竊位驕恣烏乎敢武帝此舉斷則有矣未盡善也其引吕后為戒者不知高祖有以啓之也

班婕妤傳

孝成班婕妤帝初即位選入後宮為婕妤帝遊後庭欲與同輦載婕妤辭曰觀古圖畫聖賢之君皆有名臣在側三

代末主迺有嬖女今欲同輦得無近似之乎上善其言而

止太后聞之喜曰古有樊姬張曰樊王好田樊姬不食禽獸肉今有班婕

妤顏曰則自鴻嘉後上稍隆於

囚寵婕妤稀復進見趙飛燕諸婕妤祝詛後宮及主上考

問婕妤對曰妾聞脩正尚未蒙福為邪欲以何望使

鬼神有知不受不臣之愬如其無知朔之何益上善其對

憐憫之婕妤退處東宮作賦自悼曰潛玄宮兮幽以清

應門閉兮禁闈扃音殿墜兮玉階落音中庭菱兮綠

草生廣室陰兮帷幃暗房櫳虛兮風冷神眇眇兮

密覩處君不御兮誰為榮仰視兮雲臺雙涕兮橫流顧左



西漢書卷之二十三 列傳 趙皇后傳
右兮和顏酌羽觴兮銷憂惟人生兮一世忽一過兮若萍
已獨享兮高明處生民兮極休綠衣兮白華自白兮
有之

趙皇后傳

趙皇后本長安宮人初生時父母不舉三日不死乃
收養之及壯屬陽阿王家善歌舞號曰飛燕成帝
微行過陽阿上見飛燕而說之說讀召入宮大幸有女
弟復召入俱為婕妤後宮姊弟傾寵十餘年卒
皆無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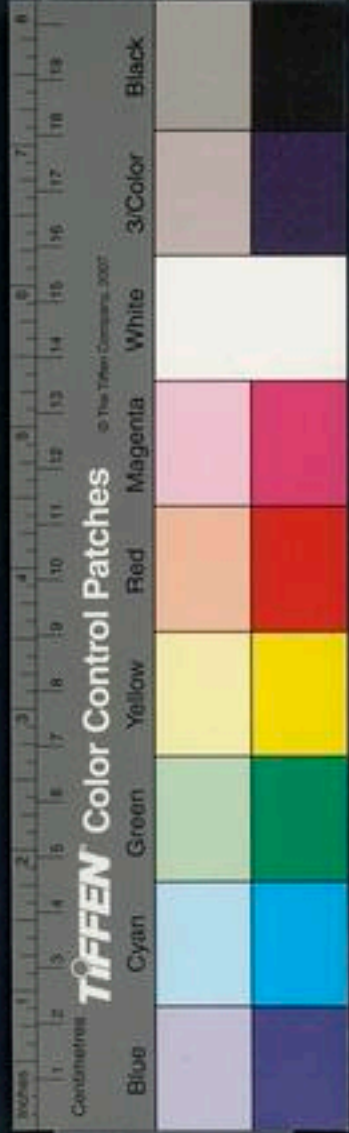
贊曰易著吉凶而言謙盈之效天地鬼神至于人道靡

不同之夫女寵之興由至微而體至尊窮富貴而
以功此固道家所畏禍福之宗也序自漢興終于孝
平外戚後庭色寵著聞二十有餘人然其保位全家
者唯文景武帝太后及邛成后四人而已至如史良娣
王悼后許恭哀后身皆夭折不辜而家依託舊恩不敢
縱恣是以能全其餘大者夷滅小者放流嗚呼鑒茲行
事變亦備矣

叙傳說矣禍福刑于外戚高后首命呂宗顛覆薄姬祿

魏宗文產德薄姬在魏許負相當竇后違意考盤于代

竇姬初欲適趙而王氏側微世武作嗣子夫既興扇而
向代違其本意



不終鉤弋憂傷孝昭以登立宮幼尊類馮厥宗史娣王
 悼身遇不祥及宣褒國二族後光恭哀產元天而不遂
 即成乘序登至後尊三世飛燕之妖禍成厥妹丁傳
 借恣自求凶害中山無辜迺喪馮衛馮昭儀中山母
 事雖歆羨非天所度然舊若茲如何不恪

元后王氏傳

元后王氏成帝母也王莽之姑家凡十侯五大司馬外戚
 莫盛焉母李氏任政在身夢月入其懷及壯大婉順得
 人道成帝立尊為太后以王鳳為大司馬大將軍領尚書

事王氏之興自鳳始河平二年王譚王商王立王根王逢

時五人同日封故世謂之五侯王氏子弟皆卿大夫侍中

諸曹分據執官滿朝廷大將軍鳳用事上遂謙讓無所顯

與專同左右常薦光祿大夫劉向少子歆通達有奇異材上

說之說讀欲以為中常侍召取衣冠臨當拜左右皆曰未

曉大將軍上曰此小事何須關大將軍左右叩頭爭之上

於是語鳳鳳以為不可乃止其見憚如此後王莽居攝太

后不以為可力不能禁及莽以符命自立為真皇帝太后

太驚莽請璽太后不肯授莽莽使安陽侯舜誦指太后

怒罵之曰而翁父子宗族而改蒙漢家力富貴累世既無



西漢書卷之三十一
以報受人孤寄必欲歸乘便利時奪取其國不復顧恩義
人如此者狗猪不食其餘天下豈有而兄弟耶我漢家老
婦日暮且死欲與此壘俱葬終不可得太后因涕泣而言
舜亦悲不能自止良久仰曰莽必欲得傳國爾太后寧能
終不與邪太后恐莽欲脅之迺出壘投之地以受舜曰我
老且死知而兄弟今族滅也太后年八十四建國五年二
月崩後十年漢兵誅莽

班彪論曰三代以來春秋所記王公國君與其失世稀
不以女寵漢興后妃之家呂霍上官幾危國者數矣數
及王莽之興由孝元后歷漢四世為天下母享國六

十餘載群弟世權更持國柄更工五將十侯卒成新都

位號已移於天下而元后卷猶握一壘卷其不欲以

受莽婦人之仁悲夫

叙傳元后娠母月精見表連成之逸政目諸舅委政陽

平作威誅加卿宰王商成都煌煌假我明光曲陽歌詠

許驕亦朱其堂新都元極作亂以亡

王莽

王莽字巨君元后之弟子也莽群兄弟皆將軍五侯子乘
時侈靡以輿馬聲色佚遊相高莽獨折節為恭儉勤身博
學行其較備大將軍鳳病莽侍疾親嘗藥亂首垢而不解

百卷書行卷之三十一
王莽傳
其



衣帶連月鳳且死以託太后永始元年封為新都侯爵位

益尊節操愈謙在位更推薦之行及遊者為之談說虛譽

隆洽傾其諸父矣敢為激發之行激工及處之不斬而女六

○哀帝崩皇帝詔為大司馬於是附順者拔擢悍恨者誅

滅王舜王邑為醜心甄豐甄邯主擊斷平寔領機事劉歆

典文章孫建為爪牙莽色厲而言溫欲有所為微身風采

黨與承其指意出顯奏之莽稽首流涕固推讓而上以感

太后下以示信於衆庶始風益州令塞外蠻夷獻白雉風

風群臣乃盛陳莽功德致周成白雉之瑞千載同符宜賜

號曰安漢公○莽又欲專斷知太后厭政乃風公卿奏言

令太后下詔曰今衆事煩碎唯封爵乃以聞佗事安漢公

四輔平決州牧二千石及茂材吏初除奏事者輒引入至

近署對安漢公考故官問新職以知其稱否於是莽人人

延問致密恩意厚加贈送其不合指顯奏免之權與人主

伴矣○莽既尊重欲以女配帝為皇后以固其權奏言宜

正十二女之義以廣繼嗣於是公卿采莽女焉丁未立莽

女為皇后大赦天下又加莽宰衡之號○是後奏起明堂

辟雍靈臺為學者築金萬區制度甚盛立樂經益博士貢

及有逸禮古書毛詩周官爾雅天文圖讖鍾律月令兵法

史籍文字開宣王太史史籍所作大篆書也通知其意者皆詣公車網羅



天下異能之士至者前後千數皆令記說廷中將令王莽
繆壹異說云群臣奏言昔周公奉鬯體之嗣據上公之尊
然猶七年制度乃定夫明堂辟雍墮廢規大千載莫能興
今安漢公輔翼陛下四年于茲功德爛然章明宰衡位宜
在諸侯王上詔曰可於是又加九命之錫○莽又奏為市
無二價官無獄訟邑無盜賊野無飢民道不拾遺男女異
路之制犯者象刑莽既致太平北化匈奴東致海外南懷
黃支唯西方未有加廼遣平憲等持金幣誘塞外羌侯獻
地憲等奏言羗豪良願為內臣請受所獻地為西海郡十
二月平帝崩莽廼選玄孫中最幼廣陵侯子嬰年二歲三

月立為皇太子五月太后詔莽朝見太后稱

假皇帝九月

東郡太守翟義立劉信為天子移檄郡國

莽毒殺平帝

攝天子位令莽行天罰誅莽莽懼抱孺子

告禱天地遣王

邑等被獲義莽既滅義自謂威德日盛遂

謀即真之事○

初始元年梓潼人哀章漢音學問長安素

無行好為大言

見莽居攝即作銅匱為兩檢署其一曰天

帝行璽金匱圖

其一署曰赤帝行璽言王莽為真天子也

是莽即真天子

位定有天子之號曰新乃更作小錢莽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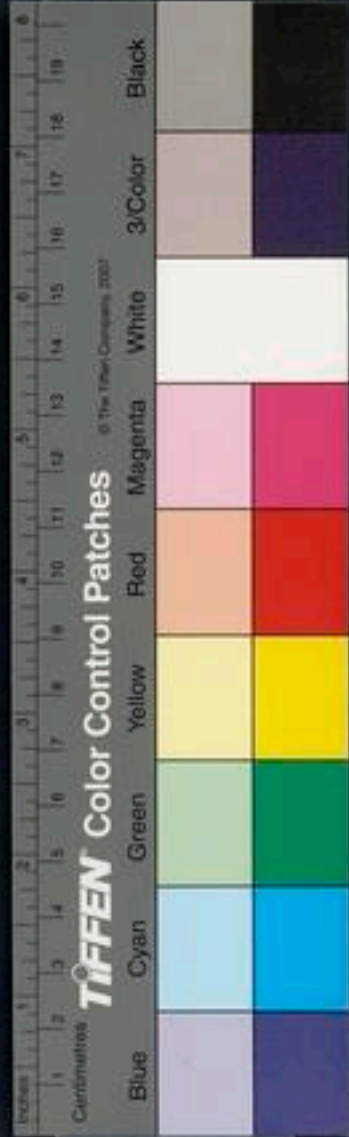
古者設盧井八

家一夫一婦田百畝什一而稅則國給民

八當而頌駭莽秦

為無道厚賦稅以自供奉罷民力以極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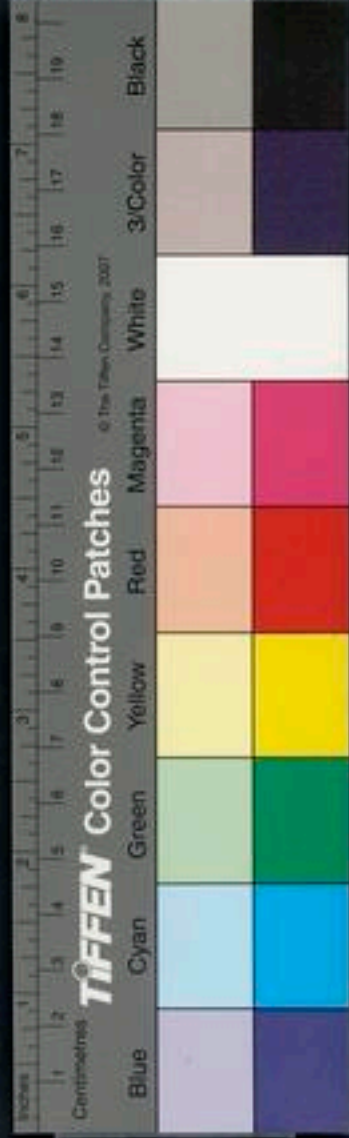
八雖讀壞聖制發



井田是以兼并起貪鄙生彊者規田以一數弱者曾無立
錐之居漢氏減輕田租三十而稅一堂有更賦罷廢成出
而豪民侵陵分田劫假厥名三十稅一貫什稅五也予前
在大麓始令天下公田口井計口時有嘉禾之祥今更名
大下田曰王田其男口不滿八而田過二井者分餘田予
九族鄰里鄉黨故無田今當受田者如制度敢有非井田
聖制無法惑眾者投諸四裔以禦魑魅聽音中即區博
諫莽曰井田雖聖王法其廢矣周道既衰而民不從秦
知順民之心可以獲大利也故滅廬置而置阡陌遂王諸
夏今海內未厭其弊今欲違民心道也復千載絕迹

且雖堯舜復起而無百年之漸弗能行也初莽獻新樂於
明堂太廟群臣冠冠麟章之弁冠皮聞其樂聲曰清厲而
哀非興國之聲也又壞城西苑中十餘所皆上林取其材
瓦以起九廟是歲赤眉賊眾變多莽拜將軍九人皆以虎
為號號曰九虎後漢兵誅莽二年更始到長安明年赤眉
立劉盆子六月世祖即位然後宗廟社稷復立天下
艾安

贊曰王莽始起外戚折節力行以要名譽宗族稱孝師
友歸仁及其居位輔政成衰之際勤勞國家直道而行
動見稱述豈所謂在家必聞在國必聞色取仁而行違



者邪莽既不仁而有佞邪之材又乘四父歷世之權遭漢中微國統三絕而太后壽考為之宗主故得肆其奸慝以成篡盜之禍推是言之亦天時非人力之致矣及其竊位南面處其所據顛覆之勢險於桀紂而莽宴然自以黃虞復出也乃始恣睢呼季奮其威詐滔天虐民窮凶極惡毒流諸夏亂延蠻貊猶未足逞其欲焉是以四海之內嘉然喪其樂生之心高第中外憤怨遠近俱發城也不守支體分裂遂令天下城邑為虛讀曰丘隴發掘害徧生民辜及朽骨自書傳所載亂臣賊子無道之人考其禍敗未有如莽之甚者也昔秦燔詩

書以立私議奔誦空藝以文奸言同歸殊塗俱用滅亡

皆坑龍絕氣無德

非命之運非天命

紫色搗聲搗聲

正曲餘分閔位莽不得正王之位如

聖王之驅除云爾

讀曰

符聖人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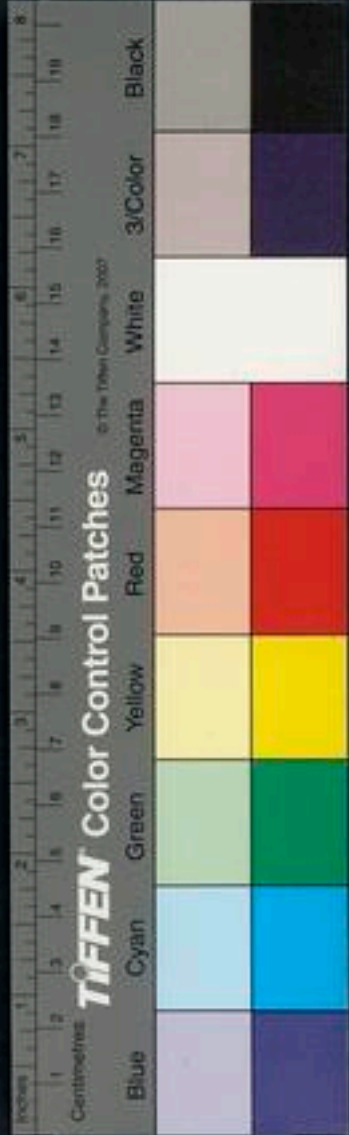
叙傳浴爾賊臣篡漢滔天行驕復矣桀霍烈商辛紂偽

稽昔唐繆稱典文眾怨神怒惡復誅臻十二歲歲星一

歲而見百王之極究其姦昏

叙傳

班氏之先與楚同姓分尹子文後也子文初生棄於曹中曹也虎乳之楚人謂虎班其子以為號子文之子聞班秦



之械楚遷晉民之間因氏焉○始皇之末班壹避隱於樓煩之鄉致馬牛羊數千群值漢初定與民無禁當孝惠高后時以財雄邊以多財為邊地之雄象出入弋獵旌旗鼓吹年百餘歲以壽終故北方多以壹為字者壹生孺孺生長長生回生况况舉孝廉積功為越騎校尉成帝初女為婕妤致仕就第况生三子伯旌旌伯少受詩於師丹王鳳薦伯宜勸學拜為中常侍時上方鄉學鄭寬中張禹朝夕入說尚書論語於金華殿中詔伯受焉既通太義又講異同於許商遷奉車都尉數年金華之業絕出與王許子弟為群在於綺儒統緒之間非其好也○家本北邊志節慨數求

使匈奴河平中單于來朝上使伯持節迎於塞下金華大姓石季群輩報怨殺追捕吏伯上狀因自請願試守月上於是拜伯為定襄太守定襄聞伯妻貴年少自請劇畏其下車作威吏民悚息伯至請問耆老父祖故人有舊恩者迎延滿堂日為供具執子孫禮郡中益弛見不思威刑故自解諸所宿禮皆名豪懷恩醉酒共謀伯宜頗攝錄盜賊具言本謀亡匿處伯曰是所望於父師矣齒為諸父師廼召屬縣長吏選精進掾吏分部收捕及他隱伏旬日盡得郡中震集咸稱神明東古栗字歲餘上徵伯伯上書願過故郡上父祖冢有詔太守都尉以下會因君宗族各以親疎加恩



施散數百金北州以為榮長老紀焉既至以侍中養病自
大將軍薨後王張放淳于長等始愛幸出為微行行則同
輿執轡入侍禁中設宴飲之會引滿舉白談笑大噱其略
也時乘輿坐張書屏風生牙畫紂醉踞且已作長夜之
樂上以伯新起數自禮之目視而因顧指畫而問伯紂為
無道至於此乎伯對曰書云乃用婦人之言何有踞肆於
朝所謂衆惡歸之不如是之甚者也上曰苟不若此此圖
何戒伯曰沈湎于酒微子所以告去也式號式譟大雅所
以流連也詩書淫荒之戒其原皆在於酒上乃喟然嘆曰
吾久不見班生今日復聞讜言讜音放等不譚音稍自引

起更衣因罷出太后聞之上朝東宮太后曰班侍中宜
異之益求其比以輔聖德宜遣富平侯且就國上乃出放
於是引許商師丹入為光祿大夫伯遷不衡都尉與兩師
並侍中上亦稍厭游宴復脩經書之業太后甚悅伯病卒
年三十八朝廷愍焉○旌博學有俊材通諫大夫右曹中
郎將與劉向校秘書每奏事旌以選受口進讀群書上器
其能賜以秘書之副時書不布自東平王以叔父求太
史公諸子書大將軍白不許旌亦早卒有子曰嗣顯名當
世○釋少為中常侍方直自守哀帝立出為廣平相王莽
秉政方欲文致太平蘇古曰言欲以文致太平原父曰
春秋說文致太平者以春秋亂世祖



聖人作文政之如太平耳養致既久而能為虛使使者分行以自管人是以文致也出謂文教致太平乎

風俗承頌聲行下而釋無所上乞補陵園即食故祿終身

由是班氏不顯莽朝亦不擢谷稭生彪○彪字叔皮幼與

從兄嗣共遊學家有賜書內足於財好古之士自遠方至

父黨楊子雲以下莫不造門造及嗣雖簡學然貴老嚴

之術老老子桓生欲借其書桓嗣報曰若夫桓君子者絕聖

棄智脩生保真清靈泊泊歸之自然師友造化而不

為世俗所殺者也漁釣於一壑則萬物不奸其志奸音西

逢於一丘則天下不具其樂不結聖人之罔罔與不與

君之餌餌音蕩然肆志談者不得而名焉故可貴也今吾

子已貫仁義之羈絆羈絆音繫聲名之鞶鎖鞶鎖音伏周孔之

軌躅軌躅音馳頽閑之極擊擊音於世矣何用大道

為自眩曜眩音昔有學步於邯鄲者曾未得其髮髻又復

失其故步遂匍匐而歸耳恐似此類故不進嗣之行已持

論如此叔皮惟聖人之道然後盡心焉年二十遭王莽賊

世祖即位於冀州時魏甞據龍旌衆招輯英俊而公孫述

稱帝於蜀漢天下雲擾竇問彪曰往者周亡戰國並爭

天下分裂數世然後廼定其抑者縱橫之事復起於今乎

神語將乘運迭興在於一人也願先生論之對曰周之廢

興與漢異昔周爵五等諸侯從政本根既微謂王枝葉強

百卷之書卷之二十一 又傳



大謂諸侯故其末流有縱橫之事其勢然也漢家承秦之制

並立郡縣王有專已之威臣無百年之柄至於成帝假借

外家殷工朕及哀平短祚國嗣三絕危自上起傷不及下故王

氏之貴傾擅朝廷能竊號位而不根於民是以即真之後

天下莫不引領而嘆十餘年間外內騷擾遠近俱發假號

雲合咸稱劉氏不謀同辭方今雄傑帶州城者皆無七國

世業之資民皆謳吟思漢仰劉氏卿諸可知矣謂白

先生言疏矣昔秦失其鹿劉季逐而倚之倚者及時民

復知漢乎既感讒言又惑狂狡之不息乃若至命論以救

時難其辭曰昔在帝死之禪曰咨爾舜天之曆數在爾躬

舜亦以命禹皐陶稷契咸佐唐虞光濟四海英世載德至

于湯武而有天下雖其遭遇異時禪代不同至于應天順

民其揆一也是故劉氏承堯之祚氏族之世著乎春秋士

章赤帝之符由是言之帝生之祚必有明聖顯懿之德豈

功厚利積累之業然後精誠通於神明流澤加於生民故

能為鬼神所福饗天下所歸往未見運世無本功德不紀

而得屈起在此位者也任其及世俗見高祖興於布衣不達

其故以為適遭暴亂得奮其劍游說之士至此天下於逐

鹿幸捷而得之不和神器有命不可以智力求也神馬曰

鹿幸捷而得之不和神器有命不可以智力求也神馬曰



聖人之大寶曰位是也悲夫此世所以多亂臣賊子者也若然者豈

徒聞於天道哉又不觀之於人事矣夫餓饉流隸飢寒道

路思有短褐之襲先死天衣儋石之畜修丁監反畜讀曰蓄所願不過

一金然終於轉死溝壑何則貧窮亦有命也况乎天子之

貴四海之富神明之祿可得而妄處哉故雖遭羅罔會竊

其權柄勇如信布強如梁籍咸如王莽然卒潤鑊伏質也

伏堪上斬之亨醢分裂又况公盛尚不及數子齊莫可而

欲聞奸天位者乎好音是故駑蹇之乘不騁千里之塗燕

雀之傳不奮六翮之用案稅之材材不荷棟梁之任漆音節

謂折也稅之說斗筭之子不秉立王之重富秦之末豪傑

共推陳嬰而王之嬰母止之嬰從其言而陳氏以寧主陸

之母亦見項氏之必亡而劉氏之將興也對漢使伏劍以

勉陵其後果定於漢陵為宰相封侯夫以匹婦之明猶能

推事理之致採禍福之機而全宗祀於無窮垂策書於春

秋而况大丈夫之專乎是故窮達有命吉凶由人嬰母知

發陵母知與審此四者帝王之分決矣分失蓋在高祖其

興也有五一曰帝堯之苗裔二曰體貌多奇異三曰神武

有徵應四曰寬明而仁慈五曰知人善任使加之以信誠

好謀達於所愛見善如不及用人如由己從諫如順流趣

時如嚮讀曰赴當食吐哺納子房之策拔足揮洗揖鄧生



之說寤成卒之言斷懷土之情斷丁與反洛陽近沛高祖都關中故云斷懷土之痛
 高四皓之名割肌膚之愛不立戚大人于戚舉韓信於行陳取陳平於亡命英雄陳力群策畢舉此高祖之大略所以成帝業也若迺靈瑞符應又可略聞矣初劉媪任高祖而夢與神遇姓也震電晦冥有龍蛇之怪及其長而多靈有異於眾是以王武感物而折券呂公觀形而進文秦皇東游以厭其氣源一呂后望雲而知所處如受命則白蛇分西入關則五星聚故淮陰留侯謂之天授非人力也歷古今之得失驗行事之成敗稽帝王之世運考五者之所謂取舍不厭斯位一符瑞不同比則度而苟昧於權利為越次及

以外不量力內不知命則喪保家之主失天年之壽遇

足之凶伏鉄鉞之誅缺方英雄誠知覺寤畏若禍戒超分

遠覽淵然深識收嬰陵之明分扶問絕信布之覬覦覬覦

翰距逐鹿之誓說審神器之有授母貪不可幾為二母之

所笑幾讀日其則福祚流于子孫天祿其永終矣知隗囂終不

寤迺避地於河西竇融嘉其美德訪問焉後數應三公之

召仕不為祿所知不合學不為人博而不俗言不為華述

而不作○有子曰固弱冠而孤年二也作幽通之賦以致命

遂志永平中為郎典校秘書重篤志於博學以著述為業

或譏以無功又感東方朔揚雄自諭以不遭蘇張范蔡之



時曾不折之以正道明君子之所守故聊應焉曰賓戲主人曰蓋聞聖人有一定之論烈士有不易之分亦云名而已矣故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夫德不得後身而特盛功不得背時而獨章是以聖誌之治樓樓皇皇孔席不煗墨突不黔由此言之取舍者昔人之上務著作者前列之餘事耳今吾子幸游帝王之世躬帶冕之服浮英華湛道德湛讀繼龍虎之文舊矣繼被也卒不能攬首尾奮翼鱗振拔塗塗騰風雲徒樂枕經籍書紆體衡門籍才上無所帶下無所根獨攬意寧字少之外銳思於毫芒之內潛伊默記恒以年歲然而器不也於

當時用不效於一世雖馳辯如濤波擣海

春華

無益於殿最音者且運朝夕之策定合會

討使保

號亡有美謚不亦優虛主人迫爾而嘆曰

姑若賓

斯所謂見執柄之華闇道德之實守突與之榮燭末印

庭而覩白日也曩者王金燕織周失其銜魯公伯方執戰

橫驚於是七雄虓闕分裂諸夏龍戰而虎爭游說之徒風

賜電激並起而救之其餘眾飛景附煜雲耳簡者差不可

勝載及疾風也熅音先貌也熅子當此之時擗朽摩鈍鉛

刀皆能一斷擗按也音是故曾連飛一矢而蹶千金虞卿

以顧眄而捐相印也魯連齊人也齊國燕將保於聊城魯連連吊書於大將而之為陳利害

西漢書卷之三十一



然將得之立而自殺漢功魏新垣衍使不尊秦為帝秦時
聞即歸為却五十里起遂以安楚王以千金而魯連壽不
交魏齊為去所歸迫急走趙趙相虞卿與齊有故夫秋發
然感其窮於是解相印問行與介魏公于無忌也
投曲感耳之聲合之律度淫繩而不可聽者非詔夏之樂
也因執合變偶時之會風移俗易乖忤而不可通者非君
子之法也及至從人合之術入散之從子立向執挾三術以
錯孝公李斯奮時務始要始皇彼皆躡風雲之命履頭浦
之執據微秉邪以來一日之富貴嘉朝共約榮華夕而焦
率福不盈恥既溢於世且功不可以虛成口不可以偽立
是故倖尼抗浮雲之志孟軻養浩然之氣豈樂為迂闊
道不可以貳也方今大漢洒掃群穢夷險安荒

帝紘恢皇綱基隆於義農規廣於黃唐其君天下也炎之

如日威之如神函之如海養之如春函容也讀是以六合

之內莫不同源共流沐浴玄德稟印太和枝附葉著日仰

時者著直豈猶草木之殖山林鳥魚之毓川澤得氣者蕃器反落零與參天墜而施化豈云人事之厚薄哉陸古

今子處皇世而論戰國權所聞而疑所覲欲從旄敦而度

高學泰山懷洗濫而測深潭重淵亦未至也爾推前高曰

著款在側出曰先泉正出曰溢泉致丁回反度徒各反流音軌賔曰若夫鞅斯之倫既

聞命矣敢問上古之士處身行道輔世成名可述於後者

然而已辱主人曰何為其然也昔咎繇謨虞箕子訪周言

又身



通帝王謀合聖神殷說夢發於傳岩周望兆動於渭濱皆
竣命而神交匪詞言之所信何合韻音新故能建必然之策展
無窮之勳也近者陸子優繇新語以興師古曰優繇不董
生下帷發藻儒林劉向司籍辯章書閣揚雄章思法言太
玄皆及昔君之門闡究先聖之壺奧婆娑學術執之場休
息羣篇籍之圃以全其質而發其文用納乎聖聽列炳於
後人斯非其亞與與讀右迺夷抗行於首陽惠降志於辱
仕顏耽樂於簞瓢孔終篇於西狩聲盈塞於天淵真吾徒
之師表也且吾聞之一陰一陽天墜之方此字迺文迺質
正道之綱有同有異聖哲之常故曰慎脩所志守爾天符

委命共已味道之腴共讀神之聽之名其舍諸固以為唐

虞三代詩書所及世有典籍故雖堯舜之盛必有典謨之

篇然後揚名於後世冠德於百王故曰魏巍乎其有成功

煥乎其有文章也漢紹堯運以建帝業至於六世史臣乃

追述功德私作本紀編於百王之末廁於秦項之列太初

以後闕而不錄故深慕前紀綴輯所聞與撰同以述漢

書起于高祖終于孝平王莽之誅十有二世二百三十年

綜其行事旁貫五經上下沿通為春秋考紀表志傳凡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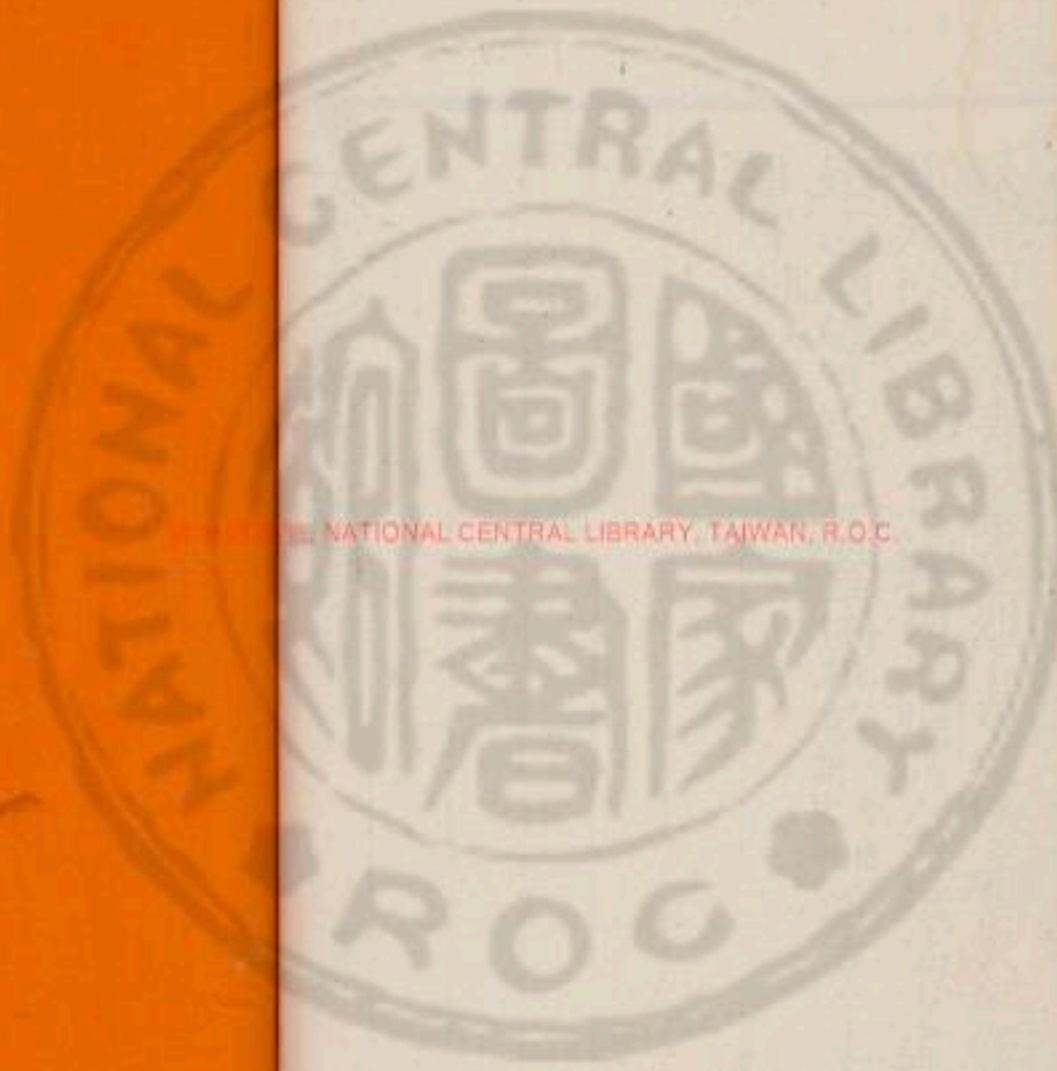
篇前曰考紀謂帝紀也劉攽曰考成也言以編其叙
年之故而後成紀志表傳非止於紀也語兼於下其叙
曰今皆附紀傳贊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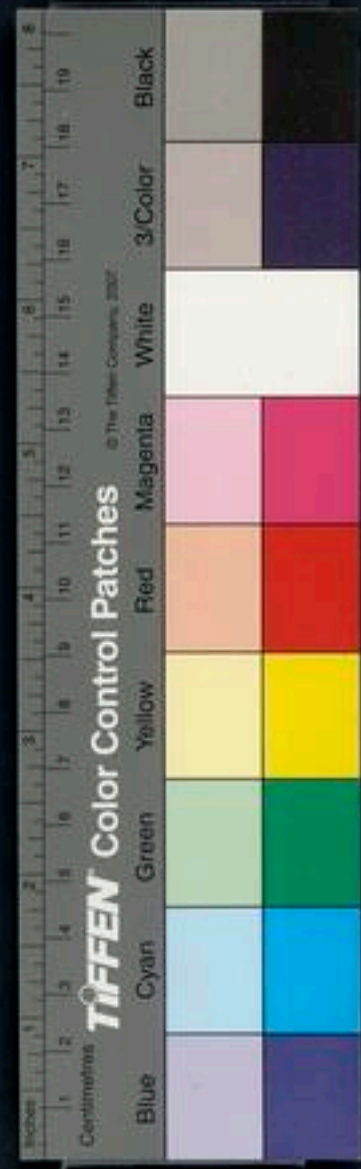
東萊先生西漢詳節卷之三十

叙傳曰凡漢書叙帝皇列官司建侯王準天地統陰陽
闡元極步三光分州域物土疆窮人理該萬方緯六經
綴道網總百氏贊篇章函雅故訓之故通古今正文字
惟學林文學之林數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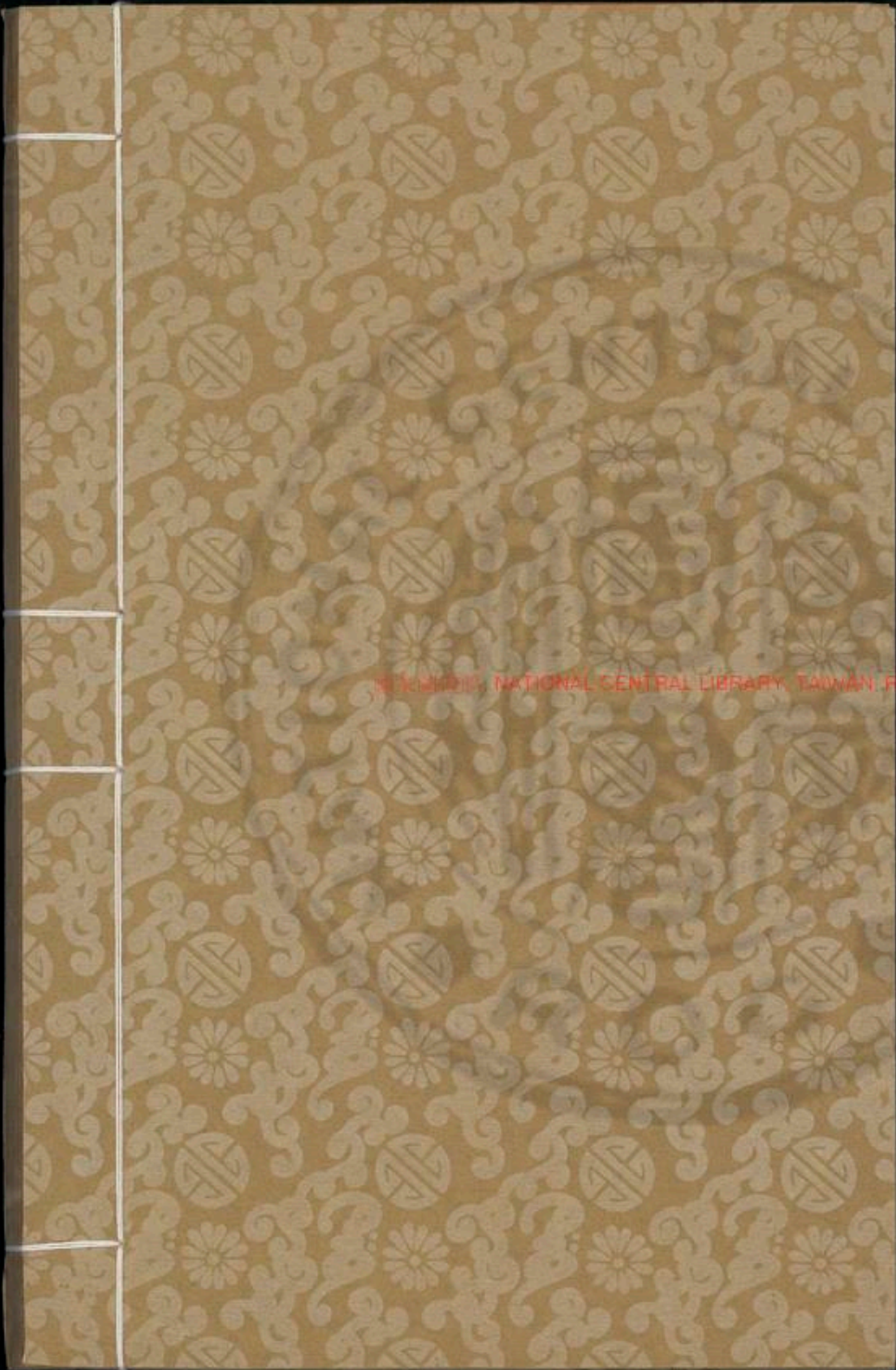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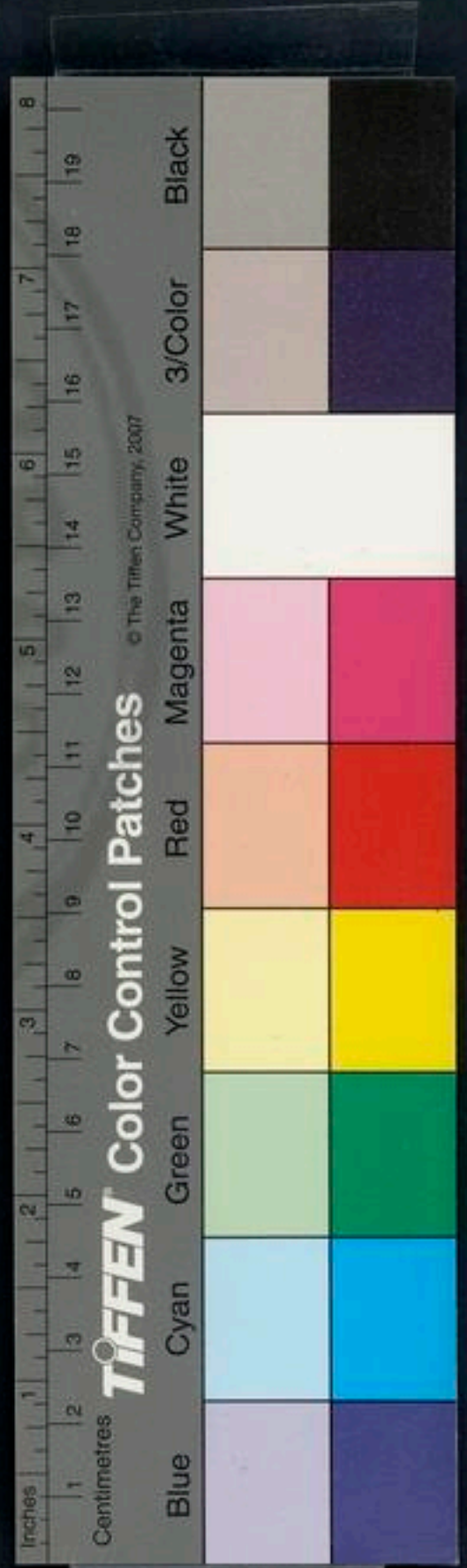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立中央圖書館



Inches 1 2 3 4 5 6 7 8
Centimetres 1 2 3 4 5 6 7 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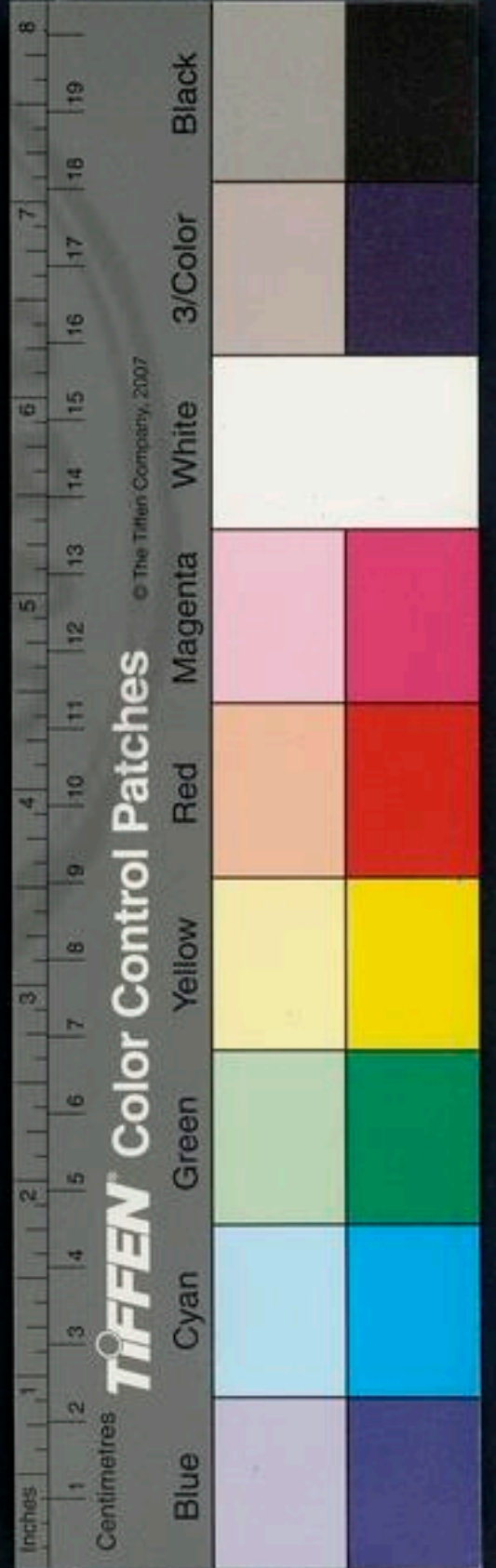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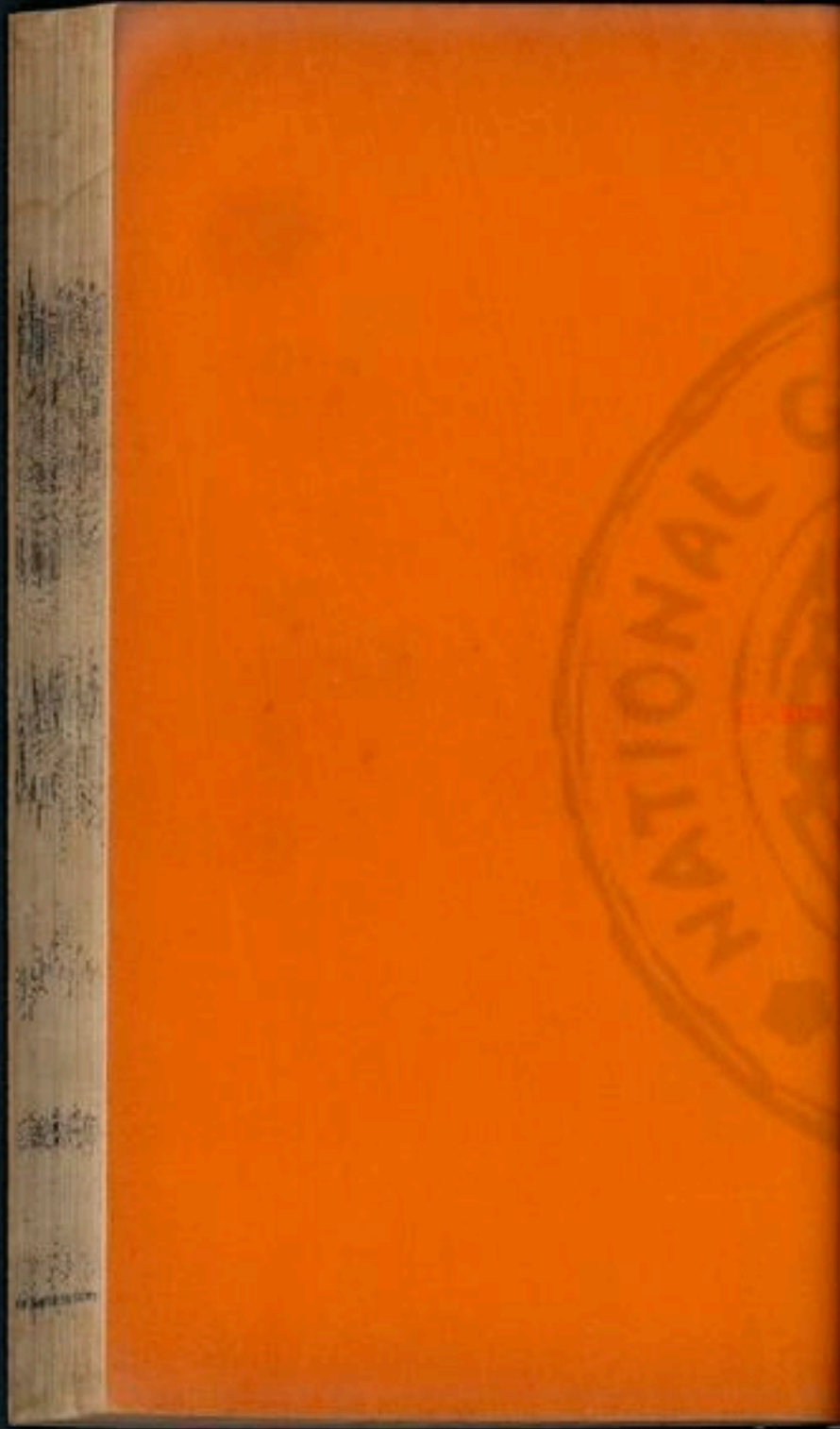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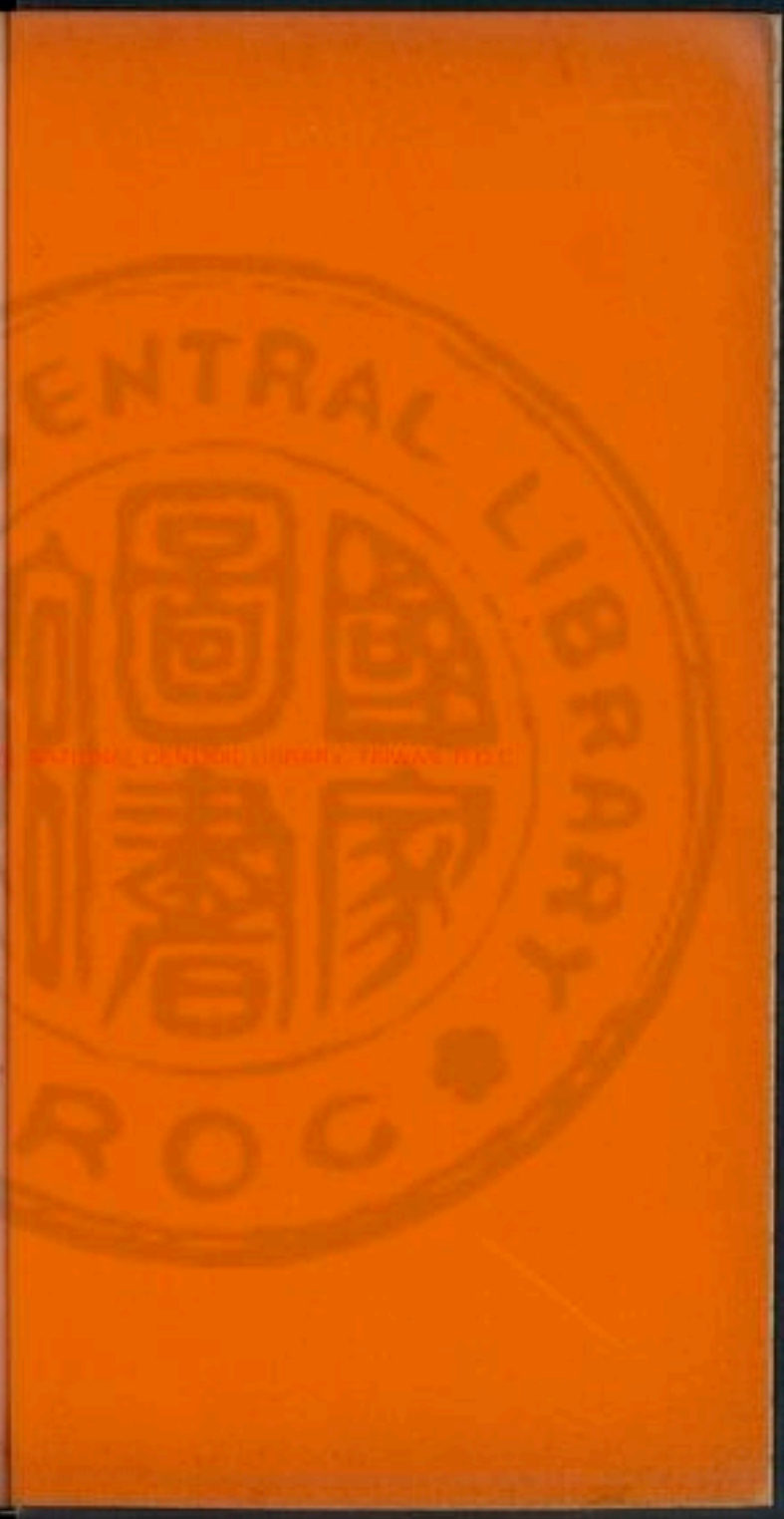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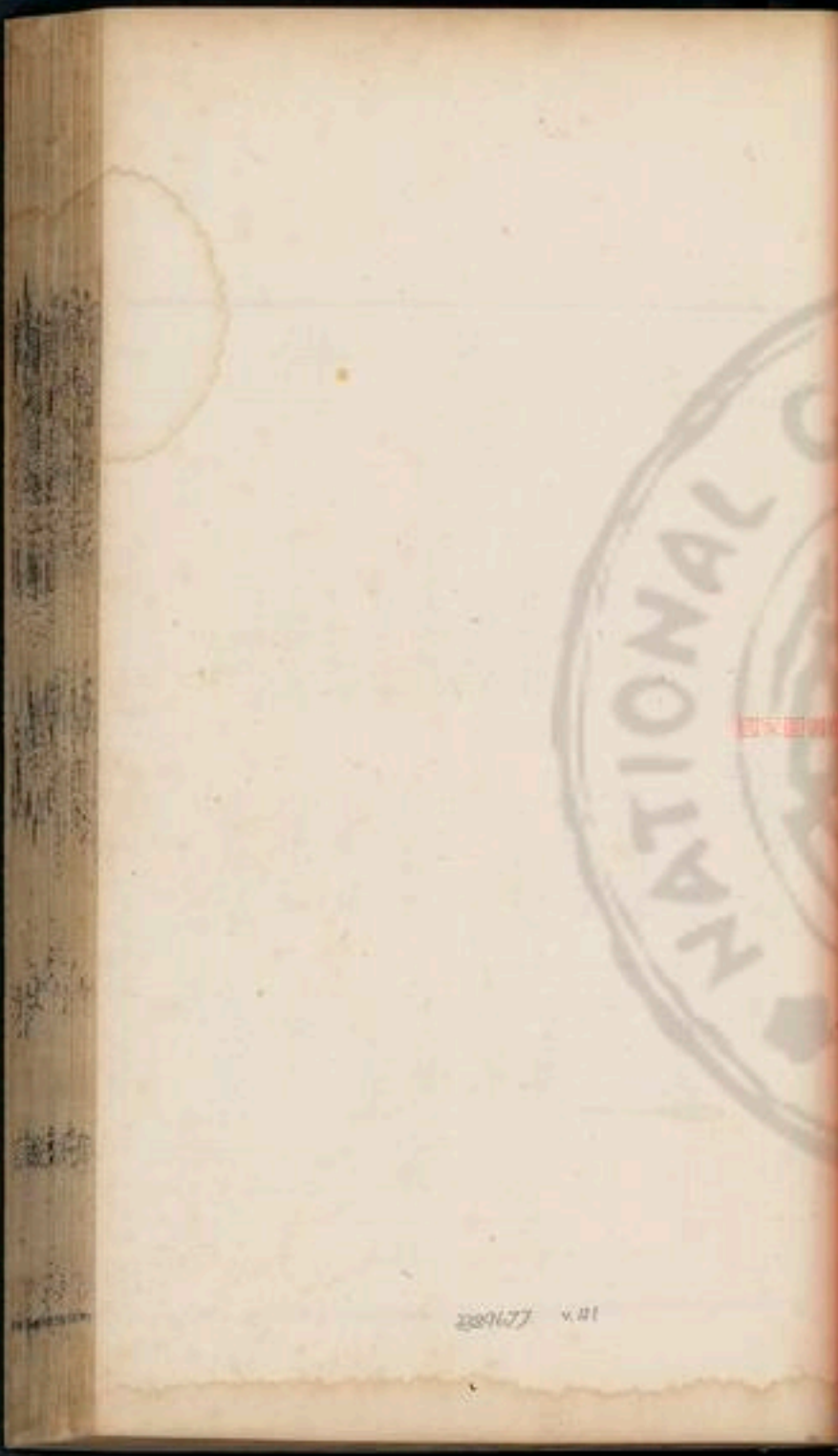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P.O.C.







漢南北

內

衛尉兵

三萬人
武紀建元
二年郡國
材官騎士
番上營之
所即三輔

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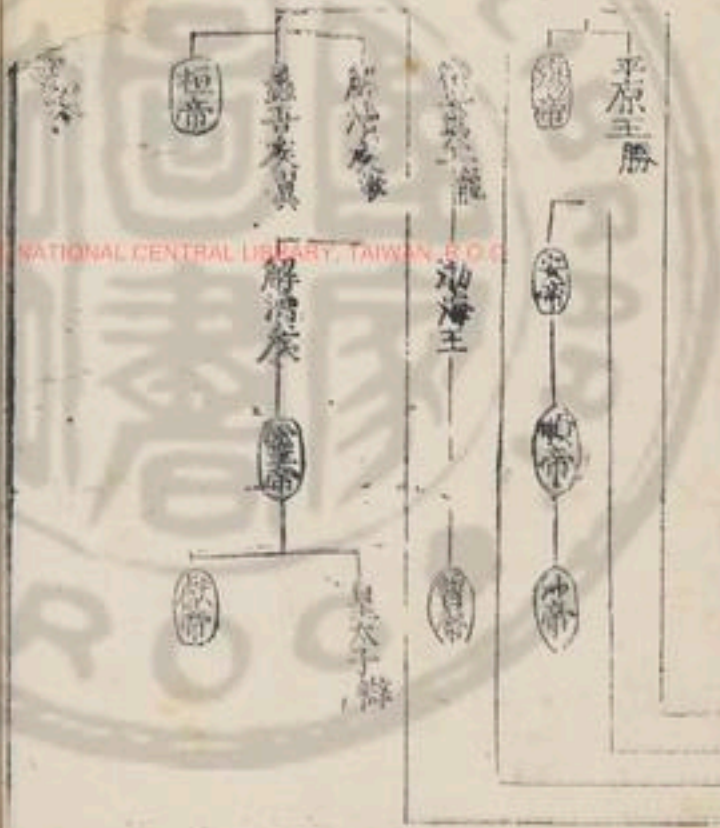
士衛
校尉
兵營

中壘
屯騎
八校兵
越騎

北 北 北 北

羽林 善屬 光祿勳

世之圖



圖之電

物之守耐長之在番上
以充之

○衛將軍 文帝置後
後漢之

○

扶風

○

○

胡騎

○

○

○

○

○

東萊先生東漢書詳節目錄

○卷之一

帝紀

光武皇帝

建武三十一年

中元二年

明帝

永平十八年

○卷之二

帝紀

章帝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夏曆三十一

元嘉

二

元

年

建初八年

元和三年

章和二年

和帝

永元十六年

元興一年

殤帝

延平十一年

安帝

永和七年

元和六年

永寧一年

建光一年

延光四年

順帝

永建六年

陽嘉四年

永和六年

漢安二年

建康一年

冲帝

永嘉一年

質帝

本初一年

桓帝

建和三年

和平一年



元嘉二年

永興二年

永壽三年

延熹九年

永康一年

靈帝

建寧四年

熹平六年

光和六年

中平六年

獻帝

初平四年

興平一年

建安二十五年

皇后紀

光武郭皇后

光烈陰皇后

明德馬皇后

和熹鄧皇后

○卷之三

志類

律曆

禮儀

郊祀

天文

五行

○卷之四

志類

郡國

百官



東漢書卷之五 列傳 五 石 珠

○卷之五

列傳

輿服

劉玄

王昌

龐萌

李憲

盧芳

公孫述

李通事光武
下同

劉盆子

劉永

張步

彭寵

隗囂

齊武王續孫睦
弟復

王常

睦

鄧晨

來歷事安順

鄧訓事明帝

寇恂事光武

來歙

鄧禹事光武

鄧騭事更帝

○卷之六

列傳

馮異事光武

岑熙事順帝

賈宗事章帝

蓋延

岑彭事光武

賈復事光武

吳漢事光武
下同

陳俊



○卷之七

列傳

臧宮

耿國

耿夔

耿弇

耿秉

耿恭

姚期事光武下同

王霸

祭遵

祭彤

任光

任隗

李忠事光武

萬脩事光武

邳彤事光武

劉植事光武下同

耿純

朱祐

景丹

王梁

杜茂

馬成

劉隆

傅俊

堅鐔

馬武

卷之八

列傳

竇融事光武

竇固事明帝

竇憲事章和

竇章事順帝

馬援事光武

馬客卿



馬廖 事明帝

馬嚴 事章帝

卓茂 事光武

魯平 事章帝

劉寬 事桓靈

伏隆

韓歆

蔡茂

馮勤 事光武

牟融 事明帝

馬防 事章帝

馬援 事章帝

魯恭 事章帝

魏霸 事和帝

伏湛 事光武

侯霸

朱宏

郭賀 事光武

趙熹 事光武

韋彪 事章帝

卷之九

宣秉 事光武
下同

王丹

杜林

范滂 事明帝

承宮 事明帝

趙典 事靈帝
兄弟

馮衍 事光武

申屠剛 事光武

張湛

王良

郭丹 事光武

足良 事明帝

鄭均 事章帝

桓譚 事光武

馮豹 事章帝

鮑永 事光武



鮑昱 事光武

鮑德 事光武

鄧曄 事光武

鄧曄 事光武

郭伋 事光武

郭伋 事光武

孔奮 事光武

杜詩 事光武

廉范 事明帝

張堪 事安帝

蘇章 事順帝

蘇不韋 事安帝

羊續 事順帝

蘇不韋 事安帝

陸康 事順帝

賈琮 事安帝

卷之十

列傳

樊宏 事光武

樊準 事鄧太后

陰興 事光武

朱浮 事光武

馮魴 事光武

虞延 事光武

鄭弘 事章帝

周章 事安帝

梁統 事光武

梁竦 事明帝

梁商 事順帝

梁冀 事順帝

張純 事光武

曹褒 事明帝

鄭玄 事靈帝

鄭興 事光武

鄭眾 事明帝

范滂 事光武



張霸 事和帝

賈逵 事明帝

張陵 事桓帝

汝郁 事和帝

陳元 事光武

張楷 事明帝

司馬均 事和帝

卷之十一

列傳

桓榮 事光武

桓郁 事明帝

桓典 事靈獻

桓彬 事靈帝

丁鴻 事章和

張宗 事光武

法雄 事安帝

滕撫 事順帝

馮緄 事順帝

唐尚 事桓帝

楊璇 事靈帝

劉平 事光武

王望 事光武

趙孝 事明帝

淳于恭 事章帝

江革 事明帝

劉般 事光武

劉愷 事和安

周磐 事和帝

蔡順 事安帝

趙咨 事靈帝

班彪 事光武

班固 事明章和

卷之十二

列傳



第五倫

事明章

鍾離意

事光武

宋均

事明帝

宋意

寒朗

事明帝

光武十一子

東海恭王

事光武

沛獻王

事明帝

東平憲王

事明章

廣陵思王

事明帝

朱暉

事明章

朱穆

事冲質

樂恢

事章帝

何敞

事章和

鄧處

事章和

張禹

事章和

徐防

事章和

張敏

事章和

胡廣

事安桓

袁安

事章和

卷之十三

列傳

張酺

事明章和

韓稜

事章和

周榮

事章帝

郭躬

事明章

陳寵

事章和

陳忠

事安帝

班超

事明章和

班勇

事安帝

梁愷

事和安

卷之十四

列傳

楊終

事明章

李法

事和帝



翟酺 事安順

應奉 事桓帝

應劭 事靈獻

霍諝 事順帝

爰延 事桓靈

徐璆 事靈獻

王充 事章帝

王符 事順帝

仲長統 事獻帝

明帝九子

卷之十五

列傳

李恂 事章帝

陳禪 事安帝

龐參 事安順

陳龜 事順帝

橋玄 事桓靈

崔駰 事章帝

出瑗 事安順

崔寔 事桓帝

周燮 事安帝

黃憲 事桓帝

徐輝 事桓帝

姜肱 事桓帝

由屠蟠 事靈帝

卷之十六

列傳

楊震 事安帝

楊秉 事桓帝

楊賜 事靈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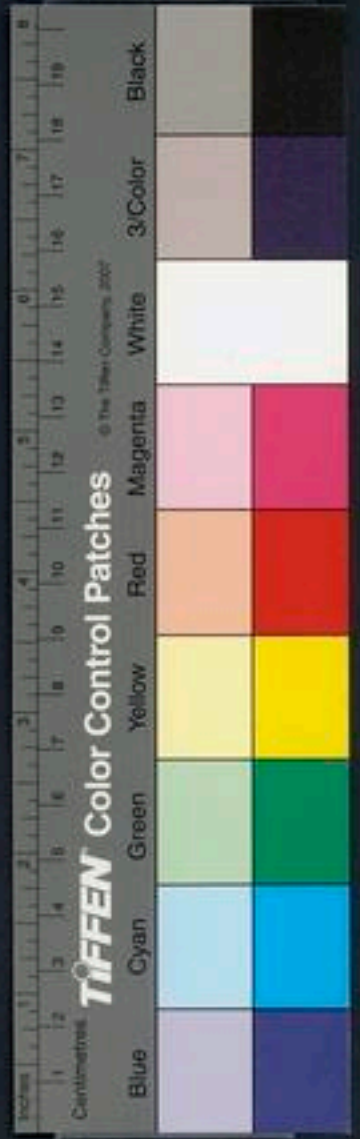
楊彪 事靈帝
子 附傳

章帝八男

清河孝王 章帝子

河間孝王

張皓 事安順



張綱 事順帝

王龔 事安順

王暢 事桓靈

种高 事順桓

种拂 事靈帝

杜根 事安帝

樂巴 事桓靈

劉陶 事桓靈

李雲 事桓帝

劉瑜 事桓帝

尹勳 事桓帝

卷之十七

列傳

虞詡 事安順

傅燮 事靈帝

蓋勳 事靈帝

臧洪 事獻帝

張衡 事安順

卷之十八

列傳

馬融 事安順

蔡邕 事桓靈獻

左雄 事安順

周舉 事順帝

周勰 事桓帝

黃瓊 事順帝

黃琬 事靈帝

召隲 事靈帝

卷之十九

列傳

荀淑 事順桓

荀爽 事桓靈獻



荀悅 事獻帝

韓韶 事靈帝

鍾皓 事桓靈

鍾瑾

陳寔

陳紀 事獻帝

陳諶 事獻帝

李固 事順桓

李燮 事靈帝

杜喬 事順桓

卷之二十

列傳

吳祐 事桓帝

延篤 事桓帝

史弼 事靈帝

盧植 事靈帝

趙岐 事靈帝

皇甫規 事順桓

張奐 事桓帝

段熲 事桓靈

陳蕃 朱震傳附末

王允 事桓靈

卷之二十一

堂鑑傳

劉淑 事桓靈

李膺

杜密

劉祐

魏朗

夏馥

巳肅

范滂

蔡衍

羊陟

張儉

岑暄



劉儒

賈彪

何顯

郭太

左原

茅容

孟敏

庾乘

賈淑

史叔寶

黃允

王柔

符融

許劭

卷之二十二

黨錮傳

竇武 事桓靈下同

何進

鄭太

孔融 事靈獻下同

荀彧

皇甫嵩

朱雋

童卓

劉虞

公孫瓚

袁紹

劉焉

袁術

呂布

卷之二十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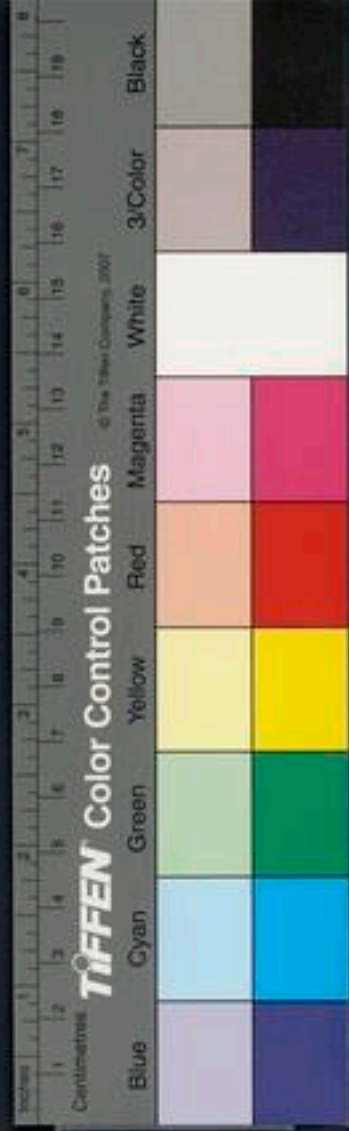
循吏傳

衛颯 事光武

任延 事光武

王景 事明章

秦彭 事章帝



王渙 事桓帝

許荆 事和帝

孟嘗 事順帝

第五訪 事順帝

劉矩 事桓帝

劉寵

仇覽 事和帝

童恢 事和帝

卷之二十四

酷吏傳

董宣 事光武

樊曄 事光武

周紆 事章帝

黃昌 事順帝

陽球 事靈帝

王吉 事靈帝

宦者傳

鄭眾 事章帝

蔡倫 事桓帝

孫程 事安順

曹騰 事桓帝

單超 事桓帝

侯覽 事桓帝

曹節 事桓帝

呂彊 事靈帝

張讓 事桓帝

卷之二十五

儒林傳

劉昆 事光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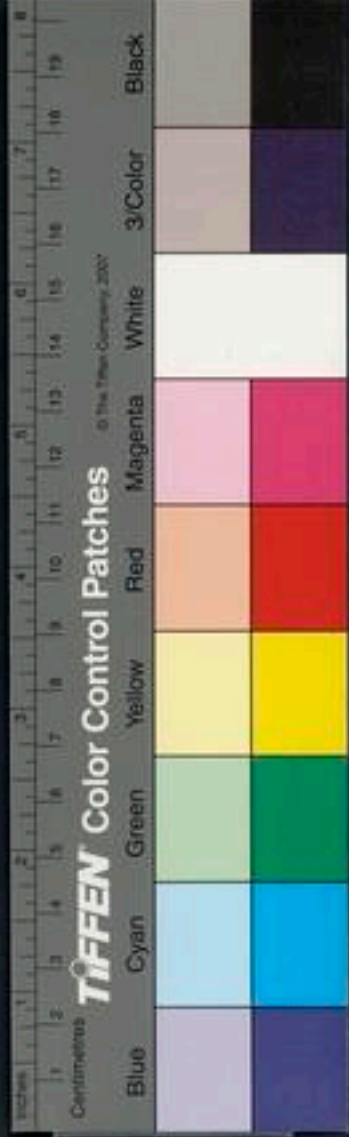
洼丹 事光武

任安 事順帝

楊政 事光武

張與 事光武

戴憑 事光武



孫期 事光武

歐陽歙 事光武

牟長 事光武

宋登 事順帝

尹敏 事光武

孔僂 事章帝

楊倫 事安順

包咸 事光武

伏恭 事光武

任末

薛漢 事光武

杜撫 事明章

召馴 事章帝

楊仁 事明章

趙暉 事章帝

衛宏 事光武

董鈞 事明帝

丁恭 事光武

周澤 事光武

孫堪 事光武

鍾興 事光武

張玄 事光武

李育 事明帝

何休 事靈帝

服虔 事靈帝

謝該 事獻帝

許慎 事獻帝

卷之二十六

文苑傳

杜篤 事光武

夏恭 事光武

傅毅 事章帝

黃香 事章和安帝

李尤 事和帝

劉珍 事安帝

葛龔 事安帝

王逸 事安順朝



漢書卷之二十七 方寸位臣金 十七

崔琦 事桓帝 邊韶 事桓帝

張升 事靈帝 趙壹 事靈帝

劉梁 事桓帝 邊讓 事靈帝

疾瑾 事靈帝 高彪 事靈帝

橋衡 事獻帝

卷之二十七

獨行傳

譙玄 事光武 李業 事光武

彭脩 事明帝 范式

李善 事光武 王純

陸績 事光武 陳重 事順帝

雷義 事順帝 范冉 事桓帝

趙苞 事靈帝 王烈 事獻帝

卷之二十八

方術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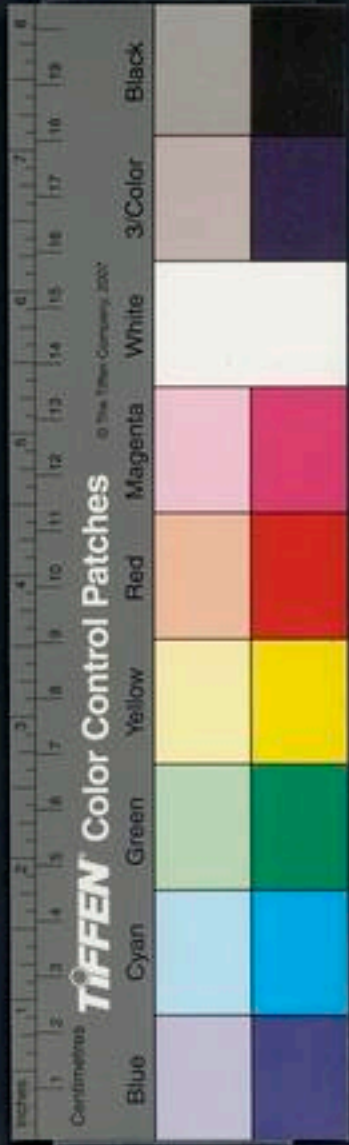
王喬 事明帝 李郗 事和帝

樊英 事順帝 華佗 事靈帝

費長房 事靈帝 劉子訓 事獻帝

左慈 事獻帝

卷之二十九



逸民列傳

野王二老 光武時人

向長 光武

逢萌 光武

周黨 光武

王霸 光武

嚴光 光武

井丹 光武

梁鴻 章帝

高鳳 章帝

韓康 桓帝

法真 順帝

漢濱老父 桓帝

陳留老父 桓帝

龐公 獻帝

卷之三十一

列女傳

鮑宣妻

王霸妻 光武

姜詩妻

曹世叔妻

樂羊子妻

曹娥

皇甫規妻

董祀妻

蠻夷傳

東夷

南蠻

西南夷

西羌

西域

南匈奴

天竺國

烏桓

鮮卑



東萊先生東漢詳節目錄終

東萊先生東漢詳節卷之一

范曄南史宋文前元嘉元年左遷宣城太守不得志起別墅家後漢書為一家之作

范曄榮辱之際未嘗不致意焉

章懷太子賢唐諸王傳賢高宗子上元二年立為皇太子張大安等共庄憲

賢後漢書書奏帝後賜段物數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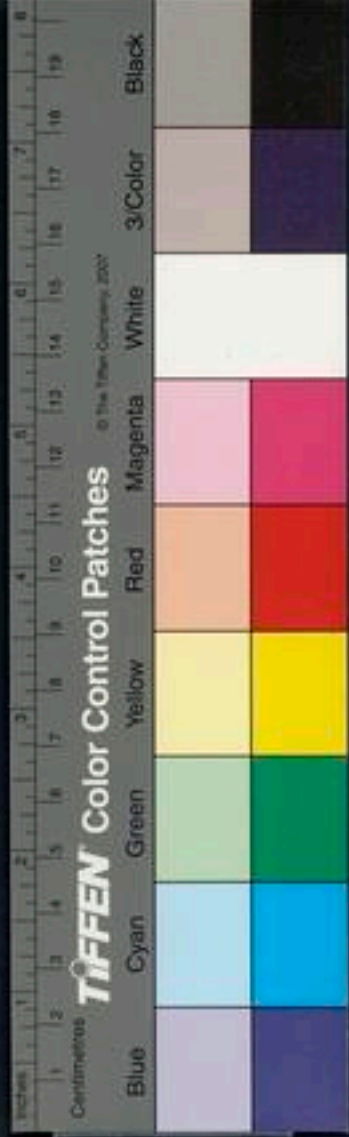
帝紀

光武

世祖光武皇帝諱秀字文叔禮祖有功而宗有德光武中

前葉曰光克定禍亂曰武古今注曰秀之字曰茂南陽蔡伯仲叔季兄弟之次長兄伯升次仲故守文叔焉

東漢書卷之四



陽人南陽郡今鄧州縣高祖九世孫也出自景帝生

長沙定王發王發父曰按文言出自景帝生長沙定王發父意不足蓋此生字當作子字發生春

陵節侯買買生鬱林太守外外生鉅鹿都尉回回生南頓

令欽欽生光武年九歲而孤身長七尺三寸美頰眉大口

隆準日角鼻頭為平日角謂庭中骨起狀如日性勤於稼穡而兄伯升好俠

養士常非笑光武事田業王莽天鳳中王莽建國六年改為天鳳頁父曰按莽始建國年九迺之長安受尚書略通大義莽末天下

連歲災蝗寇盜鋒起賊鋒銳盡起地皇三年南陽荒饑諸

家賓客多為小盜光武避更新野野因曹毅於宛宛人李通

等以圖讖說光武云符命之書劉氏復起李氏為輔遂與

定謀廼市兵弩起於宛光武遂將賓客還舂陵時伯升已

會眾起兵初諸家子弟恐懼皆亡逃自匿及見光武絳衣

大冠董巴與服志曰大冠者謂武官冠之頁父曰按皆驚

曰謹厚者亦復為之迺稍自安光武初騎牛殺新野尉迺

得馬

更始元年二月立劉聖公為天子以伯升為大司徒光武

為偏將軍三月光武別與諸將徇昆陽下之莽聞漢帝立

大懼遣王尋王邑將兵百萬徵天下能為兵法者六十三

家數百人並以為軍吏選練武衛招募猛士旌旗輜重千

里不絕時有長人巨無霸長一丈大十圍以為壘尉又驅

車

更始元年二月立劉聖公為天子以伯升為大司徒光武

為偏將軍三月光武別與諸將徇昆陽下之莽聞漢帝立

大懼遣王尋王邑將兵百萬徵天下能為兵法者六十三



邯鄲故趙繆王子林繆王景帝七代孫名元繆音繆詐以下者王即為成帝子子輿立即為天子都邯鄲

二年正月光武以王即新盛迺北徇薊王即移檄購光武

於是光武趣駕南轅晨夜兼行蒙犯霜雪至滹沱河無舡

適遇冰合得過至下博城西遑惑不知所之有白衣老父

在道旁指曰努力信都郡為長安守去此八十里光武馳

赴之信都太守任光開門出迎光武於是移檄邊郡共擊

邯鄲郡縣響應上谷太守耿况漁陽太守彭寵各遣其將

吳漢寇恂等將突騎來助擊王即四月進圍邯鄲連戰破

之五月拔其城誅王即收文書得吏人與即交關誘毀者

數千章光武不省會諸將燒之曰令反側子自安更始立

光武為蕭王蕭郡屬沛郡悉令罷兵詣行在所光武辭以河北未

平不就徵自是始貳於更始是時長安政亂四方背叛梁

王劉永檀命睢陽今宋州公孫述稱王巴蜀李憲自立為淮

南王秦豐自號楚黎王豐楚黎丘鄉人張步起琅邪今海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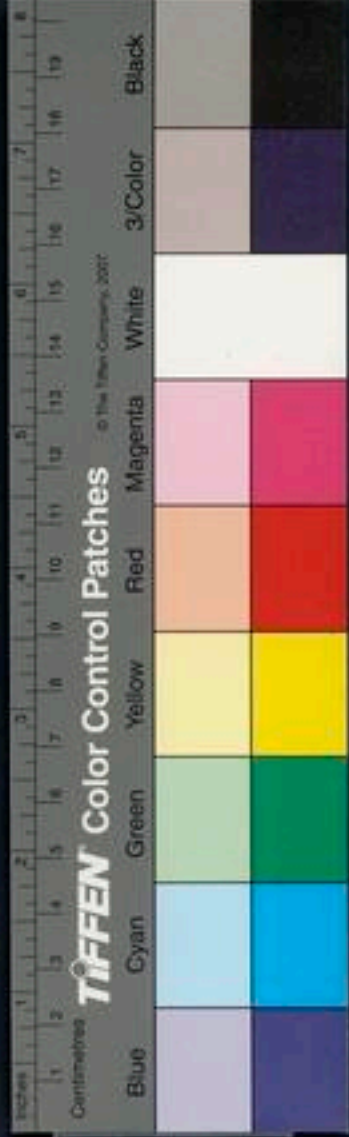
山縣董憲起東海今海州延岑起漢中今漢中田戎起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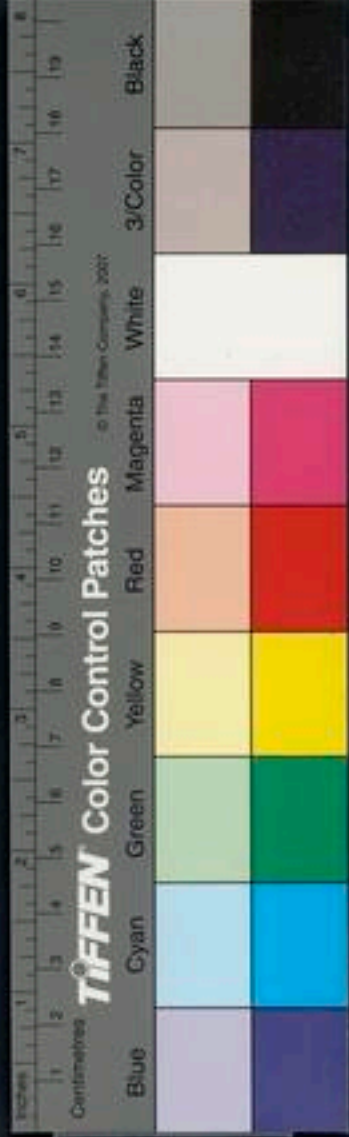
陵今夷陵並置將帥侵略郡縣別號諸賊銅馬大彤无束上

江青犢五校檀鄉五幡五樓富平獲索等諸賊或以山川

軍容強盛為號各領部曲眾合數百萬人所在寇掠光武將擊之

先遣吳漢北發十郡兵幽州牧苗曾不從漢遂斬曾而發





東漢書卷之二十一 光武紀 四 辰 通

其眾秋光武擊銅馬於鄴鄴若克反吳漢將突騎來會清

陽悉降破之封其渠帥為列侯降者猶不自安光武知其

意勅令各歸營勒兵迺自乘輕騎按行部陳降者更相語

曰蕭王推赤心置人腹中安得不投死乎投死猶言致死由是皆

服故關西號光武為銅馬帝

建武元年正月諸將議上尊號光武不聽耿純進曰天下

士大夫捐親戚棄土壤從大王於矢石之間者其計固望

共攀龍鱗附鳳翼以成其所志今功業即定天人亦應而

大王留時逆眾不正號位純恐士大夫望絕計窮則有去

歸之思無為久自苦也時不可留眾不可逆純言甚誠切

光武深感曰吾將思之行至鄴今冀州高邑縣鄴火各反光武先在長

安時同舍生彊華彊其自關中奉赤伏符曰劉秀發兵捕

不道四夷雲集龍鬬野四七之際火為主四七二十八也

初起合二百二十八年即回群臣因復奏曰受命之符人

應為大周之白魚曷足比焉武王伐紂渡孟津白魚躍入

意宜答天神以塞群望光武於是命有司設壇場於鄴六

月即皇帝位通鑑考異曰光武本紀馮異破蘇茂諸將上

獻書云長安壞亂赤眉臨郊王侯相難大臣幸離網紀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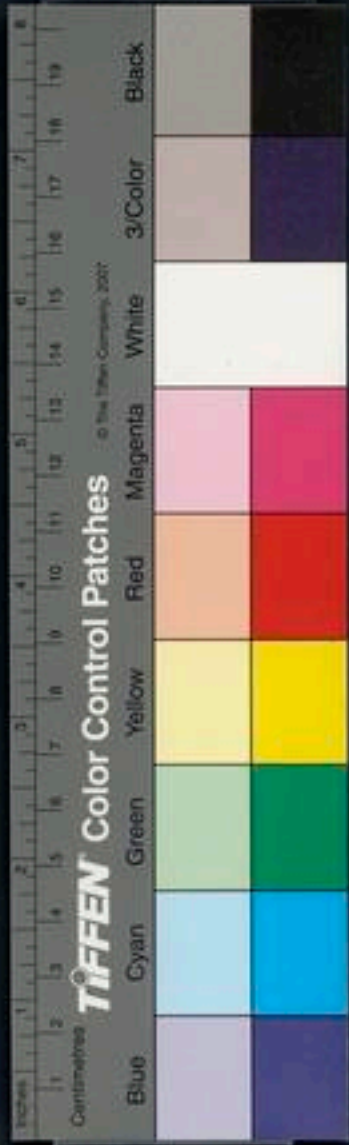
絕又勸光武稱尊號亦曰三王反叛更始敗亡安色王匡

月已未光武即位是月甲子鄧禹破王匡等於安色王匡

張印等還奔長安迺謀以主秋龍護時共劫更始於然則三

王反叛應在光武即位之後夏秋之交馮異安符於四番

光武



東漢書卷之九十一 光武紀 五 辰

燎告天祭天曰燎文曰皇天上帝后土神祇眷顧降

命屬秀黎元音煩燎力帛反為人父母秀不敢當群下百辟不謀同

辭咸曰秀與兵上當天地之心下為元元所歸識記曰劉

秀發兵捕不道卯金修德為天子卯金為劉字也春秋演

帝後代周敢不敬承於是建元為建武改鄣為高邑。是月赤

眉立劉盆子為天子八月祭社稷九月赤眉入長安更始

奔高陵詔封更始為淮陽王十月車駕入洛陽幸南宮却

非救遂定都焉十二月赤眉殺更始而隗囂據隴右

三年正月封功臣皆為列侯大國四縣詔曰人情得足苦

於放縱快湏吏之欲忘慎罰之義惟諸將業遠功大誠欲

傳於無窮且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戰戰慄慄日慎一日傳

士丁恭議曰古帝王封諸侯不過百里疆幹弱枝所以為

治也今封諸侯四縣不合法制帝曰古之亡國皆以無道

未聞功臣地多而滅亡者廼遣謁者即授印綬策曰在上

不驕高而不危制節謹度滿而不溢敬之戒之傅爾子孫

長為漢藩壬子起高廟建社稷於洛陽立郊兆于城南始

正火德色尚赤三月詔曰頃獄多寃人用刑深刻朕甚惡

之其議省刑法。六月立郭氏為皇后子彊為皇太子大

赦天下增卽謁者從官秩各一等卽官秩百石已下初莽末天下

旱蝗黃金一斤易粟一斛至是野穀旅生不因播種而生故曰旅今字書

東漢書卷之九十一 光武紀 五 辰

作魯音呂麻菽充盛野蠶成繭被於山阜人收其利焉

三年閏月馮異與赤眉戰於峭底底破也大破之餘衆南向

宜陽帝自將征之赤眉遣使乞降赤眉君臣面縛奉高皇

帝璽綬。十月幸春陵祠園廟因置酒舊宅大會故人父

老光武舊宅在今隨州棗陽縣東南宅南二里有白水馬即張行所謂龍藏白水

五年二月壬申封後孔安為殷紹嘉公夏旱蝗詔曰久

旱傷麥秋種未下朕甚憂之將殘吏未勝獄多冤結元元

愁恨感動天地乎其命中都官三輔郡國出繫囚務進柔

良退貪酷各正厥事焉十月幸魯使大司空祠孔子初起

太學車駕還宮幸太學賜博士弟子各有差

六年正月詔曰往歲水旱蝗蟲為災穀價騰躍人用困乏

朕惻然愍之其命二千石勉加循撫無令失職。六月詔

曰夫張官置吏所以為人而今百姓遭難戶口耗少而縣

官吏職所置尚繁其令司隸州牧各實所部省減吏員縣

國不足置長吏可并合者并必於廷反於是條奏并省四百餘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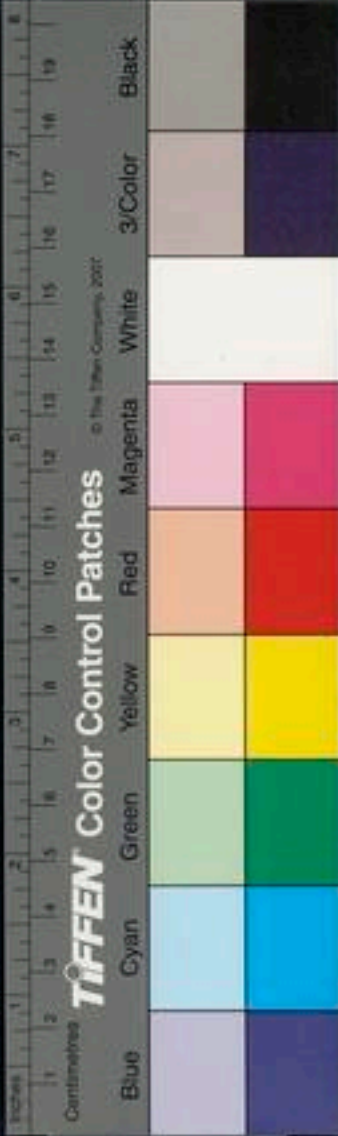
吏職減損十置其一

致堂胡氏曰是故王莽建諸侯千有八百人附城之數

亦如之俸祿不給取足於民立召土崩之禍光武初起

若拘滯俗見必曰當不吝爵祿收新附之心不當省給

負位失士夫之望也即位既六年矣天下向平是又常



人欲增修文物粉飾治具之疇而乃獨見遠覽併縣國
損吏負其後文書調後亦從簡省天下晏然不知勞擾
猶畜魚而裕其水牧羊而豐其草也可謂深知人主繼
天之職矣赫然中興不亦宜乎又按此詔六月所下歲
十二月即詔以往者師旅未解故行十一之稅今糧儲
差積其令收田租三十稅一如舊制嗚乎人君意在斯
民其見效之速如此孟子對齊王所以有不能不為之
論也

○十月勅公卿舉賢良方正各一人百僚並上封事
隱諱○十二月詔曰頃者師旅未解用度不足故行十一

之稅今軍士屯田糧儲差積其令郡國收見田租三十稅

一如舊制景帝二年三十稅一是歲初罷郡國都尉官貢父曰按郡

中尉此特罷郡都尉官耳不當有國守

七年正月詔曰世以厚葬為德薄終為鄙至于富者奢僭
貧者殫財其布告天下令知忠臣孝子慈兄悌弟薄葬送
終之義○三月詔曰今國有衆軍並多精勇宜且罷輕車
騎士材官樓船士及軍假吏令還復民伍癸亥晦日有食
之詔曰吾德薄致災謫見日月其令有司修職任奉遵法
度惠養元元詔百僚各上封事無有所諱其上書者不得
言聖○四月詔公卿司隸州牧舉賢良方正各一人遺詣



公車公車門名

八年閏四月帝自征隗囂河西太守竇融率五郡太守與

車駕會高平潁川盜沒屬縣河東守守兵亦叛貢父曰按

兵不合去大宇九月帝自征潁川盜賊皆降

九年隗囂病死其將王元立冀子純為王○三月初致青

巾左校尉官貢父曰按前史廢置官皆用置字字書置立

致之義可作致字今此官宜作置蓋緣前文逸誤此字改作置免疑

十年冬十月來歙等大破隗純於落門王元奔蜀純降隴

右平

十一年春詔曰天地之性人為貴其殺奴婢不得減罪四

月省大司徒司直官是歲省朔方牧并并州初斷州牧自

還奏事刺史每歲盡則入奏事京師今斷之袁帝改制史曰州牧

十二年夏甘露降○六月黃龍見○十一月吳漢滅宮與

公孫述戰於成都大破吳漢屠成都夷述宗族詔邊吏有

力不足戰則守追虜料敵不拘以逗留法通是曲行避敵也漢法軍行

遣驃騎大將軍杜茂將眾郡施刑屯北邊留畏憚者所通古注字

築亭候修烽燧晝則燔燧夜則舉烽

十三年正月詔曰往年已勅郡國異味不得有所獻御今

猶未止非徒有豫養導擇之勞至廼煩擾道上疲費過數

其令太官勿復受太官掌御膳飲食○二月宗室及絕國封侯者

漢書卷之三十一 地理志第十一



東漢書卷之第二 六十五 九 辰 達

凡一百三十七人丁巳降趙王良為趙公太原王章為齊公魯王興為魯公唐午以殷紹嘉公孔安為宋公周承休公姬常為衛公省并西京。四月吳漢自蜀還於是大饗將士班勞策勲班布也勞力到反備布勞功臣增邑更封米之有功者策書紀其勲三百六十五人其外咸恩澤封者四十五人罷左右將軍官建威大將軍耿弇罷益州傳送公孫述鼓師郊廟樂器葆車與輦於是法物始備時兵革既息天下少事文書調後務從簡寡至廼十存一焉。九月日南徼外蠻夷獻白雉白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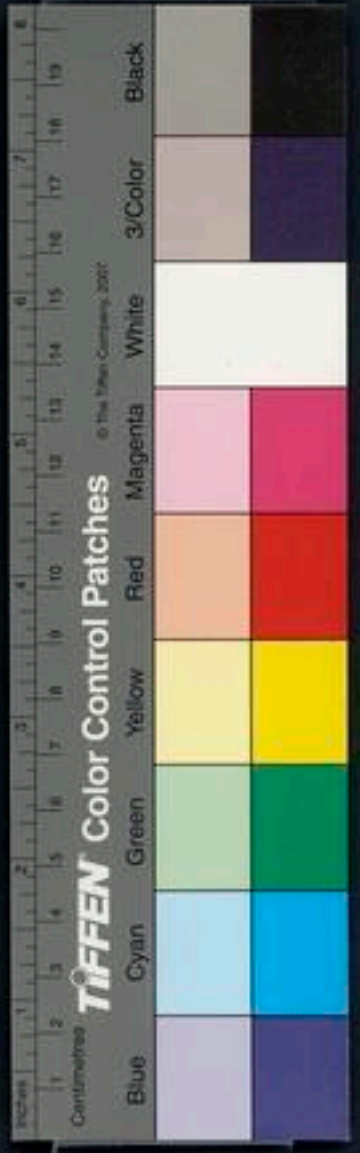
十四年四月封孔子後志為褒成侯越雋人任貴自稱太

守遣使奉計計請人姓名籍若今計帳是歲莎車國都善國遣使奉

並西域國都市戰反

十五年吳漢上書請封皇子廼詔曰臣議高密侯禹等奏曰高祖聖德光有天下亦務親親封立兄弟諸子陛下德橫天地興復宗統褒德賞勳功臣小室咸蒙封爵今皇子賴天能勝衣趨拜陛下宜定號位以廣藩輔厭塞衆心制曰可六月復致屯騎長水射聲三校尉官七年改青中左校尉為越騎校尉詔下州郡檢覈墾田頃畝及戶口年紀又考實二千石長吏阿枉不平者

十六年春交趾女子徵側反略有城邑。九月郡國群盜



處處並起。十月遣使者下郡國聽群盜自相糾擿。

也。於是更相追捕賊並解散徙其魁帥於他郡賦田受粟。

說文粟賜穀也。筆錦反。使安生業自是牛馬放牧邑門不閉。是歲

始行五銖錢。武帝始為王莽時廢今始行之。

十七年十月廢皇后郭氏為中山太后立陰氏為皇后。

幸章陵修園廟祠舊宅觀田廬置酒作樂賞賜時宗室諸

母因酣悅相與語曰文叔少時謹言與人不歛曲唯直柔

耳今迺能如此帝聞之大笑曰吾理天下亦欲以柔道行

之。是歲莎車國遣使貢獻。

十八年罷州牧置刺史。武帝初置部刺史成帝更置牧表帝復為刺史又復為牧經王莽變

建武元年後置刺史今改置刺史

十九年春追尊孝宣皇帝曰中宗夏伏波將軍馬援破交

趾斬徵側等。六月詔曰春秋之義立子以貴東海王

皇后之子宜承大統皇太子彊崇執謙退願備藩國父子

之情重又違之其以彊為東海王立陽為皇太子改名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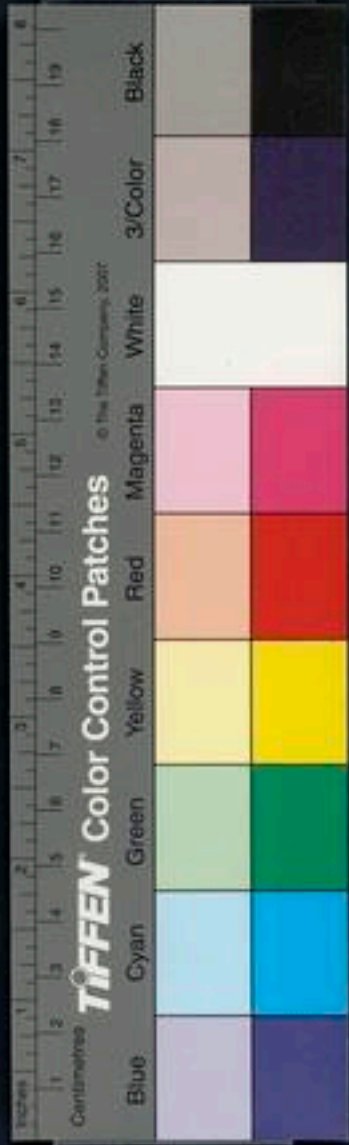
二十二年省五原郡復濟陽縣徭役六歲

二十一年冬鄯善車師等十六國皆遣子入侍奉獻願請

都護。宣帝置秩比二千石總護南北道。帝以中國初定未遑外事迺還其

侍子厚加賞賜

二十四年正月匈奴薁鞬上於六反下紀言反日逐王比遣使款五



東漢書卷之九十一 光武紀 十一 原塞求扞禦北虜十月比自立為南單于於是分為南北
匈奴

三十六年正月詔有司增百官奉扶用其千石以上減於

西京舊制六百石已下增於舊秩遣中郎段郴丑林授南

單于重綬通鑑考異曰帝紀今年春使段郴賜重綬置使

匈奴中郎據匈奴亦未知決在何時或者今春置之至傳賜重綬秋其置令入居雲中始置使匈奴

中即將將兵衛護之南單于遣子入侍奉奏詣闕於是雲

中五原朔方北地定襄鴈門上谷代八郡民歸於本土

二十七年五月詔曰昔契作司徒禹作司空皆無大名其

令二府去大又改大司馬為太尉以太僕趙喜為太尉大

司農馮勤為司徒

二十八年正月賜東海王疆虎骨旄頭鐘虜之樂○十月

北匈奴遣使貢獻乞和親

二十九年二月日食遣使者舉冤獄出繫囚賜天下男子

爵人二級繹寡孤獨篤癯者不能自存者粟人五斛

三十年三月東巡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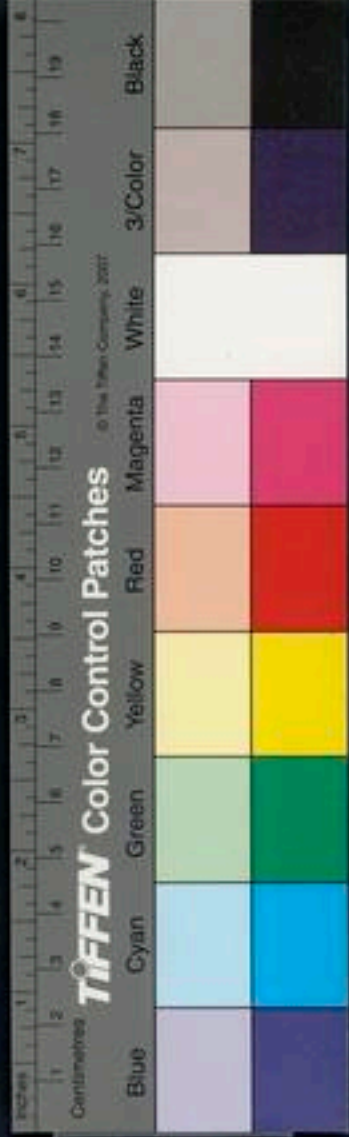
三十一年陳留雨穀形如稗實稗草之似穀者蕭憚反

中元元年正月東巡狩通鑑考異曰中元元年四月改元

建武中元元年紀年通譜云昔紀志俱出范氏而所載不

同此必傳寫脫誤今官書界經抄定學考失於稽審但見

故元後有建武二字轉以意刪去斯為謬矣梁武帝大



二月幸魯進幸泰山辛卯柴望岱宗登封泰山甲午禪于

梁父岱宗泰山也梁父泰山下小山也封謂聚土為壇禱謂除地而祭改禱為禱神之也○夏京師

醴泉湧出飲之者痼疾皆愈又有赤草生於水涯郡國頗

上甘露群臣奏言地祇靈應而朱草萌生考經按神契曰德至草木即朱

草生孝宣帝每有嘉瑞輒以改元神爵五鳳甘露黃龍列為

年紀蓋以感致神祇表章德信是以化致升平稱為中興

今天下清寧靈物仍降陛下情存損挹推而不居豈可使

祥符顯慶沒而無聞宜令太史撰集以傳來世帝不納常

自謙無德每郡國所上輒抑而不當故史官罕得記焉○

是歲初起明堂靈臺辟雍及北郊兆域宣布圖讖於天下

三年正月初立北郊祀后土。二月帝崩年六十二遺詔

曰朕無益百姓皆從孝文制度務從約省葬原陵。初帝

在兵間久厭武事且知天下疲耗思樂息肩自隴蜀平後

非倣急未嘗復言軍旅皇太子嘗問攻戰之事帝曰昔衛

靈公問陳孔子不對此非爾所及每旦視朝日不迺罷數

引公卿即將講論經理夜分迺寐皇太子見帝勤勞不怠

承閒諫曰陛下有禹湯之明而失黃老養性之福願願愛

精神優游自寧帝曰我自樂此不為疲也雖身濟大業兢

兢如不及故能明慎政體總攬權綱量時度力舉無過事

退功臣而進文吏戢弓矢而散馬牛雖道未方古斯亦止



戈之武焉左傳曰於文止戈為武

論曰皇考南頓君初為濟陽令以建平元年十二月甲

子夜生光武於縣舍有赤光照室中欽異焉使卜者王

長占之長辟左右辟平曰此兆吉不可言是歲縣界有

嘉禾生一莖九穗因名光武曰秀明年方士有夏賀良

者上言哀帝云漢家歷運中衰當再受命於是改號為

太初元年稱陳聖劉太平皇帝以厭勝之及王莽篡位

忌惡劉氏以錢文有金刀故改為貨泉或以貨泉字又

為白水真人後望氣者蘇伯阿為王莽使至南陽遙望

見春陵郭擘曰擘子氣佳哉鬱鬱葱葱然及始起兵還

春陵遠望舍南火光赫然屬天有頃不見初道士西門

君惠奉守等亦云劉秀當為天子其王者受命信有符

乎不然何以能乘時龍而御天哉

贊曰炎正中微大盜移國漢以火德故曰炎正九縣颯回三精霧

塞九縣九州也颯回謂人厭淫詐神思反德光武誕命

靈脫自甄沉幾先物深畧緯文尋邑百萬貔虎為群長

轂雷野高鋒慧雲長轂兵車雷野言其聲英威既振新

都自焚王莽初封虔劉庸代紛紜梁趙虔劉皆教也謂

三河未澄四關重擾三河河南

也謂劉永趙謂王即也未澄謂朱鮪等据洛州未歸光武也四關謂長安四



掘諸神旌廼顧神者猶言神兵神笑遶行天討金湯失險金城車

書共道靈慶既啓靈慶謂人謀咸贊明明廟謨赴赴雄

斷赴赴武貌於赫有命系隆我漢於赫歎美之辭於

互註陛下聖德隆興臣願待奉威命開以丹青之信

來欽審黃石存包桑閉玉關以謝西域之質卑辭幣

以禮匈奴之使城宮中興二十八將前世以為上應

二十八宿觀其治平臨政課職責符將所謂道之

以政齊之以刑者乎馬武陛下恢廓大度同符前祖

迺知帝王自有真也上才明勇略非人敵也且開

心見誠無所隱伏闊達多大節略前世無比馬援時

內外群官多帝自選舉加以法理嚴察職事過苦尚

書近臣至迺捶撲牽曳於前群臣莫敢正言申屠校

戈講執息馬論道梁華帝以二千石長吏多不勝任

時有纖微之過者必見斥罷交易紛擾百姓不寧浮

上疏諫自是易代頗簡帝時用明察不復委任三

府而權歸刺舉之吏浮復上疏朱浮不階尺土一民

之柄同符乎祖克已復禮以奉終始允恭乎孝文

憲章稽古封岱勒成儀炳乎世宗仁聖之事既該帝

王之道備矣班固愠數世之失權忿彊臣之竊命矯

枉過直政不任下雖置三公事歸臺閣仲長創基冰

東漢書卷之第二



泮之上立足枳棘之林擢賢於衆愚之中盡功於無
 形之世崇禮義於交爭循道化於亂離黃瓊傳中興以
 後復增敦朴有道仁賢能直言獨行高節質直清白
 敦厚之屬榮路既廣缺望難裁左推論雖中興在運漢
 德重開而保身懷方彌相襲慕去就之節重於時矣
黨錮長於民間頗達情偽見稼穡艱難百姓病害至
 天下已定務用安靜解王莽之繁密還漢世之輕法
 身衣大練衣無重綵耳不聽鄭衛之音手不持珠玉
 之玩宮房無私愛左右無偏恩數引公卿即將列于
 禁坐廣求民瘼觀納風謠故能傳內外匪懈百姓寬息

然建武永平之間吏事刻深亟以謠言單辭轉易守
 長故朱洋敷上諫書箴切峻政衛史傳序光武中興愛好
 經術未及下車而先訪儒雅採求闕文補綴漏逸先
 是四方學士多懷協圖書遁逃山林自是莫不抱負
 遺策雲會京師修起太學稽式古典服方領習矩步
 者委蛇乎其中儒林傳序干戈稍戢專事經學儒林傳論立號
 高邑舉旗四麾首策之臣運籌出奇虓怒之旅如虎
 如螭師之所向無不披靡杜篤傳側席幽人求之若不
 及旌帛蒲車之所召責相望於殿中矣建武傳

明帝



顯宗孝明帝諱聃

諡法照時四方曰明古今注曰聃之字曰聃

光武第四子也

母陰皇后帝生而豐下

光武生於五原也

十歲能過春秋光

武奇之建武十五年封東河公十九年立為皇太子師事

博士桓榮學通尚書中二年二月即帝年三十四月詔

曰先帝受命中興德備帝王協和萬邦假於上下假音懷

柔百神惠於鰥寡朕承人運繼體守文不知稼穡之艱難

懼有廢失聖恩遠戒顧重天下以元元為首公卿百僚將

何以輔朕不逮高密疾禹元功之首東平王蒼寬博有謀

並可以受六尺之託臨大節而不撓其以禹為太傅蒼為

驃騎將軍。十二月詔曰方春戒節人以耕桑其勅有司

務順時氣使無煩擾今選舉不實私佞未去權門請託

吏放手放手謂貪百姓愁怨情無告訴有司明奏罪名

正舉者舉非其人非正舉主之罪

永平二年正月宗祀光武於明堂帝及公卿列侯始服冠

冕衣裳玉珮紉纓以行事紉纓鼻頭以青飾之約音物禮畢登靈臺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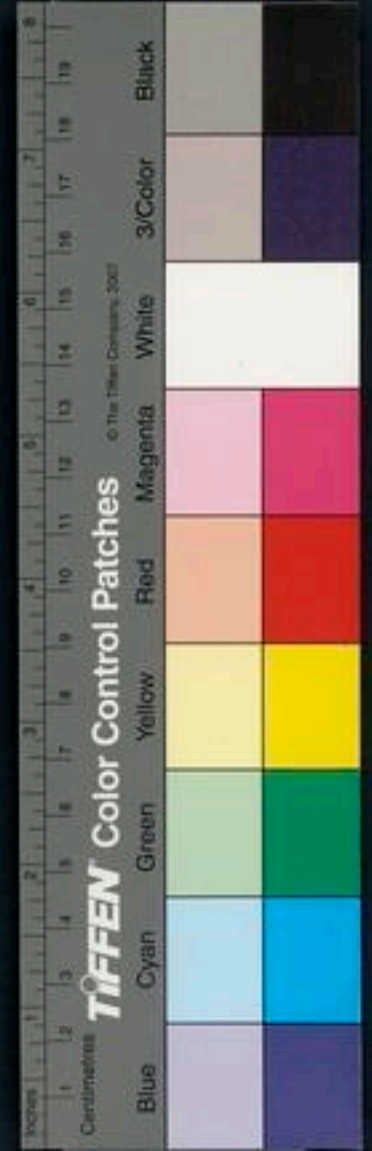
曰宗祀光武皇帝於明堂以配五帝禮備法物樂和八音

詠祉福舞功德其班時令勅群后貢父曰樂此詔方叙行禮事未有勅下語則此

其字為行下文自事畢升靈臺望雲氣吹時律觀物變象

有其令天下云云郡奉計百蠻貢職斯固聖祖功德之所致朕奉承大業親

執圭璧恭祀天地仰惟先帝封泰山建明堂平辟雍起靈



臺恢弘大道被之八極而胤子素性頑鄙臨事益懼百僚

師尹其勉修厥職順行時令敬若昊天以綏兆人。三月

臨辟雍初行大射禮。十月壬子幸辟雍初行養老禮詔

曰光武建三朝之禮而未及臨饗三朝之禮謂中元元年

眇眇小子屬當聖業初行大射復踐辟雍尊事三老兄事

五更安車輦輪供綬執綬侯王設醬公卿饌珍朕親袒割

執爵而酌輦而充反以滿也輦輪五更老人知五祝噎在前

祝噎在後老人食多噎也故置升歌鹿鳴下管新宮八佾

具修萬舞於庭三老率能年耆學明五更桓榮授朕尚書

其賜榮爵關內侯通鑑考異曰帝紀載詔文上言李躬而

下獨封一榮似脫躬字榮傳末脫躬字

西巡狩幸長安祠高廟遂有事於十一陵。是歲始迎氣

於五郊四方之兆各作其

三年正月詔曰朕奉郊祀登靈臺見史官正儀度史官即

也夫春者歲之始也始得其正則三時有成三時謂有

司其勉順時氣勸督農桑。十月蒸祭光武廟初奏文始

五行武德之舞文始本舜韶舞高祖更名文始五行

四年二月詔曰朕親耕籍田以祈農事京師冬無宿雪春

不煥沐煥於六反言煩勞群司積精禱求而比再得時雨

宿麥潤澤有司勉遵時政務平刑罰



六年二月王雒山出寶鼎廬江太守獻之四月甲子詔曰

昔禹收九牧之金鑄鼎以象物使人知神茲不逢惡氣遭

德則興遷于商周周德既衰鼎乃淪亡史記曰周鼎祥瑞

入泗易曰鼎象三公豈公卿奉職得其理邪太常其以禘

祭之日夏祭曰禘禘音滂也夏祭物未成祭尚薄陳鼎於廟以備器用

八年十月臨辟雍養老五更

九年四月詔司隸部刺史歲上墨綬長吏視事三歲已上

理狀尤異者各一人與計偕上借供也所徵之人及充不

政理者亦以聞是歲大有年穀梁曰五穀皆熟書大有年為百姓小疾

開立學校置五經師宋漢經師曰太子諸王及功臣子弟及下

又為外戚樊氏韓氏陰氏馬氏諸子弟立學號四姓小疾

十年閏月南巡狩幸南陽祠舊宅禮畢召校官弟子作雅

樂奏鹿鳴帝自御埴苑和之以娛嘉賓

十一年正月灑湖出黃金廬江太守以獻灑于反時麒麟白

雉醴泉嘉禾所在出焉

十二年正月益州徵外夷哀牢王相率內屬於是置永昌

郡○四月修汴渠○五月詔曰昔曾閔奉親竭歡致養仲

尼葵子有棺無槨喪貴致哀禮存寧儉今百姓送終之制

競為奢靡生者無擔石之儲而財力盡於墳土丁伏臘



無糟糠而牲牢兼於一奠凝破積世之業以供終朝之費史記秦德公始為伏祠月令孟冬之月臘先祖子孫飢寒絕命於此豈祖考之意哉又車服制度恣極耳目田荒不耕游食者眾有司其申明科禁宜於今者

十三年二月帝耕於藉田。四月汴渠成。巡行河渠。詔曰：自汴渠決敗，加頃年以來，雨水不時，汴流東侵，日月益甚，滌濇廣溢，莫測圻岸，蕩蕩極望，不知綱紀。今兗豫之人多被水患，又以為河流入汴，幽冀蒙利，故曰左隄，疆則右隄，傷左右俱疆，則下方傷。宜任水執所，使人隨高而處，公家息壅塞之費，百姓無陷溺之患。議者不同，南北異論，朕

不知所從，久而不決。今既築堤，理渠絕水，立門河汴，分流

復其舊迹，陶丘之北，漸就壤墳。爾雅丘再成曰陶丘，形如墳，墳也。故薦嘉玉，潔牲以禮。河神庶繼世宗，瓠子之作

瓠子，瓠子也。武帝塞瓠子，夾河。

十五年二月，東巡狩，耕于下邳。三月，幸孔子宅，祠仲尼。及七十二弟子，親御講堂，命皇太子諸王說經。冬，車騎

校獵上林苑。校獵，謂以木相貫穿為網，設以逐禽獸。

十七年正月，甘露降於甘陵。是歲，甘露仍降。通鑑考異曰：帝紀云甘露降於甘陵，是歲甘露降於甘陵，是歲甘露降於甘陵。

降，甘陵皇后紀云：謁原陵，甘露降於樹。然則實降原陵也。帝紀誤以原為甘。樹枝內附。連枝，芝

草生殿前，神雀五色，翔集京師。西南夷哀牢僭耳，僭號



東漢書卷之第... 日帝... 不... 木

木白狼動黏諸種前後慕義貢獻國語曰焦尺三西域諸國遣

子入侍。夏五月戊子公卿百官以帝威德懷遠祥物顯

應迺並集朝堂奉觴上壽。十一月遣奉車都尉竇固駙

馬都尉耿秉騎都尉劉張出敦煌昆侖塞擊破白山虜於

蒲類海上遂入車師白山冬夏有雪故曰白山匈奴初置西

域都護戊巳校尉宣帝置都護元帝置戊巳校尉戊

十八年四月詔曰自春以來時雨不降其理免獄錄繫

二千石分禱五獄四瀆郡界有名山大川能興雲致雨者

長吏各潔齋禱請冀蒙嘉澍對之成反時雨。八月帝崩

年四十八葬顯節陵。帝遵奉建武制度敢違者後宮

之家不得封侯與政館陶公主光武為子求却不許而賜

錢千萬謂群臣曰即官上應列宿出宰百里史記曰太微

即位苟非其人則民受其殃是以難之故吏稱其官民安

其業遠近肅服戶口滋殖焉

論曰明帝善刑理法令分明日晏坐朝幽枉必達內外

無倖曲之私在上無矜大之色斷獄得精精居前代十二

計斷其二故後之言事者莫不先建武永平之政而鍾

離意宋均之徒常以察慧為言並見本傳夫豈弘人之度未

優乎

贊曰顯宗丕承業業兢兢危心恭德攻察姦勝姦勝猶



備章朝物

朝儀文物

省薄墳陵永懷廢典下身導道

廢典謂明堂辟

雍之禮歷漢不行下身謂進爵授綬之類登臺觀雲臨雍拜老懋惟帝績增

光文考

互註追感前世功臣迺圖畫二十八將於南宮雲臺

馬武論

垂情古典游意經藝每享射禮畢正坐自講又

多召名儒布在廟廊

樊豐

至於永平之際重熙而累

治盛三雍之上儀脩袞龍之法服去後宮之麗飾損

乘輿之服御除宮商之淫業興農桑之上務

帝性褊察好以耳目隱發為明故公卿大臣數被詆毀

近臣尚書以下至見提曳

鍾離意

為四姓小侯開學於

南宮置五經師

張翕

坐明堂而朝群后登臺以望雲

物袒創辟雍之上尊養三老五更饗射禮畢帝正坐

自講諸儒執經問難於前冠帶縉紳之人園橋門而

觀聽者蓋億萬

計儒林言

東漢先生東漢詳節卷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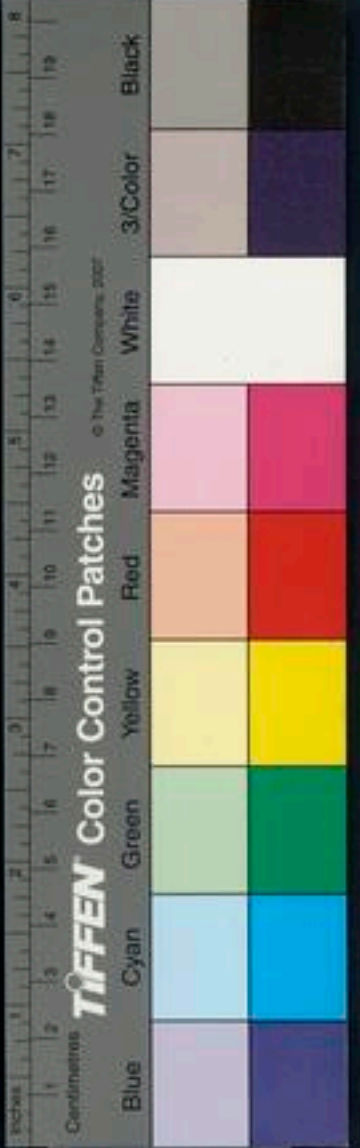
東漢書卷之第二

月廿巳

三二

辰

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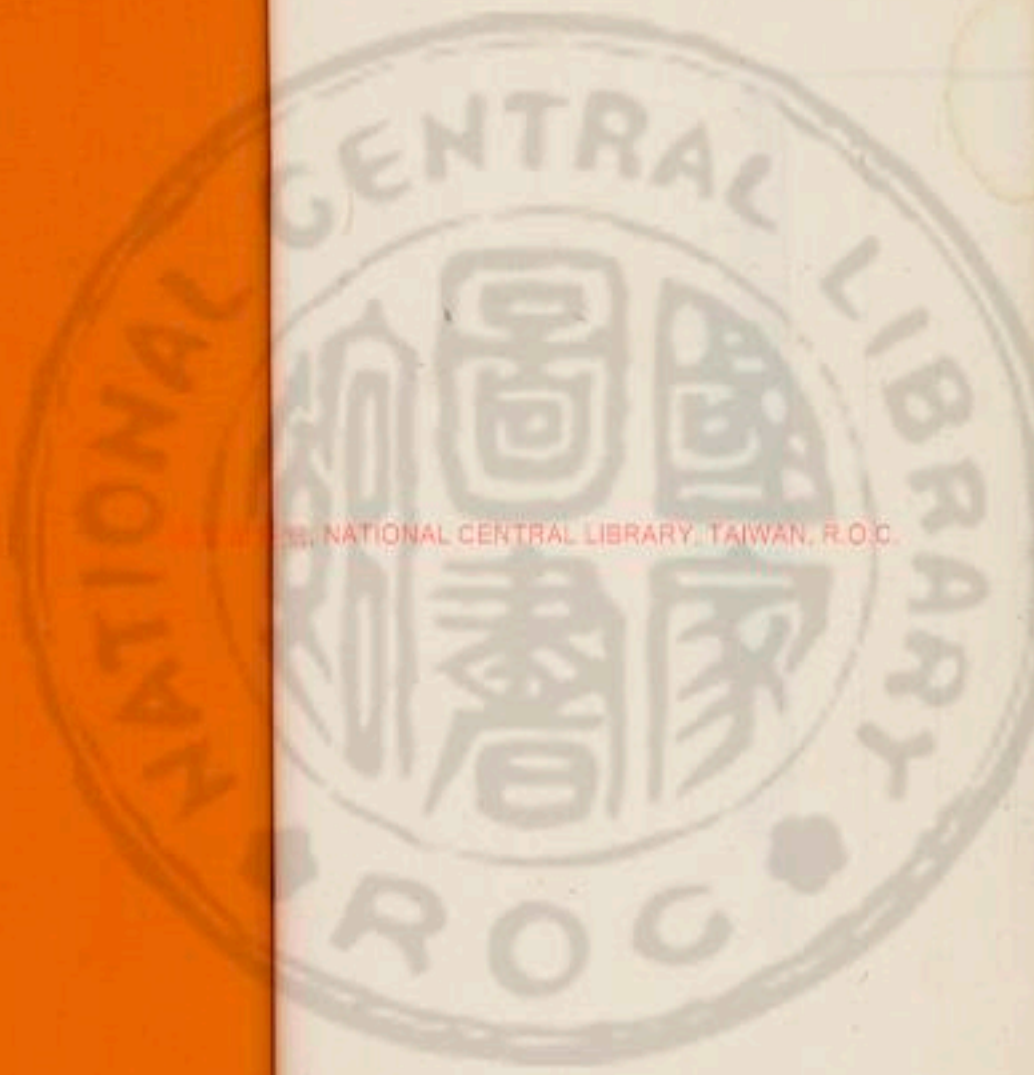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PEEN, R.O.C.

東漢書卷之九十一
日帝紀
三十二
方
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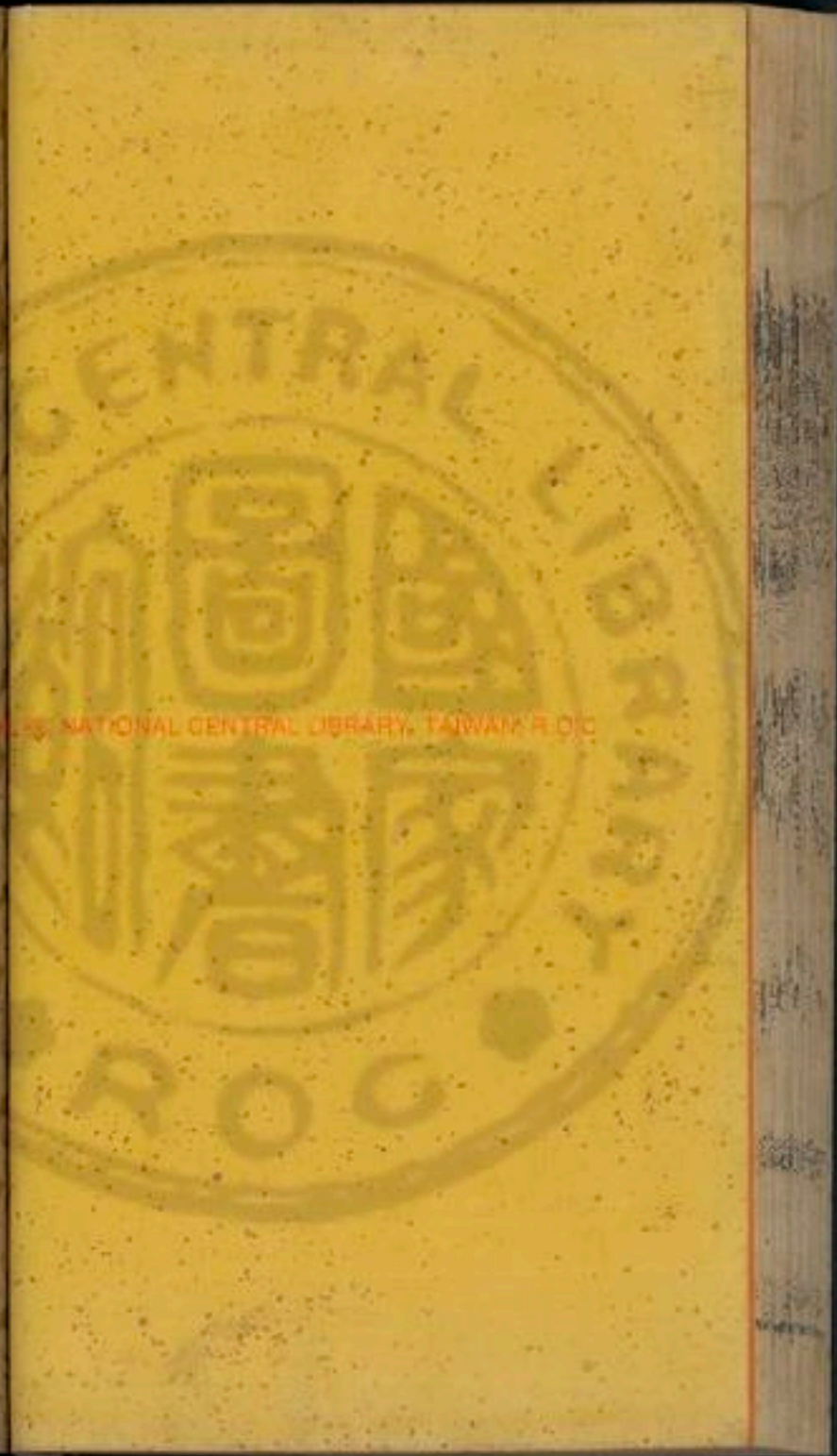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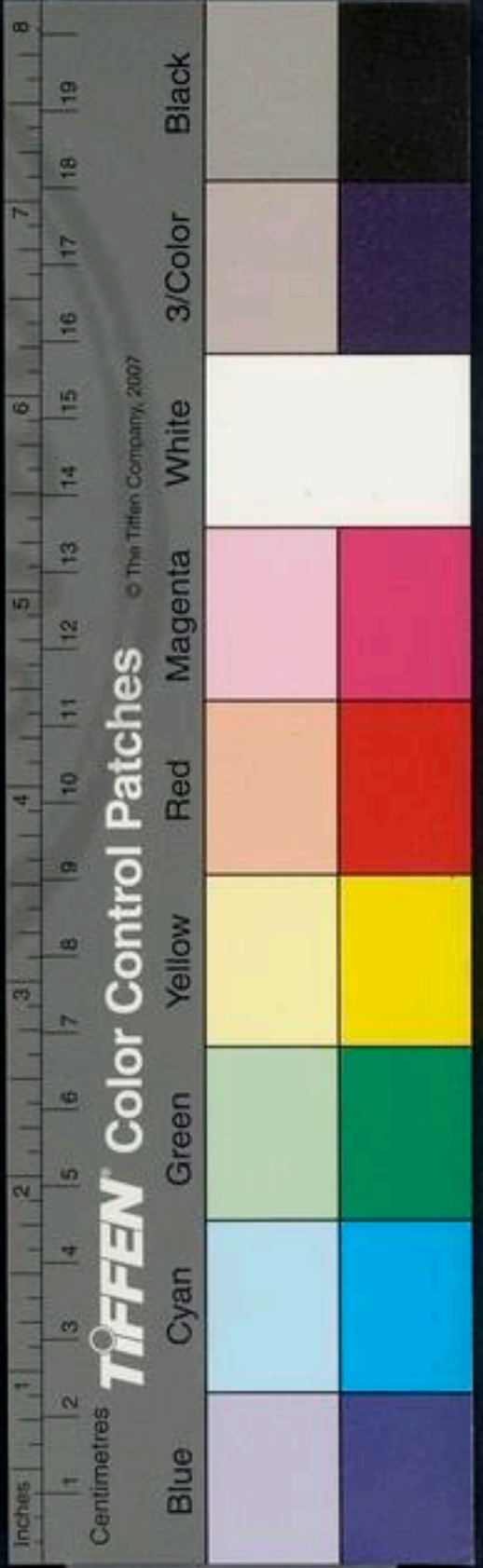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UNIVERSITY OF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229672 v. 2



東萊先生東漢詳節卷之二

帝紀

章帝

肅宗孝章帝諱炟顯宗第五子也蓋法溫克今儀口章古

丁連母曹貴人永平三年立為皇太子少寬容好儒術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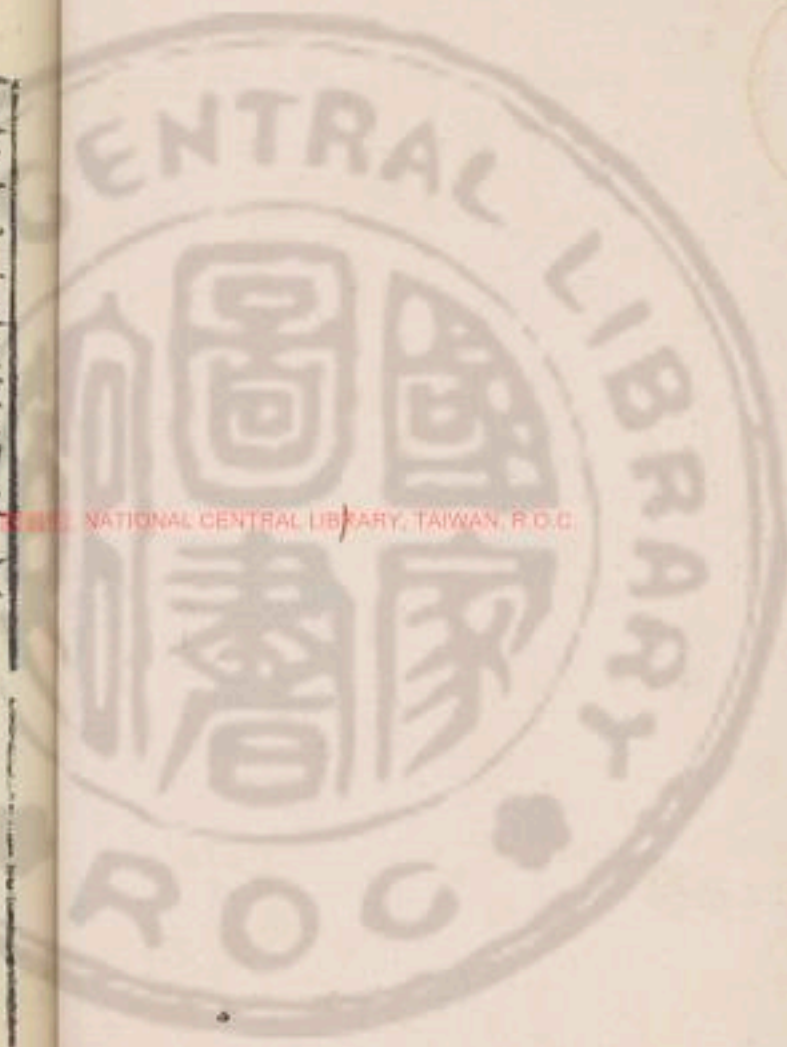
宗器重之十八年八月即位年十九。冬十月詔曰朕深

惟守文之主必建師傅之官三事大夫莫肯夙夜小雅之

所傷也三事三公也諸侯隨行者不肯晨夜省王在外三公及予違汝弼汝無尚

從股肱之正義也群后百僚勉思厥職各貢忠誠以輔不

逮。十一月晦日有食之於是避正殿寢兵不聽事五日



東漢書卷之三十一 章帝紀

詔有司各上封事有司奏言孝明劬勞日昃身御浣衣食
無兼珍澤臻四表遠人慕化僬僥儋耳款塞自至克伐鬼
方遠開道西域威靈廣被無思不服備三雍之教躬養老
之禮作登歌正雅樂博貫六藝不舍晝夜功烈光于四海
仁風行於千載而深執謙謙稱不德無起寢廟宜尊廟曰
顯宗其四時禘祫於光武之堂間祀共進武德之舞制曰
可

建初元年正月詔曰有司明慎選舉進柔良退貪猾順時
令理寃獄五教在寬帝典所美愷悌君子大雅所歎布告
天下使明知朕意。三月詔曰昔仲弓季氏之家子孫

武城之小宰孔子猶誨以賢才問以得人明政無大小以
得人為本夫鄉舉里選必累功勞今刺史守相不明真偽
茂才孝廉歲以百數既非能顯而當授之政事甚無謂也
每舉前世舉人貢士或起畎畝不繫閭閻史記曰明其等
闕敷奏以言則文章可採明試以功則政有異迹文質彬
彬朕甚嘉之其令太傅三公中二千石二千石郡國守相
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之士各一人。五月初舉孝廉
郎中寬博有謀任典城者以補長相長謂縣長

三年詔曰今貴戚近親奢縱無度嫁娶送終尤為奢侈有
司廢舉不肯舉察春秋之義以貴理賤今自三公並宜明



東漢書卷之六十一 卷之六十一 卷之六十一 卷之六十一

糾非法最振威風朕未知稼穡之艱難區區管窺豈能照

一隅哉廿六科條制度所宜施行在事者備為之禁先京師

而後諸百冬。四月詔齊相省水統方空穀吹綸絮統素色水言色

三年正月宗祀明堂禮畢登靈臺望雲物。三月立竇氏

為皇后昇公歲零陵獻芝草

四年四月立皇子慶為皇太子。十一月詔曰三代導人

教學為木漢承暴秦褒顯儒術建立五經為置博士其後

學者精誼雖曰承師亦別名家孝宣帝以為去聖久遠學

不厭博考遂立大小夏侯尚書以又立京氏易至建武中

後置顏氏嚴氏春秋大小戴禮博士此皆所以扶進微學

尊廣道藝也嚴氏謂嚴彭祖顏氏謂顏安

中元元年詔曰五經章句煩多議欲減省至永平元年長

水校尉修奏言先帝大業當以時施行欲使諸儒共正

經義今學者得以自助於是下太常將大夫博士議即

官及諸生諸儒會白虎觀講議五經同異使五官中郎將

魏應承制問淳于恭奏帝親稱制臨決如孝宣甘露石渠

故事前書甘露二年詔諸儒講五經異同作白虎議奏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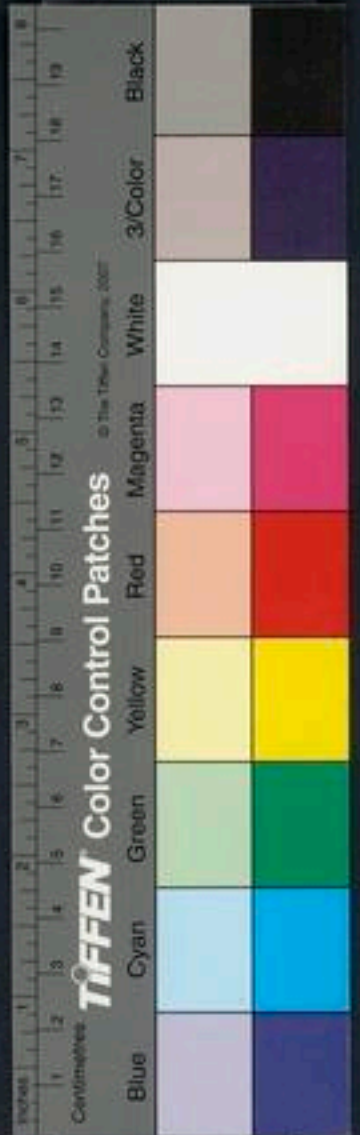
通。是歲甘露降

五年春庚辰日食詔公卿舉直言極諫能指朕過失者各

通。是歲甘露降

五年春庚辰日食詔公卿舉直言極諫能指朕過失者各

五年春庚辰日食詔公卿舉直言極諫能指朕過失者各



一人遣詣外... 覽開焉其以嚴穴為先勿取浮華。
甲申詔曰去秋雨澤不適今特復旱其令二十石理冤獄
錄輕繫禱五嶽四瀆及名山能興雲致雨者務加敬焉。
五月詔曰朕思遲直士側席異聞遲希其先至者各以發
憤吐懣略聞子大夫之志矣皆欲置於左右顧聞省納建
武詔書又曰堯試臣以職不直以言語筆札今外官多曠
並可以補任。冬始行月令迎氣樂。是歲零陵獻芝草
。有八黃龍見

七年六月廢皇太子慶為清河王立皇子肇為皇太子。

八月飲酎高廟禘祭光武孝明正月旦作酒八月成十月

岐山得銅器形似酒罇獻之又獲白鹿

八年十二月詔曰五經剖判去聖彌遠章句遺辭乖疑難
正恐先師微言將遂廢絕非所以重稽古求道真也其令
群儒選立博士受學左氏穀梁春秋古文尚書毛詩以扶
微學廣帝業焉

元初元年正月中山王馬來朝日南徼外蠻夷獻白犀白
雉。十二月詔曰往者妖言大獄所及廣遠一人犯罪禁
至三屬族母莫得垂纓任宦王朝如有賢材而沒齒無
用朕甚深謝之非所謂與之更始也諸以前妖惡禁錮者一
皆蠲除之但不得在宿衛而已



東漢書卷之三十一 章帝紀 四 木

三年正月詔曰諸懷姙者也賜胎養穀人三斛。又詔

三公曰俗吏矯飾外貌似是而非揆之人事則悅耳論之

陰陽則傷化朕甚厭之甚苦之安靜之吏悃悃無華細若

輒爭過一及日計不足月計有餘如襄城令劉方吏人同聲

謂之不煩雖未有他異斯亦殆近之矣聞敕二千石各尚

寬明而今富姦行賂於下貪吏枉法於上使有罪不論而

無過被刑甚太逆也夫以苛為察以刻為明以輕為德以

重為威四者或興則下有怨心吾詔書數下冠蓋接道而

吏不加理人或失職其外安在勉思舊令稱朕意焉。二

月甲寅始用四分歷續漢書曰時符詔張盛京房然崇等

以四分歷請與符詔楊岑等共撰歲

餘經等所中多四分之歷始廢施行。通鑑考異曰按

符初已廢太初用三統歷今云太初歷失天益遠蓋考

中與衰養歷復用太初也續漢志又云自太初元年始

用三統歷後二統歷漸廢所遺云太初元年始用誤矣。

詔曰今山川鬼神應典禮者尚未咸秩其議增修群祀以

祈豐年。鳳凰集肥城山郡。乙丑帝耕於定陶詔曰三

老尊年也孝悌淑行也力田勤勞也國家甚休之其賜帛

人一匹勉率農功。辛未幸泰山柴告岱宗有黃鸝二十

從西南來經祠壇上宗祀五帝于汶上明堂前書曰上作

。三月祀孔子於闕里及七十二弟子賜褒成侯及諸孔

男女帛。七月詔曰春秋於春每月書王者重三正慎三

微也三正天地人之正所以有三考由是三微之月三律



十二月立春不以報囚報猶論也月令冬至之後有順陽助生

之文而無鞠獄斷刑之政朕咨訪儒雅稽之典籍以為王

者生殺宜順時氣其定律無以十一月十二月報囚。九

月詔鳳凰黃龍所見亭部無出二年租賦東觀記曰黃龍見肥城句嶽亭

魏書。十一月日南至初閉關梁易曰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

三年詔曰君人者視民如父母有憺怛之憂有中和之教

匍匐之救其嬰兒無父母親屬及有子不能養食者稟給

如律。辛丑帝耕于櫟

章和元年七月詔曰明君之德啓迪鴻化緝熙康乂光昭

六幽謂六合幽仁風翔于海表威靈行乎鬼區即鬼然後

膺五福之慶獲來儀之貺乃者鳳凰仍集麒麟並臻甘露

宵降嘉穀滋生芝草之類歲月不絕朕夙夜祇畏上天無

以彰于先功今改元和四年為章和元年。是歲月氏國

遣使獻扶拔師子扶拔似麟無角拔步未反

三年帝崩年三十二遺詔無起寢廟一如先帝法制葬敬

陵

論曰魏文帝稱明帝察察章帝長者章帝素知人厭明

帝苛切事從寬厚感陳寵之義除慘獄之科深元元之

愛著胎養之令奉承明德太后盡心孝道割裂名都以

崇建周親周至平徭簡賦而人賴其慶又體之以忠恕

更漢書卷之三十一 章帝本紀 五



文之以禮樂故迺蕃輔克諧群后德讓謂之長者不亦
宜乎在位十三年郡國所上符瑞合於圖書者數百千
所嗚呼懋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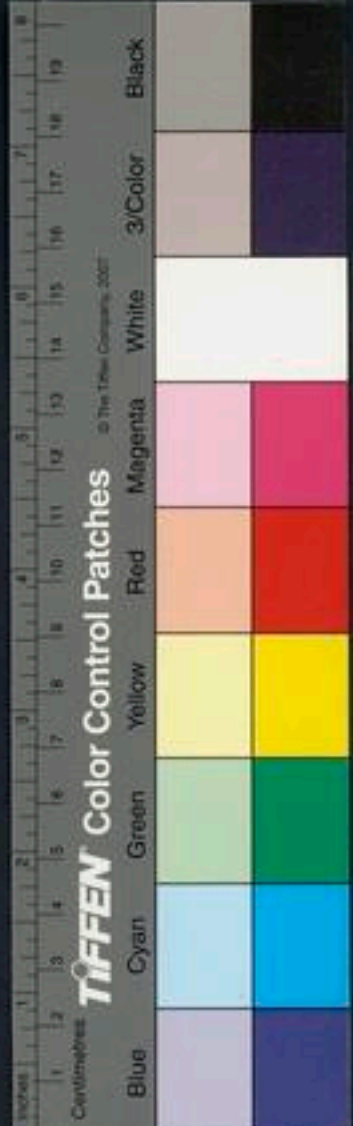
贊曰肅宗濟濟天性禮梯於穆后德諒惟淵澂左右甄
文斟酌律禮魏文謂諸儒講五經同異帝制論夾律謂物立春不以報因禮節於禘禘之屬
思服帝道弘此長慈儒館獻歌催駟上四戎序虛候氣
調時豫憲平人富

互註上欲制定禮樂詔曰河圖稱赤九會昌十世以
先十一以興尚書璇璣鈴曰述堯理世平制禮樂放
唐之文及召宴條正褒及次序禮事依準舊典維以

五經讖記之文終始制度為百五十篇上之曹褒永
言前王明發興作專命禮臣撰定國憲洋洋乎盛德
之事焉上同雅好文章班固是時承永平故事吏政尚
嚴切尚書決事率近於重寵以帝新即位宜改前世
苛法陳寵建初中大會諸儒於白虎觀考詳同異連
月迺罷肅宗親臨稱制如石渠故事係林禮鄭均而
徵高鳳以成其節逸民

和帝

孝和帝諱肇益法不剛不柔曰和古肅宗第四子也母梁
貴人為竇后所譖憂卒后卷帝以為己子建初七年立為



皇太子章和二年即位年十歲太后臨朝。三月有司奏孝章皇帝崇弘鴻業德化普洽垂意黎民留念稼穡文加殊俗武暢方表戒惟人面無思不服巍巍蕩蕩與比隆周頌曰於穆清朝肅雖顯相請上尊廟曰肅宗共進武德之舞制曰可。四月詔曰昔孝武致誅胡越故權收鹽鐵之利以奉師旅之費自中興以來匈奴未賓先帝務休力後然猶深思遠慮安不忘危復收鹽鐵欲以防備不虞而吏多不良動失其便以違上意先帝恨之故遺戒郡國罷鹽鐵之禁縱民鑄煮入稅縣官如故事將官謂天子其申勅刺史二千石奉順聖旨勉弘德化

永元元年六月將軍竇憲出雞鹿塞在朔方北與北匈奴戰於稽落山大破之追至和渠北鞬海憲遂登燕然山刻石勒功而還

三年正月皇帝加元服元首也謂加冠於首。十一月詔曰高祖功臣蕭曹為首有傳世不絕之義曹相國後容成疾無嗣忠

義獲寵古今所同可求近親宜為嗣者須景風紹封以章厥功五經通義曰景風至則封有功

四年六月竇憲潛圖弒逆詔收憲印綬憲自殺

五年正月宗祀五帝於明堂遂登靈臺望雲物。三月詔曰選舉良才為政之本科別行能必由鄉曲而郡國舉吏



不加簡擇故先帝明勅在所令試之以職乃得充選又德行尤異不須經職者別署狀上而宣布以來在位不以選舉為憂督察不以發覺為負負亦憂也是以庶官多非其人遣使者分行貧民舉實流宄散也流散者舉其實而給之開倉賑廩三十餘郡

六年正月永昌徼外夷遣使譯獻犀牛太象。三月詔舉

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之士各一人詔嚴宄披幽隱遣詣

公車署名也帝親臨策問選補郎吏。七月京師旱幸洛陽

寺寺名也錄囚徒舉寃獄未及還宮而澍雨。西域都護班

超大破焉耆尉黎斬其王自是西南降服納質者五十餘

國

七年四月日食詔有司詳選郎官寬博有謀才任典城者

三十人任人既而悉以所選郎出補長相

八年立陰氏為皇后

十年三月詔曰隄防溝渠所以順助地理通利壅塞今廢

慢懈弛不以為負刺史二千石其隨宜疏導

十三年正月帝幸東觀覽書林閱篇籍博選術藝之士以

充其官。十二月詔緣邊郡口十萬以上歲舉孝廉一人

不滿十萬二歲舉一人五萬以下三歲舉一人

十四年三月臨辟雍饗射。六月廢皇后陰氏十月立鄧



氏為皇后

十五年十二月有司奏以為夏至則微陰起靡草死可以
決小事是歲初令郡國以日北至案薄刑

十六年二月詔交豫徐冀四州比年雨多傷稼禁沽酒

元興元年十一月崩年二十七廟曰穆宗。自竇憲誅後

帝躬親萬機每有災異輒延問公卿極言得失前後符瑞

八十一所自稱德薄皆抑而不宣舊南海獻龍眼荔枝十

里一置南海郡本置今屬州縣也置驛驛也五里一候奔騰阻險死者繼路

時臨武長唐羌縣接南海乃上書陳狀帝下詔曰遠國珍

羞本以薦奉宗廟苟有傷害寧愛民之本其勅太官勿復

受獻由是遂省焉

論曰自中興以後逮于永元雖頗有弛張而俱存不擾

是以齊民歲增闢土世廣徧師出塞則漠北地空都護

西指則通譯四萬豈其道遠三代術長前世將服叛去

来自有數也帶上曼孝和切冲即位年十有四而能誅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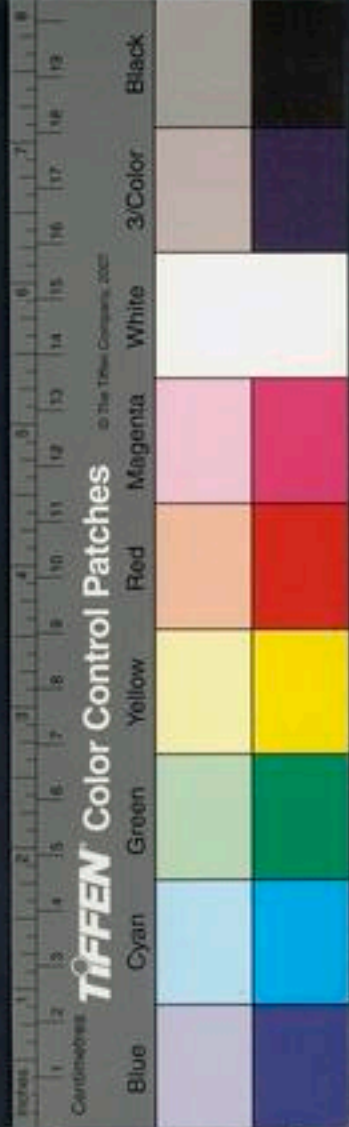
年問無大過舉尊信儒術友愛兄弟優禮賢者克納嘉

言四夷布使中國威靖方之章帝實乃過之而作史者

殤帝

孝殤諱隆和帝少子法起折不成曰殤古即位時誕育

百餘日太后臨朝



東漢書卷之第三 安帝紀 二十 辰 季

延平元年崩年二歲

安帝

恭宗孝安帝諱祐益法寬容和平曰安古肅宗孫父清河

孝王慶母左姬自在邸第數有神光照室又有赤蛇盤於

牀第之間年十歲好學史書者周宣王太史籀所作幼

殤帝崩平原王殤帝痼疾以祐為和帝嗣即位年十三

太后猶臨朝罷魚龍曼延百戲曼延是曼延巨獸反

永初元年三月日食舉賢良方正有道術之士明政術達

古今能直言極諫者。是歲郡國十八地震四十一雨水

或山水暴至二十八風雨雹

二年四月漢陽城中火燒殺三千五百七十人。○七月詔

曰昔在帝王承天理民莫不據璇璣以齊七政其百僚及

郡國吏人貢父曰其百僚按此不成有理明習災異陰

陽之度璇璣之數者各使指變官聞。○九月詔王主官屬

墨綬下至即謂者劉敞刊誤曰按二漢諸侯其經明任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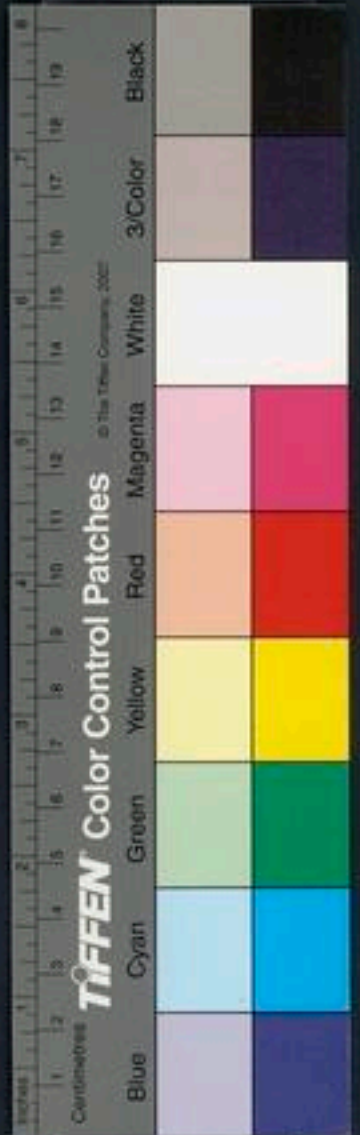
士居鄉里有廉清孝順之稱才任理人者國相歲移名與

計借上尚書公府通調令得外補。○十一月先零羗滇零

稱天子於北地遂寇三輔

三年四月三公以國用不足奏令吏人入錢穀得為關內

侯虎賁羽林郎五大夫官府吏緹騎營士各有差



夏漢書卷之三十一 卷之三十一 十一 季
四年二月詔謁者劉珍及五經博士校定東觀五經諸子
傳記百家藝術整齊脫誤是正文字

五年二月詔省減郡國貢獻太官口食○先零羌寇河東
遂至河內○三月詔隴西徙襄武安定徙美陽北地徙池
陽上郡徙衙○閏月詔舉賢良方正有道術達於政化能
直言極諫之士及至孝與衆卓異者拜遣詣公車○七月
詔舉列將子孫明曉戰陳任將帥者

七年正月皇太后率大臣命婦謁宗廟○五月京師大震
元初元年四月詔舉敦厚質直者各一人

二年正月詔修理西門豹所分漳水為支渠以溉民田○

二月詔修理舊渠通利水道以既公私田疇○四月立閼
氏為皇后

三年正月修理太原舊溝渠溉灌官私田東平陸上言木
連理

四年二月日食

五年七月詔曰舊令制度各有科品欲令百姓務崇節約
而小人無慮不圖久長嫁娶送終紛華靡麗至有走卒奴
婢被綺縠著珠璣京師尚若斯何以示四遠設張法禁懇
惻分明而有司惰任訖不奉行秋節既立鷩鳥將用言有
備將糾其罪且復重申以觀後效○是歲郡國十四地震

東漢書卷之三十一 卷之三十一 十一 季



東漢書卷之三十一 禮樂志第十一

六年二月京師及郡國四十二地震。詔三府選擇屬高第能惠利牧養者光祿勳與中郎將選孝廉郎實博有謀清白行高者出補令長示尉。三月始立六宗祀於洛城西北。

永寧元年四月立子保為皇太子

建光元年四月令公卿郡國舉有道之士各一人。十一

月詔公卿

舉武猛堪將帥者各五人

延光元年八月詔三公中二千石舉刺史二千石令長相

視事一歲以上至十歲清白忠利能勅身率下防奸理煩

有益於人者無拘官簿

無拘官簿謂受起遷之不拘常屬也貢父曰謂受起遷之案文受當

將作

二年正月詔選三署郎及吏人能通古文尚書毛詩穀梁

春秋各一人八月初令三署郎通遠經術任牧民者視事

三歲以上皆得察舉

三年二月幸泰山柴告岱宗祀五帝于汶上明堂。三月

祀孔子及七十二弟子於闕里九月廢太子保為濟陰王

四年三月帝崩年三十二葬恭陵太后臨朝定策立章帝

孫北鄉侯懿十月薨

論曰孝安雖稱尊享御而權歸鄧氏至乃損徹膳服克

東漢書卷之三十一 禮樂志第十一



念政道然令自房帷威不逮遠始失根統歸成陵散遂

復計金授官

初元年令入錢穀得至關內侯也

移民逃寇推咎台衡以

答天肯既云哲婦亦惟家之索矣

贊曰安德不升秕我玉度

成也

降奪儲嫡開萌邪靈

江京

馮石承歡

上賜石寶

楊公逢怒

彼日而微遂侵天路

相侵

順帝

孝順帝諱保

諡法慈和備厥曰順古今注曰保之字曰守

安帝之子母李氏為

閹后所害永寧元年立為皇太子安帝乳母王聖大長秋

江京

長秋皇后官景帝名大長秋或用中人或用土人

譖太子乳母王男邴吉殺

之太子數為歎息王聖等懼有後禍遂構陷太子坐廢為

濟陰王及北鄉侯薨中黃門孫程等共斬京等迎王即位

年十一。詔公卿守相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之士

永建元年十月令緣邊郡增置步兵列屯塞下調五營營

師郡舉五人令教習

戰射

貢父曰按文調五營等師何為更云舉明此舉字是與字一郡

與五人教習也

四年五月詔曰海內頗有災異朝廷修政太官減膳珍玩

不御而桂陽太守文蔚

力公反

不惟竭忠宣暢本朝而遠獻

大珠以求幸媚今封以還之

六年九月繕起太學



陽嘉元年正月立皇后梁氏。三月帝臨雍饗射詔宗室絕屬籍者一切復籍。七月史官始作候風地動儀

太史令

以太學新成試明經下第者補弟子增甲乙科負

各十人。十一月初令郡國舉孝廉限年四十以上諸生

通章句文吏能牋奏乃得應選其有茂才異行若顏淵子

奇不拘年齒

新序曰奇年十八齊君使之化阿鑄庫○兵以為器出倉原以賑貧窮阿將大化○

閏月詔曰書歌股肱註討刺三事今刺史二千石之選歸任

三司

太尉司徒司空

其簡序先後精覈高下歲月之次文武之宜

務存厥衷

三年十月行禮辟雍奏應鍾始復黃鍾作樂器隨月律

永和元年正月詔曰朕秉政不明災眚屢臻典籍所忌震食為重群公百僚其各上封事指陳得失

三年九月令大將軍三公舉剛毅武猛有謀謨任將帥者

通鑑考異曰官者傳云陽嘉中詔舉武猛良賢獨無所為按此初蓋誤以永和為陽嘉也

漢安元年二月詔舉賢良方正能探賾索隱者。八月遣侍中杜喬等八人分行州郡班宣風化舉實臧否。十一月詔選武猛試用有效驗任為將校者

三年十月減百官奉禁沽酒

建康元年四月立子炳為皇太子八月帝崩年三十葬憲陵廟曰敬宗



論曰古之人君離幽放而反國作者有矣莫不矯鑒前
違審識情偽無忘在外之憂故能中興其業觀夫順朝
之政殆不然乎何其微僻之多與

致堂胡氏曰順帝享國漢業衰矣然是時可任公卿者
有李固杜喬周舉可任將帥者有虞翊馬續皇甫規可
任刺史者有祝良張喬張綱蘇章若用之盡其才又使
各舉所知而任使焉則中外不為無人雖衰可興矣而
帝惟后黨遊權惟宦官用事君子屈抑不復得志欲天
下不亂得乎

冲帝

孝冲帝諱炳在位日冲少順帝之子母虞貴人建康元年立
為皇太子八月即位年二歲太后臨朝詔舉賢良方正幽
逸修道之士

永嘉元年帝崩年三歲

質帝

孝質帝諱續在位日質古肅宗玄孫冲帝崩太
后與梁冀定策禁中迎帝即位年八歲

本初元年四月令郡國舉明經年五十以上七十以下詣
太學自大將軍至六百石皆遣子受業歲滿課試。閏月
梁冀潛行鴆弑帝崩年九歲





東漢書卷之三十一 孝順初立時髦允集謂曰人中之俊猶毛中之匪砥匪革終淪變習保阿傳二國家世及冲天未識質
弒以聰陵折在運天緒三終

桓帝

孝桓帝諱志諡以克儉服遠曰肅宗曾孫本初元年質帝
崩太后與冀定策禁中迎帝即位年十五太后猶臨朝政
秋詔曰孝廉廉吏皆當典城牧民禁姦舉善興化之本
恒必由之其令秩滿百石十歲以上有殊才異行迺得參
選減吏子孫不得察舉杜絕邪偽請託之原令廉白守道
者得信其操信音中

建和元年正月日食詔三公九卿校尉各言得失。四
月地震詔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者又詔舉至孝篤行
之士。七月立皇后梁氏。十一月前太尉李固杜喬皆
下獄死順帝末童謠曰直如弦死道邊曲如鉤反
三年詔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之士

和平元年太后梁氏崩

元嘉二年黃龍見

永興二年初聽刺史二千石行三年喪服。地震詔舉賢
良方正能直言極諫者

延熹二年七月皇后梁氏崩梁冀謀為亂八月詔收冀印

東漢書卷之三十一 桓帝紀 十一

東漢書卷之六十一 卷之六十一
十七
綬冀自殺中外宗親皆伏誅立皇后鄧氏詔曰梁冀好暴濁亂王室中常侍單超徐璜且瑗左悺唐衡激憤建策桀逆梟夷其封超等五人為縣侯。初置秘書監官

三年詔無事之官權絕奉豐年如故

四年賣關內侯虎賁羽林緹騎營士五大夫錢各有差

五年詔減虎賁羽林不任事者半奉勿與冬衣公卿以下給冬衣之半

八年正月遣中常侍之苦縣祠老子若音古。又如字。日食詔舉

賢良方正。皇后鄧氏廢。四月濟陰東郡濟北河水清

。八月初令郡國有田者畝歛稅錢錢十。九月立竇氏

為后

九年正月日食詔舉至孝。七月沈氏羌寇武威詔舉武

猛祠黃老於濯龍宮。司隸校尉李膺等二百餘人受誣

為黨人並坐下獄書名王府見劉

永康元年五月日食詔舉賢良方正。六月大赦天下悉

除黨錮。十二月帝崩年三十六葬宣陵廟曰威宗

論曰前史稱桓帝好音樂善琴笙前史謂飾芳林而考

濯龍之宮濯龍殿名考成也既成而祭之設華蓋以祠浮圖老子斯將

所謂聽於神乎左傳曰國將興聽於神及誅梁冀奮威怒天

下猶企其休息而五邪嗣虐謂單超等流衍四方自非忠賢



力爭

李唐陳

要折茲鋒雖願依斟流亦不可得已

相為

同姓諸族

賈曰桓自宗

越躋天祿

非越

政移五倖

即上

刑滂三

獄等

傾宮

雖積身靡績

以充傾宮之室

靈帝

孝靈帝諱宏

蓋法亂而不損曰靈古今注曰宏之字曰大

肅宗玄孫桓帝崩無

子太后與父竇武定策奉迎

建寧元年正月即位年十二。五月日食詔公卿以下各

上封事及郡國守相舉有道之士。九月中常侍曹節矯

詔誅大傅

諱大將軍竇武等皆夷其族

三年族覽諷有司奏李膺等皆為鉤黨

鉤謂和死者百餘

人諸附從者錮及五屬

內親制詔州郡

大舉鉤黨於是天

下豪傑及儒學行義者一切指為黨人

四年春正月帝加元服大赦為準唯黨人不赦。二月海

水溢河水清。七年立采氏為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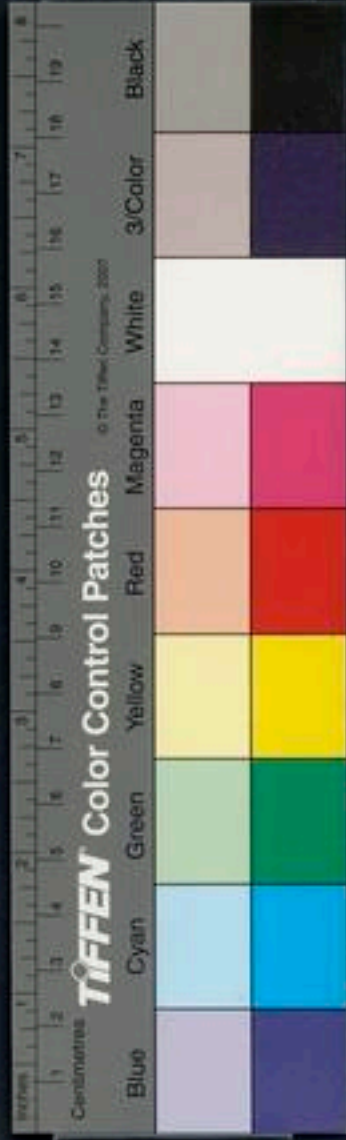
熹平元年太后竇氏崩宦官諷司隸校尉段熲捕繫太學

諸生千餘人

三年秋洛水溢冬令天下繫囚罪未決入縲贖

四年詔諸儒正五經文字刻石立于太學門外改平準為

中準使宦者為令列於內署自是諸署悉以閹人為丞令



五年詔黨父門生故吏父兄弟在位者皆免官禁錮

六年十月帝臨辟雍

光和元年二月始置鴻都門學生鴻都門名也於內置學

為入讀辭賦及工書鳥十月皇后宋氏廢。十二月初開

西邸賣官自關內疾虎賁羽林入錢各有差賈官二千

一年大赦諸黨父禁錮小功以下皆除之

三年詔舉能通尚書毛詩可左氏穀梁春秋悉除議郎。十

二月立何氏為后

四年帝作列肆於後宮使諸采女販賣更相盜竊爭鬪

著商估服飲宴為樂又於西園弄狗著進賢冠帶綬進賢冠文

五年十二月幸太學

六年冬琅邪井中冰厚尺餘大有年

中平元年鉅鹿人張角自稱黃天其部師有三十六萬皆

著黃巾同日反叛。三月大赦黨人還諸徙者詔公卿出

馬弩舉列將子孫及吏民有明戰陣之略者詣公車以皇

甫嵩為左車騎將軍嵩破黃巾

二年稅天下田畝十錢造萬金堂于西園

東漢書卷之六十三 卷之六十三 卷之六十三



四年賣關內疾假金印紫綬傳世入錢五百萬
五年十月帝自稱無上將軍耀兵于平樂。是歲改刺史
新置牧

六年四月帝崩年三十四皇子辯即位年十七太后臨朝
改元光喜袁隗何進錄尚書事葬靈帝于文陵八月中常
侍張讓段珪殺何進虎賁中即將袁術燒東西宮攻諸宦
者讓等劫少帝幸北宮司隸校尉袁紹勒兵收諸閹人無
少長皆斬之改光喜為昭寧九月董卓廢帝為弘農王

論曰秦本紀說趙高譎二世指鹿為馬而趙忠張讓亦
給靈帝不得登臨觀故知亡敝者同其致矣然則靈帝

之為靈也優哉

贊曰靈帝有乘委體官孽徵亡備兆小雅盡缺糜鹿野

露遂棲官衛

伍子胥曰臣見糜鹿游于姑蘇之臺

獻帝

孝獻帝諱協

益法聰明睿智曰獻協之字曰合

靈帝中子也中平六年九

月即位年九歲改昭寧為永漢董卓殺太后何氏卓自為
太尉十一月卓為相國。十一月詔除光喜昭寧永漢三

號還復中平六年

初平元年二月遷都長安白虹貫日。三月董卓焚洛陽
宮廟殺袁隗夷其族。六月董卓壞五銖錢更鑄小錢。



是歲有司奏和安順桓四帝無功德不宜稱宗制可

二年卓自為太師袁術遣將孫堅與卓將胡軫戰軫大敗卓遂發掘洛陽諸帝陵四月卓入長安

三年誅董卓卓部曲將李傕等反陷長安城殺司隸校尉黃琬司徒三允

四年試儒生四十餘人上第賜位郎中次太子舍人下第者罷之詔曰今者儒年踰六十去離本土結董入學自首空歸朕甚愆焉其依科罷者聽為太子舍人

興平元年帝耕于藉田是歲穀一斛五十萬豆麥一斛二十萬人相食啖白骨委積帝出太倉米豆為飢人作糜粥

九月秦復生堪人得以食是歲孫策據江東

二年三月李傕脅帝幸其營焚宮室四月立伏氏為后

建安元年時宮室燒盡百官披荆棘依墻壁間州郡各擁

彊兵而委輸不至群僚飢之尚書郎以下自出採稻

生也與或飢死墻壁間或為兵士所殺鎮東將軍曹操錄

尚書事遷都許幸曹操營操自為司空行軍騎將軍百官

總已以聽

二年袁術自稱天子袁紹自為大將軍孫策遣使奉貢

三年殺李傕夷三族呂布叛操擊斬之

四年袁術死初置尚書左右僕射



五年九月日食詔舉至孝曹操與袁紹戰於官渡紹敗走
孫策死弟權襲其餘業

八年公卿初迎冬於北郊總章始復備八佾舞

九年曹操平冀州自領冀州牧

十三年罷三公官置丞相御史大夫操自為丞相南征劉

表殺太中大夫孔融夷其族劉表卒子琮以荊州降操操

以舟師伐孫權權將周瑜敗之于赤壁

十八年復禹貢九州曹操自立為魏公加九錫車馬衣服樂器朱戶

十九年劉備破劉璋據益州曹操殺皇后伏氏滅其族及

二皇子

三十年立曹氏為后曹操破漢中張魯降

三十一年曹操自進號魏王

二十三年耿紀起兵誅曹操不克夷三族

二十四年劉備取漢中自稱漢中王孫權取荊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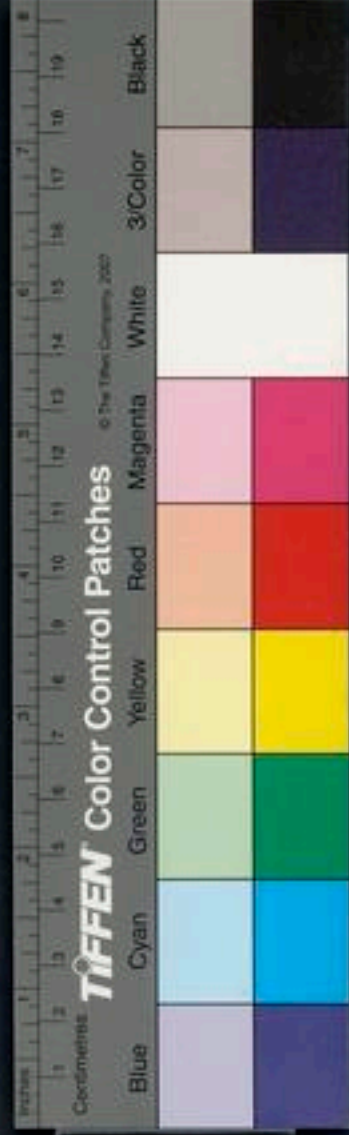
二十五年正月曹操薨子丕襲位二月改元延康十月帝

遜位魏王丕稱天子奉帝為山陽公明年劉備稱帝于蜀

孫權亦自王於吳於是天下遂三分矣魏青龍二年山陽

公薨自遜位至薨十有四年年五十四謚孝獻帝以漢天

子禮儀葬于禪陵





論曰傳稱鼎之為器雖小而重故神之所寶不可奪移
至今負而趨者此亦窮運之歸乎天厭漢德久矣山陽
其何誅焉誅責也

贊曰獻生不辰辰時也生不逢時身播國屯終我四百求作虞

賓山陽公為魏之賓

皇后紀

夏殷以上后妃之制其文略矣周禮王者立后三夫人九
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女御以備內職焉后正位宮闈同
體天王夫人坐論婦禮夫人之於后猶三公之於天子坐而論婦禮九嬪掌教四
德此九世婦主喪祭賓客大夫女御序于王之燕寢此八

十一頌官分務各有典司女史彤管記功書過周禮女史掌三書之法一書而無善事者則書之

禮彤管亦管筆也居有保阿之訓動有環佩之響進賢才以輔佐

君子哀窮窶而不淫其色所以能述宣陰化脩成內則闡

房廟雍險謁不行也故康王晚朝關雎作諷宣后晏起姜

氏請愆列女傳宣王嘗夜卧晏起姜后乃脫簪珥待罪於

取諸王曰寡人之過夫人何事及周室東遷禮序凋缺諸疾

俗縱執制無章齊桓有如夫人者六人左傳桓公多內寵有

晉獻升戎女為元妃史記晉獻公伐驪戎有終於五子作亂

桓公六夫人生六子桓公卒立公子昭於是公子無虧公

子元公子翬公子商人公子雍等五公子皆求立公子昭

宋豕鬪遺屯謀殺不子中秦并天下多自驕大宮備七國史記始皇



夏漢書卷之第三十一 皇后紀 二十四

破六國作宮室符諸侯美人以充入之奔秦為七也

八子七子長漢興因循其號而婦制莫釐也高祖惟薄不

使少使之號太戴禮曰大正坐污穢男女無別者不修

所幸慎夫人每與皇后同坐然而選納尚簡飾說少華自武元之後世

增滯費及光武中興斷彫為朴六宮稱號唯皇后貴人

一燕貴人金印紫綬奉不過粟數十斛又置美人宮人采

女三等並無爵秩歲時賞賜充給而已明帝聿遵先宮

教頗修登建嬪后必先令德內無出閫之言權無私溺之

授孝章以下漸用色校恩隆好合遂忘淄蠹皇統屢絕權

歸女主外立者四帝安質桓靈臨朝者六后帝寶太后和熹

后順烈梁太后桓思莫不定策帷帝委事父兄貪孩童以

久其政抑明賢以專其威終於陵夷大運淪亡神寶故考

列行跡以為皇后本紀以續西京外戚云耳

光武郭皇后

光武郭皇后諱聖通真定藁人藁縣名光武擊玉即至真定

因納后建武元年生皇子彊二年立為皇后彊為皇太子

後后以寵稍衰數懷怨懟廢為中山王太后弟况遷大鴻

臚帝數幸其第會公卿諸侯親家飲譙賞賜金錢練帛噲

盛莫比京師號况家為金穴

論曰物之興衰情之起伏理有固然矣而崇替去來之

夏漢書卷之第三十一 皇后紀 三十一

甚者必唯寵惑乎當其接懷第承恩色雖險情瞽行莫不德焉老子曰險情黃行注及至移意愛析熾私雖惠心妍狀愈獻醜焉愛升則天下不足容其高歡墜故九服無所逃其死斯誠志士之所沈溺君人之所抑揚未或違之者也郭后以衰離見貶惠怨成尤而猶恩加別館增寵堂殿至平東海遂巡去就以禮使後世不見隆薄進退之隙不亦光於古乎

光烈陰皇后執德遵

光烈陰皇后諱麗華南陽新野人初光武適新野聞后美心悅之後至長安見執金吾軍騎甚盛因歎曰仕宦當作

執金吾娶妻當得陰麗華更始元年遂納后時年十九生顯宗郭后廢立為皇后后在位恭儉少嗜玩不喜笑謔性仁孝多矜慈

明德馬皇后忠和純

明德馬皇后諱某史失其名伏波將軍援之小女選入太子宮時年十三奉承陰后傍接同列禮則修備上下安之遂見寵異顯宗即位以后為貴人時賈氏以選入生肅宗帝以后無子命后養之謂曰人未必當自生子但患愛養不至耳后於是盡心撫育勞悴過於所生肅宗亦孝性淳篤恩性天至母子慈愛終始無纖芥之間后常以皇嗣未廣



每懷憂歎薦達左右恐不及後宮有進見者每加慰納

○永平年中立為皇后愈自謙肅身長七尺二寸方口美

髮能誦易好讀春秋楚辭尤善周官董仲舒書

仲舒書玉明竹林常衣大練裙不加緣

大練大朔望諸姬王朝請

律此繒特宜染色故用之耳六宮莫不歎息帝按地圖將封

皇子悉半諸國后見而言曰諸子食數縣於制不已儉乎

帝曰我子豈宜與先帝子等乎歲給二十萬足矣后於侍

執之際輒言及執事多所毗補而未嘗以家私干欲肅宗

即位尊曰皇太后

和熹鄧皇后

有幼安人曰熹

和熹鄧皇后諱綏太傅禹之孫六歲能史書十二通詩論

語志在典籍不問居家之事母常非之曰汝不習女工以

供衣服廼更務學當舉博士邪后重違母言書修婦業

暮誦經典家人號曰諸生初禹歎曰吾將百萬之衆未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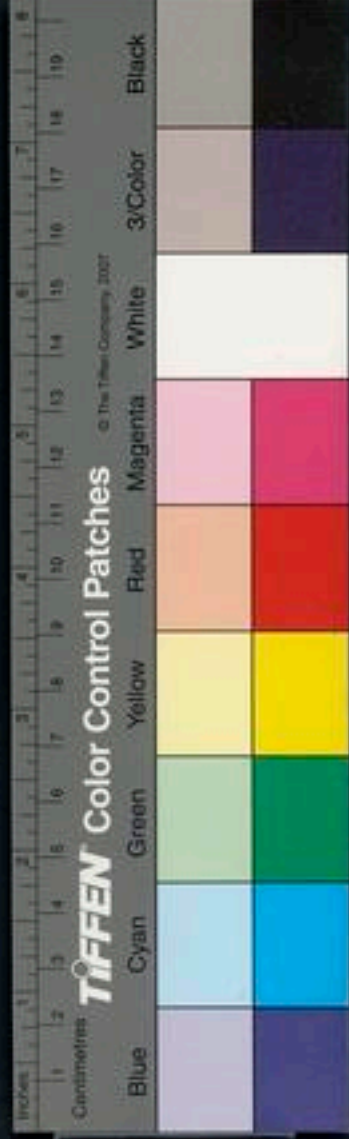
妄殺一人其後世必有興者后選入宮長七尺二寸姿顏

姝麗絕異於衆八年入掖庭為貴人時年十六恭肅小心

動有法度永元十四年立為皇后帝崩殤帝生始百日

迎立之尊后為皇太后太后臨朝殤帝崩太后定策立安

帝猶臨朝政○二年夏皇親幸洛陽寺錄冤獄有囚實不



殺人而被考自誣羸困與見畏吏不敢言將去舉頭若將
自訴太后察視之即呼還問狀具得其枉實即收洛陽令
下獄抵罪行未還宮澍雨大降。太后自入宮掖從曹大
家受經書兼天文筭數意省王政夜則誦讀而患其謬誤
懼乖典章廼博選諸儒劉珍等詣東觀觀書校傳記事畢奏
御又詔中官近臣於東觀受讀經傳以教授宮人左右習
誦朝夕濟濟自太后臨朝水旱十載每聞人飢躬自減徹
以救災厄故歲還豐穰元初五年平望侯劉毅以太后多
德政欲令早有記注上書安帝曰臣聞易載蕤農而皇德
著書述唐虞而帝道崇故雖聖明必書功於竹帛流音於

管絃伏惟皇太后膺大聖之姿體乾坤之德正位內朝流
化四海及元興延平之際國無儲副援立陛下為天下王
末安漢室綏靜四海弘德洋溢充塞宇宙洪澤豐沛漫衍
八方丕功著於大漢碩惠加於生人巍巍之業可聞而不
可及蕩蕩之勲可誦而不可名古之帝王左右置史漢之
舊典世有注記宜令史官著長樂宮注聖德頌以敷宣景
耀勒勳益石縣之日月據之罔極以崇陛下承承之孝

論曰鄧后稱制終身號令自出術謝前政之良身闕明

辟之義至使嗣主側目歛衽於虛器直生懷慙縣事終

象魏直生杜根等上還政借之議者殆其惑哉太后不還政於安帝近可



惑然而建光之後三柄有歸遂廼名賢戮辱使孽當運
 帝寵用乳母王聖及其女伯榮出入宮中官議衰敗之來茲焉
 掖通傳奸賂楊震鄧騭皆被中官蓄議
 有徵故知持權引謗所幸者非已焦心卹患自強者唯
 國是以班母一說關門辭事太后兄大將軍騰以母憂
 班超乃愛姪微愆剔謝罪騰子鳳受遺事沒騰將杜
 許之
 根逢誅未值其誠乎但漢田之牛奪之已甚左傳曰牽
 之田而奪之牛牽牛以喚首信有罪矣而奪之牛罰
 已重矣杜根上書諫曰有罪太后殺之為過甚矣
 論曰漢世皇后無諡皆因帝諡以為稱雖呂氏專政上
 官臨制亦無殊號上官昭中興明帝始建光烈之稱其
 後並以德為配至於賢愚優劣混同一貫故馬竇二后

稱德焉

章帝竇皇后建初中立為后宋貴人生皇子慶
 梁貴人生和帝和帝立諡曰恭懷皇后初平中蔡邕始

人挾邪左道遂自殺作飛書以

陷梁貴人父梁貴人以憂卒其餘唯帝之庶母及蕃

王承統以追尊之重特為其號如恭懷孝崇之比是也

梁貴人生和帝和帝立諡曰恭懷皇后初平中蔡邕始

梁皇后生桓帝即位尊為孝崇皇后

初平中蔡邕始

追正和喜之謚其安思順烈以下皆依而加焉

安思順烈

梁

贊曰坤惟厚載陰正乎內詩美好速易稱歸妹祁祁皇

嬀言觀貞淑

祁祁衆多嬀亦麗也配皇為麗觀示媚茲

良哲承我天祿班政蘭闈宣禮椒室

即椒既云德升亦

曰幸進身當隆極族漸河潤視景爭暉方山並峻乘剛

東漢書卷之三 皇后紀 一三八 辰 蘇



東漢書卷之二

卷之二

二十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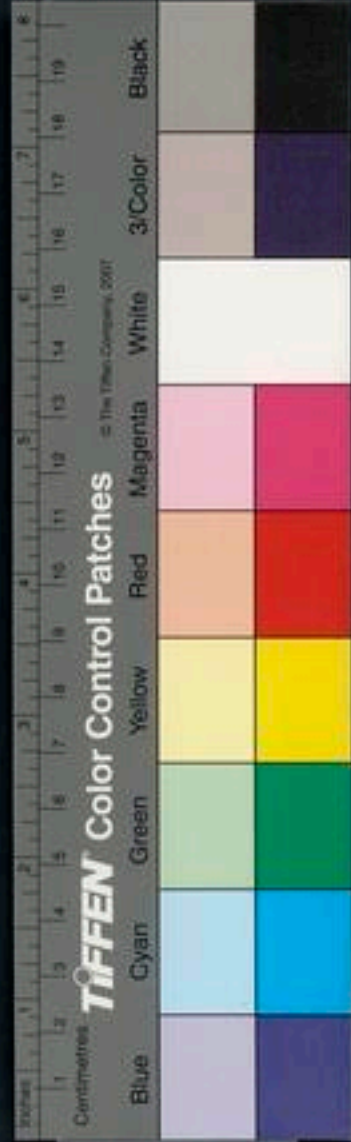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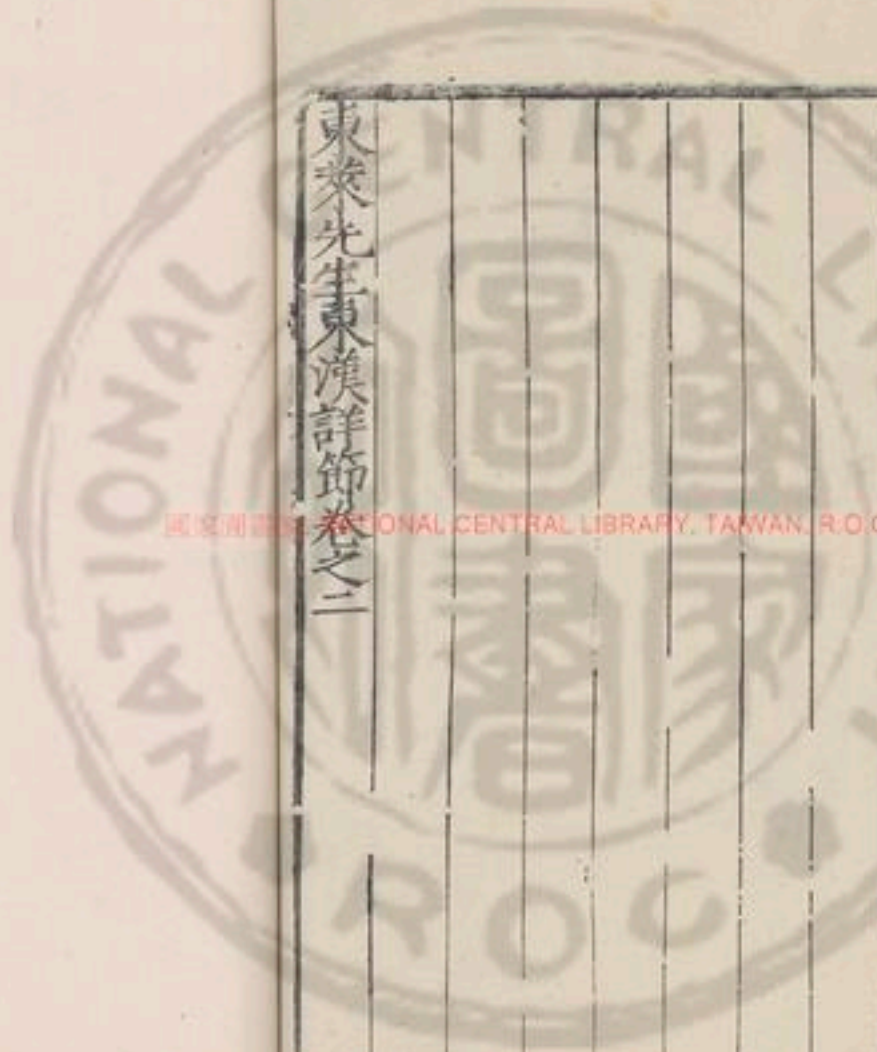
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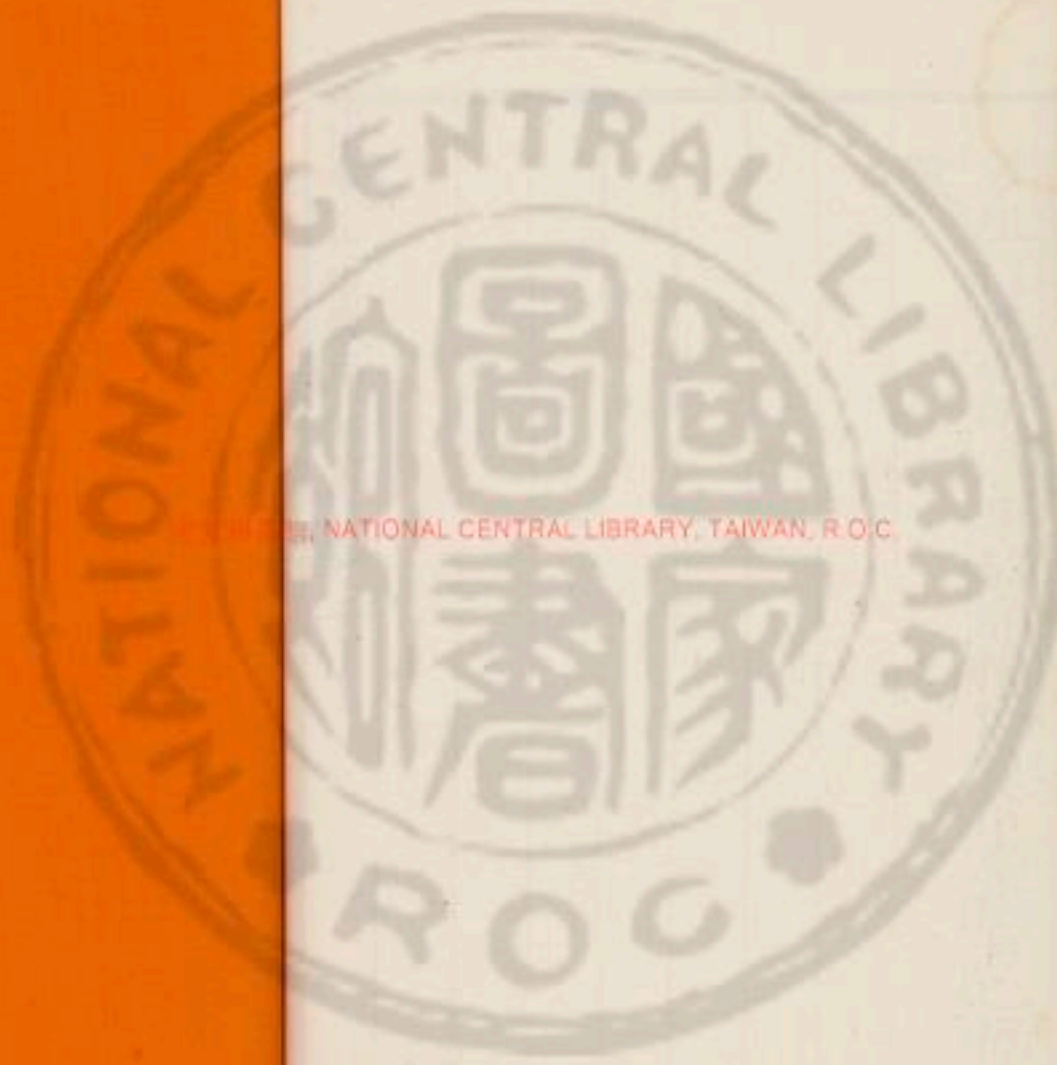
真

多阻行地必順咎集驗滿福協貞信慶延自己禍成誰

爨

東萊先生東漢詳節卷之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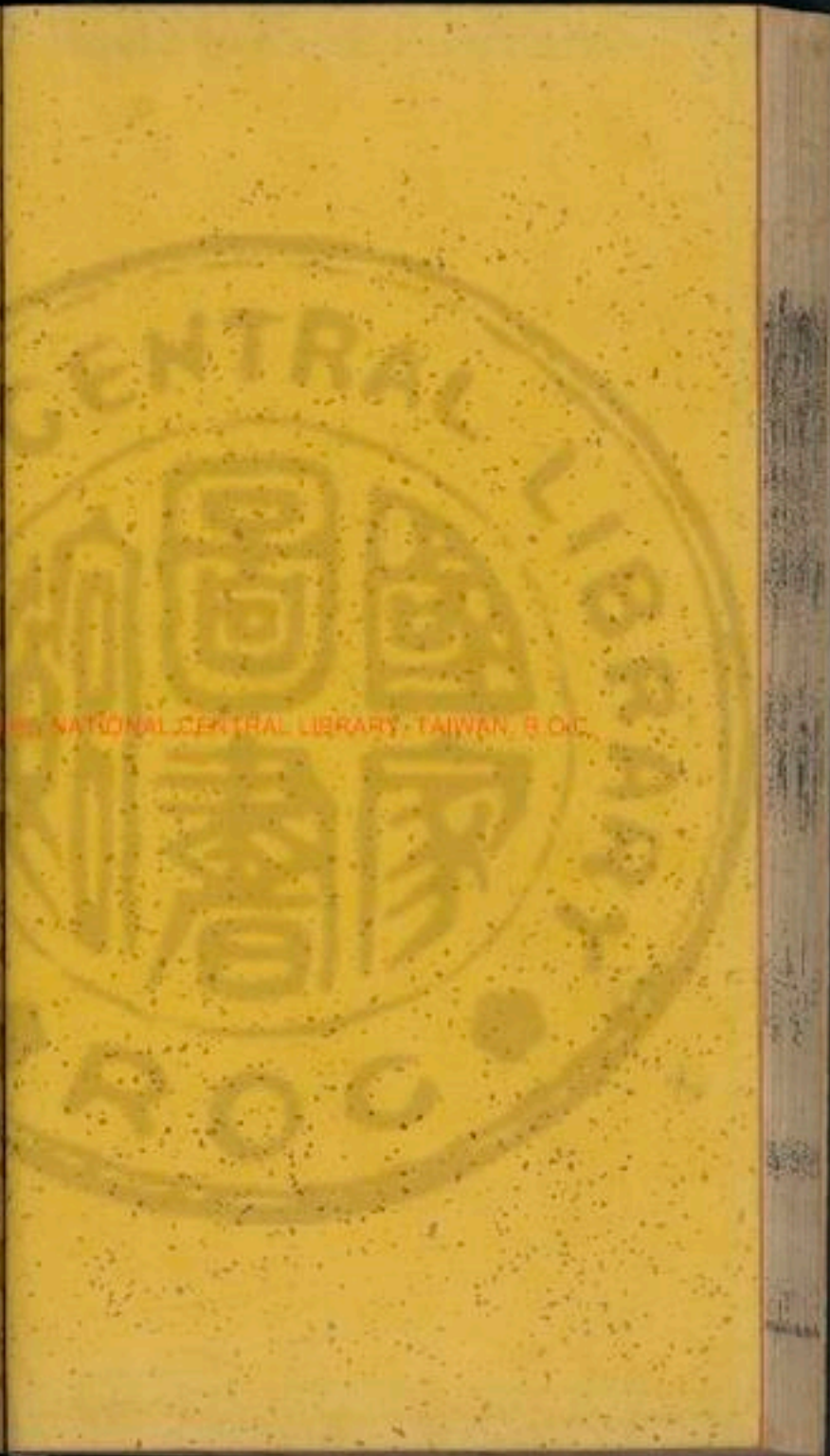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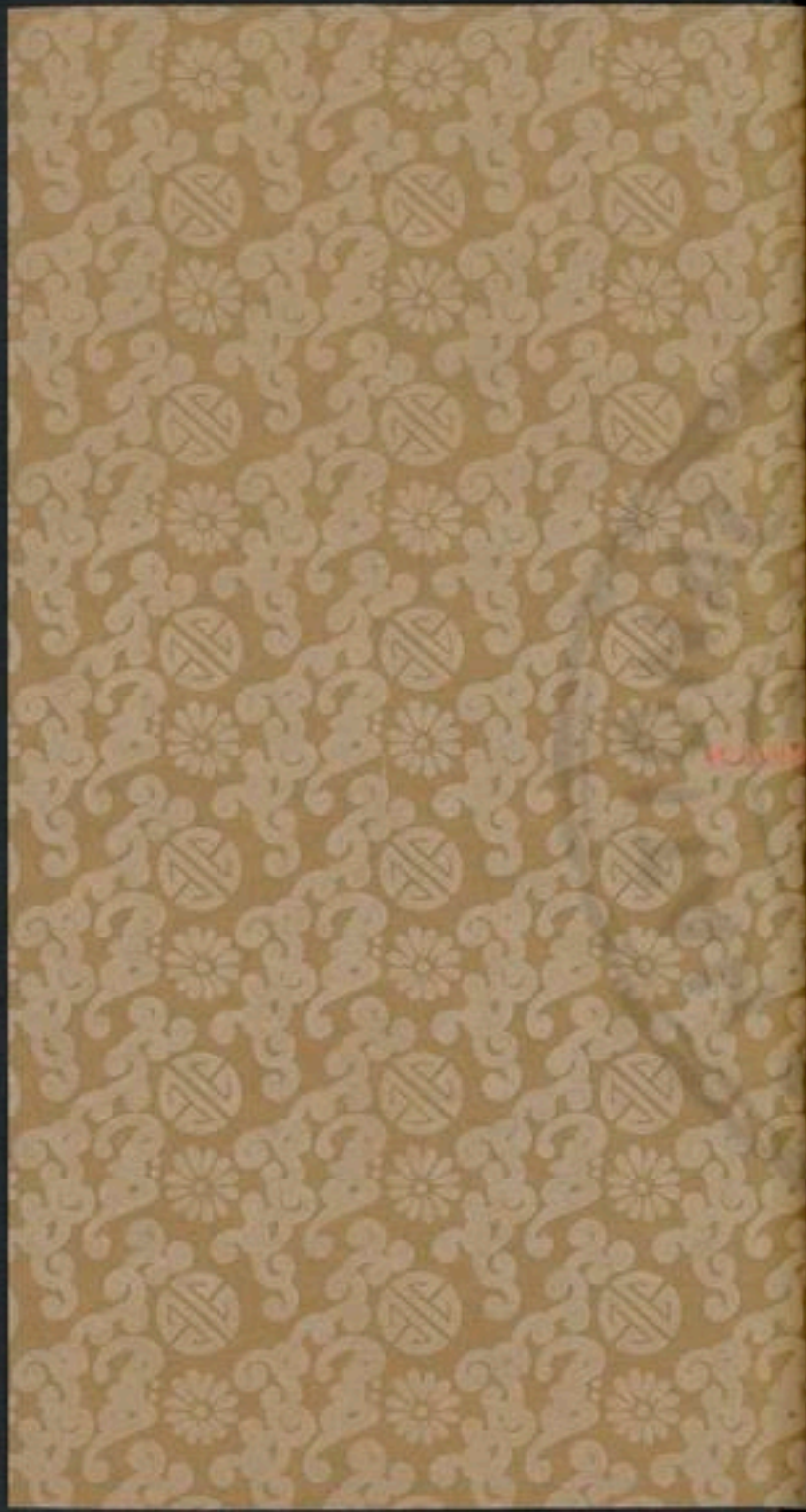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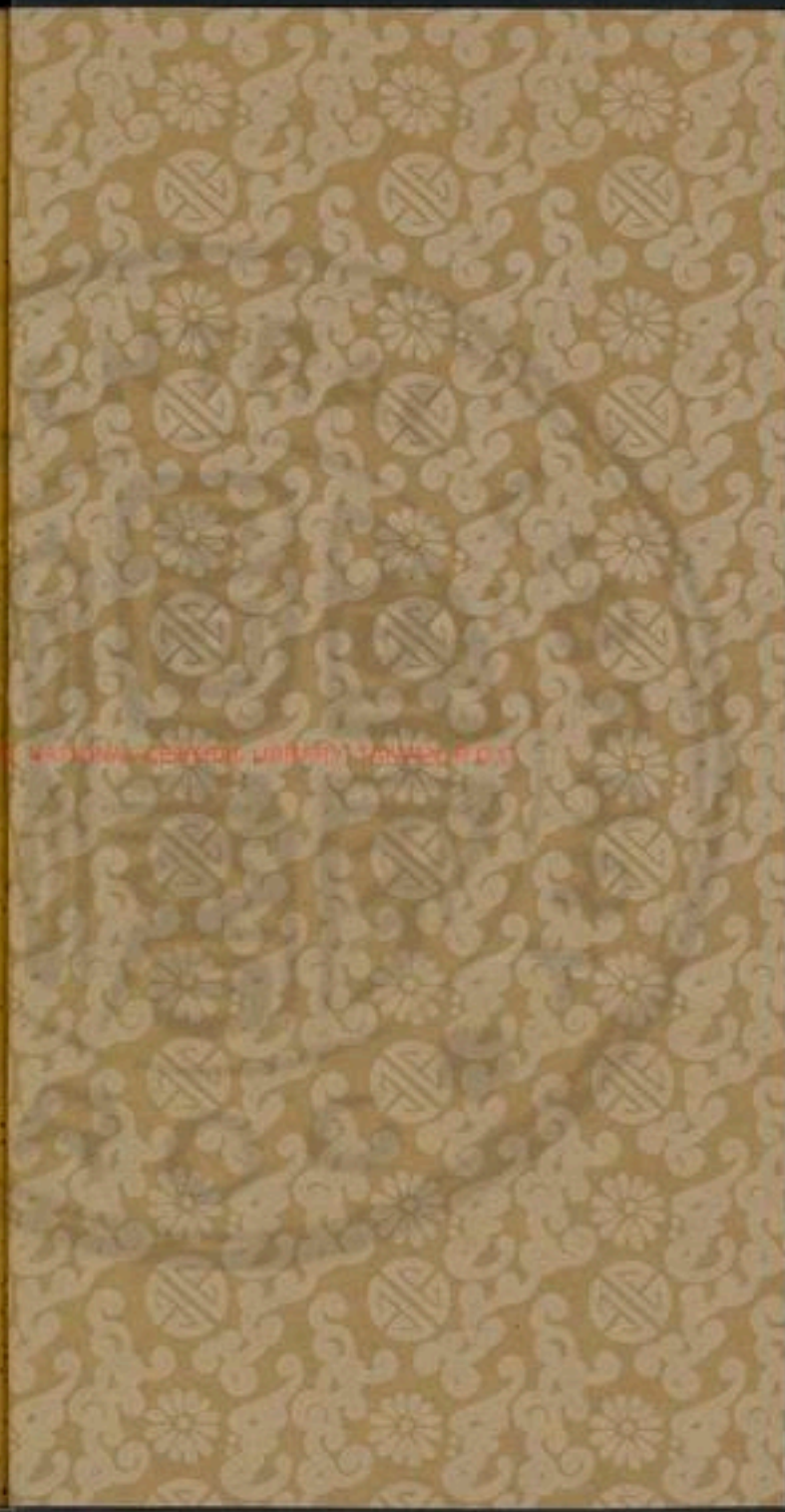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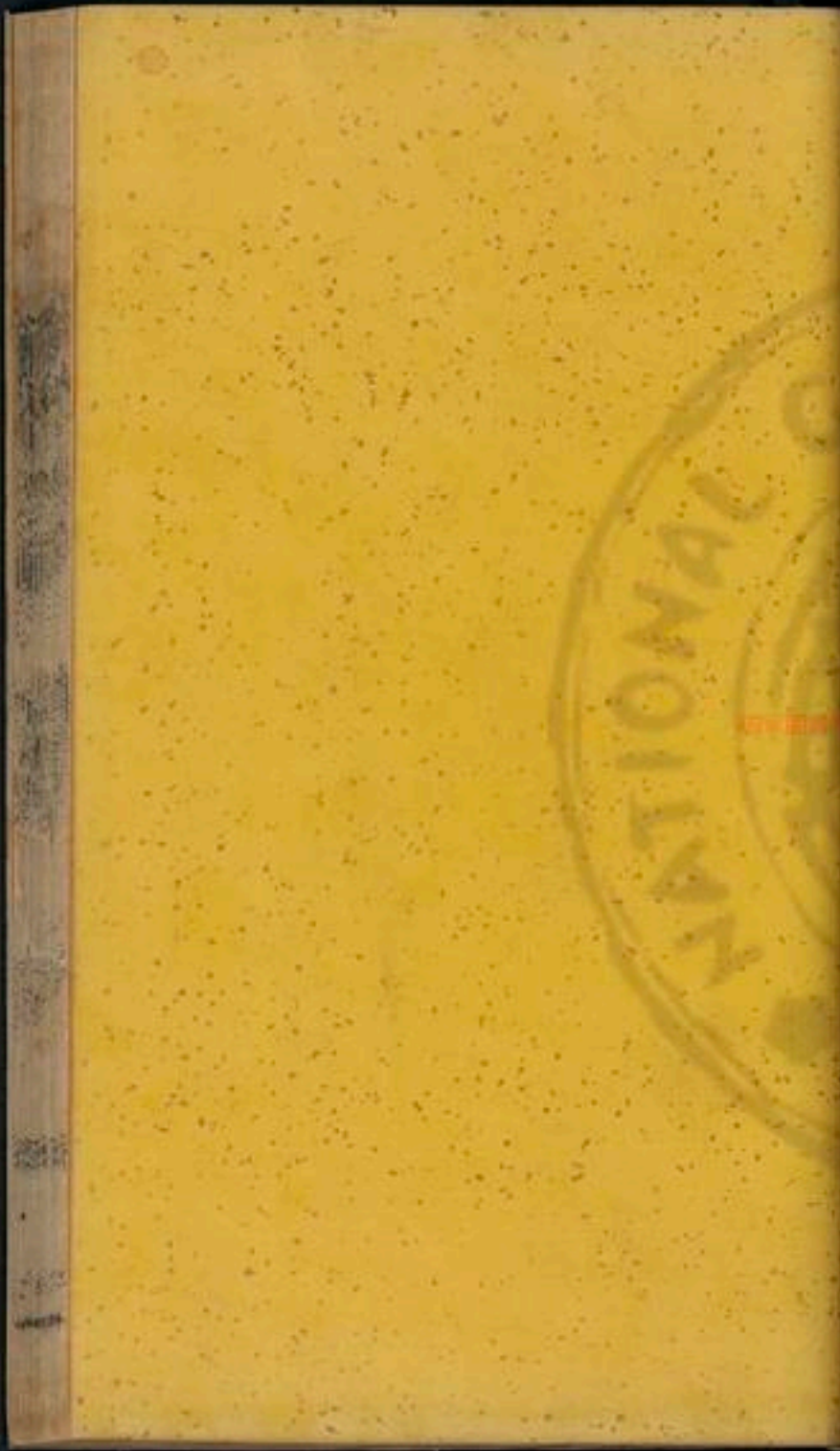




國立中央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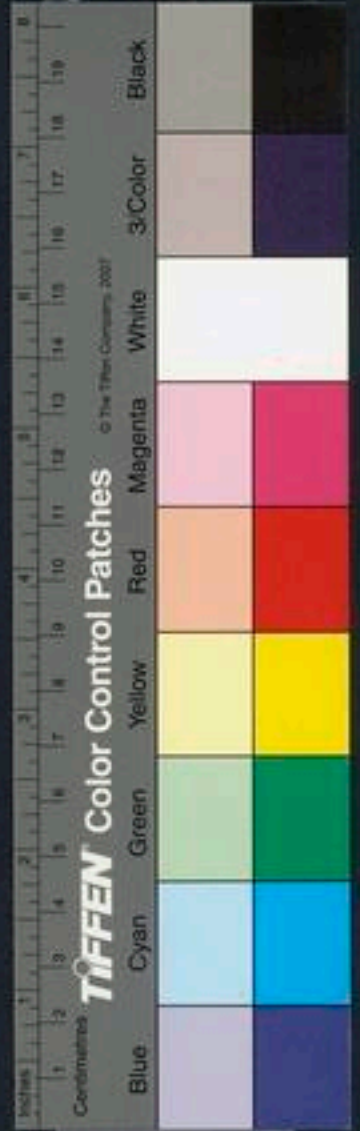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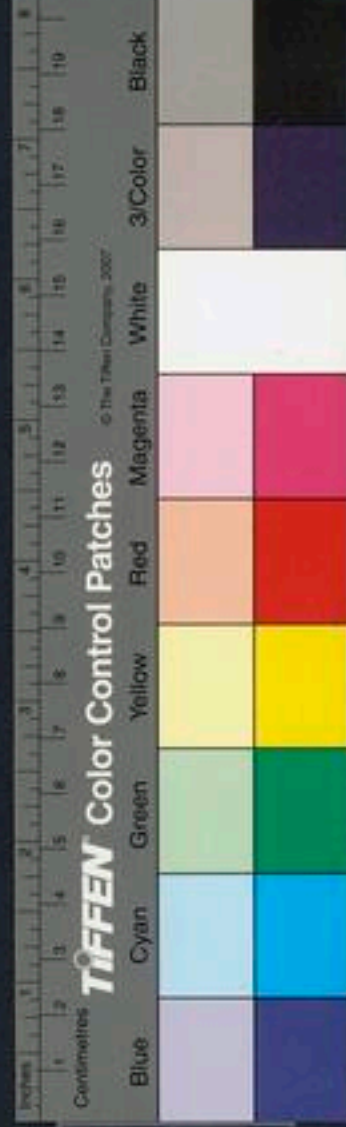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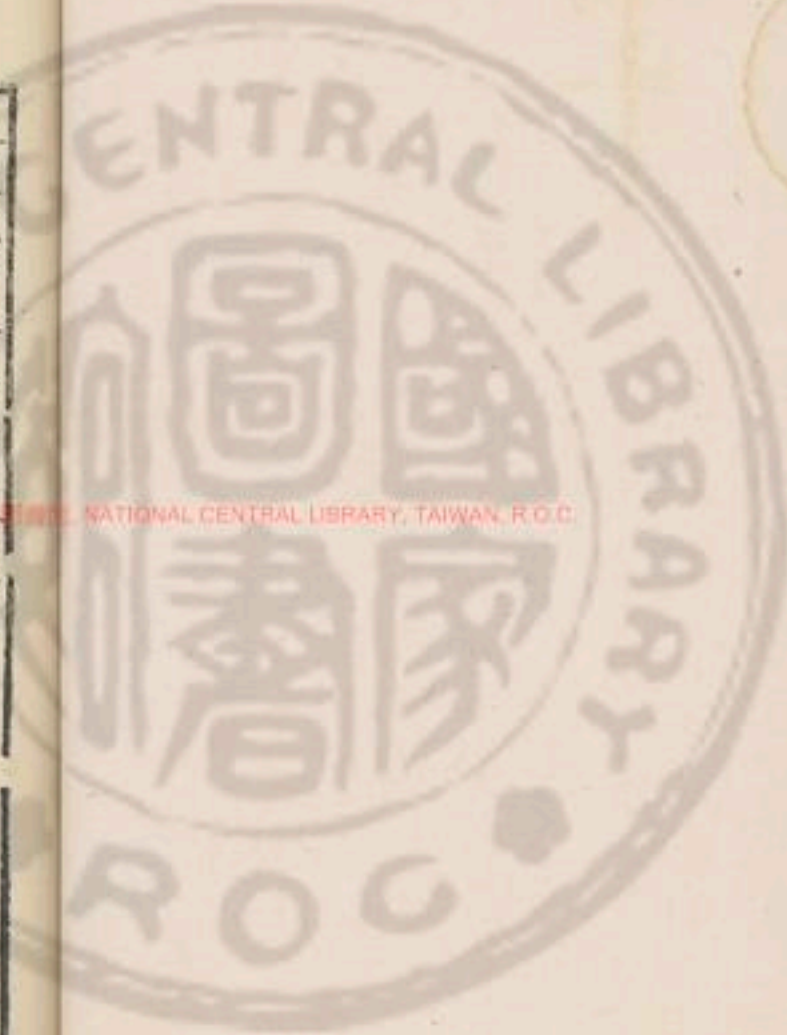
4229677 u. 112



東萊先生東漢詳節卷之三

註補志序

臣昭曰昔司馬遷作史記及建八書班固因廣是曰十志
天人經緯帝政絃維區分源奧開廓著述創藏山之祕寶
摩刊石之遐實至乎永平執簡東觀記傳雖顯書志未聞
推檢舊記先有地理張衡欲存炳發未有成功靈憲精遠
天文已煥自蔡邕大弘鳴條實多紹宣協妙元卓律曆以
詳承洽伯始禮儀克舉郊廟社稷祭祀該明輪駢冠章車
服瞻列於是應誰續其業董巴襲其軌司馬續書總為八
志律曆之篇仍乎洪邕所構車服之本即依董蔡所立儀



禮得於往制百官就乎故簿並籍據前修以濟一家者也
王政之要國典之源粲然略備可得而知也

志

律曆上

律曆

候氣

劉

昭

註補

記稱大撓作甲子呂氏春秋曰黃帝師大撓月令章句大撓探五行之情占斗綱所建始作甲乙以名曰謂之幹作子丑以名曰隸首作數傳物記曰隸以謂之技技幹相配以成六旬比日表以管萬事夫一十百千萬所同用也律度量衡曆其別用也故體有長短檢以度物物有多少受以量量有輕重平以權衡數有清濁協以律呂三光運行紀以曆數

然後幽隱之情精微之變可得而綜也漢興北平侯張蒼首治律曆孝武正樂置協律之官至元始中博徵通知鍾者考其意義和劉歆典頌條奏而元帝時京房受學焦延壽六十律相生之法以上生下皆三生二以下生上皆三生四陽下生陰陰上生陽終於中呂而十二律畢矣中呂上生執始執始下生去滅上下相生終於南呂六十律畢矣宓戲作易紀陽氣之初以為律法建日冬至之聲以黃鍾為宮太族為商姑洗為角林鍾為徵南呂為羽應鍾為變宮蕤賓為變徵此聲氣之元五音之正也房又作準以定數準之狀如瑟長丈而十三弦隱間九尺以應黃鍾之

律九寸中央一弦下有畫分寸以為六十律清濁之節律
術曰陽以圓為形其性動陰以方為節其性靜動者數三
靜者數一以陽生陰倍之以陰生陽四之皆三而一陽生
陰曰下生陰生陽曰上生上生不得過黃鍾之清濁下生
不得及黃鍾之數實皆參天兩地圓蓋方覆六耦承前之
道也黃鍾律呂之首而生十一律者也其相生也皆三生
而損益之是故十二律之得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是
為黃鍾之實又以二乘而三約之是為下生林鍾之實又
以四乘而三約之是為上生太簇之實推此上下以定六
十律之實以九三之數萬九千六百八十三為法律為寸

於準為尺不盈者十之所得為分又不盈十之所得為小
分以其餘正其強弱

黃鍾下生林鍾黃鍾為宮太簇商林鍾徵律九寸準九尺

大呂下生夷則大呂為宮夾鍾商夷則徵律八寸四分準

八尺四寸

太簇下生南呂太簇為宮姑洗商南呂徵律八寸準八尺

夾鍾下生無射夾鍾為宮中呂商無射徵律七寸四分準

七尺四寸

姑洗下生應鍾姑洗為宮蕤賓商應鍾徵律七寸一分準

七尺一寸



中呂上生執始中呂為宮去滅商執始徵律六寸六分準
六尺六寸

蕤賓上生大呂蕤賓為宮夷則商大呂徵律六寸三分準
六尺三寸

林鍾上生太簇林鍾為宮南呂商太簇徵律六寸準六尺
夷則上生夾鍾夷則為宮無射商夾鍾徵律五寸六分準
五尺六寸

南呂上生姑洗南呂為宮應鍾商姑洗徵律五寸三分準
五尺三寸

無射上生中呂無射為宮執始商中呂徵律四寸九分準

四尺九寸

應鍾上生蕤賓應鍾為宮大呂商蕤賓徵律四寸七分準

四尺七寸截管為律吹以考聲列以物氣道之本也術家

以其聲微而體難知其分數不明故作準以代之準之聲

明暢易達分寸又粗然弦以緩急清濁非管無以正也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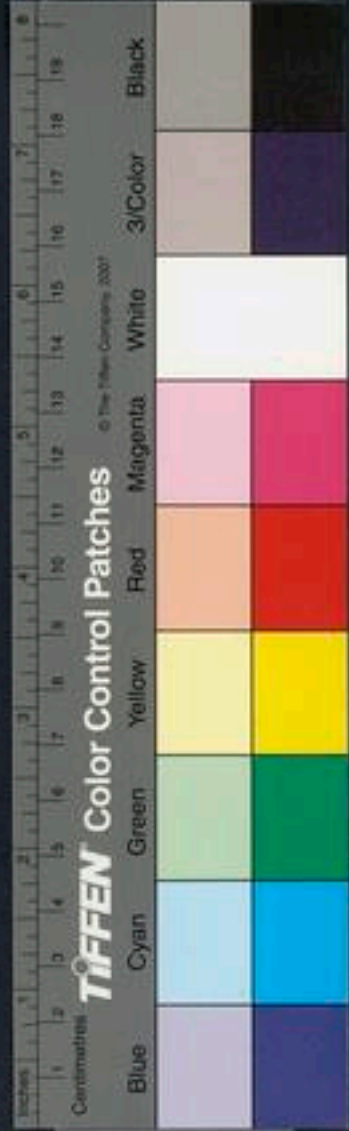
五音生於陰陽分為十二律轉生六十皆所以紀斗氣效

物類也天效以景地效以響即律也陰陽和則景至律氣

應則灰除是故天子常以日冬夏至御前致合八能之士

陳八音聽樂均度是景候鍾律權土灰放陰陽冬至陽氣

應則樂均清景長極黃鍾通土灰輕而衡仰夏至陰氣應



則樂均濁景短極糲賓通土灰重而衡低雖南子曰水勝故冬至燥燥故灰輕濕故灰重進退於先後五日之中候氣之法為室三重戶閉塗墾必周密布緹縵室中以木為案律各一內庫外高從其方位加律其上以葭葦灰抑其兩端按曆而候之氣至者灰去其為氣所動者其灰散人及風所動者其灰聚也殿中候用玉律十二惟二至迺候靈臺用竹律六十候自如其曆

律曆中

賈逵論曆

永元論曆

延光論曆

漢安論曆

熹平論曆

自太初元年始用三統曆施行百有餘年曆稱後天朔先曆朔或在晦月見考其行日有退無進月有進無退建武八年朱浮許淑等數上書言曆不正宜當改更上以天下初定未遑考正至元和二年太初失天益遠日月宿度相覺浸多章帝知其謬錯召治曆編訢李梵等綜校其狀遂下詔改行四分而訢梵猶以為元首十一月當先大欲以合耦弦望命有常日而十九歲不得七閏晦朔失實行之未期章帝知訢梵冗見勅母拘曆已班天元始起之月當小定後年曆數遂正永元中復令史官以九道法候弦望驗無有差跌遂論集狀後之議者用得折衷



達論曰易金火相革之卦象曰君子以治曆明時又曰
湯武革命順乎天應乎人言聖人必曆象日月星辰明
數不可冒數千萬歲其間必改更先聖求度數取合日
月星辰所在而已漢興當用太初而不改下至太初元
年百二歲乃改此其明效也達論曰臣前上傳安等用
黃道度日月弦望多近史官一以赤道度之不與日月
同於今曆弦望至差一日以一輒奏以為變至以為日
却縮退行於黃道日得行度不為變願請太史官日月
宿薄及星度課與待詔星象考校奏可

永元十四年太史霍融上言宮漏刻率九日增減一刻不

與天相應或時差至二刻半不如夏曆密詔書下大常令

史官與融以儀校天課度遠近

安帝延光二年竄誦言當用甲寅元梁豐言當復用太初
張衡周興皆能曆數難誦豐或不對或言失誤衡與參按
儀注者考往校今以為九道法最密詔書下公卿詳議施
延等議甲寅元與天相應合圖識可施行黃曆任僉議如
九道愷等議宜從太初尚書令忠上奏聖王興起各異正
朔以通三統衡興以為五紀論推步行度當時比諸術為
近然猶未稽於古及向子歆欲以合春秋橫斷年數損夏
益周考之表紀差謬數百兩曆相課六千一百五十六歲



見漢書卷之三十一 律曆中 一六 辰
而太初多一日冬至日直斗而云在牽牛迂闊不可復用
昭然如此上納其言遂改曆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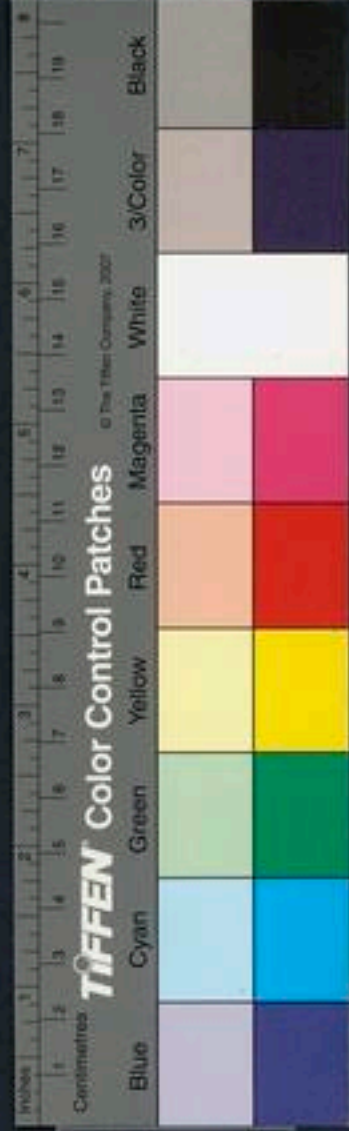
順帝漢安二年追詔上言孝章就用四分以庚申為元既
無明文史官相代因成習疑少能鈞深致遠按弦望足以
知之虞恭宗所議孝章皇帝曆度審正圖儀畧漏與天
相應不可復尚自古聖帝明王莫不取言於羲和之官定
精微於爻儀及孝武皇帝數下詔書草創其端孝明皇帝
宣行其法君更三聖年曆數十信而徵之舉而行之其元
則上統開闢其秘簡復古四分宜如甲寅詔書故事奏可
靈帝熹平四年馮光陳晁言曆元不正故妖民叛寇益州

盜賊相續為曆用甲寅為元而用庚申圖緯無以庚為元
者詔下三府議議即蔡邕議按曆法黃帝顓頊夏殷周魯
凡六家各自有元光晁所據則殷曆元也他元雖不明於
圖識各家術皆有效於當時及用四分以來考之行度密
於太初是又新元效於今者也太尉耽等以邕議劾光晁
不敬正鬼神法詔書勿治罪

律曆下

歷法

昔者聖人之作曆也觀璇璣之運三光之行道之發斂景
之長短斗剛之建首龍所躔參伍以變錯綜其數而制術



焉天之動也一晝一夜而運過周星從天而西日違天而東在天成度在曆成日居以列宿終于四七受以甲乙終于六旬日月相推日舒月速當其同謂之合朔舒先速後近一遠三謂之弦相與為衡分天之中謂之望以速及舒光盡體伏謂之晦朔合離斗建移辰謂之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冬夏之間則有春有秋是故日行北陸謂之冬西陸謂之春南陸謂之夏東陸謂之秋日道發南去極彌遠其景彌長遠長迺極冬迺至焉日道欽北去極彌近其景彌短近短迺極夏迺至焉二至之中道齊景正春秋分焉日周于天一寒一暑四時備成萬物畢改攝提運次首

龍移辰謂之歲歲首至也月首朔也至朔同日謂之章同在日首謂之部部終六旬謂之紀紀朔又復謂之元是故日以實之月以閏之時以分之歲以周之章以明之部以部之紀以記之元以原之極建其中道營于外璇衡追日以察欽光道生焉孔壺為漏浮箭為刻下漏數刻以考中星昏明生焉日有九道月有九行九行出入而交生焉朔會望衡鄰於所交虧薄生焉月有晦朔星有合見月有弦望星有留逆其歸一也步術生焉若夫祐術開業淳耀天光重黎其上也類項曰承聖帝之命若昊天典曆象三辰以授民事立閏定時以成歲功義和其陰也唐虞夏商取



象金火革命創制治曆明時應天順民湯武其盛也湯武革命
治曆夫曆有聖人之德六焉以本氣者尚其體以綜數者
尚其文以考類者尚其象以作事者尚其時以占往者尚
其源以知來者尚其流若夫用天因地揆時施教頒諸明
堂以為民極者莫大乎月令帝王之大司備矣天下之能
事畢矣過此而往群忌苟禁君子未之或知也

論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之分尚矣廼有皇儀皇
儀之有天下也未有書計歷載彌久暨於黃帝班示文
章重黎記註象應著名始終相驗平度追元廼立曆數
天難謀斯是以五三迄于來今各有改作不通用故重

帝造曆元起辛卯而顛項用乙卯處用戊午夏用丙寅
殷用甲寅周用丁巳魯用庚子漢興承秦初用乙卯至
武帝元封不與天合廼會術士作太初曆元以丁丑壬
莽之際劉歆作三統追太初前世一元得五星會庚戌
之歲以為上元太初曆到章帝元和旋復踈闕徵詭術
者課校諸曆定朔稽元追漢三十五年庚辰之歲追朔
一日廼與天合以為四分曆元加六百五元一紀上得
庚申有近於緯而歲不攝提以辨曆者得開其說而其
元鈔與緯同同則或不得於天然曆之興廢以疏密課
固不主於元光和元年議即蔡邕即中劉洪浦繡律曆



志苞能著文清濁鍾律洪能為筭述叙三光今考論其業善指博通術數畧舉是以集錄為上下篇放續前志以備一家

賸曰象因物生數本杪習律均前定準調後發該嚴衡璇檢會日月

禮儀志

合朔

立春

五供

冠

夕牲

耕

高禘

養老

先蠶

袞襖

夫威儀所以與君臣序六親也若君亡君之威臣亡臣之儀上昏下陵此謂大亂大亂作則群生受其殃可不慎哉

故記施行威儀以為禮儀志

每月朔旦太史上其月曆有司侍即尚書見讀其令奉行其政朔前後各二日皆奉羊酒至社下以祭日

立春之日夜漏未盡五刻京師百官皆衣青衣郡國縣道官下至斗食令史皆服青幘立青幡施土牛耕人于門外

以示兆民立春之日下寬大書曰制詔三公方春東作敬始慎微動作從之罪非殊死且勿按驗皆須麥秋退食殘

進桑良

月今日命相布德和令即此詔之謂也

正月上丁祠南郊禮畢次北郊明堂高廟世祖廟謂之五供凡齋天地七日宗廟五日小祠三日



正月甲子若丙子為吉日可加元服儀從冠禮乘輿初緇布進賢次爵弁次武弁次通天以據皆於高祖廟如禮謁王公以下初加進賢而已

正月天郊夕牲郊儀先郊曰木脯一刻夕牲公卿京尹聚天令晚曰請省牲舉手曰膺太祝令續牲舉手曰充太祝令牽牲就庖

正月始耕晝漏上水告祠先農耕時有司請就耕位天子三公九卿諸侯百官以次耕是月令曰郡國守相皆勸民始耕如儀若請雨止雨皆不鳴鍾不作樂

仲春之月立高禘祠于城南祀以特牲漢武帝晚得太子高禘者人之先也故立石為主祠以大牢

明帝永平二年三月上始帥群臣躬饗三老五更于辟雍

鄭玄禮記曰昔年老更事故仕者名三五者象三辰五星行大射之禮郡縣通行鄉

飲酒于學校皆祀聖師周公孔子牲以大養三老五更之

儀先吉日司徒上太傅若講師故三公人名用其德行年

者高者一人為老次一人為更也選三公老者為三老卿大夫中之老者為五更

亦參五也皆服都紵大袍單衣皂緣領袖中衣冠進賢扶玉

杖五更亦如之不杖皆齋于太學講堂其日乘輿先到辟

雍禮殿御坐東廂遣使者安車迎三老五更天子迎于門

屏交禮道自阼階三老升自賓階天子揖如禮三老升東

面三公設几九卿正履天子親袒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



酌祝饗任後五更南面公進供禮亦如之是月皇后帥公卿諸侯夫人蠶祠先蠶禮以少牢

是月上巳官民皆潔於東流水上曰洗濯祓除去宿垢疾為大絜絜者言陽氣布暢萬物訖出始絜之矣禮之機也論語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古有此禮今三月上巳祓禊於水濱蓋出於此

禮儀下

立夏 請雨 立秋 驅劉 案戶

立冬 冬至 臘 雊 土牛

立夏之日夜漏未盡五刻京都百官皆衣赤至季夏衣黃郊其禮祠特祭竈

自立春至立夏盡立以郡國上雨澤其旱也公卿官長以

次行零禮求雨謂之零謂諸陽衣皂與土龍立土人十日一變反拘朱索

社伐朱鼓朱鼓朱鼓也天子伐鼓於社朱鼓也朱火色也

立秋之日夜漏未盡五刻京都百官皆衣白施皂領緣中衣迎氣白郊郊禮畢始揚威武斬牲於郊東門以爲闕廟

武官隸兵習戰陣之儀斬牲之禮名曰驅劉武官隸孫

吳兵法六十四陣名曰乘之仲秋之月縣道皆案戶比民年始七十者授之以玉杖脯之糜粥八十九十禮有加賜玉杖帑以鳩鳥為飾鳩者不



東漢書卷之第三十一 禮傳下 十一 辰
噓之鳥也欲老人不噓是月也祀老人星于國都南郊老人廟

立冬之日夜漏未盡五刻京都百官皆出迎氣於黑郊冬至前後君子安身靜體百官絕事不聽樂不擇吉辰而後省事使公能之士八人或吹黃鐘之律聞于或撞黃鐘之鐘或擊黃鐘之磬或敲黃鐘之瑟訖各書板言事文曰臣某言今月若干日冬至黃鐘之音調君道得孝道褒商臣角民徵事羽物各一板
季冬之月星迴歲終陰陽以交勞農大享臘先臘一日大雩謂之逐疫

是月也立土牛六頭於國都郡縣城外丑地以送大寒

贊曰大禮雖簡鳴儀則容天尊地卑君莊臣恭管文通變哀敬交從无序雖立家邦迺隆

祭祀上

郊 封禪

祭祀之道自生民以來則有之矣豺獮知祭祀而况人乎故人知之至於念想猶豺獮之自然也顧古質略而後文飾耳自古以來王公所為群祀至於王莽漢書郊祀志既著矣故今但列自中興以來所修用者以為祭祀志

建武元年光武即位于鄗祭告天地采用元始中郊祭故



事其文曰皇天后土曠顧降命屬秀黎元為民父母秀不敢當群下百僚咸曰王莽竊位秀興義兵平定天下海內蒙恩上當天心下為元元所歸皇天大命敢不敬承。二年正月初制郊兆於維陽城南七里依鄆采元始中故事為圓壇八陛中又為重壇天地位其上皆南鄉西上其外壇上為五帝位其外為壇重營皆紫以像紫宮至七年詔三公曰漢當郊堯其制卿大夫博士議時杜林上疏以為漢起不因緣堯與殷周異宜而舊制以高帝配方軍師在外且可如元年郊祀故事上從之隴蜀平後乃增廣郊祀高帝配食位在中壇上西面北上天地高帝黃帝各用犢

一青帝赤帝共用犢一白帝黑帝共用犢一日月北斗共用牛一四營群神共用牛四凡樂奏書陽朱明西皓玄冥及雲翹育命舞既送神煢俎實於壇南已地。三十年二月群臣上書即位三十年宜封禪泰山詔責白即位三十年百姓怨氣滿腹何事汗七十二代之編錄桓公欲封管仲非之若郡縣遠遣吏上壽盛稱虛美必髡兼令也曰從此群臣不敢復言。三十二年正月上齋夜讀河圖會昌符曰赤劉之九會命岱宗不慎克用何益於承誠善用之姦偽不明感此文迺詔松等復案索河雒讖文言九世封禪事者松等列奏迺許焉於是求元封時故事議封禪所



施用有司奏當用玉牒書歲方石有玉檢又用石檢十枚
列於石傍檢用金縷五周以水銀和金以為泥玉重二方
石四角又用石碑立壇丙地以刻書上用石功難又欲
及二月封故詔松欲因故封石空檢更加封而已松上疏
爭之以為登封之禮告功皇天垂後無窮以為萬民也承
天之敬尤宜章明奉圖畫之瑞尤宜顯著今因舊封實寄
玉牒故石下恐非重命之義遂刻方石中命容玉牒上至
奉高遣工先上山刻石文皆經識所傳是月辛卯柴燎封
泰山甲午禪于梁陰以承靈瑞以為兆即以吉日刻玉牒
書函藏金匱璽印封之太尉奉璽以告高廟歲于廟室西
壁石室高主室之下

祭祀中

明堂

辟雍

靈臺

迎氣

增祀

六宗

老子

是年初營北郊明堂辟雍靈臺北郊在維陽城此四里為
方壇四陛。三十三年正月辛未郊別祀地祇位在南面
西上高皇后配西面北上皆在壇上中嶽在木四嶽各在
其方中營內海在東四瀆河西濟此淮東江南地祇高后
用犢各一五嶽共牛一四海共牛一奏樂如南郊明帝永
平二年正月辛未初祀五帝於明堂光武帝配卒事遂升



靈臺以望雲物。迎時氣五郊之兆于雒陽四方中兆在
未壇皆三尺立春之日迎春於東郊祭青帝勾芒歌青陽
八佾舞雲翹之舞立夏之日迎夏於南郊祭赤帝祝融歌
朱明舞雲翹之舞先立秋十八日迎黃靈於中兆祭黃帝
后土歌朱明舞雲翹者命之舞立秋之日迎秋于西郊祭
白帝尊收歌西皓舞有命之舞立冬之日迎冬于此郊祭
黑帝玄冥歌玄冥舞有命之舞

章帝元和二年議增修群祀二月東巡狩使使者奉一太
牢祠帝堯於濟陰成陽靈臺上辛魯祠東海恭王及孔子
七十二弟子又為靈臺十二門作詩各以其月祀而奏之

安帝元初六年以尚書歐陽家說謂六宗者在天地四方
之中為上下四方之宗以元始中故事謂六宗易太子之
氣日月雷公風伯山澤者為非是迺更立六宗祀於雒陽

西北戌亥之地禮北大社也

伏生馬融謂萬物天覆地載
春生夏長秋收冬藏為六宗

歐陽和伯夏侯建謂天地四方之間助陰陽變化者也孔
安國謂禮記祭府祭寒暑祭日祭月之類為六宗賈逵謂
日宗月宗是宗祭
宗海宗河宗也

桓帝即位十八年好神僊事延熹八年初使中常侍之陳
國苦縣祠老子九年親祠老子於濯龍文廟為壇飾淳金
銀器設蓋之坐用郊天樂也

祭祀下



宗廟

社稷

靈星

先農

迎春

建武三年正月立高廟于雒陽四時禘祀高帝為太祖文帝為太宗武帝為世宗如舊餘帝四時及臘一歲五祀三年立親廟雒陽時寇賊未夷祀儀未設至十九年盜賊討除戎事差息於是張純朱浮奏議禮詔孝宣帝有功德其上尊號曰中宗遂以合祭高廟為常後以三年冬禘五年夏禘之時但就陳祭毀廟主而已謂之殷太祖東面惠文武元帝為昭景宣帝為穆惠景昭三帝非殷祭時不祭明帝即位以光武撥亂中興更為起廟尊號曰世祖廟以元帝於光武為穆故雖非宗不致也後遂為常明帝臨終遺

詔遵儉無起寢廟藏主於世祖廟更衣孝章即位不敢違以更衣有小別上尊號曰顯宗廟間祠於更衣四時合祭於世祖廟章帝崩遺詔如先帝故事和帝不敢違上尊號曰肅宗後帝承尊皆藏主于世祖廟積多無別是後顯宗但為陵寢之號獻帝即位蔡邕等以和帝以下功德無殊而有過差不應為宗及餘非宗者追尊三后皆奏毀之四時所祭高廟一祖二宗及近帝四凡七帝古不墓祭漢諸陵皆有園寢承秦所為也說者以為古宗廟前制廟後制寢以象人之居前有朝後有寢也月令有先薦寢廟詩稱寢廟奕奕言相通也廟以藏主以四時祭寢有衣冠几杖

象生之具以為新物秦始出寢起於基側漢因而弗改故陵上稱寢殿起居衣服象生人之具古寢之意也

建武二年立太社稷于雒陽在宗廟之右方壇無屋有墻門而已禮記曰天子太社必於國也二月八月及臘一歲三

祠皆太牢具使有司祠禮記及國語皆謂共工氏之子曰句龍為后土官能平九土故祀以為社烈山氏之子曰杜

能植百穀自夏以上祀以為稷至殷以社久遠而堯時葉為后稷亦植百穀故廢社祀葉為稷大司農鄭玄說古者

官有大功則配食其神故句龍配食於社葉配食於稷郡縣置社稷牲用羊豕唯州所治有社無稷以其使官古者

師行平有載社主不載稷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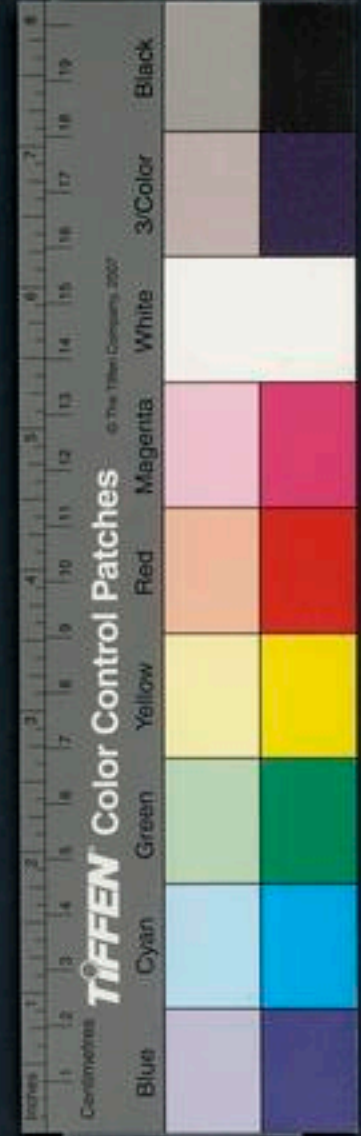
漢興八年有言周興而邑立后稷之祀於是高帝令天下立靈星祠言祠后稷而謂之靈星者以后稷為配食星也

舊說星謂天田星也一曰龍左角為天田官主穀祀用壬辰位祠之壬為水辰為龍就其類也牲用太牢縣邑令長

侍祠舞者用童男十六人舞者象教田初為芟除次耕種耘耨驅爵及獲刈春籩之形象其功也

縣邑常以乙未日祠先農於乙地以丙戌日祠風伯於戊地以巳丑日祠雨師於丑地用羊豕

立春之日皆青幡情迎春于東郭外三時不迎



論曰臧文仲祀爰居而孔子以為不知漢書郊祀志著自秦以來迄于王莽典祀或有未修而爰居之類象焉世祖中興蠲除非常修復舊祀方之前事邈殊矣嘗聞儒言三皇無文結繩以治自五帝始有書勅至於三王俗化彫文詐偽漸興始有印璽以檢姦萌然猶未有金玉銀銅之器也自上皇以來封泰山者至周七十二代封者謂封土為壇柴祭告天伐興成功也易姓則改封者著一代之始明不相襲也繼世之主巡狩則脩封以祭而已自秦始皇孝武帝封泰山本由好僊信方士之言造為石檢印封之事也所聞如此雖誠天道難度然其大較猶有本要天

道脩誠約而不費者也故牲用犢器用陶匏殆將無事於檢封之間而樂難攻之石也且唯封為改代故曰岱宗夏康周宣由廢復興不聞改封世祖欲因孝武故封實繼祖宗之道也而梁松固爭以為必改乃當天既封之後未有福而松卒被誅死雖罪由身蓋亦誣神之咎也且帝王所以能大顯于后者實在其德加人民不聞其在封矣言天地者莫大於易易無宗在中之象若信為天地四方所宗是至大也而比太社又為失所難以為誠矣

贊曰天地禋郊宗廟享祀咸秩無文山川具止淫廼國
系典惟皇紀肇自盛敬孰崖厥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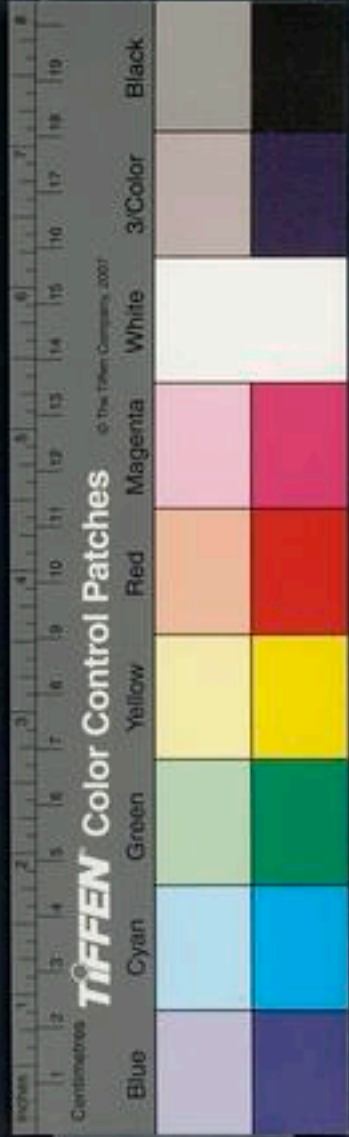
天文志

易曰天垂象聖人則之庖犧氏之王天下仰觀象於天俯觀法於地觀象於天謂日月星辰觀法於地謂水土州分形成于下象見於上故天地設位星辰之象備矣三皇邁化協神醇朴謂五星如連珠日月若合璧至於書契之興五帝是作軒轅始受河圖闕苞授規日月星辰之象故星官之書自黃帝始至高陽氏廼命重黎唐虞之時羲仲和仲夏有昆吾湯則巫咸周之史佚長弘宋之子韋楚之唐茂魯之梓慎鄭之裨範魏石申夫或云石申父齊國甘公皆掌天文之官秦燔詩書以愚百姓六經典籍殘為灰炭星官

之書全而不毀漢興司馬著史記作天官書劉向廣洪範災條作五紀皇極之論孝明帝使班固叙漢書而馬續述天文志謝沈書曰蔡邕據漢武已後星驗著明以續前志然則按雖其下者今紹漢書作天文志起王莽迄獻帝言其時星辰之變象表之應以顯天戒明王事焉

王莽地皇三年十一月有星孛于張字或謂之彗星所以除穢而布新也後一年光武起兵舂陵四年書有雲氣如壞山墮軍上所謂營頭之星是時莽兵亂敗自相賊死者數萬人營頭之變覆軍流血之應也

建武九年十一月金犯軒轅軒轅者後宮之官大星為皇



東漢書卷之三十一 天文志 四
后金犯之為失勢是時郭后廢為中山太后陰貴人立為后。十年十二月大流星如缶出柳入軫柳為周軫為秦蜀是天使從周入蜀時光武使大司馬吳漢擊公孫述。十二年正月己未小星流百枚以上四面行庶民移徙之象

甲元二年十月大流星從西南東北行中郎將竇固等將兵征西之應

聖明永平三年六月彗星出天船是歲伊維水溢。十四年正月客星出昴昴生邊兵後一年都尉耿秉等將兵擊匈奴

孝和永元元年正月有流星起參二月流星起天棓參為邊兵天棓為兵其六月竇憲耿秉鄧鴻出朔方追單于至西海是歲雨水漂人民是其應。十一年五月流星大如瓜起氐西南行明年蜀郡旄牛徼外夷歸義內屬
孝順永和三年太白五晝見時大將軍梁商父子秉勢故太白常晝見也

孝桓永壽三年七月太白犯心前星為大臣後將軍梁冀自殺

孝獻建安十一年正月星孛于北斗首在斗中尾貫紫宮占曰彗星掃太微宮人主易位其後魏文帝受禪



五行志

五行傳說前志錄之詳矣故應紹董巴譙周選建武以來災異今合而論之以續前志云

桓帝元嘉中京師婦女作愁眉啼粧墮馬髻折要步齟齬笑此近服妖也天誠告曰兵馬將往收捕婦女憂愁蹙眉啼泣吏卒掣頰折其要脊令髮頽邪雖強語笑無復氣味也。延熹中京師長者皆著木屐此服妖也九年當事始發多有逃走不就考者九族拘繫及所過歷長少婦女皆被桎梏應木屐之象也

獻帝建安中男子之衣好為長躬而下甚短女子好為長

裙而上甚短時莫嗣以為陽無下而陰無上也天下未欲

平也後遂大亂

也。延熹五年太學門無故自壞襄嘗以為文德將喪教化廢

建武六年蜀童謠曰黃牛白腹五銖當復五銖漢家貧明當復也

順帝末京都童謠曰直如弦死道邊曲如鉤反封侯後梁冀專國號令李固幽斃于獄暴屍道路而胡廣封樂鄉侯

趙戒厨亭侯云

桓帝初京都童謠曰城上烏尾畢連公為吏子為徒一徒



死百乘車班班入河間河間婢女工數錢以錢為室金為堂石上慊慊春黃梁梁下有縣鼓我欲擊之承卿怒此皆謂為政貪也又曰游平賣印自有平不辟豪賢及大姓到延熹末竇武字游平拜城門校尉與太傅陳蕃合心戮力惟德是建印綬所加咸待其人豪賢大姓皆絕望矣靈帝熹平三年右校別作中有兩榑樹皆高四尺許其一株宿夕暴長長丈餘大一圍作胡人狀頭目鬚髮髻備具京房易傳曰王德衰下人將起則有木生人狀

安帝延光三年有五色大鳥集濟南臺時以為鳳凰陽明之應故非明主則不見凡五色大鳥似鳳者多羽蟲之孽

靈帝光和四年五色大鳥見于新城衆鳥隨之時以為常侍黃門專權羽翼之時也衆鳥之性見非常班駁好聚觀之

延熹八年河水清襄楷上言河者諸侯之象清者陽明之徵豈獨諸侯有規京都計耶明年解犢亭侯為漢嗣是為靈帝

光和六年秋金城河溢

和帝永元五年郡國三兩雹大如鷄子是時和帝用酷吏周紆為司隸校尉刑誅深刻

桓帝延熹四年京師兩雹大如鷄子是時桓帝誅殺過差



又寵小人

延光元年四月郡國兩甯大如鷄子傷稼時安帝信讒無辜死者多四年冬雷是時太后攝政上無所與太后崩皇后兄閼顯兄弟更秉威權上不親萬機從容寬仁任臣下

光初元年詔策問連年蝗蟲豈對曰貪苛之所致安帝永初元年地震李固曰地者陰也法當安靜今越陰之職專陽之政故應以震動是時鄧太后攝政專事靈帝熹平四年螟蟲為害是時靈帝用中常侍曹節等讒言禁錮海內清英之士謂之黨人

建寧五年河內婦食夫河南夫食婦

獻帝初平中長沙桓氏死棺斂月餘其平聞棺中聲發之遂生占曰至陰為陽下人為上其後曹公由庶士起建安中越雋有男化為女子時周群上言哀帝時亦有此異將有易代之事

東萊先生東漢詳節卷之三

東漢詳節卷之三

二四

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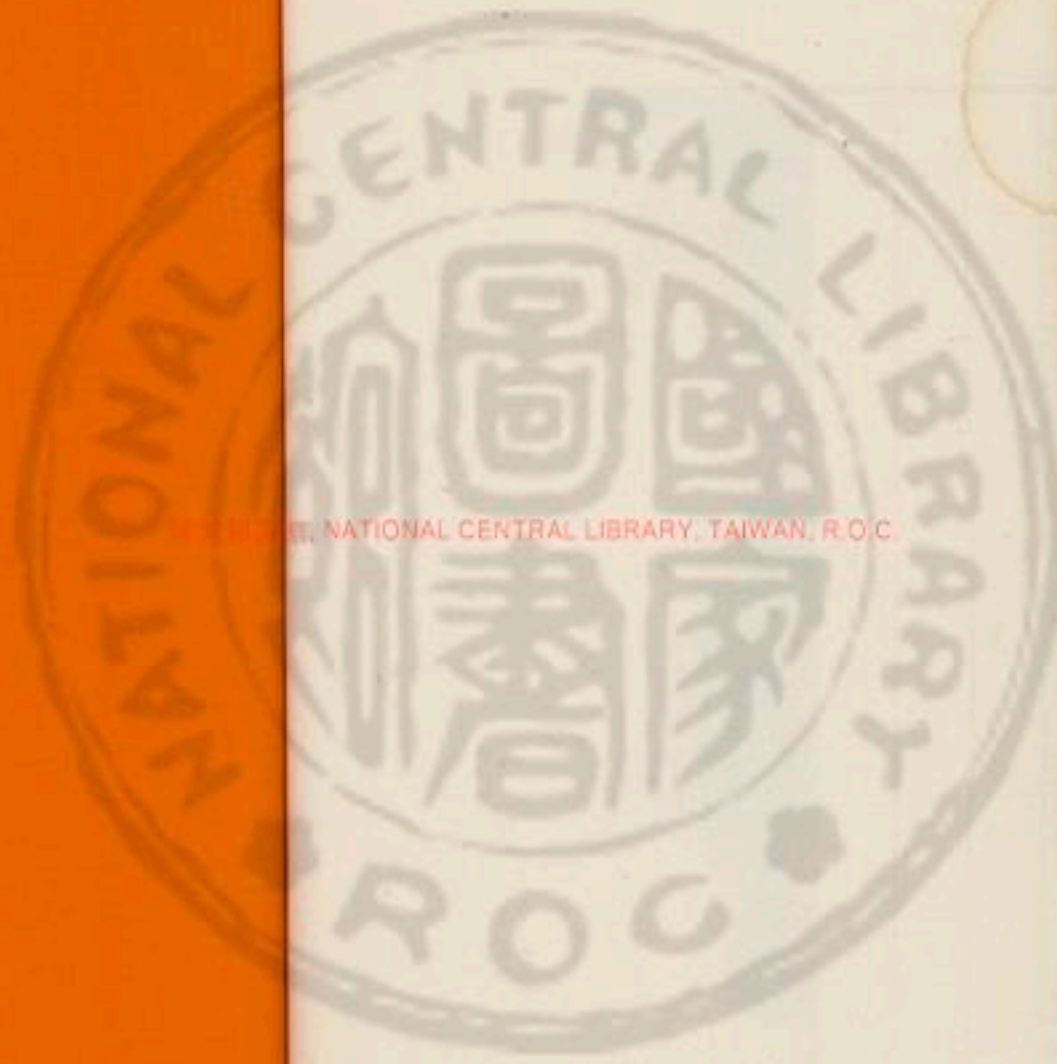
四





東漢書卷之三
五行志
二十四
曆
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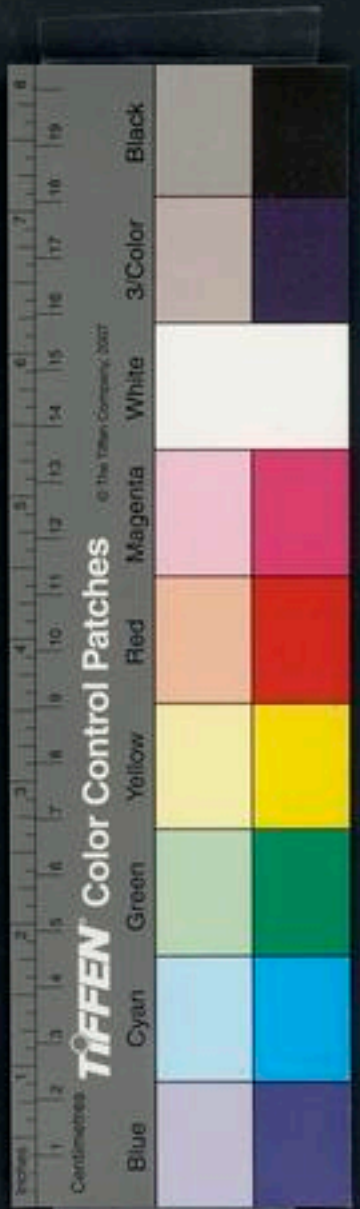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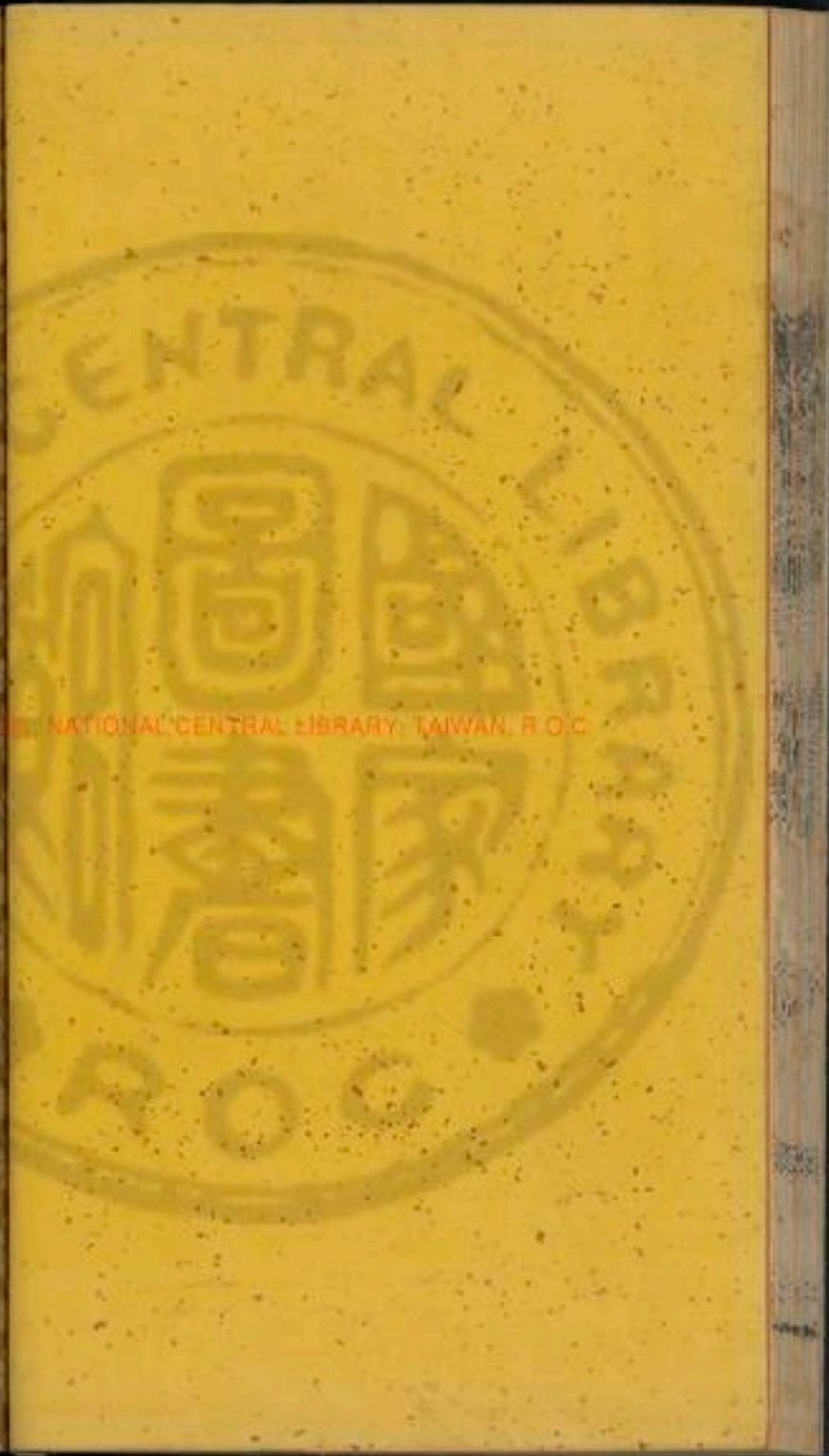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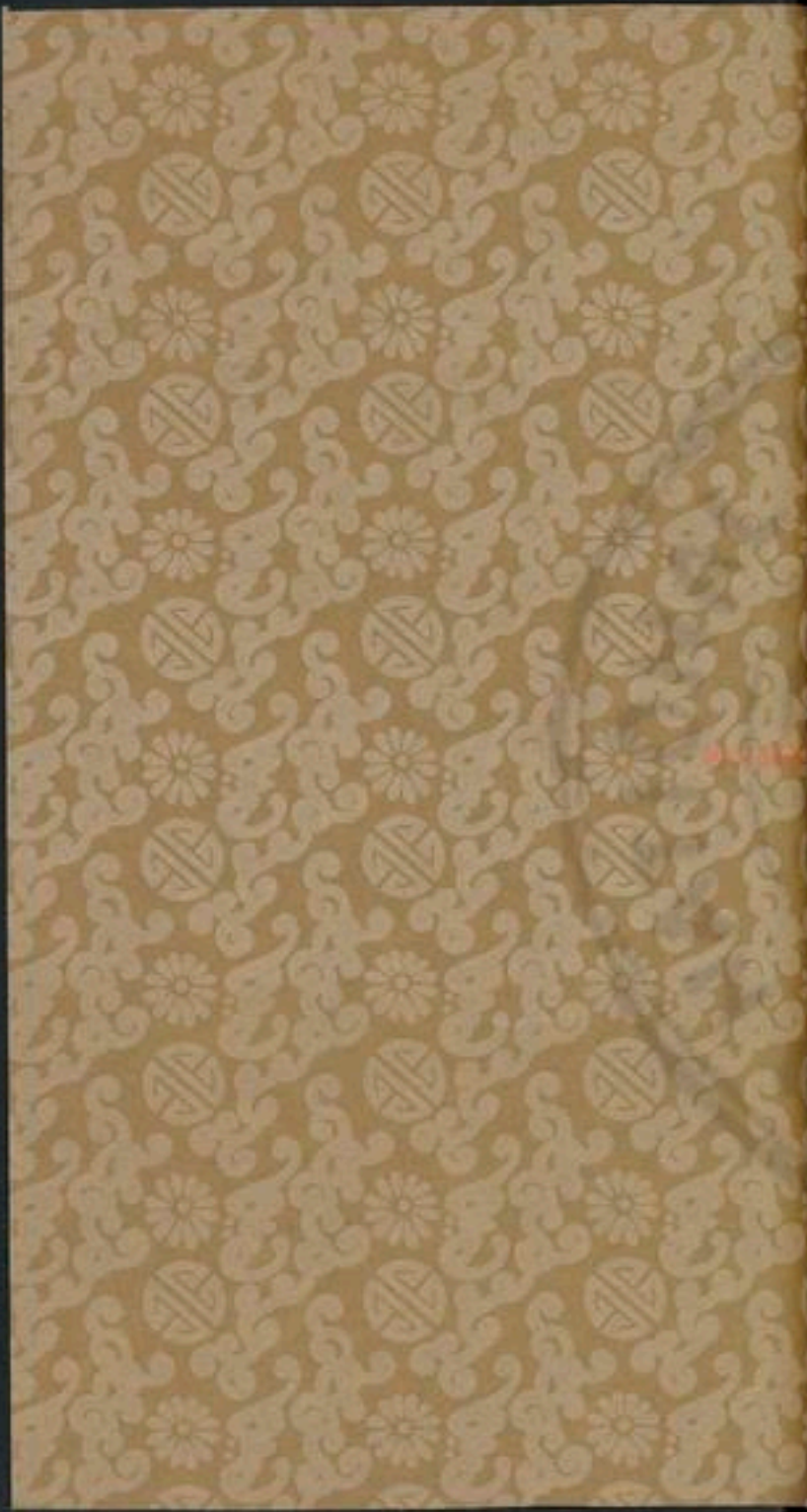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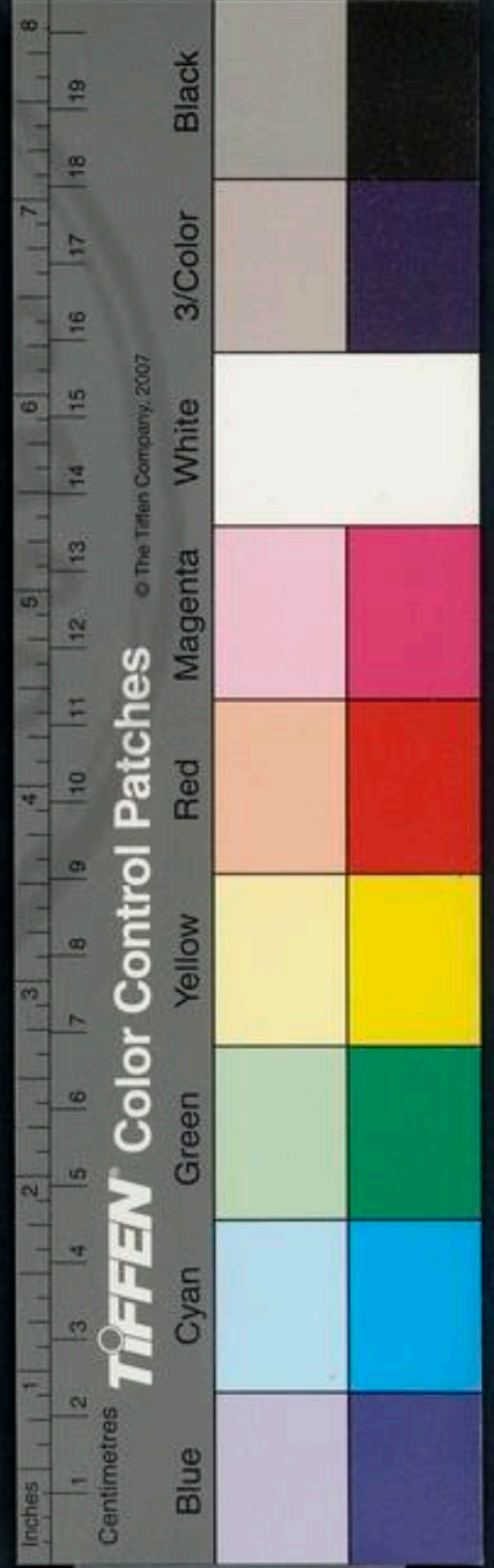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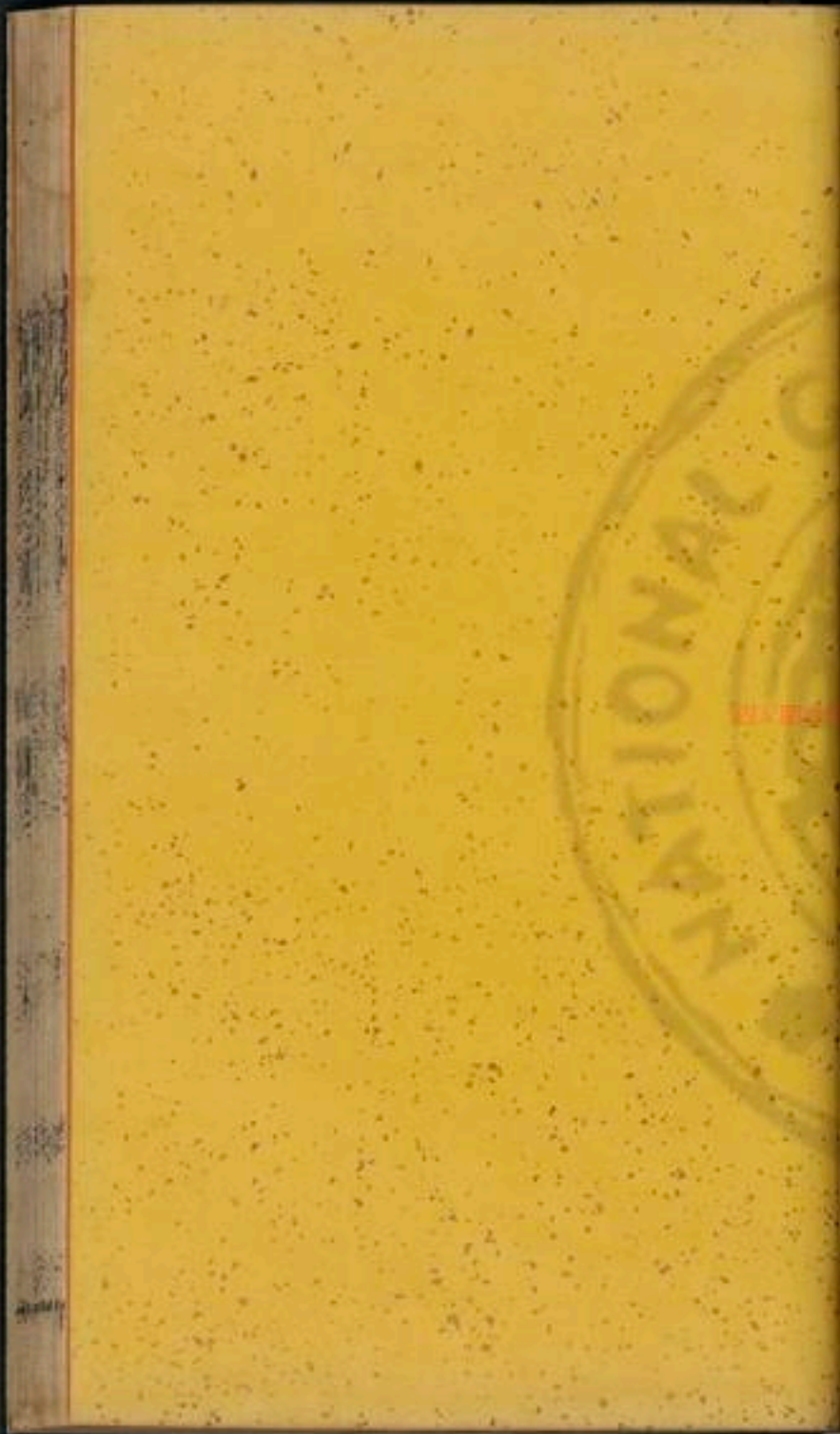
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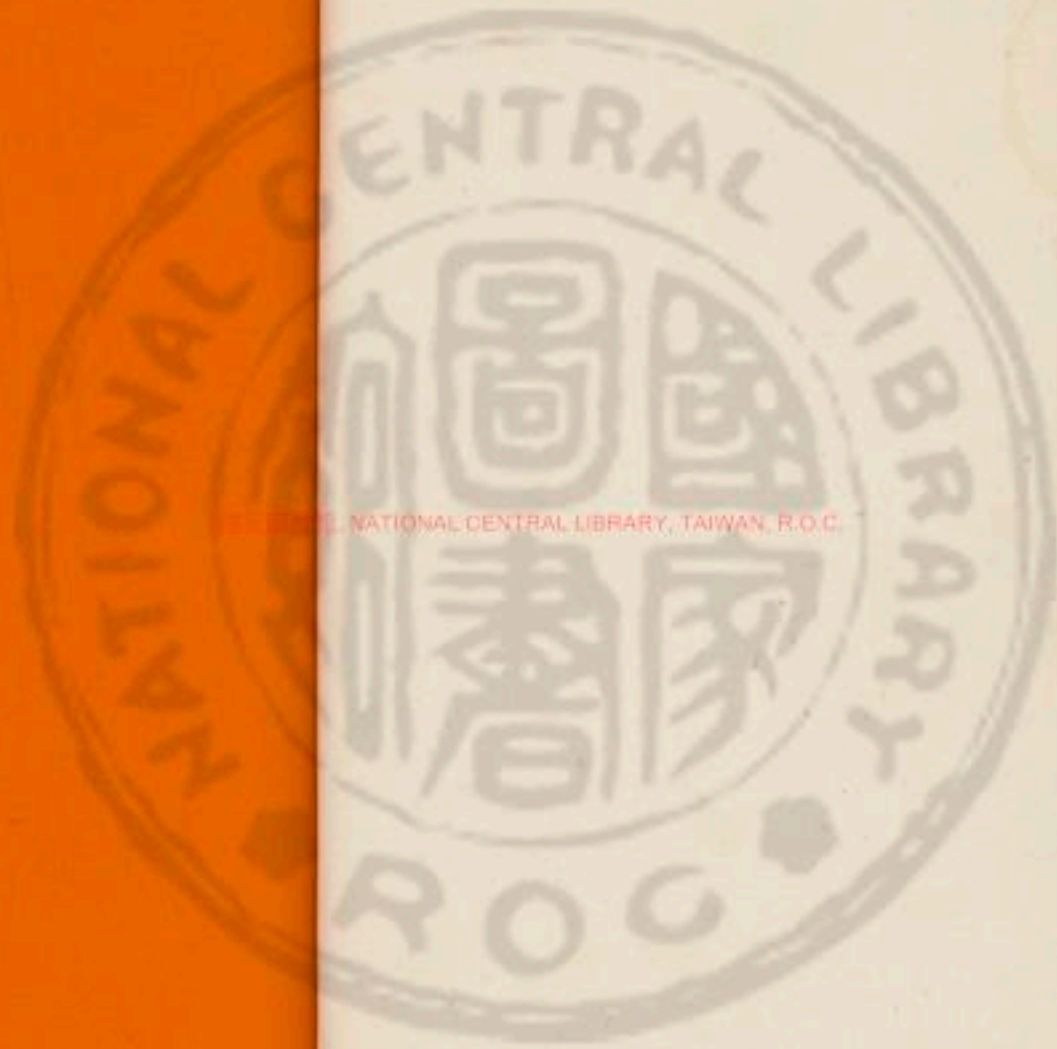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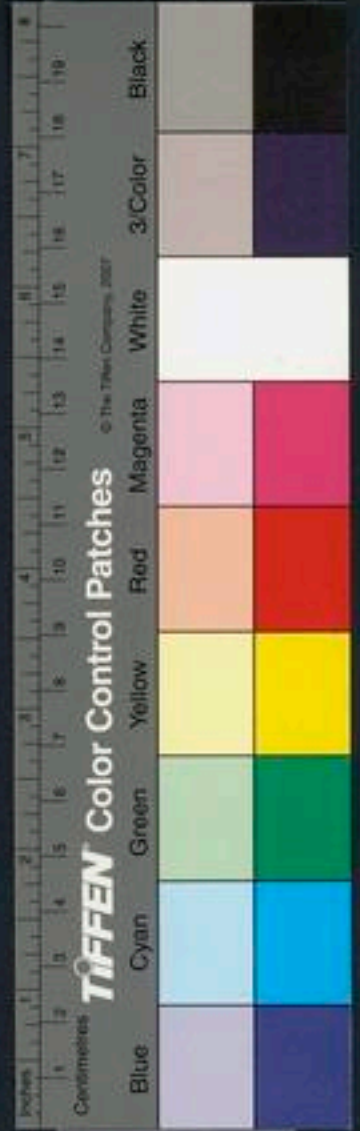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089188 > ad



東萊先生東漢詳節卷之四

郡國志

漢書地理志記天下郡縣本末及山川奇異風俗所由至矣今但錄中興以來郡縣改異及春秋三史會同征伐地名以為郡國志凡前志有縣名今所不載者皆世祖所并省也前無今有者後所置也凡縣名先書者郡所治也

受命始作舟車以濟不通乃推分星次以定洋度自斗十七度至雙女七變一名類女曰星紀之次於辰在丑謂之赤奮若於律為黃鐘斗建在子今吳越分野自雙女八度至危十六度曰玄枵之次一名天倉於辰在子謂之因於律為太呂斗建在丑今齊分野自危十七度至奎四度曰參之次一名婁營於辰在亥謂之大淵於律為太簇斗建在寅今衛分野自奎五度至胃六度曰降婁之次於辰在戌謂之閭茂於律為夾鍾斗建在卯今魯分野自

東萊先生東漢詳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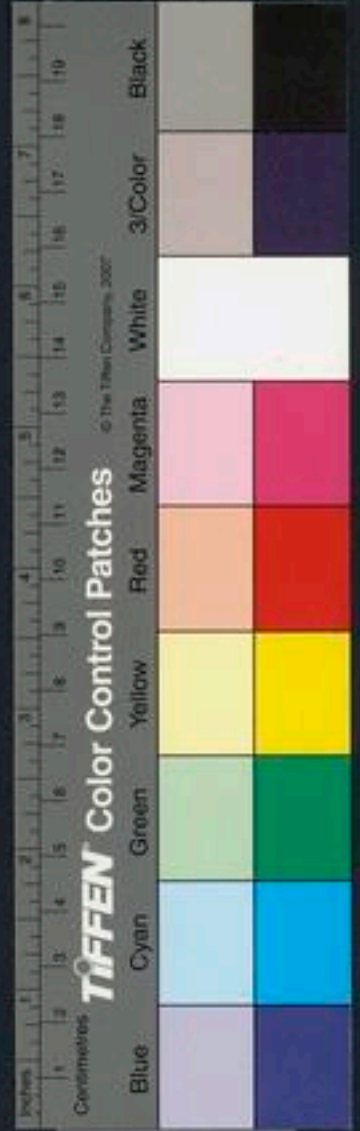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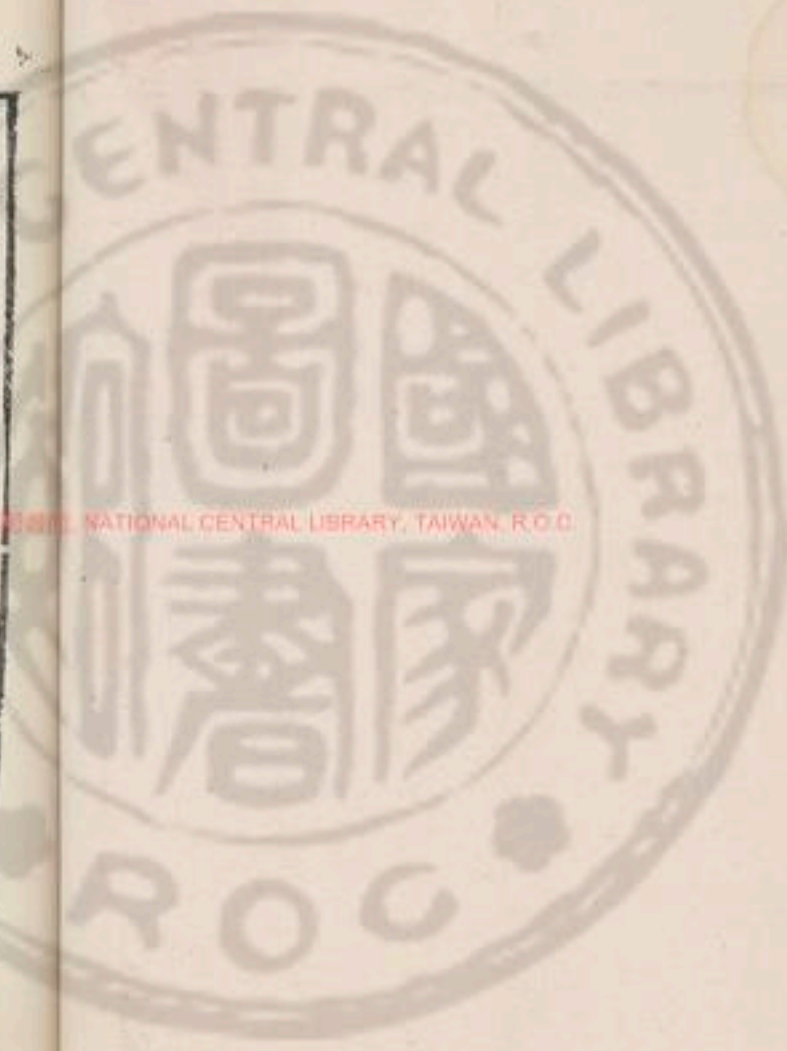
郡國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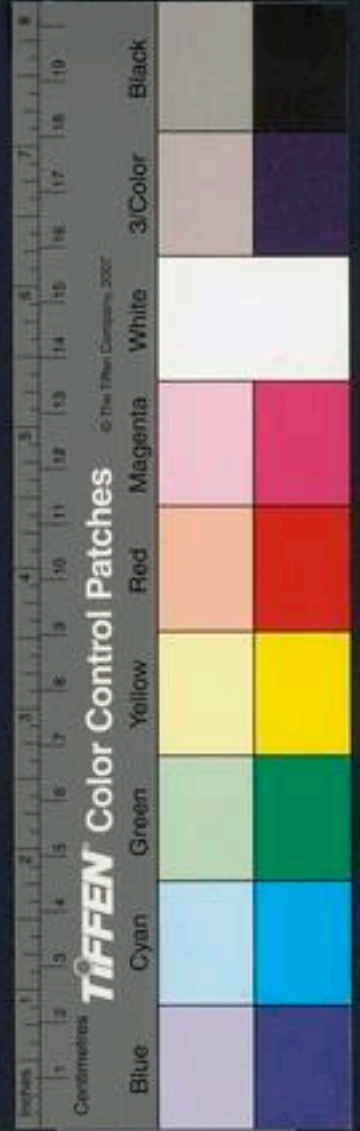
一

東

享

三





東漢書卷之九十四 君臣志

律為咄洗牛建在辰今題分野自單十二度至東井十五
 度曰實流之次於辰在申謂之昭灘於律為中品斗建在
 巳今晉謂分野自井十六度至柳八度曰鶴首之次於辰
 在木謂之治於律為蕤賓斗建在午今泰分野自柳九
 度至張十七度曰鶴火之次於辰在午謂之蕤一各於辰
 律於律為林鍾斗建在辰今周分野自張十八度至軫十一
 度曰鶴居之次於辰在巳謂之大荒落於律為夷則斗建
 在甲今蕤分野自軫十二度至氏四度曰壽星之次於辰
 在辰謂之執於律為南呂斗建在酉今韓分野自氏五
 度至尾九度曰大火之次於辰在卯謂之畢闕於律為無
 射斗建在戌今宋分野自尾十度至斗十度謂之畢闕於律為
 而論曰折木之次於辰在寅謂之攝提格於律為應鍾十
 二分壬辰之所野九於辰在寅謂之攝提格於律為應鍾十
 百八十二星東方蒼龍二十二星七宿四七二十八宿合一
 十五星九十八度四分度之一西一方白虎五十一星八十三
 度南方朱雀六十四星百一十二度周天三百六十五度
 四方度之一度二千九百三十二度周天三百六十五度
 三度三十二分度之十四各以附其七宿間距周天積

百七萬九百一十三里徑三十五萬六千九百七十一里
 山海經稱禹使大章步自東極至西極北盡於此重二億三
 五百里七十一步又使實亥步南極北盡於此重二億三
 萬二千五百里七十五步四海之內則東西二萬八千里
 南北二萬六千里出水者八千里受水者八千里名山五
 千三百五十經六萬四千五百六十六里出銅之山四百六十
 七出鐵之山三千漢書地理志承秦三十六郡縣邑數百
 六百九以供則用後稍分析至于孝率凡郡國百三縣邑道侯國千五百八
 十七世祖中興以官多役煩廼命并合省郡國十縣邑道
 侯國四百餘所至明帝置郡一章帝置郡國二和帝置三
 安帝又命屬國別領比郡者六又所省縣漸復分置至于
 孝順凡郡國百五縣邑道侯國千一百八十民戶九百六
 十九萬八千六百三十口四千九百一十五萬二百二十

東漢書卷之第四十一 君國志 二 辰 羅
贊曰衆安后載政治區分侯罷守列民無常君稱號遷
隔封割糾紛略存減益多證前聞

百官志

漢之初興法度草創畧依秦制後嗣因循至景帝感吳楚
之難始抑損諸侯王及至武帝多所改作然而奢廣民用
賈之世祖中興務從節約并官省職費減億計所以補復
殘缺及身未改而四海從風中國安樂者也新汲令王隆
作漢官篇諸文調說較畧不究唯班固著百官公卿表記
漢承秦置官本末迄于王莽差有條貫然皆孝武奢廣之
事又職分未悉世祖節約之制宜為常憲故依其管簿粗

注職分以為百官志

太傅上公一人掌以善導無常職世祖以卓茂為太傅
因省其後每帝初即位輒置太傅錄尚書事亮輒省

太尉公一人掌四方兵事功課歲盡即去其殿最而行賞

罰世祖即位為太司馬建武二十七年改為太尉長史一

人如周署諸曹事掾史屬二十四人西曹主府史署用東

曹主二千石長史遷除戶曹主民戶祠祀農桑奏議事辭

訟事法曹主郵驛科程事尉曹主卒徒轉運事賊曹主盜

賊事決曹主罪法事兵曹主兵事金曹主貨幣監鐵事倉

曹主倉穀事黃閣主簿錄省眾事



司徒公一人掌人民事凡教民孝悌遜順謙儉養生送死
之事則議其制建其度凡四方民事功課歲盡則奏其殿
最而行賞罰凡郊祀之事掌省牲視濯世祖即位為大司
徒建武二十七年去大長史一人掾屬三十一人

司空公一人掌水土事凡營城起邑浚溝洫脩墳防之事
凡四方水土功課歲盡則奏其殿最而行賞罰凡郊祀之
事掌掃除樂器世祖即位為大司空二十七年去大長史
一人掾屬二十九人

將軍不常置掌征伐皆叛比公者四第一大將軍次驃騎
將軍次車騎將軍次衛將軍又有前後左右將軍漢興置大將軍

駙馬位次丞相車騎將軍左右前後皆金紫位次上卿衆多皆主征伐事訖皆罷大將軍長史司馬皆一人職參謀議掾屬千九人其領軍

皆有部曲

太常卿一人中二千石如大掌禮儀祭祀每祭祀先奏其
禮儀及行事常養天子每歲試博士奏其能否大射養老
亦如之承一人比千石

太史令一人六百石掌天時星曆凡國祭祀喪娶之事掌
奏良日及時節禁忌凡國有瑞應災異掌記之

博士祭酒一人官名祭酒佐一位之元博士十四人比
六百石易四施孟梁丘京氏尚書三歐陽大小夏侯氏詩



三魯齊韓氏禮二大小戴氏春秋二公羊嚴顏氏

太祝令一人六百石凡國祭祀掌讀祝及迎送神

太宰令一人六百石掌宰工鼎俎饌具之物

太子樂令一人六百石掌伎樂九國祭祀請奏樂及大饗

用樂掌其陳序

如古大齊

右屬太常中興省前九十官

案前書十官有太宰均官都水雍太

祝五職各一尉

光祿勳卿一人中二千石掌宿衛宮殿門戶典謁署郎更

直執戟宿衛門戶考其德行而進退之

熱猶開也主殿丞官門戶之職

一人比千石

五官中郎將一人比二千石主五官郎九郎官皆主更直

執戟宿衛諸殿門

虎賁中郎將比二千石主虎賁宿衛

武帝置期門平帝更名虎賁舊作虎奔言

如虎之奔也虎賁中郎比六百石虎賁侍郎比四百石虎賁郎

中比三百石節從虎賁比二百石又者轉遷才能差高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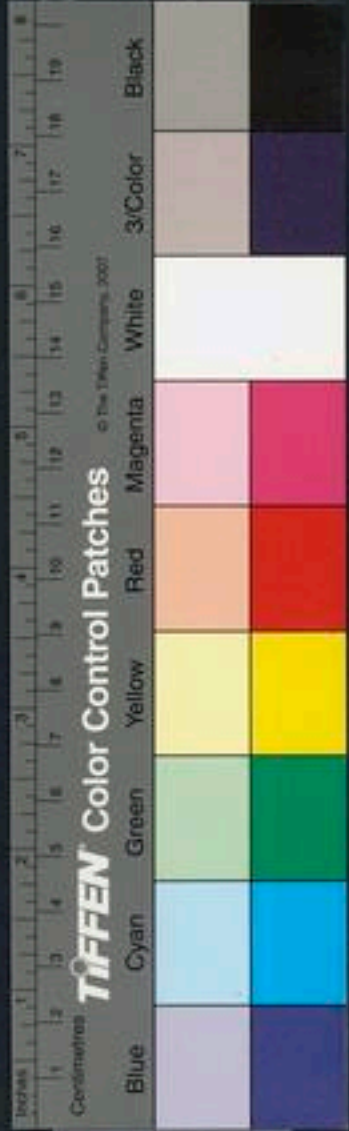
中郎

羽林中郎將比二千石主羽林郎羽林郎比三百石掌宿

衛侍從常選漢陽隴西安定北地上郡西河凡六郡良家

補本武帝以便馬從獵還宿殿陛臺殿下室中故號嚴郎

羽林左監六百石主羽林左騎右監六百石主羽林右騎



奉車都尉比二千石掌御乘輿車

駙馬都尉比二千石掌駙馬都尉比二千石監羽林騎

光祿大夫比二千石凡大夫議郎皆掌顧問應對無常事

謁者僕射一人比二千石為謁者臺率天子出奉引古重

習武有主射以督錄之故曰僕射

右屬光祿勳中興省車戶騎凡三將主車曰車郎

衛尉卿一人中二千石掌宮門衛士宮中徼巡事丞一人

比千石

公車司馬令一人六百石掌宮南闕門凡吏民上章四方

貢獻及徵諸公車者

南宮衛士令一人六百石掌南宮衛士

北宮衛士令一人六百石掌北宮衛士

左右都候各一人六百石主劍戟士及天子有所收考宮

掖門每門司馬一人比千石南宮南屯司馬主平城門蒼

龍司馬主東門玄武司馬主玄武門北屯司馬主北門北

宮朱爵司馬主南掖門東明司馬主東門朔平司馬主北

門凡七

右屬衛尉中興省旅賁令衛士一人丞漢官自錄曰右三卿

太尉

太僕卿一人中二千石掌車馬天子每出奏駕上鹵簿用



大駕則執馭丞一人比千石

考工令一人六百石主作兵器弓弩刀鏃之屬

車府令一人六百石掌乘輿諸車

未央廐令一人六百石主乘輿及廐中諸馬

右屬太僕中興省前六廐及牧師苑養馬分在河

西六郡

廷尉卿一人中二千石掌平獄奏當所應凡郡國獄疑罪皆處當以報正左監各一人左平一人六百石掌平決詔

獄

右屬廷尉武帝以下置中都官獄二十六所世祖

中興省唯廷尉及雒陽有詔獄

大鴻臚卿一人中二千石掌諸侯及四方歸義蠻夷其郊廟行禮替道請行事諸王入朝當郊迎典其禮儀及郡國上計皇太子拜王贊授印綬丞一人比千石

治禮印四十七人主齋同

右屬大鴻臚中興省前典屬國及驛宮別火二令

丞漢儀注別火獄令

宗正卿一人中二千石掌序錄王國嫡庶之次及諸宗室親屬名籍丞二人比千石

諸公主家令一人六百石丞一人三百石其餘屬吏增減



無常

石屬宗正中興省前都司空丞

主罪人

大司農卿一人中二千石掌諸錢穀金帛諸幣幣邊郡諸
官請調度者皆為報給損多益寡取相給足丞一人比千

石
太倉令一人六百石主受郡國傳漕穀

平準令一人六百石掌知物賈主染練作采色

導官令一人六百石主春御米及作乾糲導擇丞二人

石屬大司農郡國鹽鐵官本屬司農中興皆屬郡
縣餘均輸等皆省

少府卿一人中二千石掌諸服御諸物衣服寶貨珍膳之
屬丞一人比千石

太醫令一人六百石掌諸醫藥丞方各一人

太官令一人六百石掌御飲食左丞主飲食甘丞主膳具
湯丞主酒果丞主果

上林苑令一人六百石主苑中禽獸

侍中比二千石掌侍左右替導眾事顧問應對法駕出則
多識者一人參乘中常侍千石宦者無負後增秩比二千
石掌侍左右從入內宮替導內眾事顧問應對給事黃門
侍郎



東漢書卷之六十四 百官志 一八 辰 四

小黄門六百石掌侍左右受尚書事

黃門令一人六百石宦者主省中諸宦者

中黃門冗從僕射一人六百石主中黃門冗從居則宿衛

直守門戶出則騎從夾乘輿車

掖庭令一人六百石掌後宮貴人采女事

祠祀令一人六百石典中諸小祠祀

鈎盾令一人六百石典諸近池苑園遊觀之處

中藏府令一人六百石掌中幣帛金銀諸貨物

尚方令一人六百石掌工作御刀劍諸好器物

尚書令一人千石承秦所置武帝用宦者更為中書謁者

令成帝用士人復故掌

尚書僕射一人六百石

尚書六人六百石成帝初置尚書四人分為四曹常侍曹

尚書主公卿事二千石曹尚書主郡國二千石事民曹尚

書主凡吏上書事客曹尚書主外國夷狄事世祖分二千

石曹又分客曹為南主客曹北主客曹凡六曹左右丞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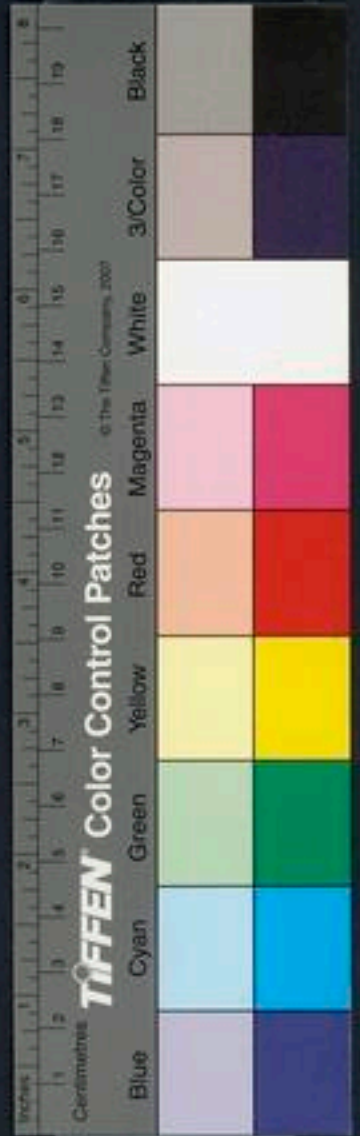
一人四百石掌錄文書期會

符節令一人六百石主符節事凡遣使掌授節尚符璽郎

中四人主璽及虎符竹符之半者

御史中丞一人千石在殿中密舉非法

東漢書卷之六十四 百官志 一八 辰 四



治書侍御史二人六百石掌選明法律者為之凡天下諸
讞疑事掌以法律當其是非

侍御史十五人六百石掌察舉非法受公卿群吏奏事有
違失舉劾之凡郊廟朝會則一人監威儀有違失則劾奏

右屬少府少府本六丞中興省前少府五丞及湯
官織室之屬

執金吾一人中二千石掌宮外戒司非常水火之事及主
兵器吾猶禦也執金華以御非常丞一人比千石

右屬執金吾中興省前左右中候及中壘丞尉之
屬

太子太傅一人職掌輔導太子

大長秋一人二千石前或用士人中興常用宦者職掌奉
宣中宮命丞一人六百石

中宮謁者令一人六百石主報中章

中宮尚書五人六百石主中文書
中宮私府令一人六百石主歲幣帛諸物

中宮黃門冗從僕射一人六百石主中黃門冗從

中宮署令一人六百石主中宮請署天子數女騎六人丞
復道丞各一人復道丞主中閣道

右屬大長秋舊有詹事一人位在長秋上成帝省



之以其職并長秋

太子少傅二千石亦以輔導為職悉主太子官屬

太子率更令一人千石主庶子舍人更直職似光祿

太子庶子四百石如三署中郎

太子舍人二百石更直宿衛如三署郎中

太子家令一人千石主名數飲食職似司農少府

太子僕一人千石主車馬職如太僕

太子洗馬比六百石職如謁者太子出則當直者任前導
威儀

太子中盾一人四百石主周衛徼循

太子衛率一人四百石主門衛士

右屬太子少傅凡初即位未有太子官屬皆罷唯
舍人不省領屬少府

將作大匠一人二千石掌修作宗廟路寢宮室陵園土木
之功丞一人六百石

左校令掌左工

右校令掌右工

右屬將作大匠

城門校尉一人比二千石掌雒陽城門十二所按今其平

城門比宮門屬衛尉上西門雍門廣陽門津門小苑門闕



陽門耗門中東門上東門穀門夏門凡十二門

右屬城門校尉

北軍中候一人六百石掌監五宮

屯騎校尉一人比二千石掌宿衛兵

越騎校尉步兵校尉長水校尉射聲校尉皆掌宿衛兵

右屬北軍中候舊有中壘校尉領北軍營壘之事

有胡騎虎賁校尉皆武帝置中興自中壘但置中

候以監胡騎并長水虎賁并射聲

司隸校尉一人比二千石

職在出外京師外部諸郡無所不
糾對之六外戚三公以下無尊卑

入宮闕中
道稱使者

武帝初置持節掌察舉百官以下及京師近郡犯法者建

武中并領一州從事史十二人都官從事主察舉百官犯

法者功曹從事主州選舉及衆事別駕從事校尉行部則

奉引錄衆事簿曹從事主財穀簿書其有軍事則置兵曹

從事皆州自辟除故通為百石云外十二州每州刺史一

人六百石武帝初置刺史十三人成帝更為牧秩二千石

建武十八年復為刺史十二人各主一州其一州屬司隸

校尉諸州常以八月巡行所部郡國錄囚徒考殿最歲盡

詣京師奏事申與但因計吏世祖省郡縣四百餘所後世

稍復增之每郡置太守一人二千石丞一人凡郡國皆掌



治民進賢勸功決訟檢姦常以春行所主縣勸民農桑振救之絕秋令遣無害吏按訊諸囚平其罪法論課殿最律

有無害都吏如今言公平史漢書者義曰文無所在古蕭何以文無害為師主吏掾歲盡遣吏上計

并舉孝廉郡口二十萬舉一人典兵禁備盜賊景帝更名

都尉武帝又置三輔都尉各一人譏出入邊郡置農都尉

主屯田殖穀又置屬國都尉主蠻夷降者建武省諸郡都

尉并職太守無都試之役

每縣邑道大者置令一人千石其次置長四百石小者置

長三百石侯國之相秩次亦如之皆掌治民顯善勸義禁

姦罰惡捕訟平賊恤民特務秋冬集課上計於所屬郡國

凡縣丞各一人大縣尉二人小縣一人丞署文書典知倉

獄尉主盜賊凡有賊發主名不立則推索行尋案察姦究

以起端緒○鄉置有秩三老游徼有秩郡所署秩百石鄉

五千則掌一鄉入其鄉小者縣置嗇夫一人嗇者省也夫

百姓均皆主知民善惡為役先後知民貧富為賦多少平

其差品三老掌教化凡有孝子順孫貞女義婦讓財計惠

及學士為民法式者皆扁表其門以興善行游徼循禁司

姦盜又有鄉佐屬鄉主民收賦稅風俗通曰國家制○亭

有亭長以禁盜賊漢家因秦大率十里一亭亭留也○里有里魁民有什

伍喜惡以告○邊縣有障塞尉掌禁備羌夷犯塞凡郡縣

東漢書卷之第四 百官志 十二 廣 金



出鹽多者置鹽官主鹽稅出鐵多者置鐵官主鼓鑄

鑄銅為器

城甯鑄冶之時有鼓鑄

有工多者置工官主工稅物有水池及

魚利多者置水官主平水收漁稅在所諸縣置吏隨事不具縣自使匈奴中即將一人比二千石主護南單于

護烏桓校尉一人比二千石主烏桓胡

護羌校尉一人比二千石主西羌

皇子封王其郡為國每置傅一人相一人皆二千石傅主導主以善禮如師不臣也相如太守有長文如郡丞漢初立因項羽所立諸王之制地既廣大且至千里又其官職傅為大傅相為丞相又有御史大夫及諸卿皆秩二千石

百官皆如朝廷國家唯為置丞相其御史大夫以下皆自置之至景帝時吳楚七國恃其國大遂以作亂及其誅滅景帝懲之遂令諸王不得治民令內史主治民政丞相曰相省御史大夫以下官武帝時改內史中尉即中令之名而王國負職皆朝廷為署不得自置至漢成帝省內史治民更令相治民太傅但曰傅中尉一人比二千石職如郡都尉主盜賊即中令一人千石掌主大夫即中宿衛官僕一人千石主車及馭治書比六百石掌奉王使至京都奉璧賀正月至即中二百石衛公宋公建武十三年封周後姬常為衛公殷後孔安為宋公以為漢賓在三公上



之後不考功有誅無絕列侯所食縣為侯國金印紫綬以賞有功功

大者食縣小者食鄉亭武帝元朔二年令諸侯王得推恩

分衆于土國家為封亦為列侯舊列侯奉朝請在長安者

位次三公中興以來唯以功德賜位特進者次車騎將軍

賜位朝侯次五校尉賜位侍祠侯次大夫諸王封者受茅

土歸以立社稷禮也列土特進朝賀正月執璧云每國置

相一人主治民如令長不臣也

關內侯列侯出關就國侯但爵身其有家承秦賜爵十九

等為關內侯無土寄食在所縣民租多少各有戶數為限

賁曰帝道淵默家帥修德宮亦以御衆分職迺克不置不

監無驕無惑程是師徒寧民原國

輿服

聖人興天下之大利除天下之大害躬親其事身履其勤

憂之勞之使天下之民物各得安其性命無天昏暴陵之

災是以天下之民敬而愛之則而象之夫愛之者欲其長

久不憚力役相與起作宮室以雍覆之欲其長久也敬之

者欲其尊嚴不憚勞煩相與起作輿輪旌章表以尊嚴之

斯愛之至敬之極也後世聖人知恤民之憂思深大者必

饗其樂勤仁毓物使不夭折者必受其福故為之制禮以

節之使夫上仁繼天統物不伐其功民物安逸若道自然



莫知所謝。禮服之興也。所以報功。意德尊仁。尚賢故禮。尊尊貴貴。不得相踰。所以為禮也。非其人。不得服其服。所以順禮也。順則上下有序。德薄者退。德盛者綽。故聖人處乎天子之位。服玉藻。遠矧日月。升龍山車。金根飾黃屋。左纛。所以副其德。章其功也。賢人佐聖。封國受民。備散文繡。降龍路車。所以顯其仁。光其能也。及其季末。諸侯宮縣樂。食大夫室門旅。樹陪臣山柰。藻祝降及戰國。奢僭益熾。削滅禮籍。蓋惡有害已之語。競修奇麗之服飾。其輿馬文蔚。玉纓象鑣。金鞍以相夸。上及秦并天下。攬其輿服。上選以供御。其次以錫百官。漢興承秦之制。後稍改定。參稽六經。

近於雅正。故撰輿服著之于以觀古今損益之義云。

車上古聖人見轉蓬始知為輪。輪行可載。因物知生。復為

之輿。輿輪相策。流運罔極。後世聖人觀於天。視斗周旋。魁

方杓曲。五至第七為杓。合為斗。以攜龍角為帝車。於是

廼曲其軸。乘牛駕馬。登險赴難。周覽八極。自是以來。世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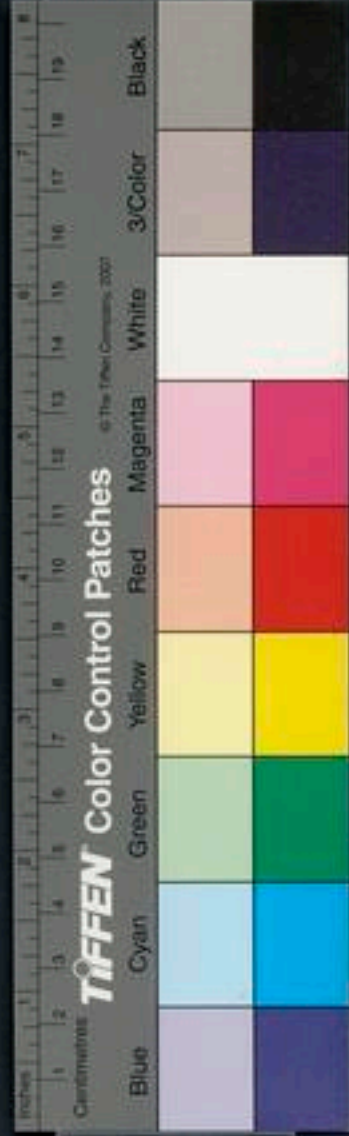
其飾。至奚仲為夏車。正建其旂。旒尊卑上下各有等級。本

云奚仲始作車。古史考曰。黃帝作車。引重致遠。其後少昊時。駕牛為時。奚仲駕馬。臣昭案。服牛乘馬。其所起遠矣。豈奚仲為始。世本之周室大備。官有六職。百工與居一焉。一

器而群工致巧者。車最多。故輿方法地。蓋圓象夫三十幅。

以象日月。蓋弓二十八。以象列星。龍旂九旂。諸侯之七。仍

所建也。





東漢書卷之四十一 禮志 一十六

齊軫轉後以象大火鳥旗七旂州里之五仞齊較車高以

象鷄犬熊旂六旂師都之五仞齊有以象參伐龜旄四旂

所建縣師之四仞齊首以象營室狐旌枉矢以象弧也親禮曰

諸旂於編則旌旗之屬皆有弧也此諸侯以下之所建者也天子五路五

路象路車路木路天子所乘曰以玉為飾錫樊纓十有

再就鄭玄曰錫面當歷刻金為之所謂鑣建太常十有二

旂九仞曳地日月升龍象天明也秦并天下闕三代之禮

或曰旂瑞山車金根之色旂曰乘根秦改曰漢乘秦制御

為乘輿所謂孔子乘駟之輅者也

金根輪朱班重牙牙也者以為固馱較兩轄金薄繆龍為

輿倚較交錯之形文虎伏軾龍首銜鞞左右吉陽簷鸞

雀立衡櫜文畫翰羽蓋華蚤翠羽蓋黃表建大旂十有二

旂畫日月升龍駕六馬象鑣鏤錫金鏐方鉉插翟尾金駮

也在馬髦前方鉉鐵也在馬鏤鏤後有三孔神翟尾其中朱兼樊纓赤罽易茸金就十

有二左纛以鞚牛尾為之在左駢馬鞞上大如斗是為德

車五時車安立亦皆如之各如方色馬亦如之耕車其飾

皆如之有三蓋一曰芝車置幅耒耜之簾上親耕所乘也

戎車其飾皆如之蕃以矛麾金鼓羽析幢翳輶曹甲弩之

簾獵車其飾皆如之重輶繆輪繆龍繞之一曰闕猪車親

校獵乘之

東漢書卷之四十一 禮志 一十六

大皇太后皇太后法駕皆御金根加交路帳裳非法駕則

乘紫罽駢車

駢屏也四屏蔽人乘牛車也

雲標文畫輶黃金塗五末蓋

蚤左右駢駕三馬

皇太子皇子皆安車朱班輪青蓋金華蚤黑標文畫輶文

輶金塗五末皇子為玉錫以乘之故曰玉青蓋車

中二千石二千石皆皂蓋朱兩轡其千石六百石朱左轡

轡長六尺下屈廣八寸謙一寸若月初生示不敢自滿也

景帝始詔六百石以上始車轡得銅五末三百石以上皂

布蓋千石以上皂繒覆蓋二百石以下白布蓋賈人不得

乘馬車

公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夫人會朝若蠶客乘其夫之安

車右駢加交路帷裳皆皂

乘輿大駕公卿奉引太僕御大將軍參乘屬車八十一乘

屬和連屬也備千乘萬騎東都大駕太僕校駕法駕黃門令校

駕河南尹執金吾雜陽令奉引奉車即御侍中參乘前驅

有九旂雲罕武王剋紂百大荷罕旗以鳳凰闕戟皮軒鸞

旗皆大夫載後有金鉦黃鉞黃門鼓車古者諸侯貳車九

乘秦滅九國乘其車服故大駕屬車八十一乘法駕半之

屬車阜蓋赤裘木轡戈矛弩箠尚書御史所載最後一車

懸豹尾侍御史載之每出大僕奉駕中常侍小黃門至蘭臺



史副皆執注以督整車騎謂之護駕

輕車古之戰車也洞朱輪輿不巾不蓋建矛戟幢麾輶

弩箠置弩於上大駕法駕出射聲校尉司馬史士載以次屬

車有巾有蓋謂之武剛車武剛車者為先驅輕車為後殿

馬

大使車立乘駕駟赤帷持節者重導從賊曹車斧車督車

功曹車皆兩大車伍伯璅弩十二人辟車四人

小使車不立乘有駢赤屏泥油重絳帷導無斧車又蘭輿

赤轂白蓋赤帷從騶騎四十人此謂追捕考按有所勅取

者之所乘也諸使車皆朱班輪四幅赤衡軛

上古宥居而野處衣毛而冒皮未有制度後世聖人易之

以絲麻觀葦翟之文榮華之色迺染帛以效之始作五采

成以為服見鳥獸有冠角頓胡之制遂作冠冕纓鞋以為

首飾凡十二章至周而變之以三辰為旂旗王祭上帝則

大裘而冕公侯卿大夫之服用九章以下秦滅禮學郊祀

之服皆以杓玄漢至世祖始脩三雍正兆七郊顯宗遂就

大業初服旒冕衣裳文章赤舄絢履以祠天地養三老五

更於三雍天子三公九卿特進侯侍祠侯祀天地明堂皆

冠旒冕衣裳玄上纁下乘輿備文日月星辰十二章三公

諸侯用山龍九章九卿以下用華蟲七章皆備五采大佩

東漢書卷之四十一 輿服志 十一 五 道



赤舄鈎履以承大祭

冕冠垂旒前後遠延遠至也延冕上覆

玉藻孝明帝詔有司采周官禮記尚書篇冕皆廣七寸長尺二寸前圓後方朱綠裏

玄上前垂四寸後垂三寸繫白玉珠為十二旒以其綬采

色為組纓細絞屬也小者以為冕纓三公諸侯七旒青玉為珠卿大夫

五旒黑玉為珠郊天地宗祀明堂則冠之祭也曰禘人不識謂之平天冠

長冠一曰齊冠高七寸廣三寸促漆纒為之制如板以竹

為裏初高祖微時以竹皮為之謂之劉氏冠祀宗廟諸祀

則冠之皆服約玄物組也絳緣領袖為中衣絳綺絲示其赤

心奉神也此冠高祖所造故以為祭服尊敬之至也

委貌冠皮弁冠同制長七寸高四寸制如覆杯前高廣後

平銳所謂夏之母追放之章甫者也委貌以阜綃為之皮

弁以鹿皮為之行大射禮於辟雍公卿諸侯大夫行禮者

冠委貌衣玄端素裳

爵弁一名冕廣八寸長尺二寸如爵形前小後大繒其上

似爵頭色有收持筭所謂夏收放嗥者也祠天地五郊明

堂雲翹舞樂人服之通天冠高九寸正豎頂少邪却乃直

下為鐵卷梁前有山展筓為述乘輿所常服服衣深衣制

有袍隨五時色

遠游冠制如通天有展筓橫之於前無山述諸王所服也



東漢書卷之第... 興月志

高山冠一曰側注制如通天不邪却直豎無山逖展簪

外官謁者僕射所服

進賢冠古緇布冠也文儒者之服也前高七寸後高三寸

長八寸公侯三梁中二十石至博士兩梁自博士至小史

私學弟子皆一梁宗室亦兩梁冠示加服也

法冠一曰柱後柱後高五寸以纒為展簪之鐵柱卷執

法者服之或謂之解豸冠豸能別曲直楚王嘗獲

之故以為冠異物志東北荒中有獸名解豸一角性忠見

法者所服也

武冠一曰武弁諸武官冠之侍中中常侍加黃金璫附蟬

為文貂尾為飾謂之趙惠文冠又名駿

建華冠以鐵為柱卷晉天銅珠九枚制似縷鹿記曰知天

者冠述知地者履絢春秋鄭子臧好鷓冠前圓以為此則

是也鷓知天將天地五郊明堂育命舞樂人服之

方山冠似進賢以五采縠為之祠宗廟天子八佾四特五

行樂人服之冠衣各如其方之色而舞焉

巧士冠高七寸要後相通直豎不常服唯郊天黃門從官

四人冠之以備官者四星云

却非冠制似長冠下促宮殿門吏僕射冠之

却敵冠前高四寸通長四寸制似進賢衛士服之



樊噲冠漢將樊噲造次所冠以入項羽軍廣九寸高七寸前後出各四寸司馬殿門大難衛士服之

武冠俗謂之大冠環纓無眚以青絲為緹加雙鶡尾豎左右為鶡冠云武官左右虎賁羽林左右監皆冠鶡冠紗縠單衣皆虎文單衣鶡者勇雉也其鬪對一死乃止故趙武靈王以表武士秦施安焉

古者有冠無幘其戴也加首有頰所以安物故詩曰有頰者弁此之謂也三代之世法制滋彰下至戰國文武並用秦雄諸侯迺加具武將首飾為絳帟以表貴賤其後稍稍作頰題漢興至孝文迺高頰題續之為耳崇其中為屋合後施收上下群臣貴賤皆服之文者長耳武者短耳稱其冠也尚書情收方三寸名曰納言示以忠正顯近職也迎氣五郊各如其色從章服也武吏常赤幘成其威也未冠童子幘無屋者示未成人也入學小童幘也句卷屋者示尚幼少未遠冒也

古者君臣佩玉尊卑有度上下有韍貴賤有殊所以彰德服之衷也韍所以執事禮之共也故禮有其度威儀之制三代同之五伯迭興戰兵不息佩非戰器韍非兵旌於是解去紱佩留其繫璲以為章表紱佩既廢秦迺以采組連結於璲光明章表轉相結受故謂之綬漢承秦制用而弗



以故加之以雙印佩刀之飾至聖明皇帝廼為大佩衝牙
雙瑤璜皆以白玉乘輿落以白珠公卿諸侯以采絲其視
冕旒為祭服云

佩雙印長寸二分方六分乘輿諸侯王公列侯以白玉中
二千石以下至四百石皆以黑犀三百石以至私學弟子
皆以象牙刻書文曰正月剛卯既濟靈爻四方赤青白黃
四色是當帝令祝融以教夔龍庶疫剛瘡莫我敢當疾日
嚴卯帝令夔化慎爾周伏化茲靈爻既正既直既觚既方
庶疫剛瘡莫我敢當
乘輿黃赤綬四采

諸侯王赤綬四采

諸國貴人相國皆綠綬三采

公族將軍紫綬二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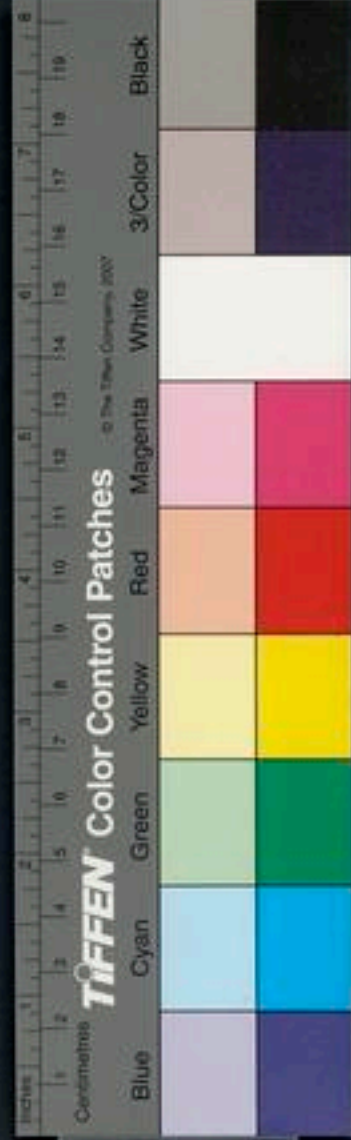
九卿中二千石二千石青綬二采

千石六百石黑綬二采

四百石三百石二百石黃綬一采

百石青紺綸一采

贊曰車輅各庸旌旂異局冠服致美佩紛璽玉敬敬
情尊尊下欲執兮華文匪蒙麗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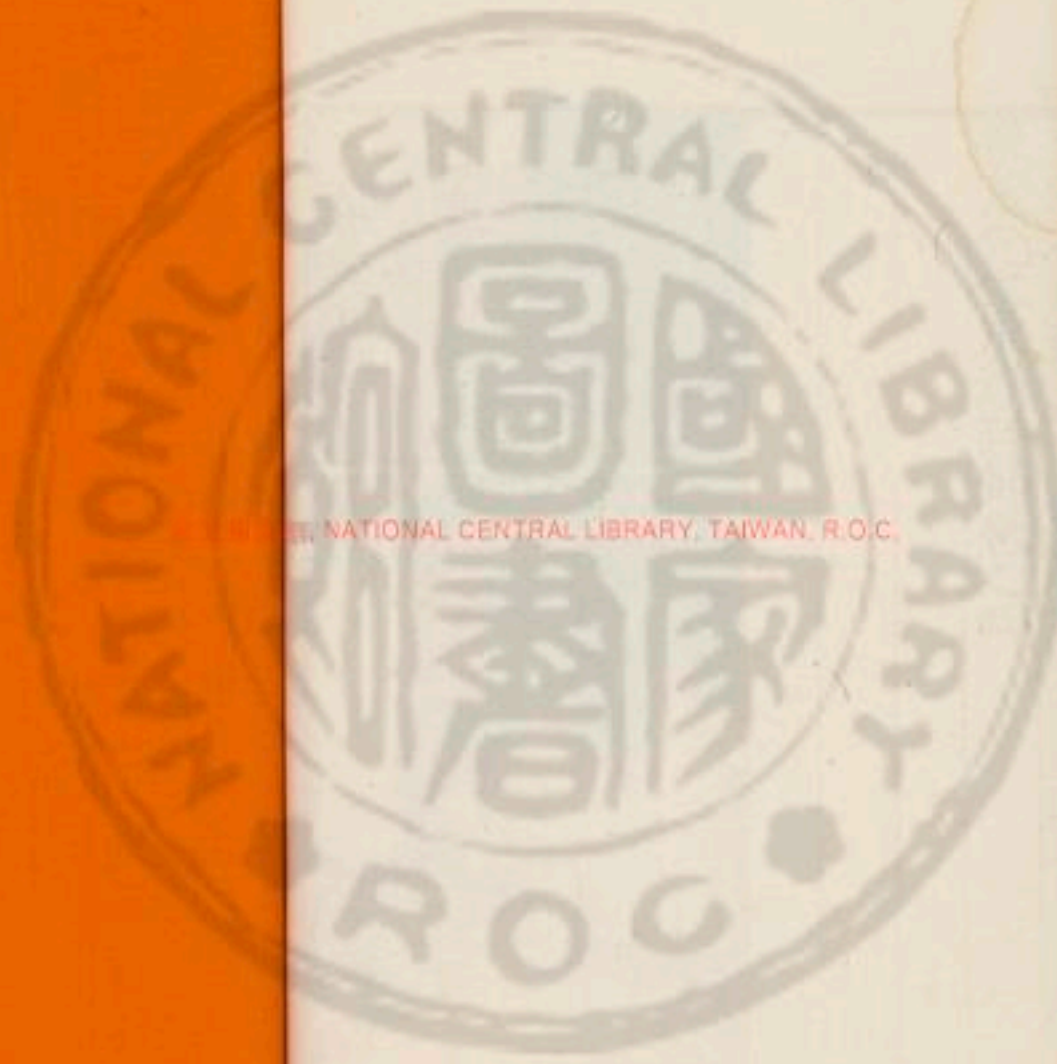
東漢書卷之第四
興用志
卷之四

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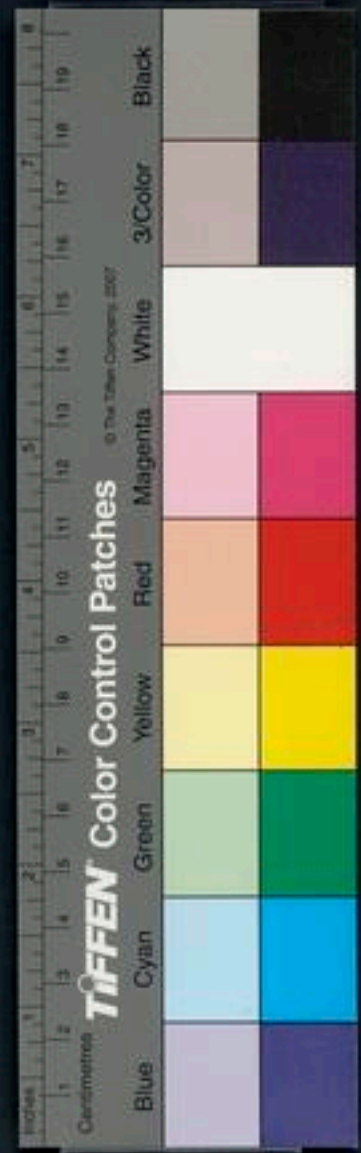
五

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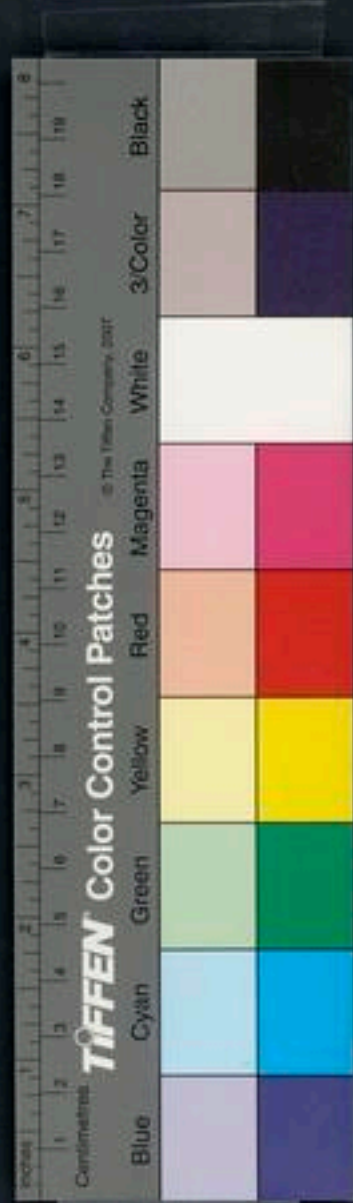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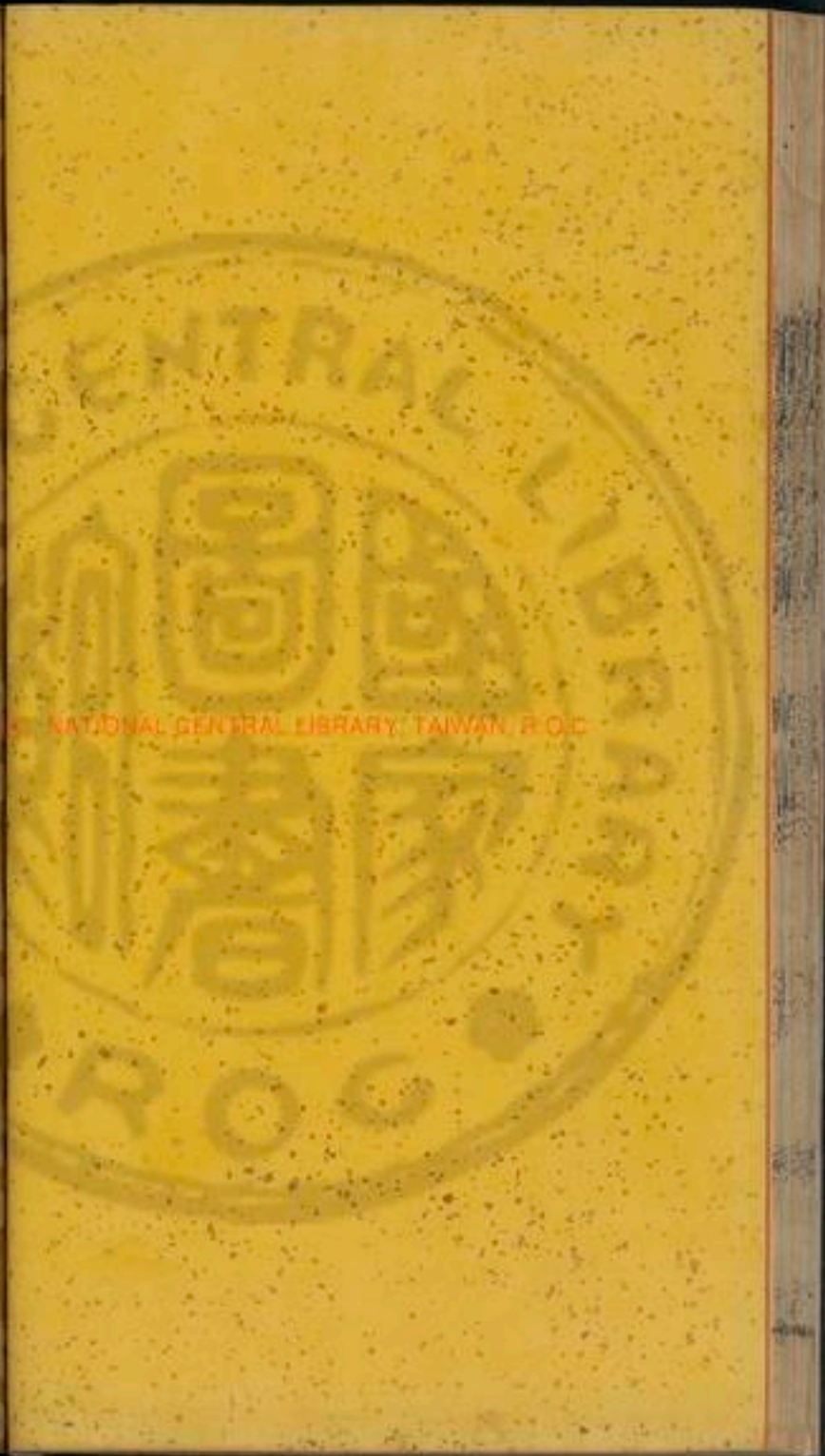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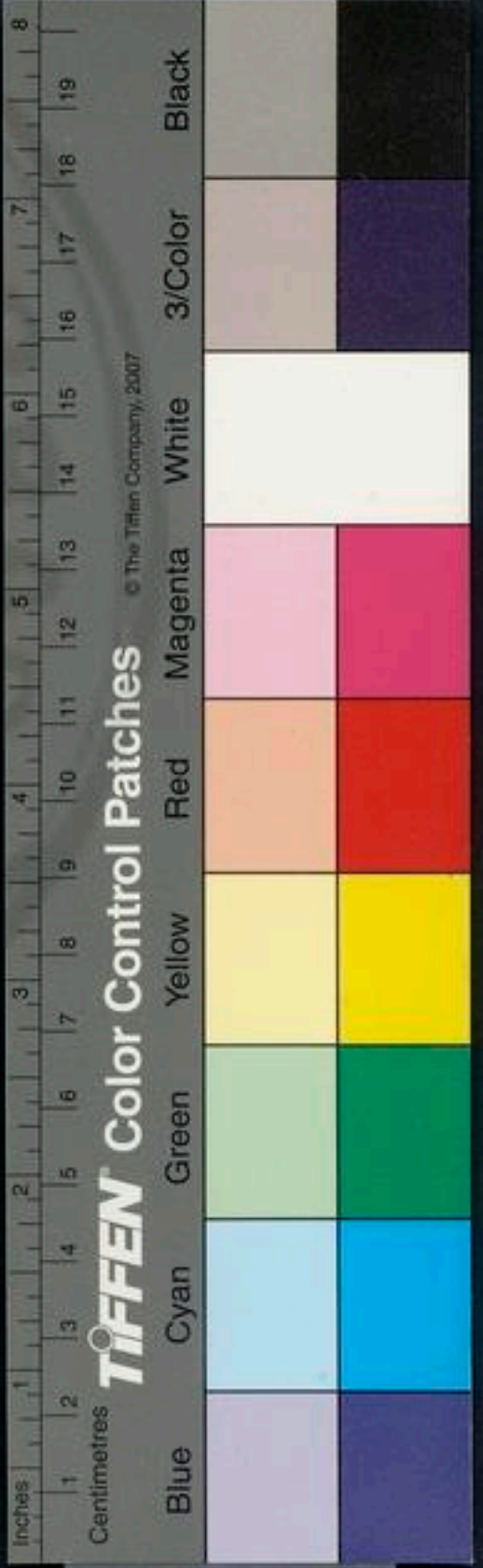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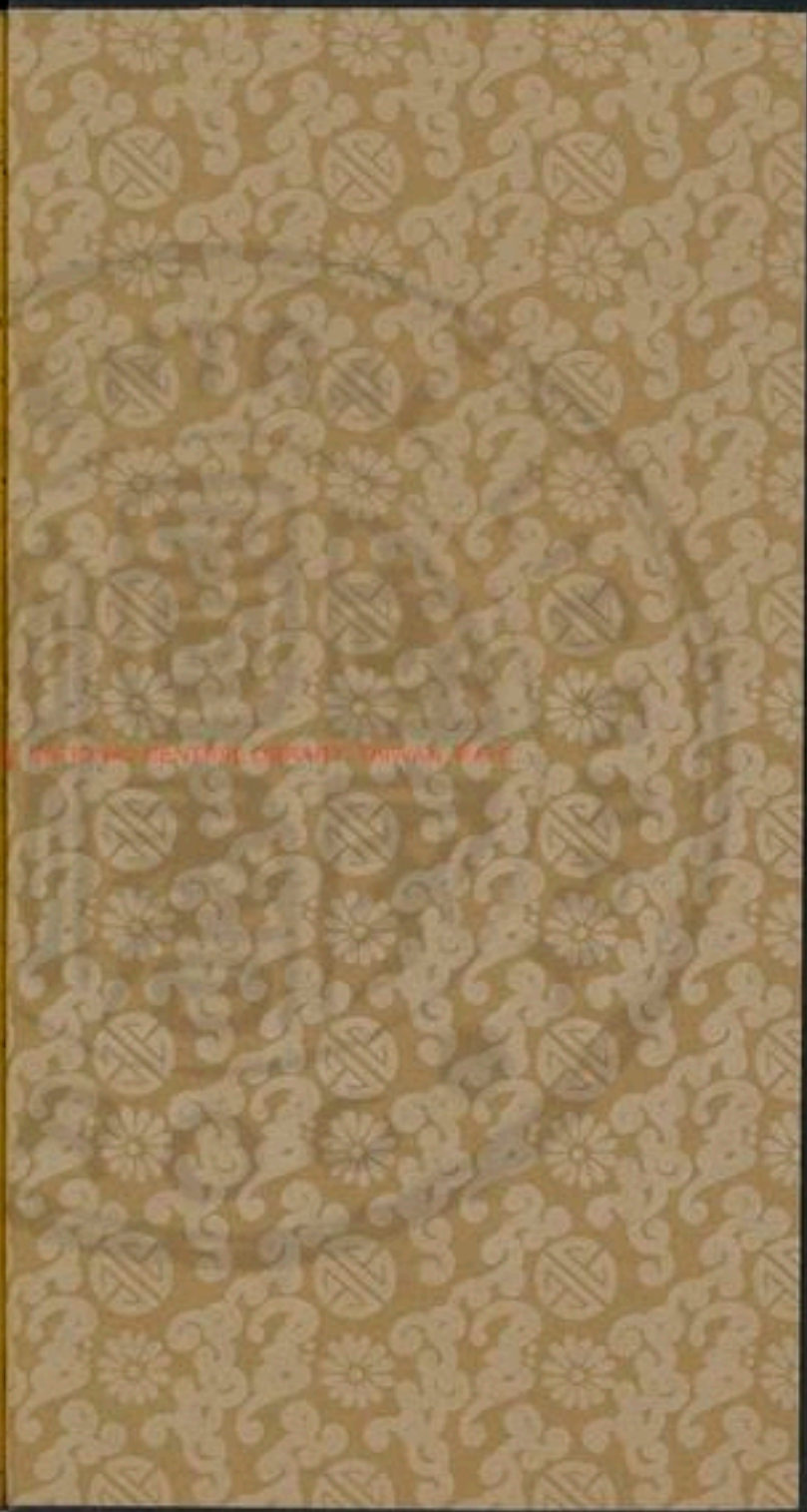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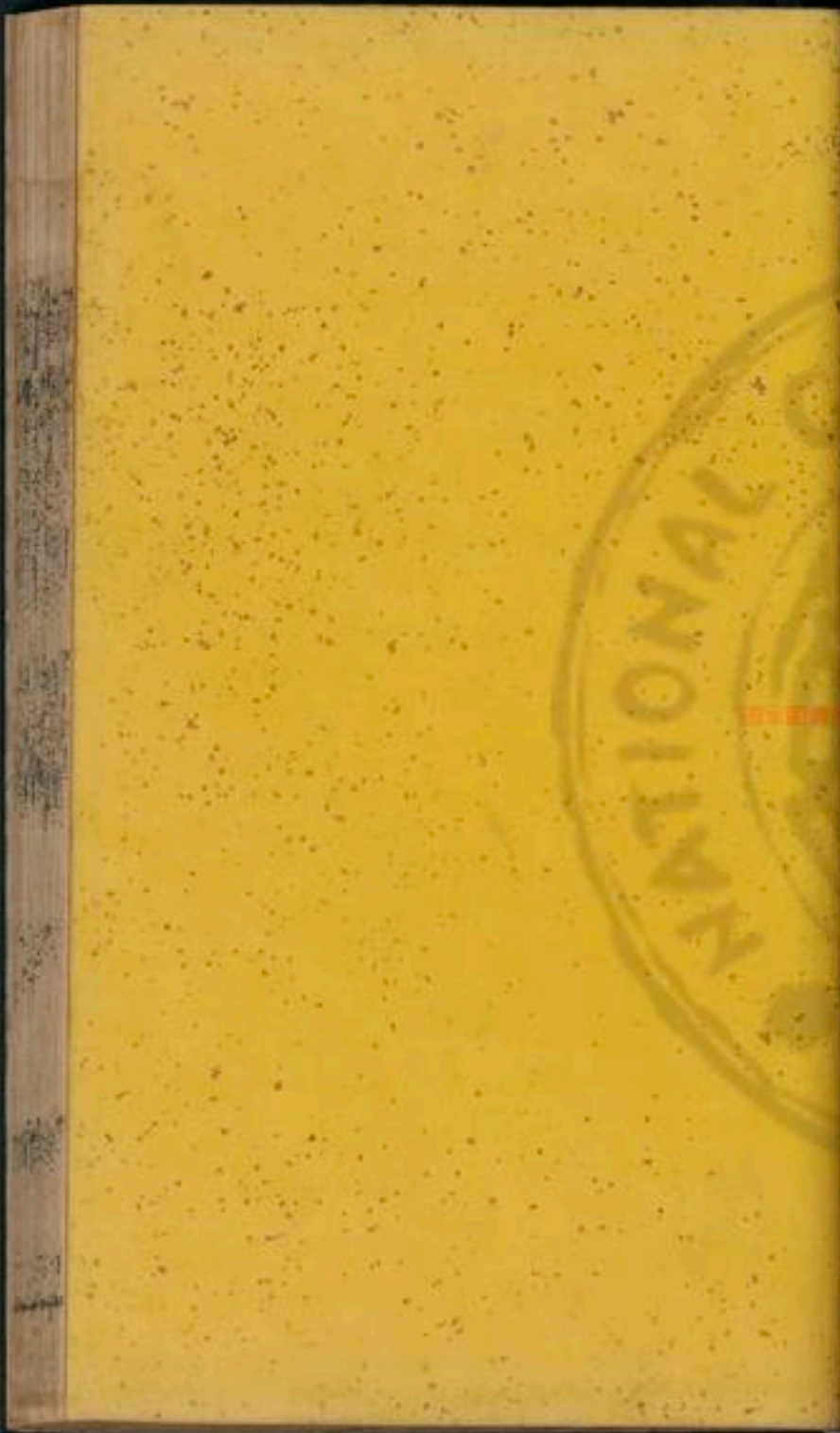






INSTITUTIONAL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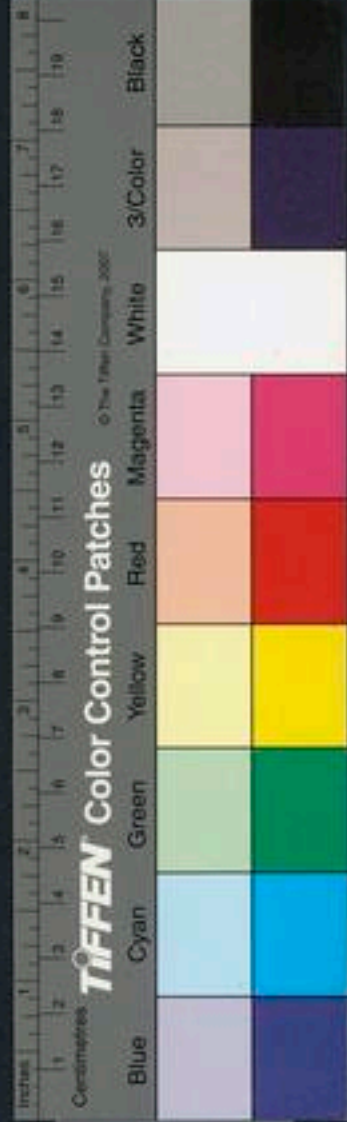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2029621 v.4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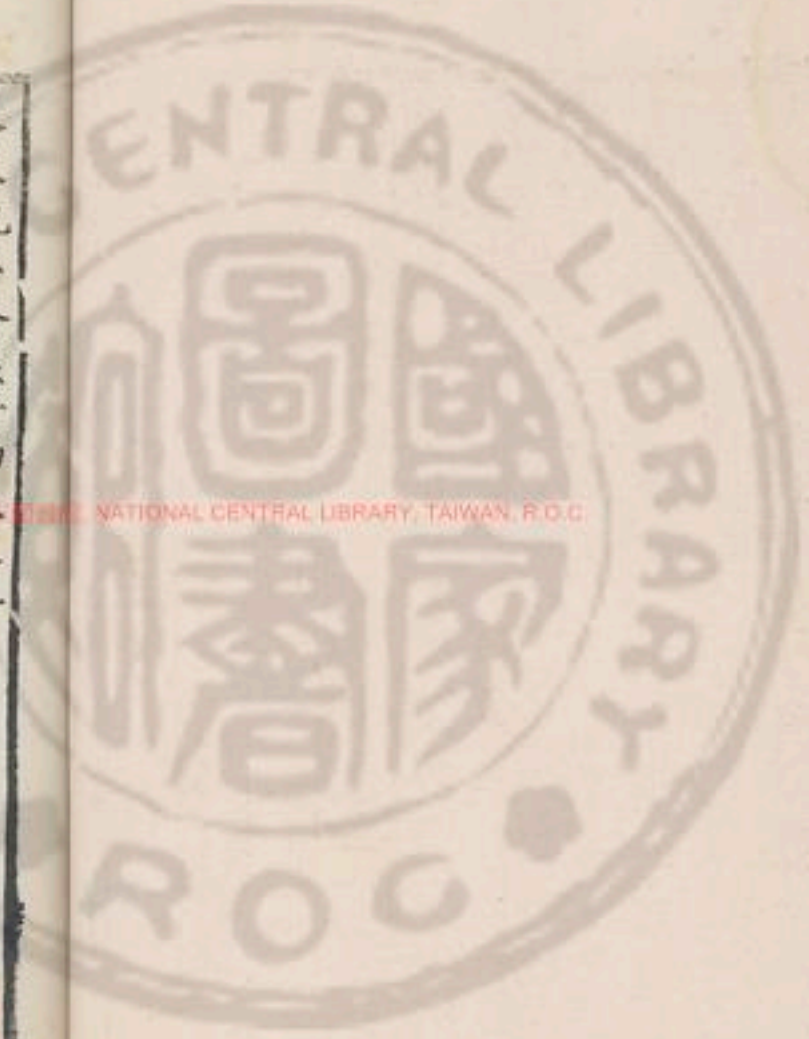


東萊先生東漢詳節卷之五

列傳

劉玄

劉玄字聖公光武族兄王莽末新市人王匡王鳳推為渠帥眾數百人諸亡命馬武王常成丹等往從之攻離鄉聚藏於綠林中數月間至七八千人地皇二年疫死者且半常成丹西入南郡號下江兵王匡王鳳馬武北入南陽號新市兵皆自稱將軍平林人陳牧廖湛廖力聚眾號平林兵以應之聖公因往從牧等時光武及兄伯升亦起舂陵與諸部合兵而進號聖公為更始將軍眾雖多而無所統



一諸將遂共議立更始為天子更始即位南面立朝群臣
 素懦弱羞愧流汗舉手不能言大赦天下建元曰更始都
 宛城更始忌伯升威名遂誅之海內豪傑翕然響應長安
 中起兵攻未央宮斬王莽姁斬其傳首詣宛更始遂遷都
 長安居長樂宮升前殿即吏列庭中更始羞恚俛首刮席
 不敢視更始納趙萌女委政於萌日夜飲燕群臣欲言事
 輒醉不能見其所授官爵者皆群小賈豎長安為之語曰
 竈下養中郎將爛羊胃騎都尉爛羊頭關內侯軍帥將軍
 豫章李淑淑父曰按是時多置軍帥上書諫曰三公
 上應台宿九卿下括河海今公卿大位莫非戎陳尚書顯

官皆出庸伍而望其興化致理譬猶緣木求魚升山採珠
 更始怒繫淑詔獄自是關中離心四方怨叛赤眉西入關
 立劉盆子更始降封為長沙王後縊殺之

立註元年將北都洛陽而三輔吏士東迎及至洛陽
 遣光武鎮慰州郡考察黜陟二年立光武為蕭王
 悉令罷兵光武更貳於更始並見光武將帥貧其懦弱

見前武王傳

論曰周武王觀兵孟津退而還師以為紂未可伐斯時
 有未至者漢起驅輕點烏合之衆不當天下萬分之一
 而旌旃之所攝及屬同書文之所通被莫不折戈頓顙



東漢書卷之五十三 卷之五十三
爭受職命非唯漢人餘思固亦幾運之會也 夫為權首
鮮或不及左傳曰無始禍前書曰陳項且猶 未興况庸
庸者乎

劉盆子

劉盆子城陽景王章之後高帝孫朱樊崇起在 於莒同郡

人逢安貢父曰按逢字從來音履字自從東人徐宣各

起兵從崇迺相與為約其中最尊者號三王次從事次

卒吏汎相稱曰臣人貢父曰按三者從事卒事

官府取耳日所熟者為稱呼故有此號後人不曉誤以史

為吏字卒史絕無義理改為卒史又按前古 曰言盜賊也

捕巨入今此為臣王莽遣廉州王匡擊之崇等 于次戰也

象與莽兵亂廝皆朱其眉以相識別由是號曰赤眉赤眉

大破卅匡軍西攻長安與更始諸將連戰尅勝衆遂大集

迺求劉氏共尊立之遂立盆子為帝自號建世元年盆子

時年十五被髮徒跣恐畏欲啼入長安城更始來降時掖

庭中宮女猶有數百人自更始敗後幽閉殿內掘廷中

蘆葍根關州曰葍蘆葍根捕池魚而食之盆子使中黃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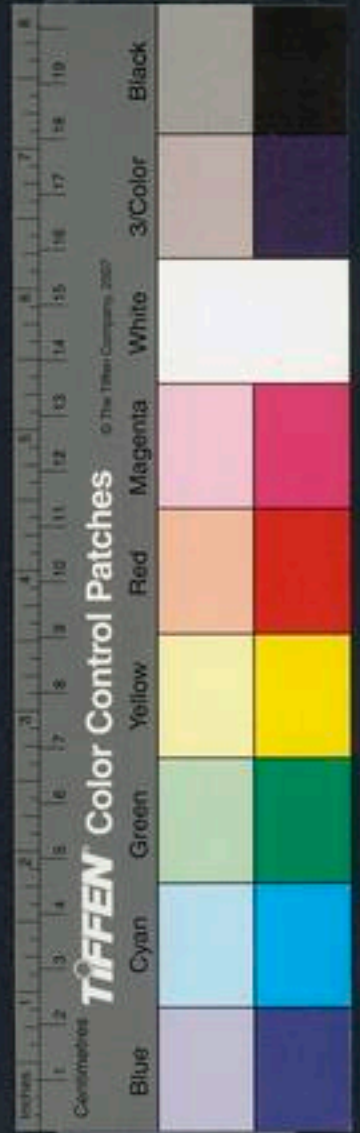
稟之米人數斗後盆子去皆餓死不出○後赤眉出關南

向帝鯛將盛兵以邀其走路赤眉乞降曰盆子將百萬衆

降陛下何以待之帝曰待汝以不死耳樊崇迺將盆子肉

袒降帝笑曰兒大黠宗室無蚩者又謂崇等曰得無悔降

東漢書卷之五十三 卷之五十三



乎朕今遣卿歸營勒兵鳴鼓相攻決其勝負不欲彊相服也徐宣等叩頭曰臣等今日得降猶去虎口歸慈母誠歡誠喜無所恨也帝曰卿所謂鐵中錚錚傭中佼佼者也鐵錚錚言微有剛利也佼佼貌凡傭之人稍為勝也錚初耕反佼佼巧反帝憐盆子賜榮賜均輸官地以為列肆使食其稅終身

贊曰聖公靡聞假我風雲始順歸歷終然朋分赤眉阻亂盆子探符雖盜皇器乃食均輸

王昌

王昌一名趙國邯鄲人素為卜相工明星歷常以為河北有天子氣詐稱成帝子子與趙繆王子林率而

數百人邯鄲立即為天子漢兵拔邯鄲斬之

劉永

劉永梁孝王八世孫更始即位永紹封為梁王更始敗永自稱天子建武二年光武遣吳漢圍之永將斬永降

龐萌

龐萌山陽人更始以為冀州牧將兵屬謝躬躬敗乃歸降光武以為侍中萌為人遜順甚見信愛帝嘗稱曰可以託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命者龐萌是也拜平狄將軍與蓋延共擊董憲時詔書獨下延而不及萌萌以為延譖已自疑遂反帝大怒乃自將討萌與諸將書曰吾常以龐萌社稷



東漢書卷之八十五 蕭何傳 四 蕭
之臣將軍得無笑其言乎老賊當族其各屬兵馬會睢陽
大破之

張步

張步字文公琅邪不其人聚眾據本郡劉永立步為齊王
據郡十二耿弇拔臨淄步兵大敗乃降封安丘侯後逃奔
斬之

李憲

李憲潁川許昌人莽末據廬江建武三年自立為天子光
武遣馬成等拔之憲亡走其軍士斬憲降

彭寵

彭寵字伯通南陽宛人更始立拜漁陽太守及光武鎮慰
河北以書招寵會呈詐立寵發步騎南及光武於廣阿光
武賜號大將軍遂圍鄆鄆及王郎死寵自負其功意欲高
光武接之不能滿遂反自立為燕王寵蒼頭斬寵降

盧芳

盧芳字君期安定三水人王莽時天下咸思漢德方由是
詐稱武帝曾孫劉文伯三水豪傑立芳為西平王使使與
匈奴結和親單于遂立芳為漢帝建武十六年請降封代
王後復反匈奴遣數百騎迎芳芳留匈奴中病死

論曰傳稱盛德必百世祀孔子曰寬則得眾夫能得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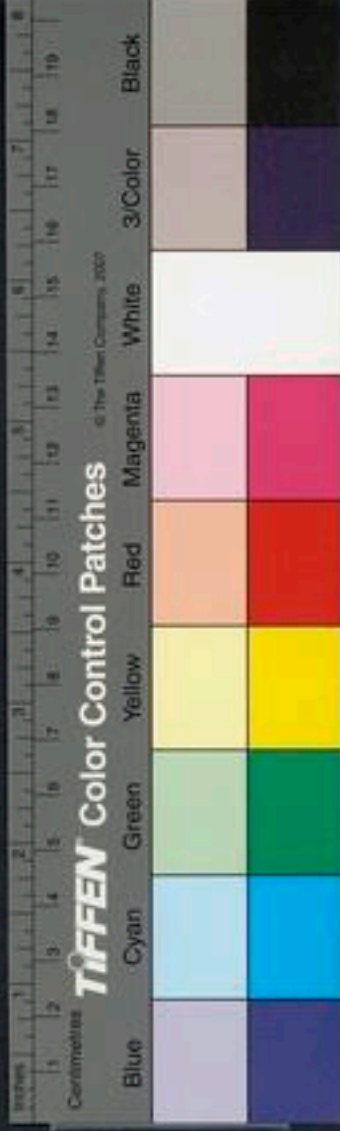
心則百世不忘矣觀更始之際劉氏之遺恩餘烈英雄
 豈能抗之哉然則知高祖孝文之寬仁結於人心深矣
 周人之思召公愛其甘棠又况其子孫哉劉氏之再受
 命蓋以此乎若數子者豈有國之遠圖哉國上少一字
不成文理蓋因時撥擻苟次縱而已耳然猶以附假宗
有經字也室能掘盪歲月之間掘盪謂觀其智畧固無足以憚漢
 祖發其英靈者也

替曰天地閉華野戰群龍俗英傑昌芳僭詐梁齋連鋒

寵召疆地博德憲滌深江光盛實惟非律代委神邦

隗囂五高
反

隗囂字季孟天水成紀人季父崔素豪俠聞莽敗乃謀
 起兵應漢咸謂囂素有名好經書遂共推為上將軍立廟
 邑東祀高祖太宗世宗移檄告國曰漢復元年據天水更
 始敗士大夫皆歸囂囂素謙恭愛士傾身引接為布衣交
 由此名震西州。建武二年鄧禹西擊赤眉裨將馮愷引
 兵叛禹西向天水囂逆擊破之禹承制遣使持節命囂為
 西州大將軍囂既有功於漢議者多勸通使京師囂乃上
 書詣闕光武素聞其風聲報以殊禮用敵國之儀五年乃
 遣長子入侍封鐃羗侯。囂將王元以為天下成敗未可
 知不願專心內事遂說囂曰天水完富士馬最疆北收西



河上郡東收三輔之地按秦舊迹表裏河山元請以一丸泥為大王東封函谷關此萬世一時也若計不及此且畜養士馬據隘自守圖王不成其弊猶足以霸要之魚不可脫於淵神龍失執與蚯蚓同置心然元計雖遣子入質然猶負其險阨欲專制方面六年關東未平帝積苦兵間以囂子內侍公孫述據邊陲乃曰且當置此兩子於度外耳因數騰書隴蜀告示禍福帝稱置囂者務欲招之會公孫述寇南郡今荆乃詔囂伐蜀囂復下言白水險阻棧閣絕敗帝知其終不為用臣欲討之臣遣耿种等從隴道伐蜀先使來歙奉書喻囂囂疑懼即使王元據隴坻稱臣

於公孫述帝乃率諸將西征之囂奔西城於是便是漢末

彭圖西城嘗病恚憤而死子純立耿种等攻破落門純降

洛門聚名也

論曰隗囂援旗糾族假制明神迹夫創圖首事有以

其風矣終於孤立一隅介于大國隴坻雖隘非有百二

之執本地形險固二萬人當諸侯百萬區區兩郡隴西天水以禦堂堂之鋒

至使窮廟策竭征徭身歿眾鮮然後定之則知其道有

足懷者所以棲有四方之傑士至投死絕亢而不悔者

矣夫功全則譽顯業謝則譽生回成喪而為其議者或

未聞焉若囂命會符運敵非天力雖坐論西伯豈多嘆



東漢書卷之第五 陽嘉傳 七 宿 董
乎言不遇光武為敵則不附西伯也

公孫述

公孫述字子陽扶風茂陵人哀帝時以父任為即補清水

長清水屬天水郡太守以其能使兼攝五縣政事脩理姦盜不發

郡中謂有鬼神王莽天鳳中為導江卒正王莽改蜀郡曰導江太守曰卒

正及更始立述恃其地險眾附於是自立為蜀王李熊

說述曰蜀地沃野千里土壤膏腴名材竹幹器械之饒不

可勝用又有魚鹽銅銀之利浮水轉漕之便地方數千里

戰士不下百萬東下漢水以窺秦地南順江流以震荊揚

所謂用天因地成功之資今君王名號未定志士狼疑宜

即大位使遠人有所依歸建武元年遂自立為天子號成

家以建武元年尚白建元曰龍興蓋有益州之地六年述

廢銅錢置鐵錢蜀中童謠曰黃牛白腹五銖當復好事者

竊言王莽稱黃述自號白五銖錢漢貨也言天下當并還

劉氏述亦妄引讖記數後書中國冀以感動眾心十一年

征南大將軍岑彭攻之城邑皆開門降帝乃與述書陳言

禍福述曰廢興命也豈有降天子哉九月吳漢兵守成都

述自將攻漢漢令壯士突之述兵大亂被刺洞胸墮馬死

註脩飾邊幅曰子陽井底蛙而妄自尊大並詳見馬援傳

論曰昔趙佗自王番禺番禺南海有番山公孫亦竊帝



蜀漢推其無他功能而至於後亡者將以地邊處遠非王化之所先乎述雖為漢更無所馮濬徒以文俗自意遂能集其志計道未足而意有餘不能因隙立功以會時變方乃坐飾邊幅以高深自安昔吳起所以軼魏疾也武彘洋西河而下口美哉乎河山之固此魏之實也吳起對曰在德不在險及其謝臣屬審廢與之命與夫沉首街王者異日談也吳主孫浩泥首西縛降王

贊曰公孫習吏隗王得士漢命以還二隅方跼天數有

達江山難恃

齊武王縯音衍 孫陸 陸弟復

齊武王縯字伯升光武之長兄性剛毅慷慨有大節自莽篡漢常憤憤懷復社稷之慮不事家人居業傾身破產交結天下雄俊莽末盜賊群起伯升召諸豪傑計議曰王莽暴虐百姓分崩此亦天亡之時復高祖之業定萬世之秋也眾皆然之於是自發春陵子弟誘新市平林兵合軍而進與莽前隊大夫甄阜鬪正梁丘賜戰賜陳潰阜軍散走遂斬阜賜伯升遂自號柱天大將軍莽素聞其名大懼購伯升邑五萬戶自阜賜死後百姓日有降者眾至十餘萬諸將會議立劉氏以從人望豪傑咸歸於伯升而新市平林將帥樂放縱憚伯升威明而貪聖公懦弱先共定策立

之聖公即位拜伯升大司徒封漢信侯由是豪傑失望。
 平林後部攻新野不能下新野宰登城言曰得司徒劉公
 一言願先下及伯升軍至即開城門降。六月光武破王
 尋王邑由是兄弟威名益甚更始君臣不自安遂共謀誅
 伯升乃大會諸將以成其計更始取伯升寶劍視之申屠
 建隨獻玉玦玦決也今早決斷更始竟不能發及罷會樊宏謂伯
 升曰昔鴻門之會范增舉玦以示項羽今建此意得無不
 善乎伯升笑而不應伯升部將劉稷數陷陣潰圍勇冠三
 軍聞更始立怒更始忌之以稷為抗威將軍稷不肯拜
 更始先收稷將誅之伯升固爭更始并執伯升害之建武

二年追謚為齊武王

論曰大夫夫之鼓動拔起其志致蓋遠矣若入齊武王
 之破家厚士豈游俠下客之為哉下客謂毛遂也其慮將
 存乎配天之絕業而痛明堂之不祀也及其發舉大謀
 在倉卒撥攘之中使信先成於敵人救岑彭以顯義死倉卒降漢諸將欲誅之伯升曰今舉大事當先若此
 足義士不知奔之以勸其後更始封彭為歸德侯以見其度矣志高慮遠禍發所忽嗚呼古人以蜂蟻
 為戒蓋畏此也左傳曰蜂蟻有

北海敬王睦伯升孫少好學博通書傳光武愛之顯宗
 在東宮充見幸待入侍諷誦出則執轡中興初禁網尚



闕而睦性謙恭好士千里交結自名備宿德莫不造門
由是聲價益廣睦能為文作春秋首義終始論又喜史
書世以為楷則

臨邑侯後睦弟好學能文章永平中每有請字事輒令
後典掌焉與班固賈逵共述漢史傳毅等皆宗事之
贊曰齊武沈雄義戈乘風倉卒匪圖亡我天工城陽早
協趙孝晚同泗水三侯或恩或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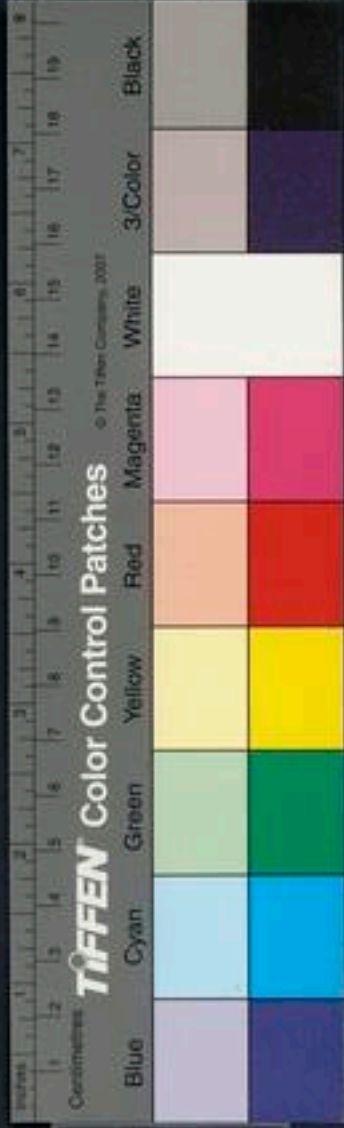
李通

李通字次元南陽宛人世以貨殖著姓父守身長九尺容
貌絕異為人嚴毅居家如官廷初事劉歆好星曆識記為

王莽宗卿師通素聞守說識云劉氏復興李氏為輔私常
懷之會光武避事在宛通聞之往迎光武具言識文事遂
相結定謀議舉兵莽怒誅守南陽亦誅通兄弟門宗六十
四人通因娶光武女弟伯姬是為寧平公主光武即位封
固始侯帝每征討四方常令通居守京師鎮撫百姓脩宮
室起學宮拜大司空通布衣唱義助成大業重以公主故
特見親重然性謙恭常欲避權執自為宰相謝病不視事
連年乞骸骨帝聽上印綬以特進奉朝請卒

互註與公卿參議國家大事恩遇甚厚見賈
模傳

論曰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



夏漢書卷之第五十一 李通傳 十一

李通豈知夫所欲而未識以道者乎夫天道性命聖人

難言之况乃億測微隱猖狂無妄之福微屈謂識文也

回代有無妄之福汗滅宗親以触一切之功哉触望也

又有無妄之禍昔蒙殺省書不徇楚難吳師入郢蒙殺奔入宮

推時也昔蒙殺省書不徇楚難吳師入郢蒙殺奔入宮

之中後昭王反郢五官失法百姓昏亂蒙殺以與玉官

得法百姓大化封之蒙殺怒曰乃社稷之臣也苟社稷

血食余豈患無即墨用齊義雪燕耻燕昭王伐齊下齊

者唯獨當即墨後齊田單以彼之趣舍所立其殆與通

王常字頴卿潁川舞陽人王莽末與王鳳王匡等起兵後

王常

異乎

與成丹張卬別入南郡號下江兵時漢兵敗於小長安伯

升即與光武造常壁說以合從之利常大悟還具為丹卬

言之丹卬曰大丈夫當自為主常說曰王莽篡位政令苛

酷民之謳吟思漢非一日也故使吾屬因此得起今南陽

諸劉舉宗起兵皆王公之才與之并合必成大功此所以

祐吾屬也諸將皆謝曰敬受教即引兵與漢軍合諸部齊

心同力銳氣益壯遂俱進破甄梁丘賜更始立常為廷尉

封知命侯別徇汝南沛郡貢父曰蒙雖在山東王常此兵

也遂入昆陽與光武共擊破王尋王邑更始都長安以

常行南陽太守事令專命誅賞常性恭儉遵法度南方稱

夏漢書卷之第五十一 王常傳 十一



東漢書卷之第五十一 王莽傳 十三
之。更始敗常詣洛陽自歸光武見常甚歡曰吾見廷尉
不憂南方矣迺召公卿以下大會具為群臣言常以匹夫
興義兵明于知天命故更始封為知命侯與吾相遇兵中
尤相厚善封山桑侯後帝指常謂群臣曰此家率下江諸
將輔翼漢室心如金石其忠臣也是日遷為漢忠將軍遣
南擊鄧奉董訢又從破蘇茂龐萌拜橫野大將軍位次與
諸將絕席謂尊顯之漢官儀曰御史大夫尚坐後北也故安
拒盧芳薨于也所謚節侯

鄧晨

鄧晨字偉卿南陽新野人世更二千石平武嘗與晨俱之

宛與穰人蔡少公等譙語少公頗學圖讖言劉秀當為天
子或曰是國師公劉秀乎光武戲曰何用知非僕邪坐者
皆笑晨心獨喜。更始立以晨為常山太守會王郎反光
武自薊定信都晨亦請從光武曰偉卿以一身從我不如
以一郡為我北道主人迺遣晨歸郡光武追銅馬於冀州
晨遣委輸給軍不絕光武即位拜晨汝南太守與鴻臚破
數千頃田鴻臚破名任今豫州汝土以放魚稻之饒流行他郡封西
華侯卒謚惠侯

來歙許及反

來歙字君宗南陽新野人父娶光武祖姑生歙光武拜歙



太中大夫時乃以隴蜀為憂欽自請曰臣嘗與隗囂相遇
長安其人始起以漢為名今陛下聖德隆興臣願得奉威
命開以丹青之信囂必束手自歸則迷自亡之執不足圖
也帝然之建武五年欽使囂遣子隨欽入質欽為人有
信義言行不違及往來游說皆可案覆西州士大夫皆信
重之。八年欽與囂遵襲略陽伐山開道從番湏回中番
回中並地徑至略陽斬囂守將金梁因保其城置火驚曰
何其神也廼悉兵圍略陽欽與將士固死囂盡銳攻之自
春至秋其士卒疲弊帝廼大發兵自將上隴囂眾潰走圍
解於是置酒勞欽班坐絕席在諸將之右。初莽世羗虜

多叛而隗囂招懷其酋豪遂得為用及囂亡後五谿先
諸種數為寇掠欽擊羗於金城大破之隴西雖平而人餓
派者相望欽乃傾倉廩轉運諸縣以賑贍之於是隴右遂
安而涼州流通焉。十一年欽攻公孫述將王元於河池
下辯陷之乘勝遂進蜀人大懼使刺客刺欽欽自書表曰
臣夜為賊傷中臣誠恨奉職不稱以為朝廷羞夫理國以
得賢為本太中大夫段襄骨鯁可任臣兄弟不肖終恐被
罪按筆抽刃而絕帝省書覽涕贈欽征羗疾印綬謚節侯
曾孫歷嗣

論曰世稱來君叔天下信士夫專使乎二國之間豈厭

詐謀哉而能獨以信稱者良其誠心在乎使西義俱安而已不私其功也

來歷 華安帝順帝

來歷字伯珍少襲爵延光元年遷太僕安帝乳母王聖及江京樊豐誣譖太子乳母王男男幽死太子數為歎息京豐懼有後害構譏太子帝怒廢太子為濟陰王歷廼結薛皓等十餘人詣鴻都門證太子無過帝詔曰歷等不識大典而與群小共為謹譚外見忠直而內希後福朝廷廣開言路故且一切假貸若懷迷不及當顯明刑書諫者莫不失色各稍自引起歷獨守闕連日不肯去帝大怒迺免歷

官順帝即位朝廷咸稱社稷臣於是遷為衛尉

贊曰李鄧豪膽舍家從識鄧放戒以吏二千石為李通家富為應少公雖

乎宗卿未驗蔡少公論議共事雖信而未驗也王常知命功惟帝

念款款君叔斯言無玷方獻三捷永隆一劍

鄧禹 子事光武明帝

鄧禹字仲華南陽新野人年十三能誦詩受業長安時光武亦游學京師禹見光武知非常人遂相親附更始立豪傑薦舉禹禹不從及聞光武安集河北即杖策北渡追及於鄴光武見之甚歡謂曰我得專封拜生遠來寧欲仕乎禹曰不願光武曰即如是何欲為貢父曰按文多一為禹字不然當云欲何為禹

漢書卷之第五 鄧禹傳 一五



曰但願明公威德加於四海禹得效其尺寸垂功名於竹
帛耳光武笑因留宿問語也禹進說曰於今之計莫如
延攬英雄務悅民心立高祖之業救萬民之命以公而慮
天下不足定也光武大悅因令左右號禹曰鄧將軍當宿
止於中與定計議○王即起兵光武自薊至信都禹從至
廣阿光武舍城樓上披輿地圖示禹曰天下郡國如是
今始得其一子前言天下不足定何也禹曰方今海內殺
亂人思明君猶赤子之慕慈母古之興者在德薄厚不以
大小光武說特任使諸將多訪以禹禹所舉者皆當其才
光武以為知人○光武壽赤眉必破長安欲乘釁拜關中

而方有事山東未知所寄以禹沉深有度故授以西討
之畧乃拜前將軍持節中分麾下遣西入關王匡等合軍
擊禹禹軍不利會日暮戰罷諸將見兵執已摧勸禹夜去
禹不聽明日癸亥匡等以六甲窮日不出禹因得更理兵
勒衆明且匡悉軍出攻禹禹大破之遂定河東○光武即
位使使者拜為司徒策曰禹深執忠孝與朕謀謨帷幄決
勝千里孔子曰自吾有回門人日親斬將破軍平定山西
功效尤著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寬
封鄼侯食邑萬戶敬之哉禹時年二十四○赤眉入長安
所過殘賊百姓不知所歸聞禹勝兵獨冠而師行有紀皆



望風相携負而迎軍降者日以千數衆號百萬禹所止輒
 停車住節作性以勞來之父老童稚垂髮戴白滿其車下
 莫不感悅於是名震關西。諸將皆觀禹徑攻長安禹曰
 赤眉鋒銳未可當也吾且休兵養士以觀其弊廼可圖也
 於是引軍北至枸邑枸音苟通鑑考異曰表紀禹曰置書
 賜焉書責其不攻長安不容有此語二年十月
 進兵下勅曰宜以時進討鎮慰西京禹猶執前意乃徵兵
 引穀歸至大要遣馮愔守枸邑二人爭權相攻愔遂
 殺愔因反擊禹禹遣使以聞帝黃父曰按文遣使以聞即
 是曰天子矣不須用帝字
 時赤眉西走扶風禹乃南至長安軍昆明池大饗士卒

謁祠高廟循行園陵為置吏士奉守焉。自馮愔反後禹

威稍損又乏食而赤眉復還長安禹與戰敗走至高陵軍

士饑餓者皆食糞菜黃父曰按文多一者赤軍自飯編將
 皆食糞菜若書者字則似有百飢者

矣帝乃徵禹還禹歎然受任而功不遂數以饑卒徵戰輒

不利遂還詣宜陽謝上司徒侯印綬有詔歸侯印綬建武

十三年天下平定功臣皆增戶邑定封禹為高密侯。禹

內文明篤行淳備事母至孝天下既定常欲遠名執有子

十三人各使守一藝脩整閭門教養子孫皆可以為後世

法資用國邑不修產利帝益重之顯宗即位以禹先帝元

功拜太傅進見東向臣當北面尊如
 廢故今東向甚見尊寵薨謚元侯

東漢書卷之第五 登禹傳 十六 禮



東漢書卷之八十三 列傳 十七 宿 林 子訓

互註承制遣使持節命隗囂為大將軍置通上書詣

闕見隗囂傳舉吳漢以發幽州兵見漢傳舉寇恂以守河內

恂見傳與賈復並剽甲兵敦儒學。與公卿參議國家

大事恩遇甚厚並見賈復傳帝與功臣讌語曰諸卿不遭

際會自度爵祿何所至禹曰臣少嘗學問可郡文學

博士帝曰何言之謙卿志行修整何為不掾功曹並見傳

赤眉暴亂而禹不能定大為赤眉所敗見禹傳

曰吾將百萬之眾未嘗妄殺一人後世必有與者見傳

傳后

論曰夫變通之世君臣相擇斯最作事謀始之幾也鄧

公翫方音曰糧徒步處也觸紛亂而赴光武可謂識所從會

矣於是中分麾下之軍以臨山西之隙至使關河響動

懷赴如歸功雖不遂而道亦弘矣及其威損恂邑兵散

宜陽號龍章於終朝禮五精反就庚服以卒歲榮悴交

而下無二色進退用而上無猜情使君臣之美後世莫

闕其間不亦君子之致為乎

鄧訓 為第六子事顯宗

訓字平叔禹第六子少有大志不好文學顯宗以為即中
訓樂施下士士大夫多歸之。建初三年上谷太守任興

漢書卷之八十三 列傳 十七 宿 林



欲誅赤沙烏桓怨恨謀反詔訓將黎陽營兵屯狐奴以防
 其變林奴訓撫接邊民為幽部所歸遷護烏桓校尉黎
 陽故人多揆將老幼樂隨訓徙邊解早聞其威恩皆不敢
 南近塞下。章和二年護羌校尉張紆誘誅燒當種羌迷
 吾等由是諸羌大怒謀欲報怨朝廷發之公卿舉訓代紆
 為校尉先是小月氏胡分居塞內勝兵者二三千騎貞父按
 前書俗相言勝兵者千此誤出者字皆勇健富強每與羌戰常以少制多雖
 首施兩端首施猶首鼠也漢亦時收其用時迷吾子迷唐兵萬騎
 來至塞下未敢攻訓先欲脅月氏胡訓擁衛稽故謂稽故也
 令不得戰議者以羌胡相攻將官之利以夷伐夷不宜禁

護訓曰諸胡所以難得意者皆恩信不厚耳今因其迫急
 以德懷之庶能有用遂開城悉驅群胡妻子內之嚴兵守
 衛羌掠無所得因解去由是湟中諸胡湟中月氏胡所居皆言漢
 家常欲圖我曹今鄧使君待我以恩信開門內我妻子迺
 得父母咸歡喜叩頭白惟使君所命訓因發胡兵擊迷唐
 破之於是綏接歸附威信大行。訓雖寬中容眾而於閨
 門甚嚴兄弟莫不敬憚諸子進見未嘗賜席接以溫色病
 卒官子騭

鄧騭 訓第五子事廢帝安帝

騭字昭伯女弟為和熹皇后延平元年拜騭車騎將軍儀



同三司始自鷓也。殤帝崩定策立安帝。鷓謙遜不欲久在內求還第。永初元年封鷓上蔡侯。弟暉、葉、隲等辭讓。至於五六。廼許之時。遭元二之災。元一即元元年古書字當再讀者即於上字之下為盜賊群起。鷓等忠節儉。罷力役。推進天下賢士。何熙、李郃等列於朝廷。辟楊震、朱寵、陳禪置之幕府。故天下復安。元初中。暉卒。自祖父禹教訓子弟。皆遵法度。檢勅宗族。閭門靜居。太后崩。宮人先有受罰者。懷怨恚。因誣告暉先謀立平原王帝。追怒暉等。免帝歸。故郃、鷓與子鳳不食而死。鄧氏自中興後。累世寵貴。凡侯者二十九人。公二人。大將軍以下十三人。中二千石十四人。列校二十二人。

州後郡守四十八人。其餘侍中、將、大夫、郎、謁者不可勝數。東京莫與為比。

論曰：漢世外戚自東西京十有餘族。非徒豪橫盈極。自

取災故必於貽釁後主。以至顛敗者。其數有可言焉。猶數

理也。其致敗之何則？恩非已結而權已先之。外戚之家

理可得言焉。情疏禮重而枉性圖之。後生枉其

先帝不結恩於後主。來寵方授地既害之。後來寵者方欲授之

故權執先在其身。隙開執謝讒亦勝之。悲哉！鷓、暉

心所好也。兄弟委遠。時柄忠勞王室而終莫之免。斯樂生所以泣

而辭燕也。樂毅忠於燕。昭王其子惠王立而疑毅。毅奔

趙。趙王曰：燕可圖乎？毅伏而垂涕曰：臣事昭



王稱事大工也臣若獲灰於他國
沒身不忍謀越狹諱况其後嗣乎

寇恂

寇恂字子翼上谷昌平人世為著姓恂初功曹太守耿况甚重之王即起遣將狗上谷急况發兵恂說况曰邯鄲拔起難可信大司馬劉公尊賢下士士多歸之可攀附也况廼遣恂南及光武於廣阿拜恂偏將軍數與鄧禹謀議禹可之。光武南定河內而朱鮪等據洛陽又并州未安光武難其守問鄧禹曰諸將誰可使守河內者禹曰昔高祖任蕭何於關中無復西顧之憂今河內帶河為固戶口殷實北通上黨南迫洛陽寇恂文武備足有牧人御衆之才

非此子莫可使也廼拜恂河內太守

通鑑考異曰表紀鄧禹初見王於鄴即言

欲據河內至是又云更始武陰王李軾據洛陽尚書謝躬
解各十餘萬象王忠馬將取河內以迫之謂鄧禹曰卿
言言之有河內猶高祖之有關中非蕭何誰能鎮一
少吳然高祖無西顧之憂吳漢之能卿舉之矣復為吾東
蕭何禹曰寇恂才兼文武有御衆才非恂其可安河內也
按世祖既或更始先得河內魏郡因欲守之以北關中非
本心造謀即次指取河內魏郡因欲守之以北關中非
內也今依范書為定依謂恂曰河內完富吾將因是而起

昔高祖留蕭何鎮關中吾今委公以河內堅守轉運給足

軍糧率厲士馬防遏他兵勿令北度而已光武於是北征

燕代恂移書屬縣講兵肄射也伐淇園之竹為矢百餘

萬洪園箭之養馬三千匹收租四百萬斛轉以給軍。朱

鮪聞光武北而河內孤使蘇茂將兵攻温恂擊破之自是



東漢書卷之第五 寇恂傳 二十五 宿 巳

洛陽震恐城門晝閉精光武聞朱鮪破河內有頃恂檄至
大喜曰吾知寇子莫可任也諸將軍皆因上尊號於是即
位將軍食急之恂以輦車驪駕轉輸前後不絕驪駕併駕也輦車人
縱尚書升斗以粟百官帝數策書勞問。建武二年拜潁
川太守封雍奴侯賈復在汝南部將殺人於潁川恂捕得
戮之於市復以為耻還過潁川謂左右曰吾與寇恂並列
將帥而今為其所陷大丈夫豈有懷侵怨而不決之者乎
今見恂必手劍之恂知其謀不欲與相見谷崇曰崇將也
得帶劍侍側卒有變足以相當恂曰昔蘭相如不畏秦王
而屈於廉頗者為國也區區之趙尚有此義吾安可以忘

之乎迺勅屬縣盛供具儲酒醪一人兼二人之饌恂迺
迎於道稱疾而還復勒兵欲追之而吏士皆醉遂過去恂
遣崇以狀聞帝徵恂至引見時復先在坐欲起相避帝
曰天下未定兩虎安得私闘今日朕之分分猶解也於是並坐
極歡遂共車同出結友而去。三年拜汝南太守盜賊清
靜郡中無事恂素好學迺修鄉校教生徒聘能為左氏春
秋者親受學焉車駕擊隗囂而潁川盜賊群起恂曰潁川
剽輕聞陛下遠踰阻險有事隴蜀故狂狡乘間相誑誤耳
也音誑如聞乘輿南向賊必惶怖歸死即日車駕南征恂
從至潁川盜賊悉降百姓遮道曰願從陛下復借寇君一

東漢書卷之第五 寇恂傳 二十五 宿 巳



年廼留恂。○隗囂將高峻據高平第一。高平有第一城。帝遣恂降之。恂奉璽書至第一。峻遣軍帥皇甫文出謁。辭意不屈。恂怒。將誅文。諸將諫曰：「高峻精兵萬人，卒多疆弩，西遮隴道，連年不下。今欲降之，而反戮其使，無適不可乎？」恂不應，遂斬之。遣其副歸告峻曰：「軍師無禮已戮之矣。」欲降，急降，不欲固守。峻惶恐，即日開城門降。諸將皆賀。因曰：「敢問殺其使而降其城，何也？」恂曰：「皇甫文峻之腹心，其所取計者也。今來辭意不屈，必無降心。全之則文得其計，殺之則峻亡其膽。是以降耳。」諸將皆曰：「非所及也。」○恂經明行修，名重朝廷。所得秩奉，厚施朋友故人。及從吏士，常曰：「吾因士大

夫以致此，其可獨享之乎？時人歸甘，長者以為有宰相器。十二年卒，謚威侯。

論曰：傳稱喜怒以類者，鮮。

左傳：范武子將老，召其子文子曰：「吾聞之，喜怒以上者，鮮矣而易。若實多也。」

夫喜而不比，怒而思難者，其惟君子乎？子曰：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吾於寇公見之矣。

贊曰：元侯淵謨，迺作司徒。明啓帝畧，肇定秦都。動成智隱，靜其知愚。子真守溫，蕭公是坪。繫兵轉食，以集鴻烈。誅文屈賈，有剛有折。

東萊先生東漢詳節卷之五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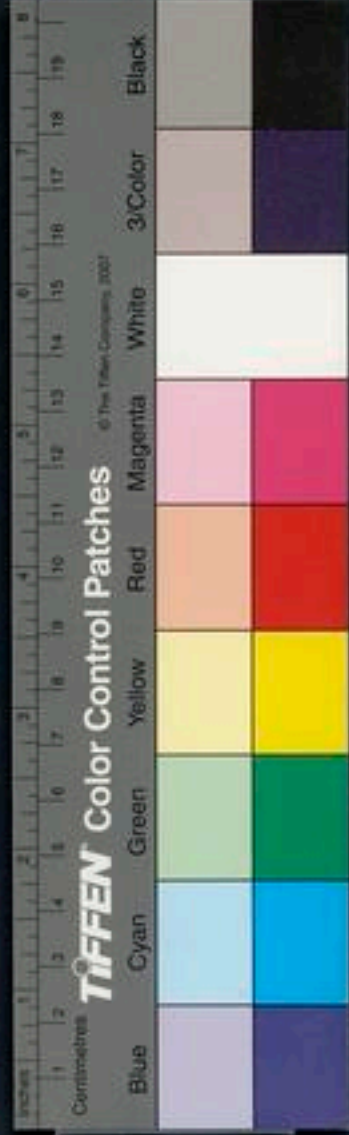
易學言義卷之三

先小傳

三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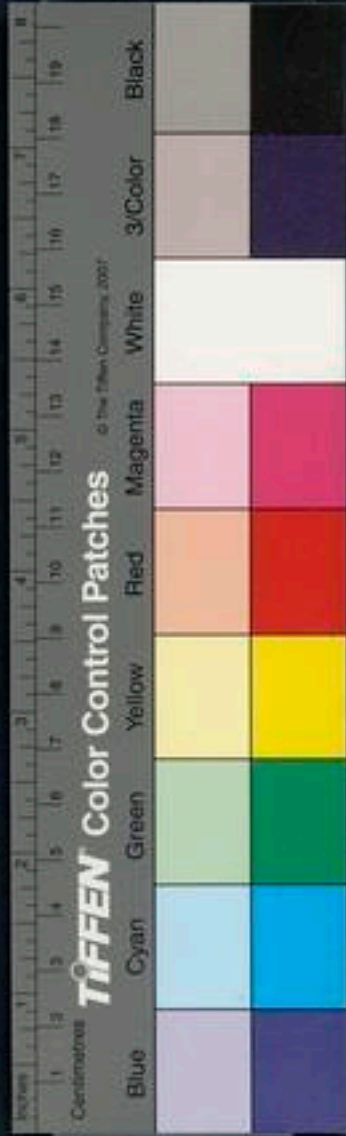
宿

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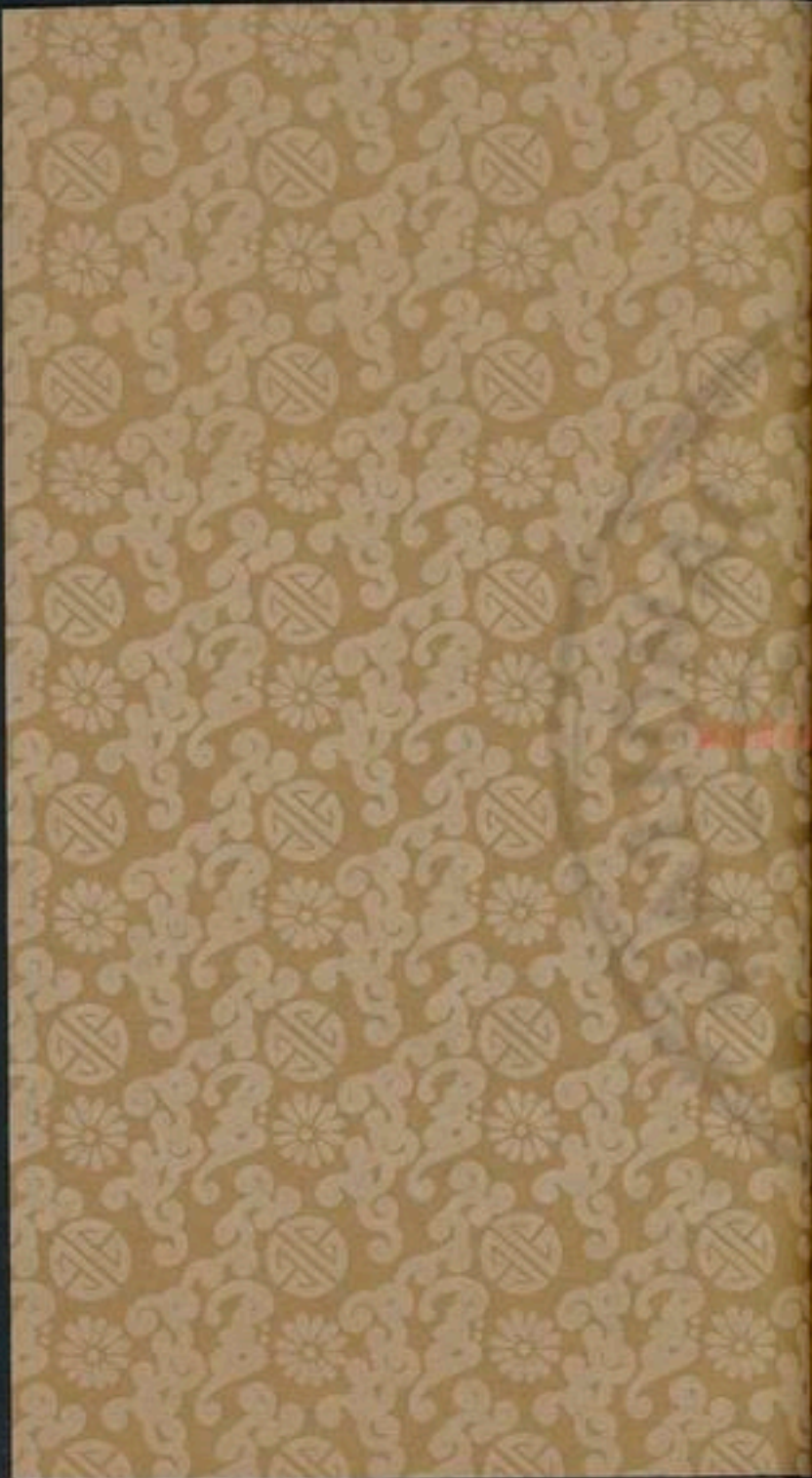




國立中央圖書館,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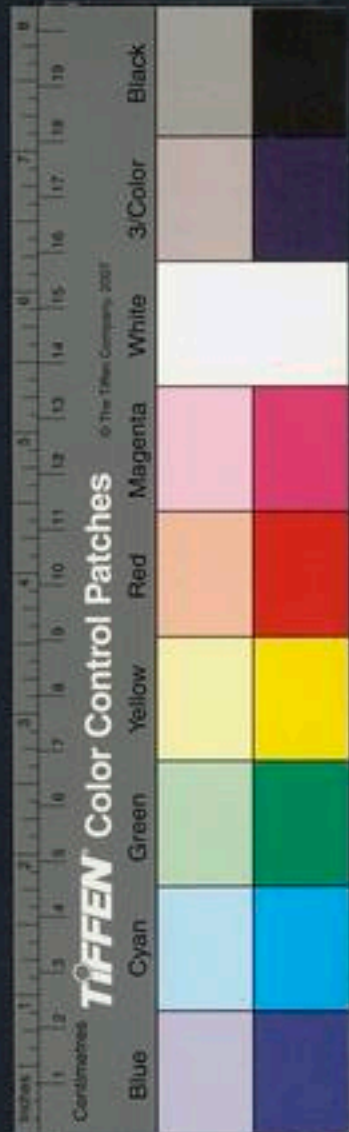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98x <2960R



東萊先生東漢詳節卷之六

列傳

馮異

中光武

馮異字公孫潁川父城人好讀書通左氏春秋孫子兵法漢兵起異以郡掾監五縣與父城長苗萌共城守為王莽拒漢光武畧地攻父城不下屯兵中車鄉中車鄉名異在父城畧異閉出為漢兵所執時異從兄李從光武因薦異得召見異曰異願歸據五城以效功報德及光武為司隸校尉道經父城異即開門奉牛酒迎光武署為主簿。光武徇河北異因進說曰天下思漢久矣今更始諸將暴虐百姓無所依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戴今公專命方面施行恩德夫有桀紂之亂乃見湯武之
功人久飢渴易為充飽宜急遣官屬徇行郡縣理冤結布
惠澤光武納之遣異乘傳撫循屬縣錄囚徒存鰥寡亡命
自詣者除其罪及王即起光武自剡東南馳晨夜草舍舍
息至饒陽無妻美力于及時天寒烈衆皆飢疲異上豆粥明
日光武謂諸將曰昨得公孫豆粥飢寒俱解至南宮名遇
大風雨光武引車入道傍空舍異抱薪鄧禹焚火燭而光
武對竈燎木異復進麥飯堯眉因復度滹沱河至信都拜
偏將軍從破王即封應侯異為人謙退不伐行與諸將
相逢輒引車避道進止皆有表識軍中號為整齊每所止

舍諸將並坐論功異常獨屏樹下軍中號大樹將軍及破

邯鄲乃更部分諸將各有配隸軍士皆言願屬大樹將

軍光武以此多之。因從平河北更始遣李軾朱鮪守洛

陽光武將北徇乃拜異為孟津洛陽軍統軍河上異遺李軾

書曰愚聞明鏡所以照形往事所以知今今長安壞亂綱

紀已絕故蕭王跋涉霜雪經營河北方今英俊雲集百姓

風靡雖邠岐慕周不足以喻李文誠能亟定計李文李

轉禍為福在此時矣軾自通書之後不復與異爭鋒故異

因此得度河擊鮪。諸將勸光武即位光武曰我昨夜夢

乘赤龍上天覺悟心中動悸異下席再拜賀曰此天命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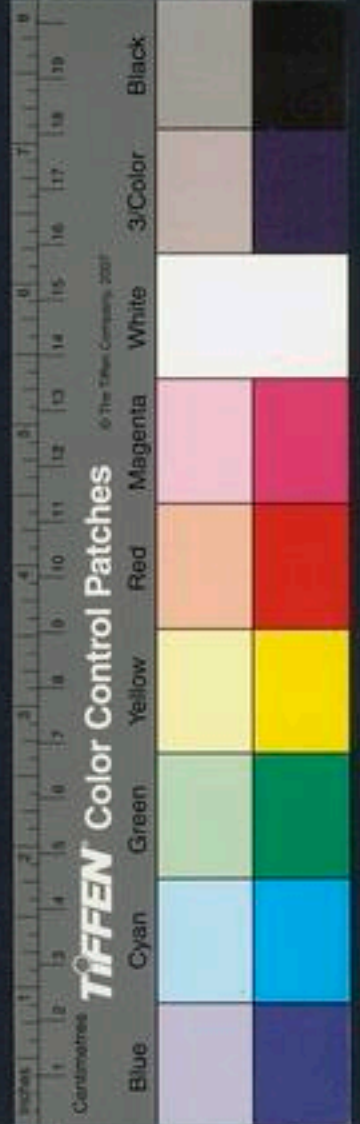
馬三傳



於精神心中動悸六王重慎之性也異遂議上尊號建武
 二年封陽夏侯夏音引擊陽翟賊嚴終趙根破之真父曰
一軍字他本中時赤眉暴亂鄧禹不能定遣異代禹討
言引軍者甚多之車駕送至河南勅異曰今之征伐非必畧地屠城要在
 平定安集之耳諸將非不健聞然好虜掠御本能御吏士
 念自修勅無為郡縣所苦異受命引而西所至皆布威信
 弘農群盜皆率眾降

司馬溫公曰昔周人頌武王之德曰鋪時繹思我徂惟
 求定言王者之兵志在布陳威德安民而已光武之
 所以取關中用是道也豈不美哉

○二年春拜征西大將軍會鄧禹引歸與異相遇禹要異
 共攻赤眉異曰賊眾尚多可稍以恩信傾誘難卒用兵破
 也上令使諸將屯池要其東而異擊其西一舉取之此
 萬全計也禹不從遂戰大為所敗異棄馬步走上回谿阪
 歸營收其散卒與賊約期會戰使壯士變服與赤眉同伏
 於道側旦日大戰伏兵卒起衣服相亂赤眉不復識別眾
 遂潰降爾書勞異曰始雖垂翅回谿終能奮翼池可謂
 失之東隅收之桑榆桑榆乃時眾寇猶盛異乃稍誅擊豪
 傑不從令者褒賞降附有功勞者威行關中後人有上章
 言異專制關中百姓歸心號為咸陽王帝使以章示異異



惶懼上書謝詔報曰將軍之於國家義為君臣恩猶父子
 何嫌何疑而有懼意。六年異朝京師引見帝謂公卿曰
 是我起兵時生簿也為吾披荊棘定關中既罷賜以珍寶
 衣服錢帛詔曰倉卒蕪蕪亭豆粥滹沱河麥飯厚意久不
 報異稽首謝曰臣聞管仲謂桓公曰願君無忘射鉤臣無
 忘檻車齊國賴之管仲將兵逃魯道射桓公中鉤後
 亦願國家無忘河北之難小臣不忘巾車之恩光武獲異
 之後諸將為隗囂所敗乃詔異軍拘邑隗囂乘勝使其將
 取拘邑異擊破之於是北地諸豪悉降異上書言狀不敢
 自伐諸將或欲分其功帝患之乃下璽書曰征西功若丘

山猶自以為不足孟之反奔而駁亦何異哉說節疾

長子彭嗣彰卒子普嗣有罪國除。永初六年安帝詔曰

昔我光武受命中興恢弘聖緒橫被四表昭假上下昭明

思追惟勳烈披圖按籍建武元功二十八將佐命虎臣或

至乏禮朕甚愍之明年二十八將絕國者皆紹封焉

岑彭事光武

岑彭字君然南陽棘陽人林紀王莽時守本縣長漢兵起

攻拔棘陽彭亡歸宛城守漢兵攻之彭舉城降更始封歸

德侯會舂陵劉茂起兵彭迺從河內太守韓歆會光武徇



東漢書卷之... 彭... 河內款迎降拜彭刻姦大將軍使督察衆營。光武即位拜廷尉與吳漢等圍洛陽朱鮪堅守不肯下帝令彭說之鮪曰大司徒被害特鮪與其謀鮪音又諫更始無遣蕭王北伐誠自知罪深彭具言於帝帝曰建大事者不忌小怨鮪今若降官爵可保况誅罪乎河水在此吾不食言彭復往告鮪鮪從城上下索曰必信可乘此上彭趣索欲上鮪見其誠即降。建武二年遷征南大將軍南擊秦豐薊拒彭於鄧數月不得進帝讓彭彭懼於是夜勒兵馬申令軍中使明旦西擊山都迺緩所獲虜卒待逃亡歸以告豐豐即悉其軍西邀彭彭迺潛兵渡沔水擊其將張揚於阿頭

山大破之封無咎陰侯。初彭與交趾牧鄧讓厚善與讓書陳國家威德又移檄江南班行詔命於是讓與江夏武陵交趾太守等相率遣使貢獻奉封為列侯或遣子將兵助彭征伐於是江南之珍始流通焉。公孫述遣其將任滿等乘枋單下江關枋單以木竹為之浮於水枋即枋字單步佳及遂據荆門橫江水起浮橋闢樓立檣柱絕水道結營山上以拒漢兵彭裝直進樓船冒突露橈音數千艘並船名與吳漢滅官劉隆發南陽武陵南郡兵又發桂陽零陵長沙委輸棹卒棹卒持棹行船吳漢以掉卒多費糧穀欲罷之彭上書言狀帝報曰大司馬習用步騎不曉水戰荆門之事一由征南公為重而已



彭越募攻浮橋先登者上賞於是偏將軍魯奇應募而前
 時天風狂急奇因飛炬焚之風怒火盛橋樓崩燒彭復悉
 軍順風並進所向無前蜀兵大亂彭長驅入江關所過百
 姓皆奉牛酒迎勞彭謙不受百姓大喜爭開門降詔彭守
 益州牧所下郡輒行太守事彭乘利攻破平曲迷使其將
 延岑悉兵拒廣漢又遣侯丹拒黃石彭過多張疑兵使滅
 宮拒延岑自分兵浮江下還江州沂都江而上鄒江成襲
 侯丹大破之因辰夜倍道兼行二千餘里徑拔武陽使精
 騎馳廣都去成都數十里執着風雨所至奔散初迷聞漢
 兵在平曲故遣兵逆之及彭至武陽繞出延岑軍後蜀地

駭述大驚以被擊地曰是何神也彭所營地名彭亡聞
 而惡之欲誅會日暮蜀刺客詐為亡奴降夜刺殺彭彭首
 破荆門長驅武陽持軍整齊秋毫無犯叩轂王任貴聞彭
 威信數千里道使迎降會彭已薨帝盡以任貴所獻賜彭
 妻子益社族蜀人為立廟武陽歲時祠焉

奉熙彭玄孫

熙尚安帝妹為魏郡太守招聘隱逸與參政事無為而化

視事二年與人歌之曰我有枳棘岑君伐之枳棘喻寇我

有蠱賊岑君渴之蠱賊喻寇狗吠不驚足下生羗羗長毛也犬無

追吠故足含捕鼓腹馬知凶災我喜我生獨丁斯時美矣

東漢書卷之六 彭越傳 五 宿 道



岑君於戲休茲

於青鳥戲許宜反

賈復

事光武

賈復字君文南陽冠軍人少好學習尚書事無陰季生季生奇之謂門人曰賈君之容貌志氣如此而勤於學將相之器也王莽末為縣掾更始立歸漢中王劉嘉以為校尉復見更始政亂遂辭嘉北度河及光武於柏人因鄧禹得召見光武奇之禹亦稱有將帥節署復破虜將軍督盜賊復馬羸力佳光武解左驂以賜之勝者服外之馬官屬以復後來而好凌折等輩調補鄱尉光武曰賈督有折衝千里之威方任以職勿得擅除。從擊青犢後被羽先登斬羽為旌將軍所

據所向皆靡諸將服其勇又北與五校戰於真定大破之復傷創甚光武大驚曰我所以不令賈復別將者為其輕敵也果然夫吾名將聞其婦有孕生女邪我子娶之生男邪我女嫁之不令其憂妻子也復病尋愈。光武即位拜執金吾封冠軍侯更始郎王尹尊及諸大將在南方未降者尚多帝召諸將議兵事未有言沈吟久之廼以檄叩地曰鄧最殫死為次誰當擊之復率然對曰臣請擊鄧帝笑曰執金吾擊鄧吾復何憂遂遣復擊鄧連破之尹尊降盡定其地。復從征伐未嘗敗數與諸將潰圍解急身被十二創帝以後敢深入希令遠征而壯其勇節常自從之故



復少方面之勳諸將每論功自伐復未嘗有言帝輒曰賈君之功我自知之十三年定封膠東侯。復知帝欲偃干戈修文德不欲功臣擁眾京師適與鄧禹並剽甲兵敦儒學剽削也剽除甲兵帝深然之遂以列侯就第復剛毅方直多大節既還私第闔門卷威重朱祐等薦復宜為宰相而人以吏事責三公故功臣並不用是特列侯唯高密高密郡膠東三侯與公卿參議國家大事恩遇甚厚卒於家子宗

賈宗

宗字武孺孺字備宗封即墨侯心行操行多智略為朔方太守

舊內郡徙人在邊者率多貧弱為居人所僕後以不得為吏宗擢用其任職者與邊吏參選轉相監司以端發其姦或以功次補長吏故各願盡死匈奴畏之不敢入塞宗兼通儒術每讌見常使與少府丁鴻等論議於前章和二年卒

論曰中興將帥立功名者眾矣唯岑彭馮異建方面之號自函谷以西方城以南方城山名在今唐州方城縣而將之功實

為大焉若馮賈之不伐岑公之義信適足以感三軍而懷敵人故能成遠業終全其慶也昔高祖忌柏人之

名違之以全福征南惡彭亡之地留之以生災柏人縣名高祖嘗欲宿曰柏人者迫於人也豈幾慮自有明惑將期數



使之然乎

贊曰陽夏師克實在和德膠東蓋吏征南宛賊奇鋒震敵遠圖謀國

吳漢事光武

吳漢字子顏南陽宛人王莽末犯法亡命至滄陽以販馬自業往來燕薊間所至皆結交豪傑更始立種使者韓鴻徇河北或謂鴻曰子顏奇士也可與計事遂奉制拜為安樂令素聞光武長者獨欲歸心乃說漁陽太守彭寵寵遣漢將兵而南及光武於廣阿拜漢偏將軍。漢為人質厚少文造次不能以辭自達鄧禹數相薦舉乃得召見遂見

親信光武將發幽州兵以召鄧禹問可使行者禹曰聞數與吳漢言其人勇鷙有智謀諸將鮮能及者即拜漢大將軍持節北發十郡突騎光武北擊群賊漢常將突騎為軍鋒數先登陷陳。光武即位拜大司馬封廣平侯辛耿弇等圍蘇茂於廣樂劉永將周建救廣樂漢將輕騎迎與之戰不利墮馬傷膝還營建等遂運兵入城諸將謂漢曰大敵在前而公傷卧衆心懼矣漢迺勃然裹創而起推牛饗士令軍中曰賊衆雖多皆劫掠群盜勝不相讓敗不相救非有伏節死義者也今日封侯之秋諸君勉之於是軍士激怒人倍其氣齊鼓而進建軍大潰。時鬲縣五姓共逐

東漢書卷之九十一 卷之九十一 九十一 九十一

守長據城而反兩縣屬于原郡五姓蓋當將爭欲攻之
漢不聽曰使兩反者皆守長罪也通音華迺移檄告郡使收守長
而使人謝城中五姓大喜即與相率歸降諸將迺服曰不
戰而下城非衆所及也。建武十一年伐公孫述戰於廣
都成都之間八姓遂斬述首傳送洛陽。十五年復
北擊匈奴徙鴈門代郡上谷吏人六萬餘口置居庸關
以東貢父曰按文。漢性疆力每從征伐帝未安恒側足
而立謀將見戰陳不利或多惶懼失其常度漢意氣自若
方整厲器械激揚士吏帝特遣人觀大司馬何為還言方
修戰攻之具迺歎曰吳公差彊人意隱若一敵國天每當

出師朝受詔夕即引道初無辦嚴之日嚴即裝也避明之

能常任職以功名終及在朝廷斤斤謹管形於體貌察也斤

外吏士不足何多買田宅乎遂盡分與昆弟外家。二十

年漢病篤車駕親臨問所欲言對曰臣愚無所知識唯願

陛下慎無赦而已薨謚忠侯

互註世祖即位詔舉可為大司馬者群臣所推惟漢

及景丹帝曰吳將軍有建大策之勲迺以漢為大司

馬吳景丹及發十郡兵幽州牧苗曾不從漢遂斬曾而

發其衆。與公孫述戰於成都大破之吳漢屠成都

子

亭



見光武傳

論曰吳漢自建武世常居上公之位終始倚愛之親諄由質簡而疆力也子曰剛毅木訥近仁斯豈漢之方乎昔陳平智有餘以見疑周勃質朴忠而見信夫仁義不足以相懷則智者以有餘為疑而朴者以不足取信矣

蓋延

蓋延字巨卿漁陽要陽人身長八尺鬚弓三百斤邊俗尚勇力而延以氣聞歷郡列掾出從事所在職辦郡中列掾為之故王即起舉吳漢同謀歸光武即位以為虎牙將軍封丘督拔不取口拔文封丘督拔

其夏南伐劉永圍於睢陽夜梯其城入永引兵走延擊大破之又與董憲戰或日數合頗有剋獲帝以延深入數以書誡之

陳俊

陳俊字子昭南陽西鄉人江夏郡有西鄉故生加西也光武徇河北以為安集掾從擊銅馬與五校戰於安次俊下馬手接短兵所向必破斬其渠帥而還光武望而歎曰戰將盡如是豈有憂哉五校退入漁陽俊言於光武曰宜令輕騎出賊前使百姓各自堅守壁以絕其食可不戰而殄也光武然之賊至無所得遂散敗光武謂俊曰困此虜者將軍策也建



東漢書卷之九十一 陳修傳 十一
武五年琅邪未平乃徙為琅邪太守領大將軍事脩地素
聞俊名人界盜賊皆解散詔俊得專征討後撫貧弱表
有義檢制軍吏不得與郡縣相干百姓歌之曰數上書自
請奪擊隴蜀詔報曰東州新平大將軍之功也君海濱受
盜賊之虞國家以為重憂且勉鎮撫之上三年封祝阿侯

臧宮 事光武

臧宮字君翁潁川郟人少為縣亭長將徼徼有禁捕盜嘗率
賓客入下江兵中為校尉因從光武征戰諸將稱其勇
武察宮勤力少言甚親納之從破群賊數陷陳郤敵皆
威將軍。將兵七駱越時公孫述將田戎與岑彭相拒

荆門彭戰數不利越人謀畔從蜀宮兵少力不能制會
縣送委輸車數百乘至宮夜使鋸斷城門限令車聲回轉
出入至旦越人候伺者聞車聲不絕相告以漢兵大至十
渠帥乃奉牛酒以勞軍營宮陳兵大會擊牛醢酒醢所
賜慰納之越人由是遂安公孫述將延岑盛兵於沅水宮
晨夜進兵因從擊破之黃父曰按從擊自是乘勝追北降
者以十萬數時吳漢亦進營逼成都宮連屠大城兵馬旌
旗甚盛乃乘兵歷成都下至漢營飲酒高會漢見之甚歡
謂宮曰將軍向者經虜城下震揚威靈風行電照然窮寇
難量還營願從它道矣宮不從復路而歸賊亦不敢近之

與漢並滅公孫述封朗陵侯。宮以謹信質樸故常見任
用後匈奴自相分爭帝以問宮宮曰願得五千騎以立功
帝曰常勝之家難與慮敵吾方自思之宮乃與馬武上書
曰匈奴貪利無有禮信窮則稽首安則侵盜今人畜疫死
旱蝗赤地疲困之力不當中國一郡萬里死命縣在陛下
福不再來時或易失豈宜固守文德而墜武事乎今命將
臨塞喻告烏桓鮮卑攻其左發天水隴西羌胡擊其右如
此北虜之滅不過數年詔報曰黃石公記曰柔能制剛弱
能制彊柔者德也剛者賊也弱者仁之助也彊者怨之歸
也故曰有德之君以所樂樂人無德之君以所樂樂身樂

人者其樂長樂身者不久而亡舍所謀遠者勞而無功舍
遠謀近者近而有終遠政多患臣勞政多亂人故曰務廣
地者荒務廣德者彊有其者安貪人有者殘今國無善
政災變不息百姓驚惶人不自保而復欲遠事邊外乎且
北狄尚彊而屯警備傳聞之事恒多失實誠能舉天下
之半以滅大寇豈非至願苟非其時不如息人自是諸將
莫敢復言兵事者宮永平元年卒謚愍侯

論曰中興之業誠艱難也然敵無秦項之彊人資附漢

之思雖懷爾紆紆陟陵州縣

也殊名詭號千隊為群尚未足以為比功上烈也至於



東漢書卷之第... 雁宮傳... 文

山西既定威臨天下戎羯喪其精膽群帥賈其餘吐斯

誠雄心尚武之幾先志說兵之日滅宮馬武之徒無鳴

劍而抵掌志馳於伊吾之北矣光武審黃石存包辛開

王門以謝西域之貨卑辭厚幣以禮匈奴之使其等防

蓋已弘深豈其顛沛平城之圍忍傷黠王之陳

淮南王黠布為飛矢所中

贊曰吳公善彊實為龍驤舉電掃群孽風行巴梁虎于

猛力功立睢陽宮俊休休是亦奪揚詩曰良士休休

耿弇 事光武

耿弇字伯昭扶風弘農人父况以明經為郎弇年十歲父

丘先生 安丘望之字仲都京兆人後為朔調連率

朔調連率弇少好學習父業常見郡尉試騎士貢父曰按漢

講武為都試後人建旗鼓隸馳射由是好將帥之事奉敗

况自以奉之所置懷不自安時弇年二十一乃辭况奉奏

諸更始以求自固之宜會王即起兵郡鄆弇道聞光武在

盧奴乃馳謁光武留署門下吏貢父曰按百官志公府有

知此當弇因說護軍朱祐求歸發兵以定邯鄲光武笑曰

小兒曹乃有太意哉弇因從北至薊聞邯鄲兵方到光武

欲南歸弇曰今兵從南來不可南行漁陽太守彭寵公之

邑人上谷太守即弇父也發此兩郡控絃萬騎邯鄲不足



慮也光武官屬皆曰死尚南首奈何北行入囊中

塞垣至彼路窮如入彀也光武指弁曰是我北道主人也會薊中亂光

武遂南馳弁走就况因說况約彭寵發突騎合軍而南及

光武於廣阿光武加况與義族弁等遂從拔邯鄲光武復

以弁弟舒為復胡將軍時五校賊二十餘萬北寇上谷况

與舒連破之更始見光武威聲日盛乃遣使立光武為

蕭王令罷兵時光武居邯鄲宮書卧温明殿漢趙王如意之殿弁

入造林下因說曰公首事南陽破百萬之軍今定河北

據天府之地貢又曰按文多一北字以義征伐發號響應天下可傳

檄而定聞使者從西方來欲罷兵不可從也弁願歸幽州

發精兵以集大計光武大悅拜弁為大將軍北發幽州十

郡兵引而南光武即位拜為建威大將軍封好時侯從幸

春陵因請北收上谷兵未發者定彭寵於漁陽取張豐於

涿郡東攻張步以平齊地帝壯其意乃許之詔弁進討張

步弁率劉歆引兵而東步聞之又分兵屯祝阿弁擊祝阿

拔之時張步都劇使其弟藍守西女諸郡太守守臨淄弁

進軍畫中地名視西安城小而堅臨淄名雖大而實易攻

廼勅諸校會後五日攻西安藍聞之晨夜嚴守至期夜半

弁勅諸將皆厚食未起而林中食會明至臨淄城荀梁等爭之

以為宜速攻西安弁曰不然西安聞吾欲攻之日夜為備



東漢書卷之第... 取命傳 十五 雜 文

臨淄出不意而至必驚擾吾攻之一日必拔拔臨淄即西
安孤張藍與步隔絕必復亡去所謂擊一而得二者也遂
攻臨淄拔之入據其城監懼遂亡歸劇步乃與重異等兵
並姓攻弁弁先出淄水上與重異遇突騎欲縱弁恐挫其
異名鋒令步不敢進故示弱以盛其氣迺引歸小城陳兵於內
步氣盛直攻弁營與劉歆等合戰弁視歆等鋒交迺自引
精兵以橫突步陳大破之飛矢中弁股以佩刀截之時帝
聞弁為步所攻自往救之未至陳俊謂弁曰劇虜兵盛可
且閉營休士以須上來弁曰乘輿且到臣子當擊牛醢酒
以待百官及欲以賊虜遺君父邪乃出兵大戰復大破之

後數日車駕至臨淄勞軍帝謂弁曰昔韓信破歷下以開
基今將軍攻祝阿以發迹此皆齊之西界功足相方而韓
信襲擊已降將軍獨拔勅敵其功乃難於信也將軍前在
南陽建此大策常以為落落難合落落猶有志者事竟成
也弁因復追步步肉袒負斧鑕於軍門鑕也齊地悉平
弁凡平郡四十六屠城三百未嘗挫折况病弁兄弟六人
皆垂青紫省侍醫藥當代以為榮况卒謚烈侯弁卒謚懿
侯

論曰淮陰廷論項王審料成執則知高祖之廟勝矣淮
侯韓弁決策河北項父曰按他傳贊語無單言名者定

東漢書卷之第... 取命傳 十五 雜 文



計南陽亦見光武之業成矣然弇自剋拔全齊而無尺
寸功夫豈不懷懷思也豈不將時之度數不足以相容
乎三世為將道家所忌以其殺伐多也而耿氏累葉以功名自
終將其肩兵欲以殺止殺乎何其獨能隆也

耿國 事明帝

國字叔憲東觀記全弟父况卒國於次當嗣上疏以先侯
愛少子霸固自陳詔許焉為中郎將時烏桓屢寇外
境國素有籌策數言邊事帝器之及匈奴莫韃日逐王比
自立為呼韓邪單于欵塞稱藩願扞禦北虜議者以為夷
狄情為難知不可許國曰臣以為宜如孝宣故事受之露

于韓邪單于款塞請命東扞鮮卑北拒匈奴卒厲

完復邊郡使塞下無晏開之警有警急則萬世有安

策也因久日按文多有字解上帝從其議遂立比為南

單于由是烏桓鮮卑保塞自守北虜遠遁中國少事子秉

斐

耿秉

秉字伯初有偉體腰帶八圍博通書記能說司馬兵法尤
好將帥之畧以父任為郎數上言兵事常以中國虛廢邊
陲不寧其患專在匈奴以戰去戰盛王之遺道顯宗既有志
北伐陰然其言拜駙馬都尉與竇固等北伐匈奴虜皆奔



走不戰而還建初元年拜度遼將軍視事七年匈奴懷其
恩信秉性勇壯而簡易於事軍行常自被甲在前休士不
結營部然遠斥候明要坵有警軍陳立成士卒皆樂為死
卒謚桓侯匈奴舉國號哭或至黎面流血黎即黎字音力利反

耿夔事和帝

夔字定公少有氣決永元初為車騎將軍嘗當擊匈奴轉
車騎都尉謂大曰按官無車騎都尉明行此字三年憲復出河西以夔為大
將軍左校尉將精騎八百出居延塞直奔北單于廷斬關
氏名王單于脫亡盡獲匈奴珍寶財畜去塞五千餘里而
還自漢出師所未嘗至也封粟邑侯

耿恭事顯宗

恭字伯宗國弟廣之子少孤慷慨多大略有將帥才永平
十七年劉張擊車師恭為司馬破降之以恭為戊己校尉
貢父曰按戊己本是兩校尉故耿恭關龍各為一校今都為戊己校尉蓋流俗不知漢書以理觀之恭是戊校龍是己校也後王部金蒲城關龍屯前王柳中城恭移檄烏孫
示漢威德大昆彌已下皆遣子入侍北單于擊車師恭遣

司馬將兵三百人救之道逢匈奴騎多皆為所殺匈奴遂
破殺後王而攻金蒲城恭乘城搏戰以毒藥傳矢傳語匈
奴曰漢家箭神其中瘡者必有異因發弩射之虜中矢者
視瘡皆沸太驚會天暴風雨隨雨擊之殺傷甚眾匈奴震



怖相謂曰漢兵神真可畏也遂解去。恭以疏勒城傍有
澗水可固廼引兵據之匈奴復來攻恭遂於城下擁絕澗
水恭於城中穿井十五丈不得水吏士渴乏策馬糞汁而
飲之策謂歷恭仰嘆曰聞昔貳師將軍拔佩刀刺山飛泉
湧出今漢德神明豈有窮哉廼整衣服向井再拜為吏士
禱有頃永泉奔出衆皆稱萬歲廼令吏士揚水以示虜虜
以為神明遂引去會赦兵不至卓師復叛與匈奴共攻恭
恭食盡窮困廼煮鐵釜食其筋革恭與士推誠同死生故
皆無二心而稍稍死亡餘數十人單于知恭已困欲必降
之遣使招恭曰若降者當封為白屋王妻以女子恭誘其

使上城手擊敵之多諸城上單于怒益兵圍恭關籠上書
求救肅宗遣耿秉也酒泉遣秦彭王蒙發兵擊車師攻交
河城北虜驚走車師復降廼分兵二千人迎恭開門共相
持涕泣遂相隨俱歸吏士素飢困發疏勒時尚有二十六
人隨路死沒至玉門唯餘十三人衣履穿決形容枯槁鄭
衆上疏曰耿恭以軍兵固守孤城當匈奴之衝對數萬之
衆鑿山為井煮芻為糧出於萬死無一生之望卒全忠勇
不為大漢恥恭之節義古今未有宜蒙顯爵以厲將帥及
恭至洛陽絕昱奏恭節過蘇武宜蒙爵賞於是拜騎都尉
遷長水校尉副馬防討西羌。初恭上言竇融昔在西州



東漢書卷之六十一 耿恭傳
甚得羌胡腹心今大鴻臚固即其子孫宜奉大使鎮撫涼
部今防屯軍漢陽以為威重由是大忤於防李譚承旨奏
恭不憂軍事坐徵下獄免官卒於家。耿氏自中興已
後大將軍二人將軍九人卿十三人尚公主三人列侯十
九人中即將護羌校尉及刺史二千石數十百人遂與漢
興衰云

論曰余初讀蘇武傳感其如毛窮海不為大漢羞後覽
耿恭疏勒之事喟然不覺涕之無從嗟乎義重於生以
至是乎昔曹子抗質於柯盟魯大夫曹沫一曰曹沫前
恒公與魯非公會于柯而
蓋曹沫執匕首劫桓公桓公
乃盡還魯侵地而與之盟相如申威於河表蓋以決

一旦之負異乎百死之地也以為二漢當疏高爵宥十

世而蘇君恩不及嗣恭亦終填牢戶追誦龍蛇之章以

為歎息晉文公友國賞從亡者介子推不言祿祿亦不
及將書宮門曰龍欲上天五蛇為輔龍已升天

四蛇各入其宇一
蛇獨怨終不見處

贊曰好時經武能畫能兵往收燕卒來集漢營請聞趙
斃醜酒齊城况舒率從亦既有成國圖文策分此凶狄
耿國議立日逐王為南單于由
是鮮卑得塞自守北虜遠遁秉洽胡情夔單虜亦慊

慊伯宗枯泉飛液

東萊先生東漢詳節卷之六

東漢書卷之六十一

耿恭傳

二

昭

高



東漢書卷之第... 耿恭傳 二十 宿 珍



東萊先生東漢詳節卷之七

列傳

姚期 姚音

姚期字次况潁川郟人長八尺二寸容貌絕異矜嚴有威

光武畧地潁川聞期志義召署賊曹掾賊曹主盜賊之事從徇薊

時王即檄書到薊中起兵應即光武趨駕出百姓聚觀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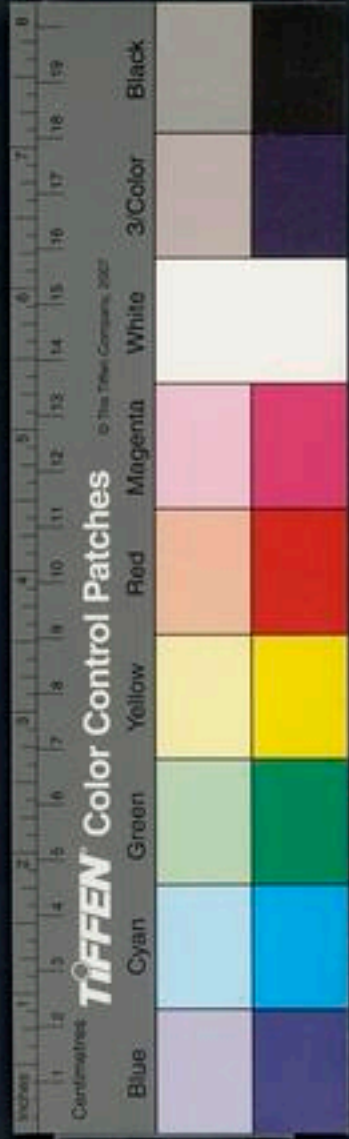
呼滿道遮路不得行期騎馬奮戟瞑目大呼左右曰趨行止

治道也說又云趨與理同衆皆披靡披芳彼反從擊王即將兒宏劉奉於鉅

鹿下期先登陷陳手殺五十餘人被創中額攝幘復戰遂

大破之期披創中額則足惰字王即滅期說光武曰河

東漢書卷之第... 姚期傳



東漢書卷之第... 耿种傳 二十 宿 瑛



東萊先生東漢詳節卷之七

列傳

姚期 姚音

姚期字次况潁川郟人長八尺二寸容貌絕異矜嚴有威

光武畧地潁川聞期志義召署賊曹掾賊曹主盜賊之事從徇薊

時王即檄書到薊中起兵應即光武趨駕出百姓聚觀誼

呼滿道遮路不得行期騎馬奮戟瞑目大呼左右曰趨行止

治道也說又云趨與理同衆皆披靡披芳彼反從擊王即將兒宏劉奉於鉅

鹿下期先登陷陳手殺五十餘人被創中額攝幘復戰遂

大破之期披創中額則足惰字王即滅期說光武曰河

東漢書卷之第... 姚期傳



北之地界接邊塞人習兵戰號為精勇今更始失政海內無所歸明公據河山之固擁精銳之衆以順萬人思漢之心則天下誰敢不從光武笑曰卿欲遂前趨邪光武即位封安成侯。時檀鄉五樓賊入繁陽內黃又魏郡大姓數謀欲反鄴城帝以期為魏郡太守郡界清平督盜賊李熊弟陸謀欲反捕城迎檀鄉或以告期期不應者三四期乃召問熊熊叩頭就死期曰為吏僕不若為賊樂者可謂往就陸也使吏送出城熊行求得陸陸不勝愧感自殺以謝期期以禮葬之而還熊故職郡中服其威信拜衛尉期重於信義自為將有所降下未嘗虜掠及在朝廷憂國愛主

其有不得於心必犯顏諫諍帝嘗輕與期門近出前書
必與期門良家子弟期頃首車前曰古今之戒變生不意
於改門故曰期門誠不願陛下徵行數出帝為之回輿卒謚忠侯

王霸

王霸字元伯潁川潁陽人世好文法少為獄吏常慷慨不樂吏職父竒之遣西學長安光武過潁陽霸率賓客上謁曰會慕威德願充行伍光武曰夢想賢士共成功業豈有二哉遂從擊破王尋王邑於昆陽及光武為大司馬以霸為功曹令史貢父曰按功曹有從度河北賓客從霸者稍稍引去光武謂霸曰潁川從我者皆逝而子獨留努力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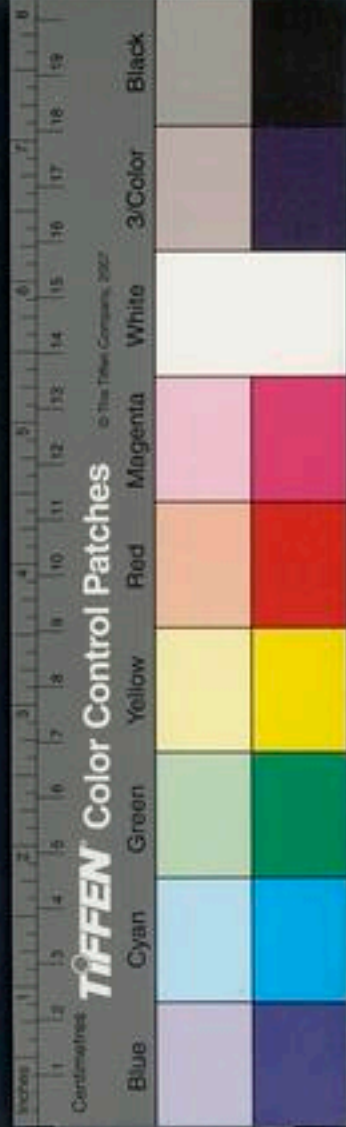


風知勁草及王即起光武在薊即移檄購光武光武令霸
 至市中募人將以擊却市人皆大笑舉手邪榆之說文麻
夾也麻亦支及麻音俞或音霸慚懷而還其音光武南馳
由北云邪榆語輕重不可至濟沱河候吏還白河水流澌澌音無船不可濟官屬大
 懼光武令霸往視之霸詭曰冰堅可渡遂前比至河河水
 亦合未畢數騎而冰解斛光武謂霸曰安吾眾得濟免者卿
 之力也霸謝曰此明公至德神靈之佑雖武王白魚之應
 無以加此光武謂官屬曰王霸權以濟事殆天瑞也以為
 軍正至信都攻拔邯鄲邯音霸追斬王即封王鄉侯。從平河
 北霸善撫士卒死者必以衣以歛之傷者躬親以卷之貞文

文脫衣可言以歛之躬親不宜復有以字

光武即位以霸晚兵燬士可任拜偏

將軍東討周建於垂惠蘇茂將兵救建出兵挑戰霸堅卧
 不出方享士作倡樂茂兩射營中中霸前酒樽霸安坐不
 動軍吏皆曰茂易擊霸曰茂客兵遠來糧食不足故數挑
 戰以徼一切之勝權一物謂今閉營休士所謂不戰而屈人
 之兵善之善者也茂建不得戰乃引還營建兄子誦反閉
 城拒之茂建遁去誦以城降。拜上谷太守匈奴烏桓寇
 盜尤數詔霸與杜茂治飛狐道即古之堆石布土築起亭
 障自代至平城三百餘里凡與匈奴烏桓大小數十百戰
 後南單于烏桓降服北邊無事霸在上谷二十餘歲定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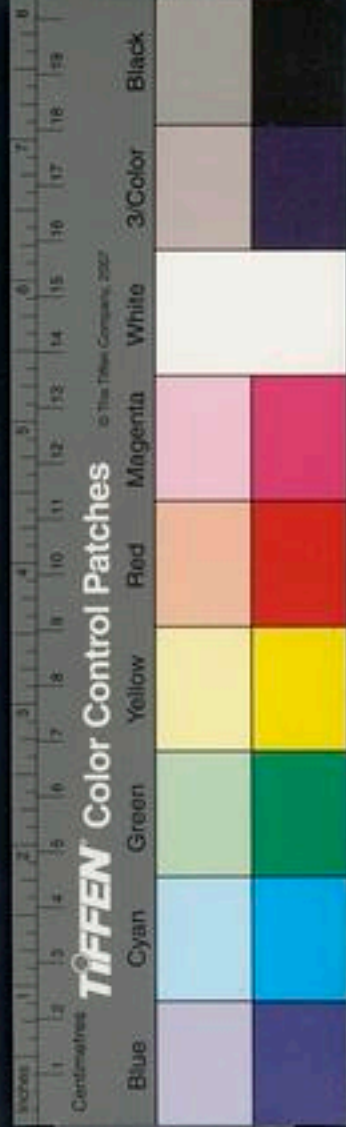


淮陵侯永平二年卒

祭遵 祭側界反

祭遵字弟孫潁川潁陽人少好經書家富貴給而遵恭儉惡
木服喪母負土起墳光武過潁陽以進見署軍市令舍中
兒犯法遵格殺之光武怒命校遵捕以副諫曰明公常欲衆
軍整齊今遵奉法不避是教令所行也光武乃賞之賈捐
以為刺姦將軍謂諸將曰當避祭遵吾舍中兒犯法尚殺
之必不私諸卿也。從平河北以功封列侯建武二年春
拜征虜將軍定封潁陽侯時潁郡太守張豐舉兵反四年
遵與朱祐耿弇俱擊之豐功曹孟宏左公執豐降初有道

士言豐當為天子以五綵囊裏石繫豐肘云石中有玉璽
豐信之既執當斬猶曰肘石有玉璽遵為推破之乃知被
詐仰天歎曰當死無所恨諸將皆引還。六年與耿弇等
伐公孫述時隗囂不欲漢兵上隴辭說解故解故謂解脫
說使其將王元拒隴城遵進擊破之九年春卒於軍。遵
為人廉約小心克己奉公賞賜輒盡與士卒家無私財身
衣草縵布被夫人裳不加緣緣或作綵帝以是重焉喪至河南
車駕素服臨之望哭哀慟博士范升上疏曰昔高祖深見
遠慮班爵割地與下分功著錄勳臣頌其德美生則寵以
殊禮奏事不名入門不趨死則疇其爵邑世無絕嗣丹書



鐵券傳於無窮陛下以至德受命封賞功臣同符高祖臣
 竊見遵修行積善竭忠於國北平漁陽西拒隴蜀先登砥
 上深取畧陽制御士心不越法度所在吏人不知有軍言
 擬清名聞於海內廉白著於當世身無奇衣家無私財自
 以身任於國不敢圖生臨死問以家事終無所言任重道
 遠死而後已遵為將軍取士皆用儒術對酒設樂必雅歌
 投壺雅歌謂歌也又建為孔子之後奏置五經大夫雖在軍
 旅不忘俎豆可謂好禮悅樂守死善道者也臣愚以為宜
 論叙眾功詳按謚法以禮成之謚成侯其後會朝帝每歎
 曰安得憂國奉公之臣如祭征虜者乎遵之見思若此從

弟彤

祭彤

事光武顯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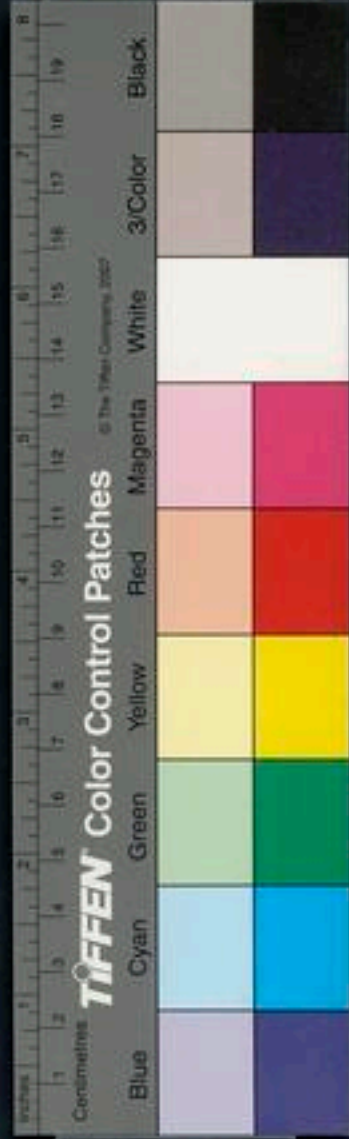
彤字次孫早孤以至孝稱遇大下亂野無煙火而獨在家
 側每賊過見其尚幼而有志節皆奇而哀之光武初以遵
 故拜為黃門侍即常在左右及遵卒無子帝傷之以彤為
 偃師長令近遵墳墓四時奉祠之彤有權畧視事五歲縣
 無盜賊課為弟一遷棄貴令貴音時天下未平盜賊公行
 彤至誅破奸猾兼首政清滄書勉勵時匈奴鮮卑及赤
 山烏桓連和彊盛數入塞帝以彤為能拜遼東太守至則
 勵兵馬廣斥候彤有勇力能貫三百斤弓虜每犯塞常為



士卒鋒數破走之彤以三虛連和卒為邊害乃使招呼鮮
卑示以財利其大都護偏何鮮卑名也遣使奉獻願得歸化彤
慰納賞賜其後偏何邑落諸蒙並歸義願自效彤曰審欲
立功當歸整匈奴斬送頭者乃信耳偏何等皆仰天指心
曰必自效即擊匈奴斬首去郡其後匈奴衰弱邊無寇警
鮮卑烏桓並入朝貢。彤為人質厚重毅體貌絕眾撫突
狄以恩信皆畏而愛之故但以其死力永平元年偏何擊赤
山斬其魁帥持首詣彤彤之威聲暢於北方西自武威東
盡玄菟及樂浪胡夷皆來以附野無風塵乃悉罷緣邊屯
兵徵為太僕彤在遼東幾二十年衣無兼副顯宗美彤清

約賜錢百萬帝嘗以為可屬以重任從東巡狩過魯坐孔
子講堂顧指于路室謂左右曰此太僕之室太僕吾之禦
侮也孔子曰自吾得由也惡言不至門是非禦侮邪後伐北匈奴坐逗遛下獄
免自恨見詐無功出獄歐血死臨終謂其子曰吾蒙國厚
恩奉使不稱死誠慚恨義不可以無功受賞死後君悉簿
上所得賜物帝雅重彤方更任用嗟嘆又焉鮮卑烏桓追
患彤無已每朝京師常過家拜謁仰天號泣乃去遼東吏
人立祠奉祭焉

互註啓匈奴之權卒能成功立名享受爵位薦功祖
廟勒勳後亦一時之志士也見梁傳威震北方聲行



海表見東夷傳

論曰祭彤武節剛方動用安重雖條侯穰苴之倫不能

過也且臨守偏濼改移瘡俗鑄古孟反又徵人請符以立

信徵人謂徵外胡貊數級於郊下至乃卧鼓邊亭滅鋒

幽障者將三十年古所謂必世而後仁豈不然哉而一

告之故情所累以致感憤惜哉畏法之敝也畏猶

贊曰期啓燕門霸之濟河祭遵好禮臨戎雅歌彤披邊

左邊廷懷和

任光

任光字伯卿南陽宛人更始以光為信都太守王即起郡

國皆降獨光不肯發兵城守世祖自薊還狼狽不知所向

聞信都為漢拒邯鄲即馳赴之光聞世祖至大喜即開門

與李忠萬脩率官屬迎謁世祖拜左大將軍光多作檄文

遣騎馳至鉅鹿界中吏民得檄傳相告語旬日之間兵衆

大盛因攻城邑遂屠邯鄲封阿陵侯

任隗事和帝

隗字仲和光子少好黃老清靜寡欲所待奉秩常以賑卹

宗族收養孤寡章和初拜司空隗義行內脩不求名譽而

以沉正見重於世和帝即位實當策權專作威福內外朝

臣莫不震懼隗獨與司徒袁安同心畢力持重處正鯁言

東漢書卷之三十三 任光傳



東漢書卷之第...
直議無所回隱

五註實憲北擊匈奴隗諫以為匈奴不犯邊塞而無

故勞師遠涉非社稷之計

見東漢書

李忠

李忠字仲都東萊黃人

黃今萊州縣

元始中以父任為却以好

禮修整稱王莽時為新博屬長

莽改信都曰新博郡中咸敬

信之更始立拜忠都尉官忠遂與任光同奉世祖世祖自

解所佩綬以帶忠因從攻下屬賊世祖會諸將問所得財

物惟忠無所掠世祖曰我欲特賜李忠諸卿得無望乎即

所乘大驪馬及綉彼木物賜之

色黑而青曰驪

王即遣將攻

信都大姓馬寵等開城內之收忠母妻時寵弟從忠為校

尉忠格殺之諸將皆驚曰家屬在公手中殺其弟何猛也

忠曰若縱賊不誅則二心也世祖聞而美之謂忠曰今吾

兵已成矣將軍可歸救老母妻子忠曰蒙明公大恩思得

效命誠不敢內顧宗親會更始遣將攻破信都忠家屬得

全封中水疾

縣屬涿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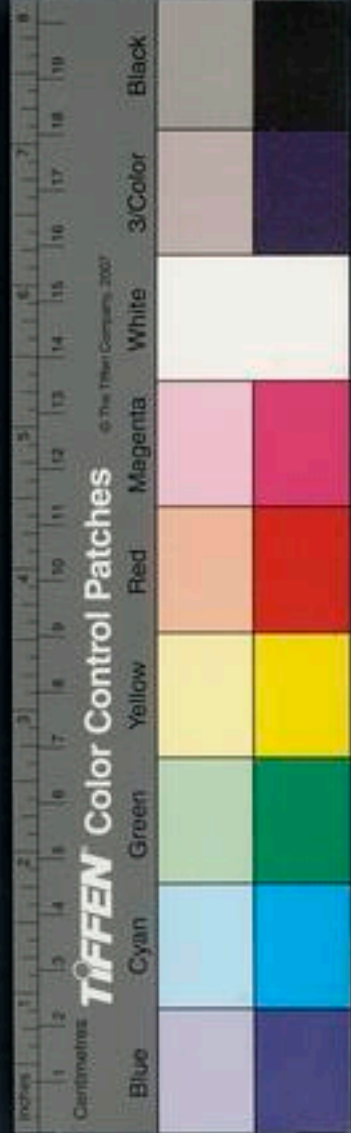
遷丹陽太守時海內新定南方海濱

江淮多擁兵據土忠招懷降附旬月皆平忠以丹陽越俗

不好學嫁娶禮儀衰於中國乃為起學校習禮容春秋鄉

飲選用明經郡中向慕之墾田增多三歲間流民占者

著五萬餘口三公奏課為天下第一



萬脩

萬脩字君游扶風茂陵人更始時為信都令與太守任光都尉李忠迎世祖拜備將軍從平河北封槐里侯

邳彤

邳彤字偉君信都人為王莽和成卒正

莽分鉅鹿為和成郡以彤為卒正

世祖徇河北彤舉城降王即起使其將徇地所到縣莫不奉迎唯和成信都堅守不下彤聞世祖從薊還失軍欲至信都乃選精騎迎世祖與世祖會信都世祖雖得二郡之助而兵眾未合議者多言可因信都兵自送西還長安彤廷對曰議者之言皆非也吏民謳吟思漢久矣故更始舉

尊號而天下響應又卜者王即假名因執遂震燕趙之地

况明公奮二郡之兵揚響應之威以攻則何城不克以戰

則何軍不服今釋此而歸豈徒空失河北必更驚動三輔

墮損威重非計之得者也若明公無復征伐之意則雖信

都之兵猶難會也何者明公既西則邯鄲城民不肯損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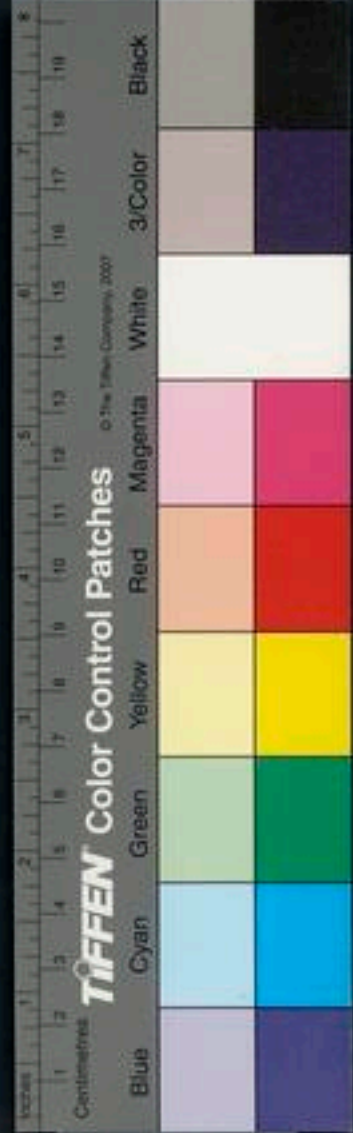
母并城主而千里送公

通鑑考異曰范書邳彤傳邯鄲城

邯鄲城民不肯損棄和成而千里送公漢春秋作邯鄲之民不離信都母并城主按文意城皆當作成邯鄲成謂邯鄲勢成也成主謂王即為已成之主也其離散逃亡可必也世祖善其言而

止即日拜彤後大將軍○常從戰攻信都復反為王即捕

繫彤父弟及妻子使為手書呼彤彤涕泣報曰事君者不



東漢書卷之第七十一 五十四
得顧家彤親屬所以得安於信都者劉公之恩也公方爭國事彤不得復念私也會更始遣將攻拔信都彤家屬得免封靈壽侯族

論曰凡言成事者以功著易顯謀幾初者以理隱難昭斯固原情比迹所宜推察者也若廼議者欲因二郡之衆建入關之策委成業臨不測而世主未悟謀夫景同邳彤之廷對其為幾乎語曰一言可以興邦斯近之矣

劉植

劉植字伯先鉅鹿昌城人王郎起植聚兵據昌城世祖從蒯還廼開門迎世祖以植為驍騎將軍從平河北封昌

城侯討密縣賊戰歿

耿純

耿純字伯山鉅鹿宋子人更始拜騎都尉令安集趙魏會世祖至邯鄲純即謁見世祖深接之會王郎反世祖自蒯東南馳純率宗族賓客二千餘人奉迎時邯鄲多降邯鄲者純恐宗家懷異心乃燒其廬舍世祖問故對曰明公單車臨河北非有府藏之蓄重賞甘餌可以聚人者也徒以恩德懷之今邯鄲自立北州疑惑純雖舉族歸命猶恐宗人賓客半有不同心者故燔燒屋室絕其反頌之望世祖歎息從平邯鄲又破銅馬世祖即位封高陽侯後自請曰



東漢書卷之第... 臣本吏家子孫幸遭大漢復興備位列將爵為通侯天下
畧定臣無所用志願試治一郡盡力自效帝笑曰卿既治
武復欲修文邪迺拜東郡太守視事數月盜賊清寧居四
歲坐免。從擊董憲過東郡百姓老小數千隨車駕涕
泣云願復得耿君帝謂公卿曰純年少被甲冑為軍吏耳
治郡迺能見思若是乎封東光侯卒謚成侯

互註諸將上尊號光武不聽純曰士大夫從大主於
矢石間者其計固望攀龍鱗附鳳翼以成其所志耳
今不正號位恐士大夫絕望則有去歸之思光武深

感其言

見光武記

朱祐

祐作福避安帝諱廣父刊現曰按注引東
觀記安帝諱則此人當名祐前後皆誤矣

朱祐字仲先南陽宛人少孤歸外家劉氏往來春陵世祖
親愛之及世祖討河北以祐為護軍祐待讌從容曰長安政
亂公有日角之相此天命也世祖曰召刺姦收護軍祐乃
不敢復言從征河北常力戰陷陳世祖即位拜建義大將
軍。祐為人質直尚儒學其兵率衆多受降以克定城邑
為本不存首級之功又禁刑士卒不得虜掠百姓軍人以
此怨之建武十三年封鬲侯祐奏古者人臣受封不加王
爵可改諸王為公帝即施行又奏宜令三公並去大名以
法經典後從其議。祐初與于長安帝往候之祐不時相勞



東漢書卷之第七十一 光祿傳 十一 宿 荷
苦而先升講舍後車駕幸甘泉帝笑曰主人得無捨我講
乎以有舊恩數蒙賞賚

景丹

景丹字孫卿馮翊揆陽人王莽時舉四科有德行能言諫通政事明文學
丹以言語為固德侯相更始立為上谷長史與寇恂等將
兵歸世祖拜偏將軍從征王郎將兒宏等兒五縱突騎破
之世祖謂曰吾聞突騎天下精兵今乃見其戰樂可言邪
世祖即位詔舉可為大司馬者群臣所推惟吳漢及丹帝
曰景將軍北州大將軍是廿父也然吳將軍有建大策之
勳舊制驃騎將軍官與大司馬相兼也乃以漢為大司馬

丹為驃騎大將軍封揆陽侯帝謂曰今關東故王國雖數
縣不過揆陽萬戶邑夫富貴不歸故鄉如衣繡夜行故以
封卿耳。會陝賊攻破弘農丹時病帝以其舊將欲令強
起領郡事乃夜召入謂曰賊迫近京師但得將軍威重卧
以鎮之足矣丹不敢辭乃力疾拜命將營到郡十餘日薨
東觀記曰丹病瘡上笑曰聞壯士不病瘡今漢大將軍反病瘡邪

王梁

王梁字君嚴漁陽安陽人為狐奴令與吳漢將兵南及世
祖於廣阿拜野王令世祖即位議選大司空而赤伏符曰
王梁主衛作玄武帝以野王衛之所徙史記衛元君自玄
濮陽徙於野王玄

東漢書卷之七十二 王梁傳 十三



東漢書卷之九十三 三十一
武水神之名司空水土之官於是擢梁為大司空擊赤眉
別校降之擊五校破之入為河南尹梁穿渠引穀水注洛
陽城下東寫鞏川及渠成而水不流有司劾奏之以為濟
南太守定封阜成侯

杜茂

杜茂字諸公南陽冠軍人初歸光武於河北即位拜大將
軍擊五校於魏郡清河東郡悉平諸營保三郡清靜道路
流通詔茂屯田晉陽以備胡寇時盧芳與匈奴連兵寇邊
因發邊卒築亭候修烽火方城邑稍稍來降芳遂亡入匈奴
封參議侯

馬成

馬成字君遷南陽棘陽人世祖拜揚武將軍屯常山中山
以備北邊繕治障塞自西河至涓橋河上至安邑太原至
井陘中山至鄴皆築保壁起烽燧十里一候帝以成勤勞
敕還邊人多上書求請者復遣成還屯及南單于保塞北
方無事封全椒侯

劉隆

劉隆字元伯南陽安眾侯宗室也聞世祖在河內追及於
射犬拜誅虜將軍討李憲守南郡太守時天下墾田多不
以實又戶口年紀互有增減詔下州郡檢覈其事而刺史



太守多不平均或優饒豪右侵刻羸弱百姓嗟怨遂遣號呼時諸郡各遣使奏事帝見陳留吏牘上有苦視之云潁川弘農可問河南南陽不可問帝詰吏由趣吏不肯服抵言於長壽街上得之抵欺帝怒時顯宗為東海公年十二在帷後言曰河南帝城多近臣南陽帝鄉多近親田宅踰制不可為準帝令虎背將詰問吏吏乃實首服如顯宗對於是遣謁者考實具知姦狀隆坐徵下獄免為庶人。明年以中郎將副馬援擊交趾封長平侯吳漢薨隆行大司馬事奉法自守視事八年上將軍印綬三十年定封慎侯卒謚靖侯

傅俊

傅俊字子衛潁川襄城人世祖徇襄城俊以縣亭長迎軍拜為校尉從破王尋等封昆陽謚威侯

堅鐔

堅鐔字子俊潁川襄城人為郡縣吏世祖討河北或薦鐔者因得召見拜偏將軍從平河北即位拜揚化將軍與萬脩徇南陽諸縣而董訢反宛城鐔乃引軍赴宛還敢死士夜自登城斬關而入訢棄城走鄧奉反新野時萬脩病卒鐔獨孤絕南拒鄧奉北當董訢十年間道路隔塞糧饋不至鐔食蔬菜與士卒共勞苦每急輒先當矢石身被三創



東漢書卷之第七
馬武傳
以此能全其衆封合肥侯

馬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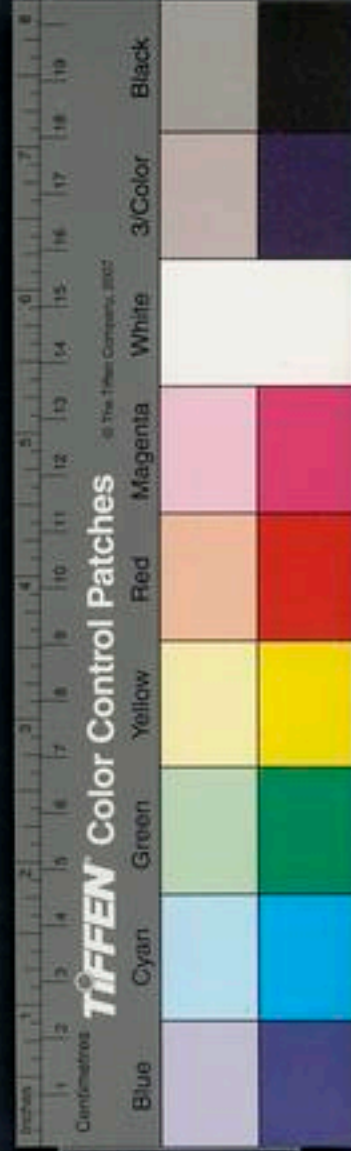
馬武字子張南陽湖陽人更始拜振威將軍與謝躬共攻王郎及世祖拔邯鄲請躬及武等置酒高會既罷從容謂武曰吾得漁陽上谷突騎欲令將軍將之何如武曰駕怯無方畧世祖曰將軍又將習兵且與我椽史同哉武由是歸心及躬誅死武馳至射大降因從擊群賊武常為軍鋒力戰無前諸將皆引而隨之故遂破賊帝後與功臣讌語從容言曰諸卿不遭際會自度爵祿何所至乎鄧禹先對曰臣少嘗學問可郡文學博士帝曰何言之謙乎卿鄧氏

子志行脩整何為不掾功曹餘各以次對至武曰臣以武勇可守尉督盜賊帝笑曰且勿為盜賊自致亭長斯可矣武為人嗜酒闊達敢言時醉在御前面折同列言其短長無所避忌帝故縱之以為笑樂帝雖制御功臣而每能回容宥其小失遠方貢珍甘必先偏賜列侯而太官無餘有功輒增邑賞不任以吏職故皆保其福祿終無誅譴者

互註撫鳴劍而抵掌志馳伊吾之北矣

見藏宮論

論曰中興二十八將前世以為上應二十八宿未之詳也然咸能感會風雲奮其智勇稱為佐命亦各志能之士也已十華之辭議者多非光武不以功臣任職至使英姿



漢書卷之第... 馬武傳 十五 不 荷

茂績委而弗用然原夫深圖遠筭固將有以焉爾若乃

王道既衰降及霸德猶能授受惟庸勳賢皆序如管隰

之迭升桓世管仲先趙之同則吏朝先軫可謂兼通矣

降自秦漢世資戰力至於翼扶王運皆武人屈起勿屈其反

亦有鬻繒屠狗輕猾之徒灌嬰樊噲或崇以連城之賞或任

以阿衡之地故執疑則隙主力侔則亂起蕭樊且猶縲

世蕭何樊噲信越終見菹戮不其然乎自茲以降迄於孝武

宰輔五世莫非公侯遂使縉紳道塞賢能蔽壅朝有世

及之私下多抱關之怨其懷道無聞委身革莽者亦何

可勝言故光武鑒前事之違存矯枉之志雖寇鄧之高

勳耿賈之鴻烈分上不過大縣數四所加特進朝請而

已觀其治平臨政課職責咎將所謂導之以政齊之以

刑者乎若格之功臣其傷已甚格正也以上法經正功臣何者直繩

則虧喪恩舊撓情則違廢禁典選德則功不必厚舉勞

則人或未賢參任則群心難塞並列則其蔽未遠不得

不校其勝否即以事相權故高秩厚禮允答元功峻文

深憲責成吏職建武之世侯者百餘若夫數公者則與

叅國議分均休咎其餘並優以寬科完其封祿莫不終

以功名延慶于後昔留侯以為高祖悉用蕭曹故人張

曰陛下以布衣為天子而所封者蕭曹故人而郭伋亦譏南陽多顯光武以

而所封者蕭曹故人而郭伋亦譏南陽多顯光武以

而所封者蕭曹故人而郭伋亦譏南陽多顯光武以

而所封者蕭曹故人而郭伋亦譏南陽多顯光武以



州牧侯因言當簡天下鄭興又戒功臣專任夫崇恩備
 賢後不宜專用南陽人鄭興又戒功臣專任夫崇恩備
 授易啓私溺之失至公均被必廣招賢之路意者不其
 然乎永平中顯宗追感前世功臣乃圖畫二十八將於
 南宮雲臺其外又有王常李通竇融卓茂合三十二人
 故依其本第繫之篇末以志功臣之次云耳

高密侯鄧禹

廣平侯吳漢

膠東侯賈復

好畤侯耿弇

雍奴侯寇恂

舞陰侯岑彭

陽夏侯馮異

菑侯朱祐

潁陽侯祭遵

櫟陽侯景丹

安平侯蓋延

安成侯鮑期

東光侯耿純

朗陵侯臧宮

陽虛侯馬武

慎侯劉隆

全椒侯馬成

阜成侯王梁

祝阿侯陳俊

參差侯杜茂

昆陽侯傅俊

合肥侯堅鐔

淮陵侯王霸

阿陵侯任光

中水侯李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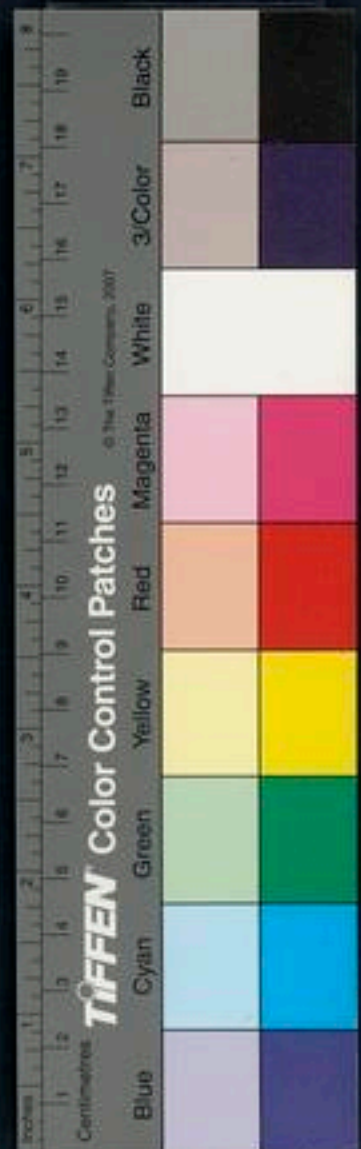
槐里侯萬脩

靈壽侯邳彤

昌城侯劉植

山桑侯王常

固始侯李通



不... 卷之七

安豐侯寶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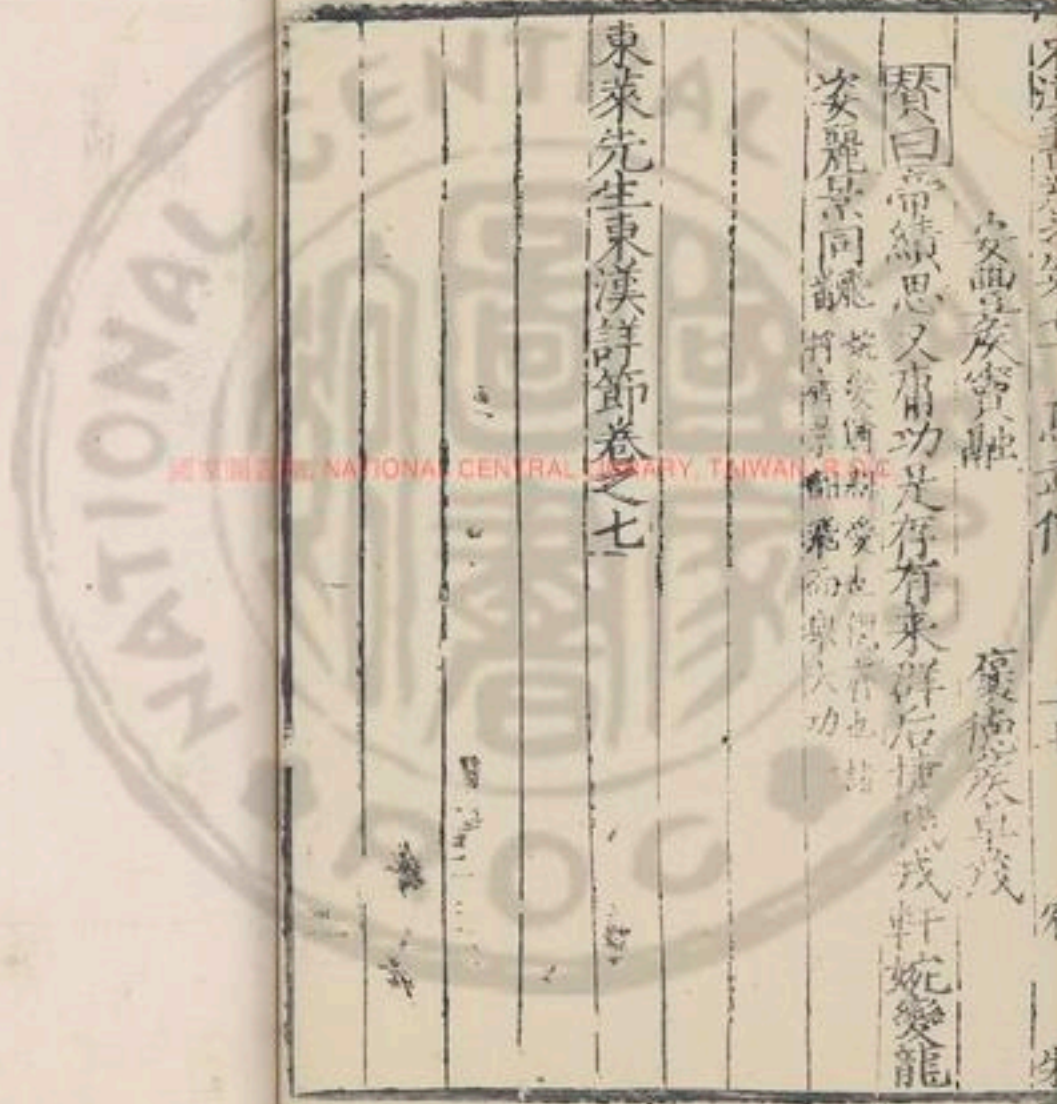
廣德侯景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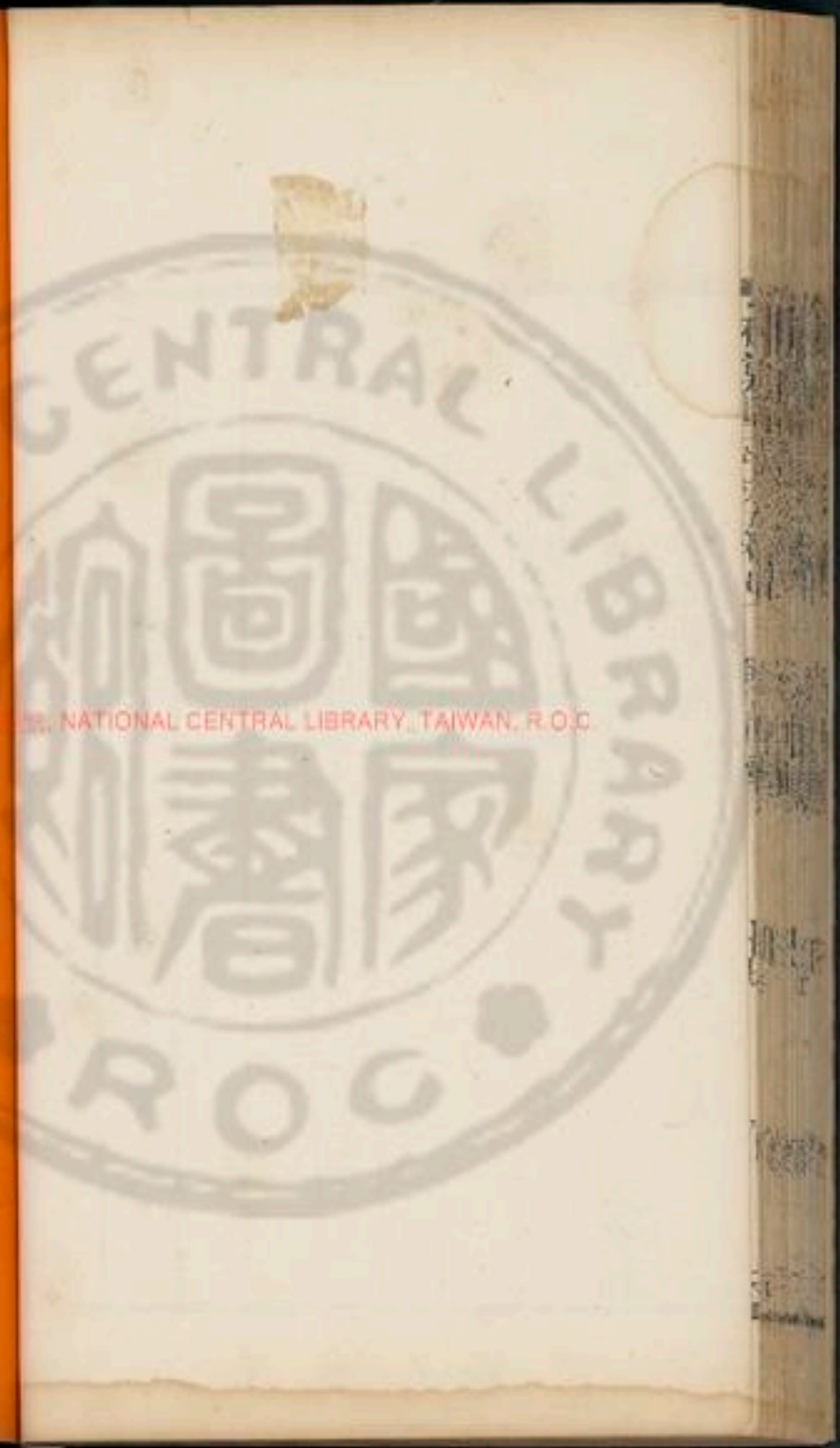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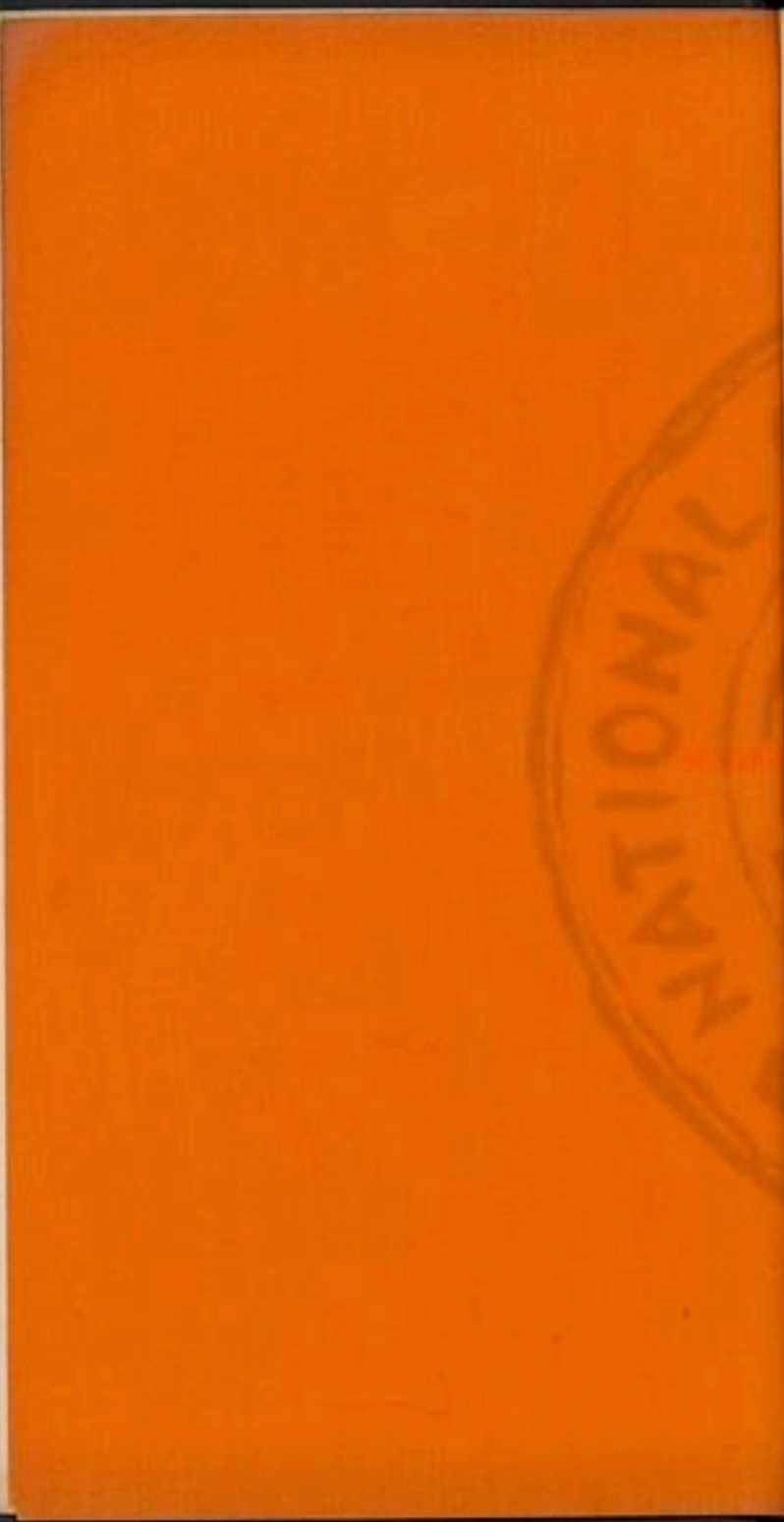
贊曰帝績思又庸功是存有來群后捷獲戎軒姪變龍

安麗景同龔

安麗景同龔 將濟景同龔而舉大功

東萊先生東漢詳節卷之七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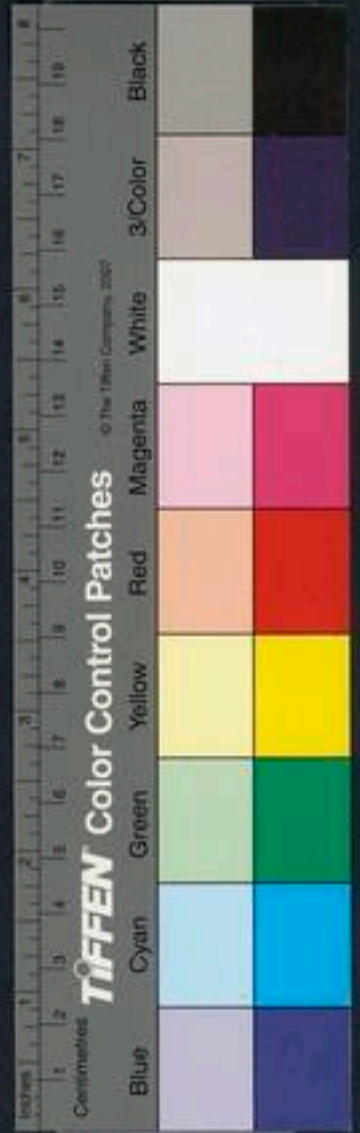


國立中央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220683 417



東萊先生東漢詳節卷之八

列傳

竇融 事光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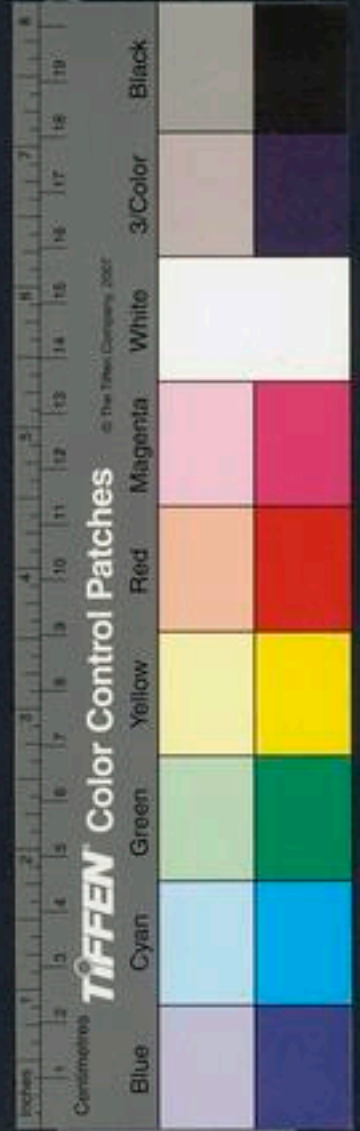
竇融字周公扶風平陵人早孤以任俠為名莽末為波水將軍莽敗融以軍降更始為鉅鹿太守融見更始新立東方尚擾不欲出關而累世在河西知其土俗於是辭鉅鹿圖出河西乃得為張掖屬國都尉融即將家屬而西既到撫結雄傑懷輯羗虜其得其歡心河西翕然歸之更始敗融與梁統等議曰今天下擾亂河西斗絕在羗胡中不同心戮力則不能自守權鈞力齊復無以相率當推一人為



大將軍共全五郡議既定而各謙讓咸以融世任河西為
 吏人所敬向乃推融行河西五郡大將軍事河西民俗質
 樸而融等政亦寬和上下相親晏然富殖脩兵馬習戰射
 明烽燧之警匈奴保塞羌胡皆震服親附融遂聞光武即
 位而心欲東向以河西隔遠未能自通時隗囂先稱建武
 年號融等從受正朔置外順人望內懷異心使辯士張玄
 游說河西諸郡太守各有賓客或同或異融小心精詳遂
 決策東向五年遣劉均奉書獻馬帝賜融璽書因授融為
 涼州牧璽書既至河西咸驚以為天子明見萬里之外網
 羅張之之情會蹏反遣詩馬席封問行通書帝復賜融書

所以慰藉之甚備融既深知帝意乃與蹏書責讓之蹏不
 納融乃與五郡太守共砥厲兵馬上疏請師期帝深嘉美
 之乃賜以外屬國詔報曰每追念外屬孝景帝出自竇氏
 定王景帝之子朕之所祖此皇太后神靈上天祐漢也從
 天水來者寫將軍所讓隗蹏書痛入骨髓畔臣見之當股
 慄慙愧忠臣則酸鼻流涕義士則曠若發矇非忠孝慈誠
 孰能如此大兵今當悉西將軍其抗厲威武以應期會八
 年車駕西征隗囂率五郡太守及羌虜小月氏等步騎
 數萬與大軍會高平融先遣從事問會見儀適適言是時
 軍旅代興諸將與三公交錯道中或背使者交私語帝聞

東漢書卷之第... 宿 荷



融先問禮儀甚善之以宣告百僚乃置酒高會引見融等
行以殊禮遂共進軍蹕衆大潰城邑皆降帝高融功下詔
以安豐陽泉安安風四縣續父曰案文多安封融為安
豐侯融以久專方面懼不自安數上書求代報曰吾與將
軍如左右手耳數執謙退何不曉人意及隴蜀平詔融與
五郡太守奏事京師官屬賓客皆隨駕乘千餘兩馬牛羊
被野引見就位賞賜恩寵傾動京師數月拜大司空融自
以非舊臣一旦入朝在功臣之右每召會進見容貌辭氣
卑恭已甚帝以此愈親厚之融小心久不自安數辭讓爵
位帝不許二十年坐乞二十三年行衛尉事竇氏一公兩

侯三公主四二千石相與並時親戚功臣莫與為比融在
宿衛十餘年卒謚戴侯弟友之子固

互註昔在西州甚得羌胡腹心

見秋恭傳

論曰竇融始以豪俠為名拔起風塵之中

按步未反拔萃出音彭八

反義以投天際

秋會天際遂蟬蛻王侯之尊

言去微至貴也蛻音脫

終膺卿相之位此則微功趨勢之士也及其爵位崇滿
至乃放遠權寵恂恂似若不能已者又何智也嘗獨詳
味此子之風度雖經國之術無足多談而進退之禮良
可言矣

竇固

竇固字孟孫少以尚公主為黃門侍郎好覽書傳喜兵法
貴顯用事襲父友封顯親侯顯宗時天下又安欲遵武帝
故事擊匈奴通西域以固明習邊事拜奉車都尉出酒泉
塞固至天山擊呼衍王呼衍其號因以為姓匈奴貴種也追至蒲類海留
吏士屯伊吾盧城明年復出玉門擊西域遂破白山降車
師在邊數年羌胡服其恩信東觀記曰羌胡見其肉味
問進之於固固輒為嚼不肅宗徵為大鴻臚固久歷大位
甚見尊貴賞賜租糧皆累巨億而性謙儉愛人好施士以
此稱之卒謚文侯

互註馬援謂曰凡人為貴當使可賤如卿等欲不可

復賤居高堅自持劾思鄙言見馬援傳

竇憲字孟孫

憲字伯度少狷建初二年女弟立為皇后拜憲侍中弟
黃門侍郎兄弟親幸貴寵日盛莫不畏憚憲恃宮掖聲勢
遂以賤直請奪沁水公主園田沁水公主明帝女主逼畏不敢計
後肅宗駕出過園指以問憲憲陰喝不得對陰喝猶喝也
喝一介反或作鳴鳥故反後發覺帝怒召憲切責曰深思前過奪主田
園時何用愈趙高指鹿為馬今貴主尚見枉奪何況小人
哉國家棄憲如狐雖腐鼠耳憲懼后為毀服謝乃得解使
以田還主雖不繩其罪然亦不授以重任

東漢書卷之第... 竇憲傳 三 宿 蔚



司馬溫公曰人臣之罪莫大於欺罔是以明君疾之孝章謂竇憲何異指鹿為馬善矣然卒不能罪憲則奸臣之所懲哉夫人主之於臣下患在不知其奸苟或知之而復赦之則不若不知之為愈也何以言之彼或為奸而上不之知猶有所畏既知而不能改彼知其不足畏也則放縱而無所顧矣是故知善而不能用知惡而不能去人主之深戒也

和帝即位太后臨朝憲內幹機密帝古出宣誥命性果急嗔眦之怨莫不報復此語憲遂令客斬紆子以首祭勳家齊

殤王子都鄉侯暢齊殤王名石伯得幸太后憲懼分官省

之權遣客刺殺暢太后怒閉憲於內宮憲懼誅自求擊匈奴以贖死會南單于請兵北代乃拜憲車騎將軍以耿秉

為副出塞與北單于戰稽落山大破之單于遁走追擊諸部遂臨私渠北鞬海於是日逐等率眾降者二十餘萬人憲遂登燕然山去塞二千餘里刻石勒功紀漢威德令

班固作銘曰惟永元元春秋七月有漢元舅曰憲實亮聖明登翼王室納于大麓同書注曰麓極也惟清緝熙乃與

耿秉述職巡御理兵於朔方鷹揚之校螭虎之士嶽山神

史記曰知射離徐爰該八師暨南單于東烏桓西戎氏羌



驍騎三萬元戎輕武長以四分雲輜蔽路萬有三千餘乘

勒以八陣蒞以威神玄田耀日鐵甲也前書巨朱旗絳天

遂陵高闕下雞鹿經磧幽絕大漠斬溫禺以擊鼓血尸逐

以染鏑溫禺尸逐皆匈奴王號也然後四校橫狙星流彗掃蕭條萬里

野無遺寇於是域滅區單反施而旋考傳驗圖窮覽其山

川遂踰涿邪躋安族水乘燕然躡昌頓之區落焚老上之

龍庭昌頓子精粥號老上單于匈奴五月大會上龍庭除其先天地鬼神今皆焚蕩之上以攄高文

之宿憤光祖宗之玄靈下以安固後嗣恢拓境宇振大漢

之天聲天聲雷霆之聲甘泉賦茲所謂一勞而久逸也

而水寧者乃封山刊石昭銘上使王莽曰王而兮

兀裔隸美勦凶虐兮截海外復其疆兮亘地界封神丘

兮建隆塌神丘即燕然山也方者謂之碑圓者熙帝載兮

振萬世憲乃班師而還遣梁諷奉金帛遺北單于宣明國

威單于拜受乃遣弟奉貢入侍南單于於漠北遺憲苦鼎

容五斗其傍銘曰仲山甫鼎其萬年子子孫孫永保用憲

乃上之拜憲天將軍封憲冠軍侯憲既平匈奴威名太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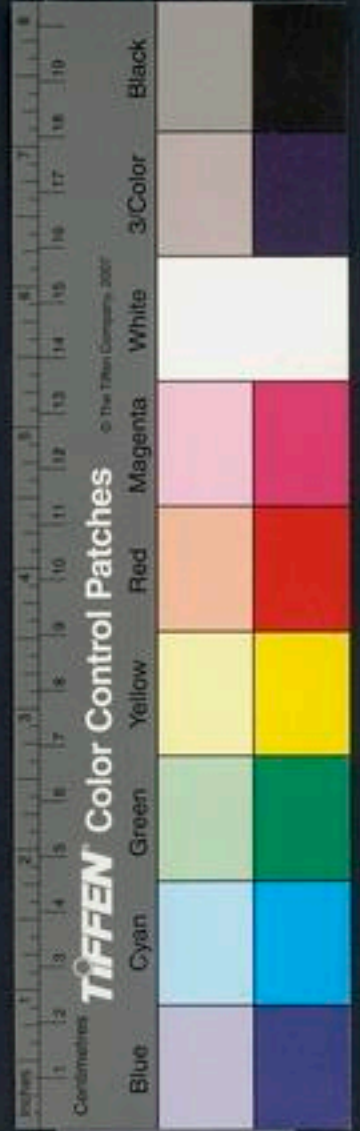
以耿夔任尚等為爪牙鄧疊郭璜為心腹班固傳教之徒

皆置幕府以典文章刺史守令多出其門由是朝臣震懼

望風承旨鄧疊與憲女壻郭舉皆相交結出入禁中遂共

圖為殺害帝陰知其謀乃與中常侍鄭眾定議誅之捕疊

與眾等共謀殺帝陰知其謀乃與中常侍鄭眾定議誅之捕疊



東漢書卷之第... 實... 子
舉下獄誅收憲印綬遣就國迫令自殺

互註秉權專作威福內外朝臣莫不震懾見任肅宗

謂憲曰公愛班固而忽崔駰此葉公之好龍也試請

見之憲從復迎門揖為上客駟北擊匈奴袁安等

上書以為匈奴不犯邊而無故勞師非社稷之計見

安擊匈奴有功還為大將軍威振天下見韓憲兄弟

專總權威內外臣僚莫由親接所與居者唯闔宦而

已見宜者憲自以外戚之重欲令少主頗涉經學上

疏薦桓郁宜令入教授以崇本朝見桓

論曰衛青霍去病資彊漢之衆連年以事匈奴國耗太

半矣而猶慮未之勝後世猶傳其良將豈非以身名自

終邪竇憲率羌胡邊雜之師一舉而空朔庭至乃追奔

稽落之表飲馬北鞬之曲銘石負鼎薦告清廟列其功

庸兼茂於前多矣而後世莫稱者章末釁以降其實也

降損是以下流君子所甚惡焉夫二三子得之不過房

幄之間非復搜揚側陋選衆而登也當青病奴僕之時

衛青本平陽公實將軍念咎之日謂太后問乃庸力之

不暇思鳴之無展諸葛瑾曰失旦何意裂膏腴享崇號

乎東方朔稱用之則為虎不用則為鼠信矣以此言之

士有懷琬琰以就煨塵者亦何可支哉



竇章

章字伯向少好學有文章與馬融崔瑗同好更相推薦融為賓伯向書曰孟陵奴未賜書見手時居貧蓬戶疏食躬勤孝養然講讀不輟太僕鄧康聞其名請欲與交章不肯往康以此益重焉時學者稱東觀為老氏臧室道家蓬萊山老子為守藏史後為柱下史四方所章入東觀為校書郎順帝初章女年十二能屬文以才貌選入掖庭為貴人擢章也騎校尉章謙虛下士收進時輩甚得名譽

贊曰惓惓安豐亦稱才雄提契河右奉圖歸忠孟孫明

邊伐北開西音先忽實空漠遠兵金山聽笳龍庭鑠石燕

然也雖則折門王靈以宣

馬援事光武

馬援字文淵扶風茂陵人其先趙奢為趙將號曰馬服君子孫因為氏馬服之言能服馭也援三兄况余負並有才能王莽時皆為二千石援年十二而孤少有大志嘗受齊詩意不能守章句乃辭况欲就邊郡田牧况曰汝太不當晚成良工不示人以朴且從所好况卒援行服莽年敬事寡嫂不冠不入廬轉游隴漢間嘗謂賓客曰丈夫為志窮當益堅老當益壯因處田牧至有牛馬羊數千頭穀數萬斛既而



東漢書卷之八十一 馬援傳 八 在 荷

嘆曰凡殖貨財產，只能施賑，否則守錢虜耳。乃盡散以班
昆弟，故舊身衣羊裘皮絛。及莽敗，遂地涼州，隗囂以為
綏德將軍。時公孫述稱帝於蜀，囂使援往觀之。援素與述
同里閭，相善，以為既至，當握手歡如平生。而述盛陳陛衛
以延援，入欲授援以封侯，賓客皆樂留。援曉之曰：公孫不
吐哺走迎國士，反脩飾邊幅，若布帛脩飾如偶人，形何足又
稽天下士乎？因辭歸。囂曰：子陽井底蛙耳，而妄自尊大，
不如專意東方。建武四年，囂使援奉書洛陽，援至，引見於
宣德殿。世祖迎笑曰：卿遨遊二帝間，今見卿，以人大慙。援
謝曰：當今之世，非獨君擇臣，臣亦擇君矣。臣則至蜀，述

戰而後進，臣臣今遠來，陛下何知非刺客姦人而簡易若

是。東觀記援初到勅令中黃門引入行上帝笑曰：卿非刺

客，顧說客耳。援曰：陛下恢廓大度，同符高祖，乃知帝王自

有真也。帝甚壯之。援歸，問京師得失。援曰：前到朝廷上

引見數十，每接讌語，才明勇略，非人敵也。且照心見誠，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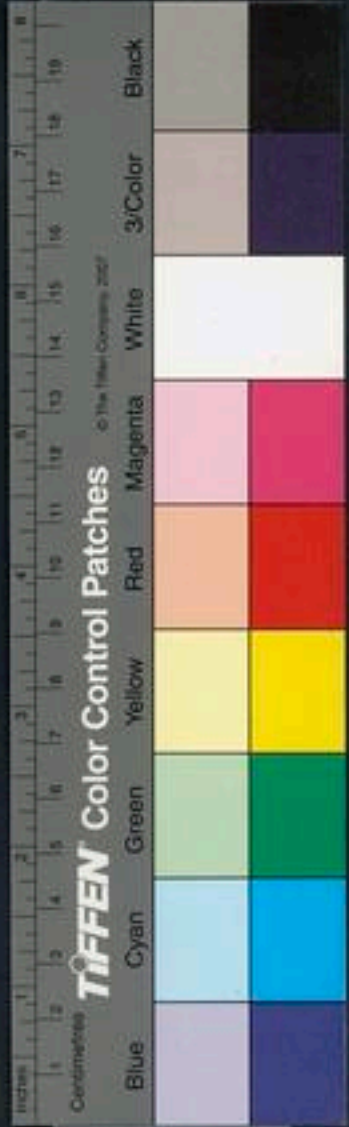
所隱伏，闊達多大節略，與高帝同經學博覽，故事文辨，前

世無比。蹕曰：卿謂何如？高帝援曰：不知也。高帝無可無不

可

致堂胡氏曰：無可無不可，孔子自謂之言也。以五字為

文當渾全以求其意，不當分析而求其義，設有入焉，絕



世離俗無一可者有是理乎行之而美亦孤介一隅之士耳設有人焉和光同塵無一不可者有是理乎行之而美亦委隨苟合之人耳謂聖人無可而無不可則非固也謂聖人無不可而無可則非流也言之如平常而行之實未易蓋聖人從容中道無所偏倚德施仁政自然發諸言語非可以淺心小智窺非可以常才近用到也與聖人有同是道者堯舜文王而已矣後世欲狀人之通儻不泥者必曰無可無不可窮究要歸於纒足謂之無不可耳援亦合於衆所常談未嘗深考仲尼之微旨不足惟也學者則不當如是而見也

今上好吏事動如節級又不喜飲酒蹕不悻曰如卿言反復勝邪然雅信援故趙子向入質援因將家屬隨向歸洛陽。會蹕用王元計忌更狐疑援數以書責蹕蹕得書增怒其後遂發兵拒漢援乃上疏願詣行在所陳滅蹕之術帝召援計事援具言誅畫因使援將突騎五千往來游說蹕將高峻任禹之屬為陳禍福以離蹕友黨劉口案文友當作支。八年帝自征蹕諸將多以王師之重不宜遠入險阻援曰於帝前聚米為山谷扣畫形勢開示衆軍所從道徑往來分析曲折昭然可曉帝曰虜在吾目中矣明日遂進軍冀衆大潰自莽末西羌寇邊入居塞內金城屬縣多為虜有

來歙奏言隴西侵殘非馬援莫能定十一年拜援隴西太守援擊破先羌於臨洮。時朝臣以金城破羌之西塗遠多寇議欲棄之援上言破羌以西域多完牢易可依固其田土犯壤灌溉派通如令羌在湟中則為害不休不可棄也帝然之於是詔武威太守令悉還金城客民歸者三千餘口援奏為置長臺繕城郭起塢候塢也字或開導水田勸以耕牧郡中樂業於是隴右清靜援務開恩信寬以待下當云開恩信寬以待下任事以職但總大體而已賓客故人日滿其門諸曹時白外事援輒曰此丞掾之任何足相煩頗哀老子使得遨遊若大姓侵小民黠羌欲

旅距旅非不從之貌此乃太守車耳傍縣嘗有報仇者吏民驚言

羌反狄道長詣門請閉城發兵援時與賓客飲笑曰燒虜

何敢犯我燒虜也後稍定郡中服之。視事六年徵入為

中郎將初援在隴西上書言宜如舊鑄五銖錢事下三府

三府以為未可許事遂寢及援還更具表言帝從之天下

賴其便。援為人明鬚彩矚目如畫閑於進對尤善述前

世行事聞者莫不屬耳忘倦又善丘策帝常言伏波論兵

與我意合每有所謀未嘗不用。交趾女子徵側反處冷

自立為王拜援伏波將軍南擊交趾援緣海而進隨山刊



道千餘里十八年軍至浪泊上與賊戰數敗之斬徵側傳

首洛陽封新息侯乃擊生釀酒宜所反勞饗軍士從容謂官

屬曰吾從弟少游常哀吾慷慨多大志曰士生一世但取

衣食裁足乘下澤車周禮上平人為車行澤者汝短後御欵段馬欵猶緩也言形段遲

緩為郡掾吏守墳墓鄉里稱善人斯可矣致求盈餘但自

苦耳當吾在浪泊西里間虜未滅之時下潦上霧毒氣重

蒸贖父曰素文重當作薰仰視飛鳥跼跼墮水中跼也卧念少游

平生時語何可得也今賴士大夫之力被蒙大恩畏先諸

君紆佩金紫且喜且慙志皆伏稱萬歲援擊徵側餘黨

嶠南悉平嶠嶺也嶺廣一又廣州記曰接授所過輒為郡

縣治城郭穿渠灌溉以利其民條奏越律與漢律較者十

餘事與越人申明舊制以約束之自後駱越奉行馬將軍

故事略者越別名二十一年秋振旅還京師援好騎善別名馬於

交趾得駱越銅鼓乃鑄為馬式還上之因表曰夫行天莫

如龍行地莫如馬馬者甲兵之本國之大用安寧則以別

尊卑之序有變則以濟遠近之難臣嘗師事子阿受相馬

骨法考之於行事輒有驗効臣愚以為傳聞不如親見視

景不如察形今欲形之於生馬則骨法難備具又不可傳

之於後孝武皇帝時善相馬者東門京東門姓也鑄作銅

馬法獻之有詔立馬於魯班門更名曰金馬門臣謹依儀



東漢書卷之九十一 馬援傳
氏騎中新音居中帛氏口齒謝氏脣髻丁氏身中備此數
家骨相以為法馬高三尺五寸圍四尺五寸有詔置於宣
德殿下以為名馬式焉。初援軍將至故人多迎勞之平
陵人孟冀名有計謀於坐賀援援曰方今匈奴烏桓尚據
北邊欲自請擊之男兒要當死於邊野以馬革裹屍還葬
耳安能卧床上在兒女子手中邪冀曰諒為烈士當如此
矣。援謂梁松實固曰凡人為貴當使可賤如卿等欲不
可復賤居高堅自持勉思鄙言松後果以貴滿致災固亦
幾不免。援嘗有疾梁松來候之獨拜牀下援不答松去
諸子問曰梁伯孫帝婿貴重朝廷大人奈何不為禮援曰

我乃松父友也

松父雖貴何得坐

其序乎松由是恨之。

二十四年劉尚擊武陵五溪蠻夷

雄捕酋俱反在今辰州界深入軍沒

援因請行時年六十二帝恐其老未許之援自請曰臣尚

能披甲上馬帝令試之援據鞍顧病以示可用帝笑曰矍

矍哉是翁也遂遣援征五溪初軍次下雋字亮有兩道可

入從壺頭則路近而水險從充昌則塗夷而運遠耿舒

欲從充道援以為棄日費糧不如從壺頭搃其喉咽。三

月進營壺頭賊乘高峻臨水疾船不得上會者甚士卒多

疫死援亦中病遂困乃穿岸為室以避炎氣賊每升險鼓

譟援輒曳足以觀之左右哀其壯音莫不為之流涕耿舒

馬援傳 上三



東漢書卷之八十一 具後傳 十三 荷

與凡弁書曰伏波類西域賈胡到一處輒止音以是失

利弁得書奏之帝乃使梁松責問撈音奮援病卒松宿懷不

平遂因事陷之帝怒追收援印綬。初兄子嚴敦並喜譏

議許吏而通輕俠客援前在交阯還書誡之曰吾欲汝曹

聞人過失如聞父母之名耳可得聞口不可得言也好論

議人長短妄是非正法諷刺此吾所不惡也寧死不願聞

子孫有此行也汝曹知吾惡之甚矣所以復言者施衿結

襦申父母之戒情交杜也詩云親結并六補注云欲使汝曹

不忘之耳龍伯高敦厚周慎口無擇言即人之言謙約節儉廉公有

歲吾愛之重之願汝曹効之杜季良亦俠好義愛人之愛

樂意之樂清濁無所失父喪致客數訃畢至吾愛之重之

不願汝曹効也効伯高不得猶為謹勅之士所謂刻鵠不

成尚類鶩者鶩鴨也効季良不得陷為天下輕薄子所謂畫

虎不成反類狗者也記今季良尚未可知郡將下車輒切

齒州郡以為言吾常為寒心是以不願子孫効也。初援

王交阯嘗餌葢苡實用能輕身省慾以勝障氣南方葢苡

實大援欲以為種軍中遂載之一車時人以為南土珍怪權

貴皆望之援時方有此故莫以聞及卒後有上書譖之者

以為前所載還皆明珠小文犀帝益怒同郡朱勃上書曰援

堪如涌泉執如轉規志出渡江海僵死軍事名滅爵絕國土

東漢書卷之八十一 馬援傳 十四 節 荷



東漢書卷之第二 馬援傳
不傳臣竊傷之夫明主二醜於用賞約於用刑高祖嘗與陳
平金四萬斤以間楚軍本問出入所為豈復疑以錢穀間
漢書奏報歸田里勃年十二能誦詩書常候援兄况勃衣
方領能矩步辭言嫺雅音援裁知書見之自失况慰援
曰未勃小器速成智盡此耳卒當從汝臬學勿畏也及援
為將軍封侯而勃位不過縣令。永平中援女立為皇后
顯宗圖畫建武中名臣列將於雲臺雲臺在以椒房故獨
不及援東平王蒼觀圖言於帝曰何故不畫伏波將軍像
帝笑而不言四子廖防光容卿

馬容卿

容卿幼岐疑年六歲能應接諸公專對賓客外若訥而內
沈敏援甚奇之以為將相器故以容卿字焉張儀虞卿並

馬名

論曰馬援騰聲三輔遊遊二帝及定節立謀以干時生
將懷召禹之願蓋為千載之遇焉然其成人之禍智矣
而不能自免於讒隙豈功名之際理固然乎夫利不在
身以之謀事則智慮不私已以之斷義必厲誠能回觀
物之智而為反身之察若施之於人則能恕自鑒其情
亦明矣見人之謂智

馬廖事顯宗



馬廖字敬平以父任為郎顯宗崩受遺詔典掌門禁遂為
衛尉時太后躬履節儉廖慮美業難終上疏以勸成德政
曰百姓不足起於世尚奢靡故元帝罷服官成帝御浣衣
哀帝去樂府然後費不息者百姓從行不從言也夫改政
移風必有其本傳曰吳王好劍客百姓多創瘢楚王好細
腰婦宮中多餓死長安語曰城中好高髻四方高一尺城
中好廣眉四方且半額城中好大袖四方全匹帛斯言如
戲有切事實前下制度未幾後稍不行頃父曰素文有未
字蓋本吳後字也雖吏不奉法良由慢起京師今陛下躬服厚繒
斥去華飾素簡所安發自聖性既已得之自然猶宜加以

勉勅太后深納之。廖性質誠畏慎不愛權執有司奏封
廖累讓不得已遂受封為順陽侯。

互註謹篤自守不訓諸子楊終遺書戒之廖不聽後

坐誹謗

見楊
終傳

馬防

帝肅宗

馬防字江平肅宗拜車騎將軍貴寵最盛與九卿絕席數
言政事多見採用是冬始施行十二月迎氣樂防所上也
子鉅當冠肅宗親御章臺下殿陳鼎俎自臨冠之防兄弟
貴盛資產巨億皆買京師膏腴美田又大起第觀連閣臨
道彌亘街路多聚聲樂曲度曲之大
節度比諸郊廟刺史守令多



東漢書卷之第... 馬嚴傳
出其家有司奏防奢修踰僭坐免

馬嚴

馬嚴字威卿專心墳典能通春秋左氏遂交結英賢京師大人咸器異之弟敦字孺卿亦知名俱居鉅下三輔稱其義行號曰鉅下二卿肅宗即位拜中丞冬日食嚴上封事曰日者衆陽之長食者陰侵之徵書曰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言王者代天官人也故考績黜陟以明褒貶無功不黜則陰盛陵陽方今刺史太守專州典郡不務奉事盡心為國而司察偏阿取與自己同則舉為尤異異則中以刑法不則垂頭塞耳採取財賂今宜加防檢式遵前制舊

丞相御史親治臨事唯丙吉以年老優游不案吏罪於慶宰府習為常俗入共罔養猶休以崇虛名宜勅正百司各責以事州郡所由亦必得其人若不如言裁以法令如此終御有體災眚消公帝納其言拜陳留太守嚴下車明賞罰發姦慝郡界清靜

馬稜

馬稜字伯威援族孫舉孝廉章和元年遷廣陵太守時穀貴民饑奏罷監官以利百姓賑貧羸遺賦稅興復陂湖溉田二萬餘頃更氏刻石頌之陳觀記曰稜在廣陵墮入江海化為魚與復陂湖增稅

租十餘萬斛

東漢書卷之第...

馬稜傳

一三

第

第



贊曰伏波好功爰自其隴南靜駱越西屠燒種徂年已

流壯情方勇明德既升家祚以興廟堂之三趣防遂驕陵

左氏傳曰宋正者肅三命滋益恭一命而後再命而僂三命而行循牆而走求其能敢侮

卓茂

卓茂字子康汝陽宛人父祖皆至郡守茂習詩禮及歷筭

究極師法稱通儒性寬仁恭愛鄉黨故舊雖行能與茂

不同而皆愛慕欣歎焉初辟丞相府史事孔光光稱為

長者嘗出行人認其馬茂心知其診嘿解與之他日馬

主別得亡者送馬謝之茂性不好言如此後以儒術舉

遷密令勞心謹視人如子舉喜而致口無惡言吏人親

愛而不忍欺之人常有言部亭長受其米肉遺者部亭長

曰亭長為從汝求乎為汝有事囑之而受乎將平居自以

恩意遺之乎人曰往遺之耳茂曰遺之而受何故言邪人

曰竊聞賢明之君使人不畏吏吏不取人今我畏吏是以

遺之吏既卒受故來言耳茂曰凡人之生群居雜處故有

經紀禮義以相交汝獨不欲脩之靈能高飛遠走不在

人間邪亭長素善吏歲時遺之禮也人曰苟如此律何故

禁之茂笑曰律設大法禮順人情我以禮教汝汝必無怨

惡以律治汝何所措其手足乎於是人納其訓吏懷其恩

初茂到縣有所廢置吏人笑之數年教化大行道不拾

東漢書卷之三 卓茂傳 十七 宿



東漢書卷之第八十一 卓茂傳
遺平帝時天下大蝗獨不入密縣界及莽居攝病免歸郡不肯作職吏更始立以茂為侍中祭酒知更始政亂乞骸骨歸光武初即位先訪求茂茂詣河陽謁見乃下詔曰前密令卓茂束身自脩執節淳固名冠天下當受天下重賞以茂為太傅封褒德侯

論曰建武之初雄豪方擾虓呼者連響嬰城者相望斯固倥傯不暇給之日倥傯窮困也卓茂斷斷小宰無他庸能時已七十餘矣而首加聘命優辭重禮其與周燕之君表間立館何異哉於是蘊憤歸道之宥越關阻捐宗族以排金門者衆矣夫厚性寬中近於仁犯而不校鄰於

恕率斯道也怨悔曷其至乎

魯恭

事章和安帝

魯恭字仲康扶風平陵人世吏二千石祖父匡王莽時為義和有權數號曰智囊匡說六莞之法以窮工商故曰權數父卒時恭年十二弟丕七歲晝夜號踴不絕聲禮過成人鄉里奇之十五與丕俱居大學習魯詩閉戶講誦絕人間事為諸儒所稱肅宗集諸儒於白虎觀恭以經明得召與音其議拜中牟令恭專以德化為理不任刑罰訟人許伯等爭田累守令不能決恭為平理曲直皆遣而自責輟耕相讓亭長從人借牛而不肯還之牛主訟於恭恭勅令歸牛者再三猶不



東漢書卷之三十一 魯恭傳 九
從恭歎曰是教化不行也欲解印綬去亭長乃慙悔還半
於是吏人信服郡國螟傷稼不入中平河南尹袁安聞之
疑其不實使仁恕掾肥親往廉之也恭隨行阡陌俱坐
桑下有雉過止其傍傍有兒童親曰兒何不捕之兒言雉
方將雛親翟翟反然而起與恭曰所以來者欲察君之政
迹耳今蟲不犯境此一異也化及畜鳥獸此二異也豎子有
仁心此三異也還府具以狀曰咨及歲嘉禾生恭復坐廷
中在事三年州舉尤異遭母喪去官吏人思之和帝初拜
為魯詩博士由是家法學者日盛遷光祿勳選舉清平莫
能枉其正永初元年復拜為司徒初和帝末下令麥秋得

案驗薄刑而州郡好以苛察為政因此遂盛夏斷獄恭上
疏曰舊制至於秋乃得薄刑臣愚以為夾獄按考皆以立
秋為斷初肅宗時斷獄皆以冬至之前自後論者互多駁
異恭議曰易十一月君子以議獄緩死可令大辟之刑盡
冬月乃斷後卒施行恭選辟高第至列卿郡守者數十人
而其者舊大姓或不蒙薦舉至有怨望者恭曰學之不講
是吾憂也諸生不有鄉舉者乎終無所言

互註以誠信篤誠使人不欺見前

魯王事章帝

魯平字叔陵性沉深好學杜絕交游不答候問之禮士友



東漢書卷之第... 常以此短之而不欣然自得遂兼通五經為當世名儒建
初元年舉賢良方正遷新野令州課第一拜趙相門生就
學者常有餘人關東號之曰五經復與魯叔陵後遷中
散大夫時賈逵薦不道藝深明宜見任用和帝召見諸儒
丕與賈逵等難事因上疏曰臣聞說經者得先師之言非
從已出不得相讓則道不明若規矩權衡之不可枉也陛
下既廣納賢者以開四聰無令芻蕘以言得罪既顯嚴穴
以求仁賢無使幽遠獨有遺失再遷為侍中卒於官

魏霸

書和帝

魏霸字喬卿濟陰句陽人世有禮義霸少舉孝廉和帝

時為鉅鹿太守以簡補寬恕為政掾史有過先誨其夫不
改者乃罷之吏或相毀訴霸輒稱他吏之長終不及人
言者懷新譖訟遂息

劉寬

劉寬字文饒弘農華陰人嘗行有人失牛者乃就寬車中
認之寬無所言有頃認者得牛而送還叩頭謝罪寬曰物
有相類事容脫誤幸勞見歸何為謝之州里服其不校延
熹八年拜南陽太守溫仁多恕常以為齊之以刑民免而
無耻吏人有過但用蒲鞭罰之示辱而已每行縣止息亭
傳引學官祭酒及處士諸生執經對講見父老慰以農里



東漢書卷之八十一 卷之八十一
宿 木
之言少年勉以孝悌之訓人感德興行日有所化。熹平
中為太尉靈帝頗好學熹每見寬常令講經寬嘗於坐被
酒睡伏帝問太尉醉邪寬仰對曰臣不敢醉但任重責大
憂心如醉帝重其言。寬簡略嗜酒不好盥浴盥音夫人
欲誠寬令志伺當朝會裝嚴已訖使侍婢奉肉羹齏汗朝
衣寬神色不異乃徐言曰羹爛汝手其性度如此海內稱
為長者

互註以仁信篤誠使人不欺見循史傳

贊曰卓魯欵情慈德滿仁感昆虫愛及胎卵寬甯臨
政亦稱優緩

伏湛事光武

伏湛字惠公琅邪東武人九世祖勝字子賤所謂濟南伏
生也父理為當世名儒以詩授成帝別自名學湛性孝友
少傳父業教授數百人更始立以為平原太守時天下驚
擾而湛獨晏然教授不廢謂妻子曰夫一穀不登國君微
膳今民皆饑奈何獨飽乃共食糲糲悉分奉椽以賑鄉里
於是吏人信向郡內以安平原一境湛所全也光武徵拜
大司徒封陽鄒時賊徐異卿等據富平連攻之不下唯云
願降司徒伏公帝知湛為青徐所信向遣到平原異卿等
即降湛雖在倉卒造次必於文德以為禮樂政化之首顛



東漢書卷之第二十一
沛猶不可違是歲秦行鄉飲酒禮遂施行之。後坐策免
杜詩上疏曰唐虞以股肱康文王以多士寧湛經為人師
行為儀表容貌堂堂國之光輝智略謀慮朝之淵藪髮
厲志白首不衰柱石之臣宜居輔弼十三年徵勅尚書擇
拜吏日未及就位因讌見中暑病卒初自伏生已後世傳經
學清靜無競故東州號為伏不闕于隆

伏隆

隆字伯文少以節操立名時張步據齊地拜隆太中大夫
持節使青徐二州隆移檄群盜皆降張步遣使隨隆上書
其冬復使於步隆招懷綏輯多來降附帝嘉其功比之鄒

生即拜步東萊太守而劉永立步為齊王步貪受王爵欲
留隆與兵守二州隆不聽求得反命步遂執隆隆遣問使
上書曰願以時進兵無以臣隆為念帝得隆奏召父湛流
涕以示之曰隆可謂有蘇武之節後步殺之人莫不哀憐
焉

侯霸

事光武

侯霸字君房河內密人霸矜嚴有威容家累千金不事產
業篤志好學莽初為淮平大尹政理有能名更始遣使徵
霸百姓老弱相携號哭遮使者車或當道而卧皆曰願乞
侯君復留莽年至乃戒乳婦勿得舉子侯君當去必不能

東漢書卷之第八十二 後漢傳 二十三 宿 林
全會更始敗道路不通建武四年光武拜尚書令時無故
典朝廷又少舊臣霸明習故事收錄遺文條奏前世善政
法度有益於時者皆施行之每春下寬大之詔奉四時之
令皆霸所建也為大司徒封關內侯在位明察守正奉公
不回薨謚哀侯臨淮吏人立祠四時祭焉

韓歆

韓歆字翁君南陽人自從攻伐有功封扶陽侯好直言無
隱諱帝不能容嘗證歲將饑凶指天畫地言甚剴切免歸
田里帝猶不釋復遣使宣詔責之鮑永固請不能得歆自
殺。歆素有重名死非其罪眾多不厭一衆反帝乃追賜錢

穀以成禮葬之

成禮具禮也亡口不以
非命而降其於禮

司馬溫公曰昔高宗命說曰若藥弗瞑眩厥疾弗瘳夫
切直之言非人臣之利乃國家之福也是以人君夙夜
求之惟懼弗得聞惜乎以光武之世而韓歆用直諫死
豈不為仁明之累哉

後歐陽歆戴涉相代為大司徒坐事下獄死自是大臣難
居相任

宋弘

事光武

宋弘字仲子京兆長安人弘少而溫順秉平間作侍中建
武二年為大司空所得租奉分贍九族家無資產以清行



致稱封宣平侯帝問弘通博之士弘薦桓譚才學洽聞幾
 及楊雄劉向父子於是召譚拜議郎帝每譙輒令鼓琴好
 其繁聲弘聞之不說悔於薦舉召譚讓之後大會群臣帝
 使譚鼓琴譚見弘失其常度帝怪問之弘謝曰臣所以為
 譚者望能以忠正導主而今朝廷耽悅鄭聲臣之罪也帝
 改容謝弘當譙見譚父曰案文
常命作筆御坐新屏風圖畫列女帝
 數顧視之弘正容曰未見好德如好色者帝即為徹之
 時帝姊湖陽公主新寡帝與其論朝臣微觀其意主曰宋
 公威容德器群臣莫及帝曰方且圖之後弘被引見帝令
 主坐并風後因謂弘曰諺言貴易交富易妻人情乎弘曰

臣聞貧賤之交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帝顧謂主曰事
 不諧矣

論曰中興以後居口相總權衡多矣其能以任職取名
 者豈非先遠業後小數哉故惠公造次急於鄉射之得
 君房入朝先奏寬大之令夫器博者無近用道長者其
 功遠蓋志士仁人所為根心者也君子以之得固貴矣
 以之失亦得矣宋弘止繁聲戒浮色其有關雎之風乎

蔡茂事光武

蔡茂字子禮河內懷人哀平間以儒學顯對策陳災異以
 高等擢遷侍中王莽居攝以病自免不仕莽朝後與宗融



俱徵拜議郎再遷廣漢太守有政績稱建武三十年為司徒在職清儉匪懈薨于位年七十二。茂初在廣漢夢坐大殿極上有三穗禾三穗間謂屋梁為極跳取之得其中穗輒復失之以問主簿郭賀賀離席慶曰大殿者官府之象極而有禾人臣之上祿也取中穗者中台之位也於字禾失為秩雖曰失之乃所以得祿秩也衣職有闕君其補之旬月而茂徵為司徒。

郭賀

事光武明志

郭賀字喬卿雒陽人賀以明法累官建武中為尚書令掾習故事多所匡益拜荆南刺史有殊政百姓便之歌曰

德仁明郭喬卿忠正朝廷上下平顯宗巡狩到南陽特見嘆嘆賜以三公之服補蔽冕旒勅行部去襜帷使百姓見其容服以章有德每所經過吏人指以相示莫不榮之

馮勤

光武

馮勤字偉伯魏郡繁陽人曾祖楊宣帝時為弘農太守有八子皆為二千石趙魏間榮之號曰萬石君祖偃長不滿七尺常自耻短陋恐子孫之似也乃為子伉娶長妻伉生勤長八尺三寸八歲善計莫利光武除郎中給事尚書在事精勤每引進帝顧謂左右曰佳乎吏也由是典諸侯封事勤差量功次輕重國土遠近地執豐薄不相踰越莫不



厭服自是封爵之制非勤不定帝益以為能尚書眾事皆
令總錄之遷司徒勳無奉約志號稱任職母年八十每
會見詔勳勿拜令御者扶上感謂諸王曰使勤貴寵者此
母也其見親重如此

趙憲字元六

趙憲字伯陽南陽宛人少有節操更始即位舞陰大姓李
氏據城不下云聞宛之趙氏有孤孫憲信義著名願得降
之更始乃徵憲憲年未二十既引見更始笑曰爾粟積豈
能負重致遠乎積角如積粟言小也即除郎中使詣舞陰李氏遂降
更始悅謂憲曰卿名家駒努力勉之光武拜平原太守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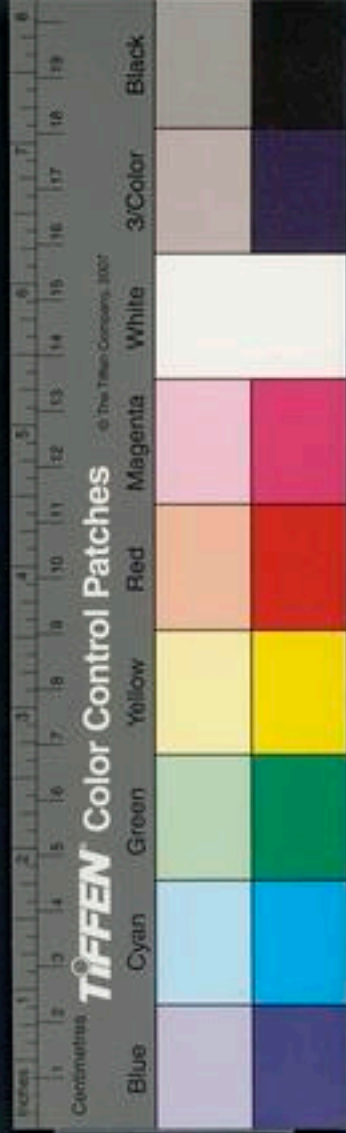
舉義行誅鋤姦惡後青州大蝗侵入平原界侵死歲屢有
年百姓歌之拜太尉上言宜封禪正三雍之禮堯謚正侯

互註明帝時帝始成欲毀太學憲以為大學辟雍

宜置業行備修

宜置業行備修

牟融字子優北海安丘人少博學以尚書教授門徒數百
人名稱州里以茂才為豐令縣無獄訟為州郡最范遷為
融忠正公方經行絕備宜在本朝永平中為司隸多所舉
正百僚憚之時顯宗方勤萬機公卿數朝會每輒延謀政
事判折獄融經明才高善論議帝數嗟嘆以為才堪宰相



東漢書卷之第...
明年為司空舉動方重甚得大臣節

韋彪 字季武

韋彪字季武扶風郿人高祖賢皇帝時必相祖賞哀帝時大司馬彪孝行純至父母卒哀毀三年不出廬寢服竟羸瘠骨立好學洽聞稱儒宗建武末舉孝廉安貧樂道恬於進趣三輔諸儒莫不仰慕之肅宗拜大鴻臚時陳事者多言郡國貢舉率非功次詔不公卿議彪議曰國以簡賢為務賢以孝行為首是以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夫忠孝之人持心近厚鍛鍊之吏持心近薄深文之吏入人之罪猶工治陶鎔鍛鍊使之成熟士宜以才行為先不可純以閥閱然其要歸在於

選二千石二千石賢則貢舉皆得其人帝深納之。彪以吏多以苛刻為能又置官選職不必以才上疏曰天下樞要在於尚書尚書之選豈可不重而聞者多從即官超升此位雖曉習文法長於應對然察察小慧類無大能宜鑒奇夫捷急之對深思絳侯木訥之功諫議之職應用公直之士通才蹇正有補益於朝者二千石視事久而為吏民所便安者宜增秩重賞勿妄遷徙帝納之

贊曰湛霸奮庸維維兩邦邦淮人孺慕徐寇

要降弘實體遠仁不忘本謂下忘憲政多述彪明理損

牟公簡帝身密上察





東漢先生東漢詳節卷之八

東漢先生東漢詳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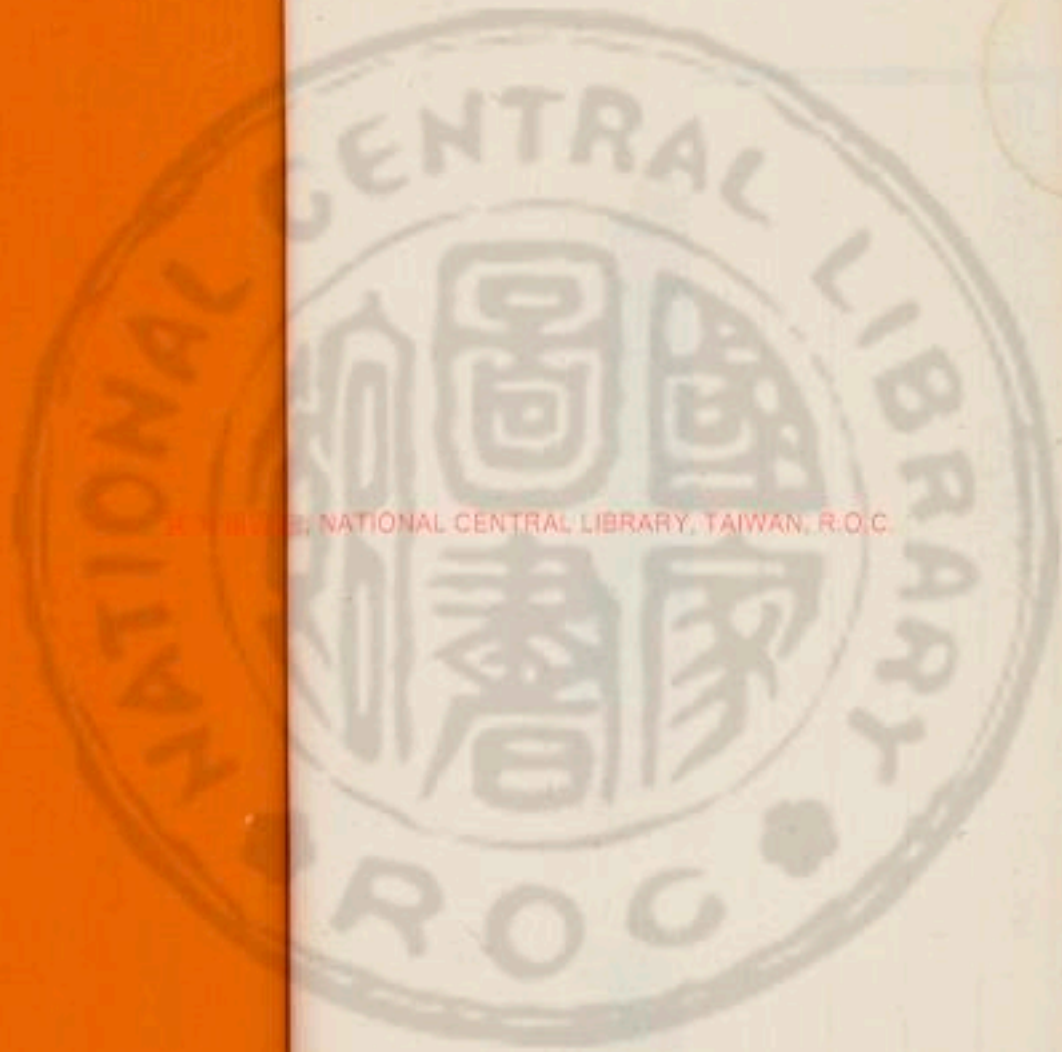
卷之八

三

八

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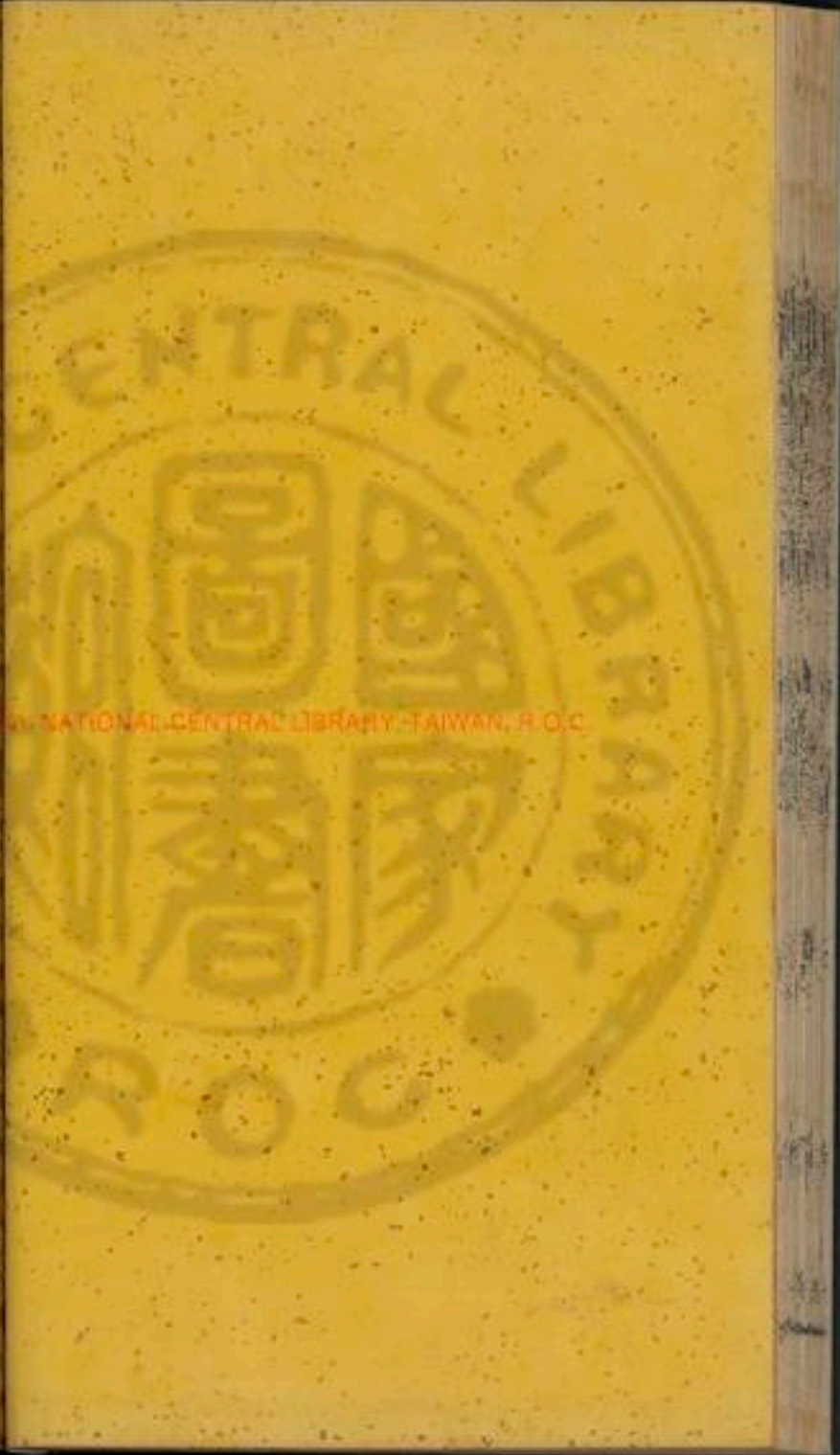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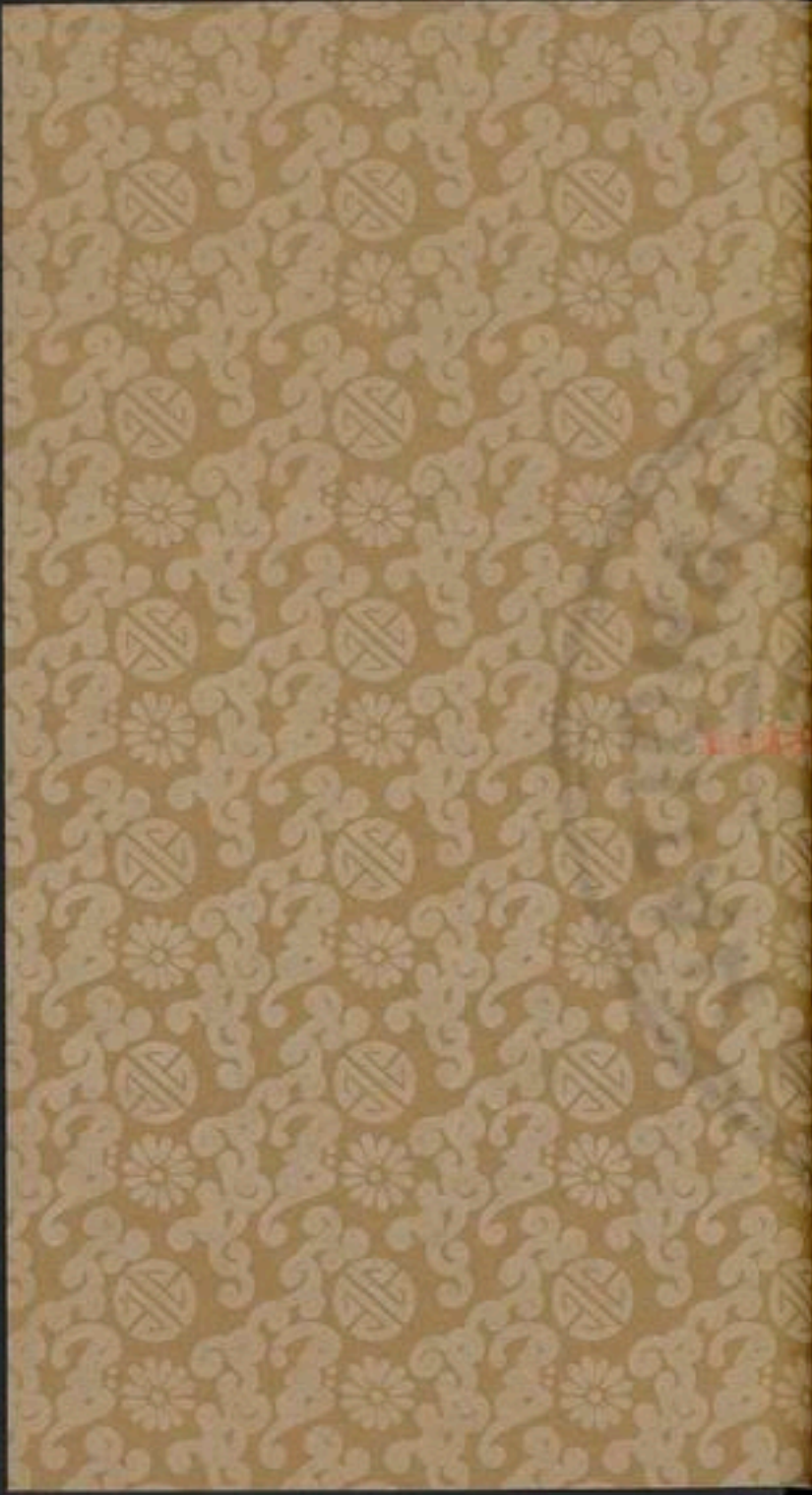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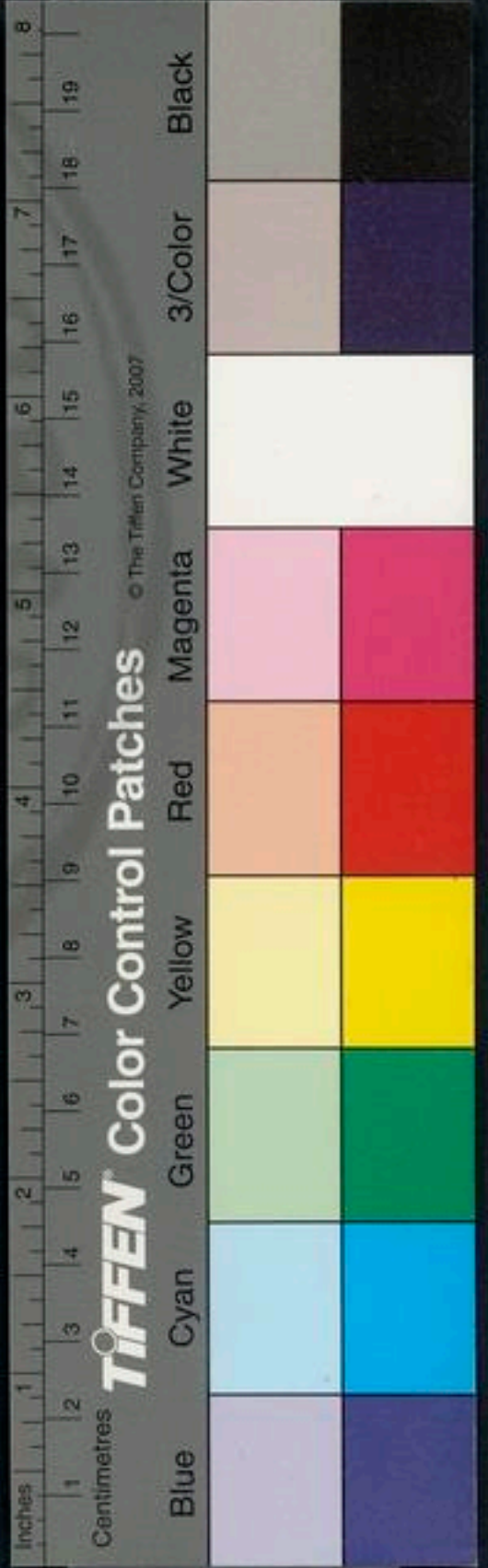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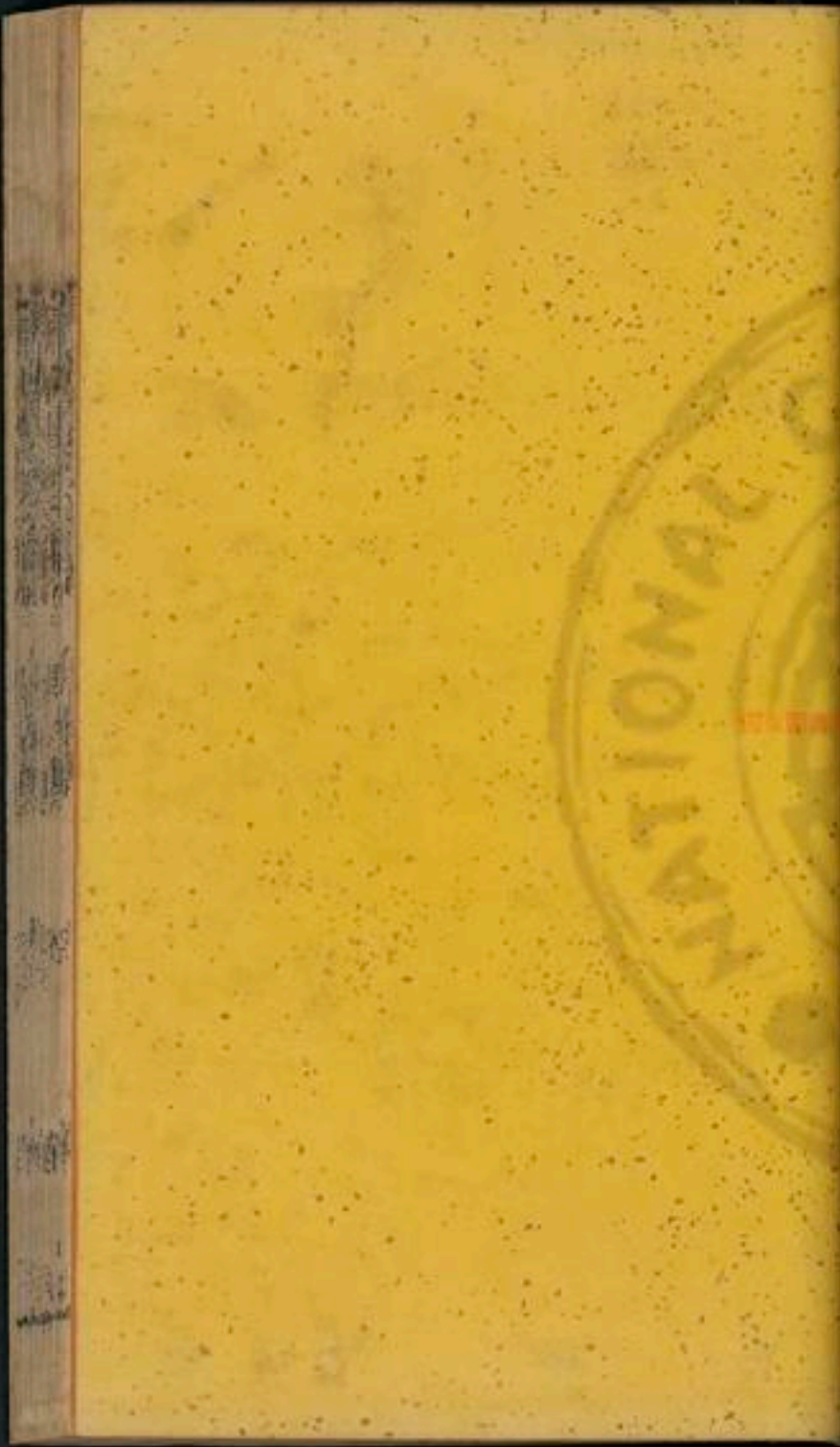
國立中央圖書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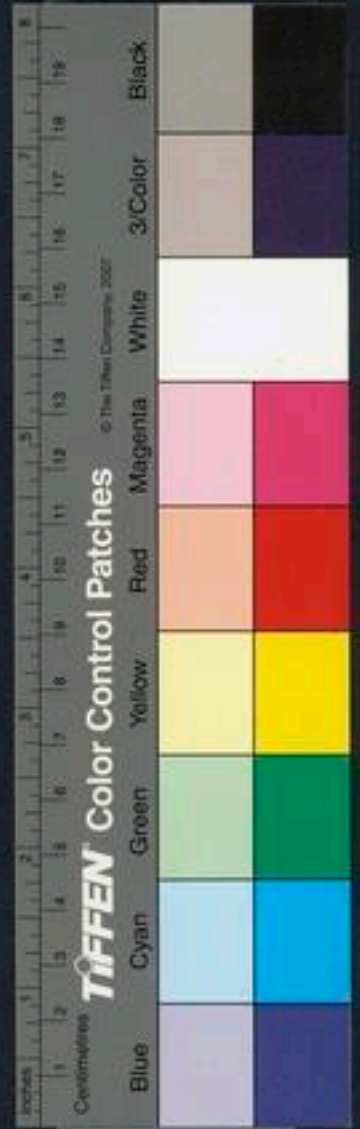
PHOTODUPLICATION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207
189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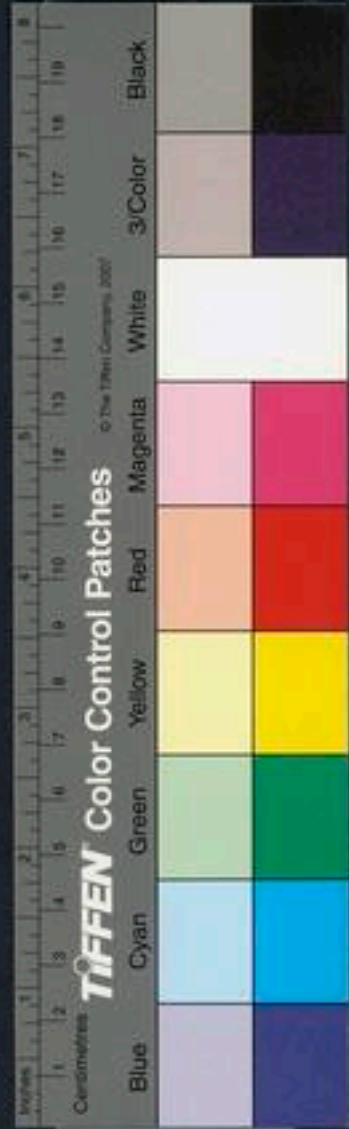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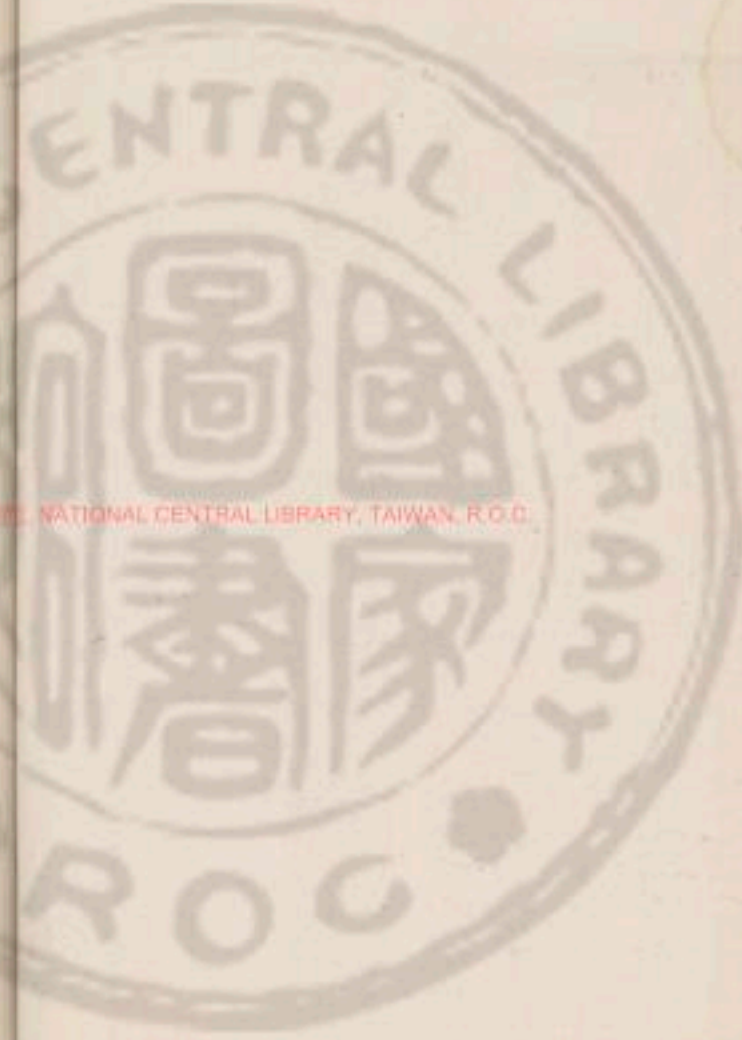
東萊先生東漢詳節卷之九

列傳

宣秉



宣秉字巨公馮翊雲陽人少脩高節顯名三輔建武初拜
御史中丞光武特詔御史中丞與司隸校尉尚書令會同
並專席而坐故京師號曰三獨坐遷司隸校尉務舉大綱
簡略苛細百僚敬之秉性節約常服布被蔬食瓦器帝嘗
幸其府舍見而歎曰楚國二龔不如雲陽宣巨公即賜布
帛帳帷什物貢父曰案文當作帷帳註所得祿奉輒以收
養親族其孤弱者分與田地自無擔石之儲帝敏惜之貢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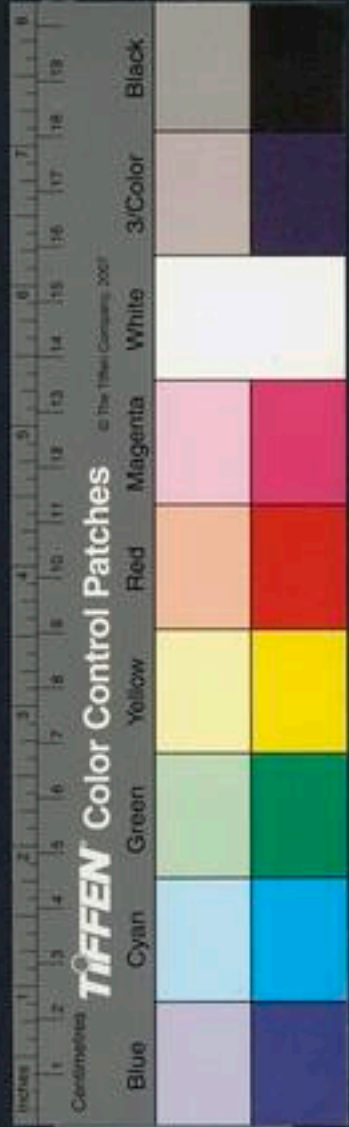
曰案文敏
當作慙

張湛

張湛字季孝扶風平陵人矜嚴好禮動止有則居處幽室必自脩整雖遇妻子若嚴君焉及在鄉黨詳言正色三輔以為儀表人或謂湛偽詐湛笑曰我誠詐也人皆詐惡我獨詐善不亦可乎建武初為左馮翊脩典禮設條教政化大行後拜光祿勳光武臨朝或有惰容湛輒陳諫其失常乘白馬帝每見湛輒言白馬生且復諫矣居中東門舍時人號曰中東門君

王丹

王丹字仲回京兆下邳人家累千金好施周急每歲農時輒載酒肴於田間候勸者而勞之其墮懶者耻不致與同力力重丹皆兼功自厲邑聚相率以致族富。時河南太守同郡陳遵關西之大俠也其友人喪親遵為護喪事賻助甚豐丹廼懷練一匹陳之於主人前曰如丹此練出自機杼遵揖而別導聞而有慙色東觀記更始時遵為大司馬出使匈奴遂遵其悅之徵為太子少傅丹子有同門生喪親白丹欲往奔慰丹怒而撻之令寄練以祠焉或問其故丹曰交道之難未易言也世稱管鮑次則王貢張陳凶其終蕭朱隙其末故知全之者鮮矣時人服其言



王良

王良字仲子東海蘭陵人建武中為大司徒司直在位恭儉妻子不入官舍布被瓦器時司徒史鮑恢以事到東海候其家而良妻布裙曳柴從田中歸恢告曰我司徒史也故來受書欲見夫人妻曰妾是也苦掾無書恢乃下拜歎息而還。從病歸復徵至滎陽疾篤不任進道乃過其友人友人不肯見曰不有忠言奇謀而取大位何其往來屑屑不憚煩也良慙自後連徵不應

論曰夫利仁者或借仁以從利體義者不期體以合義季文子妻不衣帛魯人以為美談公孫弘身服布被汲

黯譏其多詐事竇榮殊而舉毀別議何也將體之與利之異乎宣秉王君處位優重而秉甘疏薄良妻荷薪可謂行過乎儉然營世次其清人君高其節豈非臨之以誠哉語曰同言而信則信在言前同命而行則誠在令外不其然乎張湛朱屑矜偽之論斯為矣王丹難於交執之道斯知矣矣

杜林

杜林字伯山扶風茂陵人博洽多聞時稱博儒初為郡吏莽敗客河西隗囂素聞林志節深相敬待以為持書平

曰案文多一平字蓋舊作治書讀者以平替治字章懷已改作持後人又妄留平字也

林雖拘於頭



即終不屈節弟成物故聽林持喪歸既遣而悔追令刺
容揚賢於隴坻遞殺之賢見林身推鹿車風俗通曰俗說鹿車中容小載家
載致弟喪迺歎曰我雖小人何忍殺義士因亡去光武
徵拜侍御史引見問以經書故舊及西州事甚悅之京師
士大夫咸推其博洽衛宏長於古學及見林聞然而服徐
巡始師事宏後皆更受林學林前於西州得漆書古文尚
書一卷出以示宏等曰林流離兵亂常恐斯經將絕何意
衛子徐生復能傳之是道竟不墜於地也古文雖不合特
務願諸生無悔所學巡宏益重之於是古文遂行為光祿
勳內奉宿衛外總三署左右中郎將及五中郎將皆管周密敬懼選

舉稱平群臣上言古者肉刑嚴重則人畏法令今憲律輕
薄故姦軌不勝宜增科禁以防其源林奏曰人情挫辱則
義節之風損法防繁多則苟免之行興漢初詳覽失得破
矩為圓斷雕為樸蠲除苛政更立疏網海內歡欣人懷寬
德其後漸以滋章吹毛索疵果桃萊茹之饋集以成臧臣
愚以為宜知舊制帝從之為大司空博雅多通稱為任職
相

論曰夫威彊以自禦力損則身危飾詐以圖已詐窮則
道屈而忠信篤敬蠻貊行焉者誠以德之感物厚矣故
趙孟懷忠匹夫成其仁杜林行義烈士假其命易曰人

東漢書卷之九十一 林傳 二 林



之所助者順有不誣也

郭丹 事明帝

郭丹字少卿南陽懷德人從師長安冒符入函谷關慨然歎曰丹不乘使者車終不出關既至京師常為都講諸儒咸敬重之更始徵為諫議大夫持節使歸南陽安集受降果乘高車出關如其志焉更始敗因歸鄉里太守杜詩請為功曹丹薦鄉人長者自代詩歎曰功曹推賢可謂至德勅以丹事編署黃堂以為後法黃堂太守之聽也永平中為司徒卒

范遷

范遷字子廬沛國人有法行初為漁陽太守以智畧安邊

匈奴不敢入界及在公輔有宅數畝田不過一頃復推與兄子其妻謂曰君有四子而無立錫之地可餘奉祿以為後世業遷曰吾備位大臣而蓄財求利何以示後世

吳良 事明帝

吳良字大儀齊國臨淄人為郡吏歲旦與掾史入賀門下掾王望舉觴上壽諡稱太守功德良勃然進曰望佞邪之人欺諂無狀願勿受其觴太守斂容而止。東平王蒼辟為西曹薦良曰良資質敦固公方廉恪躬儉安貧白首一節臣私慕公叔同升之義懼於臧文竊位之罪顯宗以示公卿曰前以事見良鬚髮皓然衣冠甚偉夫為賢助國宰

東漢書卷之九十一 第五十一
相之職今以其為議郎

承宮 字顯宗

承宮字少子琅邪姑幕人少為人牧豕徐于盛以春秋授諸生宮過廬下因就聽經遂請留門下為諸生拾薪執苦數年勤學不倦後之蒙陰山肆力耕種禾黍將熟人有認之者宮不與計推之而去永平中徵拜中即將數納忠言朝臣愷其節名播匈奴時北單于遣使求見宮顯宗敕自整飾宮對曰夷狄眩名非識實者也臣狀醜不可以示遠宜選有威容者乃以魏應代之

鄭均 字君相

鄭均字仲虞東平任城人兄為縣吏頗受禮遣均數諫止不聽即脫身為傭歲餘得錢帛歸以與兄曰物盡可復得為吏坐滅終身捐棄兄感其言遂為廉潔建初中徵遷尚書數納忠言後以病告歸帝東巡過任城廼幸均舍賜尚書祿以終其身時號為白衣尚書

趙典 字子溫

趙典字仲經蜀郡成都人父戒為太尉封尉亭侯典少篤行隱約博學經書弟子自遠方至父卒襲封帝崩時禁藩國諸侯不得奔弔典慨然曰身從衣褐之中致位上列且烏鳥反哺報德况於士邪遂馳到京師大鴻臚執處其罪



而公卿嘉典之義表請以租自贖詔許之兄于温。温字子柔初為京兆丞歎曰大丈夫當雄飛安能雌伏遂棄官去遭歲大饑散家糧以振窮餓所活萬餘人獻帝時為司

徒

贊曰宣鄭二王奉身清方杜林據古張湛矜莊典以義

黜宮由德楊大儀鶴髮見表憲王少卿志仕終乘高箱

桓譚事光武

桓譚字君山沛國相人父成帝時為太樂令譚以父任為郎因好音律善鼓琴習五經皆詁訓大義不為章句能文章尤好古學數從劉歆楊雄辯析疑異世祖即位拜議郎

上疏陳時政所宜曰臣聞國之廢興在於政事政事得失由乎輔佐輔佐賢明則俊士元朝理合世務輔佐不明則論失時宜舉多過事夫有國之君俱欲興化建善然而政道未理者其所謂賢者異也昔楚莊王問孫叔敖曰寡人未得所以為國是也叔敖曰國之有是衆所惡也恐王不能定也王曰不定獨在君亦在臣乎對曰君驕士曰士非我無從富貴士驕君曰君非士無從安存人君或至失國而不悟士或至饑寒而不進君臣不合則國是無從定矣莊王曰善願相國與諸大夫共定國是也見新蓋為政者視俗而施教察失而立防威德更興文武迭用然後政調



東漢書卷之九十一 卷之九十一
於時而躁人可定夫理國之道舉本業而抑末利是以先
帝禁人二業錮商賈不得宦為吏此所以抑弁兼長廉耻
也今富商大賈多放田貨中家子弟為之保役趨走與臣
僕等勤收稅與封君比入是以衆人慕効不耕而食至廼
多通侈靡以淫耳目今可令諸商賈自相糾告若非身力
所得皆以減畀告者如此則專役一已不敢以貨與人事
寡力弱必歸功田畝田畝脩則穀入多而地力盡矣書奏
不省。時帝方信讖多以決定嫌疑譚上疏曰今諸巧慧
伎數之人增益圖書矯稱讖記其事雖有時合譬猶十數
爰偶之類陛下宣垂明聽屏群小之曲說述五經之正義

帝不悅。後詔議靈臺所處帝曰吾欲識決之何如譚曰
臣不讀讖帝問其故譚復極言讖之非經帝怒曰桓譚非
聖無法出為六安郡丞譚著書言當世行事二十九篇號
曰新論一本造二玉霸三求輔四言體五見微六述非七
啓稽八法蔽九正經十識通十一雜事十二道歐
十三琴瑟十四述策十五問
友十六琴道餘並有上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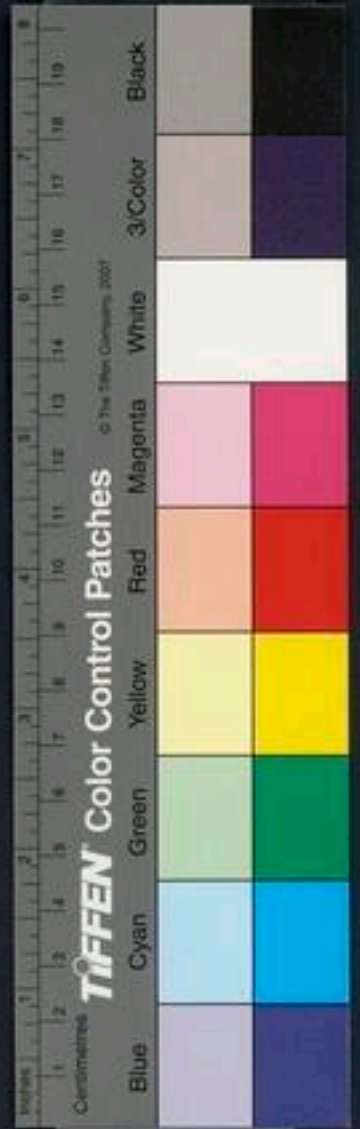
馮衍子豹 弟光武

馮衍字敬通京兆杜陵人幼有奇才年九歲能誦詩至二
十而博通群書更始遣鮑永安集北方以衍為立漢將軍
與上黨太守田邑繕甲養士扞衛弁士及世祖即位田邑
詣洛陽獻璧焉因遣使招永衍永衍忿邑背前約衍廼遣



邑書曰晉文出奔而子犯宣其忠趙武逢難而程嬰明其
 賢委質為臣無有二心挈瓶之智守不假器字瓶汲器小智也是
 以大夫夫動則思禮行則思義未有背此而身名能全者
 也自是與邑有隙。永衍審知更始已歿迺罷兵幅中降
 於河內帝怨衍等不時至永以立功得贖罪遂任用之而
 衍獨見黜永謂衍曰昔高祖嘗季布之罪誅丁固之功今
 遭明主亦何憂哉衍曰記有之人有挑徒了其鄰人之妻
 者挑其長者長者罵之挑其少者少者報之後其夫死而
 取其長者或謂之曰夫非罵爾者邪曰在人欲其報我狂
 我欲其罵人也夫天命難知人道易守守道之臣何患死

亡頃之以衍為曲陽令。建武六年日食衍上書陳八事
 一曰顯文德二曰褒武烈三曰脩舊功四曰招俊傑五曰
 明好惡六曰簡法令七曰差秩祿八曰撫邊境後陰與陰
 就以外戚貴顯深敬重衍衍與之交結帝懲西京外戚賓
 客故皆以法繩之衍由此得罪西歸故郡閉門自保不敢
 與親故通。建武末上疏自陳曰高祖之略而陳平之謀
 毀之則疏與之則親文帝之明而魏尚之忠繩之以法則
 為罪施之以德則為功董仲舒言道德見妬於公孫弘李
 廣奮節於匈奴見排於衛青此忠臣之常所為流涕也自
 惟微賤之臣上無無知之薦下無唐之說董生之才



寡李膺之執而欲免讒口豈不難哉書奏猶以前過不用
 衍不得志退而作賦又自論曰馮子以為大人之德不碌
 碌如玉落落如石風興雲蒸一龍一蛇與道翱翔與時變
 化音化夫豈守一節哉用之則行舍之則藏進退無主屈
 申無常故曰有法無法因時為業有度無度與物趣舍記
 之詞司馬談常務道德之實而不求當世之名闊略杪小之禮
 蕩佚人間之事正身直行恬然肆志顧嘗好個儻之策時
 莫能聽用其謀久棲遲於小官不得舒其所懷抑心折節
 意悽情悲夫伐冰之家不利雞豚之息伐冰謂卿大夫以
水故言委積之臣不探市井之利况歷位食祿二十餘年

而財產益狹居處益貧世夫君子之仕行其道也慮時務
 者不能與其德為身求也者不能成其功退而幽居闔門講

習道德觀覽乎孔氏之論庶幾乎松喬之福列德傳赤松

入大隨風上下王子喬周靈上隴陝高岡歷觀九州山

川之體追覽上古得失之風懿道陵遲傷德分崩夫觀其
 終必原其始故存其人而詠其道彊理九野經營五山眇
 然有思陵雲之意適作賦自厲命其篇曰顯志。衍有大

志不戚戚於賤貧居常慷慨嘆曰衍少事名賢經歷顯位
 懷金垂紫揭節奉使不求苟得常有凌雲之志三公之貴

千金之富不得其願不槩於懷貧而不衰賤而不恨年雖

東漢書卷之九十一 馮衍傳 九



東漢書卷之九十一 馮衍傳 宿 召
疲曳猶庶幾名賢之風脩道德於幽冥之路以終身名為
後世法子豹

馮豹 字肅宗

豹字仲文以詩春秋教麗山下麗力鄉里為之語曰道德
彬彬馮仲文舉孝廉拜尚書郎忠勤不懈每奏事未報嘗
俯伏省閣或從昏至明肅宗聞而嘉之使黃門持被覆豹
勅令勿驚

論曰夫貴者召執而騎人才士負能而遺行其大略然
也二子不其然乎馮衍之引挑妻之譬得矣夫納妻者
知取訾已者而取士則不能何也豈非反妒情易而思

義情難光武雖得之於鮑永猶失之於馮衍已上皆華

夫然義直所以見屈於既往守節故亦彌阻於來情嗚

呼

贊曰譚非識術衍晚委管道不相謀詭時同失詭猶體

兼上才榮微下秩

申屠剛 事光武

申屠剛字巨卿扶風茂陵人質性方直常慕史鮪鮪字子

也汲黯之為人平帝時王莽專政朝多猜忌遂隔絕帝外

家馮衛二族不得交宦剛疾之及舉賢良方正因對策曰

臣聞王者承天順地典爵主刑不敢以天官私其宗不敢

東漢書卷之九十一 馮衍傳 宿 召

以天罰輕其親陛下宜昭然遠見倍差五品之屬納至親之
序內和親戚外絕邪謀書奏莽令皇后下詔曰剛所言違
背太義其罷歸田里。及隗囂據隴右欲背漢而附公孫
述剛說之曰人所歸者天所與人所畔者天所去伏念本
朝光武躬聖德舉義兵龍行天罰所當必摧誠天之所福
非人力也將軍宜上應天心下酬人望為國立功器不納
遂從述。建武七年詔書徵剛將歸與囂書曰愚聞專
已者孤拒諫者塞夫聖人不以獨見為明而以萬物為心
順人者昌逆人者亡此古今之所共也將軍素以忠孝顯
聞是以士大夫不遠千里慕德樂義今苟欲決意徵幸此

何如哉置不納剛到拜尚書令光武嘗欲出游剛以隴蜀
未平不宜宴安遂豫諫不見聽遂以頭軻乘輿輪帝遂為
止軻謂以頭時內外群官多帝自選舉加以法理嚴察
職爭過苦尚書近臣至廼挫撲牽曳於前群臣莫敢正言
剛每輒極諫又數言皇太子宜時就東宮簡任賢保以成
其德帝並不納以病去官

鮑永事光武

鮑永字君長上黨屯留人少有志操事後母至孝妻嘗於
母前叱狗永即去之更始徵遷尚書僕射將兵安集河東
光武即位徵永不從既知更始亡廼發喪罷兵但幅巾詣



河內帝見永問曰卿象所在永離席叩頭曰臣事更始不能令全誠慙以其衆幸富貴故悉罷之。時董憲裨將屯兵於魯侵害百姓拜永魯郡太守擊破之唯別帥彭豐等不肯下頃之孔子闕里無故荆棘自除從講堂至于里門永異之謂府丞曰方今危急而闕里自開斯豈夫子欲令太守行禮助吾誅無道邪迺會人衆脩鄉射之禮請豐等會觀因此擒之。遷楊州牧時南土尚多寇暴永以瘼傷之後迺緩其銜銜律以按御人百姓安之。徵為司隸校尉以事劾良不欲良帝叔趙王良也朝廷肅然迺辟扶風鮑恢為都官從事恢亦抗直不避彊禦帝嘗曰貴戚且宜斂手以

二絕。永行縣路經更始墓下拜哭盡哀而去帝聞之不平問公卿曰奉使如此何如張湛曰仁者行之三示忠者義之主仁不遺舊恩不忘君行之高者也帝意迺釋拜充州牧卒于昱

論曰鮑永守義於故王斯可以事新主矣耻以其衆受寵斯可以受太寵矣若迺言之者雖誠而聞之未嘗也豈苟進之悅易以情納待正之忤難以理求乎誠能釋利以循道居方以從義君子之槩也

鮑昱 事光武

昱字文泉拜司隸詔昱詣尚書使封胡降檄光武遣小黃



東漢書卷之第九十一 鮑德
門問昱有所怪不對曰臣聞故事通官文書不著姓又當
司徒露布恠使司隸下書而著姓也帝報曰吾欲令天下
知忠臣之子復為司隸也昱奉法守正有父風。後拜汝
南太守郡多陂池歲歲决壞昱乃上作方梁石湫水常饒
足溉田倍多人以赦富于德

鮑德

德修志節有名稱累官為南陽太守時歲多荒災唯南陽
豐穰吏人愛悅號為神父時郡學久廢德乃修起橫舍橫
作備俎豆黼冕行禮奏樂又尊享國老宴會諸儒百姓勸
服

鄧暉

鄧暉字君章鄧之汝南西平人與同郡鄭敬隱於弋陽山
中暉志在從政喟然嘆曰天生俊士以為人也子從我為
伊吕乎將為巢許而父老堯舜乎敬曰吾足矣暉告別而
去。舉孝廉為上東城門候帝嘗出獵車駕夜還暉拒關
不開帝令從者見面於門問暉曰火明遼遠遂不受詔帝
乃回從東中門入明日暉上書諫曰陛下遠獵山林夜以
繼日其如社稷宗廟何書奏賜布貶東中門候為參封尉
。遷長沙太守先是長沙有孝子古初遭父喪未葬鄰人
失火初匍匐樞上以身扞火火為之滅暉甄異之以為首



東漢書卷之第九
至德傳
十四
宿
亮

舉
贊曰鮑永沉吟晚乃歸正志達義全先號後慶申屠對策郵惲上書有道雖直無道不愚

蘇竟光武朝

蘇竟字伯况扶風平陵人王莽時劉歆等共典校書光武即位拜代郡太守後拜侍中以病免。初延岑護軍鄧仲况擁兵據南陽為寇而劉龔為其謀主竟時在南陽與龔書曰宜密與太守劉君共謀降議人與仲况書諫之於是仲况與龔降。龔字孟公長安人善論議馬援班彪並敬重之竟終不伐其功潛樂道術作記誨篇及文章傳於世

楊厚順帝

楊厚字仲桓廣漢新都人父統習天文推步之術為彭城令一州大旱統推陰陽消伏縣界蒙澤太守使統為郡求雨即降澍厚少學統業順帝徵到長安因陳漢三百五十年之克宜蠲法改憲之道及消伏災異三遷侍中拜議郎。後稱病歸家修耆老教授門生上名錄者三千餘人年八十二卒鄉人謚曰文父門人為立廟

即顛

即顛字雅光北海安丘人父宗善風角星筭六日七分

謂候四方四隅之風以占吉凶星莫謂善天文筭數也國

間覽圖曰甲子卦氣起中辛六日八十分日之七八十分

為一日之七者一 能望氣占候吉凶。顏少傅父業兼明

卦六日七分也 經典晝研精義夜占象度動心銳思朝夕無倦順帝時災

異屢見顯拜章曰臣聞天垂妖象地見災符所以譴告人

重責躬修德使正機平衡流化興政也方今時俗奢佚淺

恩薄義夫救奢必於儉約拯薄無若敦厚修禮遵約蓋惟

上興華文變薄事不在下故周南之德關雎政本本立道

生風行草從澄其源者流清潤其本者末濁天地之道其

猶鼓籥以虛為德自近及遠者也伏見往年以來園陵數

災陽嘉元年冬恭陵百大廡災自頃為理西苑脩復太學

永嘉元年秋茂陵園毀災官府多所構飾昔盤庚遷後去奢即儉夏后卑宮盡

力致美臣愚以為諸所繕修事可省減京師貧人賑贍孤

寡此天之惠也人之慶也仁之本也儉之要也焉有應天

養人易曰德者本也而不用厥異常陰夫賢者化之本雲者雨之

具也得賢而不用猶久陰而不雨也又今立春之後當溫

而寒違反時節由功賞不至刑罰必加也三公上應台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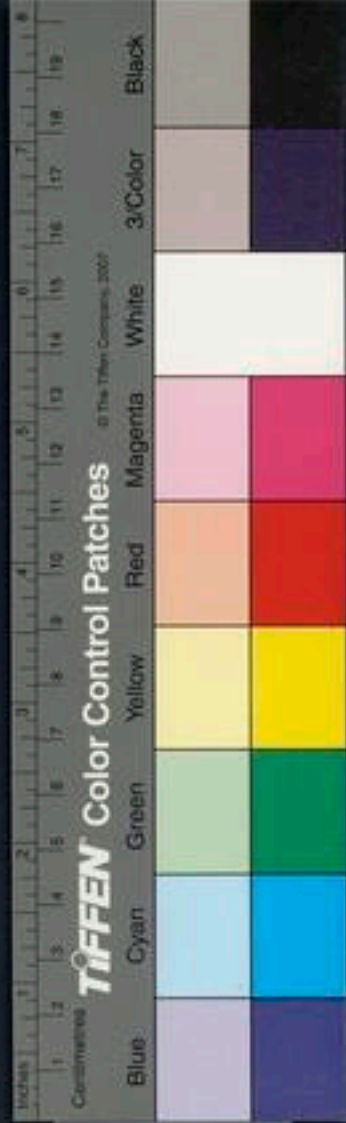
下同元首春秋元命包曰陛下六政失其道則寒陰反節

今之在位競託高虛納累鍾之奉忘天下之憂以此消伏

災青輿致升平其可得乎今選舉牧守委任三府長史不

良既咎州郡州郡有失豈得不歸責舉者而陛下崇之彌

東漢書卷之六十一 下百頁 守



東漢書卷之六十一 宣帝本紀 第六
優自下慢事愈甚所謂大綱疏小綱救也書奏帝優使對
尚書顛條便宜七事對一事魯僖遣旱脩政自救下鍾鼓
之縣休繕治之官雖則不寧而時雨自降由此言之天之
應人捷於影響二事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率土之人豈
無貞賢未聞朝廷有所賞拔非所以求善替務弘濟元元
宜採納良猷以助聖化三事孝文皇帝締袍革舄木器無
文約身薄賦特致升平今聖德中興宜遵前典惟節惟約
天下幸甚五事春秋曰有星孛于大辰大辰者何大火也
大火為大辰罰又為大辰北極亦為大辰所以孛一宿而
連三宿者言北辰王者之宮也凡中宮無節政教亂逆威

武衰微則此三星以應之也六事竊見今月十四日乙卯
白虹貫日凡見於春者政變常也陛下宜恭已內省以備
內災七事陛下即位之元紫宮驚動歷運之會時氣以應
宜因斯際大蠲法令博採異謀開不諱之路臺詁頭曰對
云白虹貫日政變常也朝廷率由舊章何所變常又言當
大蠲法令或云變常以致災或改舊以除異何也對曰方
春東作布德之元陽氣開發養道萬物王者因天視聽奉
順時氣宜務崇溫柔遵其行令今立春之後考事不息秋
冬之政行乎春夏此其變常之咎也自文帝省刑適三百
年而輕微之禁漸已殷積王者之法譬猶江河當使易避



東漢書卷之第九十一 良苗傳 十七 宿 召
而難犯今去奢即儉以先天下改易名號隨事稱謂是知
變常而善可以除災變常而惡必致於異今年仲竟來年
入季仲終季如歷運變改故可改元所以順天道也。顯
又薦黃瓊李固曰刻舟刻楫將欲濟江海也聘賢選佐將
以安天下也昔唐堯在上群龍為用文武創德周召作輔
是以能建天地之功增日月之耀者也臣伏見瓊晚道樂
術清亮自然被褐懷寶含味經籍固通游夏之藝復顏閔
之仁潔白之節情同皎日元精所生王之佐臣若任以時
政則可垂景光致休祥矣書奏拜即中辭病不就

襄楷

襄楷字公矩平原臨陰人好學博古善天文陰陽之術桓
帝時災異尤數楷詣闕上疏臣聞皇天不言以文象設教
堯舜雖聖必曆象日月星辰察五緯所在故能享百年之
壽為萬世之法臣竊見自春夏以來連有霜雹及大雨雷
電臣作威作福刑罰急刻之所感也太原太守劉瓚音南
陽太守成瑨音音志除姦邪其所誅翦皆合人望而陛下遠
加考逮三公上書乞哀瓚等不見採察時太尉陳蕃司徒
劉矩司空劉茂共
上書訟而嚴被譴讓憂國之臣將遂杜口矣臣聞布穀鳴
於孟夏蟋蟀吟於始秋物有微而志信人有賤而言忠願
賜清閒極盡所言尚書奏楷初言破律下司隸論刑



東漢書卷之九十一 郭伋傳 十一
論曰古人有云善言天者必有驗於人而張衡亦云天
文曆數陰陽占候今所宜急也如顛覆櫓能仰瞻俯察
參諸人事禍福吉凶既應引之教義亦明此蓋道術所
以有補於時後人所當取鑒者也然而其敝好巫故君
子不以專心焉

贊曰仲桓術深蒲車屢尋蘇竟飛書清我舊陰襄節災
戒實由政淫

郭伋

郭伋字細侯扶風茂陵人少有志行世祖即位拜雍州牧
轉為漁陽太守漁陽民多猾惡寇賊充斥伋到示以信賞

糾戮渠帥盜賊消散時匈奴數抄郡界邊境苦之伋整飭
士馬設攻守之略匈奴遠迹在職五歲戶口增倍。後頡
川盜賊起徵拜頡川太守召見帝曰賢能太守去帝城
不遠河潤九里冀京師并蒙福也。以到郡招懷山賊遣歸
附農。後調為并州牧過京師引九因言選補衆職當簡
天下賢俊不宜專用南陽人帝納之。伋前在并州素結
恩德及後入界老幼相携逢迎道岐所過問民疾苦聘求
耆德雄俊設几杖之禮朝夕與叅古事行部到西河美稷
有童兒數百各騎竹馬於道次迎拜。伋問兒曹何自遠來
對曰聞使君到喜故來奉迎及事訖諸兒復送至郭外問



便君何日當還後謂別駕從事計日當告之

劉曰計日當告又案文多

當此下文著當字無理行部既還生期一日後為違信於

兒遂止于野亭湏期廼入

杜詩事光武

杜詩字公君河內汲人建武元年歲中三遷為侍御史安

集洛陽特將軍蕭廣放縱兵士暴橫民間詩勅曉不改遂

格殺廣遂以狀聞世祖召見賜以祭餼。遷南陽太守性

節儉而政治清平以誅暴立威善於計略省愛民後造作

水排鑄為農器排以吹炭令激用力

少見功多百姓便之又脩治陂池拓土田郡內北室殿

足時人方於召信臣故南陽為之語曰前有召父後有杜

母。初禁網尚簡但以璽書發兵未有虎符之信詩上疏

曰舊制發兵皆以虎符所以明著國命歛持威重也愚以

為軍旅尚興可立虎符以絕姦端從之詩身雖在外盡心

朝廷謹言善策隨事獻納視事七年政化大行

孔奮 事光武

孔奮字君魚扶風茂陵人少從劉歆受春秋左氏傳歆謂

門人曰吾已從君魚受道矣建武中守姑臧長時士多不

修節操而奮力行清潔為眾人所笑或以為身處脂膏不

能以自潤徒益苦辛耳劉曰按文益當在徒字上被徵單車就路姑臧

東漢書卷之第九 孔奮傳 三



吏民及羌胡相謂曰孔君清廉仁賢舉縣蒙恩如何今去不共報德遂相賦歛牛馬器物追送奮一無所受。拜武都太守為政明斷躉善疾非見有美德愛之如親其無行者忿之若讎郡中稱為清平

張堪事光武

張堪字君游南陽宛人年十六受業長安志美行厲諸儒號曰聖童世祖拜郎中使送委輸詣吳漢伐公孫述在道追拜蜀郡太守成都既拔堪先入據其城檢閱庫藏收其珍寶悉條列上言秋毫無私慰撫吏民蜀人大悅。拜漁陽太守匈奴嘗入漁陽堪擊破之郡界以靜乃於孤奴聞

稻田八十餘頃勸民耕種以致殷富百姓歌曰桑無附枝麥穗兩岐張君為政樂不可支視事八年匈奴不敢犯塞。帝嘗召諸郡計吏問前後守令能否樊顯進曰堪昔在蜀仁以惠下威能討姦前公孫述破時珍寶山積捲握之物足富十世而堪去職之日乘折轅車布被囊而已帝嘆息

廉范事顯宗

廉范字以度京兆杜陵人詣京師受業事博士薛漢漢坐楚王事誅故人門生莫敢視范獨往收斂之顯宗大怒召范入諍直范叩頭曰臣愚戇以為漢已伏誅不勝師資之



東漢書卷之九十一 卷之九十一
情罪當萬坐帝怒解問曰卿廉頗後邪怪卿志膽敢爾因
賞之。本才遷雲中太守會匈奴入塞虜衆盛而范兵
不敵會日暮令軍士各交縛兩炬三頭燧火營中星列虜
望火多謂漢兵救至待旦將退范令軍中蓐食蓐食早起食於蓐
也晨往赴之斬首數百級虜由此不敢復向雲中。遷蜀
郡太守成都民物豐盛邑宇逼側舊制禁民夜作以防火
災范廼削先令但嚴使儲水而已百姓為便廼歌之曰廉
叔度來何暮不禁火民安作作勸顛則護反昔生無襦今五絳。
肅宗崩范奔赴敬陵時盧江掾嚴麟俱會於路麟乘小車
塗深馬死不能自進范命從騎下馬與之不告而去世伏

其好義初范與慶鴻為刎頸交時人稱曰前有管鮑後有
慶范

論曰張堪廉范皆以氣俠立名觀其振危急赴險阨有
足壯者堪之臨財范之忘施亦足以信意而感物矣若
夫高祖之召欒布明帝之引廉范加怒以發其志就戮
更延其寵聞義能徙誠君道所當然情理之樞亦有開
塞之感焉

王堂 事安帝

王堂字敬伯廣漢郫人舉茂才永初中拜巴郡太守吏民
生為立祠。遷汝南太守搜才禮士廼教授史曰古人勞



於求賢逸於任使故能化清於上事緝於下其憲章朝右簡覈才識委功曹陳蕃匡政理務拾遺補闕任主簿應嗣庶循名責實察言觀效焉自是委誠求當不復妄有辭教郡內稱治

蘇章事順帝 兄曾孫不韋

蘇章字孺文扶風平陵人舉賢良方正對策高第為議郎數陳得失其言甚直順帝遷冀州刺史故人為清河太守章行部案其姦臧逼請太守為設酒肴陳平生之好甚歡太守喜曰人皆有一天我獨有二天章曰今夕蘇孺文與故人飲者私恩也明日冀州刺史案事者公法也遂舉正其罪州境知章無私望風畏肅兄曾孫不韋

蘇不韋

不韋字公先父謙為郡督郵特李嵩為美陽令會恭為民患謙案其臧謙遷金城太守歸鄉里漢法免罷守令非詔徵不得到京師謙後私至洛陽時嵩為司隸收謙詰掠死獄中不韋嘆曰伍子胥獨何人也廼馳到魏郡掘其父冢斷頭以祭父墳士大夫多譏其歸罪枯骨不合古義唯何休方之伍負郭林宗論曰子胥憑闔廬之威雪怨舊郢豈如蘇子力唯匹夫功隆千乘比之於負不以優乎

羊續事靈帝



東漢書卷之九十一、羊續傳
羊續字興祖泰山平陽人為南陽太守入界羸服間行觀
歷縣邑採問風謠然後迺進其令長貪繁吏民良猾悉逆
知其狀郡內震攝特權豪多尚奢麗續深疾之常敝衣薄
食車馬羸敗府丞嘗獻生魚續受而懸於庭丞後又進之
續迺出前所懸者以杜其意靈帝欲以續為太尉時拜三
公者皆輸東園禮錢千萬令中使督之名為左騶其所之
往輒迎致禮敬厚加繒賂續迺坐使人於單席舉緇袍以
示之曰臣之所資惟斯而已左騶白之帝不悅以此故不
登公位

賈琮 事靈帝

賈琮字孟堅東都聊城人舉孝廉再遷為京兆尹黃父曰

兆縣又未可為尹明多舊交趾土多珍產明璣翠羽犀象

璆瑀異香美木之屬前後刺史率無清行財計盈給輒復

求遷故吏民怨叛。中平初交趾兵反三府舉琮為交

趾刺史琮到部招撫荒散蠲復徭役誅斬渠帥簡選良吏

百姓以安巷路為之歌曰賈父來晚使我先反今見清平

吏不敢飯在事三年為十三州最後為冀州刺史舊典傳

車駟駕垂赤帷裳迎於州界及琮之部升車言曰刺史當

遠視廣聽糾察美惡何有反垂帷裳以自掩塞乎迺命御

者塞之百城聞風自然竦震其諸賊過者望風解印綬去



陸康 事靈帝

陸康字季寧吳郡吳人舉茂才遷武陵太守靈帝欲鑄銅人詔調民田畝歛十錢康上疏曰十一而稅周謂之徹徹者通也言其法度可通萬世而行也故魯宣稅畝而蠹矣自生子也衰公增賦而孔子非之豈有聚奪民物以營無用之銅人哉書奏內倖諧康援引亡國以警聖明免歸田里。子績仕吳為鬱林太守博學善政見稱當時幼年謁袁術懷橋墮地者也有傳

贊曰及收朔藩信立童昏詩守南楚民作謠言奮馳單乘堪駕毀懷范得廿六朋蜀在西之附故云得四堂任良肱二蘇勁烈

羊買廉能季寧拒策城隕衝朝并彭中

東萊元生東漢詳節卷之九





國立中央圖書館 國立中央圖書館, TAIWAN, ROC

東坡先生文集

陸康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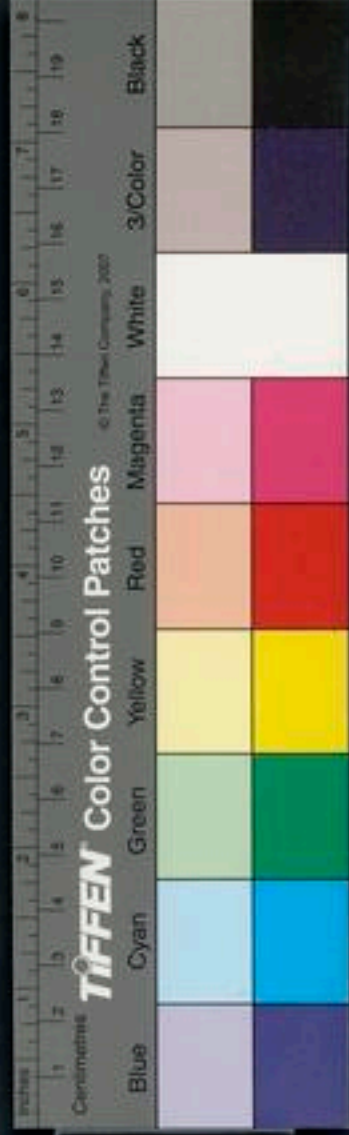
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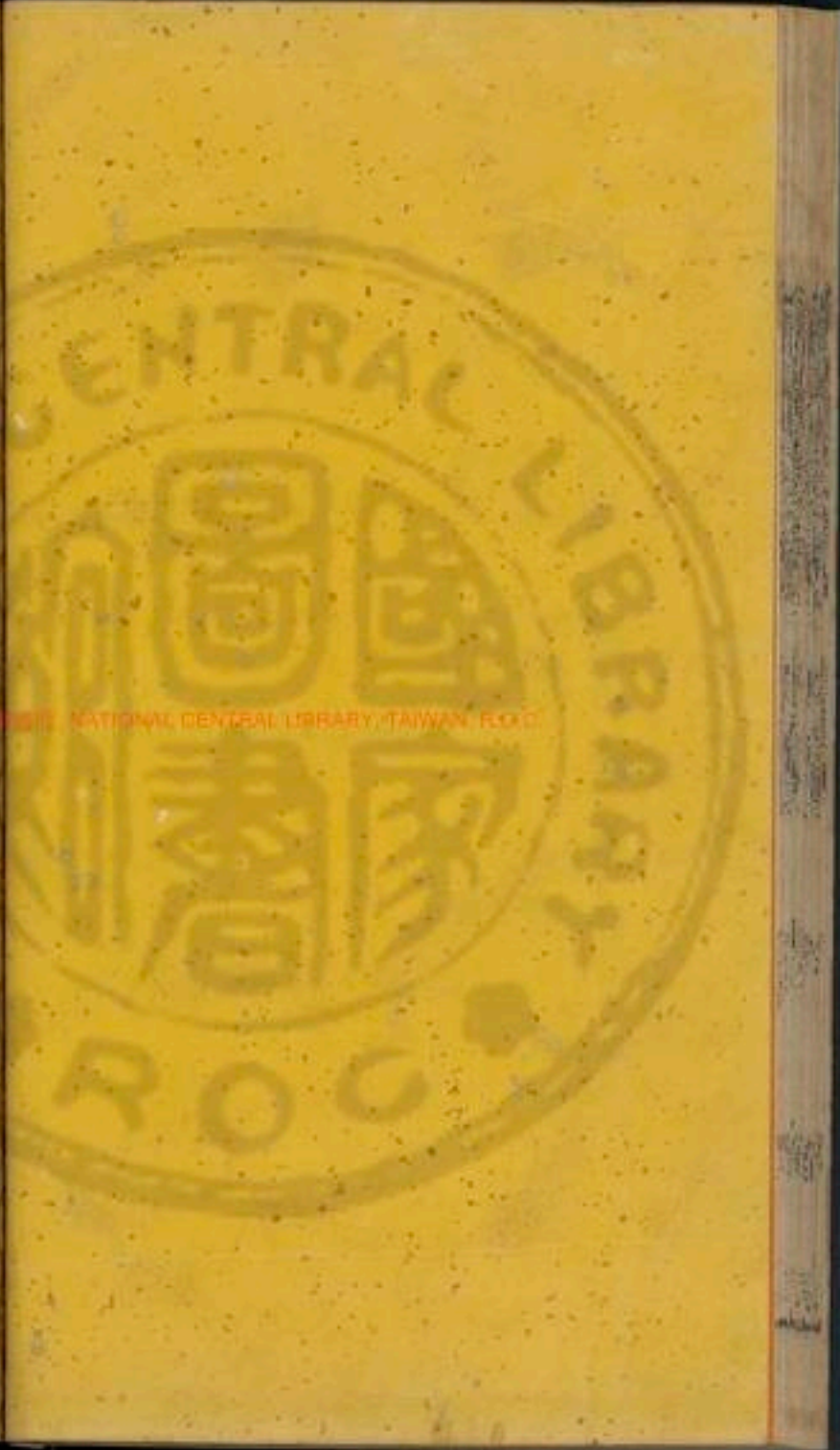
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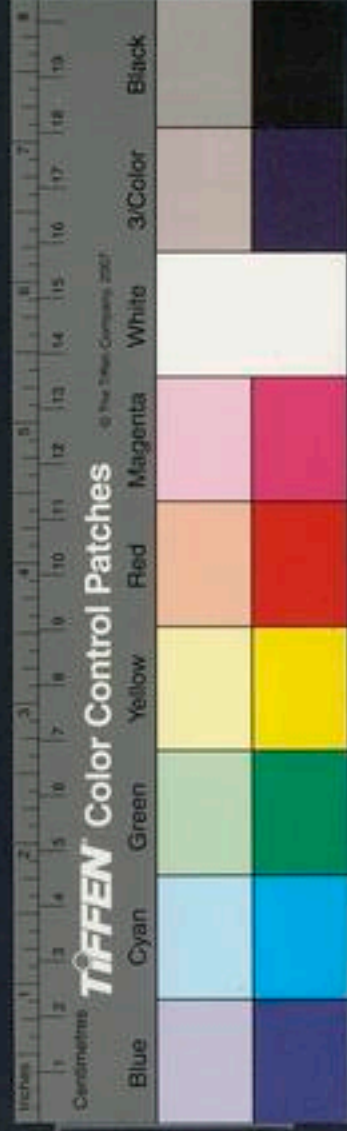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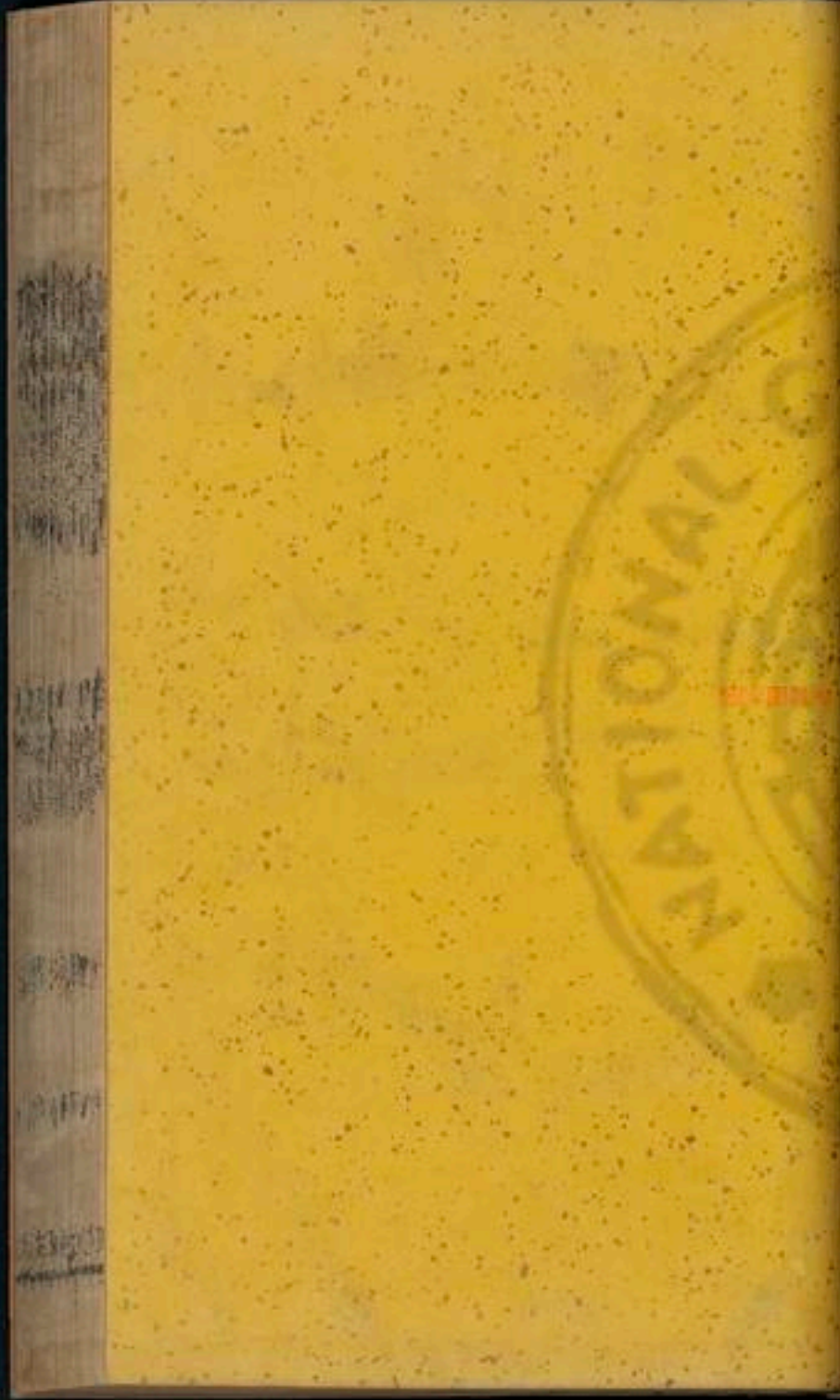
國立中央圖書館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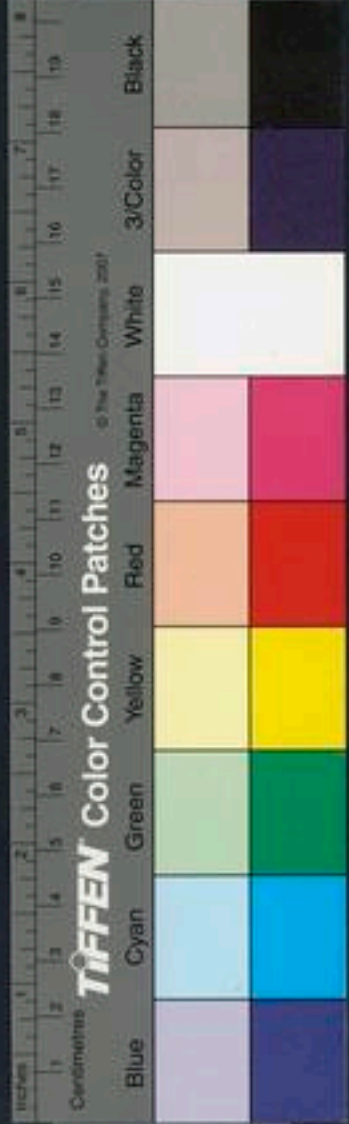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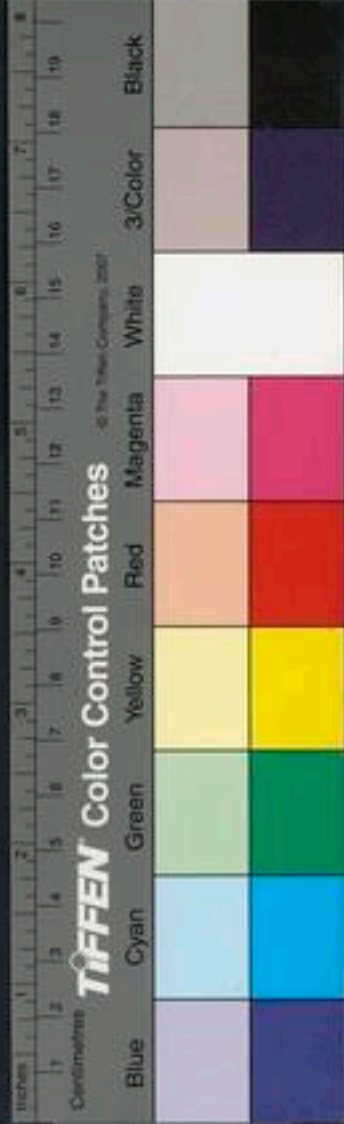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5329625 4.4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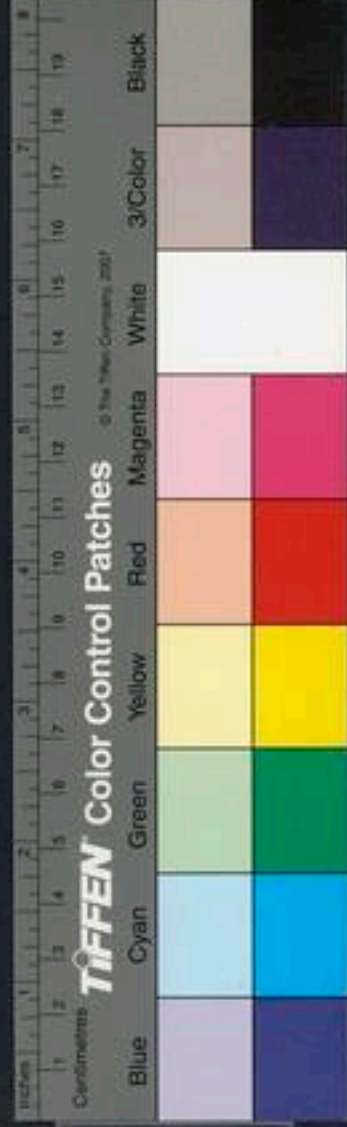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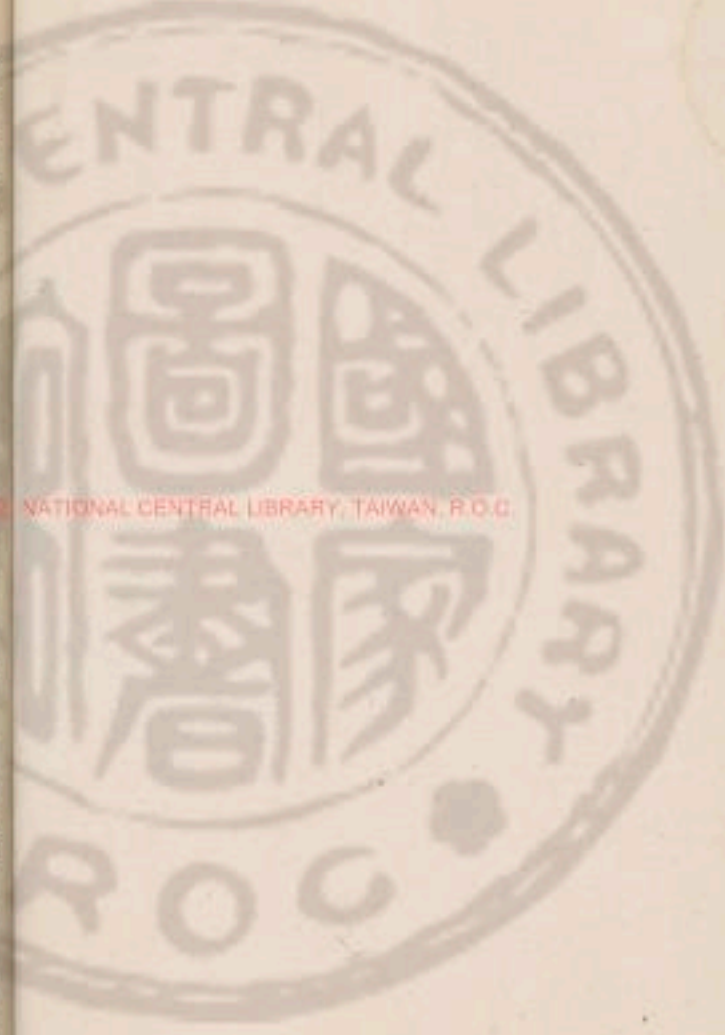


東萊先生東漢詳節卷之十

列傳

樊宏 族曾孫準

樊宏字靡卿南陽湖陽人世祖之舅其先周仲山甫封于樊因而氏焉父重世善農稼好貨殖三世共財子孫朝夕禮敬常若公家其管理產業物無所棄課後童隸各得其宜故能上下戮力財利歲倍貲至巨萬而賑贍宗族恩加鄉閭外孫何氏兄弟爭財重耻之以田二頃解其忿訟年八十餘終。宏少有志行世祖即位封壽張侯宏謙柔畏慎不求苟進常戒其子曰富貴盈溢未有能終者吾非不



喜榮執也天道惡滿而好謙前世貴戚皆明戒也保身全
已望不樂或宏所上便宜及言得失輒手自書寫毀削草
本宗族染其化未嘗犯法

論曰晉楚頃襄王問陽陵君曰君子之富何如對曰儉
人不得不責食人不役不役親戚愛之衆人善之若廼
樊重之折契止訟其庶幾君子之富乎分地以用天道
實廉以崇禮節取諸理化則亦可以施於政也與夫愛
而畏者何殊間哉

樊準

樊準字幼陵少勵志行脩儒術補尚書郎鄧太后臨朝儒

學陵替進上疏曰賈誼有言人左右不可以不學故雖大舜
聖德率尊為善成王賢主崇明帥傅光武中興猶授戈講
藝息馬論道明帝兼天地之姿用日月之明庶政萬機無
不簡心而垂情古典游意經藝毋輟射禮畢止坐自講諸
儒並聽四方欣欣又多徵名儒以充禮官或安車結駟告
歸鄉里或豐衣博帶從見宗廟共餘以經術見優者布在
廊廟故朝多瞻瞻之良華首之老每燕會則論難衍衍共
求政化詳覽群言響如振玉朝老進而思政嚴者退而備
問小大隨化雍雍可嘉期門羽林介胄之士悉通孝經化
自聖躬流及蠻荒匈奴遣伊秩些呈來入就學八方肅清



東漢書卷之十一 卷之十一
上下無事是以議者每稱盛時咸言永平今博士倚席不
講儒者競論浮麗忘蹇蹇之忠言也諛諛之辭也諛音踐文
吏則去法律而學詆欺銳錐刀之鋒斷刑辟之重德陋俗
薄以致苛刻昔孝文嘗后性好黃老而清靜之化流景武
之間臣愚以為宜博求幽隱發揚巖穴寵進儒雅太后納
其言。永平之初拜鉅鹿太守時饑荒之餘人庶流迸準
課督農桑廣施方略某年間穀粟豐賤數十倍而趙魏之
郡數為羌所釁暴準外禦寇虜內撫百姓郡境以安轉河
內太守時羌復屢入郡界準輒將兵討逐威名大行初元
三年卒於官

陰興

事光武及明帝

陰興字君陵光烈皇后弟其先出自管仲七世孫修自有
適楚為陰大夫因而氏焉建武中為黃門侍郎甚見親信
興與張宗鮮于裒不相好知其有用猶稱所長而達之友
人張汜杜禽與興厚善以為華而少實但私之以財世稱
其忠帝後召興欲封之興固讓曰臣未有先登陷陣之功
而一家並蒙爵土誠為盈溢拜衛尉輔導太子二十三年
卒。興素與從兄嵩不相能然敬其威重興疾帝親臨問
群臣能不興曰席廣陰嵩並經行明深踰於公卿顯宗即
位詔曰興輔導朕躬有周昌之直在家仁孝有曾閔之行



不幸早卒朕甚傷之其以興卒慶為銅陽侯銅音。初陰氏世奉管仲之祀宣帝時陰子方者至孝有仁恩臘日晨炊窺神形見子方再拜受慶家有黃羊因以祀之自是暴至巨富田有七百餘頃子方常言我子孫必將彊大至三世而遂繁昌故後常以臘日祀窺而薦黃羊焉

贊曰權族好傾后門多毀樊氏世篤陰亦戒侈恂恂苗胤傳龜襲紫

朱浮 事光武及明帝

朱浮字叔元沛國蕭人元武拜幽州牧漁陽太守彭寵不從其令頗有不平浮密奏寵寵聞舉兵攻浮浮以書責之

曰伯通自伐以為功高天下伯通字往時遼東有豕生子白

頭異而獻之行至河東見群豕皆白懷慙而還若以子之

功論於朝廷則為遼東豕也柰何以漁陽而結怨天子此

猶河濱之人捧土以塞孟津多見其不知量也寵愈怒攻

浮轉急會耿况遣騎救浮浮得遁走。帝以浮為執金吾

帝以二千石長吏多不勝任時有織微之過者必見斥罷

交易紛擾百姓不寧建武六年有日食之異浮上疏曰日

者眾陽之宗君上之位也凡居官治民據郡典縣皆為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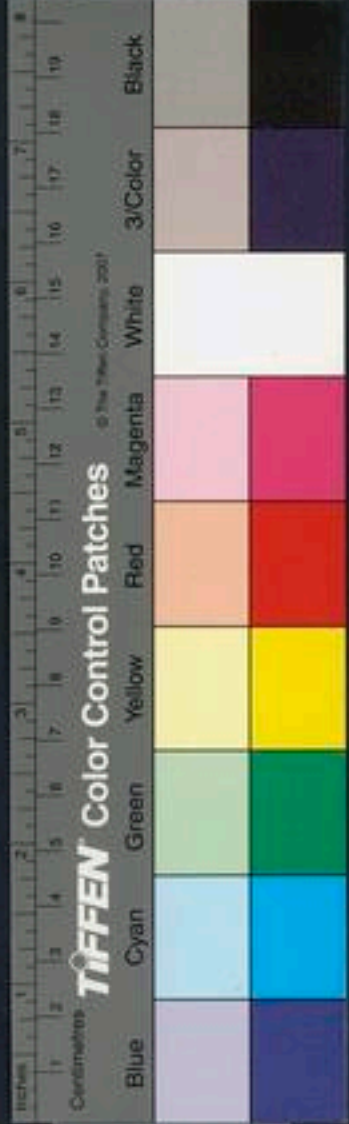
為上若陽上不明則干動三光垂示王者五典紀國家之

政禮記曰溫柔敦厚詩之教也通致遠書之教也潔靜精微易之教也恭儉莊敬禮之教也屬辭比事春秋之

東漢書卷之十一 朱浮傳

教鴻範別災異之文皆宣明天道以徵來事者也今牧人之吏多未稱職小違理實輒見斥然以堯舜之盛猶加三考大漢之興亦累功效吏皆積公養老於官至名子孫因為氏姓轉職今氏因以爲姓即倉庫吏之後蓋以為天地之功不可倉卒艱難業當累日也而間者守宰數見換易迎新相代疲勞道以知夫尋其視事日淺未足昭見其職既加嚴切人不自保相顧望無自安之心有司或騁私怨苟求長短以媚上忘二千石及長吏迫於舉劾故爭飾詐偽以希虛譽斯皆辟陽騷動日月失行之應物暴長者必夭折功卒成者必堅壞願陛下游意於經

年之外整化於一世之後帝下其議群臣多同於浮自是牧守易代頗簡舊制州牧奏二千石長吏不任位者事皆先下三公三公遣掾史案驗然後黜退帝時用明察不復委任三府而權歸刺舉之吏浮復上疏曰陛下信刺舉之官黜禹輔之任有所劾奏便加免退覆案不關三府罪譴不蒙澄察陛下以使者為腹心而使以從事為耳目使者刺也是為尚書之平決於百石之吏故群下苛刻各自為能在職皆競張空虛以要時利故有罪者心不厭服無咎者坐被空文不可經盛衰貽後王也夫事積久則吏自重吏安則人自靜傳曰五年再閏天道乃備夫以天地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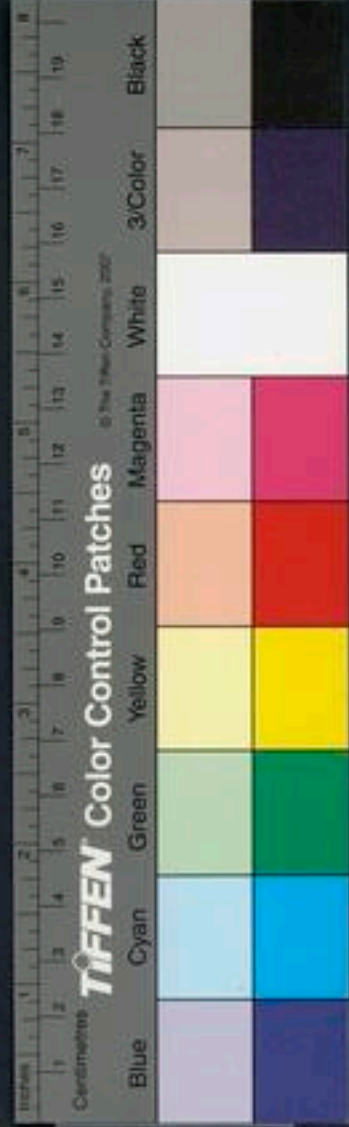
東漢書卷之十一
靈猶五載以成其化况人道哉。浮又以國學既興宜廣
博士之選迺上書曰大學者禮義之官教化所由興也陛
下尊敬先聖垂意古典先建太學造立橫舍比日車駕親
臨觀饗將以弘時雍之化顯勉進之功也尋博士之官為
天下宗師舊事策試博士必廣求詳選是以博舉明經唯
賢是登學者勵精遠近同慕帝然之為大司空永平中有
人單辭告浮事者單辭謂無經據顯宗怒賜死

論曰吳起與田文論功文不及者三朱買臣難公孫弘
十策弘不得其一終之田文相魏公孫宰漢誠知宰相
自有體也故曾子曰君子所貴乎道者三籩豆之事則

滕撫字叔輔北海劇人為涿令有文武才用太守以其能
委任郡職兼領六縣風政脩明流愛于人在事七年道不
拾遺順帝末揚徐盜賊起磐牙連歲朝廷博求將帥三公
舉撫有文武才拜九江都尉擊破之

馮緄古本反

馮緄字鴻卿巴郡宕渠人少學春秋司馬兵法家富好施
賑赴窮急為州里所歸愛舉孝廉長沙武陵蠻寇掠江陵
間拜緄車騎將軍將兵討之時天下饑饉帑藏虛盡每出
征伐常減公卿奉祿倣王侯租賦前後所遣將帥宦官輒
陷以折耗軍資往往抵罪緄懼為所中乃上疏曰孰得容



東漢書卷之十一
馮紘傳
六
五
臣
姦伯夷可疑苟曰無猜盜跖可信願請中常侍一人監軍
財費緝軍至長沙賊聞悉降監軍張敞承宦官自奏緝將
傅婢自隨會長沙賊復起策免

度尚

度尚字博平山陽湖陸人除上虞長為政嚴峻明於發擿
姦非吏人謂之神明。遷文安令遇時疫賴貴人饑尚開
倉廩給營救疾者百姓蒙其濟。為荊州刺史桂陽賊卜
陽等畏尚威烈徙入山谷尚窮追數百里多獲珍寶陽眾
猶盛尚欲擊之而士卒驕富莫有鬪志尚令軍中突聽射
獵兵士皆相與從禽尚乃潛焚其營環積皆盡獵者遠莫

免枉帝乃臨御道之館親錄囚徒延陳其獄狀可論者在

東無理者居西成廼回欲起東延前執之謂曰爾人之巨

蠹久依城社不畏重燒社鼠不可熏人君之社鼠也今考實未竟

宜當盡法成大呼稱枉帝知延不私謂成曰汝犯王法身

自取之後伏誅於是外戚斂手莫敢干法八年為司徒陰

氏中傷之延自殺

鄭弘

鄭弘字巨君會稽山陰人少為鄉嗇夫太守第五倫見而

奇之召署督郵舉孝廉拜騶令政有仁惠民稱蘇自遷淮

陰太守謝承書曰弘勤行德化隨車致雨曰鹿方道夾轂而行弘惟問主簿黃圃曰鹿為吉為凶國拜賀曰

東漢書卷之十一
鄭弘傳
二
臣

聞三公車轎畫象虎明府必為宰相貢父曰案遷為尚書
漢郡無淮陰者當是淮陽漢特未為陳國也 令舊制為尚書郎限滿補縣長令史丞尉弘奏以為臺職
雖尊而酬賞甚薄請使郎補千石令史為長帝從其議弘
前後所陳有補益王政者皆著之南宮以為故事。元和
初為太尉時第五倫為司空班次在下每正朔朝見弘曲
躬而自卑帝問知其改置雲母屏風分隔其間由此以為
故事

周章事安帝

周章字次叔南陽隨人仕郡為功曹時竇憲封冠軍侯
統國章從太守行春太守欲謁之章諫曰今日公行春宜

可越儀私交且剖符大臣千里重任舉止進退其可輕
太守不聽遂便升車章前拔佩刀絕馬鞅迺止憲許公卿
多以交關得罪太守幸免以此重章舉孝廉永初元年為
司空鄧太后立安帝章以衆心不附遂密謀廢太后立平
原王勝事覺自殺

論曰孔子稱可與立不可與權權也者反常者也將從
反常之事必資非常之會使夫舉無違妄志行名全周
章身非負圖之託武帝欲立昭帝乃盡周
武公負成王圖賜霍光 德之萬夫之
望主無絕天之壘地有既安之執而創履於難圖希功
於理絕已亦悖乎如令君器易以下議即斗筲必能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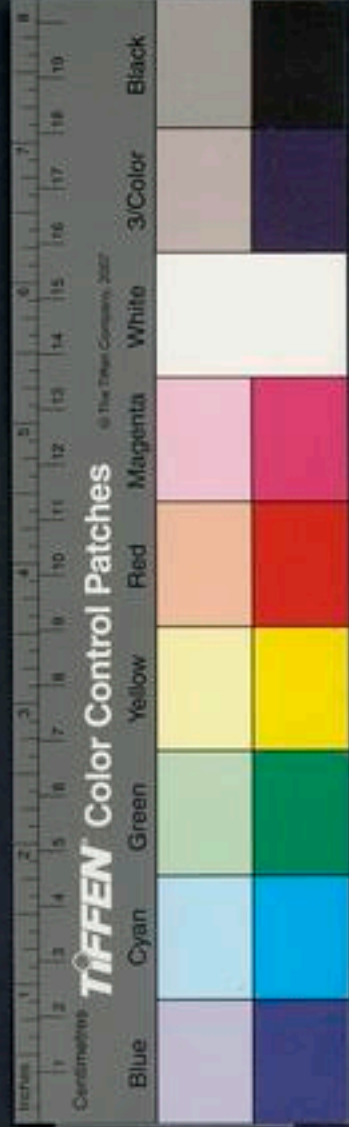
天業則狂夫豎臣亦自奮矣孟軻有言曰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才則寡矣於戲方來之人戒之哉

贊曰朱定北州激成寵尤魴用降帑延感歸囚鄭寶怨偶代相為仇問章反道小智大謀

梁統字光武

梁統字冲寧安定烏氏音人性剛毅而好法律更始拜酒泉太守更始敗統與寶融起兵保境謀共立帥遂推融為河西大將軍更以統為武威太守為政嚴猛威行鄰郡建武十二年統與融俱請京師拜太中大夫統在朝廷數陳便宜以為法令既輕下姦不勝宜重刑罰以遵舊典迺上

疏曰元哀二帝輕殊死之刑自是以後人輕犯法吏易殺人臣聞立君之道仁義為主仁者愛人義者政理愛人以除殘為務政理以去亂為心刑罰在衆無取於輕是以五帝有流殛放兜之誅三王有大辟刻肌之法高帝受命誅暴平蕩天下約定律誡得其宜文帝寬惠柔克遭世康平准除省肉刑相坐之法它皆率由無革舊章武帝值中國隆盛財力有餘征伐遠方軍後數興豪傑犯禁姦吏弄法故重首虐之科著知從之律以破朋黨以懲隱匿宣帝聰明正直總馭海內臣下奉憲無所失墜因循先典天下稱理至哀平繼體王嘉輕為宰鑿虧除先帝舊約成律



東漢書卷之十一
梁竦傳
傳及刑法志並無其事竦與嘉時伐數年之間百有餘事
相接所引故不支矣班固器而不載數年之間百有餘事
或不便於理或不厭民心陛下權時撥亂功踰文武德侔
高皇誠不宜因循季末衰微之執事下三公廷尉議者以
為隆刑峻法非明王急務統今所定不宜開可統復上言
遂寢不報出為九江太守吏人畏愛之子竦

梁竦事顯宗

竦字叔敬坐事徙九真歷江湖潯沅相感悼子胥屈原以
非辜沈身乃作悼騷賦顯宗後詔還本郡閉門自養以經
籍為娛著書數篇名曰七序班固見而稱曰孔子著春秋
而亂臣賊子懼梁竦作七序而竊位素餐者慙竦生長京

師不樂本土自負其才鬱鬱不得意嘗登高遠望歎息言
曰大丈夫居世生當封侯死當廟食如其不然閑居可以
養志詩書足以自娛州郡之職徒勞人耳後辟命交至並
無所就肅宗納其二女為貴人小貴人生和帝諸竇恐梁
氏得志譖殺二貴人而陷竦死獄中孫商

梁商事順帝

商字伯夏順帝選商女為后拜商大將軍自以戚屬居大
位每存謙柔虛已進賢辟巨覽陳龜為掾屬李固周舉為
從事中郎京師翕然稱為良輔每有饑饉輒載租穀於城
門賑與貧餒而性慎弱無威斷頗溺於內豎曹節等用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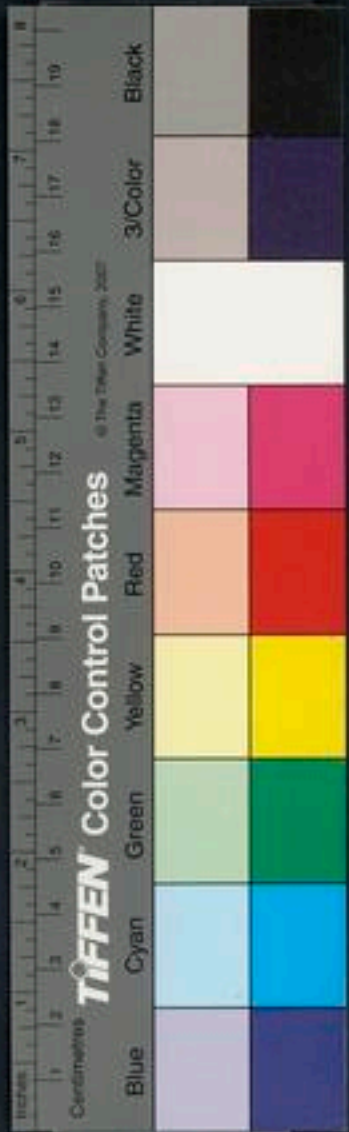
遣子冀與為交友病篤勅子欽以時服祭食如存無用三
牲子冀嗣

梁冀事冲帝及質帝

冀字伯車為人為肩豺曰性嗜酒能挽滿彈棊格五六博
蹴鞠意錢之戲商薨拜大將軍冲帝崩冀立質帝帝少聰
慧知其驕橫嘗朝群臣曰冀曰此跋扈將軍也冀聞惡之
令左右進鴆加炙餅帝即日崩復立桓帝。冀妻孫壽色
美而善為妖態作愁眉鵠丘粧墮馬髻折腰步齟齬笑鵠丘
以為媚惑冀亦改易與庶之制作平上軒車埋幘狹冠鵠丘
又折上巾擁身扇狐尾衣壽性緝忌能制御冀冀甚寵

憚之冀大起第舍殫極土木堂寢皆有陰陽奧室連房洞
戶柱壁雕鏤窓牖皆有綺踈青瑣臺閣周通更相臨望城
梁石礮陵跨水道廣開園囿採土築山十里九坂以像二
嶺深林絕澗有若自然專擅威柄凶恣日積機事大小莫
不諮決之百僚側目莫敢違命天子奉已而不得有所親
豫帝不平之與中常侍單超等五人謀誅冀遂收冀印綬
冀自殺諸梁無長少皆棄市百姓稱慶收冀財貨合三十
餘萬萬以充王府用減天下稅租之半

論曰順帝之世梁商稱為賢輔立以其地居亢滿而能
以愿謹自終者乎夫宰相運動樞極感會天人中於道



則易以興政乖於務則難乎御物商協回天之執屬彫弱之期而匡朝郵惠未聞上術憔悴之音載謠人口雖興粟盈門何救阻饑之厄永言終制未解尸官之尤况乃傾側孽臣傳寵凶嗣以至破家傷國而豈徒然哉
贊曰河西佐漢統亦定筭統與實詳定計歸光武褒親幽憤升高累歎商恨善柔冀遂會亂

張純事尤武

張純字伯仁京兆杜陵人高祖安世宣帝封富平侯又放為成帝侍中純襲爵王建武初詣闕得復國有司奏列侯非宗室不宜復國光武曰純宿衛十有餘年其勿廢更封

武始侯純在朝歷世明習政事建武初舊章多闕自郊

婚冠喪紀禮儀多所正定。二十三年為大司空在位嘉

曹參之迹務於無為選辟中孫史皆知名大儒。二十六年

詔純曰禘祫之祭不行已久矣宜據經典詳為其制純奏

曰春秋傳曰大禘者何合祭也毀廟及未毀廟之主皆登

合食乎太祖五年而再殷中漢舊制三年一禘毀廟主

合食高廟存廟主未嘗合祭元始五年諸王公列侯廟會

始為禘祭禮說三年一閏天氣小備五年再閏天氣大備

故三年一禘五年一禘禘之為言諦諦定昭穆尊卑之義

也禘祭以夏四月夏者陽氣在上陰氣在下故正尊卑之

東漢書卷之十一 長光傳



義也。禘祭以冬十月冬者五穀成熟物備禮成故合聚飲食也。斯典之廢於茲八年。謂可如禮施行以時定議。帝從之。禘祫遂定。時歲仍有年家給人足純以聖王之建辟雍所以崇尊禮義既富而教者也。廼案七經識明堂圖

謂詩書禮樂易春秋論語

河間古辟雍記。孝武泰山明堂制度及平帝

時議欲具奏之。未及上。會桓榮上言宜立辟雍明堂而純議同。榮帝廼許之。純奏上宜封禪曰。自古受命而帝治世之隆必有封禪以告成功焉。伏見陛下受中興之命平海內之亂。修復祖宗。無存萬姓天下曠然咸蒙更生恩德。雲行惠澤。兩施於元安寧。夷狄慕義。今宜及嘉時。遵唐帝之典。繼孝武之業。以二月東巡。待封于岱。宗明中興勳功。勳復祖統。報天神禪。梁父祀地。祇傳作子孫萬世之基也。中元元年帝乃東巡岱宗。純子奮奮子甫甫子吉自安世王吉傳國八世。經歷篡亂二百年間未嘗譴黜封者莫與為比。

曹褒

馬子肅宗及和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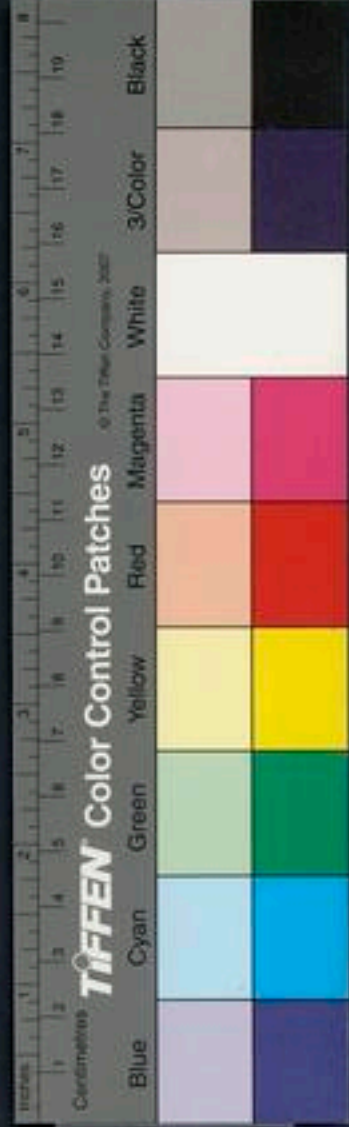
曹褒字叔通。魯國薛人。父充持慶氏禮為博士。顯宗即位充上言五帝不相沿樂。三王不相襲禮。大漢自制禮以示百世。帝問制禮樂云何。充對曰。河圖括天地象曰。有漢世禮樂文雅出尚書璇璣鈴曰。有帝漢出德洽作樂名予帝



善之詔改太樂官曰太子。○裴結髮傅充業當感朝廷制度未備慕叔孫通為漢禮樂晝夜研精沉吟專思寢則懷抱筆札行則誦習文書當其念至忘所之適。○舉孝廉選圍令以禮理人以德化俗時他郡盜來入圍界吏捕之太守馬嚴風縣殺之裴勅吏曰絕人命者天亦絕之如得全此人命而身坐之吾所願也遂不為殺嚴表褒與弱免官。○徵拜博士會肅宗欲制定禮樂詔曰河圖稱赤九會昌十世以光十一以興。九謂光武十謂明尚書璇璣鈴曰述堯理世平制禮樂放唐之文且三五步驟優劣殊軌。堯命帝曰三皇五帝每見圖書中心惡焉裴知帝旨廼上疏宜

定文制著成漢禮章下太常太常以為一世大典非褒所定不可許遂復上疏具陳禮樂之本制改之意詔召班固問改定禮樂之宜固曰宜廣招集共議得失帝曰諺言作舍道傍三年不成會禮之家名為聚訟昔堯依大章一夔足矣廼召褒條正褒廼次序禮事依舊典雜以五經識記之文撰次天子至於庶人冠婚吉凶終始制度為百五十篇上之

致堂胡氏曰孔子刪詩定書繫周易作春秋而不述禮樂之制何也禮因人情為之節文樂以勉功故難立一成不變之制也殷因於夏固因於殷其或繼周者皆不



免於損益憂質殷忠而周文其不可一也明矣雖然聖人必因事以明其義蓋其數可陳祝史有司之所能預也其義難知非仁且知則不能本人情而約之於中道也故或先王有之而不宜於今之世或古未之有而可以義起神而明之存乎其人而已曹褒之世蓋亦深見叔孫通之儀未有常者故憤然欲正之而帝亦以是命之若請博徵名儒遲以年歲猶廢幾乎不大違矣或有可行者而身當重任大以獨見才數月間遽成百五十篇且又雜以譏記之文蓋不待見其書而可逆知舛駁不絕千古之正禮矣一世大興既鮮克留意幸而有之

其成就乃爾惜哉

會帝崩和帝即位張酺等奏棄擅制漢禮破亂聖術宜加刑誅帝雖寢其奏而棄禮遂不行棄博物識古為儒者宗傳禮記四十九篇教授諸生千餘人慶氏學遂行於世

論曰漢初天下創定朝制無文叔孫通頗採經禮參酌秦法雖適物觀時有救崩敝然先王之容典蓋多闕矣是以賈誼仲舒王吉劉向之徒懷憤歎息所不能已也資文宣之遠圖明懿美而終莫或用故知自燕而觀有

不盡矣孔子之喪有自燕來觀者合於子夏氏子夏曰聖人之葬人與人之葬聖人也子何親焉有不盡矣言孝章求言前王明發興作明發謂發夕至明也專命禮臣



撰定國憲洋洋乎盛德之事焉而崇絕天箐議黜異端

斯道竟復墜矣

崇絕天箐謂章帝以後為議黜異端

夫三

王不相襲禮五帝不相沿樂所以感莖異調中都殊絕

成成也黃帝樂準六章顛頊樂孔子為中都宰制為養生送死之節言古樂不同舊禮亦絕况物運

遷回情數萬化制則不能隨其流變品度未足定其茲

章斯固世主所當損益者也且樂非襲襲而新音代起

律謝臯蘇而制令亟易卑陶蘇脩補舊文獨何猜焉禮

云禮云曷其猷哉

鄭玄 事靈帝及獻帝

鄭玄字康成北海高密人造太學受業師事第五元先始

通京氏易公羊春秋三統歷九章筭術又從張恭祖受周

官禮記左氏春秋韓詩古文尚書以山東無足問者迺西

入關事馬融融門徒四百餘人升堂進者五十餘生會融

集諸生考論圖緯聞玄善筭迺召見玄因從質疑義問畢

辭歸融曰鄭生今去吾道由矣。黨事起被禁錮遂隱脩

經業杜門不出時何休好公羊學遂著公羊墨守義理深

駁難如墨左氏膏肓毅梁公疾玄乃發墨守鍼膏肓起廢

疾休見而歎曰康成入吾室操吾矛以伐我乎。初中興

之後范升陳元李育賈逵之徒爭論古今學後馬融荅劉

瓌及玄荅何休義據通深由是古學遂明靈帝末黨禁解



國相孔融深敬於玄疑復造門告高密縣為玄特立一鄉

曰昔齊置士鄉管仲桓公制國為二十一鄉工也越有君子軍

越王句踐中分其師為左右軍皆具賢之意也鄭君以其私率君子六千人為中軍

好學實懷明德昔太史公廷尉吳公謁者僕射鄧公皆漢

之名臣又四皓有園公夏黃公潛光隱耀世嘉其高皆悉

稱公然則公者仁德之正號不必三事大夫也今鄭君鄉

宜曰鄭公鄉昔東海于公僅有一節猶或成鄉人侈其門

閭矧廼鄭公之德而無駟牡之路可廣開門衢令容高軍

號為通德門○會黃巾寇青部廼避地徐州後自徐州還

道遇黃巾賊數萬人見玄皆拜相約不敢入縣境○時袁

紹總兵冀州遣使要玄大會○自容紹客多豪俊見玄儒者

未以通人許之競設異端百承互起玄依方辨對或出問

表皆得所未聞莫不差服時應劭亦歸於紹因自贊曰故

泰山太守應中遠北面稱弟子何如玄笑曰仲尼之門考

以四科回賜之徒不稱官闕初有慙色○建安五年春夢

孔子告之曰起起今年歲在己北齊劉晔論

玄曰原為龍已為蛇歲在龍也既寤以識合之知命當終

賢人豈玄以謙答之蓋謂此也其年卒自郡守以下嘗受業者纍經赴會千餘人凡玄所

註周易尚書毛詩儀禮禮記論語孝經尚書大傳凡百餘

萬言玄管於辭訓通人頗譏其繁至於經傳洽熟稱為純

更漢書卷之十一



儒門人國淵任峻特並童幼玄稱淵為國器峻有道德皆如其言玄子益恩玄以其手文似已名之曰小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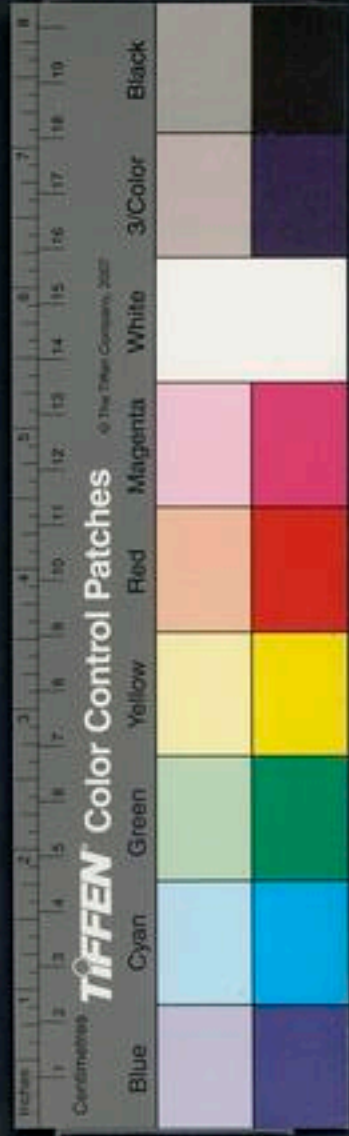
論曰自秦焚六經聖文埃滅漢興諸儒頗脩藝文及東京學者亦各名家而守文之徒滯固所宜真端紛紜互相詭激遂令經有數家家有數說章句多者或迺百餘萬言學徒勞而少功後生疑而莫正鄭玄括囊大典網羅眾家剛裁繁蕪刊改漏失自是學者略知所歸王父豫章君光緒和父每考先儒經訓而長於玄常以為仲尼之門不能過也及傳授生徒並專以鄭氏家法晉曰富平之緒承家世伯仁先歸蓋我國祭

神洽玄定義乖褒脩禮缺孔書遂明漢章中輟孔書謂六經也

輟止謂謂自秦禮不行也

鄭興字象 事光武

鄭興字少贛河南開封人少學公羊春秋晚善左氏傳學者皆師之建武中徵為太中大夫明年日食興上疏曰國無善政則謫見日月其要在因人之心擇人處位也今公卿多舉郭伋可為大司空者而不以時定道路流言咸曰朝廷若用功臣功臣用則大位謬矣書奏多有所納○帝嘗問興郊祀事曰吾欲以識斷之何如對曰臣不為識帝怒曰卿之不為識非之邪興惶恐曰臣於書有所未學無



東漢書卷之十
所非也帝意迺解。與數言政事依經守義文章溫雅然
以不善議故不能任與好古學尤明左氏周官長於歷數
自杜林之屬莫不斟酌焉世言左氏者多祖於與而賈逵
自傳其父業故有鄭魯之學

鄭眾 事顯宗

眾字仲師從父受左氏春秋精力於學明三統歷兼通易
詩知名於世永平初辟司空府以明經給事中特北匈奴
遣使求和親顯宗遣眾持節使匈奴眾至北庭虜欲令拜
不為屈單于怒圍守閉之不與水火欲脅服眾眾拔刀自
誓單于恐而止迺更發使隨眾還京後欲遣眾報之眾上

言臣前奉使不為匈奴拜單于恚恨今復銜命必見陵折
臣誠不忍持大漢節對羶裘獨拜帝不聽眾既行在路連
上書固爭詔責眾追還繫廷尉會赦歸家後帝見匈奴來
者問眾與單于爭禮之狀皆言匈奴中傳眾意氣壯勇雖
蘇武不過乃召為軍司馬

范升 事光武

范升字辨卿代郡人无武徵拜博士時韓歆欲為費氏易
左氏春秋立博士升曰左氏不祖孔子而出於丘明師徒
相傳又無其人無因得立退而奏左氏之失凡十四事時
難者以太史公多引左氏升又上太史公違戾五經謬孔



子言及左氏不可錄三十一事詔以下博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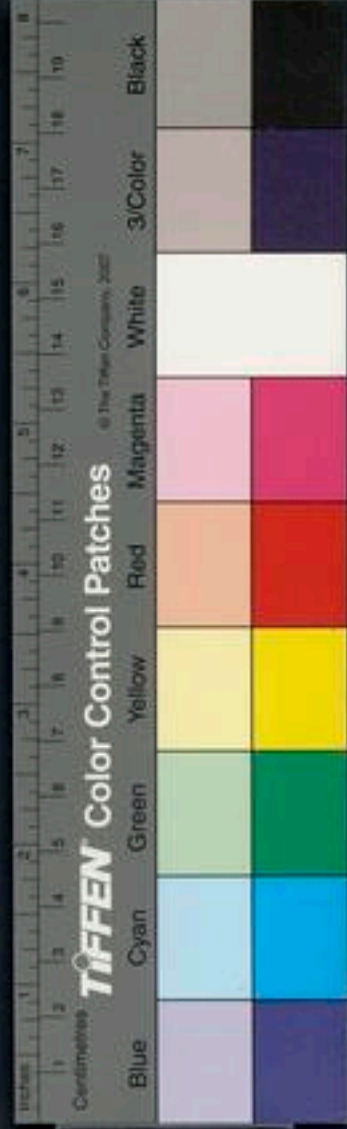
陳元

陳元字長孫蒼梧廣信人以父任為郎建武初議欲立左氏范升以為左氏凌末不宜立元上疏曰至者不合衆聽故伯牙絕絃至寶不同衆好故下和泣血仲尼聖德而不容於世况於竹帛餘文其為雷同者所排固其宜也臣竊見升等所言皆斷截小文媒黷微辭以年數小差掇為巨謬遺脫纖微指為大尤扶瑕摘釁掩其弘美所謂小言破道者也夫明者獨見不惑於朱紫聰者獨聞不謬於清濁故雖朱不為巧眩移目師曠不為新聲易耳方今建立左

氏解釋先聖之積結以大學者之累惑則天下幸甚書其議升復與元相辯難卒立左氏學。元以才高著名辟司空府時江馮上言宜令司隸督察三公事下三府元上疏曰師臣者帝賓臣者霸不宜使有司察公輔之名帝從之

賈逵 顯宗 肅宗 和帝

賈逵字景伯扶風平陵人父徽從劉歆受左氏春秋逵傳父業自為兒童常在太學不通人間事身長八尺二寸諸儒為之語曰問事不休賈長頭性愷悌多智思儻有大節也尤明左氏傳國語為之解詁五十一篇顯宗重



其書藏秘館。時有神雀集宮殿官府冠羽有五采色帝
召達問之對曰昔武王終父之業鸞鷲在岐宣帝威懷戎
狄神雀仍集此胡降之徵也帝敕蘭臺給筆札使作神雀
頌拜為郎。肅宗詔達入講帝善述說使發出左氏傳大
義長於二傳者達條奏曰左氏義深於君父公羊多任於
權變又五經家皆無以證圖讖明劉氏為堯後者而左氏
獨有明文帝嘉之令達自選公羊嚴顏諸生高才者教以
左氏和帝以達為侍中內備帷幄兼領秘書書見信用。
達所著經傳義詁及論難百餘萬言學者宗之後世稱為
通儒然不脩小節當世以此譏焉故不至大官

互註融嘗欲訓左氏春秋及見之曰賈君精而不博

見馬融傳

司馬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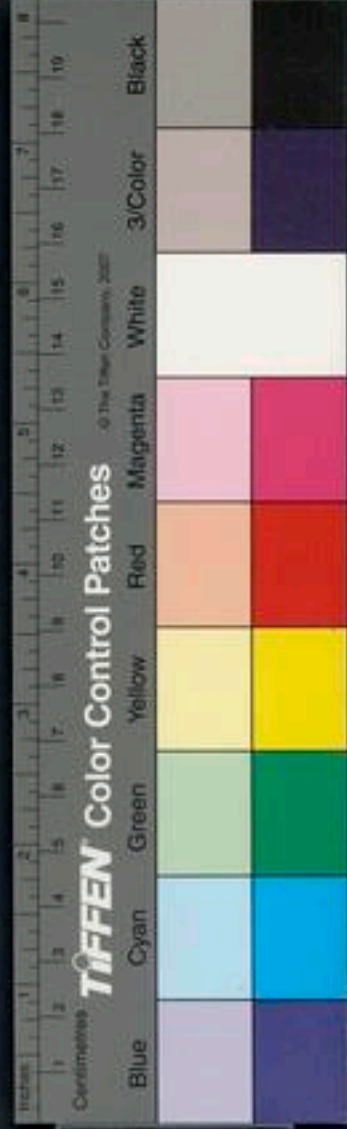
司馬均字少賓東萊人父貧好學隱居教授不應辟命信
誠行乎鄉里鄉人有所計爭輒令祝少賓祝也東觀記
言祝祝少賓心不直者終無敢言位至侍中

汝郁

汝郁字帝異陳國人性仁孝東觀記曰郁年五歲母病不

之強食宗親其為魯相以德教化百姓稱之流人歸者八

九千戶



東漢書卷之十一
論曰鄭賈之學行乎數百年中遂為諸儒宗亦徒有以
焉爾云云而帝所桓譚以不善識流亡鄭興
以遜辭僅免黃進能附會文致最差責顯世主以此論
學悲矣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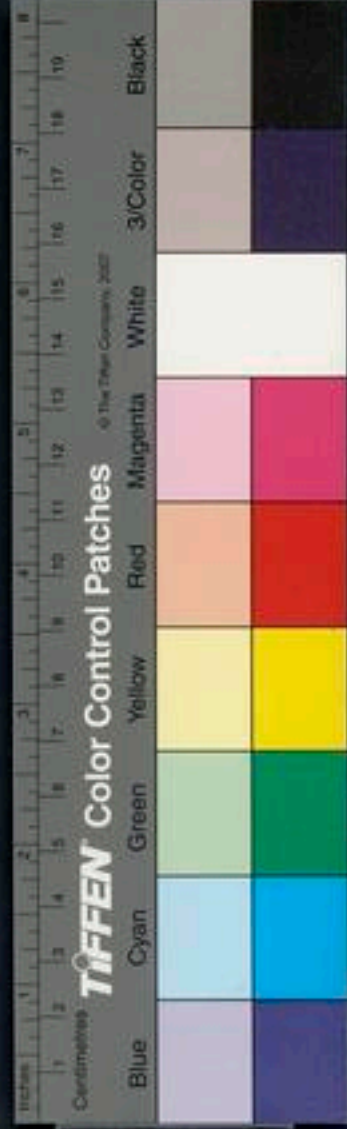
張霸子楷 孫交

張霸字伯鏡蜀郡成都人年數歲而知孝讓出入飲食自
然合禮鄉人號為張曾子七歲通春秋復欲進餘經父母
曰汝小未能也霸曰我鏡為之故字曰鏡焉後博覽五經
孫林等慕之各去宅其傍以就學焉○舉孝廉為會稽太
守郡人有基行者皆見擢用郡中爭厲志節習經者以千

數道路但聞誦聲○霸始到越賊未解乃移書開購明用
信賞賊遂束手歸附不煩士卒之力童謠曰棄我戟捐我
矛盜賊盡吏皆休視事三年謂孫史曰太守起自孤生致
位郡守蓋日中則移月滿則虧老氏有言知足不辱遂上
病○後徵遷侍中時后兄鄧騭真盛聞霸名行欲與交霸
不答眾人笑其不識時務子楷

張楷

張楷字公超通嚴氏春秋古文尚書門徒常百人賓客慕
之自父黨宿儒潛造門焉車馬與街徒從無所止黃門貴
戚之家皆起舍巷次以候過客往來之利楷疾其如此輒



徙避之學者隨之所居成市後華陰山南遂有公超市五
 府連辟舉賢良不就五府太傅太將順帝下詔告河南
 尹曰楷行慕原憲操擬夷齊輕貴樂慙鼠跡幽藪郡時以
 禮發遣楷復告疾不到。性好道術能作五里霧時關西
 裴優亦能為三里霧自以不如楷從學之楷避不肯見優
 行霧作賊事覺引楷言從學術楷坐繫以事無驗見原于
 陵

張陵

張陵字處冲官至尚書梁冀帶刃入省陵呵叱令出救虎
帝冀劾劾奏其詔以一歲俸 答曰廉肅然弟不疑

舉陵孝廉不疑疾陵之奏冀謂曰共舉君適所以自罰也
 陵對曰明府不以陵不肖誤見擢序今申公憲以報私恩
 不疑有愧色

贊曰中世儒門賈鄭名學衆馳一人介爭禮輿握升元守
 經義偏情較霸貴知止辭交戚里公超善術所舍成命

東萊先生東漢詳節卷之十

長安傳

三

列

充



東萊先生東漢詳節卷之十一

列傳

桓榮 子郁 玄孫典 彬 事光武明帝

桓榮字春卿沛郡龍亢人少學長安貧窶無資常客傭以
自給精力不倦十五年不窺家園顯宗始立為皇太子選
求明經世祖召榮令說尚書甚善之拜為議郎賜錢十萬
入使授太子貢父曰榮文入使當云使入每朝會輒令敷奏經書帝稱
善曰得生幾晚拜博士車駕幸太學會諸博士論難於前
榮被儒服温恭有緼藉緼於反辯明經義每以禮讓相厭葉
反不以辭長勝人儒者莫之及後榮入會廷中詔賜奇果



東漢書卷之十一
桓榮傳

東萊先生東漢詳節卷之十一

列傳

桓榮 子郁 玄孫典 彬 事光武明帝

桓榮字春卿沛郡龍亢人少學長安貧窶無資常客傭以
自給精力不倦十五年不窺家園顯宗始立為皇太子選
求明經世祖召榮令說尚書甚善之拜為議郎賜錢十萬
入使授太子貢父曰榮文入使當云使入每朝會輒令敷奏經書帝稱
善曰得生幾晚拜博士車駕幸太學會諸博士論難於前
榮被儒服温恭有緼藉緼於反辯明經義每以禮讓相厭葉
反不以辭長勝人儒者莫之及後榮入會廷中詔賜奇果



東漢書卷之十一
桓榮傳
一
列傳

受者皆懷之榮獨舉手捧以拜帝笑曰此真儒生也。二
 十八年大會百官詔問誰可傳太子者群臣承上意皆言
 太子舅陰識可博士張佚正色曰陛下立太子為陰氏乎
 為天下乎即為陰氏則陰侯可為天下則固宜用天下之
 賢才帝稱善曰欲置傳者以輔太子也今博士不難正朕
 况太子乎即拜佚太子太傅榮為少傅賜以輜車乘馬榮
 太會諸生陳其車馬印綬曰今日所蒙稽古之力也可不
 勉哉。三十年拜太常榮初與桓元卿同饑危而榮講誦
 不息元卿嗤榮曰但自苦氣力何時復施用乎榮笑不應
 及為太常元卿歎曰豈意學之為利乃若是哉顯宗即位

尊以師禮乘輿嘗幸太常府令榮坐東面設几杖天子親

自執業每言輒曰太師在是其恩禮若此永平二年三雍

初成謂明堂靈臺辟雍前書音義曰雍拜榮為五更子郁嗣

論曰張佚許切陰侯以取高位危言犯眾義動明后知

其直有餘也若夫一言納賞志士為之懷耻受爵不讓

風人所以興歌而飲廷議戚援自居全德意者以廉不

足乎昔樂羊食子有功見疑樂羊為魏將而攻中山共

而遺之美樂羊戮之西巴放麋以罪作傳孟孫獵得麋

盡一盃而收拔中巴不忍而與其母推仁審偽本乎其情君人者能以

此察則真邪幾於此矣



桓郁 事顯宗

和帝

郁字仲思以父任為郎 顯宗以郁先師子甚見親厚常居

中論經書問以政事 郁遷侍中帝自制五家要說章句令

郁校定於宣明殿 東朝 已後令郁說一篇上詔郁曰我為

孔子卿為子夏 起予者商也 永平中 授皇太子經和帝即位富於春秋

實憲自以外戚之重必 以令少主頗涉經學上疏曰郁結髮

敦尚白首好禮經行 淵宜令入教授以崇本朝由是遷

長樂少府復入侍講 經授二帝恩寵甚篤初榮受朱普

章句四十萬言浮辭 長音直 亮反 及榮入授顯宗減為二十

三萬言郁復剛省定 竿二萬言由是有桓君大小章句

曾孫典擘柳

桓典

典字公雅舉孝廉為郎舉高第拜侍御史時宦官秉權典

執政無所回避 真父曰案典為御史 常乘驄馬京師畏憚

為之語曰行行且止避驄馬御史典在御史七年不調後

出為郎三遷羽林中郎將

桓彬

彬字彥林少與蔡邕齊名舉孝廉拜尚書郎時中常侍曹

節督馮方亦為郎彬厲志操與劉歆杜希同好交善未嘗

與方共酒食之會方怨之遂章言彬等為酒黨彬遂以廢



卒蔡邕論序其志以為彬有過人者四夙智早成岐嶷也
貢父曰蔡邕本以早成為一德傳為文學優文麗至通
誤反以岐嶷在下當云夙智岐嶷早成也也
也往不苟祿絕高也辭隆從容潔操也公以乃共樹碑而
頌焉

論曰伏氏自東西京相襲為名儒以取爵位謂伏生已
後至伏湛
也中興而桓氏允盛自榮至典世宗其道父子兄弟代
作帝師受其業者皆至卿相顯乎當世孔子曰古之學
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為人者憑譽以顯物為己者因
心以會道桓榮之累世見宗豈其為己乎

丁鴻 事肅宗 和帝

丁鴻字孝公潁川定陵人父緄封陵陽侯鴻從桓榮受尚
書篤志精銳布衣荷擔不遠千里初緄從世祖征伐鴻獨
與弟盛居憐盛幼小而共寒苦及緄卒鴻當襲封上書讓
國於弟盛不報既葬逃去留書與盛曰鴻身被大病不任
茅土鴻初與鮑駿同事桓榮甚相友善駿遇於東海讓之
曰春秋之義不以家事廢王事今子以兄弟私恩而絕父
不滅之基可謂智乎鴻感悟垂涕乃還就國拜侍中肅宗
詔與諸儒論定五經同異於北宮白虎觀白虎門名於門
立觀因以名之
焉鴻以才高論難最明諸儒稱之帝嗟美焉時人歎曰殿
中無雙丁孝公和帝即位遷司徒時竇憲擅權鴻因日食



東漢書卷之十一 卷之十一
上封事曰壞崖破巖之水源自涓涓于雲蔽日之木起於
葱青林微則易救末者難臣以為宜政政匡失以塞天意
書奏十餘日收憲印綬憲自殺

論曰孔子曰泰伯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孟子曰
聞伯夷之風者貪夫廉懦夫有立志若乃泰伯以天下
而違周伯夷率縶清以去國並未始有其讓也未嘗有求讓之名
故泰伯稱至德伯夷稱賢人後世聞其讓而慕其風
徇其名而昧其致所以激詭行生而取予妄矣至夫鄧
彪劉愷讓其弟以取義使弟受非服而已厚其名於義
不亦薄乎君子立言非苟顯其理將以啓天下之方悟

者立行非獨善其身將以訓天下之方動者言行之所
開塞可無慎哉原丁鴻之心主於忠愛乎其終始而
從義也異夫數子類乎徇名者焉

贊曰五更待問應若鳴鐘庭列輜駕堂脩禮容穆穆帝
則擁經以從丁鴻其具讓而不飾高論白虎深言日食

張宗 事光武

張宗字諸君南陽魯陽人鄧禹表偏將軍禹軍到栒邑赤
眉大衆且至禹欲引師進就堅城而衆人多畏賊追憚為
後拒宗獨曰死生有命張宗豈辭難就遂乎一卒畢力百
人不當萬夫致死可以橫行遂留為後拒宗厲軍士堅壘



壁以死當之赤眉至宗與戰卻之乃得歸營諸將服其勇

法雄 事安帝

法雄字文彊扶風郿人永初三年海賊張伯路等寇濱海九郡乃徵雄為青州刺史擊破之每行部錄囚徒察顏色多得情偽長吏不奉法者皆解印綬去。遷南郡太守斷獄省少戶口益增郡多虎狼之暴前太守賞募張捕反為所害者甚衆雄乃遺書屬縣曰凡虎狼之在山林猶人居城市古者至化之世猛獸不擾皆由恩信寬澤仁及飛走其毀壞檻穽不得妄捕山林是後虎害稍息

滕撫 事順帝

有司存而光武明帝躬好吏事亦以祿覈三公其人或失而其禮稍薄至有誅斥詰辱之累任職責過一至於此追感賈生之論不亦篤乎且禮節以純君子故有賜死而無戮辱之制其難主上不遠也朱浮譏諷苛察欲速之弊然矣焉得長者之言哉

馮魴 事光武

馮魴字孝孫南陽湖陽人其先魏之支別食菜馮城音乃為菜耳因以氏焉光武拜魴令車駕西征隗躡潁川盜賊群起魴延熈等攻圍縣舍魴率士力戰連日弩矢盡滅陷魴遁去帝聞郡國反即馳赴潁川魴詣行在所帝



案行關處知劬力戰嘉之曰此健令也褒等聞帝至將其
衆請罪帝悉以還劬誅之劬責讓以行軍法皆叩頭曰今
日受誅死無所恨劬曰汝知悔過伏罪今一切相赦為令
作耳目皆稱萬歲時每有盜賊並為褒等所發無敢動者
縣界清靜中元元年為司空

虞延

字子大陳留東垣人長八尺六寸要帶十圍力能扛

鼎建武初除細陽令每至歲時伏臘輒休遣徒繫各使歸
家並感其德應期而還。後遷洛陽令時陰氏有客馬
反者常為姦盜延收考之信陽侯陰就乃訴帝譖延所

涕尚因曰卜陽等財寶足富數世諸卿但不并力耳

衆咸憤踊徑赴賊屯破平之

楊璇

楊璇字機平會稽烏傷人舉孝廉遷零陵太守時蒼梧桂
陽猾賊攻郡縣賊衆多而璇力弱璇乃特制馬車數十乘
以排囊盛石灰於車上也排囊即今藥袋繫布索於馬尾又

為兵車專發弓弩剋共會戰

字蓋本吳郡字誤作其遂轉

字共乃令馬車居前順風鼓灰賊不得視因以火燒布馬

驚奔突賊陣因使後車弓弩亂發征鼓鳴震群盜披駭破
散追逐梟其渠帥郡境以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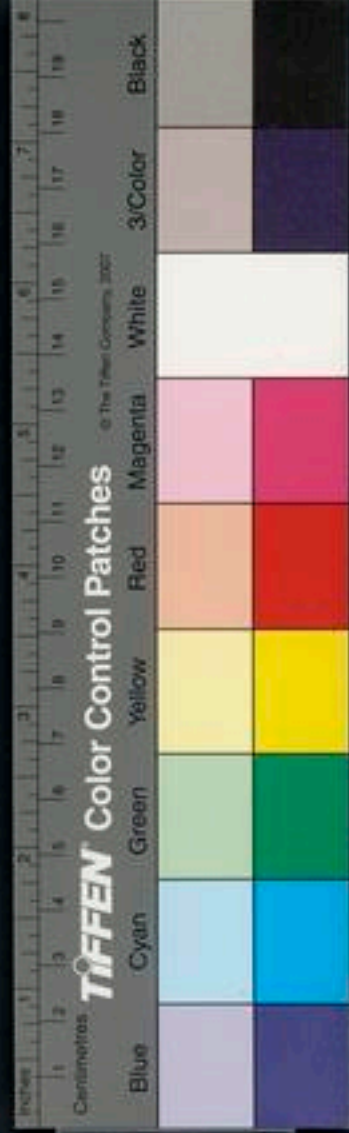


論曰安順以後風威稍薄寇攘愛橫緣隙而生剽人盜
邑者不闕時月假署皇王者蓋以十數或託驗神道或
矯妄冕服然其雄桀魁長未有聞焉猶至壘盈四郊奔
命首尾若夫數將者並宣力勤慮以勞定功而景風之
賞未甄膺受之言互及風至則賞行以此而推政道難乎以
免

晉曰張宗禪禹敢後拒及江淮海岱爰劉寇阻其
誰清之雄尚緝撫璇能用譎亦云振旅

附後劉平等論曰鍾鼓非樂云之本而器不可去非致孝
之主而養不可廢存器而不樂之通也通上謂器以紀樂

樂之戒也崇養以傷行孝之累也脩已以致祿養之大
也故言能大養則周公之祀致四海之祭言以義養則
仲由之菽甘於東鄰之性夫愚水菽之薄干祿以求養
者是以耻祿親也存誠以盡行孝積而祿厚者此能以
義養也中興廬江毛義家貧以孝行稱張奉慕其名往
候之坐定而府檄適至以義守令義奉檄而入喜動顏
色奉心賤之自恨來固辭而去及義母死去官行服後
舉賢良公車徵遂不至奉歎曰賢者固不可測徃日之
喜乃為親屈也斯蓋所謂家貧親老不擇官而仕者也
汝南薛包喪母以至孝聞及人娶後妻而憎包分出之



東漢書卷之二十一
卷三十一
後刺史太守行部獄無繫囚惟班詔書而去

王望

王望字慈卿琅邪人遷青州刺史州郡災旱望行部道見
饑者裸行草食愍然哀之因以便宜出布粟給其餓糧順
旦案文廉倉廩也願為作褐衣事畢上言帝以望不先表
請章示百官議罪公卿皆以為望之專命法有常條鍾離
意獨曰昔華元子反楚宋之良臣不粟君命擅平二國春
秋之義以為美讀父旦案文當作義之春秋之義今望
懷義忘罪當仁不讓若繩之以法特乖聖朝愛育之旨帝
嘉意議赦而不罪

趙孝

趙孝字長平沛國蘄人音天下亂人相食孝弟禮為賊
所得孝聞之即自縛詣賊曰禮久餓羸瘦不如孝肥飽賊
驚並放之謂曰可且歸更持米糲來孝求不能得復往報
賊願就烹眾異之遂不害鄉里服其義

淳于恭事肅宗

淳于恭字孟孫北海淳于人善說老子清靜不慕榮名家
有山田果樹人或侵盜輒助為收採又見偷割木者恭念
其愧因伏草中盜去乃起里落化之莽末兄崇將為盜所
烹恭請代得免後崇卒恭養孤幼教誨學問有不如法輒



東漢書卷之十一
反用杖自箠以感悟之兒慙而改過初遭賊寇百姓莫事
農桑秦常獨力田耕鄉人止之曰時方淆亂何空自苦為
恭曰縱我不得他人何傷懇耨不輟幽居養志潛於山澤
舉動周旋必由禮度肅宗詔郡遣詣公車除為議郎遷侍
中進對陳政皆本道德

江革 事肅宗

江革字次翁齊郡臨淄人少失父獨與母居遭亂負母逃
難遇賊輒求哀言有老母辭氣原款有足感動人者賊以
是不忍犯之建武末歸鄉每歲時縣當案比案驗以此之
稱今驗問革以母老不欲搖動自在棘中輓車不用牛馬由是鄉里

稱之曰江巨孝。舉孝廉復舉賢良方正轉諫議大夫賜
告歸元和申天子思革至行制詔齊相曰孝百行之冠衆
善之始也國家每惟志士未嘗不及革縣以見穀千斛賜
巨孝由是巨孝之稱行於天下

劉般 事顯宗 子愷

劉般字伯興宣帝玄孫永平元年封居巢侯為屯騎校尉
帝欲置常平倉般對以常平倉外有利民之名而內實徒
刻百姓豪右因緣為姦小民不能得其平置之不便帝乃
止

劉般 事和帝 安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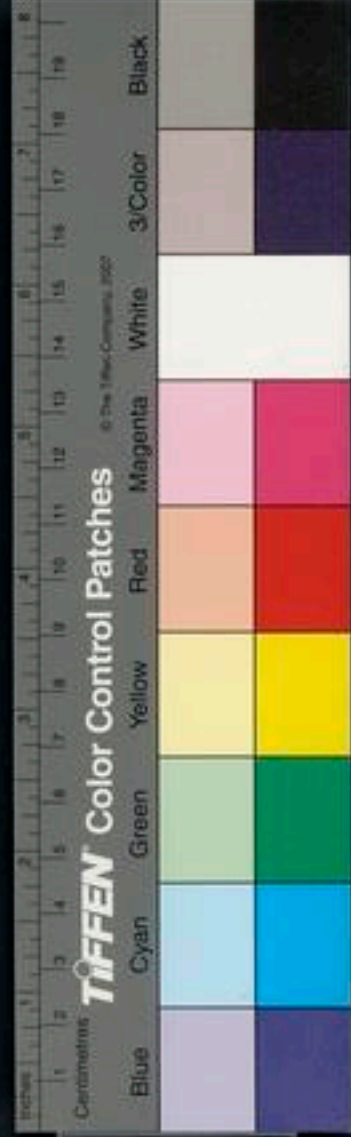
東漢書卷之十一
劉般傳
二
建



愷字伯豫以當襲般爵讓與弟憲遁逃避封久之章和有司奏請絕愷國肅宗美其義特優假之愷猶不出至永元十年和帝下詔聽憲嗣爵乃徵愷拜侍中愷性篤古貴處士每有徵舉必先嚴穴論議引正辭氣高雅。元初三年為司徒舊制公卿二千石刺史不得行三年喪由是內外衆職並廢喪禮元初中鄧太后詔長吏以下不為親行服者不得典城選舉時有上言牧守宜同此制詔下公卿議者以為不便愷曰詔書所以為制服之科者蓋崇化厲俗以弘孝道也今刺史一州之表二千石千里之師職在辯章百姓宣美風俗尤宜尊。黃禮以身先之而議者不尋其端至於牧守則云不宜是猶濁其源而望流清曲其形而欲景直不可得也太后從之視事五歲稱病致仕。時安宦始親政事陳忠上疏薦愷曰三公上則台階下象山岳股肱元首萬足居職協和陰陽調訓五品考功量才以序庶僚今上司缺職未議其人愷躬浮雲之志兼浩然之氣誠宜簡練宜與以厭衆望書奏拜太尉

周磐

周磐字堅伯汝南安成人好禮有行非典謨不言諸儒宗之居貧養其母儉薄不充嘗誦詩至汝暗之卒章慨然而歎乃解韋帶就茅廬之舉及母沒公府三辟皆以有道持



東漢書卷之十一
同傳
徵磐語友人曰昔方回支父雷神養和不以榮利滑其生
術吾親以沒矣從物何為遂不應

蔡順

蔡順字君仲汝南人以至孝稱孤養母嘗出來薪有客卒
至卒望順不還乃噉其指順即心動棄薪馳歸跪問
其故母曰有急客來吾噉指以悟汝耳。母終未及葬里
中火將逼其舍順抱伏棺柩號哭火遂越燒它室太守韓
崇召為東閣祭酒母平生畏雷自亡後每有雷震順輒園
冢泣曰順在此崇聞之每雷輒為差車馬到墓所

趙咨

父子文楚東郡人。有孝行盜嘗夜劫之恐母驚遁
盜謝曰老母疾病須養居貧朝夕無儲乞少置衣
妻子物餘一無所請盜皆然辭曰所犯無狀于暴賢者
一奔出咨追以物與之不及由此知名。拜東海相之
道經滎陽令曹嵩迎謁不為留嵩送至亭次望塵不及
主簿曰趙君名重今過界不見必為天下笑即棄印綬
追至東海謁咨畢辭歸家其為時人所貴若此。咨在官
清簡計日受奉豪黨畏其儉節疾將終遺書教子曰棺槨
之造自黃帝始周室復重以牆翬之飾表以旌銘之儀
案文旌銘招復含歛之禮殯葬宅兆之期棺槨周重之制
合作銘旌



衣衾稱襲之數秩爵異級貴賤殊等至於戰國上下僭雜
晉侯請隧秦伯殉葬陳大夫設參門之木宋司馬造石椁
之奢今我但欲制坎令容棺槨平地無墳小子其勉之時
稱谷明達

贊曰公子長平臨寇讓生淳于仁悌巨孝以名居巢好
讀遂承家祿伯掾遂巡方迹孤竹文楚薄終喪朽惟速
周能感親畜神養福

班彪字子固

班彪字叔皮扶風安陵人性沉重好古隗囂擁衆天水彪
避難從之著王命論詳見西漢紀傳以為漢德承堯有寧

王者興祚非詐力所致欲以感之囂終不寤遂避地河西
竇融以為從事迺為融書東事漢總西河以拒囂及融徵
還京師光武問曰所上章奏誰與參之融曰皆從事班彪
所為帝因召入見舉茂才。彪既才高而好述作遂專心
史籍之間武帝時司馬遷者史記自太初以後闕而不錄
後好事者頗或綴集時事然多鄙俗不足以踵繼其書彪
乃繼採前史遺事傍貫異聞作後傳數十篇因斟酌前史
而譏正得失其略論曰司馬遷採左氏國語刪世本戰國
策據楚漢列國時事上自黃帝下訖獲麟作本紀世家列
傳書表凡百三十篇而十篇缺焉十篇謂遷歿之後亡景
紀武紀禮書樂書兵書



將相年表日者傳三王世家
世家英傳傳新列傳遷之所記從漢元至武則絕其功也
 也至於採經摭傳分散百家之事甚多疎略不知其本務欲以多聞廣載為功論議淺而不篤其論術學則崇黃老而薄五經序貨殖則輕仁義而羞貧窮道游俠則賤守節而貴俗功此其大敝傷道所以遇極刑之咎也然善述序事理辨而不華質而不俚文質相稱蓋良史之才也誠令遷依五經之法言同聖人之是非意亦庶幾矣遷序帝王則曰本紀公侯傳國則曰世家卿士特起則曰列傳又進項羽陳涉而黜淮南衡山細意委曲條例不經若遷之著作採獲古今貫穿經傳至一曆博也一人之精文重思煩

其書刊落不盡尚有盈虧多不齊一若序司馬相如舉郡縣著其字至蕭曹陳平之屬及董仲舒並時之人不記其字或縣而不郡者蓋不暇也今此後篇慎覈其事整齊其文不為世家惟紀傳而已○彪後辟司徒府時東宮初建師保多闕彪上言曰成王之為孺子出則周公召公太公史佚入則太顛閔天南宮括散宜生左右前後禮無違者漢興太宗使鼂錯道太子以法術賈誼教梁王以詩書至中宗亦令劉向王褒蕭望之周堪之徒以文章儒學保訓東宮以下莫不崇簡其人訖成德器今皇太子雖結髮學問而傳相未值賢才宜博選名儒有威重明通政事者以



猶望朝廷西顧固感前世相如壽王東方之徒造構文辭
 終以諷勸迺上兩都盛稱洛邑制度之美以折西賓淫侈
 之論其辭曰有西都賓問於東都主人曰中興都洛陽故
謂西都也蓋聞皇漢之初經營也嘗有意乎都河洛矣輟而
 弗康實用西遷作我上都主人聞其故而覩其制乎主人
 曰未也賓曰漢之西都實曰長安橫被六合三成帝畿周
 以龍興秦以虎視及至大漢受命而都之也仰寤東井之
 精俯協河圖之靈奉春建策留侯演成天人合應以發皇
 明迺眷西顧實惟作京圖皇基於億載度宏規而大起肇
 自高而終平世增飾以崇麗故窮奢而極侈建金城其高

雉呀周池而成淵名都對郭邑居相承英俊之域冠蓋如
 雲蓋以疆幹弱枝隆上都而觀萬國封畿之內厥土千里
 陸海珍藏藍田美玉鄭白之沃衣食之源隄封五萬疆場
 綺分溝塍刻鏤原隰龍鱗決渠降雨荷車成雲五穀垂穎
 桑麻敷荼其宮室也體象乎天地經緯乎陰陽雕玉瑱以
 居楹音田栽金璧以飾瑤朝堂百僚之位蕭曹魏邴謀謨
 乎其上佐命則垂統輔翼則成化流大漢之愷悌蕩亡秦
 之毒愆故令斯人揚和樂之聲作畫一之歌功德著於祖
 宗膏澤洽于黎庶又有天祿石渠典籍之府講論乎六藝
 稽合乎同異又有承明金馬著作之庭啓發篇章校理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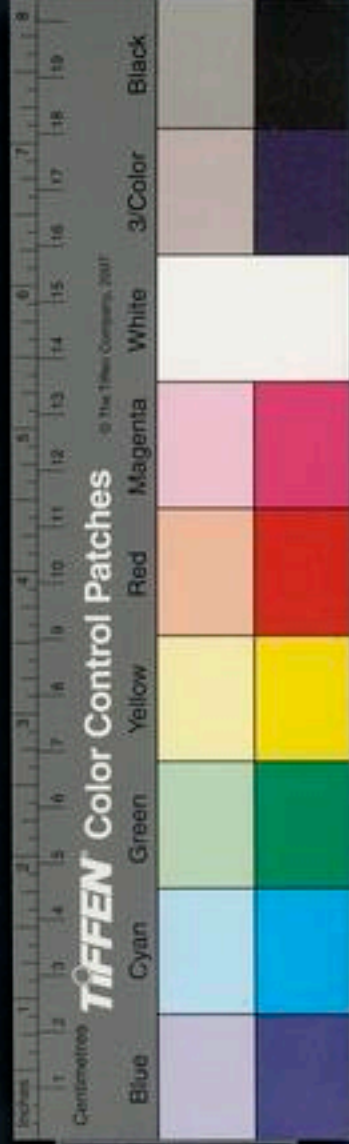
東漢書卷之二十一
文周以鈞陳之位衛以嚴更之署虎賁贅衣關尹閣寺陛
戟百重各有攸司周廬千列徽道綺錯輦路經營修涂飛
閣自未央而連桂宮混建章而外屬設壁門之鳳闕上孤
稜而接金雀孤自孤稜力登反張千門而立萬戶順陰陽以開闔
於是靈草冬榮神木叢生抗仙掌以承露擢雙立之金莖
軼埃壚之混濁鮮顯氣之清英軼馭也埃壚也庶松喬之群類
時游從乎斯庭爾適盛娛遊之壯觀奮大武乎上囿謂太
也事因茲以威戎夸狄耀威而講事東變龜備法駕帥群臣
披飛廉入苑門六師發雷奮電激機不虛掎弦不再控
草木無餘禽獸殄夷於是天子迺登雋王之館歷長楊之

榭覽山川之體執觀三軍之殺獲然後收禽會衆論功賜
胙割鮮野食舉燧命爵饗賜畢勞逸齊大輅鳴鑿容與乘
回集乎禮堂之宇臨乎昆明之池茂樹蔭蔚芳草被堤若
縞錦布綉燭耀乎其陵朝發河海夕宿江漢風舉雲搖浮
遊普覽宮館所歷百有餘區禮上下而接山川究休祐之
所用採遊童之歡謔第從臣之嘉頌于斯之時都都相望
邑邑相屬國籍十世之基家承百年之業士食舊德之名
氏農服先疇之畎畝商脩族世之所驚工用高曾之規矩
祭乎隱隱各得其所。主人嘆曰痛乎風俗之移人也子
曾秦人惡賭大漢之云為乎夫大漢之開原也舊布衣以



東漢書卷之二十一
登皇極繇數朞而創萬世故婁敬度然而獻其說蕭公權
宜以拓其制時豈泰而安之哉計不得以已也今將語子
以建武之理永平之事往者王莽作逆漢祚中缺原野厭
人之肉川谷流人之血聖皇迺握乾符闡坤珍披皇圖稽
帝文赫爾發憤應若興雲霆發昆陽憑怒雷震震音遂立
號高邑建都河洛紹百王之荒屯因造化之盪滌體元立
制繼天而作系唐統接漢緒茂育群生恢復疆宇動兼乎
在昔事勤乎三五且夫建武之元天地革命君臣初建人
倫實始斯迺處義氏之所以基皇德也分州土立市朝作
舟車造器械斯迺軒轅氏之所以開帝功也龔行天罰應

天順民斯迺湯武之所以昭王業也遷都改邑有殷宗中
興之則焉即土之中有周成隆平之制焉不階尺土一人
之柄同符乎高祖克已復禮以奉終始允恭乎孝文憲章
稽古封岱勒成儀炳乎世宗安六經而校德妙古昔而論
功仁聖之事既該帝王之道德矣至於永平之際重熙而
累洽盛三雍之上儀脩象龍之法服敷洪藻信景鑠迺動
大路省方巡狩考聲教之所被散皇明以燭幽然後增周
舊脩洛邑翩翩魏魏顯翼光漢京于諸夏總八方而
為之極若迺順時節而蒐狩簡車徒以講武鳳蓋颯灑和
鑿玲瓏天官景從侵威盛容日官小吏兩師汎灑風伯清



塵千乘雷起萬騎紛紜羽旄電旌旌拂天然後舉烽伐
 鼓以命三驅輕車霆發驍騎電驚指顧倏忽獲車已實樂
 不極般殺不盡物於是禮神祇懷百靈御明堂臨辟雍揚
 緝熙宣皇風登靈臺考休徵俯仰乎乾坤參象乎聖躬自
 中夏而布德瞰四裔而抗棱晉及四裔也西溢河源東
 澹海濬北動幽崖南耀朱琅殊方別區莫不陸訥訥之水
 慄奔走而來賓春王三朝朝之朝元日也會同漢
 京是日也天子受四海之圖齊脩萬國之貢珍迺陳百僚
 而贊群后寃皇儀而展常容抗五聲極六律歌九功舞八
 佾萬樂備百禮暨降烟煜調元氣於是聖上親萬方之歡

娛久沐浴于膏澤懼其侈心之將萌而怠於東作也迺申

舊章下明詔命有司班憲度昭節儉示大素去後宮之麗

飾損乘輿之服御除工商之淫業興農桑之上務遂令海

內棄末而反本背偽而歸貞女脩織紉男務耕耘耻織靡

而不服賤竒麗而不珍捐金於山沉珠於淵於是百姓滌

瑕蕩穢而鏡至清莫不優游而自得玉潤而金聲是以四

海之內學校如林庠序盈門獻酬交錯俎豆莘莘所中下

舞上歌蹈德詠仁登降飫宴之禮既畢因相與嗟嘆玄德

頌曰盛哉乎斯世今論者罕能精古今之清濁究漢德之

所由雍子頗識舊典又徒馳騁乎末流且夫辟界西戎辟



也匹險阻四塞修其防禦孰與處乎土中平夷洞達萬方
輻湊秦嶺九峻涇渭之川曷若四瀆五嶽帶河沂洛圖書
之淵建章甘泉館御列仙孰與靈臺明堂統和天人太液
昇明鳥獸之囿曷若辟雍海流道德之富游俠踰侈犯義
侵擾孰與同復法度真異濟濟如也子習秦阿房之造天
而不知京洛之有制也識函谷之可關而不知王者之無
外也主人之辭未終西都賓饗許綽然失容搥手欲辭主
人曰今將喻子五篇之詩其詩曰

明堂詩 於昭明堂明堂孔陽聖宗祀穆穆煌煌上帝
宴饗五位時序誰其配之世祖光武普天率土各以

禱與緝熙允懷多福辟雍詩 迺流辟雍辟雍湯湯聖皇

莅止造舟為梁瞻瞻國老迺父迺兄抑抑威儀孝友光明

於赫太上示我漢行鴻化惟神永觀厥成靈臺詩 迺經

靈臺靈臺既崇帝勤時登爰考休徵三光宣精五行布序

習習祥風祁祁甘雨百穀溱溱庶卉蕃蕪屢惟豐年於皇

樂胥寶鼎詩珍嶽修真兮川效珍吐金景兮敲浮雲寶鼎

見兮色紛緼煥其炳兮被龍文登祖廟兮享聖神昭靈德

兮彌億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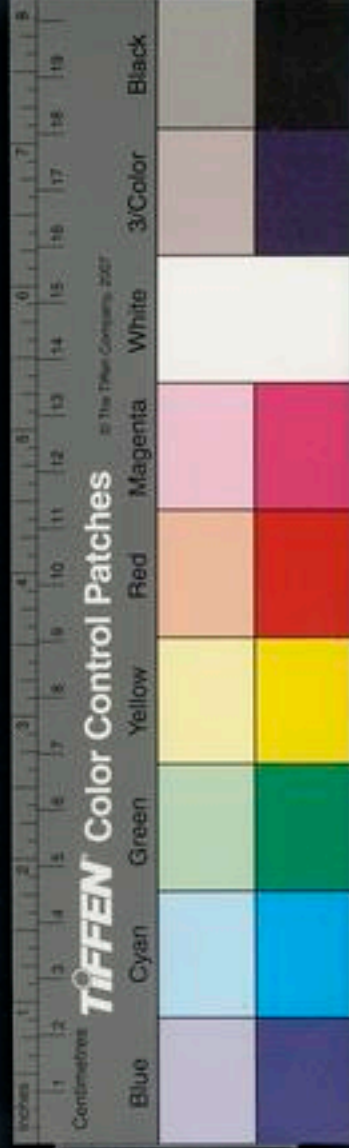
白雉詩 啓靈篇兮披瑞圖靈篇謂河
谷之書也獲白雉兮效素鳥

發皓羽兮奮翹英容潔朗兮於導精章皇德兮侔周成求



東漢書卷之二十一
五臣傳
三
五
文
延長方膺天慶曰。及肅宗雅好文章固愈得幸數入
讀書禁中恩寵甚渥固自以二世才術位不過郎感東方
朔揚雄自論以不遭蘇張范蔡之時作賓戲以自通焉。
後趙玄武司馬天子會諸儒講論五經作白虎通德論令
固撰集其事章帝建初四年。時北單于遣使貢獻求欲和親議
者或以匈奴變詐之國無內向之心徒以畏漢威靈逼懼
用虜故希望報命以安其離叛不可固議曰漢興以來綏
德之方其塗不一或脩文以和之或用武以征之或早下
詔之或臣服以致之雖在申無常所因特異然未有拒以
絕無敢不與交接者也臣以為宜復遣使者上可繼五風

甘露致遠人之會下不失建武永平羈縻之義。固又作
典引篇述叙漢德以為相如封禪靡而不典楊雄美新典
而不實蓋自謂得其致焉其辭曰上稽乾則降承龍翼而
炳諸典謨以冠德卓犖者莫崇乎陶唐陶唐禪虞虞命夏
后稷契熙載越成湯武乃授漢劉俾其承三季之荒末值
亢龍之灾孽懸象暗而恒文乖彛倫斁而舊章缺故先命
玄聖使綴學立制贊揚迪哲雖皐夔衡且密勿之輔比茲
編矣是以高光二聖辰居其域時至氣動乃龍見淵躍附
翼而未舉則威靈紛紜海內雲蒸然後欽若上下恭揖群
后膺當天之正統受克讓之歸運洋洋乎若德帝者之上



儀誥誓所不及已鋪觀二代洪纖之度武稱未盡護有懸
德然猶於穆猗那翁紀暖繹以崇嚴祖考放薦宗祀配
帝發祥流慶而對越於天地者烏莫乎千載不絕獨辨矧
大赫赫聖漢魏唐其沂測其源迺先聖虞育夏孰殷陶
周然後宣二祖之重光襲四宗之緝熙神靈日燭光被六
幽仁風翔乎海表威靈行乎鬼區故夫顯定三才昭登之
績匪堯不興鋪聞遺策在下之訓匪漢不弘厥道至乎經
緯乾坤出入三光外運混元內浸毫芒性類循理品物咸
亨其已久矣於是三事嶽牧之僚僉爾而進曰陛下仰監
唐典中述祖則俯蹈宗軌躬奉天經悖睦辯章之化洽洽

謂孝也章帝初即位四時禘祫宗祀於明堂也尚書曰惟敘九族又曰辨章百姓巡靖黎蒸懷保

鯨冥之惠浹燿瘞縣沈肅祇群神之禮備明雅曰祭天曰

埋祭山川曰皮是以鳳凰來儀集羽族於觀魏肉角馴毛

宗於外圍撥細文皓質於郊升黃暉采鱗於沼觀魏門開

也其露宵零於豐草三足軒翥於茂

樹嘉穀靈草奇獸神禽應圖合謀窮祥極瑞者朝夕

桐牧日月邦畿若然受之宜亦勤恁旅力以充厥道祭

館之金御東序之秘寶以流其占也愍謂受此符瑞

恭謹謂廟也東序東廂也夫圖書稟章天哲也言天授

天子所行德本正性也孝德之本也順命以創制定性以和

知也



神谷三靈之繁祉展放唐之明文故書茲事體大而允寤
寐次于聖心瞻前顧後豈茂清廟懼教天乎是時聖上固
已垂精將神包舉藝文屢訪群儒諭咨故老與之斟酌道
德之淵源有嚴仁義之林數以望元符之臻焉將揚洪暉
奮發景為遺風播芳列其疇能亘之哉。竇憲征匈奴以
固為中護軍憲敗固死獄中固所著凡四十一篇

論曰司馬遷班固父子其言史官載籍之作大義粲然
著矣議者咸稱二子有良史之才遷文直而事覈固文
贍而事詳若固之序事不激詭不抑抗贍而不穢詳而
有體使讀之者疊疊而不厭信哉其能成名也彪固繼

遷以為是非頗謬於聖人然其議論常排死節否正直
而不叙殺身成仁之為美則輕仁義賤守節愈矣固傷
博物洽聞不能以智免極刑然亦身陷大戮智及之
而不能守之嗚呼古人所以致論於目睫也史記目見

見其時今越知骨之失計而不自知越失之過
是目論也言固幾遷被刑而不知身自遇禍

贊曰二班懷文裁成帝墳比良遷董司馬遷兼麗卿雲

司馬長卿彪識皇命固迷世紛

東萊先生東漢詳節卷之一

在司馬

三

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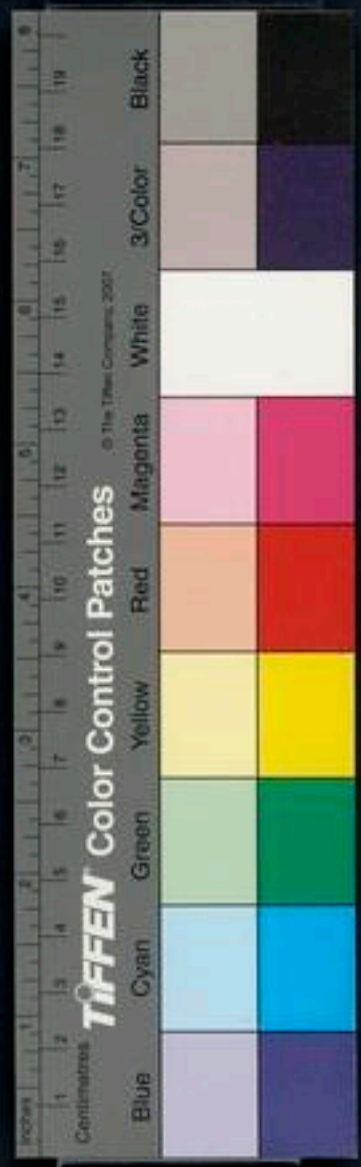
卷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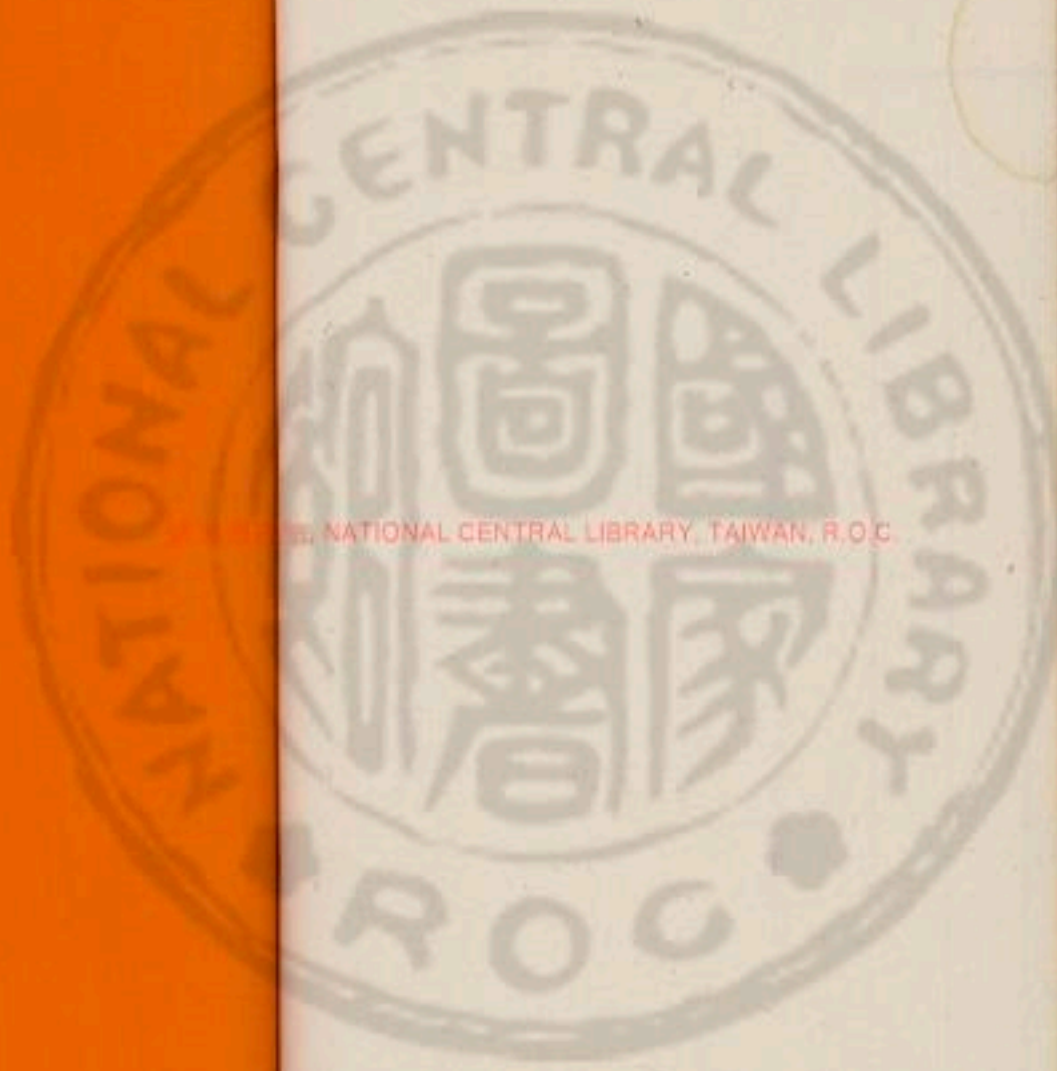
Handwritten vertical text on the right side of the page, including characters like '五', '三', and '五'.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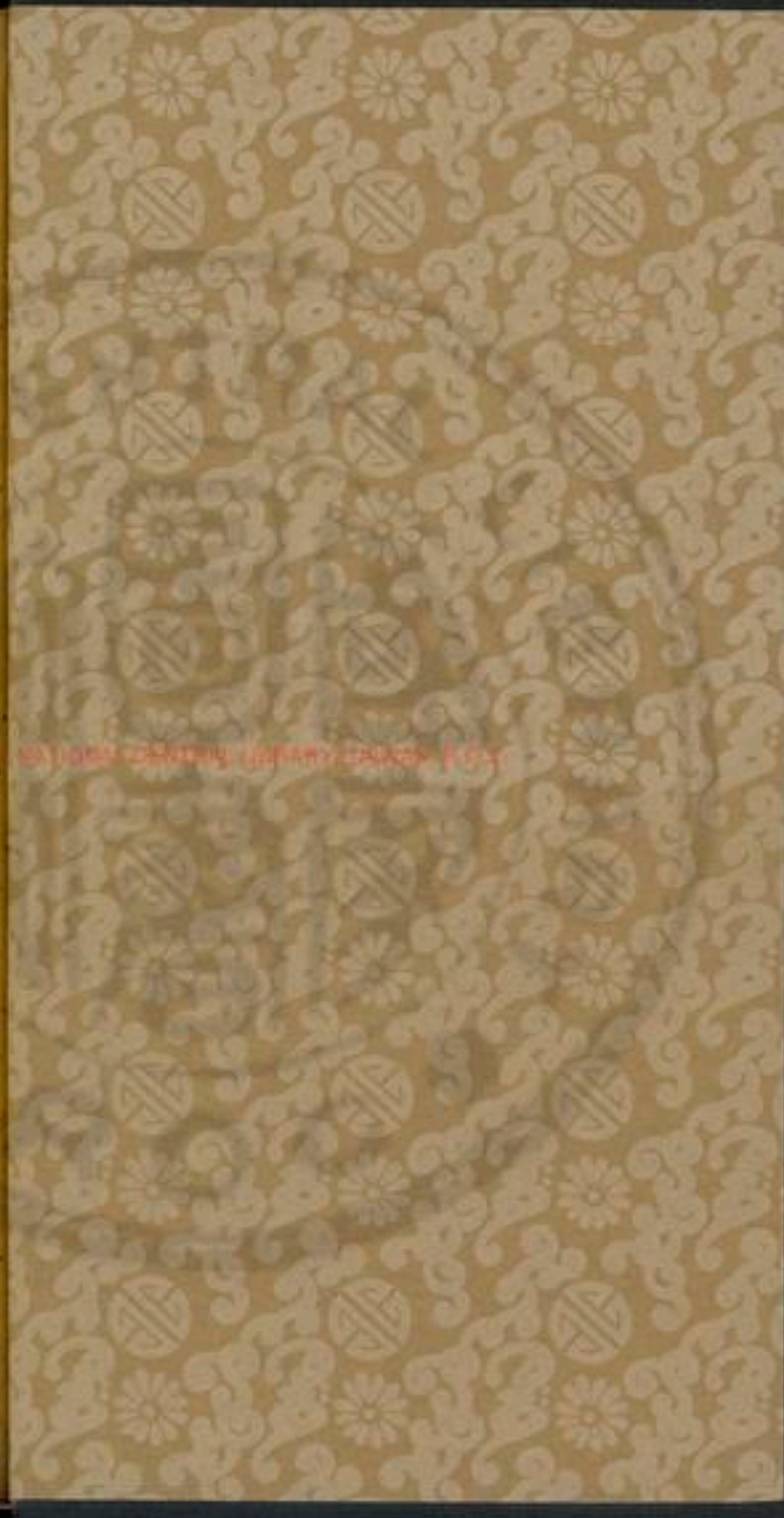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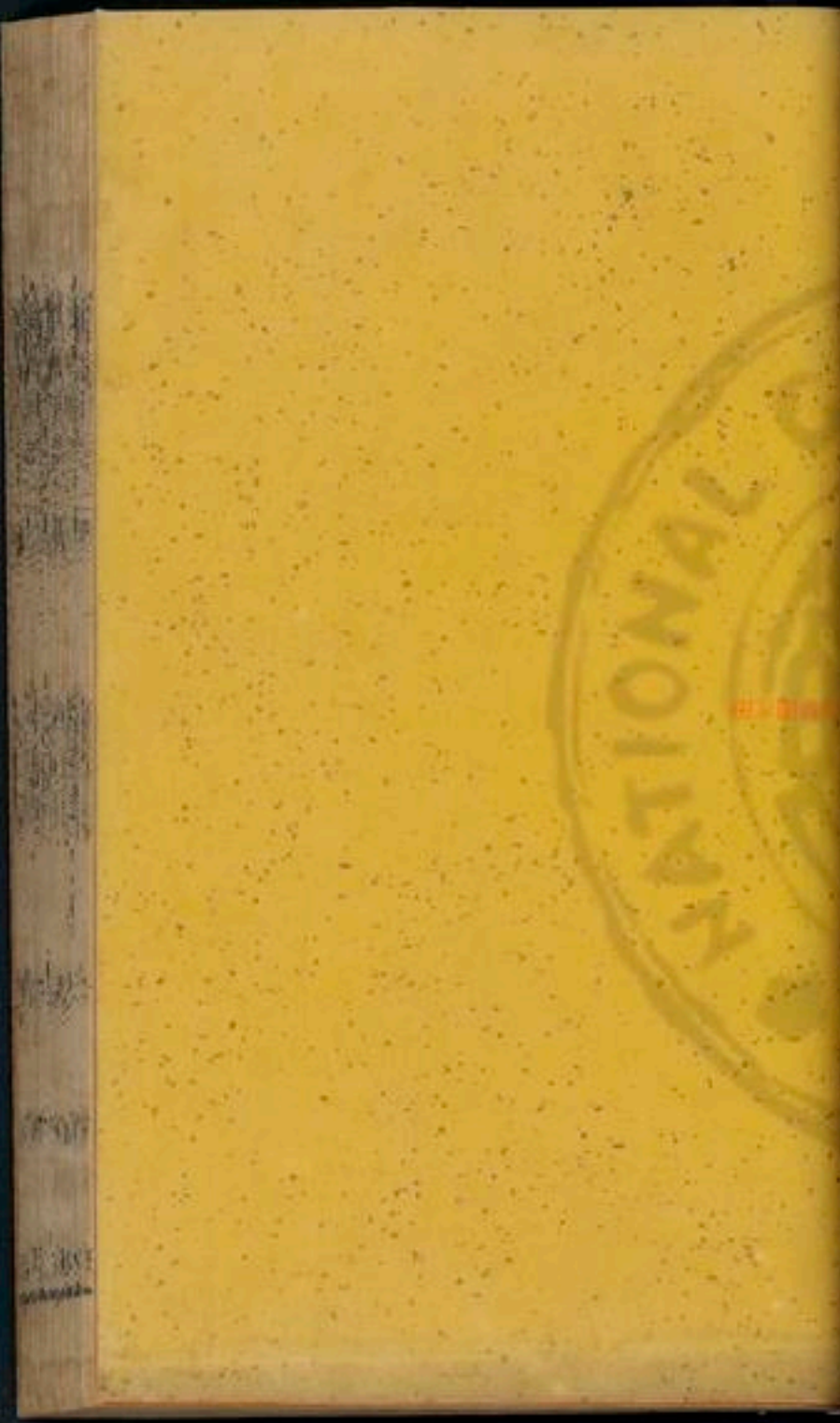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立中央圖書館 國立中央圖書館 國立中央圖書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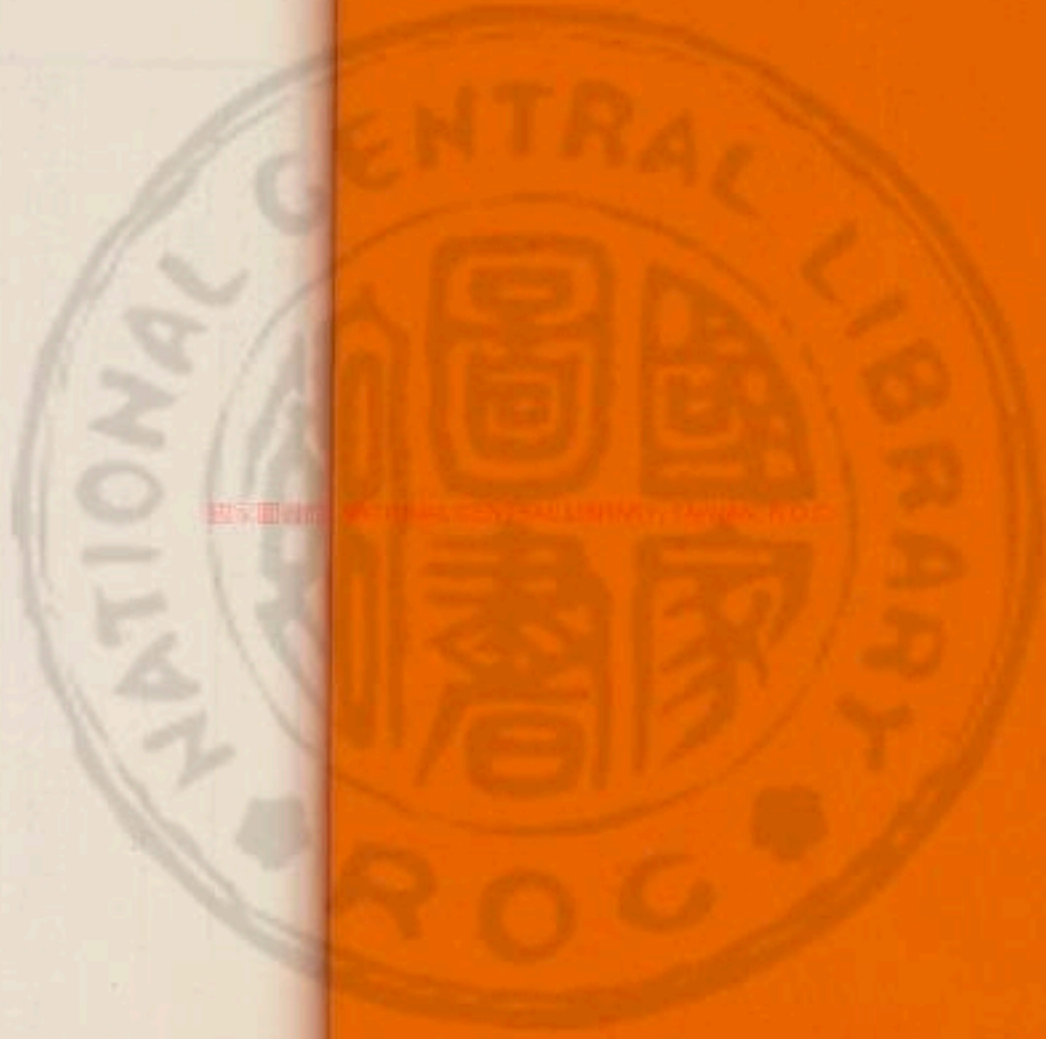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229626 v. 5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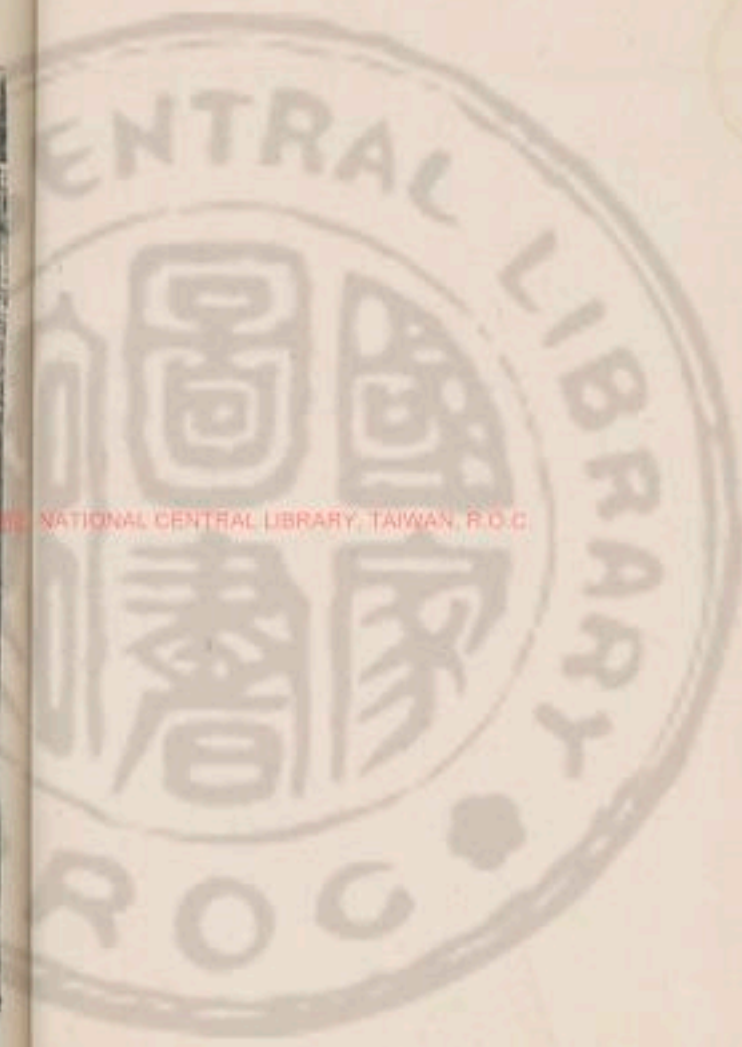
東萊先生東漢詳節卷之十二

列傳

第五倫

光武顯宗時宗

第五倫字伯魚京兆長陵人倫少介然有義行鮮于褒
 之於京兆尹閻興與召倫為主簿時長安鑄錢多奸巧迺
 署倫為督鑄錢掾領長安市倫平銓衡正斗斛市無阿枉
 百姓悅服。每讀詔書常歎息曰此聖三七一見決矣等
 輩笑之曰爾說將尚不下安能動萬乘乎華喬書曰蓋延
 倫數勸諫延恨之故倫曰未遇知己道不同故耳舉孝廉
 光武召見問以政事倫酬對政道帝悅。拜會稽太守雖



為二千石躬自斬芻養馬妻執炊爨受俸裁留一月糧餘皆賤買與民之貧贏者會稽俗多淫祀民常以牛祭神百姓財產以之困匱倫到官移書屬縣曉告百姓巫祝有依託鬼神詐怖愚民皆案論之有妄屠牛者吏輒行罰後遂斷絕百姓以安。永平五年坐法徵老小攀車叩馬號呼相隨日裁行數里不得前遷蜀太守蜀地肥饒人吏富實掾史家皆多至千萬皆以財貨自達倫悉簡其豐贍者遣還之更選孤貧志行之人以處曹任於是爭賅抑絕其求又音又反文職脩理所舉吏多至九卿二千石時以為知人關宗初立擢自遠郡為司空馬廖兄弟傾身交結冠蓋之士

爭赴趣之倫以后族過盛欲令朝廷抑損其權上疏曰明帝警諸外戚曰苦身待上不如為國戴盆望天事不兩施臣常刻著五藏書諸紳帶而今之議者復以馬氏為言陛下情欲厚之亦宜所以安之臣今言此誠欲上忠陛下全后家及馬防為車騎將軍當出征西羌倫又上疏曰臣愚以為貴戚可封侯以富之不當職事以任之何者繩以法則傷恩私以親則違憲不省。倫雖峭直然常疾俗吏苛刻及為三公值帝長者屢有善政廼上疏褒稱盛美因以勸成風德。及諸馬得罪如竇氏始貴倫復上疏曰三輔議者云以貴戚廢銅當復以貴戚浣濯之猶解醒當以



酒也臣願陛下防其未萌慮於無形此臣之至所願也曰案文當云是所至也倫奉公盡節言事無所依違吏人奏記及便宜者亦并封上其無私若此性管慈少文采以貞白稱時人方之真禹然少蘊籍不脩威儀臨籍猶亦也以此見輕或問倫曰公有私乎對曰昔人有與吾千里馬者吾雖不受每三公有所選舉心不能忘而亦終不用也吾兄子常病一夜十往貞久曰麻延年云唐睿宗下詔起退而安寢吾子有疾雖不省視而竟夕不眠若是者豈可謂無私乎

論曰第五倫峭嚴為方非夫愷悌之上省其奏議

音歸諸寬厚將徵奇切之敝使其然乎昔人以弦韋為

佩蓋猶此矣薛子曰西門豹性急賦韋以自急然而君子

侈不僭上儉不逼下豈尊臨千里而與牧圉等庸乎詎

非矯激則未可以中和言也

鍾離意光武顯宗

鍾離意字子阿會稽山陰人舉孝廉辟大司徒侯霸府詔送徒詣河內時冬寒徒病不能行路過弘農意輒移屬縣使作徒衣具以聞光武得奏以見霸曰君所使掾迺仁於用心誠良吏也意遂於道解徒桎梏在足曰桎恣所欲過與尅期俱至無或違者顯宗即位為尚書時交趾太守張



東漢書卷之二十一
金商書位
天
恢坐臧伏法以資物簿入大司農詔班賜群臣意得珠璣
悉以委地而不拜賜帝問其故對曰孔子忍渴於盜泉之
水曾參回車於勝母之間惡其名也此臧穢之寶誠不敢
拜帝嗟嘆曰清乎尚書之言迺更以庫錢三十萬賜意
永平三年夏旱而大起北宮意詣闕上疏帝策詔報曰比
上天降旱密雲數會朕感然思獲嘉應故分布禱請闕伏
風雲北祈明堂南設雲場今又勅大匠止作諸宮庶消災
譴詔因謝公卿百僚遂應時澍雨焉音。時詔賜洛胡
下練尚書案事誤以十為百帝見司農上簿大怒召即將
言之意因入叩頭曰過誤之失常人所容若以解為愆則

則臣位大罪重郎位小罪輕咎皆在臣臣當先坐迺解衣

就格

格拘

帝意解使復冠而誓具郎。帝性褊察好以耳目

隱發為明故公卿大臣數被詆毀近臣尚書以下至見提

拽常以事怒郎藥崧以杖撞之崧走入牀下帝怒甚疾言

曰郎出郎出崧曰天子穆穆諸侯皇皇未聞人君自起撞

郎帝赦之朝廷莫不悚慄爭為嚴切以避誅責雅意獨敢

諫爭數封還詔書臣下過失輒救解之以此不得久留出

為魯相。後德陽殿成帝謂公卿曰鍾離意尚書若在此

數不立意視事五年以峻利為化人多啟富

宋均事顯

東漢書卷之二十一

宋均

均

均

均



東漢書卷之三十一
宋均字叔庠南陽安衆人以父任為郎好經書通詩禮善
論難補辰陽長其俗少學者而信巫鬼均為立學校禁絕
淫祀人皆安之。遷九江太守郡多虎暴數為民患常募
設檻穽而猶多傷害均曰虎豹在山龜鼈在水各有所託
且江淮之有猛獸猶北土之有雞豚也今為民害咎在殘
吏而勞動張捕非憂恤之本也其務退奸貪思進忠善可
一去濫穽其後傳言虎相與東狩度江中元元年山陽楚
沛多蝗其飛至九江界者輒東西散去浚適縣有唐后二
山民共祠之衆巫遂取百姓男女以為公媼以男為山公媼以女為公媼
猶祭之歲歲改易不敢嫁娶守令莫敢禁均下書曰自今

為山娶者皆娶平家勿擾良民於是遂絕。顯宗拜尚書
令每有駁議多合上旨均嘗劾剪疑事帝以為有姦大怒
收郎縛格之諸尚書叩頭謝罪均厲色曰忠臣執義無有二
心若畏威失正均雖死不易志帝善其不撓即令賞郎
。出為河內太守政化大行均嘗寢病百姓為禱請旦夕
問起居其為民愛若此。均性寬和不喜文法常以為吏
能弘厚雖貪汙放縱猶無所害至於苛察之人身或廉法
而巧黠刻削毒加百姓災害流亡所由而作建初元年卒
於家族子意

宋意



東漢書卷之三十一
意字伯志父京以太夏侯尚書教授至遼東太守意傳父
業顯宗時舉孝廉建初中徵為尚書。章和二年鮮卑擊
破北匈奴而南單于乘此請兵北伐因欲還歸舊庭意上
疏曰夫戎狄之隔遠中國幽處北極自漢興以來征伐數
矣其所剋獲曾不補害光武皇帝躬服金革之難深昭天
地之明故因其來降羈縻畜養邊人得生勞役休息於茲
四十餘年矣今若聽南虜遠都北庭則不得不禁制鮮卑
鮮卑外失暴掠之願必為邊患矣誠不可許會南單于竟
不北遷徙司隸校尉永元二年卒

寒朗
事顯宗

寒朗字伯奇魯國薛人舉孝廉守侍御史考察楚獄顏忠
王平等辭連及取建臧信鄧鯉劉建建等辭未嘗與忠平
相見時顯宗怒甚吏皆惶恐諸所連及率一切陷入無敢
以情恕者朗心傷其寃試以連等物色獨問忠平二人錯
愕不能對錯悞也朗知其詐廼上言建等無辜
帝怒曰吏持兩端促提下左右方引去朗曰願一言而死
小臣不敢欺欲助國耳臣見考囚在事者咸共言今出之
不如入之可無後責是以考一連十考一連百莫不知其
多寃無敢牾陛下者臣今所陳誠死無恨帝意解詔遣朗
出後車駕幸洛陽獄錄囚徒理出千餘人



東漢書卷之二十一 卷之二十一 卷之二十一 卷之二十一 卷之二十一

論曰左丘明有言仁人之言其利溥哉宴子一言齊侯省刑若鍾離意之說格請過寒朗之廷爭寬獄為矢乎仁者之情也夫正直本於忠誠則不詭本於諫爭則絞切也彼二子之所本得乎天故言信而志行也

贊曰伯魚子阿矯急去苛臨官以繫匡帝以奢宋均達政禁此妖榮攬泰也反禽蟲畏德子民請病謂人為意明尊尊割恩蕃屏必政協反音懔懔楚黎寒君為命

光武十一子

東海恭王彊郭皇

濟南安王康郭皇

沛獻王輔郭皇

阜陵質王延郭皇

中山簡王郭皇

顯宗光烈皇

楚王英許美

東平憲王蒼光烈皇

廣陵思王荆光烈皇

臨淮懷公衡光烈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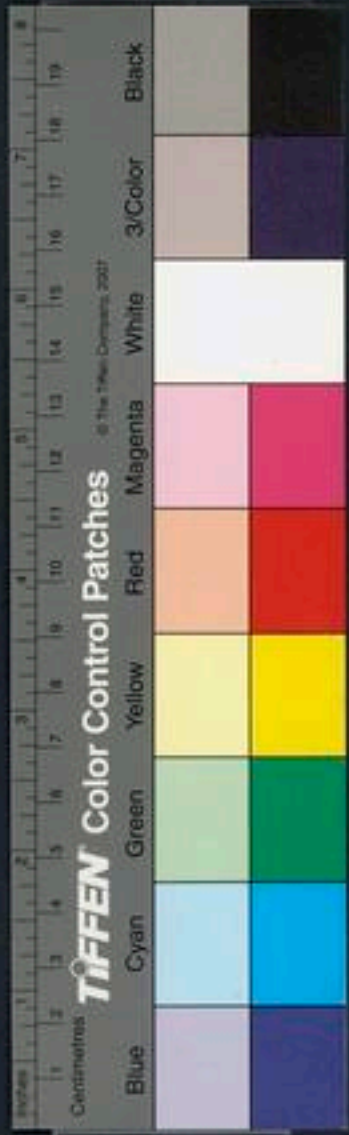
琅邪孝王京光烈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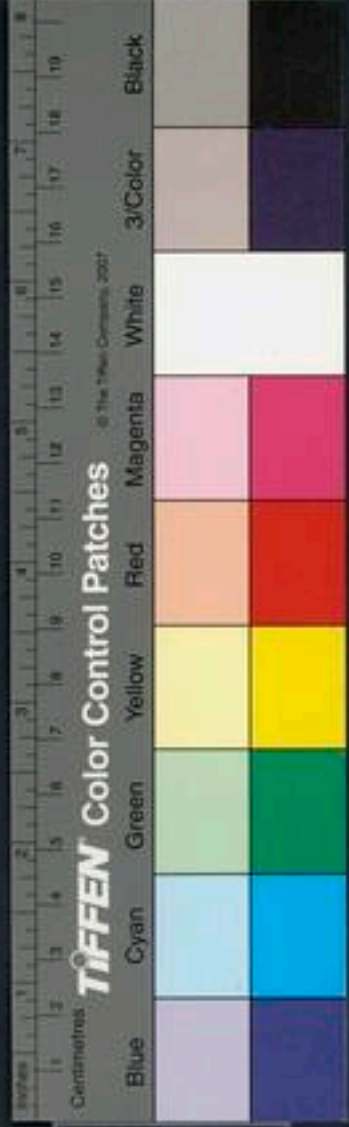
東海恭王

東海恭王彊光武郭后所生建武二年立為太子十七年郭后廢彊常戚戚不自安數陳懇誠願備蕃國光武不忍遲回者數歲迺許焉十九年封東海王

沛獻王

沛獻王輔彊母弟建武十五年封右馮翊公順父曰李光武紀輔封右





東漢書卷之十三
沛國相
下亦無石馮明也
曰沛王通論在國謹節終始如一稱為賢王顯宗敬重數加賞賜

東平憲王

東平憲王蒼顯宗母弟少好經書雅有智思為人美鬚髯腰帶十圍顯宗拜驃騎將軍位在三公上時中興三十餘年蒼以天下化平宜修禮樂迺與公卿共議定南北郊冠冕車服制度及光武廟登歌八佾舞數。帝每巡狩蒼常留鎮車駕校獵蒼上書諫帝覽奏即還宮。蒼在朝數載多所隆益而自以至親輔政聲望日重意不自安上疏歸

職辭甚懇切迺許還國。帝遣使詔國中傅曰日者問東平王處家何等最樂王言為善最樂其言甚大副是腰腹矣謂蒼腰。行幸東平帝以所作光武本紀示蒼蒼因上光武受命中興頌帝以其文典雅特令賈逵為之訓詁肅宗即位意恩禮諸王莫與為比朝廷每有疑政輒驛使諮問蒼悉心以對皆見納用蒼上疏求朝既至升殿迺拜天子親卷之

互註東平初輔政開東閣延英雄見班固傳為驃騎將軍

開東閣延賢俊辟荀恁而應焉見傳

論曰孔子稱貧而無諂富而無驕未若貧而樂富而好

禮者也若東平憲王可謂好禮者也若其辭至戚去毋
后豈欲苟立名行而忘親遺義哉善惡疑則隙生累近
則喪大斯蓋明哲之所為歎思嗚呼遠際以全思釋累
以成孝夫豈憲王之志哉東海恭王遜而知廢
為吳太伯不亦可乎

廣陵思王

廣陵思王荆蒼母弟性刻急隱害元武崩荆作飛書封以
方底方底囊所詐稱東海王彊舅郭况書與彊曰君王無
罪猥被斥廢若并二國之衆可聚百萬鼓行而前功易於
泰山破雞子輕於四馬載鴻毛此湯武兵也當為秋霜無

為檻羊

秋霜爾殺於物
檻羊及制於人

彊得書惶怖即上之顯宗祕其事

後使巫祝詛有司請誅之荆自殺

贊曰光武子子胥土分王沛獻尊節楚英流放隱祖本

延既怨詛荆亦歛望濟南陰謀琅邪驕宕中山臨淮無

聞大喪東平好善辭中委相謙謙恭王寔惟三讓

朱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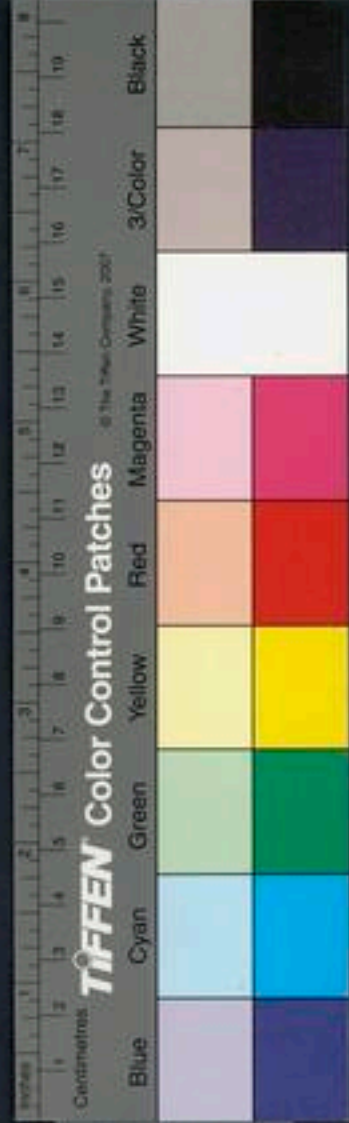
孫穉事

朱暉字文季南陽宛人東觀記曰其先宋微子之後以國

朱家世衣冠暉有氣稟年十三天下亂與家屬奔入宛城

道遇群賊劫諸婦女略奪衣物昆弟賓客皆莫敢動暉拔

劍前曰財物皆可取耳諸母衣不可得今日朱暉死日也



東漢書卷之五十一
九
萬
大
賊見其小壯其志遂捨之。暉業於太學性矜嚴進止必
以禮顯宗舅新陽侯陰就慕暉賢自往候之暉避不見復
遣家丞致禮暉閉門不受就歎曰志士也勿奪其節。後
為邵吏太守阮况嘗欲市暉婢暉不從及况卒暉廼厚贈
送其家人或譏焉暉曰前阮府君有求於我所以不敢聞
命誠恐以財貨汙君今吾相送明君非有愛也。驃騎東
平王蒼辟之禮甚敬焉正月朔蒼入賀故事少府給璧
時陰就為府卿貴驕吏傲不十法蒼坐朝堂漏且盡而求
璧不可得顧謂掾厲曰若之何暉望見少府主簿持璧即
給曰我數聞璧而未嘗見試請觀之主簿以授暉暉顧召

令史奉之

於蒼

蒼既罷

召暉謂曰為者掾自視孰與閻相

如帝聞壯之。遷臨淮太守好節槩有所拔用皆厲行士
吏人畏愛為之歌曰強直自遂南陽朱季吏畏其威人懷
其惠。暉剛於為吏見忌於上所在多被劾自去臨淮得
居野澤布衣蔬食不與邑里通鄉黨譏其介。建初中南
陽大饑暉盡散其家資以分宗里故舊之貧羸者鄉族皆
歸焉。初張堪見暉接以友道迺把暉臂曰欲以妻子記
朱生堪卒暉聞其妻子貧困厚賑贍之暉子恠問暉曰堪
嘗有知己之言吾以信於心也。又與陳揖交善揖卒有
遺腹子友暉常哀之及太守召暉子駢為吏暉辭駢而薦



友其義列若此廟宗召拜僕射遷太山太守暉因上便宜
 詔報曰補公家之闕不累清白之素斯善美之士也俗吏
 苟合阿意面從進無感寤長志卻無退思之念愚之甚又
 惟今所言領父且來時暉未為尚書適我願也。時穀貴
 縣官經用不足朝廷憂之尚書張林上言穀所以貴由錢
 賤也可善封錢一布帛為粗以通天下之用又鹽食之
 急者雖貴人不得不須官可自備右又宜因交趾益州
 上計吏往來市珍寶收採其利武帝時所謂均輸者也暉
 奏林言不可施行遂寢後陳事者復重述林前議言然之
 暉頓奏曰均輸之法與賈販無異益利歸官則下人窮無

帛帛為粗則吏多效盜誠非明工所當宜行領父曰案

去當字帝卒以林等言為然得暉議因發怒切責諸尚書

暉等皆自繫獄三日詔勅出之一曰國家樂聞駁議黃髮無

愆詔書過耳何故自繫暉因稱病篤不肯復署議尚書令

以下惶怖謂暉曰今臨得譴讓余何稱病其禍不細暉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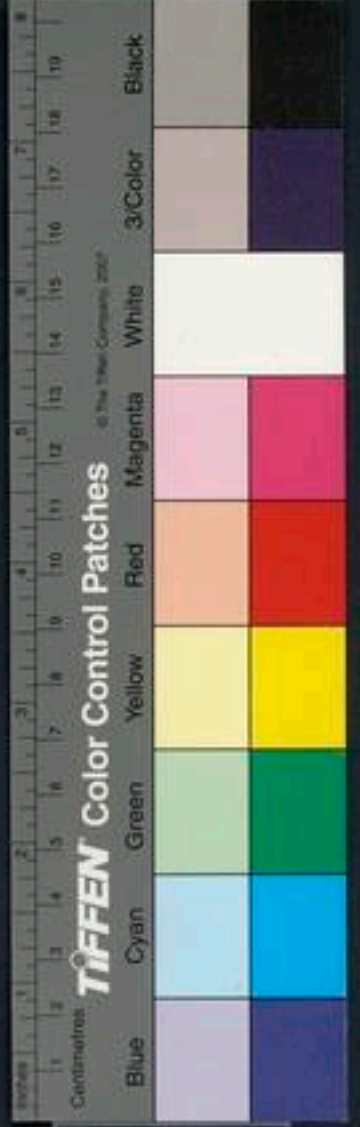
若心知不可而順旨雷同負臣子之議遂閉口不復言諸

尚書不知所為迺共劾奏暉帝意解寢其事詔大醫視疾

暉迺起謝後病卒子頡脩儒術頡子穆

朱穆

穆字公叔五歲有孝稱及壯耽學銳意講誦或時思至不



自知亡失衣冠顛隊阡其父常以為專愚幾不知數馬
足遜衣反前書石慶為太僕上問車中幾馬慶舉孝廉以策數馬舉手曰六馬言慶用心專愚更甚也
謂承書曰穆年二十為邵督郵迎新太守謂穆曰君年少為督郵因族執為有令志吞曰邵中瞻望明府謂如仲尼非領回不敢以迎孔子更問風俗人物大守甚梁冀舉為寄之謂曰僕非仲尼督郵可謂顏回也舉孝廉梁冀舉為侍御史。時趙康叔隱武當山清靜不仕以經傳教授穆時年五十廼奉書稱弟于康於喪之如師其尊德重道為當時所服。常感時堯薄慕崇敦篤迺作崇厚論其辭曰夫俗之薄也有自來矣故仲尼歎曰大道之行也而丘不與焉蓋傷之也夫道者以天下為一故行違於道則愧生於心非畏義也事違於理則名結于意非憚禮也故率性

而行謂之道得其天性謂之德德性失然後貴仁義夫中世之所敦已為上世之所薄况又薄於此乎夫天不崇大則覆情不廣地不深厚則載物不博人不敦龐則道數不遠昔任仲尼不失舊於原壤楚嚴不忍章於絕纓聖賢之德敦矣故覆人之過者敦之道也救人之失者厚之行也然而時俗或異風化不敦而尚相誹謗而字則然字下大有宜更用而字去之義自今謂之臧否記短則兼折其長貶存之覺顯明是衍字也惡則拜伐其善悠悠者皆是其可稱乎務進者趨前而不顧後榮貴者矜已而不待人智不接愚富不賑貧貞士孤而不恤賢者厄而不存故田蚡以尊顯致安國之金淳于



以貴執引方進之言夫以韓崔之操為漢名宰猶不能振
一貧賢薦一孤士又况其下者乎此禽息史魚所以專美
名於前而莫繼於後者也故時敦俗美則小人守正利不
能誘也時否俗薄雖君子為邪義不能止也虛華盛而忠
信微刻薄稠而純篤稀斯蓋谷風有棄予之歎伐木有鳥
鳴之悲矣彼與草木俱朽此與金石相傾此謂薄厚豈得同
年而語並日而談哉穆又著絕交論亦矯時之作穆集載與劉伯
宗詩曰北山有鳴不繫其異飛不正向寢不定息亂則木
脫則則危伏委泥食其肉鳥是食其腸滿者欲飲無極長
鳴呼鳳謂鳳無德鳳之所趨與子異域○為冀州刺史部
未從此訣各自努力無因北而著論也

令長聞穆濟河解印綬去者四十餘人。宦者趙忠喪父

歸葬安平僭為璠璣玉匣偶人穆下郡案驗而收其家屬
帝聞太怒徵穆詣廷尉太學生劉陶等數千人上書曰當
今中官手握王爵口含天憲運賞則使餓隸富於季孫呼
翁則令伊顏化為桀跖而穆獨亢然不顧身害感王綱之
不攝懼天網之久失故竭心懷憂為上深計帝廼赦之拜
尚書穆既深疾宦官中官數因事詆毀之憤懣卒。祿仕
數十年蔬食布衣家無餘財蔡邕與門人共述其體行謚
為文忠先生

互註南陽朱穆履正清平貞高絕俗奉憲操平摧破

奸黨其清萬里凡劉大夫時見黃瓊以為處士純



盜虛名無益於用見樊英傳

論曰朱穆見比周傷義備嘗毀俗志抑朋游之私遂著絕交之論蔡邕以為穆貞而孤又作正交而廣其志焉

恩論器曰今特患其流而塞其弊病其末而刈其本未若擇其山而然其邪與其被農皆黍而獨段焉夫黍亦神農之嘉穀與穆並為黍盛也作交而可廢則悉其愆也蓋孔子稱上交不諂下交

不諂又曰晏平仲善與人交子夏之門人亦問交於子張故易明斷金之義詩載燕朋之誣若夫文會輔仁直

諒多聞之友時濟其益紆衣傾蓋彈冠結綬之夫遂隆其好季札以縞帶贈子產子產獻紱衣孔叢斯固交者之子曰孔子與紆子相遇於塗傾蓋而語

之方焉至迺田實衛霍之游客廉頗翟公之門賓進由執合退因衰異又專諸荆卿之感激侯生豫子之投身

情為恩使命緣義輕皆以利害移心懷德成節非夫交照之本未可語失得之原也穆徒以友分少全因絕同

志之求黨侯生散而忘得朋之義蔡氏孤貞之言其為然也古之善交者詳矣漢興稱王陽貢禹陳遵張竦中

世有廉范慶鴻陳重雷義云

樂恢

樂恢字伯奇京兆長陵人博士焦永永為河東太守恢隨之官閑廬精誦不交人物後永以事被考諸弟子皆以通關被繫恢獨皦然敦公反不污於法遂篤志為名儒性廉